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098/03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7.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 史部第一五二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二)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一



史緯三百三十卷(二)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卷二十三

漢書十一

列傳

袁盎

袁盎，楚人也。孝文帝即位，盎兄將任盎為郎中。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

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不在，匹夫與匹夫，呂后時，諸呂用事，劉氏不絕如帶。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猶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盎莊丞相，益畏絳侯。盎曰：吾與汝兄善，今兄廷毀我，盎不謝及絳侯，就國人告，以為反微繫請室。諸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謂盎曰：君東邸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乘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幸上林，皇后與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御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

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金五十斤。為龍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徙為吳相。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臣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益因種之計。吳王厚遇益。益素不好。錯錯所居坐。益去。益所居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卽位。錯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益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錯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益人有

史籍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告益。益恐。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寶嬰入言。上乃召益。益具言吳所以反。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錯已誅。益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肖。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益。初益為吳相時。有從史私益。侍兒益知之。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乃以去。益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益使吳。從史適為守益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阪卒皆臥。司馬夜引益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益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益侍兒者也。益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余公司馬曰。君

弟去。臣亦且亡。辟吾親。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益解飾旄懷之。屐步行七十里。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益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闕難走。狗洛陽。劇孟嘗遇益。益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益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益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益。益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益進諫。梁王以此怨益。使人刺益。刺者至闕中。問諸公。稱之不審。口乃見益。曰。臣受梁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三

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益心不樂。家多怪。乃之棊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

鼂錯

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生。所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陷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齊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趙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還博士。因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同書說也。夫多



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守前上奔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數入隴西，攻滅屠邑，敗畧畜產，痛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四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五丈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蘊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三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

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卒不習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宗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凶矢同，中不能入，與凶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闕，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倖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已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隨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

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將。令明將能知其民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望。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嘗云。獨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于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

史籍

卷之二十三

六

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患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還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粟。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隼人及免徒。復作今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大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七



有保護之  
家也

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舉而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壯  
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  
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  
邊。使遠方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公保虜之患。利  
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省  
省。輸將之費。益寡。其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節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弗侵刻。使先至者安  
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

史記

卷之二十三

八

是實假本  
室子

項山頂上  
外野地也

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  
見。則足以相識。雖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  
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  
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  
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干  
折膠來。而不能得。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  
財。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上策問之。時賈誼已死。對策  
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由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  
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  
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  
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東。中門東出不便。  
錯乃穿門南出。擊廟垣。丞相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  
之。即請間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擊廟垣。為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渠中垣。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  
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誅閼閼丞。相連發病死。錯以此愈貴。  
遷為御史大夫。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  
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貨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  
三十章。諸侯譏諱。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  
為政用事。使制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何為也。錯曰。固也。

史記

卷之二十三

九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位氏危吾夫  
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連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  
俱反以誅錯為名上方與錯調兵食會費嬰言袁盎召入  
見上問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  
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  
海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  
言其無能為也盎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  
誠今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勝皆以賴子弟  
亡命鑄錢煮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  
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  
屏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  
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黷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  
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新錯發使赦吳  
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  
曰吾不受一人謝天下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  
丞相青廷尉敞勸奏錯曰吳王反逆無道欲危宗廟天下  
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  
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儻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  
子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  
臣子視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史記卷之二十三

十

余亦一  
手也

何不新  
也

不得其  
平  
如北益漢  
承案法也

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名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  
市錯已死問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還上言軍事見上  
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  
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指口不  
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黷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  
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畫計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  
臣之口外為諸侯報讐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  
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  
人多奇計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  
張釋之

史記卷之二十三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與兄仲同居以貨為騎郎事文帝十年  
不得調出所知名釋之曰久官賦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  
將爰益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騎郎者舞之既朝畢因  
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今今可行也於是言奏  
漢問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騎郎者  
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  
對虎園衛大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悉欲以觀其能  
口對衛應臣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無賴詔釋之拜  
衛大夫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釋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  
者又問東陽侯張敖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終



上林尉不  
能對詩大  
代詩也  
平而自以  
公之止其  
公之止其  
公之止其

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會不能出口豈效此奇大  
喋喋利口提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  
做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奇夫口辯而起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  
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于景仰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  
曰善乃止不拜齊夫就車召釋之縣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  
其以實言至官上拜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  
不下司馬門釋之進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勅不下公門  
不敬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  
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主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詠之則  
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重  
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人有臺高廟座  
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臺宗廟服御物者爲泰當臺  
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  
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  
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臺宗廟器而族之有  
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  
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中尉條侯周亞夫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爲親友由此天下稱張廷尉文帝崩景帝立釋之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主

恐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  
也嘗召入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日吾曩解顧釋之爲我結  
轡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  
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必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  
吾故耶使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  
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學字  
長公官至大大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 馮唐趙人也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  
幸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告文帝曰吾是

說得篇切

言其母所  
以除惡逐

代時向食監高法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  
吾所飯意本皆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  
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  
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  
人良說面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何奴  
故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  
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  
諱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乃  
幸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古  
王者之遺將也跪而推轂曰關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軍  
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  
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  
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  
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  
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趙王遷立其母倡  
也用郭開譖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  
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山私養錢五日一殺  
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寒虜嘗  
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

史緯 卷之二十三

古

唐虞魏冉  
與田叔  
正舒略同  
二良守

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  
太明實太輕罰太重今雲中守向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下之吏創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  
臣誠愚陋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  
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  
為官乃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

汲黯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  
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  
粵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燒千餘  
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  
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  
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  
釋之遷為梁陽令黯取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乃召為中大  
大夫以數劾黯不得久留內還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  
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  
聞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黯為人  
性倨少禮而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  
忍見然好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主

蘇傳伯哀茲之爲人也上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髮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難也黯多病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去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者不爲也上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吏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喪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七

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因圖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奇細黯憤發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常言與朝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者面黷弘等弘爲丞相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雖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草臣下大將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

無學二字  
中說黯

六史全錄  
史記卷之二十三

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或以非至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史及弘湯相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然然黯能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以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然然及渾邪王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七

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所尚復因與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足所謂庇其華而傷其根者也且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於邊關乎上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安發矣後黯坐小法免官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上以淮陽楚地之郊召黯拜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召見黯黯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

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部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君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令黠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鄭當時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于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

史籍

卷之二十三

大

賓客夜以繼日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即位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史成門下客至無貴賤公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業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饒遺人不遇具器食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承史誠其言也常引以為賢于已未嘗召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雖恐後山東諸公以是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辭糧請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當時任人賓客俄人多適負以此陷罪贖為庶人復為

當時對客中廢而茶客落故史之遺有風

汝南太守數歲卒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潔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無餘財先是下邳程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程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賈山

賈山潁川人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曰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喻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餘殿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十步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美至於此使其後世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九

曾不得聚虛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塋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銅錮其內泰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禮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而託葬焉秦以龍騰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直切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饒者雖有善



種不能生焉。江、淮、河、濟雖有惡植，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養禾君之仁，皆善養士，雷遠之所學，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無不靡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遠也，魏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行，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弗聞，則社稷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

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臣下莫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故功德立于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所祈焉。曰：將典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情自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亦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刑罰輕于它時，而犯法寡矣。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

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忌其後復禁錮錢云

鄒陽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  
士陽與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辭著名吳王以太子  
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  
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吳王不內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  
有智略慷慨不苟介於羊勝公孫龍之間勝等疾陽惡之  
孝王幸王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譏見禽恐死而負素乃  
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為然徒虛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主

語曰昔則刺秦燕月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  
出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  
上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為世所疑足使刺刺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執  
秦之昔卜和紙實楚王明之李斯胡亥極刑是以其子  
陽狂接與遺世惡道此忠也願入王察下和李斯之意而後  
是王初之聰明使臣為其子接與所笑臣問比干胡心子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與不知也故樂於期逃秦之燕  
昔荆軻首以奉丹事名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却齊而存

魏夫王侯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

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

而為燕尼生白圭戰於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

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駭眾自主顯

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

上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順腳於宋亭相中山范雎

拉斷斷齒於魏幸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

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

自沈於河徐鉉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主

核上上之心故有里奚乞食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寧威飯牛

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

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

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宋任子冉之計因驕翟大以孔聖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三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戍人由余

而信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弒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

世業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章各則胡越為昆

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宋象管集是矣今人

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穆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

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  
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人厭也夫晉文  
公其心強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  
顧如焚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大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  
兵制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之謀禽勁吳伯中國遂誅  
其身是以孫叔敖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  
固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陷  
用勝德厚終與之窮達無變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  
節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  
荆漢七族要離嬌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史綱

卷之二十三

詩

以間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  
也故無因而至前雖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  
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  
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  
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  
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軻之說而七  
百爲發周文王獵澤涓誠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

殺周用烏集而亡何則以其能越桎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  
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席之制使  
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  
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  
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翟回车今欲使天下  
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  
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  
詭使王求爲漢嗣王又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使  
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建以爲不可天子不許

史綱

卷之二十三

孟

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  
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讓枚先生嚴夫子皆  
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漆辭謝之齎  
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  
餘多奇計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漆參  
歎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  
昔秦始皇有伏怨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  
趙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屢脫死  
如毫釐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  
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

此處明  
宜使身  
為子

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為謀。遇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自欲獻愚計，以為眾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見王長君，必能為子謀矣。」鄒陽發燕，于口曰：「敬諾。」辭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請間曰：「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竊不自料，願有陳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繫卵，竊為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乎？」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

史綱

卷之二十三

美

枚乘

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竊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遇百里上

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其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淙淵，難以復出，其山不出，問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愛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尊，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素舫，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戒也。人

史綱

卷之二十三

毛

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御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索，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鴈生有基，鴈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木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太

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聚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趙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夫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天謫使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商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天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固守禽

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漆壁高墨。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牛。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圖。遂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召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皐。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皐母不肯隨。乘怒。分皐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王。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亢從爭。兄讓惡得罪。家室沒入。皐以長安會赦。上書自陳。赦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為賦頗好。嫚戲。以故得錄。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而不得比殿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喜故皇以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初衛皇后立。皇奏賦曰。飛終皇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聚狗馬。贊勸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皇。皇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羞自悔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又自詆嫫其文。慨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詠笑不其閑靡可讀者。不二十篇。

路溫舒

史

卷之二十三

三

路溫舒字曼君。鉅鹿人。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為獄小吏。因學律令。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典。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慈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尊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惠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

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位。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凶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命之統。緣煩文。除長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舉諛之聲。口滿於耳。虛美惑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也。方今天

史

卷之二十三

三

下。賴陛下恩厚。臣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諺。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秦帝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案文致之。罪明也。專為

深刻殘賊凶極。始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此所謂其一尙存者也。上善其言。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史記卷之二十三終

史記卷之二十三終

三

史記卷之二十四

漢書十二

列傳

寶嬰。此傳雖無甚關係。但寫得生動。如

寶嬰在日前太史公生色書也存之

寶嬰字王孫。孝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孝景卽位。爲詹事。梁孝王來朝。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驢。寶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請朝。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母如嬰賢。乃召嬰。嬰入見。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應。

史記

卷之二十四

一

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臧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無入家者。嬰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爲傅。太子廢嬰數爭。不能得。謝病屏居田南山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祇加慰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南宮。南宮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乃起朝請。如故。桃侯



免相實太后數言魏其侯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田蚡者王皇后同母弟也實嬰已爲大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武帝卽位封爲武安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諸將相丞相綰免上議置丞相及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卽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嬰爲丞相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曰君侯資性喜善

史緯

卷之二十四

史緯今善人與君侯故主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非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實嬰田蚡俱好儒術田蚡趙綰爲御史大夫王城爲郎中令欲設明堂魏侯就國田蚡以與太平舉適諸賓室毋行者時諸外家爲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實太后好黃老言而實嬰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太后滋不說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實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穉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更上趨蚡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年實太后崩丞相呂生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爲丞

以事下里

相天下上郡國諸侯愈益閉蚡蚡貌倭生貴甚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官於春秋蚡以肺腑爲相非前節節以禮備之天下不肅丞相每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諸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管請考土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府召客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房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而嬰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稍自引而急傲唯灌夫獨否故嬰日然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夫也灌夫字仲孺潁陰人父張孟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故蒙灌氏吳楚反時相陰侯灌何爲將軍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孟戰夫不肯從喪歸畜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讐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麾下所殺傷十數人不復前復還走漢壁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創少瘳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固止之吳軍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爲中郎將武

史緯

卷之二十四

三

史緯今善人與君侯故主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非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實嬰田蚡俱好儒術田蚡趙綰爲御史大夫王城爲郎中令欲設明堂魏侯就國田蚡以與太平舉適諸賓室毋行者時諸外家爲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實太后好黃老言而實嬰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太后滋不說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實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穉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更上趨蚡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年實太后崩丞相呂生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爲丞

史記

卷之二十四

四

帝即位夫為太僕與長樂衛尉實市欽輕重不得夫醉博市  
市實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  
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而決貴戚諸有勢在己之  
右必欲陵之士在己之左愈貧賤益敬與鈞禮稠人廣眾薦  
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好任俠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  
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宗族賓客為權傾五霸  
川頡川人歌之曰項水清灌氏寧項水濁灌氏族夫家雖  
富然失勢賓客益衰及實嬰失勢欲倚灌夫引繩拔根生平  
暴之後棄之者夫亦倚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入相為引  
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人嘗有服過  
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  
將軍乃肯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曰將  
軍日日蚤臨蚡許諾灌夫具諸嬰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  
灑掃帳具至旦令門下伺候至日中丞相不來嬰謂灌夫曰  
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獨自往迎丞  
相蚡特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蚡尚臥也夫人見曰  
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大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勞  
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夫愈怒及飲酒酣夫  
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嬰乃扶灌夫去謝丞相  
蚡卒飲至夜飯罷而去後蚡使騎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

史記

卷之二十四

五

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灌夫聞怒罵婦婦恐  
兩人有却乃設好謝田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  
蚡問嬰灌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  
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  
蚡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蚡言灌夫家在穎川橫其  
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蚡陰事為袁利受灌  
由王金與諸賓客居間遂已俱解髮蚡取燕王女為夫人  
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天以  
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與夫有却嬰曰事已解與俱灌  
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牛膝  
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解夫怒因噱笑  
曰將軍貴人也畢之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  
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  
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態耳請蚡謂  
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東厚程將軍蚡獨不為李  
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陷背何知程李乎乃起更衣稍稍  
去嬰去鹿灌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  
灌夫欲出不得薪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  
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請蚡灌夫  
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前事盡更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

居其家不知  
全家不知

反正是人  
反正是人

得棄市罪，嬰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史為耳目，謂其  
氏亡匿，夫嬰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覺身收，謂夫夫人曰：「  
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作讎，可殺耶？」嬰曰：「侯，我得之，自  
我刑之，無所恨，且終不令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  
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  
朝廷辭之，嬰之舉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許德得過，乃丞相  
以他事誣罪之，蚡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  
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  
樂，狗馬田宅，倡優巧匠之屬，不如實嬰灌夫，日夜招聚天下  
豪傑壯士，與談論，腹誹而心謗，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

史籍 卷之二十四 六

聞幸天下有變，欲有大功，臣乃不如嬰等，所為上聞，朝臣兩  
人，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嬰言灌夫死，事身荷戟，馳入  
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  
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嬰言是蚡言灌夫通姦，借侵細  
民家累數萬，橫恣穎川，凌轅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  
本，不折必披，蚡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反，顯是實嬰  
內史鄭當時是嬰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終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實嬰田蚡長短，今日廷論，局趣若轅下駒，君并斬若屬，  
矣，即罷起，入上舍，太后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  
曰：「今我在也，而人誹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上常寧

他為石人耶？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辭之，不然，此亦獄吏所決  
耳。」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蚡罷朝，出車門，躬御  
史大夫安國執轡，曰：「與長孺其一老秃翁，何為鼠首兩端？」安國  
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嬰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  
有漢，不廢君，魏其必懷杜門辭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  
譬如買燈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急，不知出  
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饒，數沒，劾繫都司  
空，孝景時，嬰常受遺詔，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  
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言於上，嬰乃使兄弟上書言

史籍 卷之二十四 七

之幸得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家丞  
封，乃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  
嬰良久乃開，劾志病，弗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  
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膠論妻  
市渭城，其春蚡病，若有繫者，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賂之曰：「  
魏其灌夫共守符，欲殺之，竟死，蚡為太尉時，淮南王安入朝，  
蚡迎安，衛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官車  
晏駕，非大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魏  
其事，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淮南王謀反覺，上聞蚡受金事，  
曰：「使田蚡在者，族矣。」

韓安國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心弗善也。太后知帝意，通怒梁使者弗見。梁責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嚮，唯梁最親，爲難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

東傳 卷之二十四

八

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起，入言警車，騎皆帝所賜也，卽以奸鄙縣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臣忠，爲子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以其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心通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適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金，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

史傳 卷之二十四

九

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漢不聽。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袁盎等，景帝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不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遁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祖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用官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詠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官車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梁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得釋。安國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卽位，安國失官家居。武帝卽位，田蚡爲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召以爲北地都尉，遷大司農。六年，田蚡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



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之足，懷鳥獸之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強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効，其末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安國爲人多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含皆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壹，遂戴固，邛它皆天下名士，士以此稱慕之。天子以爲國器，爲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卒，上欲用安國爲丞相，安國陸車寒甚，乃更

史籍

卷之二十四

十

以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病何奴大入邊，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戰失利。上怒徙屯右北平。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而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適益東徙，意忽不樂。數月，歐血死。贊曰：實嬰不知時變，罹大亡術而不遷，田蚡負貴而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積福區區，其間烏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葬而顛墜，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夫！雖曰有命，妻曰可悲。

景帝諸王

河間獻王德，孝景帝子也，修學好古，從民採書，必爲好寫。

與之問，其武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王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衍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又曰：獻王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武帝然其對，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乃縱酒聽樂，立二十六年薨。

史籍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中山靜王勝，孝景帝子也。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多寬，錯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強，數奏暴其過惡，而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咎服其臣，使譴其君，多自以侵寬。建元三年，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樂，樂者不可爲歡。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弟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素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晝夜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之徒，蠶生道遠，路遠會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

灌屋風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茂草之親鴻毛之重居常讓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損御骨肉水澤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具以吏所侵聞于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奉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肉有子百二十餘人中山地不足分

### 李廣

李廣成紀人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

史錄 卷之二十四

家世世受射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武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孝景卽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實不行徙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遂從

史錄 卷之二十四

主

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騎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今諸騎日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夜半皆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武帝立以廣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漠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

廣軍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馬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伴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而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叩問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上乃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

史

卷之二十四

古

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终不能復入。矢盡，所居郡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竟射杀之。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长身猿臂，口少言，与人居则静，地为军陈，射调狭，以饮为乐，死其善射，亦天性也。及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饮，广不近水，士卒不食，广不啻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督，督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射猛虎亦为所伤。云元朔六年，广为校将

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卒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圓陳外，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廣軍幾没，罷歸，無赏。廣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

史

卷之二十四

五

武帝時，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封樂安侯。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

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廣既出塞大將軍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今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執不屯行廣白請曰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廣出東道且廣結髮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廣願居前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紀幕乃遇兩將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一軍士大夫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敢敢皆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天子以爲勇

死地而後  
易言之

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自殺國除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官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方貴幸諱云鹿觸殺之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凌遲衰微矣當戶有遺腹子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輔重陵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關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詔疆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蓋爲陵後距泰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擒也上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子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

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郭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卒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聞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絃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

又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關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監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時陵軍益急匈奴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虜二千餘

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壽趙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晡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振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

天子客遇之况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人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各為歎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水期至遮虜郭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

此是公論

李陵心事  
而遂為之  
言等并衡  
知之矣

史籍 卷之二十四

三

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  
 謀棄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軼戎馬之地。  
 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  
 關千里。失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  
 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  
 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令陵為  
 助。兵時貳師功少。上以還。詎問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還。腐  
 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還。詔。還。都。尉。令。迎。軍。  
 坐。前。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還。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  
 在。何。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何。奴。迎。陵。救

史籍 卷之二十四

三

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至何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  
 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  
 自循其刀環。捫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衛律持牛酒。  
 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  
 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  
 陵然不應。執視而自循其髮。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  
 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  
 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  
 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間餘語。曰。李少卿  
 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扁鵲。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  
 亂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陵在何奴二十餘年。病死。贊曰。李將軍。匈奴如鄙人。口不能  
 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于  
 士。大大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  
 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廣之殺降。亦其事也。

蘇武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父建。平陵侯。武以父建為郎。時漢連伐  
 胡。數通使相親。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  
 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且觀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適  
 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遣



史律

卷之二十四

主

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有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使送武等，未行，長水虞常在漢時，素與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深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謀未發，事覺，勝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死無避。」欲自殺，勝患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燭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愛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念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劾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先單于降者，赦罪，舉劾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劾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澤，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圖兩主，親禍敗，而越殺。」

去歲也

史律

卷之二十四

主

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何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通兩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引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置於王先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從至，雖扶掖折腰，伏劍自刎，猶卿從祠河東，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捕卿，遂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獄，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

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子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膽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驪。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因泣下沾襟。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海上。語武。匿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歔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

史籍

卷之二十四

孟

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敎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然。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罪。全其老母。使得言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故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顏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與城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

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常惠爲中郎。後至右將軍。封侯。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東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

史籍

卷之二十四

孟

故人家不餘財。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武年八十餘。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張安世。次曰韓增。次曰趙充國。次曰魏相。次曰丙吉。次曰杜延年。次曰劉德。次曰梁丘賀。次曰蕭望之。次曰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衛青

衛青平陽人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婁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君孺次少兒次子夫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青姊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上青曰姓衛氏為建章監侍中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級賜爵關內侯元朔元年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

史緯

卷之二十四

七

斬首虜數千人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于騰西捕百虜數千畜百萬餘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元朔五年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等山朔方大行李息等出右北平擊匈奴何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獨與愛妻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追數百里不及得右賢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單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三子為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頓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

蘇建為青

所將建元

二年武帝

征匈奴

武帝征

匈奴

武帝征

匈奴

武帝征

匈奴

武帝征

匈奴

武帝征

匈奴

武帝征

匈奴

武帝征

匈奴

武帝征

匈奴

武帝征

匈奴

武帝征

匈奴

武帝征

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穠穠中未有勳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事立戰之意也

上曰我非忘諸校力也今且圖之乃封都尉公孫敖等皆為

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

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

獨建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禽侯見

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亡

去青問其罪議郎周勃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

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曰青幸得以勝附待罪行間不思

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遂囚建詣行在所蘇建至

上弗誅贖為庶人衛霍原共一傳今分焉

霍去病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從大

將軍大將軍受詔子壯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塞

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

為冠軍侯元符三年以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

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輪討遼漠涉狐奴歷五王國

輜重人眾振奮者弗取農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

有餘里合短兵塵東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

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

衛青

衛青

衛青

衛青

衛青

衛青

衛青

衛青

衛青

衛青

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博望侯張敖郎中令李廣俱出擊匈奴。去病出北地，至祁連山，降下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趙破奴等皆為列侯。諸宿將所將士馬，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由此去病日以親貴。北大將軍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欲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謀降漢，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令去病將兵以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數萬人渡河，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上嘉去病之功，益封千七百戶。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分處降者於塞外，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戍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渡塞，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孰必得所欲？」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致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渡塞，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塞北。趙

直青軍自定襄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白狼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徙萬騎會，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士馬尚強，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隨其後，匈奴兵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真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聚食，單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聚以歸。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獲屯頭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新捕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功多於青，詔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校尉吏卒封侯，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兩軍之出塞，聞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趙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欲教之吳孫兵法，封曰：「願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

為治第令視之對曰何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乘梁肉而士有餓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城踰關也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于天下未有稱也去病卒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車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謚曰景桓自青園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

史緯

卷之二十四

半

主風皇后皇后言之上題詔青尚平陽主太史公曰蘇建餘曰吾嘗賣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票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史緯卷二十五

漢書十三

列傳

董仲舒

仲舒治春秋以春秋明之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大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曰陛下孫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其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

史緯

卷之二十五

敗天冠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譴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邪勉而已矣禮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

和平可也

聚然復興。上天佑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風夜不憚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詳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皆積善衆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皆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

史籍

卷之二十五

三

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紂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

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山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終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

史籍

卷之二十五

三

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蕭牆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統。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災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化於世。漸民以仁。摩民以誼。飾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秦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陷頑。抵冒殊并。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培。

史緯 卷之二十五

四

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嘗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美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王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

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遠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貝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因固空虛。恭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同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

史緯 卷之二十五

五

充塞羣生。寡達黎民。未濟康恥。實亂賢不肖。羣衆未得其真。故許延特起之。七意庶幾乎。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緒請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適率于文。繁而不得。勢與將所。辭異術。所問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縫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封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錄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授契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堯在位七十載。遐邇於位。以禪虞舜。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愛施兆民。天下歸。



之當此之時。封爵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然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盛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臣聞制度文未玄黃之飾。所以明命卑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繼。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貝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讓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際。天下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道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情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違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脅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羣議。撫養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德。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主心未加焉。魯子曰。魯其所聞。則

史記

卷之二十五

六

地理志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寢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上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貪窮羣愚。竟若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亂。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郡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郡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難聚日。不難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賈亂。賢不肖渾散。宜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

史記

卷之二十五

七

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是以天子復册之，仲舒對曰：「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薄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

史記

卷之二十五

九

以養也。秋者，天之所以殺也；刑罰者，君之所以威也。緣此言之，天人之微，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探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喪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榮然有文以相接，驪然有恩而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然後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變滅，寔明變昌之道，虛心以改，臣

史記

卷之二十五

九

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勸天地也。夫盡小者，大慎微者，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變明浸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亂賊並進，賢知隱伏，惡口顯聞，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凌夷而大壞。

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發微衰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旺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採常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

之遠也安所移轍而變規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施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之於天無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俾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木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器器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溢食者窮愁愁苦窮愁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

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賈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簪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兄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異乎錄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

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遷東高廟長陵高園殿與仲舒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曰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問仲舒大儒善特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南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居而治及去位歸居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置五經博士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以壽終家徒茂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說春秋著書露十餘萬言行於後世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少時好讀書學劍其親名之曰犬子父翁遺受七經學于長安相如既學慕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骨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嚴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

相與以情  
其文自相  
以取其財  
相與不遠  
相與不遠  
相與不遠

史籍

卷之二十五

北

之賦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食無以自養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日往朝相相如初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車相謂曰今有重客爲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至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從容獨往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

史籍

卷之二十五

北

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謂子虛賦而善之口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驚過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通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界通夜郎樊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傲曰告巴蜀太守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使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闔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帝效貢職不敢懈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仰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顧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貸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戰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弟子憂思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張舉

燧燭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爾日刃。且  
流矢。諱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  
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  
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  
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  
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望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  
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

史

卷之二十五

太

乎。陛下忠使者有司之若欲。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  
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  
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  
歸。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相  
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時叩符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  
賞賜多。多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乃拜相如爲中郎將。  
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  
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  
蜀人以此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  
關。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乃厚分與。

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畧定西南夷。叩符冉駹斯榆之君。皆  
請爲臣妾。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  
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藉蜀  
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  
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  
恩汪濊。羣生沾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  
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叩畧斯榆。舉苞蒲。  
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  
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益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  
賜靡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史

卷之二十五

七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  
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叩符西襲之  
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  
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  
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向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罔非觀者  
之所觀也。余之行意。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  
非常之功。非常者。同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  
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人反肅

降移徙嶠嶠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滂  
濟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于  
慮而身親其勞躬服無股肱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  
決乎于茲日大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璫拘文牽俗循  
前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  
規故馳僑于兼容并包而勒思乎參天成地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  
之外浸淫徧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  
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  
遠絕異域之城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

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主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虜係索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思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請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涖若微非柯薇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播長駕使疏遯不閉習美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假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裂福不亦衷乎夫拯民於洗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

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磬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羶者猶視乎載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亂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僥於明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塹獸

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責育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巧林盡爲難矣是胡越起于轍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衆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于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無形旣同多藏于隱微

而發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鄒諺曰：家系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大拜為孝。文園令相如見上好僊，因曰：臣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遂禮中岳，封泰山，至梁甫，禪

史緯

卷之二十五

三

肅然云：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民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節，儉此亦詩之風，陳何異揚雄以為美麗之賦，勸百風一，猶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四引遷雄二說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將西應命，以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

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七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志書奏，天子以冊書問弘，稱周公之治，卿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能比材于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

史緯

卷之二十五

三

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採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昔年而變，臣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嘗與主爵都尉汲黯奏事，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



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爲人談笑多聞常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散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許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

史籍

卷之二十五

主

齊國以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黜陟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於是封丞相弘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要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自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忌外克內深諸管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方急弘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

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公孫賀劉屈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卜式

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自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宦仕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與人無所爭貧者貧之不善者教之何故見冤使者曰荷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匈奴可滅也使若以開上以詔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可以法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會澤邪等降費聚倉府空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無以盡贖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議式姓名曰是故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縣四百人式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以式終長者乃拜爲中郎賜田十頃尊顯以風百姓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屣而牧羊上過其羊所善之

史籍

卷之二十五

主

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母令散  
草上苛其言試使治民拜式綴氏令綴氏便之遷成皇令將  
清最上以式朴忠拜為齊相會呂嘉反式上書願與子男及  
隨當習勢博日習船者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賜爵關內侯  
黃金四十斤布告天下元鼎中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  
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明年當封  
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 兒寬

兒寬千乘人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  
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貨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誦讀其精如

史籍

卷之二十五

三

此補廷尉文章卒史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儒  
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  
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兒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  
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會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却矣樣史莫  
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樣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  
湯湯大驚召寬與語奇其材以為樣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  
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  
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泰猷樣以古義決疑  
獄其重之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權為中  
大夫遷左內史寬勸農業緩刑罰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得

門也

用仁厚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信愛之寬奏開六輔渠定  
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開狹與民和假貸以放租多不  
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嚴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  
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經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  
寬及議欲放古巡行封禪之事未能有所定上以問寬寬曰  
陛下躬發聖德統指羣元宗祀天地應禮百神精神所鄉微  
兆必報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  
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社於天地神祇肅戒精專  
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惟聖主制定  
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

史籍

卷之二十五

壹

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題自制儀采儒術以文  
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  
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初梁相褚大通五  
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徵大時御史大夫缺大自以為得  
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稽大笑及至與寬謀封禪於  
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無所匡  
諫官局易之以官卒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興  
因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  
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

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見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賢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學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阜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淳于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敖蘇武將軍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典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于世參考名臣亦其次也

張湯

張湯杜陵人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之湯掘鼠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調茂陵尉武安侯葛蒲侍御史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大中大夫典

史籍

卷之二十五

張

史籍

卷之二十五

張

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已心內難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議獄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旨臣弗用愚抵于此非常釋問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其所爲其引薦卑下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舉于監吏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于監吏輕平者所治卽奏必舞文巧詆至下戶羸弱時口言難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遺賄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譽譽而深刻更多爲爪牙用者其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不可由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叩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追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鈔索鹽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肝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

史籍 卷之二十五

史

漁於是痛繩以舉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何奴求和親羣臣讓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誅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監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郡問山自度辦辦且下吏曰能適道山美郭何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懼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及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風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隙湯所愛史魯謁居使人上飛變告文奏事事下湯湯論殺文上問變事從

述安起湯心知謁居為之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惡之謁居病卧聞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乘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之趙王求湯陰事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繁舉官湯治他四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謁不肯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李文下獄宜宜與湯有隙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李文園墓錢丞相釋青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國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兄知丞相思之始朱買臣王朝邊通皆居湯右已而為長

此可明經之物分陰之罪矣

史籍 卷之二十五

史

史湯數行丞相事知三長史素貴常慶折之故三長史令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欲為請奏情願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明上問湯曰吾所為買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復陽驚曰固宜有減豈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不服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謁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

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問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按詠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安世子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謀反誅尤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尤祿勲以自副封

以退  
也

富平侯昭帝崩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  
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立宣帝益封安世  
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  
侍中大將軍光薨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  
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卿風國家承  
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聖德以示天下  
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母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  
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  
王事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  
為大將軍母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安世子延

史綱卷之二十五

辛

諸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去間有詔令乃登  
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  
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遠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  
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  
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之  
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  
者以為議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  
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遠避權勢如此為光祿勳郎有醉小  
便殿上主事自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棄耶郎淫官  
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志怒誅汗衣冠告署責奴其歸人  
過失若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  
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  
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賀客皆誅安世  
為賀上書得下獄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  
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  
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  
有微怪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  
士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  
康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為恩伯  
侯謂守家二百家賀有一子誅死于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

史綱卷之二十五

辛

官之  
官之  
官之

史籍

卷之二十五

三

小吏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  
又求損守家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  
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掖庭令張賀置  
守家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家西關雞翁舍南上少時所  
嘗游處也明年下詔封賀弟子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  
部內別城張其無名氏以百萬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  
然身衣綈綈大人自勅種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  
產業果積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  
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親  
歸侯乞骸骨天子留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卒諡曰敬侯  
送以輕車介士賜葬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  
邑又因弟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  
國戶口如故而祖視減半卒諡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  
夫元帝卽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  
平削戶二百會卒諡曰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  
子臨嗣尚敬武公主臨亦謙儉每登開殿常歎曰桑霍爲我  
戚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坐不起墳子放嗣鴻嘉中上與延

史籍

卷之二十五

三

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  
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  
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  
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  
寵愛殊絕常從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在關鷄走  
馬長安中上諸舅皆害其寵自太后太后甚以過放於是丞  
相官御史大夫方進請免放歸國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  
用大臣故涕泣而遣之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  
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  
卒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  
對兵事書地成圖亡所忘失尤復問禹禹不能記曰昔有文  
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  
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常侍諸曹散  
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  
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泰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  
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大司空更封武始侯養  
曰鴻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關鴻漢  
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霍平者也湯雖酷烈及  
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實之隆  
德亦有勛云

杜周

杜周南陽人，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臧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於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寬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重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問如是乎？周曰：三尺法出哉前，所是者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聞，不赦有餘人，郡吏太府果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尉，有一馬，且不全，及久任，車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貨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延年字幼公，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益州蠻反，延年將南陽士擊之，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

東漢書卷之二十五

語

杜周  
史記  
杜周  
史記

為逆亂，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史，首發大義，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特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後遷捕得伏法，會赦，後史吳自出繫獄廷尉，主平與少府徐仁，雖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後史吳城之，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後史吳故三百石吏，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劫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丞相車千秋女婿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拾骨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奏議，光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奸言干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流言四布，延年痛重將軍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和合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

東漢書卷之二十五

語

谷後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約儉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作相愛，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貨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謀反，誅延年以霍氏舊人，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拜

史緯

卷之二十五

罪

為北地太守，五鳳中，徵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月卒，謚曰敬侯，子綏嗣，拜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入酒省食，元帝即位，殺貴民流，綏輒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後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欽字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邠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衣冠謂欽為育杜子夏，以相別，欽喜以見，詆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

成帝少以  
守已聞而  
不復  
為欽矣

子夏而邠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不厭以外戚，政求賢知自助，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武庫令，職同無事，欽所好也，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求良家女，欽說大將軍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同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婦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高寒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聖賢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順，女德不順，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三四年言佚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

史緯

卷之二十五

美

後倮異態，後倮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當於春秋方邪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固始初之隆，是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卜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風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欽為人深博有謀，國家大政，風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各士王駿，帝安世王延世等，殺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風專政太重，告戒之，京兆尹王章固曰，皇上封事求見，果言風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



欽此  
至乃漢家  
罪人但  
失身於  
獄大漢  
亦當  
惜耳

子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儲君。  
文指其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  
鳳就位，鳳心慚，稱病篤，欲遂退，欽親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  
勅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家，庶寬之，欽欲救其過，說鳳宜因  
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  
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  
釋，疑惑著明，鳳自自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初武帝  
通鳳賓，其王遣使來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欲害忠，  
忠與容屈王，子陰未赴，攻殺鳳賓王，立陰未赴為王，授印綬，  
後軍候趙德使鳳賓與陰未赴相失，陰未赴赴銅現當德殺，則

史記卷之二十五

史記

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元帝以絕城不錄，放其使者。  
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  
使，欽說大將軍鳳曰：「鳳賓去長安，萬里千餘里，其王陰未赴，  
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  
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  
辭無欲則驕，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通厚發奪，恩快其  
求者，為壞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厄，非鳳賓所能越也，其邪  
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遣節，惡暴西域，  
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  
欲通貨市，買以獻焉，各故煩使者，送主縣度，恐失實見欺，凡

史記卷之二十五

史記

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  
五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白守，尚時為所侵盜，皆  
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贖，國或貧小，不能食，或禁默，不肯  
給糧，阻漢之節，候山谷之間，乞丐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  
并相騰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  
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阻  
尺六七寸，長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  
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奉事，阮谷盡靡碎，人型勢  
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威  
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  
涉危險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  
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欽優游不仕，以壽終。同  
時有長安谷永，字子雲，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郎  
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時上委  
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未見鳳方柄用陰欲自  
託，及對策，不直言，王氏歸咎于後官，擢光祿大夫，永復言建  
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熹灼四方，實賜無量，空虛  
內戚，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鑒，什倍於前，廢  
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實，縱釋王誅，斷其親屬，假之威  
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廷獄，大為亂，辨，榜

野方正直  
言  
本謂王氏  
其與之變  
不與斥言  
然亦中非  
武帝之失  
其亦切至  
其亦切至

除明白  
之  
之  
之

華幣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  
正吏多繁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  
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幸王者必先自絕然後  
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  
好匹夫之卑字崇褻僣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  
同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  
坐流酒嫖娼嫖無別閑免通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  
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  
史籍 卷之二十五 早

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藉改作昌陵  
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徙起邑並治宮館大典  
縣役重增賦歛役百乾發費疑驪出驛敵天下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又廣肝膏表發人塚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  
竭力盡悲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餓死以百萬數  
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  
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  
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  
嗣之禍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  
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成帝久無繼嗣數爲後行多近

幸小臣趙李從微處專寵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  
難數言故推求等使因天變切諫勸上納用之未自知有內  
應展意無所顧忌前後所上書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  
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爲大司農卒時齊人棣  
謾與未俱爲五侯上客長安稱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言其見信用也

史籍 卷之二十五 終

史籍 卷之二十五

早

史緯卷之二十六

漢書十四

列傳

張騫

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通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共俱，出隴西，得匈奴，何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

史緯

卷之二十六

一

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問漢之使，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漢漢之路，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爲遠於漢，殊無報胡之心。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獲，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時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

史緯

卷之二十六

二

還，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其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路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遂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遂復事西南夷，而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與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騫後期，當斬，賂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西河、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

自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飼餵，抱亡置草中，為求食。昆莫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昆莫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走大夏，昆莫略其眾，因留居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擊之不勝，益以為神，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易採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執宜，聽則是。匈奴奴右臂也，既連烏孫，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塞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史籍 卷之二十六 三

自塞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吏士皆爭上書言外國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紀遠，非人所樂往，聽其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子師為備具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令貶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佈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外國亦厭之，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使南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尤甚。於是天子遣票侯破奴將屬國騎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女，漢遣宗室女往妻焉，而安息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誦以禮聘，而使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回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近匈奴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就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違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

史籍 卷之二十六 四

馬而去。宛貴人怒，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言爲然，而欲戾龍姬李氏，乃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

### 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北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饑罷，攻郁

史緯

卷之二十六

五

成城，郁成距之，死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尙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上書言道遠乏食，士卒不患戰而患餓，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王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棄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爲外國笑。趙案言伐宛尤不便者，救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出敦煌者六萬人，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糧糈以萬數，糴糧兵每甚設。天下騷動，轉相率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

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北置居延休居，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捕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被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遇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以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房宛將將重，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上國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

史緯

卷之二十六

六

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軍尙盛，不敢進。貳師圍宛城中，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與軍吏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乃許之。宛出其馬，今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故時遇漢善者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而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

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中生等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中生輒之攻郁成急郁成窺知中生軍少攻殺中生等武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由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上縛請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人生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上郭騎士趙弟拔劍斬擊郁成王桀遂追及大軍武師再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武師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人貢獻見天子因爲賀焉車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

史

卷之二十六

七

此物故者家天子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題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趙弟爲新時侯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衛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代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征和三年武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兵敗降匈奴

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爲太史公感學者不達其意而師傳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云天下一致而百慮

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背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忘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勢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備循然其端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

史

卷之二十六

八

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勢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上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食土簋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以此爲萬民率使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故曰儉而難遵要端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法家不別

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纖縵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與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之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

史緯 卷之二十六

九

森乃不生賢愚自分白髮乃形在所用耳何事不成去健美細聰明混泥冥冥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勢則敝形神離則死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峴困厄鄙薛彭城過梁楚以言中奉使西征巴蜀南略瑯琊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憤懣哀辛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王赧時名公庚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乎吾聞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者矣夫李斯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天下稱誦周公者言其能論歌文武之書宣天子之志慮愛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余為太史而弗能載廢天下之文余其懼焉汝其念哉遷

史緯 卷之二十六

十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辛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續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余聞董生曰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漢切著明也夫春秋上

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者。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繫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又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

史綱

卷之二十六

十一

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譏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大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壹述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

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曰。唯唯。否否。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聖。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余幸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歷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

史綱

卷之二十六

十二

是論大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維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大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韞籍。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世主天官。以至於余。欽念厥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考之行事。上記軒轅。下至太初。著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百有餘篇。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



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遷之，自敘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獲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動動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前爲爲之號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何，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容，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

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華轅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矣。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倍奉外庭，未識不以此時引維綱，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適欲僥倖首信，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不羈之材，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積畜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而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萌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

足歷王廷重餌虎口橫挑強胡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遁悉微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沐血飲泣張空拳自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懷悼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上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

史記

卷之二十六

李

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臆胝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身幽圜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贅軍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

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調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榜箠受辱其次易髮受辱其次受榜受箠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羣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

史記

卷之二十六

李

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趣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

臨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栗。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圜圜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倣儔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伯而南面稱孤。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適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已大都。則僕債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舌遇遭此禍。重為鄉黨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辱甚耳。是以賜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

史緯

卷之二十六

七

沾衣也。身直為閹閹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凡從容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遇教。以推賢進士。無適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適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昔曰。自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而魯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司馬遷。據左傳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乎大漢。涉獵廣博。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開斯以勸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敘事。理辭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

史緯

卷之二十六

大

口書宋史  
類而不精  
宋祁唐書  
簡而不暢  
班氏未易  
及也  
史述事善  
以獎勸惡  
足以監誡  
人道之常  
中流小事  
亦無  
取焉而固  
皆書之不  
如二也選  
既造劍固  
乃因循難  
易益不  
同矣又選  
為蘇秦張  
儀范雎蔡  
澤作傳選  
辭流離亦  
足以明  
其才故述  
辭士則辭  
藻華靡敘  
實錄則名  
檢簡核此  
選所以  
雅良史也

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晉泰州刺史南陽張輔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固皆書之不如二也選既造劍固乃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選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選辭流離亦足以明其才故述辭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名檢簡核此選所以雅良史也

武帝子孫

據武帝長子母衛皇后也元狩元年立為太子年七歲矣初

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襍使東方朔枚皋作襍

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官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太子既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不自安上登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廢事草創加四夷侵陵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後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勢以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平輦難得百姓心而大臣深諫用法者多毀之以故太子舉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皇

元

史籍 卷之二十六

年

后希得見太子嘗謁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少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伴笑語上知其情乃誅融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能向被禮遇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官中教美人度厄作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咒詛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悟因是體不平後上居建章宮見一男上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十一日乃解時江充用事充與太子有隙恐上宴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奸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變道咒詛窮治其事充典治巫蠱知上意自官中有蠱氣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瓚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官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官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誅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微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諸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

蘇文何太子過者使助江充必無害矣

深所以  
及也

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徇炎胡坐林中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念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斬臣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門毋令反者得由詔發三輔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發長樂衛兵至西關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兵敗亡不得詔收后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皆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戎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調和物殖茂成父慈母愛子迺孝順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韓史孝

史記卷之二十六

幸

已被謗伯奇放流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通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關關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登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惟陛下寬心憐意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惜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藏匿泉坊里主人家食常賈展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賄使人呼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能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關開

知中主之  
為泰則知

據之為是

知和狀可  
發大

戶新安今史李壽趙抱解太子主人公遷格闕死皇孫二人皆遇害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為邗侯張富昌為題侯久之至壺關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族泉鄉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太子有遺孫一人皇孫進之子是為宣帝宣帝即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置園邑有司奏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悼皇母王夫人曰悼后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梯曰戾夫人置奉邑二百家後有司言悼園宜稱尊

史記卷之二十六

幸

號曰皇考立廟以時薦享尊戾夫人曰戾后夫人曰后則太子曰太子王賀良王體之子武帝之孫也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其日中賀發驢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以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郎中令襲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表請收屬吏以滿酒大王即拜善屬衛士長行法賀到朝上大鴻臚郊迎驛奉乘輿車王使僕持成御郎中令遂乘乘旦至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嗟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

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王曰詣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自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曰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以問郎中令遂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皆在臣言哉願主內自操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主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汚於庶人以有難以亡易宜深察之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王夢青蛇之矢指西階可五六石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魯青蛇止于藩槐俾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謫人衆多如是青蛇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譎為禍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立宣帝帝即位心內忌賀賜山陽太守張敞還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奏曰臣敝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開大門開小門廢吏一人為領餽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持益一人別主餽餽往來者以王家錢取率過宮清中備盜賊臣敝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敝入視居處款

史緯

卷之二十六

章

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瘵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華持履趨謁臣敝與坐語中庭問妻子奴婢臣敝欲動觀其意即感之曰昌邑多臬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臬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臬聲臣敝問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敝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緡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驕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昨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敝前書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大傳約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園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敝書聞奏可皆以遺上由此知賀不足忌通下詔封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辛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官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殺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請遣捕詔削戶三千後薨

史緯

卷之二十六

章

嚴助

嚴助吳人郡吳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封攬為中大夫

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舂、終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外征四夷，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上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東之，何但越也？今

史緯

卷之二十六

重

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翹？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困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削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

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舟楫，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以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史緯

卷之二十六

美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恩惠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資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橋而踰嶺，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濃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蛟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

軍聞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  
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裂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  
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  
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  
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  
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  
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諸山  
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晷不及夕臣竊為陛下重之  
不智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  
史籍 卷之二十六 主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首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  
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  
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  
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聚留而守之  
歷歲經年則士卒罷敝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  
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  
苦兵事亡逝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  
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  
入溪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  
越遁出擊之秦兵大破越發適戍以備之外內騷動百姓靡  
敢行者不還往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  
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  
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  
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  
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  
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  
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  
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為  
圖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  
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召輔依



不足為一日間服之

馮玉凡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汙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舉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時漢兵已出踰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適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趙幸與

史籍

卷之二十六

完

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詠道中買臣愈益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妻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仰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慕問故妻與夫家上家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車車至長安詣閭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楊用乏上計吏卒更乞旬之會邑子嚴助資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侍中後坐事免復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從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捲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綈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值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

史籍

卷之二十六

半

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辭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與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擊破東越有功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始買臣與嚴助俱侍

史律

卷之二十六

五

中貴用事時張湯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及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之買臣爲長史湯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右扶風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東郡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上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時知畧輻奏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

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徵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言十賊彌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此其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封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主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患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其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鋤筆

史錄

卷之二十六

五

挺相捷擊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宰內日化方外嚮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

上曰善。臣皆稱萬歲。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

主父偃，臨晉人。學長短縱橫術，晚過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擠，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適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留久，費用乏，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時無終徐樂、臨淄嚴安、亦上書言世務。書朝奏，暮召入見。謂三人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偃數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具制今諸侯或連城

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若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龍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受保，兼升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從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偃發燕王定國陰事，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大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達，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見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

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人收者，獨沒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 徐樂

徐樂，無終人。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者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競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遠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鑒，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閭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無所食，此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

### 史記

卷之二十六

史記

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全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 終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明盛德之所隆也。夫天命初定，萬國草創，及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事神明之敬，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靈明普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而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使諸事者有紀焉。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合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綳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素化者，斯拱而笑之耳。封禪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果率衆來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

### 史記

卷之二十六

史記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滯。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顧之可也。湯不能誅其議。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顧已之宜者。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府不鼓。不足以爲利。寧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得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餽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和將就宜有餘。而更不能也。且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以

史記

卷之二十六

七

贖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與偃已前三奏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誣服罪當死。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子軍繡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素繡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乘繡生也。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石矢啓前行。爲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誓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

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受長轡。必勇。用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越相呂嘉不欲內屬。攻殺其王。及漢使者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僂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

史記

卷之二十六

七

富數有嘉應。上頗作詩歌。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重子。選在歌中。及武等學長安。欲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奏褒有軼材。上徵褒至。詔爲主。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冕者。難與道純靜之德。每美接吟。操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今臣時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畧陳愚陋。而抒情素。夫賢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成就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砭及至巧冶鋒干將之機。清水淬其鋒。越砥飲其鑿。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棼沍。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繻。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何。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驂郭駟。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廡。過都越國。厥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入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煥。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愴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

史緯

卷之二十六

卷

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撥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個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賈。寧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列風。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吟。蟬螭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

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上。穆穆列布。衆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還鍾。逢門。豈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寬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鄉德與和氣游。休徵自至。詩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承萬年。何必假印。誦信若彭祖。响嗟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儁等待詔。數從放獵。所幸官館。輒

史緯

卷之二十六

卷

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以爲浮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世俗猶以此處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之太子官。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廼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官貴人左右皆頌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聞惜之。

賈捐之

賈捐之字君房，誼曾孫也。元帝卽位，上疏言得失，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立僊耳珠厓郡。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千里，其民暴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乃罷僊耳郡，并屬珠厓。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以爲不當。擊上使樂昌侯王商詰問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聖之朝，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侵，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食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安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旌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

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故諺曰：「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目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撲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入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川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盜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皆靡地奉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藉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念，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患之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頊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如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

一年兵山不論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通以少府  
禁錢給之夫一開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  
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  
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垂珠珥專用  
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  
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  
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士卒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  
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通從  
之遂下詔罷珠珥郡民有慕義欲內屬處之不欲勿強珠  
珥山是罷用之後坐事誅明氏乘而交余猶以為恨也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二十七

漢書十五

列傳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武帝徵天下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  
士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  
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  
吳兵法戰陣之具狂放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  
誦四十四萬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  
編貝勇若五虎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

史記卷之二十一

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  
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  
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聚處官不能治  
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  
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仰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  
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  
上知期多端召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  
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  
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





馬門稍得親近。建元三年，微行始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  
諸院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以  
夜漏下十刻，始出常帶平陽侯，日明入南山下，馳射鹿豕狐  
兔，手格能，馳驅不探稍杭之地，時夜出夕，還後，藉五日，繼  
會朝長信宮，上大驛樂之後，還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  
中休更衣，夜宿宣曲，長楊五柞，信陽宣曲尤幸，上以為道遠  
勞苦，又為百姓所患，適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侍中，能其  
者，東將阿城以南，陸屋以東，宣曲以西，提封填畝，及其貢宜  
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  
田，欲以償郭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說，時朝在傍，進諫曰：臣  
聞謙遜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  
以異。今陛下累廊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  
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郭杜乎？若徒  
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  
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  
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雍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  
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  
銅鐵，豫章桐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  
仰足也。又有秬稻粱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糞芋，水多龍魚，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後求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

賈祿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  
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  
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  
狼之窟，又壞人家，泉竇入室，虛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流涕  
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則而闢之，騎馳東西，車騁南  
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疆之興，是其不  
可三也。故仍危國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制國富人也。夫殷  
作九市之宮，而諸侯時起，草率之奏，而人民散，秦興阿房  
之殿，而天下亂，黃上愚臣，忘生獨死，逆暴意，犯隆指，罪當萬  
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上雖拜朝  
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卒起上林苑云。陸處公  
室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陸處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十  
萬，為昭平君謀，贖死罪，上許之。陸處王卒，昭平君日驕，醉殺  
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請論，左右人人為言，請又入  
願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  
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誅，  
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召萬民，還可其奏，莫能自止。左  
右盡悲，期前上母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  
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期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起入

省中夕時召讀朔日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  
壽時乎朔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  
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竹管者莫若  
酒臣朔所以上壽者切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  
忌諱當死詔賜帛百匹帝姑館陶公主寡居年五十餘矣延  
年假始偃與母以貢珠為事年十三隨母出入至家左右  
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爾第中教書計相馬御  
時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  
以主校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令散財交  
上安陸侯與偃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換不測之罪將  
欲安處乎偃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願城廟遠無宿  
宮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歡也如  
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不然上  
且請之偃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  
為長門宮主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盡  
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  
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竊不勝大  
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出  
林得獻鴈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  
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

上已升其

千萬從主飲上臨山林主自執宰餼道人登階就坐坐未  
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適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  
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  
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款帷傳韓隨主前伏殿下主題  
其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  
詔賜衣冠上偃趨起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時董君見尊不  
名稱為主八翁飲大驪樂主適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  
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常從游咸北宮馳逐  
平樂觀雞狗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實太  
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時朔陸賈殿下碎戟而前曰  
董假有新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  
公主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罪二也陛下富於  
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神於王事偃反以靡麗為右奢僂為  
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素以  
設飲後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  
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益不可長也上曰善更置酒  
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賜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  
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實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  
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  
畝上從客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

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華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粗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上衣綺繡。狗馬被繒罽。宮人簪瑋珥。垂珠璣。設戲中。教馳逐。飾文采。設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修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

史緯

卷二十七

六

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諷笑。然時觀察顏色。宜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放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請辭。給好作問之。武帝既招其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皆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舉郭舍人俱在左右。詆諆而已。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詆諆。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殷非有先生之論。有曰。甲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陶陶。終無益。

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作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養日。朔派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客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其滑稽之雄乎。郭舍人。武帝倡也。帝有乳母。子孫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辭。見舍人泣下。舍人曰。即入見辭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郭舍人屬之曰。咄。老女。

史緯

卷二十七

七

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須汝乳而活耶。於是上憐之。詔無徙乳母。

車千秋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為高陵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誅。敗久之。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威竊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其麗。武帝說。謂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

武帝深哀  
且于也

單于言是

何謂也

學又無伐開功勞特以一言痛意旬日取宰相封侯世未嘗  
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  
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厚命  
欲下之吏良久適貫之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  
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  
單于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適與御史中二千石共  
上壽頌德美勅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  
下白處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  
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適何樂之聽痛士大

史籍 卷二十七

八

夫帝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  
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疑者江充先治甘泉  
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暗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  
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南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  
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親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  
邪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毋有復言後歲餘武帝疾立鈞  
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  
導少上武帝崩昭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  
秋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光與君侯俱受先  
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每負天下千

史籍 卷二十七

九

封侯

楊敞

楊敞華陰人為大將軍司馬霍光愛厚之遷大司農稍田使  
者燕倉知上官桀等謀反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遷移  
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問舍延年皆封敞以九卿  
不輒言故不得侯後代王訴為丞相封安平侯昌邑王即位  
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議既定使大  
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遠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  
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

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敝夫人與延年參詣許  
諸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月餘卒，諡曰敬  
侯子忠嗣，以敝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  
幼，以兄任爲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有材能，好交英俊，諸儒  
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  
間封平通侯。遷中郎將，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  
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官殿之內倉然  
同弊，擢爲諸吏，光祿勳惲居殿中，廉潔無私，家營千餘萬，皆  
以分施家族，輕財好義，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  
伏，同位有憎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

史籍

卷二十七

十

與太僕戴長樂相告言，上不忍加誅，詔皆免爲庶人。惲既失  
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  
孫會宗知惲上也，與惲書諫戒之，言大臣廢退，當閉門惶懼，  
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  
廷，一朝賤賤，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行積  
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終非其任，幸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  
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復隨俗之毀譽也。古  
語：『臨之惡心，若逆指而文過，』然而思乎，恐遇各言爾意之義，  
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右十人，

位在列卿，得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會不能以此時有  
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  
志，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食勞，不能自退，遭遇變故，  
橫被口誅，身南北關，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  
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  
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  
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卑妻子戮，  
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  
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  
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炮羔，斗酒

史籍

卷二十七

十

自勞，家本素也，能爲泰舞，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  
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穠不  
治，種一畝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  
衣而喜，奔喪低叩，頓足起舞，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  
有餘祿，方羅賤販賣，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  
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樂而聚，雖雅知惲者，猶隨風  
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  
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  
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  
西河魏土，文侯所興，自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然皆有節

三人之死  
實為可惜

吳知去就之分項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  
成舊壤子弟食部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通膳子之志矣方  
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又惲兄子安平侯譚謂惲曰建  
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  
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  
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可綠韓焉期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  
合有日食變騎馬狼佐成告惲惲者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  
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合宗書宜帝見而惡之廷尉當  
惲大逆無道要斬譚免為庶人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失衛  
尉章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合宗等皆免官觀合宗因惲免官可知其書之偽忠

夫言

### 楊王孫

楊王孫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亡所不  
致及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贏塋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死  
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  
子欲熱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適往見王孫友  
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遺令贏塋令死者亡知  
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  
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  
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

規故為制制今則越之乎是以贏塋將以矯世也夫厚塋誠  
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遇今  
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  
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  
真冥冥亡形亡聲適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塋以鬻真使  
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  
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  
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喪以幣帛帛  
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  
棺衾朽剝適得歸土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

史記

卷二十七

主

之塋也竊木為棺舊為絨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滲殯故聖  
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貴財  
厚塋留歸高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  
也祁侯曰善遂贏塋

### 胡建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孝武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  
卒起居所以尉勸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蠡穿北軍  
壘垣以為買區建欲誅之適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談  
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  
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上拜謁因上堂皇走

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日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米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聖德已定穿竊不由路是謂奸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亡將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讓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客不入軍軍客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哲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

史錄 卷二十七

奇

及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錄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昭帝幼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囑悉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賊公主廬更不敢捕建府吏卒圍捕蓋主與外人多從奴客往奔射吏更敢走主使僕射劫游微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大將軍霍光疑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公渭城立其祠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年四十過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事前將軍趙望之受

禹四恩失故爲王氏貴得極矣

論語皆傳其業好個偉大節常世以是高之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同異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含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拒五鹿君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拜爲博士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誦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建比下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請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輒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不復仕嘗居鄆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宜備賓客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適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年七十餘終於家

史錄 卷二十七

主

地又可原

梅福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  
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前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災異數見禍上書曰  
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  
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  
昔秦武王好力任器叩關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  
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  
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  
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  
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  
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  
無幾人故得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所以屬世厚鏡也今陛  
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欲暢道言則仁鳥增進愚  
者衆戮則知士深退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  
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  
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  
嘗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屬  
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  
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

成帝將王  
氏之禍人  
知之而莫  
敢言者數  
世矣後漢  
書之辭  
而爲之辭  
則向之  
漢書二成  
向漢書二  
也小臣言  
也

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往者不可  
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  
陛下不見其形頗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兩百之三  
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災此何景也漢興  
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  
右當與之野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通導寵其位授以魁  
柄使之屬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  
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孰陵於  
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成帝久無繼嗣禍  
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存人  
所以自立也聖人所以自塞也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絕三  
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聖人以自塞者也  
武王克殷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者三統亦不  
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  
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  
大孔子殷人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  
者諸侯尊宗聖庶奉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主而況聖人又  
殷後哉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  
而飲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  
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陛下之名與天下極後聖必

孔子子今  
有封者漢  
在當日本



福此言為  
功貴人真  
與人也

傳仙語  
養性可對  
仙情

霍光字子孟  
霍光字子孟  
霍光字子孟

史錄 卷二十七

霍光

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漢切王氏故終不見  
納先時匡衡謀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  
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  
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  
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祀非  
當繼宋之絕侯也宜得殷後而已禮記孔子曰丘股人也宜  
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疑至是梅福復言之援  
和元年立二王後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福居家以顏  
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其後  
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至今傳以為仙云

贊曰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  
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仁是  
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險軍旅不墜梅福之辭  
合於大雅殷鑒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清則濯  
纓何遠之有二師

霍光

霍光字子孟去病弟也以任為郎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  
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  
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  
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時上年老霍光獨代趙婕妤有男

史錄 卷二十七

霍光

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  
上通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  
春上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  
詔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  
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  
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  
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武帝崩昭帝即位時年八歲政事一  
決於光遺詔以前捕反者莽何罷功封博陸侯光為人沈靜  
詳審長七尺三寸白晢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  
有常處即侯射竊議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  
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  
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  
望不可得也光甚流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名  
光光女為桀子安妻有女立為皇后拜安為票騎將軍長公  
主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光不許又為外人求  
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桀安以是怨光桀弘  
羊為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  
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  
道上稱蹇太官先置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  
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

屬是也

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善左右。皆贊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逐。上不聽。後桀當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通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立燕王爲天子。事

史錄

卷二十七

五

邊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薨。主皆自殺。威震海內。昭帝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昭帝崩。亡嗣。武帝之弟。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樂成等迎昌邑王賀。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卽位。行淫亂。光憂慙。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

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誥。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遣車駕幸未央承

史錄

卷二十七

五

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曉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適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中臣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殺。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過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陸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青蒲

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莽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等數諫不變更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問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過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慙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無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光會丞相以下議所立廣陵王已薨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

不學

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太夫人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華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聞女能復自救耶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闖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遁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相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廣漢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御往來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徵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為后許氏暴崩更劫衍侍疾亡狀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猶與不忍會奏上因得衍勿論光卒後諸稍灌上聞之而未察適從光女婿未央宮衛尉范明友為光祿勳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長樂衛尉卿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宜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宜見禹恨望深還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生殺在手中廷尉李种立平左馮翊賈勝胡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焉子都王子方等

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焉然。數日起視事。頗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治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寡人子。遠客懷來。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警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誦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皆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黜。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開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

史

卷二十七

章

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請增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姦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禹幸竟所善。張敖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張章告之事。下廷尉捕張敖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執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生與諸侯王文通。辭語及霍氏有節。

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舉家憂愁。山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事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霍后廢處昭臺宮。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乘權日久。害之者多矣。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受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

史

卷二十七

章

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寵重矣。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大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適請之。今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禍獨不棄其功。唯陛下察之。上迺賜福帛十疋。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屏憚之。若有

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驤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驤乘。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

### 金日磾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攻祁連山。大克獲。單于怒。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

史

卷二十七

七

降。與母聞氏弟倫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幸馬過殿下。莫不稱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驤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日磾下妾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則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皆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長子爲帝弄兒。帝愛之。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

初也

史

卷二十七

七

之弄兒走且啼。日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白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上聞之。怒。日磾頓首謝。其言所以殺兒狀。上甚哀之。泣而心敬。日磾初弄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時上幸林光宮。日磾小疾卧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劇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腹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屬寶瑟。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弄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持劍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日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意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議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弄何羅功。封日磾爲柤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日磾投印綬。一曰。辛。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副

金貴傳上  
書去矣  
後何也

綏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綏那霍光曰  
貴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  
約有功過得封侯宣帝即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  
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卒亡子國除  
弟倫爲黃門郎早卒日碑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  
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史記

卷二十七

策

史記卷二十八

漢書十六

列傳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上邽人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學  
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爲  
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  
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  
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昭帝  
時武帝以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還爲  
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  
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  
級還爲後將軍少府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  
零等言願賜波渰水北還民所不田處薛牧安國以聞充國  
勅安國奉使不做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波渰水郡縣不  
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  
謂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  
攻擊執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居與漢相距五六年適定至征和五年先零嚴封煎等通使  
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將十餘

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問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遣從弟陰地山暨澤過長阮入竊木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害。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都善，致煌以絕漢道。光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開，遣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

史

卷二十八

主

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無所歸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備羌，至浩亶，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令居以圖是歲，神爵元年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亡貽於老臣者矣。」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如。常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衛收先渡，渡輒營陳。至明畢，遂以次盡渡。

房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能入哉？」充國常以遠斥侯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擊軍士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平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闔而死，可得邪？」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靡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靡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靡庫，

史

卷二十八

主

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還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劫畧者，解散虜謀，微極遁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適進兵，此虜在意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開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分山，雖不能





之則還致死。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幽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旱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旱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還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詔未卒。聖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旱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澤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請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卽病。剗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強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

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麥粟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十六石。難久不解。緣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破。難以兵殄也。故臣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卒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竹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渭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山事山賦人二十。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伴馬什二。就草爲用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遣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遷。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

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兵決可非月而望。羌虜无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虜雖未伏。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那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并小。開南言。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養勝少。并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寒。早開

史籍

卷之二十八

九

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呼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狹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都曲相保。爲壘。木橛。校聯不絕。使兵弩。傍關具明。燧火。通號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必且无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時殺人民。其原本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計。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遠慮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渾中亦未可空。如是。緣復復。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而我不慮之用。以察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承威德。奉厚幣。招徠衆。羌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無效五年。宜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唯念。奉詔出

史籍

卷之二十八

九

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始得避難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當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愚臣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輒首張。不問其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以充國屯田。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卽山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

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羌本可五萬人軍比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渭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說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治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虜然有識者以爲虜執衆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所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難當

史記卷之二十八

復言之者幸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幸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采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酋楊玉首及諸豪命澤陽離良兒廉忘帥煎鞏黃氏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采命澤陽離良兒廉忘帥煎鞏黃侯兒庫爲君陽離爲言兵侯良兒爲君廉忘爲獻生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幸武賢小弟湯充國選起奏湯使酒不可與辦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校尉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辭謝羌人羌人反叱卒如充國之言武賢罷歸故官深恨告印泄省中諸印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

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夷大議常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卒謚曰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置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通召黃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李膺曰充國武賢雖同歸復故官然充國爵位極矣安得全不爲武賢謀乎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

鄭吉傳吉字季公并西名介子制樓蘭王一將

史記卷之二十八

鄭吉會稽人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驍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犂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犂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還衛司馬使護都善以西南道神傳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擇欲降漢使人與吉相問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日逐王二千八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諸京師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于中西域立其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

矣始自張衡而成於鄧吉

陳湯

陳湯字子公，瑕丘人，好書博達，善屬文，家食，有資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選，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行，勃造舉不實，坐削戶二百，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鄧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入朝，見鄧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鄧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因辱漢使者，江通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以爲鄧支單于向化未醇，所有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言，漢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今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臣幸得建瓴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宜論厚恩，不宜取榮，若懷貪欲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畏大罪，必通遠道，舍不敢近邊，投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既至鄧支單于，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問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鄧支，鄧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鄧支。

史籍

卷之二十八

主

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鄧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

界民人，敗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川厄，願歸計，殺漢遣千人入侍，其驕橫如此，建昭三年，湯以副校尉與甘延壽，山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畧，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鄧支單于威名遠聞，使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犁，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如發屯田吏士，陟徙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廷壽不聽，會其久病，湯遂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廷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合戰于欲沮，東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使，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自勒矯制，陳育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敗畜產甚多，從後與漢相及，頗寇盜，後重湯殺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七十八，還付大昆彌，其馬

史籍

卷之二十八

主

牛辛以給軍食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呼其貴人居星  
論以成信史侯遣去引行未至單于城六十里止營捕得  
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平以爲導貝色子由居墨母之弟皆  
怨單于由是其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  
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絕有歸計強  
漢身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  
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  
報建書湯因讓之曰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  
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  
罷極食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南至  
史緯 卷之二十八

人射中單于鼻諸大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  
城穿中人却入土城棄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驍分爲十餘處  
四面環城與相應夜數奔營不利輒却天明漢兵縱火吏士  
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却漢兵四面推南柵並入  
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爭入單于被創死  
軍候假丞杜軼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各吉等所齎帛書  
諸南獲以畀得者凡斬關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  
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于城郭諸國所發十五  
王延壽湯上疏請縣頭案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  
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  
史緯 卷之二十八

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  
 曰鄧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  
 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  
 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撫城郭之兵由百死入絕域遂陷  
 康居居五重城舉飲侯之旗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  
 威昆山之西掃各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情伏莫不懼震  
 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  
 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勳莫大焉詩曰  
 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  
 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難易  
 之有嘉詩之顯允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業者  
 不疵細瑕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  
 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國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未獲受社  
 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  
 上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  
 過而為之諱行事武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  
 費經四年之勞屢獲駿馬三千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  
 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  
 封拜南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鄧支  
 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主不

最後因以  
為言臣  
大不成人

顯不足貴  
臣南何

貴斗糧比於武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飲譽之烏孫鄧吉通  
 自來之日逐猶皆製土受爵故言威武勳勞則大於方叔吉  
 甫則功覆過則優於計和張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  
 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勿治詔公  
 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  
 鄧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其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鄧吉  
 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遇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  
 壽為長水校尉湯射解枝尉延壽遷復軍都尉卒成帝即位  
 丞相匡衡復奏湯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  
 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百康居王侍子非王子  
 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  
 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和沙幕由  
 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擊之  
 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念鄧  
 支之無道聞王誅之不加策慮愒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逐  
 橫厲烏孫除暴都賴屠三重城斬鄧支首報十年之遺誅豈  
 過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

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嗾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而以言事爲罪，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律，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昔秦天子出湯，卒得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救燉兵，以自救。大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料外國事，可召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調，中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合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諶。」對曰：「臣以爲此必無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亦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面當一，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可圍。」今圍合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合宗欲發城郭救燉，歷時適至，所謂報警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詔指計其日，曰：「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期

使湯多益  
於山麓  
物不至受  
終西人作  
矣矣

日平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純納說多從，嘗受人金錢，作章奏，坐免官，徙敦煌，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部徙安定，讓郅支耿有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劍深致遠之威，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命其終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貢問，丞相趣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只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永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寬利囚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達，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惡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衆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亡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泉後會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與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譖逐，斥遠，使亡遯分，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遇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被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

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李豐曰。詳劉向各承耿育三書。則知俗儒如匡衡輩。徇私忘國。妬賢嫉能。蓋千古一律矣。有志之士。是以長守貧賤。抱關擊柝。而不悔也。

### 段會宗

段會宗字子松。上邽人。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復爲都護。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各丞相友善。各丞相聞其老復還山。予背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興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勤功昆山。

### 史記

卷之二十一

李

乞天乎。卷領百發。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畧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聞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告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還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城郭甚親附。會宗更盡還。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請劍侯大風。以會宗爲左曹中郎將。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宗病死。漢恨誅不加。復遣會宗。擊戊巳校尉諸國兵。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兵。壅塞地。還精兵三千。得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殺漢公主子孫末。

伏食何用  
然亦可哀

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卽手劍擊殺之。末振將兄子烏單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鄧支頭懸棄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曰。末振將引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以輕兵深入烏孫。卽誅番丘。宜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小昆彌季父卑爰憂。擁衆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安輯之。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 史記

卷之二十八

李

### 傳不疑

傳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爲郡文學。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會課郡國。東至海。以軍典誅不從令者。咸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編貝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闔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偉嚴。衣冠甚偉。勝之屢屢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明。則折太柔。則廢。厥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



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青州刺史昭帝即位擢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于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旆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廟驥連命山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暴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盜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下第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下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遂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謂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

史壽

卷二十八

三

使二疏廣  
引趙之傳  
不能服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少好學明春秋徵為博士地節三年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舍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曰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視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位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弟祖道供饗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

史壽

卷之二十八

三

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阻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勸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靡餘但教子孫忌情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養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東漢有折像者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感多藏厚以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

史籍

卷之二十八

帝

坐白單綺平像曰昔關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于定國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婦孝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少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

爲廷尉始  
學經未以  
其人

史籍

卷之二十八

五

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去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爲獄吏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典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昭帝崩昌邑王卽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起還定國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其見任用還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九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均禮其決疑平法著在哀錄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議飲酒益精明爲廷尉十八年遷御史大夫甘露中爲丞相封西平侯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定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年七十餘卒諡曰安侯子承嗣宣帝長女館陶公主有賢行承以選尚焉爲御史大夫上方欲相之會卒于恬嗣始于公開門墳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闔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于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承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諸傳中言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以魯詩教授，楚國樊豐、李膺、郭舉、王允、本朝為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為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醜類，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南射獵，廣德上書諫，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由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兒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至聖臣從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

林之隱藉

張猛原是曉人

史事 卷之二十八

業

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歸，縣其安車傳子孫。

平當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嘗百傳徙平陵。當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畧同。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圖，當言：「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邦。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則

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

欲以子臨父，故推而享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聖德，上納其言，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休有意，言物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還光祿勳，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下公卿議封長，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上不聽，遂封長，當以明儒實使行河為

史事 卷之二十八

業

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為御史大夫，遷丞相，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今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辜，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後月餘卒，子安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人，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不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輿，會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靡靡，

桑治道奉馬臣思以爲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好逸游馮式擗術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簪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侵薄敷以亹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大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諭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新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板之閒哉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臍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王賀雖不遇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

史籍

卷之二十八

表

千秋賜中尉牛酒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王以喪事復宜日夜哭泣悲哀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大將軍抱持幼君布德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唯恐可以奉宗廟者舉援而立大王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王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舉過今漢朝不問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

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免爲城旦復徵爲諫大夫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萬世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恩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

史籍

卷之二十八

表

春擇所使所以正身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單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凌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興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敎一世之民曉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又以爲失婦人倫大綱天壽之前也世俗遂要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

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放。不舉子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竊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多駑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益於民此伐檀所以作也宜明選舉求賢降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始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聚完去婦復還其屬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合同也元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遣使者弔祠子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貢淮陽還吉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戾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成帝欲太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兆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

舉元參子

遷御史大夫病卒初駿娶姁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會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入為御史大夫遷大司空封扶平侯自古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甚極為鮮明而公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褻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吝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以明經潔行者聞舉賢良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貴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即位徵為諫大夫數虛已間以職事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祿馬不過八匹糴塗而不剝木摩而不刻車與器物皆不文畫死固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無成之役使民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其日久矣臣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

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今民大饑而疾。又不禁爲大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皆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耶。武帝時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宣帝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至家底。皆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大

史籍

卷之二十八

幸

臣循故事之舉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子納其忠。詔太僕減食殺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死。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上言。臣禹大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蹶仆氣絕。不復自還。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事孝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在者嘗令金鼓。歷

生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論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匹夫懷故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以禹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鉅萬。宜免爲庶人。稟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又言孝文皇帝時。貴

史籍

卷之二十八

幸

廉潔賤食。汙賈人贅所及吏坐藏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舉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賄舉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典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開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悉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豪執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公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說而善書者。尊於朝。詐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

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黠則光鉅者猶復懷持為政於世行雖大城家富饒足口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富者為雄傑處茲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舉求士不得其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舉之法相守選舉不以貨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其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官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官衛卒省諸侯王廟衛卒之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

史錄 卷之二十八

章

冀勝與舍

冀勝字君賓與舍字君倩皆楚人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冀皆好學明經哀帝自為定陶王已聞勝名及即位徵為諫大夫勝薦與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與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勝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官舊賢亂制度由是連上指瑕邪邪漢亦以清行後川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

歸老於鄉里漢兄子曼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與舍為諫大夫病去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印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東湖界因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使者即拜勝為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便宜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

史錄 卷之二十八

章

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並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病篤為牀室中使者入戶致詔勝曰勝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成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詔許之使者五日一與太守問起居為勝雨止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以棺歛喪事衣周於

身。律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厥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飲。湯覆金。祭。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庶幾以香白燒膏以明自銷。冀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起而出。莫知其誰。馬。後。青。龍。以。勝。子。守。

範宜

範宜字子都。渤海人。好學明經。哀帝時。為諫大夫。上書曰。竊見成帝時。外戚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濁亂天下。窮困百姓。是以日使日十。彗星四起。危凶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廷有大偏骨鯁者。艾魁壘之。

卷之二十八

美

士而教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欲與此恭承天地。安海內。其。今。謂。為。義。舉。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人民流亡。盜賊並起。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吏賦稅租。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饒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業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逃遁。六亡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又有七亡。酷吏毆殺。一亡也。治獄深刻。二亡也。冤陷無辜。三亡也。盜賊橫發。四亡也。怨讐相殘。五亡也。歲惡飢饉。六亡也。時氣疫癘。七亡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實難。民有七亡。而無一生。欲望刑錯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天下乃

卷之二十八

孝

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元。元。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店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方陽侯孫寬。宜陵侯恩。夫躬。養人之雄。感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急徵用。故大司馬傳喜。故大司空何武。故丞相孔光等。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無功。德。其。果。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常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快。意。而。已。也。臣。聞。惡。人。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罷言行。壽明年正月朔日。使上乃徵孔光。免孫



言者沐雲  
毛詩家言  
詳見說

宜舉光前  
加勳之臣  
也開門  
使若則統  
矣

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魯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贖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有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內。陋自通。還矣。願賜數刻之閒。極竭聖恩之思。退入三泉。必無所恨。上納宣言。徵何武。彭宣。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閣陵官。屢以令行。馳道中。宣由逢之。使吏鉤止丞相。相。史沒入其車馬。推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

史籍

卷之二十八

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閒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關上書。上遂抵宣。卒減秩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桑。後易長雄。遂家於長子。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學法案誅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來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現邪有紀。遂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鄒越。臣仲。鄒相雅。實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于世。紀遠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之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

史籍

卷之二十八

承飲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遣公卿。被虛偽名。鄒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舊子。依葛。以分苑九族。州里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于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詳方。嘗微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如。陰。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于家。齊果。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辭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歟。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龔宜子孫。皆見褒表。至太官。鄭。棣。子。真。谷口人。嚴遵。君平。蜀人。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楊雄。稱之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穴之下。而名振京師。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

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者書十萬餘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若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誦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蜀富人羅冲問之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也。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年九十餘終。遊歷雖費得雄而名益彰

史緯

卷之二十八

學

史緯卷二十九

漢書十七

列傳

韋賢

韋賢字長孺。鄒人也。其先韋孟爲楚元王傅。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遂去位。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遷大鴻臚。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立宣帝。賢以其謀謀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爲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卒。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隔魯守墳墓。次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讓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舉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舉未決。宗家問賢當爲

史緯

卷之二十九

十

後者賢悲恨不肯言於其賢門下生博士義倫等與宗家計議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卒玄成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卽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遇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

史

卷之二十九

二

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東海太守數歲玄成遷太常坐與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微細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拜玄成爲淮陽中尉元帝卽位以玄成爲御史大夫遷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

總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卒諡曰共侯初高帝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祖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白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四時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

史

卷之二十九

三

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遇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等七十人皆曰唯聖人爲能養帝孝子爲能養親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宗廟在郡國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廟皆不奉祠裁置吏

卒守焉。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者，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戰栗恐懼，不敢自顧，其與將軍列侯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親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祫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後復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復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繼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廟盡者宜毀。今宗廟與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上重其事。侯建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

禮記天子  
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  
祖而七廟  
親廟六

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功莫大焉。高皇帝德莫盛焉。孝文皇帝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當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遷昭廟，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廟皆無復修矣。可議者又言：『交神之禮，無不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闕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廟固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卒，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辭病，願歸。孝文孝武廟，日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持神，必因古聖之經，在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

秦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  
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悼懼詔臣衛復修  
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廟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郊國更平  
曉不可使獨承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衛  
常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  
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開闢皇帝眉壽無疆  
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殿廟曰  
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  
五行人親五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  
序歷有週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

史籍 卷之二十九

六

而遷上陳太祖問歲而給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  
受命而屬靈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  
子不敢不承父之所與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  
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闕廟間祠  
皆可匹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唯念高皇帝聖德茂盛  
受命薄將子孫木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  
即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順天  
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供職之疾  
皇帝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衛等咸以爲天子之祀義  
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

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衛當深  
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羣  
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  
罷廢廟固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  
而孝武廟親木蠹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  
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體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  
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衛奏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  
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圖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  
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悉  
請罷奏可成帝時以無繼嗣復復太上皇廢廟圖世世奉祠

史籍 卷之二十九

七

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廢廟如故哀帝卽位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  
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  
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  
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中壘校尉劉歆  
議禮記王制及春秋殺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  
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

昭靈后高  
帝初武宣  
史不詳應  
高祖祔見  
之類應見  
聖其祀也

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傳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大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流政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竹葉而有焉。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

史籍

卷之二十九

九

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因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從之。平帝元始中。大司馬莽與大司徒晏等議。尊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宣皇以兄孫繼統。為昭帝後。以數故。孝元以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廟奉明園。毀勿修。奏可。班彪曰。漢承凶秦絕學之

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有一家。未易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魏相

魏相字弱翁。定閩人。舉賢良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傳承不以時。謂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市。還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丞相車千秋死。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

史籍

卷之二十九

九

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殺賊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許。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遂下相廷尉獄。久繫。給冬會赦。出復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兩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

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齊威嚴。徵爲諫大夫。後爲河南太守。宣帝卽位。徵相。爲御史大夫。大將軍霍光卒。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領尚書事。相因平思。於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任。兵官尤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復不可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從其

史籍

卷之二十九

十

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共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拜相。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幾。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

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遵實。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三十二人。臣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振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上從相言而止。相

史籍

卷之二十九

十一

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納用焉。相教。據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神爵三年卒。謚曰憲侯。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遷廷尉右監。平法失官。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郡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

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問燥處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皆殺之內謁者令郭舉夜到郡縣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獲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縣獄繫者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汝醫藥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方

史緯

卷之二十九

吉

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趙昭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先使入待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應劭三年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時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尋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

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誅督咎汝安得有功獨謂城胡粗淮陽郭微卿有恩耳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面終不言上大賢之詔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縛而封之及其生有也太平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其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詔吉求和微卿皆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竟則為庶人賜錢十萬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起獄吏後學詩書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孫吏有罪減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

史緯

卷之二十九

吉

吏之名吾竊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吏移掩過揚善吉與吏曹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臥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齒耳與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山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督奔命書馳來至與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邊騎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掾邊長吏頃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與吏力也吉乃歎曰

地事也



丞相將出  
清道將反

設無機道  
向無傷害  
十餘年  
日謂知大  
就也

以尊自從

士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駁吏言何見愛  
勉之有吉又嘗出達清道羣開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揀  
史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  
行幾里矣揀史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開相殺傷長安令  
京兆尹職所當禁備巡捕歲竟丞相譏其殿長奏行賞罰而  
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  
太熱恐牛近行用替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  
典誨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揀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  
鳳三年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  
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議上固問吉頓  
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平定國太僕陳萬年此三人能  
皆在臣右唯上察之後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卒  
曰定侯子顯嗣始顯為諸曹皆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  
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  
者必顯也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  
上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  
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遣離無事吉仁心感動  
涕泣悽惻還澤復作胡組養親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  
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  
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

史籍 卷之二十九

吉

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  
錢顧組令留與郭微卿並養數月乃還組去後少內奇夫白  
吉日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  
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庸尊燥濕候伺組微卿不  
得令晨夜去皇孫數盤數黍甘羹食物所以擇全神靈成育  
理躬功德已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微其報哉誠其  
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  
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則去臣辭專  
歸於組微卿組微卿皆以受田宅賜錢臣尊不得比組微卿  
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  
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時  
顯為太僕與官屬大為姦利減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  
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  
李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

史籍 卷之二十九

吉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太傅夏侯始昌明於陰  
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災勝以族子從始昌受尚書及  
洪範五行傳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  
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  
之王怒謂勝祇言縛以屬吏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安世

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  
 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  
 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光卒與安世  
 白太后廢昌邑王立宣帝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  
 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選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宜  
 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議武帝廟樂勝獨曰武帝雖  
 有攘夷夷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者奉無度  
 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無德澤於民不宜爲正廟樂公卿曰此  
 詔書也勝曰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  
 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  
 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  
 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  
 盛德勝病既久繫獄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祭再更冬講論不息因大赦勝  
 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入贊樓守正簡易  
 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會見  
 出道上詔上聞而懷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先言布  
 於天下至今見補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  
 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慙前事還太子太傅受節視尚  
 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

學者應以  
 防微爲心  
 直其誠  
 大道也

京房

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  
 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有明其取書索如  
 俛拾地芥耳學不明不如歸耕勝從子建字長卿師事勝又  
 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  
 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  
 難以應敵建卒自額門名經至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贗以好學  
 得辛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小黃令以候司先  
 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  
 屬上書願相贗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贗常曰得我道以  
 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  
 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  
 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久青公光陰  
 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連一歲所言屢中天  
 子說之數召見問房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  
 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中書  
 令石顯頗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  
 非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  
 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

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非笑危亡之君，然則任賢才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凡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論世

前以六月中言避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漏水為災。至其七月，漏水出，弟子姚平謂臣曰：師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師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漏水已出，道人當逐死，何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曰：師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唯陛下毋使臣塞漏水之異為姚平所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令房為淮陽王作奏章，求入朝言丞相韋侯、中書令石顯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鈞盾令徐立代之，并錄房諸所說災異事，皆持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房博皆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姓氏受之先世推律自定謬甚。

翼奉

翼奉，字少君，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元帝即位，徵召詔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與，言：「二年二月地震，七月復震，詔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樂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道。所

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腑五臟象天六腑象地故疾病則氣色發於面而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地大震連月久陰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迷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為平均今左右無同姓異姓之臣又疏獨以舅后之家為親黨與滿朝宰俗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

史記卷之二十九

不敢有言宜及諸侯王聞與其後官為數員出其通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唯陛下下財察明年夏四月辛武園白鶴館災奉白以為中上疏願賜聞卒其終始上乃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遠近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者亦難供以故民困國虛其後貢禹亦言常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廢之奉為博士讀大夫以詩終贊曰由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若子易春秋然于讀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後漢

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宜則賈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者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說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因執賈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播怨惡臣罪辜不旋踵不容以失身悲夫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魯吾人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才為平準令京房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守京兆尹會昭帝崩新豐杜建為京兆掾獲作平陵方上產案廉

史記卷之二十九

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盡為之輔終無所施宗族賓客皆欲取廣漢蓋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以與議定策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潁川豪傑太姓相與為婚鄉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節節及得投書創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放家東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俗人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敢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咸名流聞及匈奴降者

言何如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復守京兆尹滿歲為其廣漢  
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更殷勤甚備事推功善  
歸之於下曰其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更  
見者皆輪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備什無所避廣漢聽  
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問知風諭不  
改乃收捕之無所逃索之卓立具印時伏辜廣漢為人強力  
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鈎距以得事  
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  
泰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  
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腐

史記

卷之二十九

主

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錄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  
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  
阿為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  
叩堂戶賊曰京兆尹趙君謝雨卿無得殺賢此宿衛臣也  
釋贊束手但吾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叩關戶  
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廷獄教吏謹遇給  
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歛差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  
恨廣漢書記召湖都亭長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  
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  
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曰

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忌卿厚意  
其發姦情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秋  
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矣繫留人京兆政清  
吏民稱之不啻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  
及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登  
長安吏自將至光子博陸侯馬第直突入其室度索私屠酤  
推破虛器斧斫門闕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  
心善之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  
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墨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  
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人有上書告廣漢賊殺不辜

史記

卷之二十九

主

事下丞相案驗廣漢使所親信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  
門內不法事丞相傳婢有過自殺死廣漢疑丞相夫人妬殺  
之欲以有丞相毋令窮正已事丞相案驗愈急廣漢上書告  
丞相罪下京兆尹治廣漢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  
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親相上  
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咎傳婢出至外第乃  
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權辱大臣欲以劫持  
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宜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  
辜鞠獄故不以實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  
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

廣漢與相  
皆自才力  
能相和也  
其官為吏

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歌思之至今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況平陽人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闢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員畏之後去吏歸家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恐召故吏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

史籍

卷之二十九

蓋

閭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莫有怨者舉廉為振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微拜東海太守遇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收取贓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更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

史籍

卷之二十九

蓋

解終不能制翁歸至論桑仲孫市一郡怖果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述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述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富強豪強有論罪輪宰南官使所坐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缺自列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謀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然清潔自守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至後將軍而閭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父義為燕郎中刺王謀逆義諫而死大將軍霍光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先是趙廣漢為太守忠其俗多朋黨故擢會吏民令相告許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讐延壽秋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

長老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實偶車馬。下里偶俗者。棄之市道。徒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諫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教長趨鄉之。又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塗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刺責。吏聞

史緯

卷之二十九

美

者自傷。悔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勸功曹議。謂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問之。越山謂適會明府登車。以教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第一。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典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曰。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述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官以為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

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高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延壽。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書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脫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封飲。合屬勉以意告。郡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然謝令丞以下引見尉。尉郡中欽然。莫不傳相教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還御史大

史緯

卷之二十九

老

夫侍謂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丞相丙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非問之。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府僚官錢放散百餘萬。廉廣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得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統方領。駕四馬。傳總建轡。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鼓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嗷嗷楚歌。延壽坐射室。

四吉長青

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以韃羅從。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簡。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登駢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尙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想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爲吏。至將軍威亦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爲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昌邑王卬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太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徙山陽太守。大將軍霍光卒。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禹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

史緯

卷之二十九

夫

史緯

卷之二十九

夫

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降其官邑。延其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議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央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使迫陰陽。日蝕地震。天文失度。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問者輔臣。顧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值守邊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過。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微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敞愚。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



紀姦軌不禁。臣敬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并奏。天子徵敵爲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敵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敵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十餘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王太后散出游獵。敵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滌。葉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樂。楚莊王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惜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願

史緯

卷之二十九

幸

君母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傳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縱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游獵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於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徵守京兆尹。自趙廣漢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市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敵。敵以爲可禁。敵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皆溫厚。出從童騎。問里以爲長者。敵召見責問。因貰其罪。

把其宿習。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敵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倫。悉來賀。且飲。諸偷長以緒汗其衣。御史坐間。問出者。汗緒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制由是抱鼓傳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敵爲人。敏疾實。明分見惡。輒取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暑節趙廣漢之迹。分界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敵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政問多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京兆與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易。傷失名。

史緯

卷之二十九

幸

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敵爲久任職。敵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敵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可以奏敵。上問之。對曰。臣聞閭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敵奏獨寢不下。敵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敵劾奏當免。不肯爲。敵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敵聞之。卽卽吏收舜繫獄。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

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敵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寬獄使者由舜家載尸并編敵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敵賊後不辜天子乃下敕前坐楊柳不宜處位奏免敵為庶人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敵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敵敵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皆涕泣惶懼敵獨笑曰吾身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敵拜為冀州刺史敵既到部而廣川王因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敵以耳目發起賊主名而處誅其基帥廣川王姬兄弟及王宗室劉滿等通行為之

史記 卷之二十九

三

王尊字子頤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獨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初元中舉直言遷就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詭言我尊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是取不孝子縣縣者樹使騎吏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就尊供張如法而辨擢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強扶弱宜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食鄙能更變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教採功曹各自底屬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關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猶足以奉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吏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丞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

史記 卷之二十九

三

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人旁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  
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送軍糧委輸而羌人  
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  
視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里  
上以尊為鄆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  
邛邛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尊  
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曰是尊叱其  
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  
夷歸附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東平相時東  
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

史籍

卷之二十九

尊

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王  
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  
宮尊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園中與后姬家交  
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  
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延請登堂尊謂  
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卑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  
天下皆言王舅顧但負貴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  
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  
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那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  
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奏尊為相倨慢不臣竟坐免為

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  
書諸者令有顯貴幸尊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  
皆阿附畏幸顯不敢言元帝崩成帝卽位顯徙為中太僕不  
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  
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界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  
為職知中書諸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  
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  
上懷邪遂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  
書卽殺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勅奏尊  
奏歷奏大臣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

史籍

卷之二十九

尊

備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傳剛為校尉將述射士千人逐  
捕其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轅下發軍擊之  
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行京  
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靜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御  
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倨慢嫺上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  
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  
門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橫日煩費不能禽制為  
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尊盡節勞心夙  
夜思職竭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遠渠率

汝首賊亂，除民反。農桑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買萬城，西萬  
章，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  
王法，下亂吏治，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  
誅，皆伏其辜。尊播劇孽，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雖拜為具  
木，有殊絕褒賞。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  
用詔書之意，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善佐。素行陰  
賊，欲傷害尊，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書此議，以復私怨。臣等  
痛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  
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  
罪，下不得蒙棘木之醢，獨掩怨讐之禍，奏猥被共工之大惡。  
無所陳恕，恕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遷賢黜周，起家為  
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開  
乍賢，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即定尊棄行，審  
如御史章尊當伏觀闕之誅，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  
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傳文深貶，以懲無罪，亦宜有族。  
以懲邪賊之口，絕欺詐之路。唯明主恭詳，使白黑分明。無奏  
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漫  
瓠子金隄，老弱惶懼。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  
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  
數千萬人，爭叩頭，故止尊。尊將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

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  
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  
是制詔御史、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  
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吏弱不勝任，免。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人。少以文學為官，遷諫大夫，在朝廷，名敢  
直。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殷  
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章死。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  
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  
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  
史籍 卷之二十一

非鳳尊權，不親附。鳳會日有他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  
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  
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  
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  
貴，在朝廷人，誰論牛衣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  
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  
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妻遂  
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  
平生獄上呼囚，數帝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  
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徙合浦。鳳卒後，弟成都侯商輔政，白

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百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累庶冤紀之與尊駿號為三王

史緯卷二十九終

史緯卷三十

漢書十八

列傳

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衛司馬先是衛司馬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錄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批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貴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寬饒初拜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

更終

卷二十

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舊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奉使稱意擢為司諫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史錄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適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爾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邱視屋而歎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



古今為凡  
庸所為何  
正萬一

不必

其得是

所聞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  
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  
良久上適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  
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  
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  
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  
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  
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  
昔口明。主知君黎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  
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  
之務。本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  
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乃  
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撻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  
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  
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  
而導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  
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諂。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唯裁  
省覽。寬饒不納。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  
封事言。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  
詩書。引韓氏易傳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

以有求  
之理

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得居其位。上  
以寬饒怨謫。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執金吾議。以寬饒指  
意欲求禪位。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懲傷寬饒。忠直憂國。以  
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誣。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  
獸。藿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  
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  
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  
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  
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  
不憐之。

史籍

卷三十

劉輔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贛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  
其材。擢為諫大夫。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封婕妤父臨為  
列侯。輔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  
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  
地。以養萬民。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  
繇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  
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士。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  
心寒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解情縱欲。傾於卑賤  
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恤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

水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繫掖庭，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竊見諫大夫劉輔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官，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禍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之。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從繁輔其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 鄭崇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祖父以嘗徙平陵，崇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大司馬傳喜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鼓求見諫，爭上納用之。每見，輒上笑曰：「我識卿，尚書。」上欲封傳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

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孔卿侯晏，皇后父高武侯喜，以三公封，尚有因緣，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傳氏之福也。崇因持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上遂封商為汝昌侯。崇又言：「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佐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諸治上。貴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 孫寶

孫寶，字子嚴，鄆陵人，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備侍寶，自勅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徒入舍，祭寵請比鄰，忠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勅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舅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惡。為寶釋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丞相司直。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畧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詔郡平田予直錢。

有貴一萬萬以上。寶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問上，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以次當代爲大司馬。上度立不用，益州蠻夷犯法，巴蜀不安，上以寶爲廣漢太守，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稱疾不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文求受署爲掾，以立林口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穉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厚善，寶與紅陽侯有卻，自恐見危，時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寤，無以復應。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問閭，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卽度穉季而聽它事，泉口灌，穉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遇水火，穿舍後墻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願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卽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聽，明年穉季病死，寶爲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取寶坐免官，文去吏死於家。哀帝卽位，徵寶爲諫大夫，遷司隸，傳太后與中山馮太后有卻，傳

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免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同爭上，乃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衛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沒問相陷，樞機近臣，蒙受冤誣，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以寶名臣不忍誅，免爲庶人。哀帝崩，王莽白徵寶爲大司農，越郡黃龍游江中，太師

母將隆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人，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奏請隆爲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其後上竟立定陶王。



爲太子哀帝卽位遷執金吾侍中董賢方貴止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隆奏武庫兵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其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其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額征伐適賜斧鉞漢家遜更職在距寇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阿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威器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左遷爲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篡與隆交隆

史記 卷三十

何並

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免隆官徙合鄉何並字子康平陵人爲大司空操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卽成王太后外家貴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坐法免賓客念盛歸長陵上家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家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瘞埋冢舍並具知之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畱界中而已卽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爲變備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比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

正人之首

卿行數十里林卿追窮迺令奴冠其冠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口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刺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東廣漢譯以爲實死成帝太后以卽成太后愛林卿故爲之賜卞官於哀帝哀帝同狀而善之遷隆西太守徙賴川代陵陽廉胡爲太守胡本以孝行爲官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胡攜地哭採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胡曰吾哀賴川士身豈有憂哉

史記 卷三十

九

以柔弱後必遇剛猛代到將有僇仆者故相爭耳胡至拜爲美俗使者時賴川鍾元爲尙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減千金並爲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景就兌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歆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猛勇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叙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教前驅使人函各關勿令汗民間不入關迺敗之趙季乘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像

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頴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賄，勿受，葬爲小梓，置客下棺，恢如父言。」建武中，以並孫爲郎。

###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蘭陵人，治齊詩，事同縣后舍，且十年，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光既誅上官桀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

史記

卷三十

十

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自引出闕，曰：「不願見，光使吏勿持。」望之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治平，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仲翁至光幕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大將軍卒，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爵，之宴，口陳災異，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東海蕭生邪？」

爲謁者，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其後霍氏謀反，誅望之，復益任用，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憐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夫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開善，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復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使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補，非有所聞也。

史記

卷三十

十

望之，卽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蹙之處，買亡所得，縣官殺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舉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殺八郡，贖罪，務益致殺，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遷以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赴財利以求救，二人得生，十人以喪，今有西邊之役，靡戶賦口錢，以贖其困乏，百姓莫以爲非，乃議開利路，以傷德教。

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學掾所  
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  
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小谷間。漢但令舉  
人出財滅舉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與賦歛也。又諸  
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  
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  
便明甚。何化之所亂。市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還之。品  
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早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  
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饑時。民向有饑乏病  
死於道路。兄至來春。必將大困。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

上通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  
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  
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常惠持節送少主。未出塞。  
聞烏孫昆彌死。烏孫貴人立泥靡代為昆彌。請留少主。敦煌  
白馳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  
之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  
不親密。終竟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  
而還。無益於夷狄。此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錄役將與天子  
從之。微還少主。後烏孫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  
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大司農耿壽昌奏。敞  
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奏。  
三公非其人。則此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上以望之意。輕丞相錄是不說。左還望之為太子太傅。望之  
以論語禮服投皇太子。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  
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  
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曾  
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  
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  
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服。

！ 人 物 作 品

史緯

卷二十一

當

古制多所歛匡正上其鄉納之初宜帝不甚崇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泰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用賢明之題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奏望之非更生勿當相相舉數譖訴大廷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罰者召致廷尉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育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

史粹

卷三十一

七

則聖朝仁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今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付謁者，敕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殺。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謂雲曰：游楚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時太官方上糝食，上御食，爲之滯泣。衷勳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官謝。良久然後已。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

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終元帝世。次子育。字次君。以父任爲太子庶子。遷茂陵令。諫第六。而漆令郭解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諫第六。我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奉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且。拜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操史拜馬車下。後爲執金吾。卒官。育少與朱博爲友。者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朱博爲杜陵亭長。爲育所舉。援人王氏。後遂拉歷刺史。守相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卷三十

七

馮奉世。奉世有功。不封野王。行能不遇。馮奉世。字子明。上黨人。徙杜陵。以其家子遷爲郎。先是。虞卿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汚爲外國所苦。時烏孫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殺漢使者奚充國。攻切南道。與秋盟。昨漢從善。以兩皆絕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彌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

奉世功與  
西域諸國  
之臣皆  
爲之  
人

平威振西域。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問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其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顧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爭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奉世不宜受封。上從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卽位。拜右將軍。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牟種反。召丞相御史議。時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

卷三十

七

時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不料敵。至於師旅折傷。再三發。財。曠日煩費。威武虧損。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歛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戍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以今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虜人衆。利諸種。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止於四萬也。故少

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國爭之不能得有  
詔益二千人遣奉世以將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  
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任立爲右軍屯白石韓昌爲前  
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  
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  
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  
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之陽  
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復  
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須奮武將  
軍兵到合擊羌虜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竝進羌虜大破

史籍

卷三十

六

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案上曰羌虜被散創文亡逃出塞其  
罷更士頗雷屯田備要害處明年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  
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  
皆拜後歲餘病卒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却  
支單于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寔蕭望  
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  
仕欽追訟奉世前功曰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  
則百姓惑疑則節趨不立惑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國難  
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厥而不揚非聖主  
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

九女四人長女媛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爲  
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補天水司馬奉世擊西羌  
譚爲校尉從軍有功未拜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宮野王  
字君卿元帝時爲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池陽令  
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都督郡掾趙  
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趙並家  
主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  
遷大鴻臚御史大夫李延壽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尙書選  
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  
必謂我私後官親屬乃以張譚爲御史大夫野王歎曰人皆

史籍

卷三十

九

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  
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出爲上郡太守  
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國  
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野王前  
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  
野王會其病免復拜爲琅邪太守成帝長舅平陽侯王鳳爲  
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詆  
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野王  
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  
鳳風御史中丞劾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歸家竟

免野王終於家。字子產，為清河都尉。言河堤方畧，遷龍西太守。治行廉平，立字聖卿。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康，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上郡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周公康叔猶二君，遷東海太守，下獄病卒。天子聞之，徙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參字叔平，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弟，行又敦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惟惺，永始中，遷代郡太守，徙安定，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上以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上書願至

史書

卷三十

主

白反無幾  
參復何傷

男孝王之國。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背病，數解，哀帝即位，遣謁者張由、將醫治小王，由素有狂易病，發怒去，尚書簿責攬去狀，山恐，因誣中山太后，觀詔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盡收都者官史及馮氏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都案驗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與大鴻臚丞維治，立受傳太后指，幾得封侯，掠治死者數十人，至劉氏等，誣服祝詛，立等劾奏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適中語前世事，史何用知之？是欲陷我也。效也。適飲藥自殺，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山誣告骨肉，立陷人大辟，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殃，還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合浦云。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說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弟亦云悲矣。

史書

卷三十

主

贊止於參而不及其父兄蓋參世野王不侯不達而已參死非其罪故漢氏漢哀之云

匡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衡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言衡經明，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問衡詩義，其對深美。宣帝不甚用儒，道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善之，元帝卽位，樂陵侯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

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名流於世矣。高然其言，辟衡爲議官。史、衡皆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時有日蝕地震之變，衡言政治得失，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聰，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至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雷神于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文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縫。」臣又聞聖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



得故詩始因風禮本冠婚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嫡長之位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折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  
其尊適而卑賤也適于冠乎禮之司禮家子不得與列所  
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  
異故禮撰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伎巧  
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  
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衛為少府數年數上疏  
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  
拜御史大夫建昭三年遷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  
崩成帝即位衛上疏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誠

史

卷三十一

三

降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  
心焉詩云教其民在戒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  
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  
民之始萬福之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  
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  
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  
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上納其言衛復奏正南北都罷諸淫  
祀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相章立成及衛皆畏顯不敢  
失其意至成帝即位衛與御史大夫張譚共奏顯追條其

依因附界  
誤人四自  
引而為不  
白也

史

卷三十一

四

僞惡并及黨與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衛譚居大臣位知顯等  
專權執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  
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  
反揚者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衛顯懼上  
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以新即位夷優大臣報謂之然羣  
下多是王尊者衛顯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  
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衛子昌為越騎校尉醉  
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謀篡昌事覺衛免冠徒跣待  
罪天子使謁者詔衛冠履而有司奏衛專地盜土衛竟坐免  
稽先生曰漢惟士之游宦至封侯者微甚多至御史大夫即  
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與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  
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真  
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弘守之數年不得匡君衛居之未滿  
歲而韋丞相立成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  
之材用尼不得者甚眾也

張禹

張禹字子文河內人為郡文學試為博士博士鄭寬中以尚  
書授太子薦禹善論語詔禹授太子論語遷光祿大夫成帝  
即位寬中禹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  
戶拜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時帝舅陽平侯王鳳

爲大將軍輔政專權禹與鳳竝領尚書內不自安數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謂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乞視事河平四年拜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遷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核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知音聲內者潛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大司空戴崇少府宜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

史

卷三十一

五

行禹心親愛崇敬宜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宜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宜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地奏求之上以賜禹詔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爭之根離爲男上敬重之不如禹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數毀辱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問車駕自臨問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

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冢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適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目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恐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漢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

史

卷三十一

六

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哀帝建平二年禹卒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學論語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

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小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真生子高身穿生順爲魏相順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爲武備博士延年生霸霸字大獨治尙書

禹大異人

史

卷三十一

七

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事授皇太子經元帝卽位以師賜爵  
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  
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執上欲致霸相位  
霸讓位白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適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  
厚及霸卒上素服臨弔者再策贈以列侯禮益曰烈君霸四  
子光其少子也經學尤明成帝卽位舉爲博士以高第爲尙  
書觀故事品式明習漢氏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尙書  
令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  
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是以久而安  
時有所言輒削草棄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

以氏卽異  
以爲欲居  
所爲

史

卷三十一

八

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左  
遷廷尉光久典尙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  
大逆誅長小妻適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  
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  
時律令論之長犯大逆時適始等見爲長妻後適棄去請論  
光以爲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適始等或更嫁義  
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丞  
相方進卒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卽其夜於大行  
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卽位躬行儉約政由已出  
朝廷翕然望治時成帝母太皇太后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  
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太后宜何居光  
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  
令與帝旦夕相近議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  
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  
複道朝夕至帝所求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  
行頃之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  
子貴唯大司空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  
傅太后猶違者連歲丹以罪免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  
時繼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與朱  
博爲表裏共毀諸之遂棄免光光退廬里杜門自守朱博代

爲丞相數月坐承傳太后相安葬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卒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旨旬歲間三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傳太后崩上拜光爲光祿大夫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率可尙書令者光謝曰竊見國家故事尙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蹕絕之能不相踰越尙書僕射敬公正勅職通敏於事可尙書令敬姓成公東海人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光復爲御史大夫兩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光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

史事

卷三十一

九

王商字子威魯吾人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宜帝舅封侯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卒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

王商

史事

卷三十一

十

宜衛近臣錄是罷爲侍中中郎將元帝時爲右將軍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成帝卽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專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太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官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商獨曰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置營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難稱其議鳳大慚自恨失言明年拜商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

甚尊任之爲人有威重乎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絕人河  
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  
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觀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  
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大將軍鳳連昏楊形爲邪邪太守  
其都有災害商部屬按問鳳謂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  
商不聽竟奏免形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  
書言商閤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  
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商以  
病對及商以閤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  
援適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張

史

卷三十一

七

匡爲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歸罪於商上素重商  
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收丞相印  
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卒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  
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爾給事宿衛商死  
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  
無罪言鳳專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

史丹

史丹字子仲魯國人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  
產悼皇考宣帝卽位恭已死子高侍中丹以父高任爲中庶  
子元帝卽位詔丹歲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

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  
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擊鼓殿下天子自臨  
軒檻上饋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  
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  
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遇器人於絲竹鼓  
之間則是陳惠季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嘿然笑其後中  
山哀王薨太子南弔哀王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  
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  
曰安有人不悲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丹丹  
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于感損向者太子當

史

卷三十一

七

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意乃解  
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  
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  
尙書以景帝立膠東王故事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與皇后  
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  
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  
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  
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憂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  
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  
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太感喟然太息曰吾日

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皇后體懷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遽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卽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噙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成帝卽位，封丹爲武陽侯。丹爲人足知世弟，愛人貌若儒，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永始中卒。

### 傅喜

傅喜字稚游，哀帝祖母傅太后從弟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遜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卽位，遷右將軍，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旣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

史籍

卷三十一

七

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通用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尙書令唐休言喜行義修絮，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魏以無忌折衝，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遷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驕者，嫉喜恭儉，傅太后又求親尊號，欲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

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遂策免喜。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卽位，王莽用事，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見褒賞，而孤立憂懼，乃復就國。以壽終。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盛，贖貴最久。然至於莽，亦以殺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勸懲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象後凋之實。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史籍

卷三十一

七

### 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人，爲廷尉書佐，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郿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爲宛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時成帝初卽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疏言在部刺史，或不循守。

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泉底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禮九族忘其親親之惠飲食周急之厚彌衷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兩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出為臨淮太守徙陳留太守入為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檉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揭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滅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收節之效通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

史錄 卷三十一

本

條言君如膝或以為疑於王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仲舒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恨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檉陽令游自以大儒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檉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官吏買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遺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錯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散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

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果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權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廉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宜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宣聞立受囚家錢以贖縣縣案驗通其妻

史錄 卷三十一

本

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立實不知惡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賂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其可憫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郡中清靜遷為少府月餘為御史大夫數月拜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買趙

廣漢兄子也。印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辦。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宣。初，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薦宜明習文法，練周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加特進，位大師，安昌侯。宣有兩弟，明、南陽太守修。京兆尹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爲丞相時，修爲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敬，修遂竟服。錄是兄弟不和，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不宜在朝。宣子況爲左曹侍郎，數聞其語，賅客楊明，欲令創威面目，使不居位。會

不直受原

况以故傷威，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威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難於掖門外，傷威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見誘，發忿怒，無他大惡，輯小過成大辟，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下直。况與誅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宜從臨淮遷陳留，遇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而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圖業，終不問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宜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同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以宣言爲然。

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爲亭長，稍遷爲功曹，伉俠交游，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前將軍蕭望之、子育、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後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閉步至廷尉中候，伺咸掠治，因爲博詐爲請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被驗治數百卒，免成死罪。



得論出博以此顯名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冀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機陽令以高第人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謂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題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辨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教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夾道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題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通環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適敢起就職博奮怒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適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自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門下掾轅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至簿轅老生不習吏禮至簿且教拜起閉智適止又教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裙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部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諸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博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

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彙榮以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他非常輒輒遺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彙彙慙服姑幕縣有章重八人報仇庭中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白請至姑幕事曹不出功曹諸掾皆曰復不出於是府丞詣問博博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戰游微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奮伐聞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為左馮翊其治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宜而多武滿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緩舍時有太貸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創并其煩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瘕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劍也禁自知情得叩頭伏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為胡欲酒卿恥技拭用汝能自教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赦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郡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救

博掣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語斷頭矣功曹惶怖其自疏姦減大小不敢隱情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教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爲大司農坐小法左遷徙爲太守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與殺之郡中清遷廷尉職典決疑當獻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起本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剝口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

史籍

卷三十一

三

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卽共條白焉博召掾史竝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畧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哀帝卽位以博名臣召見遷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漢興張敖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爲九卿言古者民機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聖賢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

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效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哀帝又改丞相爲大司徒議者以爲古今異制漢白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時御史府史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及朱博爲大司空奏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歷載二百年故事遷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遷

史籍

卷三十一

三

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更拜博爲御史大夫博又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牧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其一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

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收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大司馬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持正議孔鄉侯晏亦太后從弟謂使順指博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錄是師丹免博代為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博太后怨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立言事已前決不宜博曰匹夫相要尚相為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記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並奏喜武前在位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惡喜疑博玄丞相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上減玄死罪三等削去戶四分之一假謂者節召博詣廷尉詔獄博自教國除初博為丞相玄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故曰朱博翰音洪範所謂鼓妖也音聲于天何可長也

翟方進字子威上蔡人年十二失父孤給事太守府為小史延頗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過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以射策甲科為郎遷議郎時清河朔常與方進同經常宿衛先遣名書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侯何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此者久之常知方進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安平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其有威名遷丞相司直旬歲間奏免兩司隸朝廷憚之丞相宜甚器重焉常欲據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賞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舉權為姦利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藏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再舉姦惡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

亦危於功名耳

方進善竟  
書不脫矣

制史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承紹一年遷御史大夫擢為丞相封高陵侯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為相公潔請托不行郡國持法刻深奉養牧守九卿變文張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彈威等皆罷退之方進知能之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制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

史記卷之三十一

二

誅諸所厚善皆坐免上以方進大臣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雷之方進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等免二十餘人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突恣守心李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三光垂象變動見端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制但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賁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勑國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飾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即責蕭育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召見方進還未及引決上遂賜冊使尚書令賜方進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祀之親臨弔禮賜異於它相少子義為南陽都

理名身理  
西名立也

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史白都尉方至立語言白若須更殺至立遁走下義大怒以主守盜千金賊殺不辜部採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郡獄恢尉自送則如勿收賊環宛市遺送吏民不敢動咸震南陽立家輕騎馳詣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救義出宛令宛令已出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當輒死矣後為東郡太守上莽居攝義謂弟子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

史記卷之三十二

三

成王之義且以親望必代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善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以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愆於先帝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結謀東郡王孫劉慶素有勇畧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適詐移書以罪逮慶於都試日新觀令因勸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嚴鄉侯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錫殺平帝矯攝尊號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大懼拜成武侯侯孫

建成都侯王邑等七將軍將開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諸將東至陳西，與義會戰，破之。義與劉信棄軍，府亡，至固始界中，得義尸，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兵，自茂陵以西盜賊並起。趙明、霍鴻等白稱將軍，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葬畫夜抱孺子詣宗廟，及明等殄滅，奔自關，大得天人之助。至十二月，遂即真矣。葬發義父方進及先祖冢，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嗣。汝南傳有鴻隙大陵，郡以爲僞，成帝時，關東數水，陵溢爲害。方進爲相，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陵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後常枯旱，郡中迫怨。方進童謠曰：「壞陵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陵當復誰？」云者。

史籍

卷之三十二

四

兩黃鰥及翟氏滅鄉里，歸惡。官方進請陵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陵云。

何武

何武字君公，郫縣人。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書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白太守，召商爲卒史。州里聞之，皆服焉。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

不知時

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適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白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繁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自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聖田頃畝五穀，美惡已適，見二千石以爲常，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綏和元年，爲御史大夫。成帝改御史大夫爲

史籍

卷之三十二

五

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浞野侯。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葉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遂顯於世。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制，以防請託。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哀帝時，武爲前將軍，帝崩，太后收太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元以下皆舉。武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以爲在時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用。葬爲大司馬，葬風有

司勳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呂寬事起武見誣自殺衆人  
寬之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建平三年爲丞相封新甫侯嘉爲人剛  
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  
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昔魏尚坐事繫文帝  
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  
帝擢韓安國於徙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  
有罪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微微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  
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

史籍 卷之三十二

六

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  
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  
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吏或居官數月而  
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  
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  
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  
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依節  
死義以守相厥權素奪也成帝悔之下詔曰二千石不爲繼  
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  
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唯陛下詔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客

以爲所上言  
之章下分  
用之也  
不爲繼不  
以爲故繼

此亦甚矣  
固矣

忍臣子勿責以備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畧令盡力者  
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前蘇令發時欲遣大夫使逐問狀見  
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  
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  
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  
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恩  
夫躬孫寵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與后舅伍  
宏謀弑上雲等伏誅躬寵擢爲二千石時侍中董賢愛幸上  
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封賢上於是定躬  
寵告東平本章擢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

史籍 卷之三十二

七

而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傳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  
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竊見董賢等三人欲賜爵衆庶何句  
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  
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  
不然恐大夫衆心今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說  
告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  
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于永先帝不獨蒙其議臣嘉  
材驚不稱死有餘責不敢順指容身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  
言而止數月遂封賢等因切責公卿會日食舉直言嘉奏封  
事曰元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一

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普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貨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成帝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有數貶退、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同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絳、絳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

史緯 卷之三十二 入

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梁灌園池、使者獲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尉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通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譁譁、羣臣惶恐、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譴、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言、唯陛下慎已之所、獨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卒陷罪

辜、亂國亡軀、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得太后薨、上因託太后遺詔、令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奉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貨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虎聞四方、皆同怨之、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臣嘉竊恐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蓋爲此也、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以求福祐、奈何輕

史緯 卷之三十二 九

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獄有冤、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尙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見上、體不平、外內頗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及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詰尙書責問、稱譽相等、迷國罔上、嘉免冠謝罪、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

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宛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擊地謂官屬曰嘉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吐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命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至都船詔獄上聞嘉生白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開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願望阿附為雲之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咽然叩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孔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師丹

史籍

卷之三十二

十

師丹字仲公東武人舉孝廉為博士遷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漢博廉正守道徵為光祿大夫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為左將軍領尚書事進大司馬封高樂侯徙為大司空上在國時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爵盛帝內邑邑印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上書曰古者諒闇不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尚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漢見天命知至德以壯年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顔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當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于海濱恐嫌於偽誠懇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高昌侯董宏言宜立定陶

史籍

卷之三十二

十



其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丹與王莽劾奏。宏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于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尊傳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冷爽黃門郎以猶等。復奏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不宜復引定陶諸國之名。以冠大號。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爽猶言。丹獨曰。聖王制禮。必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

史

卷之三十二

主

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其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墜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由是不合上意。遂策免丹。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言定陶共王母。丁姬。不守臣妾之分。懷皇太太后。帝太后璽綬以進。請發冢。取其璽殺消滅。太后以爲既往之事。不須復發。葬固爭之。詔發掘傳太后。丁

太后家。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陶墜廢共皇廟。諸造議冷褒段熲等。皆徙合浦。免高昌侯宏爲庶人。封丹爲義陽侯。月餘卒。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於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貴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揚雄

揚雄。字子雲。成都人。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頗嘗好辭賦。先是蜀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

史

卷之三十二

主

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滯身哉。廼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故遂推而隆之。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靈鬼神可也。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

豹尾中。故雄聊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  
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徵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  
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  
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  
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  
結罔。還上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帝王苑囿。  
林麓救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穀  
土桑柘之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旁南山而西。至長楊  
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非帝王三驅之意也。  
聊因校獵賦。以風其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

史籍

卷之三十二

十四

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段漢中。張羅罔。且  
罾。捕熊羆虎豹。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  
周防。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搏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時晨  
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傅  
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  
以自守。泊如也。或譎雄以玄尙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  
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  
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儻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  
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

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頗作太玄五千文。溪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纔給事  
黃門。意者玄得毋尙白乎。何爲官之汜落也。揚子笑而應之  
曰。客徒欲朱丹其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  
結。羣鹿爭逐。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竝爲戰國。士無  
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  
上或自盛以榮。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  
河雖連塞。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  
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綴以糾墨。製以質鉄。散以禮樂。風以  
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處。咸

史籍

卷之三十二

十五

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纓垂纓而  
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  
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執則爲匹夫。譬若  
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鳬飛不爲之少。昔  
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  
伯。五幾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  
澤雖吟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  
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  
故世亂則聖哲馳騁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  
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桴枻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桴。

完結也

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帶篳路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空際蹈履而無所誦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悅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寔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言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滅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擊者亡默然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懸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

史緯

卷之三十二

六

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適以鳴皋而笑鳳皇執蠅筴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向曰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史跼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體免於絳索翕肩蹈背扶服入秦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積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淫流沫西揖鹽秦之相益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華已平都於雒陽斐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徒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蕭何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

雖亦自稱  
之貨余之  
不好也

史緯

卷之三十二

七

聖漢權制而蕭何追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斐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問則狂矣夫蕭規曹隨而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竊若陴隴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票騎發迹於祁連長卿竊營於卓氏曼倩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通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釋綬有凌雲之志錄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於是報不復為而大澤思渾天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二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書而定之客有難玄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平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通抗辭幽詭闊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歷覽者滋年矣而殊不寤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營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

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昔而深，昔人之辭，適玉適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騰膠葛，騰九閭，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極，泰山之高不唯曉，則不能浮滄雲而散鼓，悉是以密儀氏之作易也，絲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渾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群熙，蓋竹簾為宰，寂與為戶，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

史籍

卷之三十二

大

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強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威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饒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竦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不詆管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說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使衆溺于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衆論語，號曰法言。雄之自序云：爾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

雄因不作  
特命乃制  
余美折何  
也止堅焉  
雄遂成不  
載

以為門下史。雄特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如是，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也。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籍莫善於倉頡，作訓纂，莫善於虞夏，作州箴，賦莫濃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覽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

史籍

卷之三十二

大

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收雄，雄恐不能自免，適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其故，適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嘗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

空王也。納言嚴尤。問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  
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  
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經其書。皆老聃者。虛無  
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退於五經。  
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  
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  
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  
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雄非作經。蓋欲學經耳。然相去奚啻天壤。

儒林

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  
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  
言之不用。而道不行。適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叙  
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  
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  
止。蓋晚而好易。讀之常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  
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  
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傳。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  
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

史籍

卷之三十二

主

史籍

卷之三十二

主

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學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  
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  
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坑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  
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博士。卒  
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跋適成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  
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  
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  
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  
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

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自  
此以來，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宣帝增倍之，元帝設員千人，成帝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  
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  
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  
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  
武王同，雒陽周王孫，梁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同授淄川楊  
何爲大，中大夫，要之言易者，本之田何。初，梁項生從田何受  
易，時丁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

史籍

卷之三十一

三

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距吳楚，  
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寬授楊田王孫，王孫授沛施雠，東海孟喜，鄧邪，梁丘賀，繇是  
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雠謙讓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  
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雠問，雠自匿不肯見，賀固  
請不得已，廼授臨等。於是賀薦雠，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  
及，詔拜雠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授張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宣爲大司空，繇是施  
家有張彭之學。孟喜舉孝廉，爲曲臺署長，授同郡白光，沛翟  
牧皆爲博士，繇是有翟白之學。梁丘賀，宣帝時爲郎，會八月

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毆旄頭，劍挺墜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  
馬驚，召賀，箠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  
代郡太守任宣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夜立服入廟，居郎  
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  
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箠有應，繇是近幸至少府，爲  
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終官，傳平陵士孫張，沛鄧彭祖，齊衡  
咸，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又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繇  
是易有京氏之學，及東萊費直，沛人高相，皆治易，未嘗立于  
學官。

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  
問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

史籍

卷之三十二

三

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  
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張生  
爲博士，傳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爲長信少  
府，勝傳兄子建，爲太子太傅，歐陽生授兒寬，寬有俊材，見  
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廼  
從寬問尚書，寬爲御史大夫，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  
高，爲博士，高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元帝卽位，地餘  
侍中，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毋受，汝尤

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者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其送  
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  
王莽請學大夫由是尚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之學歐陽商  
授濟南林尊為博士論石渠至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至丞  
相及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夏侯勝授齊周堪魯  
孔霸堪為光祿勳授長安許商霸以帝師賜爵成君傳子  
光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者五行論歷四至九  
卿號其門人沛唐林為德行平陵吳章為言語重泉王吉為  
政事齊映欽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表上師家大夫博  
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夏侯

史籍 卷之三十一 至言可聽

建授平陵張山拊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山拊授同縣李尋  
鄭寬中山陽張無故信都秦恭陳固假倉無故善修章句為  
廣陵太傅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為城陽內史倉以詔者論石  
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寬中有傳材以博士授  
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  
之學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  
遂得十餘篇查尚書茲多於是矣遺至魯未立于學官安  
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故遺書載堯  
典禹貢諸篇多古文說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高祖遷

得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南宮元王薨子郢嗣為楚王令  
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胥靡申公申公槐  
之歸魯退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  
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武帝即  
位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絳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  
其事適言師申公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裴輪駕駟迎  
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及至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八十  
徐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傾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辭見  
申公對然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郎議明堂事太皇太后  
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絳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

史籍 卷之三十一 至言可聽

縮以吏皆自教申公免歸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而瑕丘江  
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  
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至丞相傳子玄成亦至丞相由是魯  
詩有韋氏學東平王式事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昌邑  
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華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  
令然遂以數諫滅死論式繫獄當死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  
誅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  
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  
王流涕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  
滅死論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寶沛希少孫事式長寶少孫

大江公即  
瑕丘江公  
孫為博士  
故傳大

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振衣登堂，備禮甚嚴。試而說有法，疑者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曰：「事式皆聞其賢，其薦式詔為博士，式微來，衣博士衣而不進，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謝病免歸。長寶楚太傅少孫為博士，長安論石渠至淮陽中尉。由是得詩有張唐褚氏之學。齊人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為武非受命，遇試也。」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黃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遂使固入關擊燕，上知太后怒，而固無辜，乃假國利兵。

史籍 卷之三十二

素

下固刺義，正中其心，義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舉，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即位，以賢良徵諸儒多缺，毀因時固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東海后舍字近君，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舍通詩禮，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衡授卿師。師丹為大司空及伏理，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燕人韓嬰，景帝時為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黃生受之，燕趙間好言詩者，由韓嬰，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

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嬰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漢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韓生授河內趙子趙子授同郡蔡邕，至丞相，詎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子公為博士，吉授涪川長孫順，順為博士，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趙人毛公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賈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河武令，授徐敖，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史籍 卷之三十二

毛

漢興，魯高唐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孝文帝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至廣陵內史，延為禮官大夫，而取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東海孟卿事蕭奮，以授后舍，舍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戴聖，沛慶普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大戴授卿師徐良為郡守，小戴授梁人橋仁，楊榮仁為大鴻臚，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之學。齊人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



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受焉。弟子東平。麻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莊孟。孟為符節令。生說災異。誅下邳嚴彭祖。薛人顏安樂。俱事莊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竟以太傅終安樂。莊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至齊郡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冷豐。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

中書校書郎

者。願復受穀梁。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得學。公羊氏適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怒其學且絕。適以千秋為郎中。戶部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本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卒。徵江公之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詔。受穀梁。令助之。江博士復卒。適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適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為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中章。昌為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鄧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乘。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中章。房氏之學。漢興北平侯張蒼。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賈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沛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

史  
中矣

在共

史  
卷之三十二

早

之薦禹於宣帝微禹待詔未及問會病卒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成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護授蒼梧陳欽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成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良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附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雖有虛妄之說是在者

史  
卷之三十三

漢書二十一

列傳

循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潤飾吏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適服從其教

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氏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韓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廩廩然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文翁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資計吏以遺博

史籍

卷之三十三

二

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爲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縣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黃霸字次公淮陽人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察廉爲河南

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令人心太守甚任之自武帝末用法濫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尙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坐不舉劾繁獄既出復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提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

史籍

卷之三十三

三

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贖罪貧窮者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務耕桑畜養節用殖財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縣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爲棺其亭瘠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識事聰敏威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解督郵白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

費耗其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乏軍興貶秩詔歸潁川太守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賜潁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御史大夫五鳳三年拜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紀綱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假武修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宜明教化通

史緯

卷之三十三

四

建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惟懼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卒朱邑字仲卿斜人也少時爲斜鄉嗇夫廉平不苟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有問者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悻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敝遠守劇郡馭於繩墨何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禮之業猶饑者甘

糟糲腹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執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其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聞惜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以明經爲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王外責傳相引經

史緯

卷之三十三

五

義陳福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而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魏人王久與騶奴幸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郤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昔膠西王有詔臣侯得王所爲僣於桀紂得以爲堯舜王說其諂諛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亡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行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遂安等會昭帝崩王賀嗣位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古制克大

臣有隱退。今去不得。恐身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呂邑羣臣。坐陷王於惡。皆誅死。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免為城旦。宣帝卽位。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食。制上還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問遂對。甚說。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

史籍

卷之三十三

七

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適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悉平。遂還。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適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趣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糞萊。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

曹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史籍

卷之三十三

七

復為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闢。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放。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訟獄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荊州刺史。蔡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奏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

勿復繕治其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煎糴火待溫氣。適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以官卒元始四年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家。而南陽亦爲立祠。

酷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

史籍

卷之三十三

九

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問害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通。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

至。於姦繁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月刻標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其後有。鄧都。鄧成之倫。

鄧都。河東人。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言。忤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屬野。成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

言是所行  
都

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遮天下所少。寧賈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然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閼氏。宗人三百餘家。索貲二十石。莫能制。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閼氏首惡。餘皆服。吏。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諸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許親而出仕。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偏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懷畏。罪自重。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刺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

史籍

卷之三十三

九

謝上。而都禁吏弗與。親其侯使人問予。臨江王。臨江王爲書謝上。因自殺。資太后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即拜都爲雁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都節。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門。至爲偶人象都。令騎射。莫能中。其兄憚如此。資太后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都。

衛成。南陽人。以郎諳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東溼。衛賊任威。遷濟南都尉。而都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索聞其聲。善遇與結驢。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犯法，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郭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彘，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詎罪覺，封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買不致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買賁陵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因氏焉。山以宗家在為郎，事文帝，景帝為郡守，武帝初立，史治尚修謹，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

史集

卷之三十三

十

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郡尉如令，為郡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膠鬲公爭權，相告言，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棄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乃法大抵史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潁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及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史，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

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嘗中廢，已為廷尉，禹初為少府，酷急，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王溫舒等故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免歸，以壽卒。

之推平

義縱，河東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攻剽為群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縱弟縱為中郎，補上黨令，治敢往，少遜，諸縣無遺事，舉第一，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捕按太后外孫修成，若子仲，上以為能，遷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

史集

卷之三十三

十

穰氏之屬，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從軍，勇悍有功，封為岸頭侯，穰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時穰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郡國出入關者，曰：寧見乳虎，無值穰，放之，怒其暴如此，縱遷南陽太守，穰成家居南陽，縱至關，成側行送迎，縱氣益弗為禮，至郡，遂按穰氏，破碎其家，成坐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朱彌杜周，為縱爪牙吏任用，是時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賈客昆弟，私入相視者，又二百餘人，一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一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

入字非  
二日報殺

不寒而栗。猶民佐吏為始。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盜不勝。直指始出。以斬殺縛束為務。聞奉以惡川矣。縱廉其治。郊郭都上幸門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衡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為吏。史籍

卷之三十三

主

至廷尉。史事張湯。遷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遷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失之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登為道。不拾遺。還河南太守。居廣平時。知河內豪姦之家。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滅。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皆怪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聲。無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迫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

彈其縱也

矣。其好殺如此。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放河內。徒召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成信等。義縱為內史。彈之。未敢恣治。張湯死。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生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縱已死。溫舒為人少文。居宅。惛惛不辨。至於中尉。則心問。案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為用。苛察。盜賊。淫惡。少年。投師。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詔。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稍以動大豪。姦猾窮治。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部中。中。稱以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

史籍

卷之三十三

主

越還。坐法。免。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右內史。治如其故。坐法失官。復行中尉。如故操。歲餘。冠軍。發詔復。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有告溫舒受賂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婦家。亦各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索千金。尹齊在平人。以刀筆吏。遷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齊水疆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復為淮陽都尉。所誅滅甚多。及死。



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以下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開東治。奴尹齊以敢擊行。還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僕惶恐。願盡死。罪與王溫舒破東越。後與左將軍荀彘擊朝鮮。爲所解。免爲庶人。病死。

咸宜。楊人也。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宜無害。言上。徵爲廐丞。官事辦。遷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幾二十歲。王溫舒爲中尉。而宜爲左內史。其

史

卷之三十三

南

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爲小治。辨然獨宜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種中廢。爲右扶風。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宜使都令將吏卒。闢入上林中。盡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宜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效王溫舒等。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微告縣。趣具食。小群以百數。掠南郡里者。不可勝計。上使御史中丞丞相

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郡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赭衣。持節。虎符。發兵以典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生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史

卷之三十三

主

田延年。齊人。以材習給事中。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入爲大司農。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群臣。即日議決。宣帝卽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貯炭。滿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真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求延年罪。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儼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直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

是事光曰。卽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貽。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卽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請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史彙

卷之三十三

七

嚴延年。東海人。爲郡吏。以選補御史掾。舉侍御史。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遵。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後坐閹內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爲掾。宣帝議之。拜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復爲丞相掾。擢好時令。遷涿郡太守。郡北得不能太守。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郡吏皆畏避之。莫敢與語。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淫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吏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重劾延年。知其如此。趙繡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

服戰者有  
奔撫十也

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遷河南太守。豪彊有息。野無行盜。風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彊。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就殺之。吏民莫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于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號曰屠伯。時張敞爲

史彙

卷之三十三

七

京兆尹。治雖嚴。然頗有縱舍。陳素與延年善。聞延年用刑刻急。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弊。芳盛苗穢。何可不鉏。自矜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豐年。鳳皇下。詔書稱揚其行。加賞金爵。延年素輕霸爲人。及北郡爲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蝗豈鳳皇食邪。義道中承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當選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左馮翊缺。上欲復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延年自知見廢。會琅邪太守以病免。延年謂

一事不無  
大才自見  
事起自  
有放此之  
道天為之  
也

以此便是  
以延

史

卷之三十三

本

承曰此人向能去官我反不能邪延年察獄史廉而吏有賊  
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  
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  
厚之無傷義意愧道甚厚義念恐自錄得死卦忽忽不樂取  
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  
事下御史承按驗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弄市初延年  
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四母大驚便止都  
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  
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  
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棄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  
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舉  
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歸見昆弟為言之  
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  
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娘

尹賞鉅鹿人舉茂材為棠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  
為順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郡令未始元延間上息  
於政貴戚驕恣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  
報仇相與探丸彈得赤丸者斫吏吏得黑者斫吏吏白者  
至治喪城中薄葬塵起劫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

本  
傳  
載

死  
此  
地

史

卷之三十三

本

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行事賞至修治長安獄  
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  
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坐長安中輕薄  
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持持刀兵者  
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  
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五一其餘盡內虎穴  
中百人為帶覆以大石數日發視皆相枕藉死與出瘞寺門  
相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餐取其尸親屬  
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曰安所求子死相東少年場生  
時諒不諱枯骨後何榮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  
計隨輕點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賞其罪詭令立功以自  
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于  
凡吏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不敢闖長安江湖中  
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  
賊免南山群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  
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為吏坐  
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  
廢棄無有赦時其差辱甚於貪汙坐賊慎毋然賞四子皆至  
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游俠

史記

卷之三十三

三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問巷人也，請教，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得衣晚食，不厭，死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窮於井廩，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仲尼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人也。猶然遭此，前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以壽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鄭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易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卿相之富厚，

為其之論  
相左如此

史記

卷之三十三

三

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問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擠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打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食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班氏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貶視。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錄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之厄，公子無忌，竊符矯命，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搢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崇綱疏調，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與榮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騁於閭閻，橫行州域，力折公侯，乘庶榮其名，遊說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若手，路

也  
牛小

見亦何傷

仇牧死而不悔也。故魯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焉能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舉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膏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虛，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專趨

史籍

卷之三十三

幸

人之急，甚于己私。既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開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弗及也。

劇孟，洛陽人，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大尉，東將至河南，得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郭解字翁伯，軻人，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繫，不fast意身所

殺甚衆，以軻藉友報仇，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自真為俠，益甚，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

誅，與人飲，使之酌，非其任，強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辜，乃陰誹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賤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

史籍

卷之三十三

蓋

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舉少年聞之，愈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乃聽解為人恭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家茂陵也，解貧，不中嘗吏恐，不敢不從，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

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揚  
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孫頭解入關關中貴豪  
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驪邑人又殺楊季季主家上書人又  
殺之聞下上聞下吏捕解解亡置其家夏陽身至臨晉臨晉  
籍少翁素不知解解求出關少翁出之解轉入太原所過輒  
告主人處吏逐之迨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  
治所犯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舉郭解生  
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  
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  
公孫弘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駐軹殺人解雖不知此舉

史緯 卷之三十三

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萬章長安人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  
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  
寵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遠循其體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  
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及顯免官徙歸  
故鄉當去留卧席器物數百萬直以與章章不受或問其故  
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自安也而  
受其財物此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邪諸公以是服而  
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  
趙君都買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陳澄字孟公杜陵人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  
負進及帝即位用遂至太原太守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  
守官尊祿厚可以慎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辭謝因  
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為廷尉遵少  
孤與張疎伯松俱為京兆史疎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  
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時俱著名字為後進冠  
並入公府公府掾史卒麻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與馬  
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  
事適之侍曹輒詰寺令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  
百乃相聞故事有白適者斥滿百西曹白滿斥大司徒馬官

史緯 卷之三十三

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  
舉遵能治三輔劇縣捕捕夷令與扶風相失白免去槐里大  
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  
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富之官及郡國家樂至京師者莫  
不相因到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轆投  
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  
史大窮候遵罷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常封尚書有期  
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  
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畧涉傳記曉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  
皆灑去以為榮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

牽於縲轂。一旦車臨爲寃所軋。身提黃泉。骨肉爲泥。白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酩常爲國器。託於屬車。由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疎。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羞獨染顧不憊邪。疎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蔣吾常道也。及王莽敗。疎爲賊兵所殺。更如平長安。大臣薦遵爲護軍。與歸德侯劉琨使匈奴。單于欲脅誅遵。遵爲陳利害。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賊至。遵醉見殺。

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尋幸之日，異通亦屬，寵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伎能，獨自健身，以媚上面。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於是賜通蜀嚴道劍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嘗病瘧，通常爲上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人間疾，上使太子齋，太子嗽齋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爲上齋之，太子慙，齋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盜出徹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貲數鉅萬，長公主賜鄧



通吏視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者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石顯濟南人與沛人弘恭皆少生法腐刑為中黃門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廷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說辭以中傷人忤恨雖職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僻建白宜罷中書宦官元帝不聽無是大與顯

史集

卷之三

二

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棄更生堪廢網不用太中大夫張猛顯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買捐之皆言言顯短顯求索其辜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兄為城旦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牟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附附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何暴虐若若邪言其暴官操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為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者遂修教宜侍惟憚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開言顯顯權天子大怒罷逐歸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

利口可惡

門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以為三公上曰善更廢不用顯自知擅權事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更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皆使至諸官有所發發顯白恐漏盡宮門閉諸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解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給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舉稱快萬眾願歸相機職受後官掃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歎勞勉顯加厚賞賜顯聞眾人何何言

史集

卷之三

三

已殺蕭望之望之當世名臣顯恐天下學士類已時明經著節士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讓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許望之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成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顯失倚離權丞相御史條奏顯者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其黨牟梁陳順及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雁門都尉長安諸曰伊徙雁鹿徙死去半與陳實無異並賢宜陽人哀帝立賢為郎傳漏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



皇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薛拜  
為黃門郎是始幸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  
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皆重  
寢偏藉上哀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起而哀而起其恩愛  
至此賢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省  
中視賢樂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處若  
吏妻于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  
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  
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  
侯食邑弟寬信為執金吾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詔將作大  
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技巧柱網  
衣以絳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通其副也及至東園觀  
器珠襦玉匣陳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家坐落  
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漆外為微道周垣數里門闕畢具甚  
盛上欲候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告東平王雲居  
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  
平事者題以其功封賢為高安侯食邑千戶頃之復益封賢  
二千戶丞相王嘉內以東平事寬惡躬等數諫爭以賢亂國  
制度京兆下獄死上祖母傅太后從弟喜為大司馬免官上

母丁太后弟明代為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在  
憐之上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以賢代為大  
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  
匡正庶事九執其中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弟  
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  
下傳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  
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  
欲尊寵賢聞賢當來先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趣却入  
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通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  
均敵之禮賢歸上問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驃大夫常侍賢  
絲是權與人主作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平問侯  
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爵都尉  
上以王氏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為中  
常侍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中郎將蕭咸之  
婿為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  
司馬聞文官允執其中此通亮神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  
見者莫不心懼此尊家人子所能舉邪閎性有知覺聞咸言  
心亦悟遂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笑曰我家何用與  
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就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觀  
屬宴飲王閎兄弟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客視賢笑曰吾欲使

堯舜舜何如閔進曰天下通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矣賢弟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謝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獨者則免賢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舉惡暴者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請收浸入財

史書

卷之三十一

七

秦長城  
亦為之

色焉親親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錄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帝哀帝之際國多難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盤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殺死丁傅流放事及母后奪位幽廢谷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獯居於北邊隨畜牧逐水草無城郭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進道走不知禮義衣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取其妻妻之其俗有畜不產而無姓字故隴以西有解諸吠戎狄獯之戎在岐梁潒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莫能相一於是秦有隴西北地止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岡為塞置雲中雁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

史書

卷之三十一

七

胡常是時冠帶戰國七市三國遊於匈奴其後秦滅六國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遶山險峭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遶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常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復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顛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顛而立少子適使日顛質于月氏日顛既質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日顛日顛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日顛通作鳴鏑習勒騎射令日顛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日顛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放射日顛立斬之房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放射日顛復斬之頃之日顛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日顛知其可用從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射殺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日顛自立爲單于時東胡強盛聞日顛殺父自立適使使謂日顛欲得頭曼時千里馬日顛問羣臣羣臣曰千里馬何奴資馬也勿予日顛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東胡以爲日顛畏之乃使使謂

說說上字也

匈奴單于代度公

日顛欲得單于一閼氏日顛復問左右左右皆悉曰東胡無道迺求閼氏請擊之日顛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于東胡東胡王愈驕與匈奴中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爲兩脫東胡使使謂日顛曰既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日顛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日顛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日顛上馬今國中有後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輕日顛不爲備及日顛兵至大破滅之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日顛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至日顛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乃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單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賢者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燕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

各有分地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  
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歸林課校人畜計舉事常隨月盛  
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  
獲因以千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  
兵以包敵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舉  
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新羣之國  
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日頓為賢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  
代郡馬邑匈奴大攻閼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  
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擊之會季大寒  
雨雪卒之豐指者十二三日頓傷敗走誘漢兵漢悉兵逐之

禮義可以  
服人如此

視日頓過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幸其黨萬人降匈奴往來  
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高后時冒頓為書使使遺高后妾言  
高后大怒欲斬其使者發兵擊之季布曰夷狄悍如禽獸得  
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謁者報書冒頓  
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  
馬和親季文仰位復修和好三年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  
為寇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  
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  
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漢邊吏侵侮右  
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  
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并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今以小吏之敗約故謂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  
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  
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  
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  
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摩淺奉書請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  
驕皇帝仰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令使者至即遣之  
以六月申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  
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南非可居也

和親便漢乃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序淺遣朕書云願寢兵休事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兵世世不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遣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君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北疎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毘一繡十四錦二十四赤紵綠綵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遣單于引之曰頃死于稽溺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使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之單于好漢綵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家不能富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叩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綵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湍酪之便美也於是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益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

漢山全之

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徑而易行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勝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乃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衛故其民急則不引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墾土室之人顧無多詞令喋喋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綵絮米糴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為乎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逐逐稼穡耳日夜牧單于候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叩虜人民畜產甚多送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侯騎主雍甘泉文帝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連山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邇使使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約和親老上單于死子單于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歲餘匈奴復大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眾漢兵至邊匈奴去漢兵亦罷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給遺

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平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  
卽位明和親約東通關市饒給之單于親漢往來長城下漢  
使馬邑人聶翁登開關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  
誘單于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  
邑旁以伏單于單于旣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  
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單于  
得欲殺之尉史以漢謀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迺引  
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然匈奴貪  
尚樂關市者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後五年秋漢  
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

史

卷之三十四

書

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虜  
所敗七千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虜遣亡  
其冬匈奴入漁陽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遼西殺太守略二  
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會救兵至匈奴  
奴遁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  
雲中至隴西擊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其百餘  
萬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  
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軍  
臣單于死其弟在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太

于於單於單降漢漢封爲陟安侯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  
殺太守共友略千餘人秋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入  
代郡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  
數寇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  
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  
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  
隨後去漢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  
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  
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更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  
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

史

卷之三十四

書

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降匈奴信報單于塞  
北絕緣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  
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  
者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  
票騎將軍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  
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匈奴亦入代郡雁門殺略數  
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  
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  
軍救至廣得脫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  
數萬人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

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漢已得昆邪，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滅北地以酉戌卒半。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漢謀以單于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栗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出定襄，票騎將軍去病出代，咸絕，誅學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與壯騎數百潰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降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萬餘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于邊，漢使數千軍于單于，聞敵計，留之不遣，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伊穉邪單于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

已滅兩越，遣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吉見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南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爲寇。於漢，遣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勢。」國又北益廣，田至貽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匈奴番見漢使，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辭，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是歲趙信死，漢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而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與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往使，因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數使奇兵侵犯漢邊，烏維單于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單于益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漢

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單于怒，遣使使漢，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留之相當。兒單于少年好殺，國人不安全。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謂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遣漢以兵來近我，我即發漢乃令因打將軍受降城，翁以爲遠。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遂沒於匈奴。單于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子少，匈奴立右賢王，匈奴謂之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行殺光祿所築亭障，開邊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逐之，不敢，其冬病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路充國等。單于自謂我兒子，故敢逐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亡，降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將

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放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解而歸，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應。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卿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狐鹿姑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左賢王病死，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而以其弟之子先賢王爲日逐王。單于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悉道其輜重，徙趙信城，北抵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



李陵傳  
將兵  
失

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渡稽山合戰九日漢兵陷陳御敵  
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退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  
大將假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  
去漢恐車師兵進重合侯遁道聞陵後將兵別圖車師盡得  
其王民衆而還武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  
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何山狄武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  
戰虜兵裹肢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  
奴奔走莫敢距敵會武師妻子坐車疊收聞之憂懼其掠胡  
亞夫亦避罪從軍說武師曰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  
北可復得見乎武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

史記 卷之三十四

李

上虜已去武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水建左賢王左太  
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殺傷甚衆  
武師還至連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勢倦自將五萬騎進  
擊武師相殺傷甚衆夜墮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  
敗武師降武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律飭  
胡坐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武師以社今何故  
不用於是收武師武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武師以祠  
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癘殺稼不孰單于恐爲武師  
立祠室自武師沒後漢折失大將士卒數萬人不得出兵三  
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虜須

方通好便  
人益克忍  
不常如此

罷極苦之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子左谷蠡王立爲壺衍  
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單于少年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  
恐漢兵襲之於是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宏前副光  
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不肯降故  
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  
四隊入寇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脫王何  
奴見脫王在漢恐以爲迫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而逐木  
草時衛律已死律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  
國益貧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然其侵盜益希遇漢  
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單于使犁汗王  
使言謂泉張掖兵弱出兵試擊真可復得其地時漢得降者  
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  
入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  
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賜黃金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犁  
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  
原擊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是時漢  
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  
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  
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圖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

史記 卷之三十四

李

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子左谷蠡王立爲壺衍  
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單于少年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  
恐漢兵襲之於是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宏前副光  
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不肯降故  
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  
四隊入寇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脫王何  
奴見脫王在漢恐以爲迫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而逐木  
草時衛律已死律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  
國益貧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然其侵盜益希遇漢  
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單于使犁汗王  
使言謂泉張掖兵弱出兵試擊真可復得其地時漢得降者  
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  
入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  
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賜黃金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犁  
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  
原擊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是時漢  
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  
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  
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圖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

趙幸無事，贊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先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祿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敵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乃舉烏孫欲得漢公主，公主上書求救，宣帝即位，遣神選將軍田廣明、四萬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騎出雲中，蒲類將軍趙充國、三萬騎出酒泉，虎牙將軍田順、三萬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烏孫發兵，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餘騎從西方入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殷畜產遷避，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至蒲類侯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幽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至烏貪，斬首捕虜百餘級，幽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至候山，斬首捕虜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幽馬牛羊七千餘，神選將軍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馬牛羊百餘，虎牙將軍至丹余吾水上，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幽馬牛羊七萬餘，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丁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幽馬牛羊驢騾橐駝七十餘萬，匈奴民衆死傷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

此亦天選也

匈奴反前次可見矣

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飢餓，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壹衍驍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闕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而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西屠君長以下數千人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漢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匈奴遣左右與

單于亦有  
丞相此官  
優於何將

為與上  
名也

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單于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左地貴人皆怨。姑夕王與烏禰暮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微為呼韓邪單于。發兵四五萬人。西擊提衍。胸襲單于。單于兵敗。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呼韓邪單于使人告右賢貴人。令殺右賢王。右賢王故單于弟也。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敗走。屠耆留居單于庭。使右與王為烏禰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呼韓王與唯單當戶謀共殺右賢王。欲自立為烏禰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後知其寃。復殺唯單當戶。於是呼韓王遂自立為呼韓單于。右與王聞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禰都尉亦自立為烏禰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禰單于。車犁敗走。與呼韓單于合兵四萬人。烏禰呼韓皆去。單于號共尊輔車單于。屠耆單于使左大將將四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走。屠耆單于留關牧地。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西襲屯兵殺屠耆餘人。屠耆單于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未至。屠耆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合。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督養

史

卷之三十四

韓

五單于止  
存一呼韓  
邪又立二  
單于

頭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屬與父烏厲溫敦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屬為新城王。烏厲溫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禰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閼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閼振單于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被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奢王勸令稱臣入朝。從漢求助。諸大臣曰。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

史

卷之三十四

韓

千載聞見  
中國生色

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謝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裘，刀劍，弓矢，糜餼，車馬，金錢，衣被，錦綺，綵帛，氣使使者遺單于先行，就郎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郎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送單于，出朔方，難鹿塞，鄒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鄒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

史緯

卷之三十四

漢書

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鄒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屠者單于小弟亦亡之右地，收南凡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鄒支合戰，鄒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鼓助呼韓邪，自度不能定，何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鄒支亡虜，欲攻之以相漢，乃段鄒支使發八千騎迎鄒支，鄒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擊烏孫，破之，因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第六十五

中書李  
故七條和

師五千里，鄒支留都之，元帝即位，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鄒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鄒支自以道遠，又怨漢擁呼韓邪，遂殺谷吉，漢不知吉音問，匈奴降者言殺之，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案下禽獸盡，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後難約束，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與單于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割

史緯

卷之三十四

漢書

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血盟，昌還奏事，議者以為昌猛奉使無狀，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上薄其過，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鄒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何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鄒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使使至堅昆，通語鄒支，鄒支大悅，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鄒支，鄒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鄒支在西方，恐其與

數語出後  
此凡兩見  
其事與前  
言存者附  
入

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帝  
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衣服錦繡帛絮倍於黃龍時  
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  
君賜單于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願景裴回竦動左右帝  
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之單于歡喜上書願保  
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義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曰周秦以  
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  
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  
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

史錄 卷之三十四

羌

斥奪此地懷之於幕北建塞微起亭障塞外城設屯戍以守  
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  
少所藏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郡長老言匈奴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  
罰不可一也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  
已罷外城省亭障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安不忘危不  
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  
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  
侯所以絕臣下之親欲也設塞微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  
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

史錄 卷之三十四

羌

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  
起而背畔世也不絕今罷乘塞則生變易分爭之漸五也往  
者從軍多沒匈奴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  
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間匈奴中樂無茶候望悉  
何然時有亡出來者今當更甚七也盜賊聚聚羣犯法如  
其窘急亡走北山則不可制入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  
以土垣也或四山巖石木柴壘落豁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  
築治功費久遠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一切省減戍十年之  
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障滅絕當更發屯繕治  
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  
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關東秋之隙  
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天  
子從之使車騎將軍嘉口論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  
士屯戍子孫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  
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防  
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  
之意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  
伊秩皆為呼韓邪書計歸漢其後或議伊秩皆呼韓邪疑之  
伊秩皆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千戶  
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皆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

既以額  
少女稱大  
關氏想胡  
之大小  
補反河東

史緯 卷之三十四

幸

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方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嘗曰單于損天命白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佑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關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始呼韓邪雙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額梁關氏子日莫車少女為大關氏子曰雕陶莫車長子且莫車額梁關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額梁關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方故得復安今不安未久人民創艾戰關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

我與大關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車大關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額梁關氏計建始二年呼韓邪單于死雕陶莫車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詣屠奴侯入侍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骨上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河平元年單于遣右單林王伊邪莫演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請體親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

卒成也

其詳降

史緯 卷之三十四

幸

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進退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下吉因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是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避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誑之謀懷附親之心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入朝加賜錦繡綃絹二萬疋銀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累單于死母弟且麋胥立為搜略若鞮單于遣子胸留斯侯入侍元延元年搜略單于為朝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遣子烏夷當入侍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利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寶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關

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盡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可失也。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開詔報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稽留昆入侍。」哀帝建

史紀

卷之三十四

七

平二年，烏孫鹿子卑援塞人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殿牛畜去。卑援塞惡道子趨遂爲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責讓單于，令還歸卑援塞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

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漢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于平城，七日不食，時奇諍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權書遺之。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竊上以備之，數月遁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徵於邊陲，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

史紀

卷之三十四

七

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陳唯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適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揀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真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煩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伏不貲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饑虎之噬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適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

所期皮

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比狄不  
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  
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  
不顧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  
忿戾。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強難誡。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屍流血。破堅拔  
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  
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域。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  
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  
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  
無餘苗。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  
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  
庭。陳見於前。此適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  
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  
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爲  
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業  
恬樊。曾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焉。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  
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  
於內。辯者較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往者國西域制車

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  
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通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  
天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  
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  
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  
使順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  
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  
天子盛德。上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  
綿繒綳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平帝立。太皇太后  
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盛舉于前。題風厚  
下。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賞賜甚厚。會西域  
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  
民。亡降匈奴。單于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漢遣中郎將韓  
副校尉。訖。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今遣之。單于曰。  
孝宣孝元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  
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  
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  
之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  
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親。宜南  
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遣使送到國。因



見王莽所  
其

與單于同  
一兩封之

請其罪，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新以示之，過造設四條，中國  
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降匈奴者，烏孫  
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副校尉甄阜，使匈奴，班  
四條與單于，維兩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放宣帝所為約束  
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風單于，宜上  
書，莽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  
竊樂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  
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  
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  
奴人民婦女，欲買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

史籍

卷之三十四

葉

當于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會，棄縛到懸之。烏桓殺匈奴  
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  
使者，因攻擊之，殺人民，毆婦女，弱小去。王莽篡位，遣五威將  
王駿、率甄阜、陳德等，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聽以受命代漢  
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  
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綬，詔令上故印綬，單于再拜受詔。  
單于前欲解取故印綬，單于舉掖投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  
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與，請使者坐，以廬單  
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綬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  
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

史籍

卷之三十四

葉

故印綬，奉上將率，受著新綬，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趙罷。右率  
陳德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  
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  
莫大焉。不如摧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其有應者，饒無  
土果。悍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  
曰：漢賜單于印，言龜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題有漢言  
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顯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  
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  
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弟右賢王與  
本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威  
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威，威具言狀。將率曰：前封四條，不  
得受烏桓降者，承還之。威曰：請審與單于相聞，歸之。單于使  
威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以問，詔從塞  
外還之。單于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呼盧營，將兵衆萬騎，以  
護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  
謀降匈奴，都護但欽斬之。其兄狐蘭支舉國降匈奴，單于受  
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傷都護司馬，還入匈奴。戊  
巳校尉史陳良終帶等，見西域背畔，聞匈奴欲大侵，乃殺戊  
巳校尉刁護，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二千騎入西  
域迎良等。良等盡畧戊巳校尉吏士男女入匈奴，西域都護

其言者主  
其言者主  
其言者主

但飲上書言狀，莽于是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關寵、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左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雜綰千匹，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皆王及左賢王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諸邊王入塞寇盜，大單于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畧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欲立威，迺拜十二都將率，議滿三十

史緯

卷之三十四

漢

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僉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蓋遼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蟻蟻之螫，而己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蕭何、韓彭、張敖，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何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輕用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闢境既完，中國內竭，以養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

九之隄，比年饑饉，西北遼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敝，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遣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糲糶薪炭，重不可勝，食糲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糧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

史緯

卷之三十四

漢

而走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震擊，且以創艾胡虜，非不聽屯兵轉殺，天下騷動，咸既受孝單于之號，馳出塞，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以為於眾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單于，祇難將軍陳欽屯雲中，時匈奴數為寇，遣捕得虜生口曰：「孝單于咸子角為寇，莽令諸蠻夷斬登於長安市，初北遼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搆難，匈奴邊民死亡，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敝，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烏珠留單于死，匈奴大

史籍 卷之三十四

單

臣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成厚善，見咸為莽所拜，遂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王昭君兄子也。」莽遣歙、歙弟展德侯璘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綸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收良帶及手殺刀、被賊芝音等二十七人，械檻付使者，遣尉唯姑夕王富等送歙、璘、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死怨恨，寇邊不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

史籍 卷之三十四

單

單于漢舊制，置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驛，謂遼東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還，今亦眉入長安，更始敗，贊曰：『背戒，懲夷，猶夏詩稱戎狄是磨，春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繡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漢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諸仲異變，強弱相反，其詳可得而言也。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時之事，猶復欲守舊文，

以為義動君子。利動食人。如何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何有  
 悅以厚利結之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  
 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  
 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辨士之  
 約。無以異于城郭之固。而使邊境之民。父兄縶帶。稚子咽哺。  
 胡馬不覓於長城。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蔡仲  
 舒之論。考諸行事。通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  
 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  
 建朔方之郡。亦棄遼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  
 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

史錄 卷之三十四

聖

為質乎。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  
 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壁備塞之具。屬長  
 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  
 剝百姓。以奉冠帶。信甘言。守空約。而養胡馬之不羈。不已過  
 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奢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  
 亂幾亡之隙。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  
 入侍。三世稱藩。質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疆場無  
 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王莽篡位。撓亂開隙。單于由是  
 歸怨。自絕。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  
 諸侯之曰。戎狄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

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  
 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見遠  
 識微者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咸鉅萬  
 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  
 之言。論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論一時之事者。未  
 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  
 王度上。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  
 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  
 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  
 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

史錄 卷之三十四

聖

為生。脂以山谷。雍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  
 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  
 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  
 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  
 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屬康不  
 絕。益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秦并天下，畧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開陳勝等作亂，秦桀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與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爲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佗書行，南

海尉事，殺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假秦已滅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割符通使，使和輯自與，毋爲南邊患害。南粵與長沙接壤，高后時，有司請禁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斷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粵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燒高后遺降虛侯寬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前，領高后勅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曉駭役屬焉。東西萬餘里，

邇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初立，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諭盛德焉。通爲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賜書讓之。陸賈至南粵，王甚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與與壯，毋與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屬南，而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

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犀角紫貝桂蠹生翠孔雀。脉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人子稱王。朝命如諸侯。武帝建元四年。佗卒。孫胡立。聞粵王鄂與兵南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聞粵與兵侵臣。臣不敢與兵。唯天子詔之。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聞

史緯

卷之三十五

王

粵兵未諭。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鄂以降。罷兵。天子使廉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與兵誅鄂。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怙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卒。嬰齊嗣立。滅其先武帝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楊氏女生子與及嗣位。立楊氏女為后。與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卒。與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與前陵人安國少

欲以各還  
取國事同  
譚成

季通及嬰齊卒後。漢使安國少季諭王及太后入朝。令辯士終軍等宜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除其故繇剗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與撫之。王及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王弟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及蒼梧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嘉有畔心。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勢

史緯

卷之三十五

陽

終軍長纓  
何在

未能誅王。王太后恐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誅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粵內屬。國之利也。而相若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不敢發。嘉兄耳。目非是。即起趨出。太后怒欲殺以牙。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太后獨欲誅之。力又不能。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之。以使者無勇。而王太后已附漢。獨嘉為亂。不足以典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粵。又有王太后與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

秋與王太后弟穆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取自脫一時之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與其弟將兵攻殺太后王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王及諸郡縣立與齊長男粵太子建德為主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擊千秋等盡殺之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沒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以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潯水至鬱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侯二人為戈船下濶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廬破石門得粵船果因推而前挫辱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追遠後期以樓船會適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城守樓船居東南而伏波居西北而合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募不知其兵多少伏波適為營造使招降者屬叩綏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殿入伏波營中遲日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夜與其屬數百人入海伏波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之司馬蘇弘得建德封海常侯粵郎都

沈約也

稽得嘉封臨蔡侯蒼梧王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封臨蔡侯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西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都善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俗異故皆服屬匈奴匈奴西遯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者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自周衰沈沈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漢興至於孝武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騫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

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鄭吉護都善以西數國。及使始師。分以為車師前後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來降。使鄭吉迎之。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胘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南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

史記

卷之三十五

七

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庭之西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朔實矣。贊曰。孝武之世。國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賄庫布瑋。瑋則建珠崖七郡。威柯蓐竹枝。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請闕。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稍

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稍並安。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廼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赭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

史記

卷之三十五

八

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憐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嘗曰。西戎卽序。禹卽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都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車莎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



之讓曰雉。太宗之御走馬亦何以尚茲。魚豢曰俗以爲管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孔覽外夷諸國猶曠然若登蒙况夫鄰衍之所推出太玄之所測度乎。獨處牛蹄之學又無彭祖之年無祿託景風以迅游載腰衰以退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外戚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  
威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  
以有妹而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而幽王之禽

史記

卷之三十五

九

也淫衰嬖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女寵之興由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既驛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乎性命哉漢興因秦稱號帝母博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使什姬娥俗華克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云

不信陵君之意使其  
聽政房陵之患未可  
知也

史籍

卷之三十五

十

高祖呂太后生孝惠帝及魯元公主後高祖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惠帝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曰如意類我賴大臣爭之及用留侯策太子得毋廢高祖崩惠帝立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咒鉗衣赭衣爲伍相離三千里誰當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乃召趙王王來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早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着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適召惠帝觀人彘帝問知其戚夫人趙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齊悼惠王來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令酌兩卮醢使齊王起爲壽孝惠亦取卮欲俱飲太后恐自起泛惠帝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醢齊王恐自以爲不得脫長安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齊王乃上城陽郡尊公主爲王太后呂后喜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惠帝崩發喪太后哭而泣不下

其勢不得  
不爾

以視婦女  
為后

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乎？」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說，其哭過哀，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陵曰：「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太后乃拜王陵為太傅，奪之相權，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呂台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因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台為呂王，產為梁王，祿

史錄 卷之三十五

世

為趙王，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殺趙幽王，攻共王，收燕靈王，建初張敖尚魯元公主，有女，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孝惠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群臣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立四年，聞其母死，迺曰：「太后安得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乃幽之永巷，托言病甚，遂下詔廢之，以幽死。更立恆山王弘為帝，以絳侯勃為太尉，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為大將軍劉澤妻，迺以澤為琅邪王，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高后病甚，令趙王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為相國，居南軍，諡之曰高帝，與大臣約

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不平，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高后崩，諸呂欲為亂，未發，齊悼惠王太子朱虛侯章娶呂祿女，知其謀，迺令人告其兄齊王，齊王遂發兵，詐奪琅邪王兵，并將而西。呂產等遣趙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榮陽，使使諭齊王，與連和。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誅呂族，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約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

史錄 卷之三十五

世

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未決。呂祿信酈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人子也。」八月，平陽侯曹窋見相國產計事，即中令賁奔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產急入宮，面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襲平侯紀通、尚符節，過宮，通持符節，內勃北軍，而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以為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

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章已去北軍人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而馳語太尉勃勃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勃請平千人入未央宮被門見產廷中遂擊產產走時日瞞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闖者廷產殺之章已殺產帝令尉音持節勞軍章欲取節尉者不肯章乃藏尉者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北軍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斬呂祿皆殺呂類悉捕呂氏男

史錄 卷之三十五 古

女無少長皆斬之告齊王令罷兵淮嬰兵亦罷歸諸大臣相與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恆山王皆非惠帝子復誅之遂迎立文帝

薄太后文帝母也吳人母曰魏姬內其女於魏王豹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漢虜魏王豹而薄姬輪織室漢王入織室見薄姬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坐河南成皇亭兩美人出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心懷然薄姬召欲幸之薄姬曰昨暮妾夢背龍

用與台有漢宮此凡八思知所及

楚如見

其後希見高帝崩諸御幸姬呂后皆幽之而薄姬以希見故得由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呂氏強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孝景三年崩不合葬長陵特起陵近文帝曰南陵孝文宣皇后景帝母也觀津人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寶姬與在行中家在觀津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詔可當行寶姬涕泣不欲往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寶姬生男而代王后及所生四男更病死代王立

史錄 卷之三十五 南

為帝公卿請立太子寶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立寶姬為皇后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家貧為人所畧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山作炭暮臥岸下岸崩盡壓死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主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賈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召見問之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夫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丐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后持之而泣涕淚交橫下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田宅金錢家于長安絳灌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

傳之之謂人迫厚也

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長者與居。賈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景帝立，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太后從昆弟子寶嬰，以軍功爲魏其侯。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槐里人。嫁金王孫，生一女矣。其母藏兒下之。日兩女皆貴，欲倚兩女，乃奪金氏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景帝卽位，王夫人生男，其妹兒姁亦生男。景帝立栗姬男榮爲太子，弟長公主有女，欲予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幸。栗姬怨怒。

史籍

卷之三十五

主

謝長主不許。長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合薄皇后廢，長公主怒栗姬，曰：「讒其短於景帝。」景帝嘗屬諸姬子於栗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不應。景帝心嫌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嬖者所夢日符，計未定。王夫人因帝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言耶？」遂誅大行而廢太子。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

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太后三女，長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休憲公主。太后徵時，嫁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立，韓嫣白之。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之，乘輿馳至長

陵，其家在小市中，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牀下，扶持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廼車馳還，直入長樂宮。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姊與俱來。」謁太后，太后曰：「汝某耶？」曰：「是也。」太后爲泣下，女亦伏地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於是召平陽南宮林慮三王俱來見姊，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

史籍

卷之三十五

主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夫人兄延年，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初，夫人病篤，上自臨侯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上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媚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歎，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

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上思念夫人不已。方上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久。又不得親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正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而圖畫其形於甘泉宮。武帝時。尹婕妤

史籍 卷之三十五

七

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未嘗相見。尹婕妤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婕妤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也。帝曰。何以知之。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前來。尹婕妤好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趙太后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鈎弋宮。大有寵生。昭帝任身十四月。適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迺命其門曰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廢。陵上香多。過失齊懷王昌邑哀王。

死實無罪

矯在過正

昔早薨。婕妤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婕妤從幸甘泉。帝詔責婕妤。婕妤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婕妤還。願帝曰。趣行。女不得活。遂賜死。時暴風揚塵。百姓咸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頃之。帝聞居間左右。曰。人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寒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氏邪。故不得不先去之。昭帝卽位。追尊爲皇太后。

史籍 卷之三十五

大

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宣帝卽位。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后。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嫚。嫚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姬。初上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旣得王嫚。令大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嫚言名妄人家。本蠡吾平鄉。家爲廣望王。迺始婦。產子男無數。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適始曰。早我翁須養長之。嫚爲翁須作緣單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五歲。翁須來言。郎驛買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嫚與翁須逃走之。平鄉

見得此  
天子所由  
生也

仲卿就迺始共求媼，媼惶急，將翁須歸曰：「見居君家，非受三錢也，奈何？」欲予他人，仲卿許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媼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翁須曰：『毋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言無益也。」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媼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雖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

史錄 卷之三十五

九

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宣奏王媼，悼后母明曰：「上皆召見，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制詔御史賜外祖母就為博平君，以博平蓋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迺始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子商至丞相。」

平宣許皇后父廣漢昌邑人，坐事下獄室，輸掖庭後為暴室。高太后宣帝養於掖庭，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以舊恩養視皇曾孫長厚及會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舉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會孫乃衛

後向也

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賀乃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歐侯氏子婦，臨嫁，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廣漢有女，迺置酒請之，酒酣為言，會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媼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遂與會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會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徵時故卿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封廣漢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

史錄 卷之三十五

辛

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寄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也？』」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當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難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口雖盡力，即指附下，肅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丸以飲皇后，有頃，皇后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

呂后本紀  
也上后  
傳以其  
漢各為  
可耳今  
厚相從

根壽至此

史籍 卷之三十五

三

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勒不  
道顯恐事急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更患衍光  
驚愕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許后立三年而崩蓋曰恭哀  
皇后顯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因為成君衣被治入官具勸  
光內之立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  
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  
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璜  
體敬而禮之皇后雖寵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  
后時懸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立三歲而光卒後一歲上立  
許后男為太子顯怒悲不食飲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  
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  
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扶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  
諸子子婿謀反發覺皆誅滅而霍皇后廢霍后廢後上憐太  
子早失母幾為霍氏所害乃遷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  
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云  
孝元王皇后葬之姑也名政君母夢月入懷嘗許嫁未行所  
許者死父禁衛怪之使卜者相政君當大貴不可言五鳳中  
獻政君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  
非天命遇諸婦妾更祝祝殺我及良娣死太子悲患憂病因  
以過怒諸婦妾莫得進見宣帝聞之廼令皇后擇後官家人

可

史籍 卷之三十五

三

子可以處侍太子者及太子朝皇后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  
長御問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願應曰此  
中一人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子長御即以爲  
是皇后使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一幸而有身生成帝于甲  
館畫堂元帝即位立為皇后禁位特進幸子鳳闕為衛尉侍  
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元帝崩成帝立尊皇后為皇太  
后成帝皇后父許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  
八九年矣上復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杜欽以為故事后父  
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之敬之無失  
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  
日盛于茲侯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上  
欲專委任鳳通策免嘉王氏之典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  
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後悉封庶弟驩等五人為侯其夏黃  
雲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等皆以為陰盛侵陽之  
氣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故天  
為見異鳳體上書辭謝上報留之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  
無所顧左右皆薦光祿大夫劉向子歆通達有奇材上召見  
歆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  
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  
之上於是詔鳳鳳以為為不可遂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

此等真可

此等真可  
胡適之

此等真可

無賴嗣。體常不平。定陶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其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留不遣歸國。上謂其王我未有子。人命不保。一物有它。且不復相見。爾可長留侍我。後上疾瘳。共王留國。且夕侍上。上甚親重。鳳心不便。其王在京師。會日。他鳳因言。定陶王宜遣之。國上不得已。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適奏封事。言日。他之咎。天子召問章。章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鳳之發為大臣。顧政者也。今聞大將軍。振歸

史記

卷之五十五

七

日。他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事立于上。顧禮。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自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選定陶王。且鳳既罔不忠。非一事也。而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焉。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謝飾。隨鳳委曲。幸用閉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驚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圖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是胡尚。數首子。以盛。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遣使。就第。送

王音所子

必飲不  
所作

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開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意屬。現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數問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子侍中音。側聽。其知章言。以語鳳。鳳解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劣。愚陋。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無一功。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他之咎。在於大

史記

卷之五十五

七

臣非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驛車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自知當還。流放。又重白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將死。旋殺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親門之心。誠欲餘以味。所苦加侵。日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幸得獲愈。復望惟憐。不然。必寬濟。臣以非。村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恩見哀。重。輒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譴。唯陛下哀憐。其辭指其哀。太后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遂下章更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都國



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以音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而五侯群  
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使僕  
以千百數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鳳病天子親執其手泣涕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  
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者無以卒  
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譚敕臣敢以死保之譚信不肯事  
鳳而音敬鳳甲恭如子故薦之鳳卒于襄陽侯音代鳳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成都侯商嘗病欲避爵從上借明  
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  
周帷輦濯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衛之未嘗從

史記卷之三十五

通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類白虎殿於是上悉以  
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歸謝太后上大怒使商音廣  
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  
侯根驕奢上赤墀青瑱紅陽侯立藏匿姦猾亡命者客滿  
澤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曰外家  
何甘樂禍敗而欲自歸則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外  
家宗族則上一身殺弱日久今將一施之是日詔尚書奏文  
帝時誅將軍海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裝請罪商立板皆負  
斧質謝上不忍誅平阿侯譚卒子仁嗣太后憐弟曼曼死無  
不封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為誨上復下詔追封曼為衛

不食商根兄弟而音  
司隸京兆  
止其得計  
帝之不惜

都哀侯上悔平阿侯譚不輔政而卒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  
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  
整教誨正有忠節卒子舜嗣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  
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卒子況嗣紅陽侯立太  
常輔政有罪上廼用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殺和元  
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為王王  
祖母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  
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根乞骸骨薦莽以自代上遂擢  
莽為大司馬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  
帝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帝少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

史記卷之三十五

故優之月餘司隸校尉奏曲陽侯根成都侯况不道根遣就  
國况免為庶人後有司奏新都侯莽貶抑尊號之議平阿侯  
仁藏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諫大夫楊宜言孝成皇帝深惟  
宗廟之重利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  
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  
更憂傷勅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趙之人為之阻涕陛下  
時登高遠望獨不愆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  
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松新都侯莽者上  
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后以莽  
為大司馬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聽幼委政于

因然上以  
中書郎  
安可不慮

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  
今大臣以罪過奏免皆遣就國使者守令自殺莽日誑耀太  
后言輔政致太平諷群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奏立莽女為  
皇后又奏尊莽為宰衡莽外一郡臣令稱已功德內如事旁  
側長御賂遺以千萬數知太后厭居深宮中欲虞樂以市其  
權適令太后幸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遊新水而被除  
夏遊館宿郭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  
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湮水而覽焉太后所至輒施恩惠  
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  
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莽因曰太后官幸近可

史記卷之三十五

一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太后旁弄  
兒病在外舍莽白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莽  
宣帝玄孫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風  
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令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  
王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  
解制宗室安眾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舉兵欲誅莽太后  
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其後  
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  
初漢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降奉上始皇璽高祖即位因御  
服具俎世傳受璽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

及莽即位諸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  
敦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  
屬父子宗族家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  
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  
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  
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  
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莽終不可得太后  
因涕泣旁側長御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適仰謂太  
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  
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奪之適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

史記卷之三十五

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  
說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  
王諫欲誅莽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  
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  
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曰此許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  
張承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迺率  
公卿奉上皇太后璽太后聽許莽殺王諫而封張承為  
貢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謂太后奉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  
安駕後當以禮配食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  
不令得體元帝廟卑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以孝元廟

小體元帝  
八體何人

皇音具也

言大位不  
可移於人  
一非非謂  
當以聖  
天正人  
其外家  
宜為所  
移也

史

卷之三十五

家

故殿為文母寢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莽以太后好出遊觀  
 通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室地太后  
 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  
 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  
 陳饋食哉謂左右曰此人殺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  
 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  
 不說莽更漢室黑紹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  
 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太后年八  
 十四建國五年外後十年漢兵誅莽班彪曰王莽之興由孝  
 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養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  
 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卷卷猶握一璽  
 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孝成班婕妤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帝遊於後庭嘗欲  
 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  
 側三代末主遇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  
 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自鴻嘉初上稍  
 降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不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  
 弟亦從微起延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  
 弟亦從微起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飛燕復進見三年趙  
 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執媚道祝詛後官晉及主上許皇后

亦一辭  
之意

增廣  
難雅衣之  
帶也

生二  
皆失之

感動也

史

卷之三十五

家

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  
 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  
 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  
 趙氏姊弟驕如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  
 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德之渥惠兮當  
 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翁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  
 位今猶庶幾乎嘉時每將寤而哀思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  
 國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長姑之作戒兮哀褒姒之為  
 郭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嫺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  
 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閱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拓館  
 兮仍機穽而離前豈妾父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  
 忽已離光兮遂晚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  
 罪郵奉共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其酒埒於帷幄兮承  
 終死以為期願歸骨於山足兮蔭松柏之餘枝重日潛玄宮  
 兮南以清應門閉兮禁闔扇華殿塵兮王階落中庭萎兮綠  
 草生廣室陰兮惟惴惴房櫳虛兮風冷冷威惟裳兮發紅羅  
 紛絳綵兮紉素屏神形眇兮容觀處君不御兮誰為采俯視  
 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  
 顏酌羽觴兮銷憂唯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

高明處生民今極休。勉虞精今極樂。與福祿分無期。絲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健仔充奉園陵。卒因葬園中。趙皇后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亦召入。俱為使仔。貴傾後宮。時有拔香博士淳方成在側。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許后廢。上立飛燕為皇后。趙后既立後。龍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涕下。悽惻。帝信之。後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以示不信。由是公為淫恣。無敢復言者。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梁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定陶王祖母傅太后私賂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立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無疾病。晝夜不寧。鄉晨。傅綰轡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皇太后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驎馬都尉欽為新城侯。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卒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升。吳恭。斬嚴。官婢曹曉。道旁張弄。故趙昭儀。

昭儀尊至

昭儀尊至

御者千客子。王偏藏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之。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拔庭牛官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緋方底。封御史中丞。叩。予武曰。取牛官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藏我兒。胞。承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脂背武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因客奏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齊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悅也。武以兒付齊。齊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泄漏。齊擇弄為乳母。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憶記曰。告武。以懷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臘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耶。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終死。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

蓋名入若  
舍或哲人  
或舍也

何從生中  
美人自內  
中何從生  
也

蓋自

烏得極也

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沐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  
一歲再召御幸元延二年哀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  
醫及五種相藥九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開昭儀謂帝曰  
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  
竟當復立邪慰以手自持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  
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  
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  
自言約不負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  
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母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  
書子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嚴南  
史緯 卷之三十五

美人以華儀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置  
書置飾室嚴而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  
子偏兼皆出自開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  
緘封後及綠囊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  
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兄埋屏處勿令人知武  
穿獄樓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  
家婢王業任嬖公孫君前免為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  
成帝崩末幸許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而業等  
故許氏王氏如恐事泄以大婢羊子等賜業等以慰其意屬  
無道戎家過失故掖庭令吉丘遵謂武曰掖庭承更以下皆  
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  
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  
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  
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  
武不能獨為也慎語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  
大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請事  
窮竟丞相以上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款欽兄子成  
陽侯所皆為庶人議郎耿育言臣聞將順君父之美匡救既  
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  
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  
史緯 卷之三十五

事許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甚非先帝  
託後之意此臣所深痛也哀帝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  
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成帝母及王氏  
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居  
北宮後月餘復下詔廢皇后為庶人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  
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張皇孫皇孫  
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  
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錢也  
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立歲餘平帝崩為人婉嫵有節操自  
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

室主令成折公孫建世子像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甦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史記卷三十五

史記卷三十六

漢書二十四

列傳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弟子也父曼蚤死不俟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教備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者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遷騎都尉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與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贈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愆莽兄永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嘆息莽子納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病當飲某藥比客罷數起焉嘗私買侍婢兄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太后姊

中黃門若  
家使然

贈卿何為

子淳于長先進在莽右莽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  
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根乞骸骨薦莽自代莽遂擢為大司  
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諸賢  
良以為揆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疾  
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  
問知其夫人皆驚或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  
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白太后曰  
皇帝問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  
復令莽視事高昌侯董宏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  
尊號莽劾宏不道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傳太后張幄坐於

史籍 卷之三十六

太后坐旁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  
尊竝徹去更設坐傳太后大怒不肯會莽復乞骸骨哀帝賜  
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  
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十日一賜餐下詔益封莽位特進朝  
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綠車從後二歲傳太后丁姬皆稱  
尊號丞相朱博奏莽不廣尊尊之義請免為庶人上曰勿免  
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  
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  
頌莽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  
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兄莽莽置禮白納休亦聞其名與相

高人

答後莽疾休候之莽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  
因曰誠見君面有瘡美玉可以滅瘡欲獻其珠耳即解其珠  
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耶遂推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  
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遣使  
召賜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  
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白  
殺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莽白安陽侯王舜迎中山王奉成帝  
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廢孝  
成趙皇后孝哀傳皇后皆令白殺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  
三士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

史籍 卷之三十六

帝尉諸大臣素所不說者皆傳致其罪為奏令即持與光上  
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免  
太后弟紅陽侯立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復令光奏  
立傳惡滿遣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  
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  
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且遣就國安後復  
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  
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上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  
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  
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

可恨

所為微見風采，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非稽首泣涕，固難以感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亦白太后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噲其得也。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者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太后乃詔以名陵新，原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以莽為太傅，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中第為安漢公，第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時

史緯 卷之三十六

齊黃金幣，車賂匈奴單于，使上書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欲以女配帝為皇后，言乃者國家之難，本從公卿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婚禮。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已女爭，上言身匹德子，村下不，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國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益勲堂，今當立后，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立為皇后。信卿侯休上書言春秋天子取於紀，則褒紀子稱侯，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不受，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傳捷亂國家。今帝以幼年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貴。第立得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以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宇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

史緯 卷之三十六



太后亦愛而寵之矣

史記卷之三十六

七

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莽奏  
宇為呂寬等所誣流言惑眾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  
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傑素非議已者  
內及敬武公主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皆自殺死者以  
百數海內震焉莽祿章尸東門市章當世名儒弟子千餘人  
莽以為惡黨皆當禁錮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  
司徒掾自劾哭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槨飲漿京師稱之太  
保等上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宜采伊尹周公稱  
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  
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

此得小見

史記卷之三十六

七

陳崇又奏安漢公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人有門衛  
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  
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莽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  
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寇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  
其願等使獻地內屬莽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絕域  
殊俗靡不慕義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以加之今謹案已有  
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其願等所獻地為西海  
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  
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當於  
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  
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秦時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  
置於前殿教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紀而重  
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  
得相為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上  
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舉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圖  
下方有丹書若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  
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  
保辭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  
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令安漢公  
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請安漢公居

帝反為皇太子時

以百餘人舉其尸其

史稱

卷之三十一

八

攝踐祚服天子輟冕背斧依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共祀宗廟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九年二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四月安東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莫敢先舉此宗室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擊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

帝

史稱

卷之三十一

九

得服其私親也攝皇帝當為功顯若纓纓升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莽遂行焉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賈況令殺入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取執與長孫中孫迷母子自殺况亦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怙虐復以示公義焉廣饒侯劉京上書言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天公使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其即不信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皇太后詔天下奏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用應天命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矣可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殺莽立楚王廢覺誅此仲廣人哀章素無行游學長安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日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與王璽章因自東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井亭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璽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以十二月朔為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轂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生四男字獲

孫子於子  
孫子於子  
孫子於子

安臨宇獲前誅死安顏荒忽乃以臨為皇太子莽策命孺子  
為定安公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  
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抱皇天威  
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傳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莫  
不感動以大鴻臚府為安定公第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  
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孫  
女妻之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王莽為太師封安新公平  
晏為太傅就新公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哀章為國將美新公  
是為四輔位上公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王尋為大司徒章  
新公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甄豐為更始將軍廣

史紀 卷之三十六

新公王與為衛將軍奉新公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王盛  
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與故城門令史王  
盛買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  
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為諸劉為郡守皆徒為諫大夫更作小  
錢重一銖文曰小錢五一與大錢五十為二品並行防民盜  
鑄禁不得挾銅炭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  
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鄉  
黨敢有非井田聖制者投諸四裔如皇始祖漢帝故事時百  
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私  
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諸挾五銖錢

莽命子

言大錢當罷者此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  
廢民人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銷錢抵罪者不可  
勝數命五威將衛印綬王侯以下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  
皆印授新室印綬收故漢印綬貶匈奴西域其王為侯改匈奴  
單于曰單于章單于欲求故印陳使推破之單于大怒而匈奴  
西域以此皆咎莽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起  
歸我國不若必殺汝莽殺之真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誅二  
年漢高皇帝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初設六筭之令命縣官  
沽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  
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民挾弩鉞者徙西海匈奴

史紀 卷之三十六

莽命子

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起邊郡殺害吏民十一月立國將  
軍建奏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殺吏士  
自稱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不知何一男子遮臣車前自稱  
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還空官收繫男子乃  
常安武仲皆大逆無道請論仲及良等親屬奏可建復請漢  
氏諸廟在京師者皆廢諸劉為諸侯者就國為吏者皆罷塞  
狂徒之萌莽曰可嘉新公欲以符命為子四輔明德衰等  
三十二人皆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唯歔以女配莽子故不  
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造立國將軍  
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伐匈奴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

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裴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  
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天下騷動。先至者屯  
邊郡須畢。其乃同時出。非以錢幣訖不行。乃重其法。一家  
錫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  
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曰。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  
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  
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  
號。及封莽母兩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爵  
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棻前婢  
光謝。歸莽。與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復封豐舜  
歆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  
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  
剛強。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徙豐爲更始將軍。與賁卬見王  
盛同。劉豐默然。時子尋爲京兆大尹。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  
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從之。  
拜豐爲右伯。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  
爲帝之妻。莽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  
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成慘得辭。  
連國師歆子侍中茶。茶弟長水校尉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  
軍奇。及歆門人侍中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

數百人。莽爲人。侈口。歷頤。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  
奸厚。履高冠。以鼃裝衣。反膚高視。殿陛左右。時有用方技。特  
詔黃門者。咸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虎目。虎吻。豺狼之  
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待詔後。常  
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吏士  
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  
甚。莽令中郎將。繡衣執法。分填緣邊大郡。督捕盜賊。皆爲姦  
於外。捷亂州郡。貨賂爲市。侵漁百姓。二年中。郎將。蘭苞。戴般  
招誘單于弟咸。咸于登入塞。脅拜咸爲單于。賜黃金千斤。  
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郎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  
病悸死。莽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卽拜楚國興勝侯太子師友。  
勝不食而死。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莽恐河決爲元城  
冢。祭宮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遂不堤塞。四年二月。厭難將  
軍歆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于角所爲。莽怒。斬  
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莽每當出。輒先探索城中名曰。  
橫據。是月。橫據五口。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好空言。慕古法。  
多封爵。人。性實遠。尚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  
封者。而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  
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兵不從。  
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

史緯 卷之三十六

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達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  
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  
施行莽知民怨乃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犯私買賣  
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改句町王為侯王邯怨怒  
莽諷群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歆莽發高句驪兵  
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出塞為寇遂西大尹田譚追擊  
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嚴尤言人犯法不從  
驅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  
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殘虐復起此大憂也  
莽不聽穰侯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騶至而斬之傳首長安莽  
大說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莽志方盛以為  
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遂  
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立廟於長安元帝配食坐於林下  
莽為太后服喪三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中國  
外孫也其胡婦子為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諸邊並畏  
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祭酒蒲  
昌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誦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亭臣  
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示夷狄也莽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  
積失恩信焉者時殺都護但飲明年改元鳳元年赦天下  
遣大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

史緯 卷之三十六

鄒兆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歲復變更一郡至五  
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繁其故名曰制  
詔陳留大尹其以圍縣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  
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事治事故東郡以  
陳留以西付新隄新隄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詣  
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求和  
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  
于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熾良等於城北緣邊大饑  
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  
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莽乃徵還諸將往邊者會匈奴  
使還單于知侍子登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  
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  
平蠻將軍馬援將兵擊之二年莽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  
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  
連年不決不服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  
食錢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國郡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  
又十一公士分布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  
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歛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守閭告所者  
多莽自見前顛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擅舉事有司受成苟免  
諸貨物幣藏錢穀官皆臣者領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

山鹿也  
人患之也  
以兵爲計  
日處也

徒負也

史籍 卷之三十六

本

發尙書不得知，又好變所制度，政令煩多，當奏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牝不潔，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尙書因是爲姦，殺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遂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賂賂，以自共給，三年五月，長平館西岸崩，邑運水不流，哭而北行，羣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平蠻將軍馮茂擊匈奴士卒疫死者過半，賦歛民財，益州虛耗，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匈奴，頗斬首有勝，莽徵丹能，丹能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歛，就都大尹馮英言，自越嵩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費以億計，樊道以南山險高深，茂賊衆遠居，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今丹能自說期會，調發諸郡兵，殺空破梁州，功終不遂，且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悟，曰：「英亦未可厚非。」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大醫尙方與巧屠共刺制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遣五威將軍等將戊已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耆前殺都護，但飲駿裝之命，左帥何封戊已校尉郭欽，別將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殺之，封欽後刊襲擊老嫗，遷入塞，西域自此絕，四年復明六筭之令，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衆，調上公以下，皆有

史籍 卷之三十六

本

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瑯邪女子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兵，督少年來酤者，皆除子之視，其之者輒假衣食，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之，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莽遣使者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同其故多云：「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賦，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苦民，民窮愁起爲盜，賊莽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賜賞，沫及言時，還適然，且減不久，莽說輒遷之，五年以司允贊典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畧，與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問者國張六筭，稅山澤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臣到郡，欲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牛種，潤其租賦，後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典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遣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食，舉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赤眉力于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瑯邪，轉鈔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布天下，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是時斷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衆寢多，更始將廉丹擊益州不

能克復還以護軍郭興庸部牧李學魯喪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精突猛勇以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管三十取一緣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憂水不用舂糧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為鵠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復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內附莽遣昭君兄

史記卷之三十六 太

子和親侯王欲誘致至長安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今誘當至長安榮衛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當至強立為須卜子莽遣尤學匈奴尤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夙夜連章韓博諫有奇士長丈大巾圍米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擘出於蓬萊東南駭如海潮輕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門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莽縣之

留朔在所封豐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元年正月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離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於是莽更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九月起九廟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七十大餘廟半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上王丹以聞莽遂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誅死數千人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銀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

史記卷之三十六 太

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為官奴婢時南郡張霸江發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絲林號曰下江兵眾皆萬餘人二年初正月莽妻死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妾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謀殺莽會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憂恐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疾妻疾見其書疑臨有惡意大怒不令會莽既至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視之殺案事使者從事理獄中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刎死初莽為侯時幸侍者增秩懷能懷能生男與增秩生男

匡皆留折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子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為  
安作奏使上言與等母雖微屬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親釋  
公於是王車遣使者迎與等安死後孫壽病死旬月四喪  
焉三輔盜賊麻起乃置捕盜都尉官遣義仲景向將兵擊青  
徐和仲曹放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諸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  
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句町東大饑民犯鑄錢五人相坐  
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瑣項當其頸傳  
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向等擊  
賊不能克單師放縱百姓重困郡陽成修嚴符命言繼立民  
乃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賜者

通鑑纂要  
卷之六

通鑑纂要  
卷之六

分行天下博采淑女南郡秦豐聚眾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  
亦數千人莽召同羣臣會賊方畧皆曰此天四行尸命在滿  
初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宜典星歷候  
氣變以內為吉龍天文誤朝廷太傅唐尊儒虛偽以論各位  
賊夫人之子國師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  
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義和魯匡被六禁  
以窮工商說符侯孫陽阿談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  
子以慰天下又言何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長不在  
何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掖出初四方以饑寒  
窮愁起為盜賊稍稍聚眾常思歲熟得歸鄉里東雖萬數立

御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攻畧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  
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將  
不諭其故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具  
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為誣因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有不  
同心并力捕珍盜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  
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  
冀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  
兵與刻石為約亦廉問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莽讀況未賜  
虎符而擅發兵此戾兵也以况自說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後  
况白請出界擊賊所請皆被莽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事况言

通鑑纂要  
卷之六

通鑑纂要  
卷之六

盜賊始發其原甚微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  
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怒怒不輒督責遂至蔓延乃遣將  
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歷事上官應舉計對共酒食具  
資用以救斷斬不服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躬率吏  
士戰則為賊所破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連擊轉入山  
谷故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賊又百戰勞費饑饉易動旬日  
之間十餘萬人此盜所以多之故也今雖陽以東米石二千  
猶見諸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瓜牙重臣多從人東道  
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急還牧尹明其實罰收合離  
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穀穀食并力固守



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足之。莽畏惡況。陰發代者。遣使者賜况璽書。使者至見况。因令代將其兵。况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大夫。况去齊地。遂敗。三年二月。赤眉殺景尚。開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祖都門外。大雨霑衣。長老歎曰。是為泣軍。太師更始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舉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向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聚眾攻擊。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都豫州。納言大將軍嚴。九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覆也。夏。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贖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粟。餓死者十七八。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賈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市梁肉。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無鹽索盧恢等。率兵反城。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赤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為新長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印綬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戰。

亦連已

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聞之曰。廉公已死。吾何為生。馳奔賊。皆戰死。國將衰章。顧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教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維陽。尋發長安宿羽昌陵。亡其黃鉞。尋士秀揚素狂直。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劫去。莽殺揚。盜賊往往攻城邑。殺二千石。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筮之禁。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未發。會世祖與兄伯升。宛人李通等。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走南陽。四年正月。漢得王常等。以為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殺其眾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眾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識邪。莽亦心怪。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嚴尤曰。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儼寒羣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耳。莽大說。羣臣盡服。及漢劉伯升等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世祖族兄聖公。在平林兵中。三月。平林新市下江將王常朱鮪等。立聖公為帝。稱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乃染其髮。進所徵天下淑女。以杜陵史氏女為皇。

飲即必敗  
舉亦可也

后非親迎於前殿西階間成同牢之禮於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嬪人美人御人凡百二十人皆佩印執執弓韋拜皇后父詔為率始將軍封和平侯并日與方士昭君等考驗方術縱淫樂為大赦天下惟故漢氏春陵侯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及手害將軍廉丹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洎北崩與南樊若豆孟還不用此書道幹士魏郡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器等既出因逃亡四月世祖攻下昆陽郡定陵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得顧封爵除用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領府庫以遣邑多齎珍

可笑

賈猛欲視候備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邑與司徒尋發雒陽過見陽已降漢嚴尤陳茂與邑尋會邑尋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或進彼破諸賊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堵

漢兵圍

此城喋血而進前欲後無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諸降不許嚴尤曰歸師勿過圍城為之則可知兵法使得逃出以怖宛下又不聽世祖發郎定陵兵數千入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並出戰

姓名是人  
非

邑走軍亂天風雷瓦雨如注水大虎豹股栗士卒崩解邑獨與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震恐莽聞漢兵言其殺殺平帝乃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制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羣臣令東方橫車傳送數人言是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道士西門君惠為衛將軍王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之以語大司馬董忠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國師不應後涉持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歆因為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少被病功顯君素者酒癡帝本非我家子也重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官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

何處是人

劫持魯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歆子也為五官中郎將侍中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子姦等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丞侯亦主兵復與侯謀侯歸家不能食妻怪問之語以故妻告其弟陳邯邯勸侯告莽莽遣使者召忠等時忠方歸兵都肄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勸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至省下莽令覺懷黃問皆服中黃門殺忠歆涉自殺莽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誣誤者莽以歆涉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歷以素謹歆訖不告免侍中更為中散大夫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

此之實如  
神應至此

亡所信，不能復違念郡國欲諱邑與計議，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衆而微，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我年老，母適子，欲傳邑以天下，教亡得計，見勿復道，邑到以爲大司馬莽憂，不能食，宜飲酒，啗魚，讀軍書，德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置爲厭，勝成紀，隗囂以兄子囂爲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移書郡縣，數莽惡罪，萬於桀紂，析人鄧騭于匡，起兵下武關，莽拜將軍九人，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萬斤爲一匱，尚有六十匱，及都內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怨怒，無聞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騭將二萬餘人，從周鄉南出，東街作姑，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三虎散，幸保京師舍，鄧騭開武關，迎漢司直李松，攻京師舍，遣校尉王憲入左，馮翊松騭攻舍，未下，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隗氏兵方到，爭欲先入城，貪立功南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諸獄囚，徒皆授兵，殺鬻飲血誓，更始將軍更始將度渭橋，兵皆散走，莽奔還，漢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大熈城中，十月戊申朔，漢兵從宜平門入，王邑王林王鳳覺，憚等分兵距北闕下，漢兵貪封力戰者七百餘人，官府邸

其所以古  
用也

第壹葬亡二日，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趨諸並和，燒作室門，各執法，聞諱口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官人婦女譟，莽紺約服帶，璽板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拔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晨旦，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匡奉車侍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待命，咸牟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尙子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暴盡，馳入宮，聞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諺曰：反虜王莽安在有，英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覺，憚王巡戰死，莽入室下，備時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取其殺東海公，賓就見吳，問殺王所在，曰：室中西北阪間，就識斬莽首，甲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請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令東宮妻莽後官乘其車服，六口李松鄧騭入長安，將軍趙萌中，昇建亦至，以上惡得，壓殺不輒上，多挾官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大赦平陵方望，頗知天文，以爲更始必收，起

兵立孺子嬰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殺嬰除攻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眾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為更始遂燒長安宮室市里為虛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親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勛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邦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和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惡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非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

卷之三十六

恭維奪其威計消天唐民窮內極惡亦流諸夏亂延續猶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雖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隴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口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亂聲除分問位聖王之驅除六兩

莽自始至終無一非假借儒術發揚沐猴衣冠之每於一時有八年之事雖在王莽時數謂錄之其後上稱美王莽有何美可稱決言有貴無論人抵其即論也

史籍目錄

卷三十七後漢書一帝紀

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弘農王

獻帝

卷三十八後漢書二志

律曆

祭祀

史籍

後漢書目錄

郡國

卷三十九後漢書三列傳

光烈皇后

明德馬皇后

章德皇后

和熹鄧皇后

章帝宋皇后 少帝 廢帝

獻帝伏皇后 曹后

劉玄

劉盆子

王郎

彭寵

隗囂

公孫述

卷四十後漢書四列傳

齊武王縉 縉

李通

王帝	鄧晨
來歙 <small>歷</small>	鄧禹 <small>禹</small>
寇恂	馮異
岑彭	賈復
吳漢	
卷四十一後漢書五列傳	
臧宮	耿弇 <small>弇</small>
銑期	王霸
祭遵 <small>形</small>	任光
李忠	邳彤
耿純	馬武
賈融 <small>融</small>	
老四十二後漢書六列傳	
馬援	卓茂
魯恭 <small>恭</small>	劉翊
劉寬	伏湛 <small>湛</small>
宋弘	馮勤
趙熹	宜乘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承宮	鄭均
桓譚	馮衍 <small>衍</small>
卷四十三後漢書七列傳	
申屠剛	鮑永 <small>昱</small>
郭舉 <small>杜</small>	襄楷 <small>楷</small>
張堪	孔奮
蘇章 <small>章</small>	廉范
樊宏 <small>宏</small>	羊續
朱浮	陰識 <small>識</small>
虞延	
梁統 <small>統</small>	張純
魯褒	
卷四十四後漢書八列傳	
鄭玄	鄭興 <small>興</small>
陳元	賈逵 <small>逵</small>
張霸 <small>霸</small>	桓榮 <small>榮</small>
丁鴻	馮緄
楊璇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般 <small>般</small>

周軀 <small>孝順</small>	趙咨
卷四十五後漢書九列傳	第五倫 <small>種</small>
班彪 <small>固</small>	宋均
鍾離意	東平王蒼
寒朗	東平王蒼
楚王英	朱暉 <small>君</small>
阜陵王延	張敏
徐防	
胡廣	
卷四十六後漢書十列傳	
袁安 <small>同</small>	郭躬 <small>弟</small>
陳寵 <small>忠</small>	班超 <small>勇</small>
應奉 <small>弟</small>	爰延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卷四十七後漢書十一列傳	
梁節王暢	陳禪
龐參	崔駰 <small>理</small>
周仲叔 <small>弟</small>	周爽
黃憲 <small>弟</small>	申屠蟠

楊震 <small>弟</small>	蕭王千乘王伉
清河王慶	河間王開
卷四十八後漢書十二列傳	
張皓 <small>制</small>	王異
种暉 <small>弟</small>	陳球
杜根	劉陶
李雲	劉瑜
謝弼	虞翻
傅燮	蓋勳
臧洪 <small>弟</small>	
卷四十九後漢書十三列傳	
張衡	馬融
蔡邕	左雄
周舉 <small>弟</small>	荀淑 <small>弟</small>
陳寔 <small>弟</small>	李膺 <small>弟</small>
杜喬	
卷五十後漢書十四列傳	
吳祐	史弼
趙岐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陳蕃	王允
李膺	夏綬
范滂	張儉
賈彪	何顒
卷五十一後漢書十五列傳	許劭
郭泰	何進
竇武	皇甫真
孔融	劉虞
朱儁	
卷五十二後漢書十六列傳	
董卓	呂布
袁紹	劉表
卷五十三後漢書十七列傳	
王景	
孟嘗	劉寵
仇覽	童恢
史董宣	樊曄
李章	黃昌
孫程	曹騰
單超	曹節

呂覽	張讓
卷五十四後漢書十八列傳	
楊賜	
戴憑	孫期
尹敏	孔休
包咸	趙曄
鍾典	張玄
范滂	黃香
崔琦	趙壹
高彪	龐參
卷五十五後漢書十九列傳	
王烈	
戴就	
范冉	
陸績	戴封
李善	王祐
彭修	范式
獨謙玄	李業
郭憲	許
樊英	董扶
郭玉	馮野王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small>高獲</small>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修	韓康
矯佞	戴良
法真	漢陰父老
陳留父老	龐公
甥鮑宣妻	姜詩妻
班昭	樂羊子妻
史書 後漢書目錄	
陳文矩妻	曹娥
趙娥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叔先雄	
卷五十六後漢書二十列傳	
西羌	西域
南匈奴	烏桓
鮮卑	

史緯卷三十七

後漢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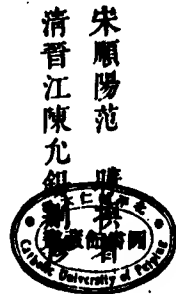
帝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同同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地皇

史書

卷三十七

三年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念天下方亂遂與定謀十月與李通李軼等起兵於宛時年二十八光武遂將賓客還春陵初伯升會衆起春陵春陵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兄光武絳衣大冠皆曰謹厚者亦復爲之適稍自安伯升招新市平林帥王鳳等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頗得馬軍中分財物不均衆志怨欲反攻諸劉光武飲衆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適悅進拔棘陽更始元年漢軍大破莽兵於泚水西伯升又被莽將軍嚴尤陳茂於潯陽進圍宛城二月立劉聖公爲天子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三月光





自是聖上  
自命不  
以子孫  
當自萬  
心之

武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與嚴尤、陳茂合，旌旗輜重，千里不絕。驅虎豹犀象以助武威。諸將見尋、邑兵盛，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光武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執無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一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莽兵且至，軍糧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光武乃使王鳳等固守，夜與

史籍

卷三十七

王

李軼等十三騎出城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即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眾遂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兵，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還圍之數十重，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六月，光武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莽軍四五里，而陳、邑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時伯升被

大衆  
自為謀矣

死已三日，而光武未知，逋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共書，令尋、邑得之。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適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盛溢，虎豹皆服，戰士卒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寶珍，不可勝算。光武因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來迎，光武惟深引避，不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欲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

史籍

卷三十七

王

更始以是愈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諸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于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者，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遣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光武所到，考察，悉防平寇，因徙歸王莽時所復漢官名。更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詐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子與立為天子，據邯鄲，遣使者降下郡國。光武以王郎新盛，迺北

自是聖上  
自命不  
以子孫  
當自萬  
心之

初，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勸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郎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不敢入城，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解郎郵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佩爭奪之。傳吏疑其僞，遁推鼓，結言郎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徐馳，既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遲駕去，傳中人還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而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水，合得渡，進至下博城，西邊城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郎部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

史籍 卷三十七

四

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擊望陽賈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郭彤舉郡降，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東稍合樂附者數萬人，復北擊中山，移檄邊郡共擊郎。郎縣還復響應，因入趙界，拔廣阿，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遣其將吳漢寇，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時更始已入長安，亦遣高平侯射謝躬討郎。光武大獲士卒，東圍鉅鹿。王郎遣將倪宏、辛敢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蘇，斬首數千級，連圍郎郵，連戰破之，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遣

使持節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請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張於更始。是時更始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翟丹、隗囂、公孫述、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白蛇楚繁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又銅馬大彤、高湖重、地、鐵、鴈、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諸、賊、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擊、銅、馬、於、鄆、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而、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教、令、各、歸、營、勒、兵、須、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

史籍 卷三十七

五

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強弩將軍陳俊請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遂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取之。賊至無所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遣鄧禹率六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捨五幡於元氏，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知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投，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弇頻射賊，却之，賊雖勝，而素備，光武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賊破。

亦說得是  
主也

之賊入漁陽光武遣吳漢等追戰於潞陽破滅之於是諸將  
議上尊號曰大王宜卽尊位通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  
之乎光武大驚至中山諸將復請光武不聽行到南平棘諸  
將復同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方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耿  
純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固  
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  
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  
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鄆鄆華白關中奉赤  
伏符至草臣因復奏請光武乃命有司設壇場於鄆南六月  
己未卽皇帝位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是月赤眉立劉盆子

史緯

卷三十七

七

爲天子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諸吏人敢有賊害更  
始者梟同大逆冬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  
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盧芳起安定二年春正月起高廟建  
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八月帝自將征五校於滎陽大  
破降之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王莽末天下旱蝗黃  
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  
其利焉三年閏月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餘衆南向  
宜陽帝自將征之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  
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君臣面縛  
奉高皇帝璽綬降七月虎牙將軍蓋延拔睢陽獲劉永四年

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自剗圍休時蓋延在楚請往救  
之帝敕曰可直往搗刺則蘭陵自解延以賁休城危遂先赴  
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合圍延懼遠  
山突走因往攻鄆帝怒曰間欲先赴鄆者以不意故耳今既  
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至鄆果不能克五年六月建  
義將軍宋祚拔黎丘獲秦豐八月建威將軍耿弇與張步戰  
於臨淄大破之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平六年正月揚武將軍  
馬成拔舒獲李憲二月大司馬吳漢拔胸獲董憲山東悉平  
八年帝自征隗囂隴右潰竄奔西城車駕還九年隗囂病死  
室復立竄子純爲王十年中郎將來歟大破隗純於落門純

史緯

卷三十七

七

降隴右平十一年六月帝自將征公孫述次長安岑彭滅官  
與公孫述戰大破之上至自長安十二月遣大司馬吳漢率  
舟師伐公孫述十二年吳漢滅官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  
之述被創死蜀平十三年盧芳自五原亡入匈奴於是大饗  
將士班勞策勲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  
至乃十存一焉廣漢徵外白馬羗衆率種人內屬日南徵外  
蠻夷獻白雉白兔十四年封孔子後志爲褒城侯莎車圍鄯  
善國遣使奉獻十六年交趾女子微側反郡國大姓及兵長  
羣盜處處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  
復屯結去徐幽冀四州尤甚諸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

糾捕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避故縱者皆勿問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徒共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盧芳遣使乞降十七年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上幸春陵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欺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十九年馬援破交趾斬徵側六月詔以皇太子繼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九月南巡狩幸南頓縣舍置酒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

史

卷三十七

九

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願賜復十年乃復增一歲二十一年郎善車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賜賞二十二年匈奴莫鞬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二十三年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二十四年匈奴莫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分為南北匈奴二十五年南單于遣使詣關貢獻奉蕃册臣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詔伏波將軍馬援討武陵蠻破之於臨沅叛蠻悉降烏桓大人率眾內屬詔問朝貢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

雲中漢地  
不并今車  
十八居

呂氏固有  
此但子孫  
乃父祖  
此理得  
乃此理  
乃此理

无器木車茅馬使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歲終始之義景帝能逃避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陵池教令流水而已遣中郎將以郡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始制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郡八郡之民歸於本土皆賜裝錢轉輸給食遣爵者分將地則補理城郭二十七年益州郡徵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乞和親三十年鮮卑大人內屬朝貢中元元年春東巡狩岱宗登封泰山禪于梁父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病疾皆愈惟眇寒者不廖朱草生於水崖郡

史

卷三十七

九

國類上甘露華臣請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聽常自謙不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冬十月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太后母恭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海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二祭十一月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三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戊戌帝崩在位三十三年年六十二葬原陵帝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講論經理常至夜分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

福顧願愛精神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疾也初皇考爲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王莽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泉其人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還望見舂陵郭曄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舂陵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王者受命信有符乎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十歲通春秋初封東海王時天下墜田多不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覈而刺史太守復多不均諸郡遣使奏事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以詣吏吏

史籍  
卷三十七

不以實對光武怒時帝年十二日吏受郡數不均以墜田相方年光武曰河南南陽何以不可問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光武令虎賁將詣問吏乃服妖巫單臣傳鎮等入原武城却吏人自稱將軍遣藏官將北軍閉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光武召問公卿諸侯王皆曰宜重其購賞帝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聞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光武然之敕宮徵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通尚書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詔曰夫萬

史籍  
卷三十七

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永平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十月幸辟雍行養老禮三老李躬五更桓榮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三年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炟爲皇太子五年北匈奴寇五原雲中南單于擊却之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皆封事言得失帝深自引咎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寬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言怒過差永覽前戒悚然兢懼惟恐薄德久而致怠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十二年益州徵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乃置永昌郡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泮渠自榮陽至千乘海口時天下平安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十三年四月泮渠成幸榮陽巡行河渠詔曰自泮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泮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之人多被水患又或以爲河流入泮幽冀蒙利故曰左隄隄則右隄傷右隄傷則左隄傷左右俱傷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南北異論久而不決今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泮分流復其舊迹問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

兩條  
也

通上  
以天子而  
城上吏衣  
官此像而  
大時也

成謂明帝  
時佛法始  
入中國  
得以漸見  
於人見

史緯

卷三十七

王

洛、泗、歙、禹之績、濟、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  
繼、世、宗、孫、子、之、作、車、駕、還、宮、十、五、年、春、二、月、東、巡、狩、幸、孔、子  
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十  
六、年、遣、太、僕、祭、彤、出、高、閣、奉、車、都、尉、實、固、出、酒、泉、駙、馬、都、尉  
耿、秉、出、居、延、駙、馬、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實、固、破、呼、衍  
王、於、天、山、留、兵、屯、伊、吾、盧、城、耿、秉、來、苗、祭、彤、無、功、而、還、十、七  
年、甘、肅、頗、降、樹、枝、內、附、芝、草、生、神、雀、集、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益、州、刺、史、朱、輔、慷慨、有、大、畧、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咸、懷、遠、夷  
白、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西、南、夷、衰、牢、儵、僂、白  
狼、槃、木、唐、敢、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

奏非有意  
焉之意速  
數應指

此自善政  
但恐不能  
施於耳

史緯

卷三十七

王

頗、有、奉、其、道、者、後、遂、轉、盛、云、  
肅、宗、孝、章、皇、帝、諱、祖、顯、宗、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  
重、之、八、月、壬、子、仰、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建、初、三、年、立、貴  
人、竇、氏、爲、皇、后、四、年、立、皇、子、慶、爲、太、子、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十、一、月、命、太、常、與、博、士、議、郎、及、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  
興、帝、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七、年、廢、皇、太、子、慶  
爲、清、河、王、立、皇、子、肇、爲、皇、太、子、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  
孝、明、皇、帝、諱、曰、仰、惟、先、帝、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  
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養

得有所役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驛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  
牧彼行草牛羊勿踐履禮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  
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進幸中山出長城還幸元氏祠光  
武顯宗於縣合正堂又祠顯宗於始生堂詔高邑令祠光武  
即位壇西城長史班超擊斬疏勒王章和元年鮮卑擊破北  
單于斬之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在位十三年年三十三葬  
故陵諡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厭明帝苛切事  
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人賴其康胡之長者不亦宜  
乎

孝和皇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實皇后所潛以

史籍 卷三十七

憂卒實后養爲己子章帝崩其日即位年十三歲實太后臨  
初冬十月以實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末元元年憲出雞  
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柵楊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  
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梁北觀海憲遂登燕然山刻石  
勒功而還以實憲爲大將軍三年春正月皇帝加元服二月  
實憲遣左校尉耿种出居延塞圖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  
獲其母阏氏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  
單于秋塞乞降遣左校尉耿种授璽綬六月實憲潛圖秋遣  
部收捕憲黨射擊校尉郭璜璜子侍中舉衛尉鄧叠疊弟步  
兵校尉璠皆下獄死使溺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

史籍 卷三十七

弟篤景就國皆自殺九月北匈奴單于於除鞬叛遣中郎將  
任尚討滅之六年秋七月京師旱上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  
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宮  
而河南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犂斬其王西域降服納  
質者五十餘國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秋京師蝗  
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蟲之興殆不慮生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九年永昌微  
外蠻夷及押國重譯奉貢皇太后實氏崩追尊皇妣梁貴人  
爲皇太后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獯薄夷率種人內屬三月  
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令  
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  
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若上  
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貨被夷諸郡民種糧及賜下貧餼寡孤  
獨不能自存者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  
王金印紫綬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冬詔曰  
幽并梁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東修良吏進仕路休撫接夷  
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十四  
年六月廢皇后陰氏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十六年北匈奴遣  
使稱臣貢獻自實憲誅後帝弟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  
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奔

勝阻險死者繼路臨武長唐亮言狀帝遂下詔罷獻興元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帝崩在位十七年二十七葬懷陵論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末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其遺遺三代連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孝惠皇帝諱隆和帝少子也生百餘日卽位御太后臨朝延元元年八月帝崩年二歲葬康陵

孝安皇帝諱祚肅宗之孫清河孝王之子也年十歲好學史書和帝稱之延平元年清河王慶就國鄧太后留帝清河邸

八月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以祐爲和帝嗣

史籍 卷三十七

癸丑卽皇帝位年十三太后臨朝永初元年先零種羌叛斷

隴道遣車騎將軍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騭敗於冀西任尚

與先零羌戰於平襄敗績拜鄧騭爲大將軍徵還京師留任

尚屯隴右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東犯趙魏

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破漫臨洮三年京師大飢民相

食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烏桓寇

代郡上谷涿郡海賊張伯路等寇界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

雄督州郡兵討破之南單于叛聞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遣行

車騎將軍何熙討之南單于降并京大飢人相食詔減百官

永四年先零羌寇褒中漢中太守鄭勣戰沒徙金城郡居襄

武五年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帝臨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漢安死子零昌襲爵號元初元年立貴人閼氏爲皇后二年詔曰旱蝗以來七年於茲而州郡隱匿幾言頃畝今旱飛蔽天爲害廣遠所官所見寧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足貽既不奏聞又不舉正天災至重欺罔舉大其務消救災育安輯黎元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种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大敗光等並沒三年於枹鞏林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任芝督州郡兵討之四年護軍校尉任尚使客刺殺零昌尚及騎都尉馬賢與先零羌戰於富平上河大破之隴右平永寧元年立皇子保爲

史籍 卷三十七

皇太子建光元年三月皇太后鄧氏崩發詔與鮮卑寇遼東

太守蔡溫戰沒五月特進鄧騭度遼將軍鄧遵並以爵自殺

鮮卑寇后庸關雲中太守成嚴戰沒延光二年旄牛夷叛寇

窳關殺縣令益州刺史討之三年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何

奴中郎將馬翼討破之九月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四年三

月南巡狩幸死帝不豫丁卯遷至葉帝崩在位十九年三

十一問顯兄弟及江京樊豐等謀曰今基駕遼次濟陰王在

內遷進公卿立之還爲大害乃僞云帝疾甚徙御臥車行四

日驛馳還宮詐遣司徒劉喜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

發喪開太后臨朝以顯爲車騎將軍太后欲久專國政食立



幼年與顯等定策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遼立之葬帝於恭陵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乃風有司奏寶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憚侍中周廣阿母野王君玉璽等更相阿黨豐憚廣皆下獄死寶自殺王聖徙居門以弟景為衛尉廕城門校尉樊豐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出少帝立二百餘日疾篤顯兄弟及江京等在左右京密謂顯曰少帝病不解國嗣宜時有定前不用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怨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為然十月辛亥少帝薨論曰孝安雖稱尊尊御而權歸鄧氏今自房帷威不遠遠計金投官移民逃危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史籍

卷三十七

太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母李氏為閹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諸太子乳母王男殺之太子數為憂恩聖等懼有後禍共構陷太子廢為濟陰王安帝崩北鄉侯立王以廢黜不得上殿廊梓宮悲號不食內外哀之及北鄉侯薨顯江京等白太后秘不發喪更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京師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等迎王於德陽殿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書以下從轡到南宮登雲臺召百官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宮尚書郭舉與交鋒刀斬顯弟衛尉景遣使者持

節收關顯及其弟城門校尉廕執金吾晏並下獄誅永建元年正月皇太后聞氏崩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護烏桓校尉耿种率有單于擊破之追尊顯皇妣李氏為恭愍皇后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大官減膳而桂陽太守文聘不惟弱忠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陽嘉元年立皇后梁氏海賊有旌等寇會稽殺句章鄞鄞三縣長攻會稽東部都尉諸緣海縣各屯兵戍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二年洛陽地陷三平谷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部王加特奴等掩擊匈奴大破之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

史籍

卷三十七

太

後世集封得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永和元年十月承福殿火帝避御雲臺三年四月九江賊蔡伯流寇廣陵殺江都長閭月伯流率眾詣徐州刺史應志降四年南匈奴匈奴大人吾斯車紐叛圍美稷度遼將軍馬續討降之使中郎將陳龜追殺南單于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徙西河郡居離石上郡居夏陽朔方居五原六年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北山賢軍敗沒大將軍梁商卒于河南尹梁冀為六將軍諸種羌寇武成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焉耆漢安元年南匈奴左部大人句龍吾斯叛二年護羌校尉趙中擊燒當羌於參綠破之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備為南單于減百官奉禁

沽酒。王侯國租一歲。是歲。涼州地百八十震。建康元年。使匈奴中郎將馬實。遣人刺殺勾龍吾斯。擊南匈奴左部破之。胡薳烏桓悉請實降。八月庚午。帝崩。在位十九年。年三十。葬憲陵。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達。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微辭之多與。

孝冲皇帝諱炳。順帝之子也。順帝崩。其日卽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九月。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范容於歷陽。顯獲賊沒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稱無上將軍。攻燒城邑。十二月。率盜發憲陵。護羌校尉趙冲。擊叛羌於鵠陰河。敗歿。

史紀

卷三十七

三

東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年三歲。葬懷陵。

孝質皇帝諱續。肅宗玄孫。勃海孝王子也。冲帝不豫。大將軍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冲帝崩。皇太后與冀定策。迎帝入南宮。丁巳。卽皇帝位。年八歲。廣陵賊張嬰等。攻殺堂邑江都長。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長。叛羌請左焉胡梁璿降。三月。九江賊馬勉。稱黃帝。都尉滕撫討斬之。下邳人謝安。應募擊徐鳳斬之。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業統業。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驗。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肯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中郎

將滕撫。擊廣陵賊張嬰。破之。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率諸將擊孟等。破斬之。本初元年。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鸞弑帝。崩。年九歲。葬靜陵。

孝桓皇帝諱志。肅宗曾孫。蘇吾侯翼子也。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到夏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迎帝入南宮。閏月庚寅。卽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建和元年。秋七月。立皇后梁氏。十一月。清河劉文反。殺同相謝嵩。欲立清河王蒜爲天子。伏誅。蒜徙桂陽。自殺。前太尉李固杜喬。下獄死。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和平元年。二月。扶風妖賊裴俊。自稱皇帝。伏誅。皇太后梁氏崩。元嘉

史紀

卷三十七

三

元年。任城梁國飢。民相食。末興元年。郡國蝗。河水溢。百姓流冗道路。至數十萬戶。詔所在賑給安慰之。蜀郡李伯。詐稱宗室。自立爲太初皇帝。伏誅。末壽三年。九真蠻夷叛。太守見式。戰歿。延熹二年。六月。皇后梁氏崩。八月。大將軍梁冀謀爲亂。帝御前殿。詔司隸校尉張彪。將兵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與妻皆自殺。衛尉梁淑。河南尹梁胤等。及中外宗親。皆伏誅。封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爲縣侯。尚書令尹勲等七人。爲亭侯。十一月。以中常侍單超。爲車騎將軍。三年。白馬令李雲。坐直諫下獄死。漢中山崩。大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四年。占賈關內侯。五大夫。錢各有差。五年。

長沙零陵賊起，攻桂陽，著梧、南海交趾，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討之。不尅。八年冬十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勃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相署置，皆伏誅。九年，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司隸豫州，餓死者什四五，至有減戶者。遣三府掾賑粟之。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並以誦棄市。司隸校尉李膺等三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下獄，書名王府。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在位二十一年，年三十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帝未立，竇氏尊之。

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解濟亭侯棻之子也。桓帝崩，無子。

史

卷三十七

七

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使守光祿大夫劉儵持節至河間奉迎。建寧元年春正月，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帝到夏門亭，使竇武持節迎入殿中。庚子，卽皇帝位。年十二。以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竇武錄尚書事。三月，葬桓帝於宣陵。九月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勲、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皇太后遷於南宮，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瑀等爲鈞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銅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鈞黨，於是天下震懼。諸學行義者一切以爲黨人。三年，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

婦。熹平元年六月，皇太后竇氏崩，宦官、司隸校尉段熲、相、太學諸生千餘人十月，勃海王惲被誣謀反，惲及妻子皆自殺。五年，永昌太守曹鸞坐訟黨人棄市。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光和元年五月，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亡去不獲。六月，有黑氣墮所御溫德殿庭中。七月，青虹見，卽坐玉堂殿庭中。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三年冬十月，司徒劉卻、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步兵校尉劉納、誅宦官，事泄，下獄死。三年，巴郡板楯蠻夷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帝欲

史

卷三十七

七

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末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就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羣勿復南行，前車騎將軍湯、南征武陵，雖受丹陽之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願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鬻。割離陳寃州郡而收守不爲通理，關廷悠遠不能自聞，舍極呼天叩心窮谷，邑落相聚以致叛反，非有謀王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

守曹謙宜詔赦之皆降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四年帝  
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估服  
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殺駕四驢帝躬自持  
鞭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  
自稱黃天部師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安平甘陵人各  
執其王以應之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  
右中郎將朱儁討頽川黃巾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郡守褚  
貢侍中向栩張鈞坐言官者下獄死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  
郭勲及太守劉衛五月皇甫嵩朱儁與波才等戰於長社大  
破之南陽太守秦頡擊張曼成斬之交趾屯兵執刺史及合

史

卷三十七

七

滯太守來建自稱柱天將軍遣交趾刺史賈琮討平之皇甫  
嵩破黃巾圍張角於廣宗宦官竇植抵罪遣中郎將董卓攻張  
角不克詔皇甫嵩北討張角嵩與黃巾賊戰於廣宗獲張角  
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屍皇甫嵩又破斬張角弟寶於下曲陽  
嵩中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羌賊以金城人邊章韓遂為  
軍帥攻殺護羌校尉儉金城太守陳懿二年南宮大穴火  
半月乃滅伯玉等寇三輔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  
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十一月張溫破  
北宮伯玉於美陽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刺  
州刺史王敏討慈斬之前太尉張延為官人所陷下獄死四

無上登是  
美稱

年樂陽賊殺中牟令河南尹何苗討斬之涼州刺史耿种討  
金城賊韓遂鄯大敗遂寇漢陽太守傅燮戰沒扶風人馬騰  
漢陽人王國叛寇三輔撫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起兵攻殺  
右北平太守劉政遠東太守楊終護烏桓校尉公恭儻舉自  
稱天子寇幽冀二州零陵人觀鵠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  
沙太守孫堅擊斬之賈闡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人錢五百  
萬五年休屠各胡寇西河殺郡守邢紀黃巾餘賊郭大等起  
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東三月休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  
張懿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  
史郁儉自稱天子寇巴郡殺郡守趙部益州從事賈龍舉相

史

卷三十七

七

斬之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九月遣中郎將孟益率騎  
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帝自  
稱無上將軍舉兵於平樂觀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大破  
之六年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賊張純四月丙辰帝崩在位  
二十二年年三十四戊午皇子辨即位何太后臨朝大將軍  
何進參錄尚書事六月葬靈帝於文陵八月戊辰中常侍張  
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統東西宮  
攻諸宦者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協幸北宮陽殿  
何進部曲將吳匡殺車騎將軍何前幸未司隸校尉袁紹勒  
兵收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劫少帝陳留王走小平

津尚書盧植追讓珪等新數人其餘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夜步逐熒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辛未還宮大赦天下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自爲司空九月甲戌董卓廢帝爲弘農王明年董卓爲殺之時年十八論曰秦紀說趙高誣二世指鹿爲馬而趙忠張儀亦給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敵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爲靈也優哉

獻帝諱協靈帝中子也母王美人爲何皇后所害董卓廢少帝爲弘農王而立帝九月甲戌即皇帝位董卓遷何太后於永安宮殺之卓自爲太尉相國加銖鉞虎賁初平元年山東州郡起兵討董卓董卓殺弘農王及城門校尉伍瓚將軍校尉周毖遷都長安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三月車駕入長

史

卷三十七

七

安董卓焚洛陽官廟及人家殺太傅袁瑰夷其族孫堅殺州刺史王叡及南陽太守張咨二年二月董卓自爲太師督掘洛陽諸帝陵四月董卓入長安殺衛尉張溫三年四月董卓夷三族青州黃巾擊殺兖州刺史劉岱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黃巾於壽張降之五月董卓部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反攻陷長安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奭城門校尉趙烈越騎校尉王頌並戰死吏民死者萬餘人李傕殺司隸校尉黃琬司徒王允滅其族惟自爲車騎將軍郭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濟出屯弘農四年袁術殺揚州刺

熹帝中立  
后亦非時

二京  
歷尺  
同開一年

史

卷三十七

七

史陳溫據淮南公孫瓚殺大司馬劉虞興平元年自四月至於七月大旱穀一斛五十萬人相食帝使侍御史侯放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有司盜之乃親於御前白加賜給饑民皆泣曰今始得耳杖汝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九月桑復生樞人得以食揚州刺史劉繇與孫策戰於曲阿敗績策遂據江東二年正月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三月傕有帝幸其營焚宮室四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李傕移帝北塢張濟自陝來和傕汜七月車駕東歸至新豐郭汜夜燒所幸學舍脅逼乘輿後將軍楊定興義將軍楊奉與郭汜戰破之上至華陰路次道南張濟與李傕郭汜合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殺光祿勳郭舉衛尉士孫瑞廷尉宣播大長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榮侍中朱展射聲校尉沮偶上至曹陽落次田中楊奉與安集將軍董承引白波賊帥胡才李樂韓暹及何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車駕乃進李傕等復來追戰王師大敗殺畧宮人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等皆戰歿進至陝夜渡河至安邑建安元年七月車駕至洛陽是時宮室焚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縣各擁強兵委輸不至羣衆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或飢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殺侍中臺崇尚書

馬頌等還都許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以聽  
袁術自稱爲天子袁紹自爲大將軍三年張濟攻穰穰人殺  
之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中郎將段熲討李傕夷三族呂布  
叛十一月盜殺大司馬張楊曹操率呂布於徐州斬之四年  
袁紹攻公孫瓚于易京獲之六月袁紹死五年車騎將軍董  
承備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率泄操殺董  
承等夷三族孫策死弟權領其衆七年袁紹卒九年曹操破  
袁尚平冀州自領冀州牧十三年曹操自爲丞相殺大中大  
夫孔融夷其族荊州牧劉表卒子琮以荊州降操十八年曹  
操自立爲魏公劉備破劉璋據益州曹操殺皇后伏氏及二

卷五十七

采

皇子滅伏氏族二十一年曹操自進魏王殺琅邪王黑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二十四年劉備取漢中自稱漢中王孫權取荊州二十五年魏王曹操薨子丕襲位改元延康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爲山陽公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皆如漢制明年劉備稱帝於蜀孫權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分矣魏青龍二年帝殂年五十四在位三十一年自遜位至殂十有四年謚孝獻皇帝以漢天子禮儀葬於禪陵太子早卒孫康立五十一年亮子理立四年亮子秋立二十年晉永嘉中爲胡賊所殺國除東

漢一百九十四年降爲公又八十九年

史緯卷三十七終

史記

東塾

樂



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律呂之外曰色育曰執始曰丙盛曰分動曰質末曰分否曰凌陰曰少出曰未知曰時息曰屈齊曰隨期曰形晉曰開時曰族嘉曰爭南曰南段曰變虞曰路時曰形始曰依行曰南中曰內負曰物應曰南事曰盛變曰離宮曰制時曰謙待曰去滅曰安度曰歸嘉曰否與曰解形曰去南曰分積曰白呂曰結躬曰歸期曰木卯曰夷汗曰閉掩曰鄰齊曰期保曰分烏曰遲內曰未育曰遲時凡六十律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効氣道之本也衍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且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名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宣誠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聲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為能傳樂學耳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

史籍

卷三十八

三

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熹平六年東觀名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不能定其弦之緩急音既不可書以是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違者雖知而無師故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雅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暑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受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周密布緹殺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李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曆取宜陽金門山竹為管河內葭葦為灰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稱後天朔先曆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太僕朱浮等言曆紀不正宜當改治時所差尚微未遑考正

史籍

卷三十八

四



至永平五年官曆署七月十六月食待詔楊舉見時月食多先曆即縮用算上為日言月當十五食官曆不中詔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曆皆失岑皆中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以四分法與岑謀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詔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浸多候者皆知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爲牽牛中星從天四分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乃召治曆編訥李梵等綜校其狀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問者以來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之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逆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堯順孔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儻後咸熙於是四分施行而訥梵猶以爲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朔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復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曆者衛承蘇統等以爲月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背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

朔是明不可必梵等以爲當先大無文正據取欲諸稱十六日月既昏晦當減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上知訥梵冗見救母拘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舛遂論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遂論曰以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朔二十三事共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以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又以新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考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以等齊治曆者方以七十六歲斷之則餘分稍長稍得一日故易革之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以天應乎人言聖人以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負數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有異世之術太初曆不能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漢元一家曆法必在二百年之間漢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爲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

史籍 卷三十八

日月同於今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案以為變至以為為日却縮退行於黃道日得行度不為變謹案冬至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術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與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角亢赤道十度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却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井與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為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以攝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未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等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永元十五年詔造黃道銅儀以角為十三度九十度十六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度斗二十四度分度之一牽牛七度須女十一度虛十六度營室十八度東壁十度奎十七度胃十五度昂十二度畢十六度觜三度參八度東井三十度鬼四度柳十四度星七度張十七度翼十九度轸十八度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為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

七

史籍 卷三十八

以候是以少術其事遠又曰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案待詔張隆所署多失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竟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常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朧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且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為分率以其術法上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蓋平中故治曆郎宗整上其術詔下太史以參舊術相應都太子舍人馮恂課校恂亦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為近太史令鳳上以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永元十四年待詔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以日長短為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口進退夏曆漏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回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遠失其實待詔霍融

九

文多故魁  
未詳

五  
是而  
與風  
雨

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官運條下水官漏失天至三刻以  
其景為刻少所遺失密近有職今下暑景漏刻四十八箭立  
於外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于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  
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暑景漏刻暑明中星刻於下背太  
初曆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啓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  
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訖於永元七十餘年然後  
儀式備立司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以來考靈  
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  
歲朔差却二日學士修之於草澤信向以為得正及太初曆  
以後大為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百七

史籍

卷三十八

九

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  
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故今益  
有疏濶安帝延光二年中書者重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  
梁恩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局與皆能曆數難而難  
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公卿詳議尚書令忠  
言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以世宗攘夷郡境享國久長  
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甚未有善應伏惟聖王興起  
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  
在歲後不指先代建於帝典太宗遵修三所以平黃龍以至  
刑行以錯五是以備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祚孽累仍病

教也

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考其求實而汎采妄說歸福太初  
致咎四分元和臘為不當應曆而翔集遠嘉前造則表其休  
近議後改則隱其禍漏見曲語未可為定臣以為五紀論推  
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精於古及劉歆欲以合春  
秋積斷年數損益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誤六千  
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  
漏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前以為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為有閏  
及甲寅元復多遺失皆未可取正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  
以非易是上納其言寢寢改曆事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  
郎邊韶言宜用太初曆詔下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

史籍

卷三十八

十

新等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定然後度  
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曆仲紀之元起  
於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  
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  
十六萬歲等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孰不  
誤此四分曆元明文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  
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  
超歲有定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起於天元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起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

平郭平建  
天初曆者

東漢書  
四時月記

歲無出超辰案百七十歲二部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抄智以成毫釐毫釐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術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弱以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釐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憾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期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以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為曆章和元年以來日變

史籍

卷三十八

主

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曆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使近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曆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義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曆儀正衆疑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明帝課校其實章帝宜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歷數十倍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秦可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上計據陳見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盜賊相結為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為元者近案所用代周之元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詔下三府

伯明此論  
最北明歌

何必說開

與儒林明道者詳議議郎蔡邕言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漢興永泰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武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見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見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當時武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濶連見効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舊元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謂者重

史籍

卷三十八

主

誦亦非四分庚申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部之二十三歲竟已酉戊子及丁卯部六十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識雖無文其數見存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見以為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週劫欽識可與眾共別者須以張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

而光見曆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見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類問光見但云圖識所言而已元和二年制書始用四分曆深引河洛圖識以為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見以為奇聞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宣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曆遇水遭旱戒以饑饉霜憂寇賊姦究而光見以為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令

史籍

卷三十八

七

九十二歲而光見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變元不常庚申光見區區信用所學虛造欺妄往者壽王之術不效宣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既司徒既司空調勅光見不敬正惠新法敢勿拾罪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為元施行五年末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衍以八月其十二年正月蒙公乘宗緡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曆以二月至期如緡言太史令巡言緡有益官用除待詔詔以緡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曆以後年正月於始差至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曆食者十六事常

原不公

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周舍人馮駒深效復作八元術因等作月食術並以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術衍以三月官曆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詔書報可其四年緡孫誠上言受緡法術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曆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為舍人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為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誠見整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五屬太史太史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以見為正無

史籍

卷三十八

七

遠近詔下太常詳案注記平議效驗虛實太常就就懸侍中韓說等覆校注記難問恂術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為法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以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誠衍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為法乘除成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以相驗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猶黃道月從九道以赤道儀曰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

論其理  
實於後學

曲直有差以生進退故月行并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婁十二度以上皆不應率不行以是言之則術不差不改不廢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九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術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失無以檢將來為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其文在書術學者所修施行日久今宜施用誠術棄放術術史官謀之復有放驗乃行其法就以前詔可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歟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經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

史籍 卷三十八

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運天而東月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建及舒先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躔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飲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

史籍 卷三十八

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王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雖有變化萬殊靡胸無方莫不結系於此而栗正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璇衡追日以察發斂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都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介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衍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速逆與日速建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地晨夕生焉日月五

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光其上也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義和其隆也革命制制治曆明時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義和湣濁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與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焉是以聖人實之君子勸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為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

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  
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也者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  
之違也夫若用天因地探時施教順時明堂以為民極者莫  
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彈  
思苛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  
焉而冬至草木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  
時半夜半當漢高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  
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  
立元正朔謂之漢曆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發端焉  
曆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之端也

史籍 卷三十八

七

日發其端周而為歲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  
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為歲之日  
數日行一度亦為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終日行十九周月  
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於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月除日  
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二十九分之七則  
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為一歲之月以除一歲日為一月  
之數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推  
後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為閏月中之始日  
節與中為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為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  
而成日為沒并歲氣之分如法為一歲沒沒分于終中中終

唐用庚子  
明之末造

東漢用漢  
晉宋不合  
晉小人因  
而用會去  
二歲遠矣

于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四  
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節  
以一歲日乘之為節日之數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  
是以二十節為紀紀歲有龍未終三終歲後復青龍為元論  
曰伏羲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歷載彌久既於黃帝班示文  
章重黎記註象應著明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  
甚斯是以五三迄于來今各有改作不通川故黃帝造曆元  
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  
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  
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

史籍

卷三十八

太

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  
元和旋復疏闊微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脩元追漢三十五  
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  
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  
說而其元跡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與曆以疏密  
深固不主於元光初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  
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遠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  
指傳通是以采錄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祭祀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鄴為壇營於鄴之陽祭告天地果元

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饋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采元始中故事爲闕壇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在甲寅之地赤帝在丙巳之地黃帝在丁未之地白帝在庚申之地黑帝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壇重皆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東西北斗在北道中營神五嶽之屬外營神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四瀆之屬七年詔曰漢當郊竟其與卿大夫博士議侍御史杜林以爲漢起不因緣竟與殷周異宜舊制以高帝配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壇上西面北上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龍育命舞建武三十年羣臣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汗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遺吏上壽盛稱虛美兗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獻觀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卽事之漸不祭配林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善河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

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武帝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顛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遂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上既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所施用有司奏常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用玉牒書藏方石牒有玉檢檢有蓋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爲泥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再累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如小碑環壇立之距石下皆有石附入地四尺又用石碑立壇內地以刻書上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將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爭之以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命之敬禮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窺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青牒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末云泰和季斯燔詩書樂崩廢壞建武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况後有聖人正

如文殊不  
石制政則  
之可見矣



失誤刻石記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如親耕疆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早膳時卽位於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石覆訖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甲午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

史緯 卷三十八

至

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廟勿出元年租芻桑以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二月九日到魯十二日宿奉高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治道還十五日始齋上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袁成侯東方諸侯惟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肄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四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

上四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四枚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道峻峭往往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親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蜂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有瘵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謝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頤復蘇亦賴膏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有大者廣八

史書 卷三十八

至

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觀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倪視豁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變遠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組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墮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明脣熱五六步一休膝膝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使者郭堅伯得銅物形狀如鏡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武帝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臺圓臺臺

上有壇，鄉壇再拜，陽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詔書所明。  
酢梨酸棗，狼籍散錢帛處，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  
百官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  
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  
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  
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笑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  
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蹈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  
夜八定矣。是年營北郊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遷呂太后  
于園，上海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地郊高廟，北郊在雒陽城  
北四里，爲方壇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

史記 卷三十八

卷

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華神從食，皆在  
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徽在末，四徽各在其方，中管內，海在  
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管內。  
奏樂如南郊，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先  
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皆如南郊之位，尤武帝位  
在青帝之南，少退西南，姓各一饋，奏樂如南郊，辛未，遂升靈  
臺以望雲物，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獻，及月令  
有五郊迎氣服色，因永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  
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  
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龍之舞，因賜文官太傅

此在天地  
方之中  
何以此

司徒以下緣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車  
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龍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  
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龍  
有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  
白，歌西皓，八佾舞有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庚子  
壇有事，天子入圓射牲以祭宗廟，名曰驅劉，立冬之日，迎冬  
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有命之  
舞。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議增修山川百神，宜享祀者，二  
月東巡狩，遣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成陽靈臺，上至泰  
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

史記 卷三十八

卷

五帝於汶上明堂，光武帝配，癸酉，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  
世祖，順宗於明堂，各一太牢，辛未，遂觀東后，宴賜王侯，舉臣  
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告至  
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作靈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  
之。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  
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  
澤，非是，更立六宗祀於洛陽西北，禮比太社，延光三年，東巡  
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故事。桓帝好神，僣  
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若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  
濯龍文廟，爲壇，飾淳金鉞，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光武

立迎廟四  
上陽上  
其祭原  
未定禮  
有不學  
解使官  
粗考俱不  
親祭隨其  
君於失禮  
二臣之罪  
也

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祀祭長安高廟南陽春陵歲時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侍祠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維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皆就園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祖五年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

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諦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上難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但就陳祭毀廟主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昭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光武皇帝廟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室孝章上尊號曰顯宗廟閭闕於

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章帝遣詔廟如先帝故事。和帝上尊號曰肅宗。後帝皆藏主於世祖廟。但爲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未周歲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孩。故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卽位。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領於太常。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喪者。因其陵號稱恭宗。順帝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冲質帝崩。省幼。梁太后攝政。以殤

升平孝廟  
德皇之類

帝故事就陵寢於祠廟。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間孝王孫  
蠡吾侯卽位。追尊祖考王國奉祀。桓帝廟上尊號曰威宗。蠡  
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順侯卽位。亦追尊祖考。時京都所祭  
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其高廟威宗  
平三主。親毀之後。但殿祭之歲。奉祠。獻帝初平中。相國董卓  
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不應爲宗。及餘非  
宗者。與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三宗。及近  
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泰所爲也。說者  
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  
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

史籍

卷三十八

孝

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  
側。漢因而不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  
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  
諸陵。乃太牢祠。雒陽諸陵。皆以脯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  
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陶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  
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建武二年。立大社。稷於雒陽。  
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  
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經授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  
者。五穀之長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  
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自

平當其罪  
也

想春秋三  
仲月之日

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稷爲后稷。亦植百  
穀。故廢柱。祀稷爲稷。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  
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稷配食於稷。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  
守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  
有社。社主。不載稷也。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  
於社。稷云。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耒耜。以丙戌日。祠風  
伯於戊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  
幡。幡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日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  
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迎者拜之。而還。邪祭。三時不迎。論  
曰。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載秦以來。迄

史籍

卷三十八

孝

於上。祭爰居之類。案爲世祖中興。編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  
前事。遺殊矣。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  
封土爲壇。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  
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  
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山好僣。  
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夫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  
也。故姓有情。器用陶匏。無事於檢封之闕。而費金玉之飾也。  
且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  
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  
當大既封之後。未必從福。而松卒被誅死。則帝王所以能大

南於後者實在德加於民不問其在封矣其言六宗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大社又為失所矣

郡國

漢書地理志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又同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安帝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所省縣漸復分置至於順帝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八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

史籍

卷三十八

竟

史籍卷三十八終

史籍卷三十九

後漢書三

列傳

皇后原列本紀今入列傳

光武中興斷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作不過榮數十斛又置美人宮女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帝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立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順后必先令

史籍卷三十九

有治人無治法止教得半耳

說得是

德內無出闕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婚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投恩隆好合遂忘消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制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獲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贏國漢仍其謬知忠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圜圜之下湮滅連踵傾轡橫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

高時即立  
陰氏有後  
本一陰氏

所狀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  
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新野人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  
至長安見光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  
當得陰麗華更始二年遂納后於宛及光武爲司隸校尉之  
洛陽令后歸新野光武卽位以后爲貴人帝以后雅性寬仁  
欲崇以尊位后以郭氏有子固辭遂立郭氏爲皇后建武四  
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貴人  
制詔三公曰皇后懷執怨怒數違教令不能無循它子嗣長  
翼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鵠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

史紀 卷三十九

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薨授陰  
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宜奉宗廟爲  
天下母主者詳案舊典時上尊號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  
上壽稱慶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譁性仁孝多矜慈七  
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顯宗卽  
位尊爲太后永平三年帝從太后幸章陵置酒舊宅會陰郭  
諸家並受賞賜七年崩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嘗謁原陵夜  
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卽案歷明旦旦吉起  
幸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  
薦帝畢帝從前席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

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郭氏雖廢郭况與帝舅陰就  
並爲特進恩寵俱渥禮待陰郭每事必均焉

明德馬皇后援小女也少喪父兄客卿敏惠早天母蘭夫人  
悲傷發疾恍惚后年十歲幹理家事教制備御內外諮稟同  
於成人太夫人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  
制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得力乃踰於所生援爲樂松黃  
罔所諸家大失執太夫人於是求進女掖庭選入太子宮后  
時年十三奉承陰后接待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宜之顯宗卽  
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  
子命養之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

史紀 卷三十九

心撫育過於所生后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  
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永平三年有司請立長秋宮  
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  
皇后既正位愈自謙肅后長身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  
尤善周官車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  
望見后袍衣疏縵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綰特宜染  
色故用之耳帝常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露爲戒帝幸濯龍  
宮並召諸才人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  
無歡也時楚獄連年不解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乘間言之  
帝感悟夜起彷徨多所降宥諸奏事雖平者帝以問后后分

解通運各得其情多所毗補而未嘗以私干故寵教日隆始終不衰肅宗卽位尊爲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折別之懷各賜赤紬車馬金帛自掖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藥事帝以爲請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謂先帝親后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侍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官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官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霸四塞不開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卷三十九

四

舍頭衣絲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知臣莫若君兄親屬乎吾豈可以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於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貲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

縣乎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豈慈母之拳拳乎吾但當舍館弄孫不能復關事矣其外親有謙素行義者后輒假借溫言賞以財物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藏室於濯龍中數往觀視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與帝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太后遂遣退位居第焉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生母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加貴人王赤綬

史

卷三十九

五

章德皇后融會孫女也父勲尚泚陽公主建初二年后以選入見長樂宮進止有敘風容甚盛肅宗聞后有才色數以詔詣姬傳及見雅以爲美馬太后亦異焉后性敏給傾心承接稱譽日聞明年遂立爲皇后寵幸殊特專固後宮宋貴人生太子慶后無子疾忌之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令自殺廢慶爲清河王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耶名外家而忌梁氏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臨朝兄憲弟篤景攬威權後建謀不軌永元四年伏誅九年太后崩未葬梁貴人姊怨陳貴人在沒之狀太尉張酺等奏依先武肅呂后故事貶太后

小人

孝和此事  
甚可取當  
與魏門參

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黃氏雖不遵法度，而朕少時  
事太后，深惟大義。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案前世上官太后亦  
無降黜，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帝以貴人欽葬禮闕，乃改  
殯於永光宮。上尊諡曰恭懷皇后，追服喪制，葬西陵。

和意御皇后，出孫女也。父訓護，老校尉。后年五歲，祖母愛之，  
自為剪髮，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怪而問之，后曰：夫人哀  
憐，為剪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  
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務。母  
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  
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永元四年

史籍

卷三十九

太

帝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  
親人不識之。七年，以選入宮，后長身，姿顏姝麗，絕異於眾。左  
右皆驚，入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  
夙夜戰兢，接待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  
帝深嘉焉。后常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后辭曰：宮禁  
至重，而使外舍在內省，令陛下有私後宮之譏，使賤妾獲不  
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以入宮為榮，貴人反  
以為憂耶？每有燕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鞋裳鮮  
明，而后獨素裝無飾。若並時進見，其衣與陰后同色，有解易  
之，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僕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

危微

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常嗟歎之後，陰后漸見疎。  
后每御見，輒辭以疾。帝數失皇子，后憂之，選進才人以廣帝  
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遂造詛祝，帝嘗疾病危甚，陰后密言  
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流涕曰：我獲罪於天，竭誠  
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祐。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  
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皇帝之恩，下以解  
宗族之禍，即欲伏藥，宮人趙王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  
疾已愈，后以為然，乃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陰后以至蠶廢  
后，請救不能得。帝屬意於后，后稱疾篤，深自閉絕。有司奏建  
長秋宮，帝曰：皇后之母，與朕同體，永宗廟，母天下，豈易哉？鄧

史籍

卷三十九

七

貴人德冠後庭，可以當之。遂立為皇后，手書表謝，深陳德薄，  
不足以克小君之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  
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  
請謙讓。故兄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帝崩，長子平原王有  
疾，諸皇子夭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鄧帝生  
始百日，后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官人並歸  
闕。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朕與貴人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  
獲福祿，先帝早棄天下，孤心梵亮，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  
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閣，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  
其賜貴人玉青蓋車，驂馬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二千匹。白



之食立  
孩幼久專  
引收除不  
可解矣

亦能勉勞

越四千端。又賜以王赤綬。以未有步搖環釵。加賜各一具。時  
遭大憂。宮中亡大珠一德。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問  
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和帝嬖人吉成。御者誣以玉璽。下  
掖庭考訊。辭証明白。太后以成先帝左右待之。有恩。今反若  
此。不令人情。親召見。覈實。果御者所為。莫不歎服。以為聖明。  
詔以淫祀無福。命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除建武  
以來諸犯妖惡。及馬賈家屬被禁錮者。皆復為平民。自非供  
陵廟。稻梁米不得專擇。朝夕飯一肉而已。尚方織室。冰紈綺  
綾。金銀珠玉。彫鏤玩弄之物。皆絕不作。詔司隸校尉河南尹  
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為人患苦。咎在執法懈怠。

史籍 卷三十九

九

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騰等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  
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太后親屬犯罪。無  
所假貸。愍陰氏罪廢。赦其徙者。歸鄉。赦還資財五百餘萬。京  
師早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被考自誣。羸困與  
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覺之。呼還問狀。具  
得枉實。即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它澍雨大降。太后自  
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學。兼天文算數。晝省政事。夜讀書史。  
患其謬誤。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詣東觀。讐校傳記。  
事畢奏御。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  
習誦朝夕。濟濟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謁宗廟。率命婦

羣妾相禮儀。與皇帝交。應親薦成禮。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  
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牙。味無所至。而夭折  
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  
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自太后臨朝。水旱連年。四夷外侵。盜  
賊內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阨。故天下  
復平。歲還豐穰。元初六年。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  
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親近子孫三十餘人。開邸第。  
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存教導。恩  
愛甚渥。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方今承百王之  
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經學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誠欲

史籍 卷三十九

九

養榮理道。以匡末俗。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傳不云乎。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  
驅良。而惰術學。不識臧否。斯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  
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  
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  
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足矣。其勉之哉。康以太后久臨  
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朝。永寧二年。太后病漸篤。乃乘輦於  
前殿。見侍中尚書。還大赦天下。賜諸閭閻貴人王主羣僚錢布。  
各有差。詔曰。朕以無德。託母天下。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為  
樂。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

宋高太后  
所信也

亦觀之若  
其其子  
亦不自保  
家之均  
以示戒也

史籍

卷三十九

十一

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頃  
以廢病沈滯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地  
盡忠恪以輔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懷陵  
論曰邱后制終身號令自出事異攝政之時身關明辟之  
義至使嗣主側目敘任於虛器直臣懷憤惡善於象魏久假  
不知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  
孽黨進故知持權引誘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自強者唯國  
是以卓母一說閹門辭事愛姬微愆免剝謝罪將杜根逢誅  
未值其誠乎但踐用之牛奪之已甚

靈帝宋皇后扶風人后居正位而無寵初中常侍王甫在誅

勃海王慊及妃宋氏妃后之姑也恐后怨之乃與大中大夫  
程阿共構后挾左道祝祖帝遂策收璽綬后徙暴室以憂死  
父邵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黃門皆憐宋氏無辜共合錢  
物收葬后及邵父子歸宋氏舊塋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  
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慊亦受誅夷今  
宋氏及慊所任於天上帝獲怒罪在難赦夢殊明察帝既覺  
而恐以問羽林左監許永曰此何祥其可禳乎永對曰宋皇  
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妬之  
說以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為怨痛  
勃海王慊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

此亦何理  
而不能  
何也

史籍

卷三十九

十一

遂伏其辜昔晉侯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天道明察鬼神  
難誣宜并改葬以安冤魂反宋氏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以  
消厥咎帝勿能用尋崩少帝唐姬穎川人董卓廢帝為弘  
農王明年山東兵起卓乃置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諫  
曰服此可以辟惡王不肯飲儒迫之不得已乃與妃唐姬及  
宮人伏燕別酒行王悲歌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泣下鳴  
咽坐者皆歔歔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執不復為吏民妻自愛  
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王薨唐姬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  
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畧得姬催欲妻  
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聞

獻帝死

帝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弘農王妃  
獻帝伏皇后湛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度製爵不其侯尚  
和帝女陽安公主為侍中初平元年從駕西還長安為執金  
吾帝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  
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繖數尺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  
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漉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  
為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  
嫌尊威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完卒子典嗣自帝都許守位  
而已荀彧兵侍吳非曹氏黨與議郎趙彥皆為帝陳言時策  
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

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初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欲并殺貴人帝以貴人有姿固請不能得后懷懼與父完書言曹操殘虐之狀令密聞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露操大怒遂逼帝廢后使御史大夫鄒慮持節假策詔上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歆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謂慮曰卿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兄弟宗族死者百餘人

史籍

卷三十九

主

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及伏后被弑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年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曰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夫人

劉玄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王莽末南方饑饉新市人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往從牧等號更始將軍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

一次

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眾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共立更始爲天子更始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素備弱冠愧流汗不能言建元曰更始元年以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更始入都宛城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鎮武侯劉望起兵汝南莽納言嚴尤秩宗陳茂敗於昆陽往歸之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

史籍

卷三十九

主

未央宮十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傳首諸宛更始在便坐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紀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市是月拔洛陽獲莽太師王匡國將哀章皆斬之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遣中黃門奉迎還都二年更始自洛陽而西王莽之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鐘鼓帷帳與華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僂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

左右侍官皆官省久更各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  
悉王諸功臣朱鮪辭曰高祖約非劉氏不王臣非劉宗不敢  
干與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  
燕羣臣欲言事輒墮不能見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  
將與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  
人尤嗜酒每侍伏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  
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威福自巳郎更有言萌  
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  
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關東王匡張卬橫暴  
三輔其投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膳夫庖人長安為之語曰

史籍

卷三十九

五

竄下養中郎將劉羊胃騎都尉劉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  
淑諫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三年正月  
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更始遣李松破斬之赤  
眉西入關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松等大敗棄軍  
走死者三萬餘人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  
卬與諸將議曰赤眉旦暮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城中  
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而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  
諸將以為然其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及赤眉立劉盆子更  
始使王匡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振以拒之張卬廖湛胡殷申  
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獵騰時共劫更

始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更始更始召張卬等將誅之唯  
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  
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等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  
燒門入戰於官中更始大敗將妻千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  
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召入牧丹先至斬之王  
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合趙萌李松攻匡卬於城內匡等  
敗走更始入居長信宮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連兵而  
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赤眉生得松松弟汎為城門校尉  
赤眉謂之曰開城門活汝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  
單騎走從厨城門出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累

史籍

卷三十九

五

詔獄問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潛  
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  
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  
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和上置殺於盆子赤  
眉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  
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共救止之  
乃赦更始封為長威侯劉恭復同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  
依謝祿居時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懷更始而張卬等以為虜  
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襲聖公者一旦失之自滅之道也於  
是祿使從兵與更始牧馬於郊下因令繼殺之劉恭夜往救

劉恭可取

其屍光武間而傷之詔鄧禹墓之於霸陵有三子求飲鯁與母東詣洛陽帝皆封爲列侯

### 劉盆子

劉盆子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聚百餘人自號三老時青徐大儼盜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從崇共擊王莽深湯侯田況大破之遂入青州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斜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廉丹戰死王匡走遂掠楚沛汝南潁川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

史緯

卷三十九

七

濮陽更始入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與其兵自將渠帥隨使至洛陽見更始皆封爲列侯然崇等雖封實未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更始二年崇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至弘農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盜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扶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時景王後在軍中者七十餘人盆子與兄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

可更始一

敬謂自可  
所謂宗室  
無誤者

史緯

卷三十九

七

更始等乃書札爲符與兩空札置筒中設壇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屬右枝牧羊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蘇符盆子即督拆棄之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進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因盆子兄式侯劉恭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爭功讎手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固守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密教盆子歸璽綬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茲誠不足以相成恐死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軍式侯事耶恭惶恐起去盆子下牀解璽殺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更人貢獻輒見剽劫四方怨恨不復信何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難死誠冀諸君哀憐之耳因涕泣嗟唏崇等會者數百人莫不憐之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以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應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大掠城中食盡遂收載珍寶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

史舞

卷二十九

武

此徐宣等三十餘人耳  
劉恭於更始可謂忠矣

王郎

宋

卷三十九

林

史 152-272

說得神  
光武後來  
復得元帝  
重附臣諫

之耳

史記卷三十九

三

助朕皆得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丞與功臣詣行在所悉  
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或不識去就強者預力弱者懷恐  
今元元創疾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於是  
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光武自剴得郎徽南走信  
都發兵徇旁縣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連攻不克耿  
純曰久圍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耶郎王郎  
已桀桀不戰自服矣光武乃留將軍鄧滿守鉅鹿而進軍耶  
郎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  
威帝遣使光武曰設使威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  
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威曰耶郎雖耶并

彭寵

彭寵宛人也更始立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及光武鎮  
慰河北以書招寵寵將上馬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連將鉤  
漁陽上谷急發其兵衆憂恐欲從之安樂令吳漢說寵從光  
武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結寵共歸光武寵乃以吳  
漢行長史及狐奴令王梁將步騎三千人與上谷軍合南及  
光武於廣阿光武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耶郎寵等  
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新上谷自負

朱浮可恨

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以問幽  
州牧朱浮浮曰前大王遣寵以所服劍倚以為北道主人寵  
謂至當迎問握手交歡並坐王今不然所以失望因曰王莽  
為宰衡時號豐旦久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曉長伯及莽  
吳漢王聚寵之所遣竝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快快是時  
北州破散而漁陽完有舊臣鐵官寵轉以賀穀積珍寶益  
富強朱浮與寵不相能數譖構之建武二年詔徵寵意浮  
責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自疑而其妻素剛固勸  
無受召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意寵因留之遂發兵反自

史記卷三十九

三

寵能如況  
則不死矣

攻朱浮於前分兵徇上谷右北平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  
賞疏薄遣使要况况斬之帝使將軍將軍鄧隆救而隆軍路  
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怒謂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能  
相及比若還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別發精騎三  
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不能救寵遂拔右北平以美女綰絲  
路遺匈奴娶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  
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高平復索南陽策攻拔薊城自立  
為燕王其家多見怪變卜筮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  
卿贊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薨獨在  
便室莽頃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床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

卜筮誤人  
多此類事  
人自誤耳

觀賊以所  
爲今人以  
爲不義  
也其  
新者

蕭禁皆使吏休偽稱罷教收縛奴婢以罷命呼其妻妻入罷  
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  
守罷罷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切耳解  
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欲解之視戶外  
見子密至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罷所裝之被馬六  
匹便妻縫兩縷裝皆夜後解罷手令作記告城門將云今遣  
子密等至子后臨卿所連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罷及  
妻頭置甕中便持記馳出城詣關封爲不義侯其尚書韓立  
等立罷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  
其宗族不義又可侯乎如  
其宗族高祖斬丁公可也

史  
卷三十九

魏

魏字季孟成紀人更始立魏季父崔與兄義及上邽人楊  
廣莫人周宗謀起兵應漢推郡爲上將軍魏聘平陵人方望  
爲軍師望說魏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  
南陽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  
見信於衆乎宜立高廟謂臣本祠所謂神道設教者也魏遂  
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等稱臣執事史來璧面告祝畢刺  
牲而盟移檄郡國勅兵下萬擊殺雍州牧陳慶進攻安定太  
尹丁向虜之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分遣諸將徇隴西  
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

去得高恒  
何以立  
子見殺

魏始欲歸  
尤武其後  
反復合使  
之也

等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未可知固止之魏不聽望以書辭  
謝而去魏至長安更始以爲右將軍其冬崔義謀叛歸魏  
并禍以告更始崔義誅更始以爲魏爲御史大夫明年赤眉入  
關光武即位河北魏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良更始不聽  
魏與諸將謀劫更始東歸事覺更始召魏魏稱疾不入因勸  
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魏閉門拒守至昏時  
潰圍與數十騎斬平城門關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  
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魏必震西州聞於山東  
建武二年人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將馮異引兵西向  
天水魏逆擊之於高平於是禹承制命魏爲西州大將軍得

史  
卷三十九

幸

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魏遣將軍楊廣  
迎擊破之於涇陽魏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衆勸魏  
通使京師尤武素聞其名報以殊禮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  
與公孫述通寇三輔魏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遣使  
上狀帝報以手書恩禮愈篤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  
司空扶安上印綬授魏魏新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  
蜀兵不復北出帝因使魏討蜀盛言三輔卑弱處方在邊  
未宜謀蜀帝知魏欲持兩端不厭天下統一於是稍熱其禮  
魏與衆欲馬援相善故帝數使魏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  
以重爵魏不欲東深辭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



復道來歛說。遣子入侍。壽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欽詣關。將王元說。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率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騁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取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險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國王不成。其弊猶足以窮。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執。與蛇蚓同羈。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子內侍。公孫述遂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還遣周游詣關。先到焉。與營游爲仇家所殺。帝遣衛尉執期持珍寶。賜歸。期至鄭被盜。亡失財物。帝聞而歎曰。使來見殺。得賜。道亡。吾與隗。壽事其不諧矣。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詔還從天水伐蜀。欲以潰其心腹。嘉復言白水險阻。機關絕敗。又多設支閼。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欲討之。乃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种等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壽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抵謀欲殺歙。歙亡歸。諸將與壽戰。敗。引退。壽因使王元使三輔。征

西大將軍馮異擊破之。壽乃上書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豈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可以報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賜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克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報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關。庭則爵祿獲。今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壽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述以書爲

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焉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軍雲集四境而舊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放矣吾東縛而相齊驍布杖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獨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耶得書乃歸卿并爲之中大夫於是魏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焉將軍子奔西城從楊廣詔告曰若束手自請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爲驍布者亦自任也魏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大司馬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月餘楊廣死焉魏因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魏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漢軍急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數月王元等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陣元等夾圍殊死戰遂得入城魏歸與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天水隴西復反爲蜀光年蜀病且餓悲憤而死王元周宗立蜀子純爲王明年味秋魏并攻破落門周宗等將純降分徙京師以東王元固爲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蜀元舉衆詣官降十八年純與廣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諫之論曰魏葛援族假制明神述去

公孫述

創國百事有以識其風矣隗瑒雖隘非有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有足俟者所以來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也夫功全則興顯業謝則禍生能回成敗或未聞焉若魯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擁西州豈多望乎 正恨命不副耳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哀帝時爲清水長父仁爲河南都尉以進年少進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卒正有能名更始立豪傑各起

兵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署漢中商人王岑自稱定漢將軍殺府部牧以應成衆合數萬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虜掠暴橫述不能堪召諸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故開漢將軍到告懼喜奉迎今百姓無辜婦子保獲室屋燒燔此盜賊耳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卽留不欲者便去皆叩頭曰願效死述乃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許州牧印綬卽選兵西擊成等大破之殺成而降其衆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將兵徇蜀漢述恃地險衆附欲自立乃使其弟恢於縣竹擊寶破走之威震益部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

王元說  
李熊說  
亦似可  
而二子  
敗者不  
天也

以  
第  
也

史  
紀

卷  
三  
十  
九

宋

之平作君長皆來貢獻功曹李熊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  
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  
生無殺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  
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  
巴郡拒捍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數十萬見利則出兵而  
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隴南順江流以  
窺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  
宜仰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  
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曰朝聞道夕死尚  
可況十二乎建武元年述遂稱帝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  
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關中下江州東據扞關盡有益州之地  
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傑呂雉等擁  
眾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皆拜為將軍述大作營壘陳  
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  
造赤樓帛蘭船五年延岑出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帝與  
述書曰君非吾賊臣亂子舍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  
也君日月已逝妻正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壽不可力爭  
宜留三思述不答明年魏都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刺耶見兵  
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  
其守秦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中

諸葛武侯  
云而待

史  
紀

卷  
三  
十  
九

宋

此  
馬  
援  
所  
謂  
井  
蛙

二漢與伐  
蜀則漢  
之為國  
天下有  
幸可以  
偏安失  
其險矣

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前  
死而成功踰於却就而滅亡也既而連遇連合制有雍州兵  
強士附咸加山東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  
解莫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專  
師章句賓友處士假武息戈畢辭事漢喟然自以為文王復  
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  
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誘貳則五分而有其四  
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今以梁  
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令將有王氏  
自潰之憂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  
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式據江陵臨江南之會衝巫  
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  
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莫有大  
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晉武王代殷八百諸侯不期同  
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  
外以廣封疆者也耶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鳥合之眾雖  
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  
效魏晉欲為西伯也延岑田式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  
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各  
出入法駕鸞旗旄騎陳置陣戰然後輩出房闔又立其兩子

孟子聖公  
皆降天下  
也

光武帝也  
連勝也

史記 卷三十九

為王食健為廣漢華臣言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遠王皇  
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  
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魏郡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鄧豐敗  
并沒其軍蜀地恐動述使鄧降將王元與將軍張安拒河池  
又遣田戎及司徒任滿將兵下江關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  
彭攻之滿大敗斬之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降彭長驅至武  
陽帝與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視所  
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少皆勸述降述曰廢典命也豈  
有降天子哉中郎將來欽急攻王元璽安安使刺客殺欽述  
復令刺客殺岑彭十二年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樓嚴  
述弟恢及弟史與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誅滅其家猶不能  
禁帝必欲降述復下詔諭之曰勿以來欽岑彭受管自疑今  
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  
無降意九月吳漢破斬其大司徒謝豐遂圍成都述聞延岑  
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  
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配岑於市橋  
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之漢  
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成門述視古書云虜死  
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官太  
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漢因令壯士突之

耶羅本之

史記 卷三十九

述兵大亂被刺洞背墮馬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  
死明日岑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而族延岑放兵大  
掠焚燒官室帝聞之怒遣人責漢又讓副將劉尚曰城降三  
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何以為心  
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忍行此耶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述  
以憂死帝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起  
義之士並蒙顯擢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論曰昔趙佗自王  
番禺公孫述亦竊帝蜀漢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  
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不能因隙立功起會時變方乃  
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此吳起所以斷魏侯也及其謝臣屬  
審於廢典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語也

齊武王續字伯升光武長兄也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思復社稷不事家人生業傾身被莽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天亡之秋復高祖之業今其時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合七八千人與新市平林帥合兵而進屠長

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漢兵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收合散兵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漢水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意新市平林兄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伯升與合兵大衆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游師夜起襲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攻甄阜下江兵自東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追之迫漢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殺阜賜王莽納言嚴尤秋宗陳茂問阜賜軍敗欲殺宛

王莽作事可笑

原是正議

伯升陳兵營衆焚積聚伊登飢鼓行而前與尤茂遇育陽下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使長安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貪聖公需弱先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謀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兄猶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卽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敵非計之善也今日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從之聖公卽位拜伯升爲大司徒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或新野不能下新野宰豈城曰願得司徒劉公一信及伯升軍至卽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不自安共謀誅伯升大會諸將更始取伯升寶劍祝之繡衣御史中屠建隨獻玉珎更始竟不聽

以親王而  
試郡縣淡  
之吏治所  
以盛也

史

卷之四十一

三

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彘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不答李軼詣事更始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信又不受將軍劉縯數陷陳潢聞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惡之以縯為抗威將軍縯不肯拜更始與諸將陳兵收縯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齊王與為魯王謚伯升為齊武王光武感伯升功乘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平陰令遷梁郡太守亮謚曰哀王子石嗣與繼光武兄仲初南頓君要

同郡樊重女字嫻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長伯升次仲次光武仲沒於小長安追諡為魯哀王與試守緱氏令有明畧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復有善政顯宗器重典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亮謚曰靖王子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顯宗在東宮尤見親待入侍諷誦出參乘與中典初禁網尚闊睦諫讓奸士千里交結名儒宿德莫不造門辭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朝賀名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以實告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

史

卷之四十一

四

行也大夫其曰孤自襲封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大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性孝友悉推財產與諸弟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亮謚曰敬王與子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教等皆宗事之論曰大丈夫之鼓勁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土豈游俠豪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援機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蟻為戒蓋畏此也

李通范滂宗以通未知通而舍家從其同然實東京之元功也字次元南陽人世代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好星歷識記為王莽宗卿師莽本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善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遣軼往迎光武光武以通士君子相慕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言議文事光武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年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

守此於劉  
氏雖死於  
李氏誠事

史記卷之四十五

五

自有度矣。因備言其計。尤武既預知通意。遂相約結定。陳  
期以竹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及屬正。以號令大衆。尤  
武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事覺。通亡走。守審知其事。欲上  
歸守與邑人中。耶將黃顯相善。顯謂守曰。今開門禁嚴。君狀  
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關自歸。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  
上書歸死。莽繫守於獄。黃顯為請曰。守聞于無狀。不敢逃亡。  
守義自信。歸命官。臣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俘逆。令  
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之。會前隊上通起兵之狀。莽怒。  
欲殺守。顯爭之。并被誅。守家屬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  
通門宗六十四人。時漢兵已大合。通與尤武李軼遇於棘陽。

素有消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  
通固辭。積二歲。乃聽。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百創大難。  
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每幸南陽。遣使者以太牢祠通。  
父家十八年卒。謚曰恭侯。

王常

王常字頽卿。舞陽人。王莽末。與王鳳成丹張卬等起兵雲杜。  
綠林中。別入南郡。號下江兵。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遂  
北至宜秋。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  
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卬與尤武及李通造常壁。成丹張卬推  
常出見伯升。伯升說以合從之利。常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

史記卷之四十五

六

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卬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  
功。伯升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具為丹卬言之。丹卬負其衆。  
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王耳。常曉說之曰。往者成哀。衰微  
無嗣。故王莽得乘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  
之心。民之誦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而起。民所  
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夫舉大事。必下順民心。上  
合天意。若負強恃功。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  
之執。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  
今南陽諸劉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  
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諸將謝曰。敬受教。卬

王常知天下  
非常人也

王常知天下  
非常人也

王常

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俱進破殺甄卓臬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常與南陽士大夫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常與光武共破王尋王邑更始以常為廷尉行南陽太守事封知命侯常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兄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受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為天下復失綱紀間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憾帝笑曰吾與公戲耳乃召公卿將

史籍

卷之四

七

軍以下大會其為羣臣言常與義兵知天命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拜為漢忠將軍封山桑侯遣南擊鄧奉董訢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嚴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六年西屯長安拒魏霸使使者齎璽書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霸遣將過易氏常要擊破之十二年北屯故安拒盧芳卒於屯所

鄧晨在日南史漢之外此等文字不易得也

鄧晨字偉卿新野人世吏二千石晨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伯升及晨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議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晨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會宛語當應耶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光武單騎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新野宰汙晨宅焚其家晨宗族皆悲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

史籍

卷之四

八

恨色與光武擊破王莽王邑更始以晨為常山太守王郎反光武自前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交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於縣西封晨子汎為吳房侯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譏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難之帝大笑使持節監執金吾買復等擊平郿陵新息賊晨好樂郡職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州高第入奉朝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

帝有何用如非僕侯晨云

此北道上也



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賞賜數百千萬復遣歸郡晨與  
鴻御陂溉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二十五  
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  
葬於北芒乘輿與中官親臨喪送葬

### 來歙

來歙字君叔新野人父仲娶光武祖姑生歙歙女弟為漢中  
王劉嘉妻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帝見歙大悅解衣以衣之  
拜為太中大夫時方以隴蜀為憂歙自請曰臣嘗與隴蜀相  
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  
命開以丹青之信歙必束手自歸則速自亡之勢也帝然之

### 史緯

#### 卷之四十一

九

歙使隴蜀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帝謀西收  
隴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隴將王元進異說隴尤豫久不  
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隴曰國家以君知賊否曉廢與故  
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  
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  
之決在於今日歙前刺隴起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  
而去王元勸隴殺歙隴使牛邯將兵圍守之隴將王遵固諫  
歙有行義西州士大夫皆信重歙多為之言故得免八年遣  
歙襲略陽歙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畧陽斬營守將金  
梁入其城隴大驚曰何其神也悉兵數萬人圍畧陽斬山築

### 史緯

#### 卷之四十一

十

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死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置鐵  
攻之自春至秋士卒疲敝帝自將上隴器眾潰走圍解置酒  
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詔悉監護諸將明年攻拔落門營支  
黨皆降王莽時羌虜背叛招其酋豪以為用及畧亡後五  
霸先零諸種數為寇掠州郡不能討歙大修攻具進擊羌於  
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  
擊破襄武賊傅梁卿等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歙領倉  
粟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  
年歙與蓋延攻河池陷之乘勝徑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  
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  
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  
殺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  
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為  
朝廷羞大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  
下裁察投筆抽刀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贈歙中郎將征  
羌侯謚曰節侯喪還洛陽乘輿編素臨弔送葬論曰世稱來  
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  
稱者其心誠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歙曾孫歷  
字伯珍延光初為太僕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歷要結光祿  
勳殺諷宗正劉璜將作大匠薛皓等十餘人詣鴻都門證太

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詔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觀等不識大典共為讎讐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罰諫者莫不失色薛皓頓首曰宜如明詔歷歷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處國事固當懷轉若此乎眾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免歷官削國租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拜衛尉遷車騎將軍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年十三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

史籍

卷之四十一

十一

禹十三歲  
與王莽  
非常人

禹見光武知其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往及聞光武安集河北禹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曰我得軍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留宿問語禹曰更始雖都關西然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勅以萬數三輔假號者往往聚眾更始既不自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分崩離析形勢可見當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可圖也光武大悅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於禹及赤眉西入關更

始使王匡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機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禹西入關今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禹以韓歆為軍師馮異樊崇宗耿等為將軍引兵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入河東河東郡尉守關不開禹攻破之進圍安邑逆擊更始大將樊參於解南斬之王匡劉均等合軍十餘萬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韓歆及諸將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吏理兵勸眾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今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進大破之匡

史籍

卷之四十一

十一

等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斬之遂定河東是月光武即位於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鄧侯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公乘欲引眾十萬拒禹於街禹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

殺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帝以關中未定，勅禹進兵，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遣馮翊宗欲守枸邑，禹至大要，二人爭權相攻，情遂殺歆，因反擊禹，禹以聞，帝問情所親愛，為誰，曰：「護軍黃防。」帝度情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翊者，必黃防也。」片餘防果執情，將其眾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國，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就穀雲陽，自馮翊反後，禹威名稍損，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撻咎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數以飢卒微戰，輒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四年春，延岑寇順陽，遣禹護將軍鄧曄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四縣，禹內文明，篤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園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其尊寵之卒，蓋曰元侯。子訓字平叔，建初六年，為護烏桓校尉，鮮卑聞其威信，不敢南近塞下。章和

二年，護羌校尉張軫誘誅燒當種羌，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軫，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至是燒當迷唐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漢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今張軫失信，眾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懸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為我川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過，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

嗚呼  
悲泣  
以

東號指類歸死，餘皆欲塞納質，於是縶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屯田耕種，修理城郭，塲壁而已。四年冬，病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我俗父母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追封，諡曰平壽敬侯。訓五子：陶、京、愷、弘、閔。陶字昭伯，女弟為皇后，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陶也。京早卒，愷虎賁中郎將，弘閔皆侍中。帝崩，太后與陶定策立安帝，自和帝崩後，陶兄弟常居禁中，陶不欲久在內，求還。弟永初元年，封陶兄弟為列侯，陶等辭讓不獲，上疏曰：「臣兄弟過以外戚遭值明時，並統列位，光昭當世，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後立皇統，奉承大宗，神策定於聖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為，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諸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勸厲，冀以上全天恩，下元性命，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陶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以陶為大將軍，時遭九仇，盜賊羣起，四夷使叛，陶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

即此可見  
鄧后

賈士何熙，殺鄧李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龍、陳、璽之舉，府天下復安。元初二年，弘卒，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疾病遺言，歛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封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輕車騎士如霍光故事，太后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執送，闕最少孝行，猶著與兄愷相繼卒，太后以愷等不受封爵，乃封愷子廣宗為葉侯，閔子忠為西華侯，京子珍為陽安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閉門靜居，中郎將任尚嘗遺陶子侍中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徵詣廷尉，鳳自首於陶，陶畏太后，遂免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太后崩，帝復申前命，封陶為上蔡侯，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與中黃門李閔、侯伺左右，及太后崩，官人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愷、弘、閔謀立平原王，得帝追怒，令有司奏愷等大逆無道，遂廢廣宗，忠等為庶人，陶以不與謀，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陶等資財田宅，郡縣逼迫，廣宗忠皆自殺，陶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陶從弟何南尹、豹、舞陽侯逸，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珍兄弟以母閔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龍痛陶無罪，乃肉袒輿櫬上疏，追訟陶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讓國還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為官人卑辭所。」

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陶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上喪氣立收還家大窳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爲陶稱枉帝意頗悟乃誡讓州郡還葬洛陽舊塋公卿會喪莫不悲哀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卽位追感太后恩訓感陶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陶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陶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爲郎中崔寵爲太尉錄尚書事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從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孽後主以至顛敗者其理有可言焉

史記

卷之四十一

七

寇恂

寇恂字子翼昌平人爲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其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御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爲使君

史記

卷之四十一

七

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此左右以使者命名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况發兵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可以歸附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力邯鄲不足平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弁等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光武問鄧禹曰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公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屬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可也光武於是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請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賈彊將兵三萬渡華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請待軍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曰劉公兵至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

平定國為  
延時學為  
秋意惻為  
大將學為

史紀

卷之四十

元

約破河內有頃恂微至大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因上尊號時軍食乏恂以輦車僂駕轉輸前後不絕帝數策書勞恂恂同門生董崇就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鄰敵此護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乎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固請帝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拜潁川太守封雍奴侯執金吾賈復都將殺入於潁川恂捕得殺之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齒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勸屬縣盛供具儲酒膠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遷汝南太守恂素好學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拜執金吾從軍駕驛賜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還欲親征之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

傳古人好學如此

史紀

卷之四十

辛

定念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往役乘閒以相誑誤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侍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後峻亡歸復助鄧拒隴既死峻畏誅堅守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全之策也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遣恂奉璽書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謂辭禮不屈恂將誅文諸將諫曰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恂經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卒謚曰威侯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州人漢兵起異以郡縣監五縣與父城長前  
萌城守光武舉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聞出行  
屬縣為漢兵所執異從兄孝從光武因薦異得召見異曰異  
一夫之用不足為輕重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報德  
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  
虜掠觀其舉止非常人也可以歸身乃與苗萌開門出迎光  
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更始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以  
為不可許苗謂為尙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之及渡河  
北洲有力焉伯升之敗光武不敢服喪每獨居輒不御酒肉  
沈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惡  
漢久矣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無所依戴今公  
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禁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  
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  
納之遣異與鏡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孤寡亡命自南  
者除其罪及王郎起光武自劉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  
憂亭時天寒冽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  
引車入道傍空舍與抱薪鄧禹焚火光武對燭燄衣異進麥  
飯光武因復渡滹沱河破王郎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  
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處隸

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異進止皆有表識軍  
中號為整齊更始遣武陰王李軾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  
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  
內城邑完全倉庫實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統  
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軾書勸其  
定大計謂為禍福初軾與光武首結謀約相親愛及更始立  
反共伯伯升雖知長安危亂欲降又不白安乃報異書申結  
盟好自是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又南  
下河內成皋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  
攻諸降異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破斬勃獲首五  
千餘級軾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聞光武故直露軾書  
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軾由是城中垂危多出降鮪遣  
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報異異遣校  
尉護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  
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勸光武即帝  
位光武乃召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  
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  
武二年封異陽夏侯時赤眉延岑舉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  
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  
賜以乘輿七尺貝劔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

有楚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  
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爾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  
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  
威信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  
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拜異為征西大將軍  
會鄧禹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擊  
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  
伯以恩信相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涇池以要其  
東我等擊其西可以一舉取之矣禹弘不從大戰移日赤眉  
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

史籍

卷之四十

章

破之乃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果  
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關中悉平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  
上書思慕闕庭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言異專制關中百  
姓歸心號為成陽王帝以章示異異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  
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惶懼乎六年春異  
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  
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妻亭豆  
粥游沔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桓公  
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檣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  
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憂諸將上寵為隗囂所  
敗乃詔異軍相邑未至焉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  
人下隴分遣行巡取桐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新  
乘勝不可與爭異曰虜兵臨境狂狃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桐  
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宜先據城以  
逸待勞乃潛行閉城假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  
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  
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降漢九年隗囂死子  
純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救之帝令異行天水太守事  
攻匡斬之諸將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  
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卒於軍謚曰節侯

史籍

卷之四十

詩



史記

卷之四

五

彭彭字君然棘陽人王莽時守本縣長與前隊貳嚴說其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仇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畧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韓歆光武徇河內歆讓歆欲城守彭止之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名見彭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爲用乃貰歆以爲鄧禹軍師光武卽位拜彭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圖洛陽

史籍

卷之四十一

蓋

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歎語如平生彭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公雖畧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傳可保况諫討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卽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勸諸部將曰堅守待我耳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師王尹翁歸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兄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泉

舞陰一作舞陽  
詔長秋宮  
朔望問太  
天人起居  
隆興也

宋

卷之四十一

疾

悉降拜斷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時更始諸將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所過多侵暴破虜將軍鄧奉調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返擊破漢軍屯據清陽彭等攻之不利帝自將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臣且囊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晨之兄子也遷征南大將軍封舞陰侯令彭率傅俊嚴官等南擊秦豐拔黃郚圍豐於黎丘斬首九萬餘級帝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益獲其妻了士衆數萬人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

其

上貨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奇船是流而  
上直衝浮橋而橫柱鈞不得去奇等乘機殊死戰因飛炬焚  
之風怒火盛橋煥崩毀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太  
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長  
驅入江關今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  
前者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與師遠伐以討有  
罪為民除害辭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  
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  
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  
孫述使延岑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

史纂 卷之四十

七

二萬餘人拒黃石彭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  
等自分兵奔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  
二千餘里徑拔武陽繞山延岑軍後使精騎馳去成都  
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蜀地震駭連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彭所督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  
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印殺王任  
費開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卒帝盡以所獻賜彭  
妻子諡曰壯侯蜀人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曾孫熙為蜀郡  
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與人誦之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人王莽末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  
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以為  
校尉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臣聞圖竟舜之事而不能至  
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  
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  
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  
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  
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事持我書往復延辭嘉受書北  
度河及光武於相人鄧禹稱復有將帥節光武召見奇之署  
復督監賊見其馬羸解左驂以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設折

史纂 卷之四十

七

等輩調補部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  
得相除以復為偏將軍還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  
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  
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破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  
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劍甚光武大驚  
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  
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娶妻  
子也復病身愈追及光武於薊見之甚歡光武即位拜為執  
金吾更始郎王莽命及諸將在南未降者多帝召諸將  
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卿最疆死為大誰

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鄧，連破之。尹弇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帝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封膠東侯，食六縣。復知帝欲佩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將兵，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制甲兵，教備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閉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奏議國家大事，卒謚剛侯。次子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更始立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騎，天下所聞也。若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此不再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論衆者，未得望見道中，有一儒生，使人召之，問以所聞。

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與將好虜掠，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然每安慰之。後躬徙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漢襲其城。漢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公據孤危之域，待滅亡之禍，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

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待之。手擊殺躬，悉降其衆。初，躬妻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即位，拜漢為大司馬，封廣平侯。食四縣，建武二年，漢率驍騎大將軍杜茂、軻鄒將軍陳俊、固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率十餘萬人來救。漢還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陳俊、杜茂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死，二城皆降。時鬲縣五姓逐守長，據城。

史

卷之四十

五

前相去二十里，以爲人，且隔江也。

戰市初將帥方聚，真天校也。

孫承戰於漁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諷漢曰：「此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漢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山兵綴公，以大衆擊尚，尚破公即敗矣。宜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十許萬人，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圍之，漢乃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多樹旛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豐等不覺。明日，漢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自旦至晡，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引還廣都。劉尚拒進，其以狀上，而漢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其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平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平

追述殺之城降斬連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  
安恒側足而立諸將兄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  
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常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  
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  
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  
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妻子常買田業漢讓之  
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買田宅乎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  
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卒謚曰  
忠侯

史緯卷四十一

後漢書五

列傳

臧宮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爲縣亭長游徼後入下江兵中爲校尉  
因從光武征戰以爲偏將軍建武十二年公孫述將田戎任  
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宮與岑彭破荊門別軍  
乘鵲山通道山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  
從涪水上平曲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  
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已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  
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  
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  
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  
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乘勝追  
北降者十萬餘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衆衆降進拔縣竹破  
涪城斬述弟恢復攻板繁郫前後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時大  
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居大城兵馬旌旗甚盛  
乃乘勝入小維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  
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  
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



之進軍咸門與漢共滅公孫述拜廣漢太守十五年徵還京師封朗陵侯遷城門校尉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官請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思之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父兄以明經爲王莽上谷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更始立弇年二十一齋貢獻詣更始至朱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謀曰劉子與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微賊卒爲降虜

史記

卷之四十一

二

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往反數十日歸發突騎以韓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虜奴乃馳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求歸發兵以走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志哉弇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已子上谷太守况即弇之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會制中亂光武遂南弇走歸說况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遇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定

彭寵與光武等俱先爲臣臣之

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等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既而詣營上肅光武見弇等大悅曰王郎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那應曰然何意二郡良爲我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皆以爲偏將軍便領其兵從擊王郎於南縣邯鄲兵迎戰漢軍稍却弇與景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擊十餘里死傷縱橫世祖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拔邯鄲更始見光武威聲曰盛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還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官置臥溫明殿弇入拜牀下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元元叩心更思莽朝銅馬赤眉之屬數十

史記

卷之四十一

七

百萬聖公不能辨也其欺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人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悅拜弇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二郡兵弇到上谷悉發兵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輪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卽位封好畤侯三年弇從幸春陵因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經軍都弇兄舒襲破

其衆斬匈奴兩王，龍乃退走，遂取軍都五年，龍死，天子嘉其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賜甲第，奉朝請，封平侯，遣奔吳。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奔進討張步，奔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大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奔。奔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召令其衆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去。費邑遣弟敢守巨里，奔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今得亡歸歸者，以告邑。至期，邑自將精兵三萬來救。奔喜曰：「所以修攻具者，正欲誘致邑耳。」即分三千人以待巨里，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小兒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四十餘營皆下，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奔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無備，乃勒諸將，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蓐食，天明遂至臨淄，城腹豆荊梁等以爲宜速攻西安，奔曰：「西安開吾欲擊之日，夜爲備，臨淄不意吾至，必驚擾，攻之必拔。」臨淄拔，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

史記

卷之四十一

四

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與三弟弘、藍、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奔。奔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故示弱，引歸。步氣益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奔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爲步所攻，自將兵來救。陳俊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暮，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外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奔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奔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能遮歸鄉里。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

史記

卷之四十一

五

地悉平。九年，與中郎將來欽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况病疾，乘輿數自臨幸。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視醫藥，當代以爲榮。况卒，謚烈侯。永平元年，弁卒，謚愍侯。弟國字叔慮，建武七年拜駙馬都尉。况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竊因自陳，讓詔許之。遷五官中郎將，封烏桓鮮卑、展寇邊境。國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與韓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欽塞稱藩，願扞禦北虜，議者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屬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憂。開之，營

突怖，從數百騎出迎，乘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軍都尉，天子姊婿，爵爲通侯，當降之。」安得乃遣更令其將迎，乘大怒，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說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恐敗事。」且止。乘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乘將以詣固，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章和二年，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封乘美陽侯。乘弟襄亦以軍功封栗邑侯。乘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侯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卒，謚曰桓侯。匈奴聞乘卒，舉國號哭，或至虜面流血。曹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與大醫令吉平、丞相司直韋晃、兄臺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衣冠盛門，坐紀罹禍者甚衆。國弟子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騎都尉劉張擊車師，請恭爲司馬，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茂已校尉，尉以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謂者關龍爲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遣子入侍，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辭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



史記卷之四十一

九

終者必有異。因發盟誓射之。房中矢者。視劍皆拂。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而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其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募數千人。直馳之。却敵敗走。乃於城下。掘絕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向井拜。恭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由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殺都護陳睦。北虜亦聞。聞訖於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衰鏡。弩食其筋。華士卒稍死。亡餘數十人。恭推誠。同死。生終無二心。單于知恭已

千士傷心  
之師民

史記卷之四十一

九

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衆等聞之。欲引兵。趣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隨王蒙軍。出塞。固請。連恭。諸將不敢前。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驛。大。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明日。遂引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等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敵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擊山爲井。煮犢爲食。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羞。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洛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拜恭爲騎都尉。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范羌爲。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明年。金城。隴西。羌反。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獲首虜千餘人。牛羊四萬餘頭。勒姐。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言。故安豐侯。賁。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宜鎮撫涼州。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督。屬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徵

恭若不救  
實有今日  
之功

下獄免官卒於家孫畢字季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畢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類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弁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尅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能獨隆也又曰余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

史籍

卷之四十一

十

蓋以決一日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有十世而蘇武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銑期

銑期字次况潁川人長八尺二寸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薊薊中起兵應王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譁呼遮道不得行期騎馬奮擊曠日大呼左右曰起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期進說曰更始失政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百姓思漢之心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萌

趣邪光武卽位封安成侯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督盜賊李熊鄒中之豪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儼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鄒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徵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爲將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夫變常生於不意臣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卒帝親臨襚殮諡曰忠侯

史籍

卷之四十一

十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陽人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兩願充行伍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史從渡河北賓客從者數百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創郎移檄購光武光武南馳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詭曰水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

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既至信都，發兵攻破邯鄲，霸追斬王郎。從平河北，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殮之，傷者躬親養之。建武四年，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兵救建。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所敗。武軍奔過，霸督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由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信。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出攻城，合戰。

建武四年十一月

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奔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樂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十三年，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緣邊愁苦。詔霸將苑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亭障，起烽燧，十里一候，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霸識邊事。

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運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卒。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陽人。光武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建武二年，拜征虜將軍，封潁陽侯。南擊弘農，栢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自倍，遂大破之。涿郡太守張豐反，與

建武二年十一月

彭寵連兵，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宏執豐降。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推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遵屯其鄉，遣護軍傳玄襲擊彭寵於潞，大破之。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武威將軍劉尚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召諸將議。遵曰：羣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囂破，帝東歸。

過河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焉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却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綺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征虜將軍顯陽侯遵不幸早卒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懷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

史紀

卷之四十一

七

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興復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定滙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畧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所得賞賜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年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卒論叙衆功詳察謚法以禮成之帝以

章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謚曰成侯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其見思如此從弟彤字大孫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以彤爲僮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數入塞殺畧吏人朝廷以爲憂建武十七年拜虜降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

史紀

卷之四十一

五

馬數千匹自是鮮卑震怖不敢闕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駭驛款塞上紹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卽擊匈奴左伊秩皆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赤山烏桓數犯上谷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怖彤以恩信撫夷狄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

樂浪胡夷皆來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永平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謂左右曰太僕亦吾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不見虜而還坐返還下獄免彤爲人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

史緯

卷之四十一

去

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間之大驚召問逢狀狀蹉跌良久烏桓鮮卑追思彤每朝賀京師常過家拜謁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遷遼東太守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儻俗徵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部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而一背之故以致感憤惜哉峻法之敝也

任光

任光字伯卿南陽人初爲鄉耆夫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

以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與都尉李忠令萬修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兵城守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卽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光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恍炎燭天地舉城震怖卽開門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城頭子路東平人姓及名曾起兵盧城頭子都東海人

史緯

卷之四十一

七

後俱爲部曲所殺建武元年封光阿陵侯卒子隗嗣章和初拜司空

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人更始立拜忠新傳都尉忠與任光同奉世祖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驢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進闕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責以背恩反城卽時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是三心也世

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軍已成矣，將軍可歸教老母妻子。」宜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與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通使任光將兵救信都，會更始將兵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建武二年，封中木侯，遷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愛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十九年卒。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初爲王莽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彤舉

史緯

卷之四十一

光

城降，世祖北至薊，會王郎起兵，使其將徇地。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欲至信都，使五官掾展萬、選精騎二千餘人，緣路迎世祖軍。彤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封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如此者也。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况明公舊二郡之兵，揚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

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明公欲西，邯鄲之民，誰肯捐父母背城池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拜彤爲後大將軍，使將兵北至堂陽。彤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卽開門出迎。信都復反爲王郎，捕繫彤父弟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顧家，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賞諸侯，行大司空事。六年卒。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

史緯

卷之四十一

光

斯近之矣。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更始立，李軾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其衆，純求謁，久之，邇得見，因說軾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繁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就兢自危，猶懼不終，而况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軾奇之，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謁見世祖，深接之，純求自結納。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所宿，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

隨奉迎於育拜純爲前將軍所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時郡國多降邯鄲純恐宗家懷異心適使所宿歸燒盧舍世祖問故純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世祖至部止傳舍部大姓蘇公密迎王郎將李惲純覺之將兵逆與惲戰破斬惲從平邯鄲時赤眉青犢上江大搶鐵腰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射營中士多死傷

史緯

卷之四十一

三

純勒部固堅守不動遂敢死二千人持短弩各傳三矢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進擊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純騎自世祖明且世祖與諸將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適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卽位封純東光侯時真定王劉揚與蘇曼賊交通帝遣騎都尉陳副徵揚揚閉城門不內乃復遣純持節行敕令於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密勸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疾不謁以純真定宗室之出遣人與純書請相見純報曰奉使行

赦今於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至傳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郡中震怖無敢動者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聖帝受命得爲通侯天下畧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帝乃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以列侯奉朝請從擊並寇道過東郡百姓老幼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冒爲軍吏耳治郡適能見思若是乎六年純辭就國弔死問病民

史緯

卷之四十一

三

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卒於官植宿所俱封列侯

馬武

馬武字子張湖陽人王莽末武入綠林兵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與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畧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

史籍

卷之四十一

三

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祭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為  
 歡復使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美其意因從  
 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  
 敢追進至安定大小廣陽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隨之  
 遂破賊追至平谷而還世祖即位以武為侍中騎都尉封山  
 都侯建武六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  
 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  
 人囂兵乃退坐殺軍吏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  
 印綬削戶五百改封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議語  
 從容曰諸卿不遺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衡侯禹曰臣

范氏之文  
 通班馬  
 然其意  
 精可取  
 亦錄之  
 必至於  
 可存矣

史籍

卷之四十一

三

武追擊到東西郡大破之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  
 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永平四年卒論曰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  
 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不用原夫深圖遠  
 算固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  
 賢皆序如管關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  
 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翼續  
 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魏疑  
 則隙生力作則亂起蕭樊且猶縹緲信越終兄蕭贊不其然  
 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幸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  
 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  
 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冠  
 邪之高熱耿買之鴻烈分土不過數縣所加特進朝請而已  
 觀其治民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曲法則違廢  
 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用則羣心難塞  
 獨任則兼才不逢校其勝否即事相權故高厚典禮允若元  
 功綜核名實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高密數公則  
 與參園議其餘並優以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夫崇



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招廣賢之路意者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太傅高密侯鄧禹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韓陽人大司馬廣平侯吳漢河南尹阜成侯王梁淮陽人左將軍膠東侯賈復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南陽人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种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南陽人執金吾雍奴侯寇恂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襄城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馮異舞陰人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上谷太守淮陽侯傳作王霸建義大將軍高侯朱祐宛人信

史緯 卷之四十一

章

都太守阿陵侯任光征虜將軍穎陽侯蔡邕豫章太守中木侯李忠驃騎大將軍操陽侯景丹樓陽人右將軍槐里侯萬修扶風人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漁陽人太常璽壽侯郭彤衛尉安成侯桃期驍騎將軍昌武侯劉植東郡人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橫野大將軍山系侯王常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大司空同始侯李通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大司空安豐侯竇融驃騎將軍慎侯劉隆安樂人太傅宣德侯傳作卓茂

竇融

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廣國七世孫王莽末融為波水將軍莽敗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

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為言更始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依附羌河河西翕然歸之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公五郡觀時變動

史緯 卷之四十一

章

議既定咸以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親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輒破之其後匈奴怨又孫復侵寇似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內饑者歸之不絕融等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地時隗囂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皆假其將軍印綬章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今失柄後有危殆雖悔

無及今豪傑競逐雖雄未決各當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  
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  
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  
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  
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道士西門君惠言劉  
秀當爲天子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見也且以人事論之今  
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親待命  
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或同或異融小心精  
詳遂決策東向五年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聞河西完富  
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通運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

史緯

卷之四十一

美

與俱還帝見鈞甚歡禮饗畢遣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  
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民庶殷  
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  
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  
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  
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  
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  
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  
斥之國今之議者必有欲任羣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  
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

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威驚以爲天子明見萬  
里之外融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唯幸得託先后末屬  
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  
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  
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  
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羣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  
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委  
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業求無冀之利  
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爲心謹遣同產弟  
友詣關口陳區區友至高平會羣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

史緯

卷之四十一

美

封間行通書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  
漢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  
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  
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  
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  
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  
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  
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  
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  
強國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

注留子謂  
見在之子  
對伯春故  
曰留近強  
解止是實  
子言物必  
見誅不可  
留也

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危矣葉子微功於  
義違矣且服事本朝稽首北面而忠臣節也遣發伯春垂涕相  
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事君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  
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今其存者  
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傷痍之痛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  
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貪禍難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勿孤將  
復流離其爲哀痛悲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  
者乎融間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愛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  
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  
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之乃賜融外屬闕及太史公

史緯 卷之四十一 走

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諸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  
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  
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  
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爲將軍所讓魏其書痛入骨髓咩臣  
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  
孝慈誠孰能如此豈德薄者所能克堪嘗自知失河西之功  
族禍將及欲設問離之說亂惑其心轉相解拂以成其姦令  
忠孝失望傳言乖實不可不思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  
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  
金城初先零羌封何殺金城太守据其郡魏其使使賂遣封

何與結盟欲發其衆融進攻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殺得牛  
馬羊萬頭殺數萬斛因並河陽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  
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  
塋祠以太牢梁統使人刺殺張玄遂與羣絕皆解所假將軍  
印綬七年魏其發兵寇安定帝將自征之戒融師期會遇雨  
道斷且召兵已退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  
乃上書曰魏其開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  
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羣揚言  
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羣又引蜀將令守突門臣融  
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

史緯 卷之四十一 走

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羣排排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  
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讐內示困窮復令讒邪得有因  
緣臣竊憂之唯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車駕西征魏其融  
率五郡太守及羣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  
大軍會高平第一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優適帝善之乃置酒  
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遂共進軍羣衆大潰城邑皆降帝  
高融功詔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遂以次封益曾爲  
助義侯梁統爲成義侯史苞爲褒義侯庫鈞爲輔義侯辛彤  
爲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融融以兄  
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

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讓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兵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璽，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籍，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悔悔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請

史籍

卷之四十一

三

問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遂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復陳請。二十年，免加持進寶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師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二十三年，友卒，永平五年，融卒，謚曰威侯。長子穆尚內黃公主，明帝以穆不能修尚，而擁富資，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穆子勲以泚陽公主婿留京師，穆坐路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宜俱死，勲亦死洛陽獄。十四年，封勲弟嘉爲

安豐侯。奉融後友子固字孟孫尚，涅陽公主爲黃門侍郎，顯宗卽位十餘年，時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十六年，拜爲奉車都尉，與騎都尉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謁者僕射耿秉、駙馬都尉秦彭率武威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屬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耿秉秦彭

史籍

卷之四十一

三

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來苗文穆至匈奴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爲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固復出玉門，擊西域，遂破白山，降車師，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肅宗卽位，以公主修勅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和祿，賞累巨萬，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卒，謚曰文侯。勲子憲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爲黃門侍郎，憲侍官掖聲執，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不敢計，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漢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

王莽專事  
孔光故特

鄧登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而詔書切切猶以  
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在在奪何况小人哉國家棄慈如  
孤雛將風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漢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  
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  
以前太尉鄧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為太傅  
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  
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  
內外協附莫生疑異雖貶之怨莫不報復初馮者韓軫嘗考  
勅其父勲獄憲令客斬軫子以首祭勲冢齊瑒王子都卿侯  
暢來弔因憂得幸太后憲懼分已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  
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後事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  
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  
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  
胡兵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虜衆奔潰單于遁走追擊  
諸部遂臨私渠北靺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  
羊橐駝百餘萬頭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乘遂登燕然山  
出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  
諷使北單于宣明國威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  
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  
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

史記

卷之四十一

五

內許其死  
憲亦無生  
理矣

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靺王奉貢入侍詔使中郎將  
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明年詔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  
鄧侯持汝陽侯暉夏陽侯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  
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為副會帝西祠國陵詔憲與車駕會  
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令韓棱正  
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慙而止北單于遣車詣備  
王等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中護軍班固行  
中郎將與司馬舉馮述之會北單于為南單于所破被創遁  
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  
校尉耿种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北單  
于遁走不知所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种任尚等為  
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  
門尚書僕射鄧舉舉以忤意自殺由是朝臣震懼望風  
承旨為位特進景光金吾項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東都景  
尤侈縱奴客縱騎依倚形勢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孥婦女  
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尚書何敞上封事曰夫忠臣犯主威刺  
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耶君臣義重有不得已  
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囚  
戾由是觀之猶饒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  
實憲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為景總官衛之權而虐用百

史記

卷之四十一

七

姓李伶僞謀殺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河內。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長保祿位。則已受吉甫褒中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平勃。廟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因為憂也。臣散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涓涓。誠宗廟至計。實氏之福也。憲等流怨之。出敵為濟南王太傅。四年。封鄧疊為樓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憲女婚。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瑣並出。人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其圖。為不軌。帝陰知其謀。乃與中長侍鄧眾定議。誅之。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憲等至。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

史記

卷之四十一

語

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瑣舉。皆下獄。誅憲及馬景璠。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還。嚴能相督察之。憲薦景到國。皆追令自殺。璠以素自修。徙封羅侯。初。寶后諸殺梁氏。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徒九真。還路由長沙。過璠。令自殺。璠嘉子萬全。嗣安豐侯。

史緯卷四十二

後漢書六

列傳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其先趙奢。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援三兄。兄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兄。欲就邊郡田牧。兄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因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殺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之。公孫述稱帝於蜀。遣使援往觀之。援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歎如平生。而述盛陳陳陳。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連總旗旄騎等。蹕就車。辭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地。國士與同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解歸。謂羣曰。子陽井底蛙耳。而

都作官口  
樂也

史記

卷之四十二

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向建武四年，魏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則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而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欲持節送援西歸，援說曰：前到朝廷，每接燕語，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嘗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

史錄 卷之四十二

節度又不喜飲酒，器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尋用王元計，意狐疑，援數以書記責，營於幕，意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拒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分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客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則不能令人輕居後，則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擊之於善，而囂自懷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願聽詣行在所，極陳誠懇之術，得申愚策，死無所恨。帝

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其黨。援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響，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懇懇，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詭邪之說，自謂兩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問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

史錄 卷之四十二

愛，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白同分黃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聚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荀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于陽，而不受其主爵，今更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欲高位以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枥，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滿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淡，宜與牛羈卿諸耆老大人共設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日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郡以當諸夏百

軍附而死  
不係而洋

有四乎。春卿於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靡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羣至漆，援因陳魏羣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至第一，羣衆大潰。九年，羣死，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言隴西侵

史錄 卷之四十二

四

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拜援隴西太守，援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詣援降，諸種尚數萬，阻允吾谷。援潛行間道掩其營，羌大驚潰，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襲其後，乘夜放火，虜大潰，斬首千餘級，收其穀，根畜產而還。帝以勳書勞之，時朝議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欲棄之，援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上肥壤，漕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詔武威太守悉遣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遺羌

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及武都氏人來降者，援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兵擊之，至氏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自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叛，拒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秋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秋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視事六年，入爲虎賁中

史錄

卷之四十二

五

郎將奏宜復五銖錢，從之。援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忌倦，又善言兵，帝常云：「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拜援爲伏波將軍討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賊遂散走，追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詔封新息侯。援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



名馬亦登  
有定式

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尚未滅之時。下潒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鳥。貼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復先諸君。新佩金紫。喜且慙矣。二十一年秋。振旅還京。師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表上之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車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兄之。昭然不惑。臣嘗受相馬骨法。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

史錄 卷之四十一

六

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剛四尺四寸。有留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故人多逆勞之。援謂平陵孟冀曰。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蒙大縣。功薄賞厚。何以長久。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會匈奴烏桓寇扶風。因請行。烏桓見漢軍至。遂引去。援嘗謂黃門郎梁松嘗曰。凡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賤自持。勉思。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率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復請行。時

援年六十二矣。帝慰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耄矣。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宛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宛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病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弟弁。書曰。前舒上書。欲先擊宛。根雖難運。而兵馬得用。今壺頭

史錄 卷之四十一

七

竟不得進。大衆拂拂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輒止。以是失利。弁得書。奏之。帝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合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矜結納。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惑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勉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

史籍

卷之四十二

人

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顧汝曹  
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  
也。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  
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  
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  
馬，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  
以誡兒子，而梁松賢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  
奏帝，貴松固，以訟書及援戒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不罪，  
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零陵太守，  
初援在交趾，嘗餌慈苡實，謂能輕身，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  
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謂之者，以爲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帝  
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棄葬  
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獨同郡朱勃上書訟援，嚴敕與援妻  
子卓索相連，詣闕請罪，帝出勃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  
冤，辭其哀切，然後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嘗候  
援兄况，援裁知書，見之曰：失兄乃酌酒謂援曰：朱勃小器，連  
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學，勿畏也。勃年二十，守渭城，率及  
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既貴，常待以舊恩，而卑  
侮之，勃愈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白焉，肅宗卽位，追賜勃  
子敘二千斛，援兄子婿王君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君擁

史籍

卷之四十二

九

富貴居故國，尚氣節，愛士好施，後遊京師，與衛尉陰興、齊王  
章相友善，援曰：王氏廢姓也，子石富，屏居自守，而反遊京師，  
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磐果坐死，磐子肅復  
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  
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後帝收捕  
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  
馬將軍真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名臣列  
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曰：何故不畫伏波將  
軍像？帝笑而不言，肅宗追策，援曰：忠成侯，四千廩，防尤客  
卿客卿勿而岐疑，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嘗有死罪亡命者來  
過客卿，客卿匿之外，若謂而內沈敏，援甚奇之，故以客卿字  
焉。援卒，客卿亦天沒。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  
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  
與茂不同，而皆欣欣愛慕焉，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  
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亡馬，幾何時矣？曰：月餘  
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  
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府歸馬，叩頭謝之，其不爭  
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吏人親愛，不忍

欺之人皆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汝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曰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饋遺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秉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

史籍

卷之四十二

十

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笑之鄰邑問者亦出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之後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王莽秉政遷茂爲京部丞密人無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攝政茂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詔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以茂長子戎爲大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卒賜棺槨家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衆劉宜楚

國興勝上黨鮑宣俱不仕王莽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王莽秉政休棄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託病杜門自絕勲字君嚴平帝時爲郡令王莽初授朕從連率勲對印綬仰天歎曰昔曾子易簣不受季孫之賜吾策名漢室其可事二姓哉遂携家屬逃入深山光武即位求勲休子孫賜穀以旌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光武以宣策封安衆侯安勝鮑宣事在前書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越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

史籍

卷之四十二

十

君表闕立節何異哉於是羣憤歸道之資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怨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建武初恭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贈贈一無所受歸服喪禮過於成人鄉里異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開戶講誦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遺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禮請終謝不應建初初丕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

不仁不德  
仁恕之名

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奉以經明得召與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民。不在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之。恭召亭長。勅命歸牛。亭長不從。恭歎曰。是吾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共留之。亭長慙悔。乃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郡國嘆傷。祿大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與恭巡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飛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瞋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

史記

卷之四十二

七

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授賢者。無益。還府。具以狀白安。安足底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還舉安。相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重賄貨。開恩信。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奏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逋亡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遷光祿。勳十二年。為司徒。恭性謙退。奏議依經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稱。卒年八十一。丕字叔陵。沈湎好學。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兼通五經。為當世名儒。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對。

少論快人

策高第。除新野令。視事期年。州課第一。擢青州刺史。丕務求賢明。慎刑罰。遷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移住學宮。丕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不奏曰。臣聞禮諸侯。侯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處也。學宮修先王禮樂。教化之所。不可聽詔從。丕言。後上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正職六年。嘉瑞屢降。永和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修通澠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遷中散大夫。和帝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冠履。屢表一襲。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

史記

卷之四十二

七

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思慮不勞。而道術愈章。說異者各令自述。師法博觀其義。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無令芻蕘以言得罪。無使幽遠獨有遺失。永初二年。遷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

魏霸字喬卿。濟陰人。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據吏有過。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訐。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感。謗訟遂息。拜將作大匠。和帝

崩與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勸新撫循而已初不切責反勞之曰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遷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

劉寬其名

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寬嘗行有人失牛者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車步歸頃之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曰懸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謝為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遷南陽太守性仁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次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奉傳輒引學官祭酒及

史

卷之四十二

七

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入感其化興於德行嘉平五年拜太尉靈帝每引見寬令講經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寬簡畧嗜酒不好盛落京師以為笑嘗延客坐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悲伺常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牽肉羹翻汗朝衣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以先策黃巾逆謀封遂鄉侯

伏湛

伏湛字惠公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門下皆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收斬之徇首城門於是郡內以安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建武三年為大司徒封陽都侯彭寵反帝欲自征之湛諫曰臣聞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加占蓍龜然後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

史

卷之四十二

七

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嘯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被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虛資用不足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兗豫青冀寇賊從橫邊塞之地豈足先國不宜捨近務遠棄易求難願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璆等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與卿等即日歸降六年徙封不其侯遣就國十三年卒長子翕嗣曾孫無忌博學多識為侍中

史記

卷之四十二

七

桓帝詔與黃景崔寔共撰漢記孫完女為獻帝皇后曾操殺  
后誅伏氏自伏生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  
關云洪次子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張步據齊地光武拜  
隆為大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諭獲  
索六校即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上書貢獻拜光祿大夫復  
使於步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緩綏多來降附帝嘉其  
功比之邾生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遣使立步為齊王步  
貪受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  
步欲留隆與其守青徐隆不聽求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  
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囚逆雖在困厄授命  
不顧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  
陛下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流涕召父湛示之曰隆  
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步遂殺之時人莫  
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詔大中大夫護送喪事本部作冢以  
子援為郎中湛兄子恭為太僕永平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  
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

朱弘

朱弘字仲子長安人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過迫不得已行  
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伴死獲免光武即位拜大  
中大夫建武二年為大司空封宜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上

史記

卷之四十二

七

弘為沛國桓譚召拜議郎給事中每燕令譚鼓琴好其繁聲  
弘聞之不悅何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而讓之譚頓  
首辭謝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  
問之弘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中正導主  
而今朝廷耽悅繁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遂不復令  
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桓梁等三十餘人多為公卿弘嘗臨  
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帝即為微之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  
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  
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  
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謬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  
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爾主  
曰事不諧矣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  
為二千石號為萬石君兄弟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  
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仇娶長妻仇生勤長  
八尺三寸初為太守銑期功曹薦於光武給事尚書在事精  
勤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使與諸侯封事勤差  
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

是封爵之制非動不定尚書聚事皆令總錄之拜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欲勤以善自終因譏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轡同列死生吉凶未可知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誠能盡忠於國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見詔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卒

趙熹

趙熹字伯陽南陽人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往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熹以因疾報殺

史緯

卷之四十二

六

非仁者心且釋之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持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趙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果能負重致遠乎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南舞陰李氏遂降熹因進潁川擊諸不下者還更始大悅光武破尋邑熹有戰勞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所圍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以義責之不聽因以泥塗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以此得免既入丹水

初上更始  
者不能

史緯

卷之四十二

七

其身帝從之悉移徙內郡熹擢舉義行銖銖姦惡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帝延集內戚議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徵熹為太僕引見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為久長規先是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熹請復還本土幽并州郡由是而定帝崩熹典喪禮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滿園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諸閣者將獲

分止諸王並令就邸唯朝脯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永平元年封節鄉侯及帝崩復興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  
肅宗即位進太傅錄尚書事卒年八十四謚曰正侯

### 宣秉

宣秉字巨公雲陽人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之際見王氏  
專政伐制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托疾不應  
及莽篡位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  
武二年拜御史中丞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  
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  
簡畧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  
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巨公賜布帛帷帳什  
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卒官

### 張湛

張湛字子孝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  
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許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  
不亦可乎建武初爲左馮翊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  
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邦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五年  
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湛每

史緯

卷之四十二

王

進見帝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  
湛病疾不朝拜帝彊起爲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之後數  
年卒

### 王丹

王丹字仲回下邳人王莽時連徵不至每農時輒載酒肴於  
田間候勸者而勞之其情嫻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  
相率以致殷富同鄉陳遵關西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  
喪事賻助甚豐丹懷嫌一正陳之主人前曰如丹此緣出自  
機杆遵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前將軍  
鄧禹西征關中軍士乏糧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  
左馮翊稱疾免歸徵爲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  
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  
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  
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錄  
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  
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  
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徵爲太子太傅乃謂之曰子之自絕何  
量丹之薄也相待如舊致仕卒

### 王良

史緯

卷之四十二

王



仲子清原  
其友尤高  
清山之巢  
父也

史

卷之四十二

三

王夏字仲子蘭陵人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瘵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徵拜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六年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蘭陵過候其家夏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恢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昔據無書恢下拜歎息而還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梁陽遇疾不進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夏慙自後連徵輒稱病不應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夏所疾苦詔復其子孫徭役卒於家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合義者不執義以求合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父鄉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沈深好學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同郡孟冀等將細弱客河西

楊賢與賢

史

卷之四十二

三

道逢賊數千人掠取財裝拔刀向林等將殺之冀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逆覆車不畏大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囂令起應稱疾篤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道而悔迫令刺客楊賢於龍坂追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乃亡去尤武聞之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賜車馬衣被羣僚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

杜林此漢  
言其純  
人也  
不足論

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  
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推  
厚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古之明王漢議  
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典詳  
覓失得獨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  
漸以滋章噴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憤集以成賊小  
事無妨於義以為六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  
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數彌深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  
移帝從之林與馬援同里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  
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

史記卷之四十二

書

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  
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  
曰人當以此為法皇太子璽求乞自退封東海王帝重選官  
屬以林為王傳二十二年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  
明年卒帝親臨喪送葬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賢者之後  
宜宰城邑其以林子為丹水長論曰夫特力以禦人力盡  
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事屈而忠信為敬費躬行焉者  
誠以德之威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  
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承官

承官字少子現邪人少事年八歲為人牧豕邪里徐子虛以  
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官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  
門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  
授遺天下大亂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  
認之者官不與計推之而去三府更辟皆不應承平中為左  
中郎將數納忠言議論切懇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  
于遣使求得見官顯宗勅自整飾官對曰夷狄眩名非誠實  
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還布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  
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惜歎之賜錢  
三十萬

史記

卷之四十二

書

鄭均

鄭均字仲虞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  
脫身為傭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  
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常稱疾家居不應州郡辟召  
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拜議  
郎稱病告歸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  
守善貞固前安邑令毛義履躬遜讓其賜穀各千斛常以八  
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  
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  
家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詁以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詆，傳皇后父孔鄉侯安漢善於譚，時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疏安漢，嘿不得意，譚謂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于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九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安漢驚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鮮有不敗。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

史籍

卷之四十二

美

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恭，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監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于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同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世祖卽位，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譚疏陳時政曰：夫張官置吏，以理兆民，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

戶珍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解，盜賊息矣。大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銅商賈不得仕宦爲吏，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動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今可令諸商賈自糾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滅罪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祿修則殺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

史籍

卷之四十二

主

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禮義，明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爵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復聞陛下窮折方士

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讒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哉帝省奏愈不悅後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議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

史緯

卷之四十二

元

馮衍

馮衍字敬通野王孫也衍幼有奇才年二十博通群書王莽遣更始將軍東討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舍原蓋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駭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

衍因就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守小節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

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納雄策之才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之丹不能從至睢陽衍復進說丹不聽與赤眉戰死更始

史緯

卷之四十二

元

已書其好  
衍亦所當  
從衍知說  
康升以歸

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說永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心樹名賢之佐天下無變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可以建大功永素重衍且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繕甲養士扞衛并土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叩拜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疑不肯降而念邑背前約衍遣書責之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聞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

劉而不白  
知命公其  
主亦莫公  
之好就通  
以能文報  
而原書不  
如也文  
因不在名  
也又曰理  
得而文從  
之已書所  
以仕也

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臣之願也。問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拔井陘，臣親潰敵，聞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略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當貴在天下存亡，誠云命也。臣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父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爲誰？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誘以策馬，必其不顧。何其恩乎？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

史緯

卷之四十一

三

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境，上黨見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中包胥重厥存楚，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費妄言，苟肆鄙案，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厥爲臣子思爲君父子？欲搗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屯兵介休，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子婿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復以賈勸永降，永不答，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後爲漁陽太守，永衍審知更始已沒，乃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立

即丁公

新既守道  
交結貴戚  
何也

功績罪遂任用之，而衍獨兄黠，永謂衍曰：「昔高祖賈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幽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放，賞不行，衍尉陰與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頗漢敬重衍，衍與之交結，還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衍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口臣伏念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此忠臣之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

史緯

卷之四十二

三

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而欲免謫，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臣衍復遭清明之時，餘躬力行之秋，而怨讐讒興，譏議橫積，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昔秦以前，遇不用，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任氏女爲妻，悍忌，不得畜，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逢之，遂增壞於時，然有大志，不成戚於戚，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諫銘說書記自序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宮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

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  
間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勒令勿驚  
數加賞賜遷武威太守復徵入為尚書卒衍有文才見誦明  
時食報乃在其子

史緯卷四十三

後漢書七

列傳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嘉七世孫也剛質性方正常慕史蹟  
汲黯之為人平帝時王莽專政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  
得交官剛舉賢良方正對策曰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  
主幼少始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  
且漢家之制英賢姻戚親疏相錯杜絕間隙誠所以安宗廟  
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夫  
人後者自有正義尊尊親親其理不嫌今之保傳非古之  
公周公至聖猶尚有過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  
公先遣伯禽守封于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  
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  
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傳以此思危則  
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  
人主者不全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陛下  
宜急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  
族裁與冗職使得洗職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  
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

后下詔罷歸田里。莽篡位，剛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能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宜推誠奉順，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孤立一隅，動作果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嫌，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視當世，夫未至豫言，因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

史記

卷之四十三

十三

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而發兵，人人懷憂，大物窮則變，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未之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次意微幸，敗亂君臣之節，污傷父子之恩，可不慎哉？爵又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常欲出游，剛諫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遂豫不聽。剛以頭觸乘輿輪，帝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白還，遂加以法理嚴密，職事過苦，羣臣莫敢正言，剛每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不納，以數切諫，失旨，出爲平陰令，徵拜太中大夫，免歸卒。

鮑永

鮑永，字君長，屯留人。父宜，爲王莽所殺，永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永卽去之，莽以宜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荀諲擁護，常置府中，永數陳典復之策，諲戒之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諲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問而嘆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更始二年，拜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永至河東，擊青犢大破之，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及赤眉害更始，光武遣諲議大夫儲大

史記

卷之四十三

十三

伯持節復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刻侯印綬，悉罷兵，輜車與諸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開東，畏服卿，可將故人，自往城下營之。」拜永諫議大夫，至懷，說更始，河內太守開城降，帝大喜，賜永洛陽商里宅，固辭不受。時董憲屯兵于魯，乃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永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別帥彭豐等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與之謂府丞及魯令曰：「今闕里自開，斯

豈夫子欲助太守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射之禮饋豐等共會觀祝飲因此會之豐等亦欲圖承乃持牛酒勞饗而惜挾兵器承覺之手格殺豐等會被黨與帝嘉其畧封爲關內侯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親貴重承以事勦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欽手以避二鮑其兄重如此承行縣到新使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承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此獲罪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肴謀祭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拜爲宛州牧卒于昱字文泉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徽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拜汝南太守郡多賊賊賊決瓊昱乃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爲司徒建初元年大旱肅宗召昱問曰旱旣太甚將何以消災肯對曰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死者過半又諸徒者骨肉離分

兇不祀宜一切還其家屬除禁錮典誠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之遷太尉卒子德爲南陽太守時郡國歲荒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郡學久廢德修起會備粗豆脯兇行禮奏樂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拜大司農卒官子昂字叔雅有孝行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綰帶處喪毀瘠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鄧惲字君章西平人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上書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禍位也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令惲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不從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鄧敬南趙蒼梧建武三年至廬江會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索問惲名禮請爲長史俊軍士發家陳尸掠奪百姓惲請俊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祭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肯下俊還京師上論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父爲鄉人所害及子張



事出之供

病篤，憚往候之。子張視憚，歎歎不能言。憚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誓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憚即起，將客逃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憚因詣縣，自首令應之。憚曰：「為友報讐，臣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今就而追憚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曰：子不從我出，故以死明心。憚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欲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臨飲時，臨亭禮訖，歛教曰：「西部督郵錄延也。正公方今與泉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敢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請膏教戶曹引延受賜。憚於下坐，愀然前曰：「司

正舉就

正舉就

附錄有

將為巢由乎。教曰：「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則來歸為松子。今幸得全，繼樹類，還奉墳墓，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憚於是別去。教字次都，樂志閑居，尤武進徵，不到。憚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而於門問憚曰：「火明遠道，遂不奉詔，帝乃還。從東中門入，明日憚諫曰：「昔文王不敢樂於游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共如社稷宗廟，何嘗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後令憚授皇太子韓詩，侍讀殿中。及郭皇后廢，憚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石之計，無令天下有譏社稷而已。帝曰：「憚善，知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憚乃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太子宜引慈退身，奉養母氏，無久處榮位，以遠危殆。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憚遷長沙太守，後坐事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

史記

史記

異楷

異楷，字公矩，平原人。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政，災異尤數。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此人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

此得可傳

語亦切直

劉項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閭閻之誥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瑨等不見察採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教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象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戮戮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來州郡翫習欲避請議之煩輒托疾病多死卒獄長吏殺生自已死者多非其罪魂神究結無所歸訴怪屬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官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祥七年六月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

史記卷之四十三

數十丈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龍能變化是不當死昔秦之將袁山神投壺曰今年祖龍死始皇死於沙丘王莽時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虛言猶然况於實邪秦秋以來未有河清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屬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聞布衣敢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明極盡所言不省復上書曰臣伏見比年日食於正朔三尤不明

佛老一理

此謂本願聖之

有欲妙語

聖帝不殺聖帝亦可

取

五緯錯展屢失皇子兩胤不興夫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官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愆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戮過理既乖其道豈復其福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思愛精之至也今婦女麗婦極天下之麗甘肥美飲卑天下之味奈何欲如佛老子耶向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數游後官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歲今陛下得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然乎向書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楷誣罔請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推本天象故不誅猶司寇論刑靈

史記卷之四十三

帝卽位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於家先時有楊厚郎顗俱上書言災異厚廣漢人大將軍梁冀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厚不答稱病求退太尉李固屢薦之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辭疾不就顗安丘人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詔拜郎中許疾病

郭伋

郭伋字細侯解玄孫也建武四年以伋爲潯陽太守潯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示以信實糾義果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伋整勸士馬設攻

尤武待下  
如此人臣  
豈有不盡  
其心

守之畧。匈奴遠迹。民得安業。潁川盜賊羣起。拜潁川太守。帝  
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  
侯到郡。招懷山賊趙宏名等。皆詣侯降。悉遣歸農。宏等黨  
與聞侯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據芳據北土。調  
侯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  
終日。賜車馬衣服。侯言。還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  
南陽人。帝納之。侯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入界。老幼相構。達  
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與參政事。行部到西河美  
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大迎拜。侯問童曹何自遠來。對  
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侯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

史  
卷之四十三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侯謂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  
期一日。侯為遺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侯知虛芳  
風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芳將請昱。蘇芳降侯。  
方乃亡入匈奴。侯以老病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  
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侯既散與宗親九族。無所  
遺餘。卒。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家坐地。時南陽太守杜詩政  
治。不修治陂池。廣平郡內比室度足。時人方於召信  
侯。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孔奮

孔奮字君魚。霸南孫也。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謂曰。

為官不煩  
費子可也  
父母不可  
也

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道王莽亂。奮與母避兵河西。大將  
軍竇融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建武八年。賜得關內侯。時天下  
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  
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躬率  
妻子。同甘菜茹。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操。為  
眾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苦辛耳。奮立節。既  
高。治復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  
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載。唯奮  
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廉仁。舉縣蒙恩。  
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

史  
卷之四十三

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除武都郡丞。隴西賊隗茂等夜  
攻府舍。殺郡守。奮追急。賊執其妻子。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  
有一子奮。不顧窮力討之。賊窘迫。乃推奮妻子置軍前。冀當  
退却。而擊之愈厲。遂食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  
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  
去官。卒于家。奮晚有子嘉。官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人。為潁川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徵  
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召拜郎中。大司馬吳漢伐公孫

述勅堪送委輸詣漢，在這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樹陰共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言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令，能否，蜀郡計掾樊豐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

史緯

卷之四十三

主

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歎息良久，拜堪為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

廉范字叔度，杜陵人，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范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父之故吏，重資送范，范無所受，步負喪歸，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泉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得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資物追范，范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情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詭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東

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詞之曰：君困厄，臣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歛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意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張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喪臣之曾祖，丹臣之祖，皆廉頗後也，辭曰：

史緯

卷之四十三

主

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數月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管管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踐踏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建初中，遷蜀郡太守，俗尚文，辭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倫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相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

小事歸附  
人情史家  
之妙正此  
此等處

年免歸。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果，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時，廬江郡掾，奉章赴平，相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溪馬死，不能自進。范見，慙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即率馬追門，謝而歸之。以壽終。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詳與邪會，藉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蘇章

蘇章字孺文，平陵人。祖父純，字桓公，性強切，士友咸服。至

史籍

卷之四十二

高

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順帝時，章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有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平陵蘇章共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肅，微為河南尹，不就。兄孫謙為郡督郵，美陽令李嵩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莫敢糾問。謙至，部案得其減論，輸左校。謙還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徒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又利其屍以報昔怨。謙子不章，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章載

一天無益

方之伍員云

史籍

卷之四十二

主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人。為廬江太守，黃巾賊攻舒，續力戰，大破之。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頤，攻沒六縣，拜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羸服開行，親歷縣邑，採問風俗。然後乃進，令長食絮吏民，得悉知其狀。郡內驚竦，發兵擊慈，斬之。屬縣餘賊並詣續降，乃班宣政令。當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向奢，罷輓深疾之，常敕吏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與子祕往郡舍，續不內其妻，而自將祕行其資。

明太風都  
相此  
向慶美人

藏唯有布衾。敝衲。數斛而已。顧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并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年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賜。所之輒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繡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負。惟斯而已。左賜白之。帝不悅。以為太常。病卒。

### 樊宏

樊宏字季卿。湖陽人。世善農稼。好貨殖。父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貨至巨萬。賑贈宗族。

### 史籍

#### 卷之四十三

### 主

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貴家慙。爭往償之。諸子竟不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宏與親屬作營。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卿。多所殘殺。欲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未殺。勞遣赤眉。赤眉長老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世祖即位。宏以母舅。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壽張侯。追謚重為壽張敬侯。宏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每當朝會。必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問之。勅賜騎臨朝。乃告。

### 史籍

#### 卷之四十三

### 主

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輒手自書寫。要制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累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懸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卒。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及卒。遺勅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曰。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謹為恭侯。子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各招引賓客。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獨得免。永平初。拜長水校尉。北海周澤。琅邪承宮。海內大儒。儵以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簡用良俊。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路儵與羽林監任芝。雜理其獄。事奏。請誅。荆帝怒。曰。爾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耶。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殺兄。臣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明恩。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思良久。憐以此知名。弟。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但進一言。女可以配王舅。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惟子。奈何棄之於楚乎。儵不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

念儉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宏族曾孫準。字幼陵。鄧太后臨朝。準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義。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何奴遣子就學。八方肅清。今儒者競論浮麗。忘寒暑之忠。習談議之辭。文吏則學詆欺。銳鋒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臣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太后深納其言。永平之初。連

史緯

卷之四十三

大

年水旱。郡國饑困。準上疏曰。古者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臣辭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是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可令大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寔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就郡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太后從之。掇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郡。開倉廩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準諫督農桑。廣施方畧。基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元初三年。爲光祿祿卒。論曰。昔楚項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

儉人不德。不貴。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乃焚重之折契止訟。共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厚以崇禮節。亦可以施於政也。

陰識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之兄也。建武元年。爲騎都尉。封陰鄉侯。二年。以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新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拔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美之。帝每巡郡國。識嘗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帝指識以戒厲貴戚。識所用掾吏。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等。多至公卿。弟興。字君陵。爲期門僕射。將武

史緯

卷之四十三

九

騎從征伐。與張宗。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而達之。與張汜。杜劬。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召與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與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與曰。貴人不讀書。記邪。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聘公主。富貴有極。人常知足。思心實不安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十九年。欲以爲大司馬。與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與素與從兄嵩不相能。及與

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郡臣能不與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謂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論於公卿與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稱陰氏出自管仲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服日晨狀而施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家遂暴富至議而繁昌故常以臘日祀龍而薦黃羊焉

朱浮

朱浮肅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拜南州牧守薊城浮多置官屬漁陽太守彭寵以為損費車是不從其令浮性矜

史籍

卷之四十三

辛

急因以岐文詆之寵亦狠強兼負其功嫌怨遂積浮審奏寵多聚兵殺意計難量寵聞之大怒遂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伯通臨人親戚愛惜倉庫而浮求征伐之任辟召名宿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謂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謀讓降抱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安定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

齊得當

史籍

卷之四十三

辛

獨中風狂走自相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說言承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營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督者所快寵得善愈怒攻浮轉急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浮浮上疏請救詔報曰反虜執無久全必自內相斬者浮城中糧盡上谷太守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遁走南至貝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搆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為執金吾寵豐並自敗時二千石長吏續微有過輒見罷斥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浮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聞者守宰數見換易新故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有求長短以媚上意二千石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譴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摧長久之業而造連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事者先下三公案驗然後黜退帝不復委任三府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制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覆案不開三府罪譴



楊開彭之報

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  
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屯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  
畏怕愛在職皆就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  
咎者坐被空文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  
五年再闢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  
道哉浮又言國學既興廣博士之選二十年為大司空承  
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修  
言唐堯大聖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然後殛罰浮  
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者其事帝亦悔之

虞廷

史記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三

虞廷字子大陳留人建武初除細陽令每歲時伏臘輒休遣  
徒隸各使歸家囚戚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  
詣獄既至而死廷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咸悅建武二十年  
帝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廷為郡督郵  
詔引見問閭閻事廷進止從容應對可觀帝善之勅廷從駕  
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掾侍御史延引  
咎以為罪在督郵詔以陳留督郵虞廷故實御史罪廷送車  
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還郡於是聲名遂振司徒王況辟  
為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廷遣小黃門馳問之即日拜公車令  
遷洛陽令陰氏有客馬成常為姦盜廷收考之陰氏屢請獲

玉音

一書輒加勞二百信陽侯陰就訴廷多所冤枉帝乃調錄囚  
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咸欲趨東迺前執  
之曰爾人之巨靈久依城社不世熏燒宜當盡法咸大呼稱  
狂帝知廷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可使廷去廷伏  
誅於是外戚欽手還南陽太守永平初功曹鄧衍以外戚小  
侯每豫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特賜與馬衣服  
延以衍既有容儀而無定行未嘗加禮帝乃詔衍自稱南陽  
功曹詣闕拜郎中衍在職不服父喪帝乃歎曰知人則哲惟  
帝難之信哉斯言由是以廷為明八年拜司徒為陰氏中傷  
自殺以顯宗之明外戚中傷三公至  
於自殺城前之刑可觀也夫

史記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三

梁統

梁統安定人更始二年拜酒泉太守更始敗諸郡起兵保境  
謀立帥眾咸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為王者似有老母也  
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賢願為  
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郡郡建武  
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封侯封侯侯卒子松嗣松弟棟顯  
宗立詔還本郡棟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  
意嘗登高遠望歎息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  
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辟命交至並不就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

史記卷之十三

賈后養以為子，恐梁氏後為己害，遂請殺二貴人，陷璩以惡逆，死獄中。家屬徙九真，官省事密，和帝莫知。為璩氏生者，賈太后崩，松子尼遣從兄禮、泰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有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禹白之，帝感慟悲泣。貴人姊南陽樊豐妻，亦上書自訟，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璩止官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於是追尊恭懷皇后，追封璩為褒親，慈侯。璩三子，案璩罪，皆為列侯。璩卒，子商襲封。梁氏後，順帝立，商女為皇后，妹為貴人，以商為大將軍，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讓，虛已進賢。辟巨覽、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

史記

賈不許私通期者乃得私養官

史記卷之十三

之，遂進璩。帝崩，復立桓帝，遂殺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懼焉。建和元年，益封璩萬三千戶，封其弟不疑為顯陽侯。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璩萬戶，并前合三萬戶。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張目，墮馬髻，折腰步，顰笑，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與服之制，壽性妒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出嫁之。冀遣客盜還通期，會商卒，冀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者，頭簪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乃止。冀愛奴秦官，得出入壽所，壽與私焉。官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謂辭官，四方調發，歲時貢獻，先輸上第於冀，冀與乃其次焉。吏人賄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復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遠致汗血名馬，因行縣道，發取故女御者，使人乘挑橫暴，妻掠婦女，歐擊吏卒。所在怨毒，冀大起第舍，壽亦對街為宅，環植土木，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漢林絕，洞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其內，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詠竟路。連繼日夜，以聘娘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扣林苑，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數道。

史記

入竟問禁  
問此

意或何為

命樹原不

不是好漢

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起兇苑於河南城西經度數十  
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兇刻  
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有西域賈胡誤殺一兇轉相  
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復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下取良人為  
奴婢至數千人名曰白賈人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以殊  
典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讀不名禮儀比蕭何悉  
以定陶陽城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賜車馬衣服甲第比  
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  
薄意不悅事擅威柄因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官衙  
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

史緯 卷之四十三 美

賈徽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  
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  
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誅殺冀客為人  
害者數十人冀漢怒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  
酒因鴆殺之進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勝斬之  
郎中袁者年十九見冀囚縱不勝其憤乃上書曰夫四時之  
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  
至戒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勢將無以全其  
身矣冀聞密掩捕著者變易姓名託病偽死市棺殯送冀求  
得晉赦之太原郝絮胡武與著友善先是絮等奏記三府薦

不疑冀所  
以得任官

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怒之至是指為者黨勅中都官移數  
捕之死者六十餘人絮知不免因與親奏書冀門仰藥而死  
家乃得全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疾之  
白帝轉為光祿勳不疑自耻兄弟有隙讓位歸第與弟棠開  
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南郡太守馬援江夏太守田  
明初除過謁不疑冀以他事陷之皆免皆從朔方永興二年  
封不疑子馬為顯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冀一門七封侯三  
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  
三人其餘卿卿尹校五十七人冀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  
威行內外百僚莫敢違命天子不得有所親預帝既不平之

史緯 卷之四十三 美

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於冀冀聞之  
誠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生女  
猛香卒妻宣更適梁紀紀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  
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猛姊婿郭舉為議  
郎冀恐辱沮敗宣意遣客刺殺壽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  
袁赦相比刺客經赦屋赦鳴鼓會眾宣馳以白帝帝大怒遂  
與中常侍舉趙貝瑗唐衡左怡徐璜等成謀誅冀冀亦疑趙  
等使中黃門張憚入宿以防變貝瑗勅吏收憚欲圖不軌帝  
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勅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飲  
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貝瑗將左右廐馬虎賁羽林都侯

天道明白  
如此

初就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圖冀第冀及妻壽皆自殺悉收諸梁及孫氏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衆先卒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是時事卒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鬻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尹勲以下數十人

張純

張純字伯仁枳陵人高祖安世封富平侯純少襲封哀平間爲侍中王莽篡位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

史緯

卷之四十三

史

此平帝時  
所置光武  
既遣上莽  
遣使不遺  
王莽天位  
那得到光  
武光武也  
萬死一生  
安得與幸

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拜五官中郎將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在朝歷世明智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十九年純與太僕朱浮奏陛下實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祔祔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遣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安得復顧私親遠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出太上宜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詔下公卿大司徒議涉大司空實議議宜以宜

述人增太  
紀者同日  
論說

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二十三年爲大司空慕參之政務在無爲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奏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衆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會博士桓榮亦言宜立辟雍明堂帝許之三十年純奏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必有封禪以告成功

史緯

卷之四十三

史

二月封禪  
與本車下  
便不與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騷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宜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禪于梁父明中興勳功勳報天神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狩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三月卒自昭帝封安世至純曾孫古傳國入世經歷衰亂二百年間未嘗繼繼吉無干國除曹褒  
曹褒字叔通薛人也父充持慶氏戚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

帝宗定封禪禮顯宗即位充上言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  
 德治作樂名子帝善之命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詩曲操以  
 侯君子拜侍中充作章句辨難於是是有慶氏學褒少傳充業  
 帝越朝廷制度未備舉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  
 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舉孝  
 廉遷周令他郡盜五人入圍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風  
 縣殺之褒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卓陶不為盜制死刑今  
 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其罰重矣如得全人命而身坐之吾  
 所願也遂不殺嚴奏褒與弱免官徵拜博士肅宗欲制定禮  
 樂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

史緯

卷之四十三

羊

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  
 之美章下太常太常果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  
 帝知羣僚拘牽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下詔曰朕以  
 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重臻甘露屢降嘉穀  
 滋生朕夙夜兢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  
 秦餘禮壞樂崩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  
 褒省詔嘆息謂諸生曰昔矣斯頌魯考甫詠股夫人臣依義  
 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  
 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  
 公未及奏詔自玄武司馬班固間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

若果奏  
可也

褒父  
之命

臣制  
代孫  
也

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謬言作含道邊三  
 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五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  
 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  
 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  
 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  
 次序禮事依平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  
 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共年  
 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  
 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褒遷射聲  
 校尉後太尉張酺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

史緯

卷之四十三

羊

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七年出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  
 糧穀踊貴褒省吏并職退去姦殘對兩數降其秋大熟百姓  
 給足流冗皆還復為侍中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  
 褒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  
 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論曰漢初天下制定朝  
 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親時有救崩敝  
 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  
 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貴文宣之遠圖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  
 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典作專命禮臣撰  
 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肅宗升遐張酺與議漢禮竟

不行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並異調中都殊絕况物運遷同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變壞而新者代起律謝阜蘇而法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

史緯卷四十三終

史緯

卷之四十三

聖

史緯卷四十四

後漢書八

列傳

鄭玄

鄭玄字康成高密人崇八世孫也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餘生高業弟子以次傳受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與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時任城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迎者玄不得已詣進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時年六十國相孔融漢徵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魯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者之意鄭君好學寔懷

鄭先生

史緯

卷之四十四

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侯射鄧公、漢之名臣、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衛、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立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羅拜、相約不入玄境、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紹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立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汝南應劭時在坐、因自言

史緯 卷之四十四

二

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而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同賜之徒、不稱官閥、飭有慙色、紹表玄為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以病乞還、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將以謙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過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六月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皆受業者、續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詳於辭訓、通人頗訊其繁、而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

顯為黃巾所困、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曄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云

鄭興

鄭興、字少贛、開封人、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

史緯 卷之四十四

三

轉在函谷、雖卧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赤眉入關、興西歸、隗囂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而止之、囂竟不稱王、乃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制、非人臣所當置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是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及囂遣子恂入侍、興請從、因歸葬親、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興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何、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眾、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

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跼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  
漢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忠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  
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  
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  
侍御史杜林薦之上以爲太中大夫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  
欲以謙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謙帝怒曰卿不爲謙非之邪  
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九年使  
監征南將軍岑彭營於津鄉會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  
與大司馬吳漢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以事免興好  
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相譚衡宏之屬莫不

史籍

卷之四十四

四

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  
之學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  
王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繅帛聘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  
中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蕃王不宜私通賓客辭不受  
松謂衆長者意不可違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  
及王奇之遂不强也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與永平  
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  
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  
閉守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發  
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曰臣伏聞北單

請父風

史籍

卷之四十四

五

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  
也揚漢和親誇示鄰敵漢使既到便假寒自信若復遣之度  
必自謂得計如是南庭動搖烏桓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  
其知形勢萬一離析旋爲邊害今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  
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  
單于志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如今匈奴殺臣  
將損大漢之威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爭之詔  
追還繫巡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  
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  
軍司馬拜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諸軍師圍戊己校尉衆  
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建初六年爲大  
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于安世傳家業爲未央  
廐令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等上書諫及  
順帝立安世已卒除子亮爲郎

陳元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  
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建武初與桓譚杜林郭典俱  
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以爲左氏淺末不  
宜立元上疏曰陛下詔立左氏傳博士可示不專已蓋之群  
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固守舊文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



之所掩覆。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左氏之失。及太史公所引遼展。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遺脫纖微。指爲大謬。扶榘毀譽。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前此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往者武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宣帝在人間時。問衛太子好穀梁。於是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相因也。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名

同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思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憂。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帝從之以病去。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

賈逵字景伯。誼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遠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顗性穩密。多智思。傲儒有大節。傳父業。明左傳。國語爲之解詁。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逵。對曰。昔武王終父之

業。驚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集闕。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加意儒術。好古文。尙書左氏傳。詔逵入講。白虎觀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公穀者。逵條奏之。帝嘉焉。令逵自選公羊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贖。賜馬防與之。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詔調相應。詔令撰歐陽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故。逵遂爲衛士令。

八年詔詣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遠所選弟子及門生為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以遠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帳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遠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南帝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貧家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視少貧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郁字叔異性仁孝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遠所著論義詰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詠書凡九篇後世稱為通儒然不修小節故不至大官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

史記卷之四十四

藏流亡鄭興以通辭僅免賈遠以五經家無辭圖議明劉氏為先後者而左氏獨有其文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惑矣哉

張霸

張霸字伯饒成都人年數歲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留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遂博覽五經永元中為會稽太守霸始到越賊未解乃移書開導賊遂歸附表用處士顧奉公孫休等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視事三年謂按史曰霸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去

後徵為侍中時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不答當為五更會疾卒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屍得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坐可止此葬務遵遠朽則我本心人生一世當愛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家焉中子楷字公超通風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風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之輒從避焉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至縣賣藥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史記卷之四十四

順帝詔河南尹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星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星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初優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自從學術楷生繫廷尉獄以事無驗放還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篤疾不行終於家子陵字處冲官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之勅羽林虎賁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因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恩也不疑有愧也陵弟玄字處虛沉湎有才畧以時亂不仕司空張舉數以禮辟召不

儒者乃有  
此悲哉其  
知溫不能  
用何

亦實語

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京州賊邊章將行玄自  
田廬被褐帶索見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  
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  
下威重提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  
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  
顯用隱逸中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大驚  
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予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  
玄嘆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出舉欲  
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  
然且出口入耳之言今誰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童

史緯 卷之四十四

卓秉政舉溫侍御史不就卓麻之以兵不得已遷起至倫氏  
道病終姪得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郡人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食  
饗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乃歸會普卒榮奔  
喪九江負土成墳葬敗天下亂榮抱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  
雖饑渴而講論不輟顯宗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獲榮弟子  
陳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  
師為誰對曰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  
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

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  
生郎中彭閔揚州從事卓弘帝拜榮為博士以閔弘為議郎  
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籍  
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  
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壎日乃罷後榮會庭中詔賜奇果  
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曰此其儒生也愈見敬  
厚令止宿太子官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  
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疾太子朝夕遣中侍問病賜以珍羞  
帷帳奴婢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  
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

史緯 卷之四十四

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  
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  
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  
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積  
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歸太子報  
書曰莊以重蒙敢承誨命如丁克學成東歸門人辭歸養親  
皆弟子謝師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下則  
去家慕鄉今蒙下列不敢有辭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  
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咄榮曰但自  
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至是元卿嘆曰我農家子

榮宗立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子為耶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教上書乞身輒加賞賜榮與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陳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榮諸生或避位請問上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筆說封榮為關内侯食邑五千

尹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可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衣冠扶玉杖五更不杖齊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殿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昨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刑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酌祝饗在前祝饗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榮子郁呈仲恩當襲爵讓於兄子汎帝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

史錄 卷之四十四

主

之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入授皇太子經肅宗立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復入侍講遷太常明年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數百千萬顯于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由是尚書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中子焉字叔元以父任為耶明經篤行有名列入授安帝遷侍中順帝為皇太子以焉為太傅遷太常後廢為濟陰王焉諫不能得順帝立拜太傅錄尚書事復入授經禁中國譙見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賜平侯固辭弟子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字公雅傳其家業舉孝廉為郎沛相王吉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殮歸葬服喪三年典

史錄 卷之四十四

主

吉所舉也後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常乘駟馬京師畏懼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驃騎御史黃中賊起東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牓宦官賞不行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耶從西入開賜爵關内侯焉兄子麟字元鳳早有才惠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抵左右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卒子彬字彥林少與蔡邕齊名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嫁焉方亦為耶彬屬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著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勅猛阿黨

止傳魯  
傳四縣  
公相從  
夫人

祖人多  
人未可  
非

前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狂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廢卒於家，諸儒莫不傷之。邕等論序其志，共樹碑而頌焉。馬第子，字始春，少立操行，祖袍精食，不求盈餘，淮汝之間，高其義子，字文林，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嘗卒姑歸寧，赴哀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聘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追更奉祠，因縣發取祠具，聘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悅若此。一餐不受於人，舉孝廉有道方，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介，遂浮海客交趾，人化其節，至聞里不為訟。云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中興祖氏尤盛，自榮

史記卷之四十四

主

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子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惡譽，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祖榮之累世見宗，其為己乎。  
丁鴻，字孝公，潁川人，父緡，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畧地潁陽，緡說其宰降，世祖以緡為偏將軍，從征伐，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緡願封本鄉，或謂緡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緡曰：昔孫叔敖勸其子受封，必求境壤之地，今緡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封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鴻年十三，從祖榮授尚書，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

緡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少，共寒苦及緡卒，鴻常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縶經於家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先祖所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朕不報，迫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潁，整鴻與九江人鮑駿同事，祖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季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之業，業可謂智乎？鴻感悟涕泣，乃還就國，駿因上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徵鴻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

史記卷之四十四

主

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拜侍中，肅宗詔鴻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帝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和帝永元四年，拜司徒，是時太后臨政，實意兄弟，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言威權過盛，宜防其禍，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實意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議，鴻言：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帝從之。六年卒。

馮規

馮親宕渠人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奸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夫人和怨者乃詐作璽書誣責煥光屬以歐刀下遼東都尉麗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親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有山人妄詐規肆奸毒願以事自上受罪未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後奮擬罪縱後為廷尉卒

楊璇

楊璇烏傷人兄稱為向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璇蓋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喬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吏

史

卷之四十四

七

田車火牛  
楊璇火馬  
錄之以備  
兵家一則

人憂恐璇乃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教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驚駭破散是逐傷斬無數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冒功擅車微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及凱見誣狀潛令親屬上之詔原之拜議郎

劉平

平字叔安汝南平輿人其父事平明

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爲

孝故言其通則周公之配能致四海之祭言其窮則仲由之

五言已字

故言其通則周公之配能致四海之祭言其窮則仲由之殺甘於東隣之性中與蘆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傲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向士也心賤之自恨來辭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同起居加賜羊酒終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肯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

史

卷之四十四

七

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怒而還之後行服喪過平哀既而其弟求分財與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欠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舊所服食身所安也弟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徵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有詔賜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終若二子者行信於心而感於人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歆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其行事著于篇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後賊復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避難仲遺履安始一歲平抱仲安而

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與母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願得歸食母畢還就死賊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母還詣賊賊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令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為郡吏平秋將軍龐萌反執郡守孫萌將殺之平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號泣請願以身代府君賊飲兵曰此義士也遂舍之萌被傷氣絕有頃復蘇渴甚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舉孝廉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繫囚唯班詔

史籍

卷之四十四

太

書而去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薦平及琅瑯王望東萊王扶修身行義應在朝次有詔徵平等皆拜讓即平還宗正以老病乞歸卒

案子抱延辭母請賊雖有至性却不近情昔人能為之今則不能試問諸史君子皆能之者乎然平實非假也

趙孝

趙孝字長平新人也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簪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問孝當通以長者客酒掃待之孝既至不自名亭長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平孝曰尋到矣不宿遂去及天下亂

孝弟禮為侯賊所得孝自縛詣賊曰禮廉愛不如孝

此趙孝事也與前如北自師義之多也

肥賊大驚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賊並放之舉孝廉不慮承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拜議議大夫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與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時有汝南王繼齊國兄萌梁郡車成俱兄弟見執于赤眉將食之叩頭乞以身代賊並哀而釋焉長沙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旬旬棺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太守郭憚以為舉首

淳于恭

史籍

卷之四十四

尤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清靜不慕榮名人有偷其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兄慙而改過時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獨力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墾耨不輟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肅宗下詔美恭素行賜帛二十四疋遣詣公車除為議郎引兄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所薦名賢無不徵用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卒賜穀千斛刻石表闕

江革

有見

史籍

卷之四十四

主

江華字次翁臨淄人少失父遭天下亂盜賊起華負母逃難  
 常採拾以爲養教遇賊或劫欲將去華涕泣求哀至誠動人  
 賊不忍犯或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祿既行  
 備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與母歸鄉里每至歲  
 時縣當案比華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執車不用牛馬  
 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備禮召華以母老不應及母終  
 至性始滅瘞伏家廬服竟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永  
 平初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遣官屬追之遂不還復  
 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建初初舉賢良方正遷司空長史肅宗  
 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

賜穀千斛  
 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及卒復

劉般

劉般字伯典宣帝玄孫也宣帝封于魯於是爲孝王孝王  
 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般自曾祖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

史籍

卷之四十四

主

而紆尤篤早失母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與共卧起  
 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歿初紆襲封  
 值王莽篡位國除因家於彭城光武封般爲苗丘侯奉孝王  
 祀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般束修至行  
 爲諸侯師帝嘉之乃賜般綬綬百萬緡二百匹徙封居巢侯  
 數年揚州刺史觀陂爲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  
 顯顯宗嘉之徵般行執金吾事兼屯騎校尉時下令禁民二  
 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  
 姓患之般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令濱江  
 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  
 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  
 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  
 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勅刺史二  
 千石務令寬嚴其有額外增加與奪田同罪帝從之肅宗卽  
 位遷宗正卒子愷字伯豫以常襲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  
 之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  
 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竊見居巢侯嗣子愷素  
 行孝友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尋  
 常之法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章玄成近  
 有陵陽侯丁鴻鄆侯鄧彪並辭爵土未聞貶削今愷景仰前



韓詩王室  
政教如燭  
火以父月  
也此係家  
之義為北  
門徒公勝  
以有道特  
徵解語友  
人曰昔方  
回支父  
子作支

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  
帝納之詔聽憲嗣爵後不得以為此乃微愷拜為郎十三年  
遷宗正丞初六年為司空遷司徒致仕安帝親政拜太尉致  
仕卒少子茂亦好禮讓歷位司空

周磐

周磐字堅伯安成人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  
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  
就孝廉之舉除任城長遷陽夏重令頻歷三邑皆有惠政  
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幾於毀滅服終廬于家側教授  
門徒公勝以有道特徵解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

史籍

卷之四十四

聖

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建光元  
年年七十三歲會集諸生因令其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  
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與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其月  
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少孤  
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盛其指順即心動  
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耳母年  
九十終未及葬里中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呼天火  
越燒他室遂得免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圓冢  
泣曰順在此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卒  
年八十

可見東漢  
風尚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人舉高第遷汝南太守以病免躬率子孫  
耕農為養盜嘗夜劫之咨恐母驚懼乃至門迎盜請為設食  
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食朝夕無備乞少置衣衾妻孥  
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感嘆曉而謝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  
畢奔出咨追物以與之不及微拜議郎辭疾不到詔許切讓  
州郡以禮發遣不得已應召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嵩咨  
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  
主簿曰趙公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  
東海謁咨卑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

史籍

卷之四十四

聖

受奉微拜議郎被疾將終告其故吏朱祗等使薄飲素棺藉  
以黃壤欲令速朽不聽于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曰夫含氣  
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  
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死也不為戚  
夫亡者元氣去體真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  
還合土壤土壤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耶  
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昔舜葬  
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古人時同即會  
時乖則別王孫裸葬墨夷露骸梁伯鸞父歿卷席而殯身亡  
不反其尸皆達於性理貴於達變吾欲上同古人下不為俗

但制一坎令各棺柳棺歸卽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無設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歲小子識之吾冀復有言矣子胤奉行時稱明達

史緯卷四十四終

史緯卷四十五

後漢書九

列傳

班彪

班彪字叔皮扶風人其先班壹避隆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生長官上谷太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况爲左曹越騎校尉况三子伯蔚女爲僂什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新嘉統終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慨數求使匈奴會定襄大姓石李羣輩報怨殺追捕吏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施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顯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攻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言願還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既至

史緯卷之四十五



爲侍中光祿大夫養病久之上親臨候伯伯惶恐起職事時  
當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轡  
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  
噱時乘輿帷坐張屏風畫紉醉睡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  
新起數日禮之因指畫問伯曰紉爲無道至於是乎伯曰沈  
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譁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  
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  
復聞謠言放等不憚稍白引起更哀固罷出太后聞之謂帝  
曰班侍中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旂博學有俊材左  
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議大夫與劉向  
校秘書以選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  
自東平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不許旂早卒稗少爲黃  
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太子數遣中  
盾請問近臣稗獨不敢答哀帝卽位出爲廣平相王莽少與  
稗兄弟同列友善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  
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稗無所上大司空甄豐劾稗絕嘉應嫉  
害聖政不道太后曰後宮賢家我所哀也稗懼上書陳謝願  
歸印入補廷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  
莽朝亦不摧各稗生彪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  
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

史

卷之四十五

二

修儒學然貴老莊之術彪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趙王莽  
敗隗囂據隴右彪避難其地嘗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  
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  
迭典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得五等諸侯  
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  
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  
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  
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  
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  
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  
德已可知矣翳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  
譏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  
而持之時民復知漢序彪通著王命論其辭曰昔在帝堯之  
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至于湯武征伐  
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  
也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之業精誠通於  
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慶天下所歸往未見  
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  
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此  
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史

卷之四十五

三

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流民餓殍飢寒道路思有袒裼之饑僮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庠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隗囂竊其權柄強如項籍成如王莽然卒凋獲伏質亨醢分裂又况公卿尚不及二子而欲圖奸天位者庠是故攝蹇之乘不騎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棄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享王陵之母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宜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後漢果定天下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庠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帝王之分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若順也

拔足揮洗掛勝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策舉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威物而折象目公親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姬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苟有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英雄誠知覺寤提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紀信布之觀觀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禍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欲以威之而羣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實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書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茂才拜徐今以病免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關而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議正其得失曰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揀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思煩故其書刊

近於天  
下多少  
以一名  
史何思  
佳字乎

落不盡，倘有盈辭，多不齊一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其  
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  
直，春秋之義也。建武三十年，彪卒，年五十二，子固字孟堅，年  
九歲，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  
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積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  
欲就其業，有人告曰：「私改國史者，詔下郡牧，固繫京兆獄。」固  
弟超恐固為郡所累，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關上書，得召見，具  
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館，除  
蘭臺令史，與前雖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  
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公孫述事，作

史緯 卷之四十五

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  
漢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  
之末，屬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  
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  
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為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  
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  
莫不誦讀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繕繕城  
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威前相如壽王東方朔  
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  
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

與引文亦  
永住

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  
問公卿，辨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遇  
郎，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張敖蔡之，時作賓戲，以自  
通焉。後遷立武司馬，天子會南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  
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  
者以為：「若報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威北狄，將詐之計，  
不可。」固議曰：「漢興以來，其於匈奴，緩御之塗不一，或修文以  
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而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  
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不與交接者也。建武之世，復修舊典，  
數出重使，前後相繼，先帝聖德，遠覽事同前世，今匈奴離析，

史緯 卷之四十五

名王來降，殊方歸服，不以兵威，臣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  
上可繼五鳳甘露懷遠之德，下不失建武永平屬康之義，豈  
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  
後北虜稍強，能為風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  
施恩為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  
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永元初，大將  
車寶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寶憲敗，坐免官，  
固不能教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洛陽令种兢嘗行，  
因奴于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怒，銜之，及寶氏賓客皆  
逮考，就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

史官載籍之作，大義聚然者矣。離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送文直而事嚴，固文贈而事許，若固之序事，不激說，不抑抗，駢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登臺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其先齊諸田徙國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強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後將家屬家河東，變名姓，自

史籍

卷之四十五

八

稱王伯齊，被盟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陷上黨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帝問以政事，倫因酬對，帝大悅。明日復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幼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載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眾復追之，及議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後為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按史皆辭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

取貴奇

史籍

卷之四十五

九

悉簡其豐贍者，遺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舊任。於是爭睦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肅宗初，立攝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則？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及諸馬得罪歸國，而實氏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典司禁兵，出入省闕，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皆瑕纇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二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臣願陛

下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永保福祿。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史人奏記及便宜者亦並封上，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卒年八十餘，曾孫種為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執貪放，種使從事衛羽收匡賄客親吏四十餘人，糾察其贓五六百萬，即奏匡并劾超，超憤忿恨，遂以事陷種，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畜怒

以待之。種門下橡孫斌具開起謀。謂其友人問于直甄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于二人。曰：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遞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種於同魏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昱上書訟之，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少為郡督郵，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澗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上書言狀。光武得奏，以示霸曰：君所使孫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於道解徒桎梏，悉所欲過與，期俱至，無或違者。後除瑕丘令，縣吏擅建盜竊邑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意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還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傷之，聽廣歸家，使得殯飲，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飲母訖，果還入。

史紀

卷之四十五

十

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為尚書，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為從禽廢政，當申陳諫。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時大起北宮，意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宮室榮耶？竊兄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官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勅大匠止作諸宮，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帝性察祭，好以耳目

史紀

卷之四十五

十

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耶乘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卿出。卿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主自起撞卿，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獨意敢諫，諍數封還詔書，以過失被譴者，輒救解之，出為魯相。意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扶機席，劬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意見孔子教授堂下，牀前有懸甕，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

或見搜之  
後耶

漢用兵信  
而嚴賊水  
陸多不計  
後世亦降  
可也

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扶吾履發吾詩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  
伯藏其一意召問伯果服焉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  
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  
為化人多殷富卒官遺表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  
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河內人天性朴忠  
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枕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  
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惟被  
皂袍及侍史二人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建武初以父任為郎遷謁者武陵蠻反

史壽 卷之四十五

主

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  
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均監軍與諸將俱進  
賊拒扼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  
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  
承制降之何如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  
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  
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斬其大帥而降  
於是入賊營散其衆使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自勒矯制  
之罪尤武嘉其功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每有四方異議數  
訪問焉遷九江太守郡多虎鬚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均到下

西門豹治  
巫之遺意

記扁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鼈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  
獸猶北土之有鷄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  
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權弊其後虎相  
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  
東西散去名稱遠近汝南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歲  
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姬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下書曰自今以  
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於是遂絕永平七年拜尚書令遷司  
隸校尉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以疾乞免帝以均才任宰  
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驛扶之均拜謝曰所苦浸篤不復奉望  
惟懼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子扶杖侍均出賜錢三十萬

史壽 卷之四十五

主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吏能弘厚雖貪污放縱猶無所  
害至於苛察之人雖稱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  
亡所由而作建初元年卒族子意建初中為尚書肅宗性寬  
仁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  
師不遣就國意以為君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上疏諫帝納  
之章和二年鮮卑破北匈奴南單于乘此諸兵北伐因欲還  
歸舊庭時賢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節醜禮  
義無有上下強者為雄弱者為雌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  
所尅獲曾不補善光武皇帝因其來降蠲磨舊章邊人得生  
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新獲萬數中國坐



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  
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何奴止是利其抄掠  
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功重賞今若聽南虜遷還北庭則不得  
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  
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若  
引兵費貳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畧去安即危矣而南單于竟  
不北徙還司隸校尉卒

### 寒朗

寒朗字伯奇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數日兵解  
母往視猶向氣息遂收養之永平中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

### 史緯

#### 卷之四十五

南

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辭引陸卿侯耿建等建等辭未嘗與  
忠平相見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  
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問忠平二人錯愕  
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  
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曰忠平自知  
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朗曰  
臣雖考之無事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曰  
吏持兩端促提下排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  
誰與共為此對曰臣獨為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  
自分當死不敢污染人帝曰何故當死對曰臣考事一年不

能窮盡奸狀反為罪人訟冤故知當死然臣所以言者冀陛  
下一覺悟而已臣兄考囚在事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  
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  
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於今天下幸甚及其歸舍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冤無  
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追朗出後二日  
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肅宗以朗納忠先帝  
拜為易長遷清河太守卒年八十四

### 世祖諸子

東海王彊光武長子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  
十七年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陳懇誠願備蕃國光武

### 史緯

#### 卷之四十五

主

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  
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  
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虞之縣擬於乘輿彊數上書讓還  
東海又因皇太子問辭帝不許深嘉歎之初魯恭王好宮室  
起臨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  
封岱山明年春帝崩廣陵王荆與彊書曰當為秋霜無為權  
幸雖欲為權羊又可得乎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無為扶  
蘇時問叫呼天也彊得書惶怖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  
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永和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

同於未嘗  
非禮也  
之後乃以  
余借取之

史

卷之四十五

宋

侍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南王廷詣魯。上疏謝曰：臣象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官室禮樂，事事殊異，兢兢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絡繹不絕。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帳。孤負重恩，銜恨黃泉，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恐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強因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愴，從太后出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

是王英、光武子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建武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繡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練白紵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恩。

不辭

史

卷之四十五

七

累積奉送緣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王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書，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賜湯沐邑五百戶，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役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在楚宮。英至丹陽，自殺。國除，詔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寡實，懷用悼灼，朕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

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強飲食，已詔有司出諸許，令安田宅。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肅宗立封英子种楚侯，五弟皆為列侯。東平王蒼、光武子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頰，要帶十間，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太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間當遂校獵河內，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蒼在。

朝數載多所裨益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  
歸職曰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也  
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唯陛下審覽遵承  
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驛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帝優詔不聽  
其後數陳乞辭其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六  
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  
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  
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  
采菽以增歡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  
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

史緯

卷之四十五

太

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  
萬疋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典頌並  
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即位  
尊重恩禮踰於前世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諫曰竊  
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漢規始終之分勲勳懇懇以莽  
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  
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園邑之興始自疆秦古者丘隴  
止不欲其著明况築城郭建都郭哉上遵先帝之心下造無  
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帝遂  
止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三年帝聞陰太

后舊制器服怡然動容乃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奉  
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  
如何問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入亡不言哀而  
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衣一  
簪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  
后衣服之制今魯國孔氏尙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  
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  
遺宛馬一匹血從前轡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露赤  
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尙屯將帥在外憂念遠邇未有間  
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

史緯

卷之四十五

九

求朝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遺謁者  
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實固持節郊迎帝親自  
循行邸第豫設帷牀供具詔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謁皆勿  
名各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  
上疏辭曰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威  
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譔見輒與席改容中官親拜事  
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取賂無所措置此非  
所以安臣子也帝省奏嘆息愈褒重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  
主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  
留蒼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

道蒼乃許之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還國疾病帝馳道名醫小黃門侍疾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五月薨諡曰憲詔告中外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歌詩並集覽焉元和三年東巡狩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鸞輅旂旗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流盡哀賜御餉於陵前子孝王敞嗣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鄧太后增邑五千戶論曰孔子稱貧而無富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東海恭王遜而知廢為吳太伯亦可乎

阜陵王延光武子初封淮陽王性驕奢遇下嚴烈永平中有

史 卷之四十五 主

上書告廷與姬兄謝介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介彼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魴造逆謀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為王受愆羣下莫不感焉今王曾莫悔悟悻心不移逆謀內潛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候自取焉赦魴等罪勿驗使諂者一人豈獲延國不得與

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慙然傷之乃下詔曰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贈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諡曰質明帝肅宗孝友可謂至矣千載而下讀之使人感泣然則有天下者寧過於厚也

朱 暉

朱暉字文季宛人也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徙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劫諸婦女畧奪衣物昆弟賓客皆迫迫伏地暉拔劍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

史 卷之四十五 主

之而去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暉騎將軍東平王蒼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壁時陰就為卿貴驕更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壁不可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即往給之曰我素聞壁而未嘗見請一觀之主簿以投暉暉顧召令史奉壁主簿大驚以白就就曰朱暉義士勿與求更以他壁朝見可也蒼既罷謂暉曰屬者據白視就與卿相如帝聞而壯之及幸長安欲嚴宿衛以暉為衛士令遷歸淮太守暉好節槩所拔用皆周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備什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

威民懷其惠。初，暉同縣張堪，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一日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駢辭駢而為友虞，歎息遂召之。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拜為尚書僕射。卒，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字公叔，性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阮岸，其父常以為事愚，幾不知數馬足。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中引易卦龍戰于野，又薦种嵩、樂巴等。明年，嚴鉞謀立清河王蒜，黃龍見沛國，冀無學術，遂以穆罷職之言為驗。於是請嵩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為第為侍御史，同郡趙康、隱武當山，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帝感時流薄，作崇厚論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

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夫中世之所厚，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時俗日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厭貧，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節稀。嗟乎！世士誠能去彼取此，則道豈賴盛名顯身榮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怨，穆以故吏懼其彘積招禍，復奏記諫曰：「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頃者官民俱困，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撈掠割剝，強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食粟無厭，遇人如勝，或絕命於鎗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懷毒，道路嗟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敵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咸戚，困於永和，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與而馳，同舟而濟，與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

所奉請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可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而縱恣日甚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流移冀州盜賊尤多掘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璽璫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輪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十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

徐防

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荷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為御史時桓帝幸辟雍禮畢公卿趨出虎賁執弓者置弓階上公卿下階咸避弓穆過呵曰執天子弓何說投地叩劬奏虎賁抵罪其剛直似其祖卿以故見忌於人所在多被劾以去亦與祖同穆兄北周傷義志抑朋黨之私遂若絕交論蔡邕以為貴而孤於是作正交以廣其志焉

徐防字訓卿沛國人永平中舉孝廉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審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永元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惜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畧存或無章句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每有策試輒與靜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多聞闕疑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誣道術疑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

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差可矯革其失。上從之。安帝即位，防以定策，封龍鄉侯。

張攸

張攸字伯達，鄭人也。舉孝廉，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其父，而其子殺之。肅宗貴以死罪而降有之，自後因以為比。遂為輕侮法，放縱議曰：大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威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猶天之四時，若開相容，恕若為定法，則是故設茲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

史緯

卷之四十五

美

設巧詐，又輕侮之比，設以繁滋，至有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後世。可下三公廷尉，獨除其蔽，議疑不省，故復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阜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崇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敵。記曰：利害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而為哭，秋一物華而為笑，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顧陛下留意下民，考求利害，庶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延平元年，拜司空。

六年卒

胡廣

胡廣字伯始，華容人。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李帝時，大司農馬官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所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廣少為郡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會歲終，應選舉，雄令其助求其人，因大會諸吏，真於屬問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安帝試章奏，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擇賢，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舉、史敞上疏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操

史緯

卷之四十五

美

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神靈，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宜泰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以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以舉貴人良家子，立為皇后。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章奏，廣復與敞、史敞上書駁之曰：臣聞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垂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廣夏，今以一臣之言，刻展舊章，若事下之後，議者劍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異同，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帝不從。漢安元年，遷司徒，賀帝崩。

子產相鄭  
美子給阿

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致仕，尋以特進拜太尉，延熹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蕃被誅，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遠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寒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府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史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席，時人榮之。

史緯 卷之四十五

年八十二卒，使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謚文恭，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殺絕頌，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之頌云：

史緯卷四十六

後漢書十

列傳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爲人嚴重有威，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受。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威罪鞠人，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言：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皆言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從安議，章和元年，拜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兄車騎

史緯 卷之四十六



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等上書諫以為何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著議唯安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實憲既出而弟衛尉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徵當伏顯誅不報憲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賦歛吏人更相略遺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及他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賈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計未有以害之時賈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以權時之算可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更立阿佟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伏惟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而定北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至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消塞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以

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伏念南單于屯其父事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今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共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執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詠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何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韃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初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特類之四年春卒後數月賈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除安子賞為郎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子敏元初三年為司空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敏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蜀郡人有才能為尚書郎朱際丁盛同時為郎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恐因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敏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

史緯

卷之四十六

四

上書自訟書奏而俊獄已報廷尉將出殺門臨行刑鄧太后  
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幸恩負義自陷重刑  
情斷意託無所復望廷尉約遣歐刀在前棺槨在後魂魄飛  
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  
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擲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  
不能使臣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  
碎骸骨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  
踊躍觸冒拜章當時哀其文朝廷由此薄徵罪而隱其死以  
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光祿勳安玄孫閔字夏甫少勵操  
行父賀為彭城相卒邴閔兄弟迎喪不受賜賜綬在扶柩目  
史緯

史緯

卷之四十六

五

市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鑿為藏二弟忠弘節操亞於閔  
弘字郁甫耻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從師不應徵辟終於  
家忠子秘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秘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  
秘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得免詔秘等  
門閔號曰七賢封觀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  
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  
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郭躬  
郭躬字仲孫陽翟人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為決曹掾  
斷獄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皆無怨情郡內比之于  
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  
都尉實固出擊匈奴騎都尉來彭為副彭在別屯輒以法斬  
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引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  
優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  
一統於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曰一統於將者謂  
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  
帥且漢制來戰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  
共殺人者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調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  
中常侍孫章實詔誤言兩報重向書奏章獨制罪當展斬帝  
召躬問之躬對章應詞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司金躬曰

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因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詔著於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言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有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

史記 卷之四十六

太

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中子臣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事迹弟子鎮延光中為尚書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尉閣景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劒賊臣功比劉章宜顯爵土以勵忠貞封鎮為定額侯拜河南尹轉廷尉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賀弟肅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儋少明習家業兼好儒術有名譽延熹中亦為廷尉遷太尉儋子鴻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于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

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管人所不封土葬其中喪事趨辦不問時日醫至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斯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邱諱忌每入官舍輒繕修館宇移穿改築而家人爵祿益用豐贍子峻孫安世三葉皆為司隸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間因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癡滯不過舉孝廉後生女督亡吏太守鄧襲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

史記 卷之四十六

七

陳寵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曾祖咸哀平間為尚書王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何武鮑宣等咸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咸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寵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向交游以不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壓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潤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肅宗初為尚書時承永平故

事政尚嚴切。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言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帝納龍言。遂詔有司。絕鉗鎖。除諸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法五十餘事。若於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言。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世招致災旱。帝下公卿議。龍曰。夫十一月。陽氣始萌。芸生勃出。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者。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起獄刑。無留罪。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早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至成康。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有他應。不以改律。帝納之。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拜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又鈞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耐罪。悉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十六年。爲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爲任職。在位三年卒。南陽尹勤。代爲司空。勤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寵子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遷廷尉正。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擢拜尚書。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法律繁苛。人不堪之。忠署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釁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鄧太后崩。安帝親朝事。忠以爲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燾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燾等。郎中周興有名。衆忠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經史。故仲尼嘉唐虞之典。從周室之文。臣竊見光祿郎周興。繼圖古今。博物多聞。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

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又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與抱奇懷能隨輩接選誠可歎惜詔拜周典為尚書郎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昔高祖合周呂榮封之營孝文嘉愛益人豕之譏今明部引各兌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瑨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疾有譏刺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選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奏

史

卷之四十六

十

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忠以久次轉為僕射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為非國體上疏曰漢興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出尚書尚書兄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成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貢麗納說方進白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垂朱景之誡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置方問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遷尚書令卒論曰陳寵居理官議獄殺死

忠承父風明慎用刑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班超

班超字仲升彪之少子也居家常執勤苦有口辯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傭書以供養久勞苦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其後行詣相若曰祭酒布衣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

史

卷之四十六

士

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具以對除超為蘭臺令史十六年奉車都尉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幾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為豺狼食矣當奈何官屬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

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搽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手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于爲質還奏資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帝壯超節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得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雄張南道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驕馬急索取以祠我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仰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叩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

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樂葉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川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處既到兜題見慮輕來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皆驚懼奔走慮馳騎報超超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駐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樂葉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刺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乃更還疏勒疏勒南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臣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者龜茲獨未服從臣自孤守疏勒於

今五載胡夷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足效之則葱嶺可通也  
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  
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成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  
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  
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  
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  
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  
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以幹為假司馬  
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彌宜因  
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宣帝

史記

卷之四十六

西

勒于真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喚以重利忠遂反  
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  
不反者以攻忠未下康居遣兵救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  
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  
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  
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知其姦偽許  
之忠即從輕騎詣超超為供張設樂酒行叱吏縛忠斬之因  
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真諸國  
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  
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真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  
散去于真從是而東長史鄭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  
殺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  
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真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  
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  
畜財物莎車遂降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  
貢珍寶求漢公主超拒其使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  
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  
葱嶺非有運輸何能為乎我但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  
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抄掠又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  
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

史記  
卷之四十六

西

史記  
卷之四十六

五

珠主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之。月氏山是大震，歲奉貢獻。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先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耳，卽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犍支、奉牛酒迎超。超詰犍支曰：「汝雖匈奴侍子，實吾國之權都尉，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勸超殺之。」超曰：「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犍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

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故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抄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載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南徂，常恐奄忽，偁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闢謹遣子弟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二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臂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尙爲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處優，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散。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絕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常有奇策，今所言不中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雄



于始向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驛諸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狀下始積怒遂拔刃殺主帝腰斬始超少子勇字宜僚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畧有北道鄯善王求救于曹宗宗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勇議曰昔武帝患匈奴烈盛兼總百蠻以通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遣王莽篡盜徵求無厭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明帝深唯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黃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度當時之宜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也臣愚以爲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

史

卷之四十六

七

超勇承父

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寔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尙青等難勇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忽信一旦反叛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故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墜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用害今不廓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遣茲王白英稍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卒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威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

史

卷之四十六

七

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耻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請攻元孟詔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勇

史

卷之四十六

羊

應奉

應奉字世叔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吏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若漢書後序舉茂才武陵蠻詹山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公舉奉才堪將帥拜武陵太守慰納山等皆悉降散還司隸校尉糾舉姦進不避豪戚鄧皇后敗田貴人見

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上書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典廢所由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慨然以疾自退追懲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于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五千餘騎越隘不曰往者匈奴反叛度遣將軍馬續發鮮卑五千餘騎越隘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不肯去復欲買鐵邊將不聽

史

卷之四十六

羊

便聚緣帛欲燒之邊將恐其反叛無敢拒違今夜寇未參而叛光復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富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皆從劭議六年拜太山太守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元年曹操父前太尉嵩從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徐州牧陶謙怨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殺之於郡界劭畏操乘鄧奔冀州牧袁紹劭制定律令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或籍或籍也者大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

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蜀去復重爲之節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瓊瑋之士文章煥炳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網紀國體庶幾增闡聖聽獻帝善之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玉母軍求代其命因自縊而死尙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追駁之曰殺人者死

史記

卷之四十六

主

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也今次玉公犯死刑而初軍妄自投斃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如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放天之生靈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大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動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所撰風俗通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瑒並以文才稱中興初有

應姬者見神光照社探之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爰延

爰延字季平外黃人爲鄉齋夫仁化大行人但聞齋夫不知郡縣桓帝時舉賢良方正遷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尙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而稱朕違敬開闕矣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時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以問延延曰陛下以河南尹鄧禹有龍潛之舊

史記

卷之四十六

主

封爲通侯恩重公卿忠豐宗室頃者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嫌黜有虧尊嚴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愾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尙降此變豈况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寒謬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則災異可除矣書奏因以病乞骸骨靈帝特徵不行卒于家

王克

王克字仲任上虞人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

何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即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克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乎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判史董勳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謝夷吾上書薦克才學肅宗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願神自守永元中卒克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時人疑邕得異書搜求其帳中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明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

史籍

卷之四十六

王符

王符

字節信安定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富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其指託時短討諷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云符之論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愛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

史籍

卷之四十六

王符

野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聚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以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痼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賊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何也貴戚顯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櫃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夫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

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有漢之廣大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耳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時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畧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數厥能則鮮及中人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荒布以灰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素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質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所不致吳鄧梁賈之屬企踵可待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詭意以行昧不撓故無思於吏行昧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投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投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

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其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贖句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救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強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衆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失主觀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德惡除民害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斯願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

住惡之民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時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就不為顧哉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後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

史籍

卷之四十六

宋

仲長統字公理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訪以當時之事統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奸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幹卒以敗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嘗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我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妾無苦身之勞良朋幸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

統字公理  
高平人  
年二十餘  
游學青徐  
并冀之間

日則烹羔豚以奉之對賭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閑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尚書令荀爽舉為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今載其畧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

史籍

卷之四十六

宋

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雄雖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勝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就不可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所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鬱鬱皆胸膈腹詛幸我之不成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始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

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比；其聖育百萬，無所復奪。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聽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日極而無之，戴耳窮鄰衛之聲，入則耽於嬖寵，出則馳於弋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投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

史

卷之四十六

手

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漢興以來，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荊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貨巨室不能容，馬牛山谷不能受，妖童填乎綺室，妓樂列於深堂，賓客待見而不致，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睥睨則人從，其日喜怒則人隨，其心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寔也，苟能運智詐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合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其誰肯為之者邪？夫

此亦天為之也，又何怨焉？  
篇言利蓋故不專一事

亂世長而治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踴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遠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救之罪辜，苟日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養者，將皆以修絮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末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損益篇曰：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免，鉗下免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免者無傷於人，免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獲，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路，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

史

卷之四十六

手

則甚重，光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威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玉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技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關審什伍以相連，持限

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情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漠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以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克，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世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時也。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君子非能自農桑以求衣食也，奉祿誠厚，則割制貿易之罪，乃可絕也。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糞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以小智而居大位，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筭以待天下之君子也。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漢承其業，遂不改更。

危國亂家，此之由也。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漢之隆盛，於是焉在。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儻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克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災異數至，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東漢三公至於死，免是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懿謹慎，循常習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爲三公者，勸立於國家，績加於民生，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禽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乎？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生，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



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不若置丞相專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使爲政者不與之婚姻婚姻者不使之爲政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質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擅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嬖近輪權重於婦黨第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說邪

史緯

卷之四十六

毒

史緯卷四十七

後漢書十一

列傳

梁節王暢

梁節王暢明帝子也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其賜建初四年徙爲梁王以郾寧陵薄邱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爲梁國帝崩就國暢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善占夢能使六丁暢數使卜筮乳母王禮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是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奏暢不道考試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聽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有深官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焚滅臣暢臣暢無所照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賊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有負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汗天下氣息不相屬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有失繩墨不敢

史緯

卷之四十七

十

暢之悔過  
由於王誠  
其爲可取

上下兩得  
帝之厚也

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雖賜教孰虞象寧陵五縣還  
條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  
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  
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  
清流既得生活誠無面目以罪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  
具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遷善之路今天  
下知臣家恩賜死就生願能自悔臣以公卿奏廢陛下詔  
書常置於前夜前請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  
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生下入黃  
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  
臣謹所留於臣暢健足矣報曰朕惟王骨肉之親淳淑之  
賢傳相不長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恩悔過  
端自克責然傷之匪由王咎在彼小人一日克已復禮  
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  
小有言終吉強食自愛暢因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  
薨傳王女孫嫺親受禪以爲崇德侯此時適而禪之入知  
此君子所以善改過也

陳禪

陳禪字紀山巴郡人舉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所  
上受納賊賂禪當傳考無他所爲但持喪飲之具而已及至  
省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舉茂才

龐參

時漢中蠻夷反時以禪爲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  
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  
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並觀大  
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  
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  
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部左轉爲玄菟障尉會北匈奴入遼  
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遠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  
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  
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珍貨而去順帝卽位遷司隸校尉卒

龐參

卷之四十七

王

龐參字仲達緬氏人舉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輪作若盧永初  
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途中使  
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水潦不休流民擾動重之以大軍  
疲之以徵發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轉運遠就  
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敝車騎將軍鄧騭宜且振旅留  
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民時  
止煩賦以益財用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高擣銳乘機  
出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書奏  
尙御史中丞樊豐上疏薦參曰昔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  
尙之罪使爲邊守尙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

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龍參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輪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宜助國威，鄧太后仰擢參於從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騭曰：「比年羌寇，因隴右供饒賦役爲害日滋，今復發百姓調取穀帛，千里轉輸，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用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戎，乃爲西

史記 卷四十七

四

州士大夫所笑，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邊疆，多田不耕，何救饑餓？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疎，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成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歛，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鴈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甌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僞，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甌者欲吾

龍參高才武略  
有魏尚之風  
前坐微法  
輪作經時

擊強宗也。抱兒者欲吾恤孤也。歎息而還，參在郡，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羌尤懷其恩信，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時先零羌豪併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征西將軍司馬鈞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取，引兵還，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諫之曰：「昔周宣時，獫狁侵鎬及方，孝文中，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服之姿，抑亦干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赴赴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龍參，文武略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而今幽囚陷

史記 卷四十七

五

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鄆，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土赤狄，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參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昔秦救參，承建元舉遷度遼將軍，入爲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順帝以爲太尉，錄尚書事。三公之中，名爲忠直，左右陷毀之，以所舉件帝有司，隸承風素勤，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討據廣漢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龍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真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夫固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

成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因災異策免陽嘉四年復以參爲太尉永和元年卒

### 崔駰

崔駰字季伯涿郡人祖篆王莽時以明經徵詣公車大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與奚爲至哉遂投劾歸時篆兄發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綬顯於新世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嘆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弊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

### 史

卷四十七

太

所生哉乃單車到官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篆曰邪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入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之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不仕客居樂陽閉門潛思著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占驗臨終作慰志賦以自悼焉篆生毅隱身不仕毅生騊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騊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之元和中

良心

### 史

卷四十七

七

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卿愛文辭而忽崔駰此其公之好龍也憲由此見駰笑謂駰曰季伯吾受詔交公遂爲上客若無幾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欲見之憲以爲不宜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駰志駰數諫諍憲不能容出駰爲長岑長駰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中子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賈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諸儒宗之與馬融張衡特相友好瑗兄章爲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辟車騎將軍閭顯府時閭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以嬖寵惑亂先帝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君共說將車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神猶豫未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閭顯兄弟伏誅瑗坐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止之

時陳禪為司隸校尉，謂瑗曰：「弟聽祇上書，禪請為之證。」瑗曰：「此譬猶見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子定，字子真，桓帝初徵詣公車，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稱，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為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理者，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觀，或荒庭嗜欲，不恤萬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敝，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嗟然，復思中興，夫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袂夾瓊，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指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切務而慕所聞也。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典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古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拘牽，其頑士闇於時，儻妄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損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故宜量力度德，參以霸政，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者

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為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千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積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

與平之藥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藥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教世以來，政多恩貸，服委其轡，馬駘其街，四牡橫奔，皇路傾險，方將掛勒健轉，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皆捷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寔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

平非以寬致平也。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梁冀司馬，與邊韶廷薦等著作東觀，出為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建寧中病卒，無以殯殮。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其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寔從兄烈有重名，歷位郡守九卿。熲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皆先輸貨財，然後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謂親侍者曰：「悔不小新。」

史記 卷四十七

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大人歷位卿守，皆有聲稱，今登三公天下失望。」烈曰：「何為也？」鈞曰：「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有文才，為河西太守。

閔仲叔 謝安字仲叔

閔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為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菽，受而不食，曰：「我欲省煩耳。」建武中，應司徒侯霸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

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同郡荀慈字若大，亦修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慈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微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人之仕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指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史記 卷四十七

周變

周變字彥祖，汝南人，生而欽願折頸，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十歲就學，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變，及南陽馮良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敝龍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

此則天  
叙開外史

方十四  
何以能  
人如此

彼乎變曰吾既不能隱虎巢穴追給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違  
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  
動動而不時焉得享乎良字君耶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  
路慨然耻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為從杜撫  
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  
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變良年皆七十  
餘終

###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人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  
遇憲於逆旅陳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

史

卷四十七

主

師表也南至潁川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閔曰見吾叔度邪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  
及歸問然若有失也其母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曰良不見  
叔度自以為過之及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  
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  
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嘆曰叔度若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閔不宿而退進往從  
憲累日方還或問其故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  
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年  
四十八終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

謂憲作非  
徒然亦非  
在處或記  
者為之

靡不服漢遠去玃杏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玃  
侯以為憲賈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淡莫臻其分清濁難  
識其方及門於孔氏其始庶乎

### 徐穉

徐穉字孺子南昌人陳蕃為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  
榻去則縣之拜太原太守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  
胡廣上疏薦穉等曰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伏見處士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膺德行純  
備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桓帝  
以安車玄纁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為

史

卷四十七

主

余得黃石  
齊補有詩  
曰又與平  
角立傑出  
為難也穉  
嘗為太尉  
黃瓊所辟  
不就及瓊  
卒穉能  
負糧徒步  
往弔之設  
雞酒哭畢  
而去郭林  
宗疑為穉  
乃選能  
言生草容  
追及與語  
穉臨去謂  
容曰為我  
謝郭林宗  
大樹將  
顛非一繩  
所維何為  
穉穉不遑  
寧處及林  
宗有母憂  
穉往弔  
之不使知  
置生芻一  
束於廬前  
而去眾不  
知其故林  
宗曰此  
必南州高  
士徐孺子  
也詩不云  
乎生芻一  
束其人如  
玉吾何  
德以堪之  
卒年七十  
二子胤字  
季登篤行  
孝悌亦隱  
居不仕  
漢末寇賊  
縱橫敬胤  
禮行轉相  
約勅不犯  
其閭胤字  
伯淮彭

城人，肱與二弟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與徐穉俱微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肱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其於幽闇

###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外黃人。九歲喪父，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致甘露白雉之異。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外黃令眾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況在清聽，不加矜憐乎？」配善其言，乃為謝，得減死。論家貧，備為鑿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

史緯

卷四十七

古

州辟，乃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邑，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華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微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言也，何意乃爾？」因振手而去，再舉有道

不就。京師游士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超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馮雅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雅，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雅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謂先生高節有餘，

史緯

卷四十七

主

於時則未也。今穎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穎川韓融、陳紀並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爽等復徵，惟蟠不到。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未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於家。

楊震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八世祖喜高帝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  
微昭帝時爲丞相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  
攝二年與兩翼將謝俱徵寶遁逃不知去處光武高其節公  
車特徵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  
經博覽諸儒稱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客居於湖不荅州郡  
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鰓  
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鰓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  
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大將軍鄧騭辟之舉茂  
才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富之郡道經昌邑荊州所舉茂才  
王密爲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

史緯

卷四十七

七

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  
知密愧而出轉涿州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令  
其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  
乎永寧元年拜司徒鄧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  
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路震上疏諫帝以疏示阿母等內  
懷忿恨伯榮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璜交通璜因以爲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疾之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  
及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璜襲護爵爲侯護同  
產弟威今見在璜以妻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  
制不合經義書奏不省延光二年遷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

薦中常侍李閭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  
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  
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薦  
所親厚於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  
見怨詔遣使者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等更  
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諫豐廣等見震切諫不從益無  
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  
困池廩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極諫前後所上轉切  
至帝不能平而樊豐等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  
間男子趙騰詣關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詰以閉

史緯

卷四十七

七

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三年春東巡  
帝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  
史考校之得豐等詐下詔書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遂共譖  
震云白趙騰死漢用怨惡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  
行還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豐等復請大將軍耿寶奏  
震大臣不服罪懷悲望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門夕陽亭懷  
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  
狡猾而不能誅惡雙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  
死之日以糲米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  
因飲酒而死明年七月帝崩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

生虞放陳異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祠以中牢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時人立石鳥象於墓所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猶處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淮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惟詔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僅能由此孤弱帝乃得東震中子秉字叔節少傳父業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桓帝以乘明尚書徵入勸請拜侍中尚書帝微行私幸河南尹梁胤府舍乘上疏諫帝不納冀誅後乃拜太僕延熹三年免官歸田里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各稱疾不至有司劾秉著大不敬請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退讓爲節俱微不至誠遜側席之望然遠適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大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所屬喻以朝廷恩意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秉與司空周景

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各寔屬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言不良守相欲因此澆濯彘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至南陽左右並通奸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於是詔除乃止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貪贓暴虐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貝瑗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操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中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而削瑗國秉性不飲酒早喪妻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曰我有一不惑酒色財也卒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吝州郡禮命靈帝常受學詔太傅三公遷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車賜侍講於華光殿遷光祿勳熹平二年爲司空五年爲司徒光和元年前有虹蜺蜺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禁邕等入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

賜仰天而嘆。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悲嘆息。不能竭忠極言。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克師傳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案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今妾媵閹尹之徒。共事國朝。欺罔日月。如驪兜共工。更相薦說。而令搢紳之徒。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濫谷代處。危殆之徵。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正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

史籍

卷四十七

主

一抑止繁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書奏。其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傳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立道以誑耀百姓。天下綴負歸之。賜告探劉陶曰。角等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連成其患。且欲切諫。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議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

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嘆。復封寬。濟拜賜尚書令。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復爲司空。卒。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賜錢三百萬。繒五百疋。策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公卿以下會葬。謚文烈侯。子彪字文先。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摧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奏誅甫。徵爲侍中。中平六年。爲司空。還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都洛陽。

史籍

卷四十七

主

於今亦十世矣。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往者王莽。逆亂。赤眉焚燒長安。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康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甕。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悉詣滄海矣。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便可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司空荀爽恐卓害彪。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遷都以

國之耳卓意小解。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彪。拜大鴻臚。從入關。與平元年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天子新還。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圖之。未得譖說。託疾如廁。因出還營。時表術偕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詎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曰。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天下纓綬縉紳之士。

史錄

卷四十七

主

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得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彪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及魏文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近臣示旨。彪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虎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卒。子家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及操平漢中。欲

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修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剋師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爭與交好。臨當侯植與修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魏國。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

史錄

卷四十七

主

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鸞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反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欺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云。卿何以疑難乎。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欺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摘撝利

後世有  
定人謂文  
是也

止夫不在  
凡論

病昔田巴數五帝罪三王皆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尊  
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伸連求之不  
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蕭蕭蕭蕭之芳人之所好而  
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之所樂而墨程有非之  
之論豈可同哉今以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  
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  
賦小道固未足矜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  
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  
上國流惠下民延承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  
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

史籍  
卷四十七

論

錄辨世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  
山符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  
作侍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答曰不待數日  
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保仰之情漢耶損辱來命爵矣  
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  
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  
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外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君  
侯少長貴盛體旦暮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宜  
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  
合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

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撫  
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  
慮仲尼日月無得喻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騁而辭  
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矚情其貌者也執事不知  
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其能損益呂氏淮南字  
直千金弟子錯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  
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  
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且之徒豈皆有近  
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楊氏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  
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思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

史籍  
卷四十七

論

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乎哉觀受所惠猶備職  
賔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奉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往  
來如此甚數季緒各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修與丁儀兄  
弟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廬內朝歌長吳質與謀  
修以白操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篋受  
絹車載以戒之修必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  
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操由是惡之修爲主簿而爲植所友  
每當就植處事有圖付度操意豫作荅教十餘條勅門下教  
出以次荅教裁出荅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遣太子及  
植各出新城一門密教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

修於玉博  
之國所贈  
之劍實作  
劍之人所  
序以矯之

貴人可傳  
之仇與  
以貴帝  
之仇與

得出而還修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  
植後以驕縱見疎而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操以修  
交開諸侯且以袁術之甥遂因事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  
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操薨  
初修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從容出  
宮追思修之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所贈王  
髦劍也髦今安在乃召見之賜髦穀帛修子懿子準皆知  
名於晉世準子矯髦皆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  
見之頠性弘方愛矯之有高韻謂準曰矯當及卿然髦小減  
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矯自及卿然髦尤精出  
史纂 卷四十七 主

肅宗諸子

千乘貞王伉章帝子母氏不載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  
禮薨子龍嗣改國名樂安薨子孝王鴻嗣鴻生賢帝賢帝立  
梁太后以國土甲溫改封勃海  
清河孝王慶章帝子母宋貴人與妹俱有才色並為貴人大  
貴人生慶立為皇太子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  
饌太后憐之太后崩賢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

貴人此等  
戚甚不濟

子心惡之謀陷宋氏使和者偵伺得失後於掖庭門還遇得  
貴人書云病思生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冀  
為厭勝之術貴人母子遂見疏七年帝廢太子慶而立廢  
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倫承風旨傳致  
其事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於樊濯  
聚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不敢言及宋氏帝更憐之勅  
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與  
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帝共議私事永元四年帝議  
於白虎觀慶入省宿止帝將誅貴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  
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

史纂

卷四十七

主

聚求索故事及實憲詠慶出居邸賜中傳以下錢帛慶多病  
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其備慶小心恭孝  
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慶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  
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帝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稱  
戚恨四時伏臘祭於私室及貴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  
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欲求作祠堂恐自同恭懷祭后之嫌  
遂不敢言十五年有司以日食奏建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  
異貴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慕我凱風  
之哀知非國典且復須留至冬從祠章陵後中傳所載千  
餘萬詔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所以師傳之尊遂自

於下以罪  
子復為帝  
亦可無憾

廣丘非樊  
淫諸王傳  
其國祚也

史籍 卷四十七

无

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其有所糾察帝嘉其對帝崩慶  
號泣嘔血數升因發病明年就國下令曰寡人生於漢宮長  
於朝廷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既以薄祔早離顧復屬遭大憂  
悲懷感傷家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勞筑夙夜屏  
營未知所立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  
得是均殿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吝其糾督非托明察典禁無  
令孤獲急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經抱遠慮不虞留慶長  
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殤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  
帝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健為人伯父聖坐  
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  
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極幸愛姬  
妾莫比慶疾篤謂舅宋衍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朝廷  
大恩猶當應有祠室朕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乃上書太  
后曰臣國土下濕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殯且不朽  
矣及今口口尚能言祝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冀哀憐遂薨  
年二十九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葬於廣丘  
子愍王虎威嗣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虎威薨無子鄧太后  
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恭王太后崩有司言清  
河孝王至德淳懿肅育明聖承天奉祚為郊廟至高皇帝尊  
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

史籍 卷四十七

无

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諡曰敬隱后陵曰甘陵廟曰  
昭廟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又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  
綬耿貴人卒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安平侯寵遇甚  
渥位至大將軍延平薨子蒜嗣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讓為  
嗣眾莫與太后立實帝罷歸國蒜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  
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  
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騰說眾冀立桓帝蒜  
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欲  
立蒜遂劫清河相謝謁曰當立王為天子謁為公萬不聽文  
刺殺謁於是捕文鮪殺之有司劾奏蒜徙桂陽自殺眾冀惡  
清河名改為甘陵眾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理為甘陵王孝孝  
德皇祀  
河間孝王開章帝子奉遵法度更人敬之開薨子惠王政嗣  
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待御史沈景有彊能稱擢為河間  
相景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問王  
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  
謁常人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出往宮門外責王傳曰前  
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  
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議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奸人  
上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

過自修政薨弟翼蘇吾侯淑解讀亭侯鄧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以為平原懷王後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臨及翼闕觀神器懷大逆心貶為都鄉侯追歸河間翼謝賓客閉門自處翼卒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為桓帝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穆后蘇吾侯翼曰孝崇皇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貴人封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奉翼後解讀亭侯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為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為靈帝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貴人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論曰

史緯

卷四十七

三

傳稱翼子夷昧甚德而慶有吳國者必其子孫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但恨無一佳者耳又曰篇並相承不勝於屢絕翼子

史緯卷四十七終

史緯卷四十八

後漢書十二

列傳

張皓

張皓字叔明犍為人良六世孫也永寧元年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辨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今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壹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順帝即位拜皓司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讖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卒年八十三子綱字文紀少明經學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譏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因上書極諫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諂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

史緯

卷四十八



皆臣子所切齒也。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終不能用。時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單車之職，既到，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大驚，見綱誠信，即出拜謁。綱問所疾苦，以大義開譬之。嬰涕泣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聞耳今見明府，乃嬰等更生之晨也。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置酒大會，散遣部衆，人情和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

王冀

王冀，山陽人，為汝南太守，政崇仁和，好才愛士，辟郡人黃憲、陳蕃等，憲不至。蕃到郡，冀不即見之，蕃性氣高明，乃留記，謝病去。冀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閭曰：「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冀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厚遇之。由是知名之士莫不

歸心焉。閭字奉高，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和元年，拜冀為太尉，冀懷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請加放斥。諸黃門誣奏冀罪，順帝命亟自質。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前為冀掾，奏記於商，宜加表救。商言之於帝，事乃得釋。以老病乞骸骨，卒。子暢字叔茂，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通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下車，奮厲威猛，豪黨有囊橐者，莫不糾發，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電，殺右大震。功曹張敞諫曰：「昔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明府以上智之才，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國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中興以來，將相相繼，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孽孽求哀，不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入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漢納之，更崇寬政，慎刑而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靡敗，以矯其儼門生劉表以諫，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叔孫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建寧元年，遷司空，以水災策免。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梨以文才知名。」

神嵩

神嵩字景伯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嵩悉以賑卹宗族邑里為縣門下吏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謹送客於大陽郭遂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湛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歷問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重之遂舉孝廉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多所糾察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皆被寢過嵩自以職主

史

卷四十八

四

刺舉志素姦惡乃復勅八使所舉奏罪惡又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為刺史二千石殘穢不勝任者帝從之擢嵩監太子宮中常侍高亮舉勝出迎太子太傅杜喬等惶惑不知所為嵩乃手劾當車曰太子圖之備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羌不能對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入喬退而歎息愧焉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嵩為度遠將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有見獲實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實分明由是羌胡遠赴茹羊馬孫等皆順服嵩乃去疑燧除候望邊方晏

然人為大司農遷司徒及卒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焉

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子岱字公祖與李愛同徵議郎病卒愛痛惜之上書曰伏見故處士神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事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承奄然殂殞若不祭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岱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被遐邇共瞻宜有異賞朝廷不能從弟拂字穎伯初平元年為司空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灃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

史

卷四十八

五

南勅迎勞之因督令還軍卓使軍士以兵脅勅勅怒稱部太呼叱之軍士皆披靡遂前實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卓既擅權惡勑強力出為益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我父以身殉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左中郎劉範陳球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范戰於長平觀軍敗勑等皆死

陳球

陳球字伯真下邳人陽嘉中舉孝廉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

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督郵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桂陽賊李研等寇鈔荆部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會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緇緇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傷殺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徵拜廷尉熹平元年實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宦者稽察實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從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附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搖輿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貝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曰陳延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母儀之德還時不造援立聖明永繼宗廟功烈至重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豈

宜上配至尊忠省議作色出球曰陳延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實既寬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曹節王甫復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實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上疏曰臣伏惟章德實后虐害恭懷安恩問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此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實氏雖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於是議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光和元年遷球太尉以日食免明年為永樂少府潛與司徒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修與大將軍實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發球復勸郃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步兵校尉劉納亦渡勸郃陽球小妻程璜之女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以球謀告節因共白帝言郃等謀不軌帝大怒策免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杜根

杜根字伯堅，定陵人。父安，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罹其患。位至巴郡太守。根性方實，舉孝廉為郎中，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上書極諫。太后大怒，收執根，令盛以縶繫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以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優待之。及鄧氏誅，左右言根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

史錄

卷四十八

人

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平原都吏成朔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根為侍御史，朔世為尚書郎。或問根曰：「往昔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遷淮陰太守，去官，年七十八卒。

劉陶

劉陶字子奇，潁川宗室也。桓帝時，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上疏曰：「伏惟陛下，鑒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天災不痛於肌膚，災食不損於望體，故度三光之變，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逐亡周之鹿，合散扶危，

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勳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

不能增烈考之軌，而忽高帝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謀，交刈小民，虐流遠近，故上天降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令虎豹屬於廣場，豺狼乳於春園，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究之鬼，貧賤者作饑寒之鬼，死者悲於窆穿，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諛口，擅國樂於威陽，投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

史錄

卷四十八

九

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厄。竊見故冀州刺史朱穆，前為桓校尉，李膺，清正履道，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奸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米霜見日，必至消滅。臣悲天下之可悲，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言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及太學，能言之士陶議曰：「聖王建功，則眾悅其德，與戎而師，樂其旅，皆舉合時宜，勸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單曲微，不遺窮賤，竊以為當今之憂，不在

史緯

卷四十八

於貨在乎民饑。夫生民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遠。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者。朝夕之糴。而己。豈在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唐虞。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恐海內之憂。咸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焚林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後治鑄之議。帝遂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奸賊於是剽輕。劍客通憂。等十餘人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奸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

史緯

卷四十八

名曰中文尚書。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上疏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角等。竊入京師。視視朝政。為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冀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同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大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還尚書令。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京兆。到職。當出修宮錢千萬。陶清貧。耻以錢買職。鄉疾不聽政。

帝宿重陶才。原其罪。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恐致崩亂。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悸。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扼高望。今果攻河東。恐遂乘爽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潰。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前臣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留連至今。莫肯來問。今三郡之民。皆已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水駭風散。唯

恐在後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  
 關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  
 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援假令失利其敗不  
 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不自止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  
 危則臣與其禍也謹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漢垂納  
 省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皆譏陶曰前張角  
 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皆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  
 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  
 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  
 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嗜而以三仁

為章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時司徒  
 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初五年  
 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太尉許劭司空張濟承  
 望內官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反虛紕邊遠  
 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  
 舉所謂放鳴皋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穢濟宦官怨之  
 遂誣陷耽死獄中操何以不死

李雲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時中常侍舉超  
 等以誅冀功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

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裂眾災降雲素  
 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  
 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  
 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眾冀雖持權專  
 擅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萬戶高祖得無見  
 非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譖進  
 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劾送黃門北寺獄使  
 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  
 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并下廷尉大鴻臢陳  
 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謙禁忌于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  
 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之諫成帝赦朱雲之誅今日殺雲臣恐  
 剖心之誠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亦上書請雲帝甚詔切  
 責蕃秉免歸田里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曰李雲  
 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愚慙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  
 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雲眾皆死獄中論曰禮有五  
 諫諷諫為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自戒貴在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殺計摩上以街  
 沽成名哉李雲草野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天子班  
 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故說者

識其難焉

劉瑜

劉瑜字季節，廣陵靖王玄孫也。延熹八年，舉賢良方正，上書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幸得引錄，備答聖問，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吝嗟？天為動變，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姒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

史籍

卷四十八

南

常侍何故  
娶妻何故  
氣通轉耶

不謀

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職作歌。仲尼所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殛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鄉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阻之異，况乃羣輩，恣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重法，無罪而獲入之，有田而獲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典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爵賞，父兄相代，殘身受學，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靈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賈，熏灼道路，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

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中和，德感祥風矣。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微，精事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引瑜為侍中，以尹勲為尚書令，共謀盡及武敗，瑜勲並被誅，勲字伯元，河南人，以誅梁冀功，封宜陽鄉侯。瑜誅後，宦官悉焚其書，以為訛言，于琬傳瑜學，舉方正不行。

謝弼

謝弼字輔宜，東郡人。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

史籍

卷四十八

主

敦玄菟公孫度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賈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實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以太后為母哉？臣父問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幸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

四公既及  
太尉劉矩  
司徒計矩  
太傅胡廣  
也

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門生故吏並罹禁錮蕃身已往人百  
何曠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係今之四  
公惟司徒劉矩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冠之人必有折足覆  
餗之虞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  
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承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  
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疾之遂以宅  
罪考掠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訟弼  
忠節收紹斬之

虞翻

虞翻字升卿陳國人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嘗稱曰東

史緯

卷四十八

七

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央獄六十年雖  
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李  
養祖母縣舉順孫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  
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  
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  
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詡聞之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  
將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  
輔為塞則關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騭曰關西出將關東  
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  
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

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  
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舉席卷而東雖責有為卒太公  
當將猜恐不足當禦讓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  
侵淫而無厭極棄之非計修曰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  
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  
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  
冗官外以勸厲各其功勳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  
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雄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  
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時朝歌賊寇  
李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

史緯

卷四十八

七

歌長故舊皆弔詡口事不違難臣之職也不遇疑恨錯節何  
以別利器乎始到謂河內太守馬援校曰君儒者當謀謨廟  
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等之  
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  
流亡萬數賊不知開舍招聚劫庫兵守城舉斷天下右臂此  
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籌策勿  
令有所拘聞而已及到實徵令三科以募壯士自揀吏殷下  
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帝衣服而不事  
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餐會悉其罪使人賊中誘令  
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誘遺貧人能縫者備



作賊衣以采綬縫其裾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  
駭散遇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畧遷武都  
太守羌率眾數千遮討於陳倉峭谷詔即停車不進而宣言  
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問其兵散日夜  
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武  
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  
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  
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  
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  
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驢

史

卷四十八

太

弩勿發而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  
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出城奮擊多  
所傷殺明日悉陳其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  
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  
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  
甚眾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築棠營堡二百八  
十所緣聚荒餘招還流徙郡遂以安詔始到郡戶裁盈萬二  
三年間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饒十倍於前永建元年為司  
隸校尉中常侍張防倚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  
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

此處可  
見朝無一  
人侍宦官  
攻宦官可  
見帝之昏  
庸甚矣

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  
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繫楊震之跡書  
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  
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  
賢等知詔以忠獲罪乃相率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  
時常疾奸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  
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藏罪明  
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  
獄以塞天變詡出詔題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叱防曰奸臣  
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出東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

史

卷四十八

元

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詔之罪帝  
惑之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子顗與門生百餘人候  
中常侍高梵訴言枉狀梵入言之防坐徙邊詔還尚書僕射  
卓陽王簿詣闕訴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  
臣為陛下下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  
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劾以大逆詔曰主  
簿所訟乃君父之怨自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人不不足多誅  
帝納詔言咎之而已詔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  
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吏何親而  
與惡人何仇乎聞者皆怒詔好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

九見諱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元年遷南書令武林太守上書以發喪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詔獨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欲心難率以禮是故醫瘡而紓撫之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致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其冬禮中樂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詔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傳變

史籍

卷四十八

三

傳變字南容北地人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師事太尉劉寬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彘豎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恐治水不自其源水流彌益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開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泉爽黃巾變服臣之所憂南益廣耳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死亡之尤

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逐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被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諸之靈帝猶譴變言得不加罪後拜議郎會西羌反趙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繁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賜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軍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宗拓境列

史籍

卷四十八

三

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萬里之土若使左社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漢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變曰南容少吝我常倚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過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懼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滂名知人舉

變孝廉。至是與變交代合符而去。邪邪崇之。變善郎人。叛義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部委任。治中程球。通奸利士人。怨之。都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傳達等。變知都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沒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草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邪不聽。行至狄道。衆果叛。先殺程球。大害邪。遂進圍漢陽。賊中兵少糧盡。變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邪。風懷變恩。共於城外。

史籍

卷四十八

主

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恐變不能屈志。以免。進曰。國家昏暗。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亂。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澤。欲令棄郡而歸。願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以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嘆。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大聖達德。大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其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不能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變衆劔叱衍。

曰。若制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志行貪橫。從事蘇正和。素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責成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止。勳正和。善。請勳謝勳。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坐斷盜徵。以宋泉代之。泉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勳曰。昔

史籍

卷四十八

主

太公封齊。崔杼弑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泉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聞護羌校尉夏育於南宮。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孤聚。為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羌精騎夾攻之。急上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水表曰。必尸我於此。句乾種羌。漢音素為勳所厚。乃以兵捍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漢音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以不忍加害。送還漢陽。刺史楊雍表勳領漢陽太守。時

據載於左  
在德是不  
聰勇

人饑相食，勲調穀粟之，存活者千餘人。拜討虜校尉，蓋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樊頌在坐，帝顧問，頌懼不知所對。以此恨勲，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勲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賊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抵賊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變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樊頌等

史緯 卷四十八

音

心憚之，勲從溫奏，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其貪放，勲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咸震京師。小黃門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樊頌屬望子進為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頌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勲曰：「進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數加賞賜。其見親信，帝崩，卓廢少帝，執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皆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人也，何以終此？此實者在門，爭者在庭，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微為減，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出相要結。

將以討卓，會尚被微勲以家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言。」勲曰：「卿欲壯人口乎？」卓曰：「戲之耳。」勲曰：「未聞惡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死。張角反時，侍中河內向栩言：「國家不用典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譏栩不令國

史緯 卷四十八

重

臧洪

臧洪字子源，廣陵人，舉孝廉，補卽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超計事，超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畧智數，不比於超矣。」超引洪與語，大異之，遂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

孔伯東郡太守橋瑁等大合酸棗設壇賜將盟既而更相辭讓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歃血而盟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糧儲車馬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表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紹憚其能從爲東郡太守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城洪必來救我衆人以爲表曹方稱洪爲紹所表用恐不能收好招禍遠來赴難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或恐見制不能相及耳洪聞超圍果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終不聽許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喻之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澗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怡恨胡可勝言述敘禍福公切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閑於大道不達今趣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自以本州被侵郡將遭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

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忠恕之情則僕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啗血奉辭奔走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卒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所刺劉子瓚奉使踰時辭不獲命以權求歸可謂有志忠孝亦復僑尸麾下不蒙矜除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見久聞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國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膏以爲一年之費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足下識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賊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賊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白致危困吏人何忍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餽粥洪曰何能獨甘此耶使

為海濤偏班士家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  
 擁而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  
 謂曰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頓首曰諸袁事漢  
 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  
 希冀罪望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  
 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眾  
 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  
 愛洪意欲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己用乃殺之洪邑  
 人陳容為東郡丞時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  
 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滅洪為郡將余何殺  
 之紹慙使人牽出曰汝非滅洪時空復爾為容曰夫仁義豈  
 有常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滅洪同日死  
 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見殺在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  
 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  
 城已陷皆赴敵死亦田勇之

史緯

卷四十八

天

史緯卷四十九

後漢書十三

列傳

張衡

張衡字平子南陽人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  
 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  
 倚之情帝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  
 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  
 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衡機  
 巧心致應於天文陰陽曆象常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  
 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  
 陰陽之事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遷太史令  
 遂研嚴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笑別論言甚  
 詳明衡不慕富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乃設客問作應問  
 以見其志云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  
 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  
 柱傍行八道施開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蟬蜍張口  
 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  
 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蟬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知之雖  
 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



雖緯不經  
而東漢尚  
之未明

史記

卷四十九

二

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享  
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舉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  
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震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  
於下衡上疏曰伏惟陛下繼體承天中遭傾覆誠所謂窮隆  
大位必先倖僥之也親履艱難者如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  
情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因德降  
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祭江樊周廣王璽  
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福祥奢淫悖慢鮮不夷戮前事  
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遷忘反豈唯不自中材皆  
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災罪不可解也向使  
能瞻前顧後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東所屬  
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譟溢乎四  
海神明降其禍祥也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咸分震者人  
提也君唱臣和咸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猶懼聖恩厭  
倦制不專已威不可分德不可共天鑒孔明雖疎不失災異  
示人前後數矣願陛下稽古率舊以復往悔初光武善識及  
顯宗肅宗因祖述焉儒者爭學國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  
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曆正之卜筮  
以定吉凶經天驗道木盡於此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  
遂當此之時莫或稱識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閣定九流亦無

平子每目  
官之可謂  
名儒

史記

卷四十九

三

誠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  
中賈逵擅藏玄異三十餘事請言識者皆不能說王莽篡位  
何為不戒示建復統則不能知欺世罔俗情偽較然莫之糾  
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不占之  
者猶畫工惡圖大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  
窮也宜收藏同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遷侍中帝引在帷幄風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  
懼其侵已其目之衡乃跪對而出闕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譖  
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立賦  
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  
多豪右共為不法衡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皆  
禽上下肅然故拜尚書永和十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驥  
等著作東觀漢記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衡常歎息  
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校檢遺文畢力補  
綴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  
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  
紀又史始於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  
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上不省衡年六十二卒論曰  
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倖作造化斯致可得聖言厭撫  
其闕覽天地鬼神無所遺其靈在察幾衡義和不能擅其智

故知思引淵微至人之上術理通幽渺願世之玄慮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大莧而已哉

### 馬融

馬融字季長嚴之子也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不應客於涼州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饑困乃悔而嘆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倖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也乃往應融召拜校書郎中時鄧太后臨朝融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與功宜廢遂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得賦

### 史錄

卷四十九

四

從橫乘其不備融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降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怒謂融差薄詔除遂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拜郎中大將軍梁冀冀諷有司奏融在太守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忤大將軍梁冀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徙徙朔方自刺不殊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

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年八十八卒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遠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差曲士之節惜不貴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議故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大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垂堂不坐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 蔡邕

### 史錄

卷四十九

五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性篤孝母病邕木嘗解襟帶母卒廬於家側有兔馴擾其室傍木生連理與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於鼓琴不交書世感東方朔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疑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參備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帝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



能爲文賦者本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邕言其美上不能草乃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士君子耻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上特詔問邕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驚懷恐懼以邕經學深奧故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其對經術以皂莖封上邕對曰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告諸君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災眚之

史籍

卷四十九

六

發不於宅所適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覲瞻難化皆歸入干政之所致也前者孔母趙婕妤重天下雨子受封兄弟典郡永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共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常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伏見廷尉郭祐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大率相大臣君之四體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特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不可不畏也宰府孝廉士之選皆以辟召不俱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

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服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益謙矣臣以愚慙感激忘身敢觸恩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讐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會節於後竊視宣語左右事遂漏露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邕上書曰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收政思謹察內致占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絕言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不省下邕洛陽獄劾以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呂强感邕無罪

史籍

卷四十九

七

請之帝亦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免鉗徙朔方不得以教令除楊球璜女夫也使客追刺邕客感其義莫肯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邕得免在東觀時與盧植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成書因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尚會大赦乃有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儉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答智中常侍王甫弟也貴驕愆於賓客語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起智銜之密告邕怨謗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在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

邕者趙婕妤之妹也

史遷傳  
尚不可得

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嘗告吳人曰吾近嘗會稽高遷亭兄屋椽竹東間第十  
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也陳爾鄰人有以酒食召  
者比往而主已醉客有彈琴於屏間者也至門潛聽之曰以  
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主人追問其  
故也且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  
而未飛螳螂為之一驚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  
也笑曰此足以當之矣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邑名辟之稱  
疾不就卓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邑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  
重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厚相遇待  
也亦每存區區然卓多自矜用邑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  
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冀州若道遠難達且遷逃山東以  
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  
難乎邑乃止及卓被殺邑在司徒王允坐不意言之而歎允  
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  
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  
赴廷尉邑陳謝乞賜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  
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曉世邀才多讓漢事實  
績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過乃  
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詩書流於後世方

王允不能  
容人故致  
館祀之禍

今國鼎中哀神幕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初主左右既  
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誹議日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  
世乎吾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邑  
遂死獄中年六十一精神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嘆  
曰漢世之事誰能正之兖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  
漢事未及錄以續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  
二篇因李惟之亂漢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百餘篇傳於世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舉孝廉拜議郎順帝新立朝多闕政雄  
數言事其辭懇切尚書僕射虞翻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  
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然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  
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客多後禍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  
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  
喉舌之官必有匡弼益由是拜雄尚書遷尚書令上疏陳  
事曰臣聞承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  
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克慎庶官獨苛收飲悅以濟難無而  
箱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  
病刺史守相親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  
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以為史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

理者輒以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漢制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視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其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或考矣補案而亡不受罪暫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疎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殊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愚以為守相長吏惠

史籍 卷四十九

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後徒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勅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舉其所帝感其言中下有司詳所施行而官豎擅權終不能用永建中書冀揚州盜賊連發海內擾亂雄與僕射郭度上疏以為為寇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向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實書奏不省雄又言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才異行

類同不世  
出豈可以  
此實人然  
周同一知  
耶二逐可  
雄以補選  
也

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有廣陵徐淑年未及舉舉郡諸之封曰詔書曰有如類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那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類回開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穎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那中自是選舉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金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以娥有功封為山陽君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襲邑侯雄上封事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

史籍 卷四十九

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今盜賊未息民困乏絕陛下宜循古法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謗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謗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恩欲特加顯貴案尚書故事無乳母得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謗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今阿母躬蹈約綸而與王聖金同爵號懼失本操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

至言達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淩怒王聖。傾覆之禍。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

母內足以盡慈愛之恩。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樂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有地。震山崩之異。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臣前後皆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姚亦畏懼。辭讓帝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還失爵。時大司農劉棻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

史記 卷四十九

主

有僕。謂非古典。帝從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撻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正。每有章奏。議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議者稱其稱職。及在司隸。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罪。舉以勦雄。雄悅曰。吾事焉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宜光以此奏。吾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周舉

周舉字宣光。汝陽人。父防。陳留太守。撰尚書雜記三十篇。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辟司徒李郃府。府官登孫嵩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為國太后與帝無

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議者咸以為宜。舉謂郃曰。昔鄭莊公。泰始皇。感領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閹

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薦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蒼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孫程等坐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還縣。勃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司徒朱儁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及今未去。宜表留之。儁以上怒。必致罪。遂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儁乃表諫。帝果從之。

史記 卷四十九

主

舉後舉茂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被焚。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到州。乃作平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於是眾咸解。解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召重朝廷。左右憚之。河南三輔大旱。天子露坐。總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召山大澤。以舉才學優。漢特詔策問。舉曰。臣聞聖人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歷文帝光武之法。而循公

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傷和逆理斷絕人倫非但  
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  
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  
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  
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曰夫河伯以水  
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  
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寔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  
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易傳  
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  
翊世侯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以爲宜斥食汙違佞邪循文

史籍

卷四十九

古

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兩必應遷司隸校尉永和九年史  
異數見省內詔召公卿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北  
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教有失異宜加尊謚列於昭  
穆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曰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  
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  
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  
不宜稱謚灾眚之來弗由此也司徒黃尚太常相壽等七十  
人同舉議帝從之役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其  
敬重焉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諫議大夫

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問以變骨舉對曰陛下初立選  
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  
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時詔遣八使巡行  
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杜喬周舉張舉  
巴張綱郭舉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  
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  
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天下號曰八俊舉劾奏  
食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大鴻臚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  
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  
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

史籍

卷四十九

五

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  
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  
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  
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詔從之建和三年  
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渡痛惜之子鯁字巨  
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壽爲郡將  
卑身降禮致敬於鯁鯁恥交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  
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鯁前後三  
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  
廢疾隱處窺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餘年至延熹二

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梁卒蔡邕以爲知命自魏曾祖父揚至魏孫何六世一身皆知名

### 荀淑

荀淑字季和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宗師之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有子八人儉親清肅汪爽肅專金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相

### 史緯

卷四十九

七

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曰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孝道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喻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夫婦人倫之

始王化之端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唱隨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

宜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屢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康糧空竭府藏徵調增倍空賦不辜

### 史緯

卷四十九

七

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復南還漢演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稱爲碩儒黨禁解五府益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叩問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獻帝卽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

言之耳

覆與司徒王允共圖之會病卒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為監戒者謂之漢語非它所論敘題為新書凡百餘篇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年十二能說春秋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輒能誦記性沉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闕官用權悅託疾隱居後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還黃門侍郎獻帝好文學悅與從弟或少府孔融侍講禁中且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又言古者天子諸侯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皆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今宜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實罰以弘法教帝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建安十四年卒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金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獨至焉旬日而取卿相意者疑其幸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足以匡時慈明志在匡

史書 卷四十九

太

時故汲汲自濡其跡乎不然何為遠貞吉而履虎尾耶觀其遠言遠都之議以救揚黃之禍及潛圖董卓義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遠也

陳寔

豈有會  
殺人何以  
疑寔特私  
怨之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少為縣吏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疑寔寔遂遠繫考掠無實乃出之及為督郵寔寄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咸歎服焉復為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為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遂轉功曹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令署為文學推寔知其不可懷微入見曰此人不宜用而侯

史書 卷四十九

尤

常侍不可遠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辭論怪其非舉倫後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倫謂眾大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此則議者以此少之此答由故人長彈強陳君可謂善則解君通則解已者也聞者皆歎息除太丘長約已清靜百姓安焉則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將何事亦竟無訟者及逮捕黨人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寔一舉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獨往弔焉及後復誅黨人

與以行  
仲弓有

不卑亭長  
蘇三公

史記卷四十九

李

讓威寔故多所全寔在鄉閭平心事物有爭訟輒求判正  
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  
短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子孫訓  
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  
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  
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此常由貧困故因遺以絹二匹太尉  
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  
禁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勸欲特表以不次之位  
寔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待終而已每三公缺朝議歸之累  
見徵命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

時號三君  
世稱二君  
史不載

豈可以此  
遂謂之方  
術

史記卷四十九

李

使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  
鴻臚年七十一卒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愷卿卿愷長  
弟誡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誡早  
終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閭閻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  
為高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  
不犯物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  
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李郁字孟節南鄭人父頤以儒學稱官博士郁襲父業遊太  
學通五經善河圖鳳凰星外贊樸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徵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俗使者二  
人到益部投郁候舍時夏露坐郁因仰觀問曰二君餐京  
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  
以知之郁指星示之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  
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郁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  
署戶曹史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  
郁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公之禍可  
趨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郁不能  
止請求自行許之郁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  
自殺支黨悉伏誅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郡



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元初四年拜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  
在位四年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卽陰  
與少府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  
郃功不顯將作大匠翟酺上卽潛圖大計以安社稷錄功封  
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子固字子堅貌狀有奇  
表少好學步行華師究覽墳籍有志之士多慕其風咸歎曰  
是復爲李公矣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公卿舉固對策  
議問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  
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改亂嫡嗣至今聖  
躬狼狽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當沛然思惟善道而

史

卷四十九

三

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是以  
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孔之恩豈  
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崇經典知義不可故不爲也今  
宋阿母雖有勤謹之功但加賞賜足以酬勞至於裂土開國  
寔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  
位尊顯專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時寵遇  
關氏位號太疾故受其禍曾不旋踵今梁氏戚爲椒房尊以  
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  
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  
家又詔書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

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  
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當設禁同之近臣  
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  
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今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  
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尙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平  
運四時尙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  
罷退宦官不令權重如此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  
用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而阿母  
宦者疾之因詐爲飛章以陷固僕射黃瓊明其事久乃得拜  
議郎遷大將軍從事中郎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

史

卷四十九

三

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  
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其府侍御史賈昌  
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圍歲餘兵穀不繼  
帝以爲憂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方畧皆議遣大將營  
荆揚充豫四萬人赴之固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  
盜賊聚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發發如  
復動擾必更生患又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  
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凶者  
十且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橫南不復堪關軍行三  
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

李月之功  
勝於萬倍  
所謂新  
所阻礙  
所宜也

史

卷四十九

書

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設  
軍到所在死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剗剗心腹  
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況乃苦  
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難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  
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番番  
因其將交旬月之間被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  
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畧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使共任交  
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  
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歸本土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  
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利土之賞故并

史  
卷四十九  
書  
刺史史祝良性勇決又張番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  
用昔太宗就加親尚爲雲中守安帝即拜其舍爲太山太守  
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從國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  
張番爲交趾刺史番至開示慰誘賊皆降散良到九真設方  
畧單車入賊中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爲良築起府寺由是  
嶺外復平荆州盜賊起以固爲荆州刺史固遣官勞問境內  
赦前罪與之更始賊黨悉降奏南陽太守高鳳等賊寇屬等  
懼罪共路大將軍果其爲千里養敬而固持之愈急其賊  
徒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追討不能制  
固到悉罷還歸農但留任職者百餘人而以恩信招誘之未

史

卷四十九

書

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中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  
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  
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年長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  
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閭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  
王子續年八歲是爲質帝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  
匡正輒從其言黃門宦者皆被斥遣天下咸望太平而梁冀  
猜忌愈甚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  
餘人於是羣小忿怨希望冀旨共作飛章以誣固罪書奏冀  
白太后使下其事賴太后不聽而止冀忌帝聰明令左右進  
鴆帝苦煩其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  
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  
語未絕而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患之固  
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  
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時冀吾侯志當取冀  
妹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  
中常侍曹騰等夜往說冀曰將軍果世有椒房之親衆所  
畏服客觀橫頗多過失清河王廢明若果立則將軍案處所  
矣不如立吾侯當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  
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憚之皆曰惟大  
將軍今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屬聲曰罷會固知冀不

從猶以書勸之。其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蠶吾侯。是為桓帝。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冀因此誣固。喬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狂。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欽鎖詣闕。通訴太后。乃赦焉。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益驚。乃更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州郡收固二子基。茲皆死獄中。小子樊得脫。亡命冀。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鉞。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與造無端。卿曹

史

卷四十九

表

何等腐生。公犯詔書。下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也。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踴。地厚不敢不歸。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去。太后憐之。乃聽從飲歸。墓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少子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美妻。賢而有智。見兄弟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冀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

州界內。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傷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為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天也。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徵拜議郎。在位。廉方自守。靈帝時。拜安平相。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累。國家贖王得還。議復其國。燮奏曰。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遷河南

史

卷四十九

表

尹頽川。死。詔附梁冀為鄉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公奔。邵。邵納之。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還為郡守。會母亡。邵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至洛陽。冀行塗遇之。使卒殺。車於溝中。笞捶交下。大暑。帛於其背。曰。詔貴友。食官。埋母。具表其狀。邵遂廢。鋼終身。燮卒於官。

杜喬

杜喬。字叔榮。林慮人。建和元年。拜太尉。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瞻望之。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有上不堪奉。漢宗祀。帝怒之。及清河王蒜事起。冀遂圖有司。勅

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案罪。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莫使人稱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莫遣騎至門，不聞哭者，遂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其屍，驅蠅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鎖詣闕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遂殯殮，送喬喪還葬，隱匿不仕。

史緯卷五十

後漢書十四

列傳

吳祐

吳祐，字季英，長桓人。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曰：「大人論趙五領，傳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載之衆兩，費馬援以獲，與謗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常牧豕於澤中，行吟經書。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柰先君何？」祐辭謝而

史緯

卷之五十

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郡中為祖道，祐趙壇與小史廉丘對，真歡語移時，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賣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是膠東侯相，祐政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開閭自責，或身到閭里為相和解，自是爭隙省息。人不忍欺膏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令歸伏罪，性詣閭持衣自首，祐以衣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親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

之而亡吏追得之。祐謂長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今忘親逞怒，白日殺人，赦則非義，刑則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妻若生子，名曰吳生，言我臨死，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縊而死。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后，李固、祐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草章，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起入室，祐徑去，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卒。

史記  
卷之五十

史記

史弼字公謙，考城人。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桓帝弟渤海王懼，素行險辟，僭倣不法。弼疏言：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懼竟坐逆謀貶，弼還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督下舉，弼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兇咎據史從事坐傳實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烈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以逞，則全

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收郡僚職送獄。廷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濟活者千餘人。弼為政，挫抑疆豪，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積日不得通。生乃詭以它事謁弼，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千餘人皆譴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怒，遂詐作飛章，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峭壘之間，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還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受不

史記

卷之五十

三

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昔人刎頸，九死不惧，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前孝廉魏劭變服形服，詐為家僮，護弼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賈郡邸行賂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之，陶丘皓曰：昔文王受里閭散懷金，史弼遺忠，義夫獻寶，亦何疑焉？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裴瑜位至尚書。

趙岐

趙岐字邠卿，長陵人。初名嘉，生于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

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趣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其上曰。懷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為皮氏長。會左伯倫兄勝為太守。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以為功曹。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數為貶議。玆深毒恨。延熹元年。玆為京兆尹。岐懼禍。與從子玆逃避去。玆米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見岐。知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

史緯

卷之五十一

四

屏行人。密問岐曰。觀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閭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名。以是告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行。乃得死友。當入拜。延岐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阮屯歌二十三章。後唐氏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乃應司徒胡廣之命。南匈奴易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重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交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神。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獻帝西都。復拜議郎。遷太僕。

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時袁紹曹操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與平元年。詔書徵岐。帝將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

史緯

卷之五十一

五

皇甫規

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孫嵩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東方饑荒。南客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旋卒。岐為行服。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為司空。舉岐自代。不至。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訖。便掩岐多所運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人。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

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畧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賊遂退舉規上計掾其後羌眾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上疏求自効曰臣北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糧負流散夫羌戎潰叛皆由邊將失於緣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

史

卷之五十

六

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人帛之賜高可以濟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時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言諸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以寒痛怨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德不稱祿猶繫牖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梁冀念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於死遂以詩易教授

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侵亂郡縣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廣設方畧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覆沒營塢規志自効上疏曰臣坐觀郡將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勦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沈氏大豪滇昌饒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

史

卷之五十

七

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聖書誦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益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震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驚急使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訪其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奏郡守孫儻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舉旋師南征又上京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還殺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贊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譌云臣私

此羌所願以受延也

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  
支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前者前世尙遺匈奴以官姬鎮易  
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畧兵家之  
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  
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封爵  
今臣遷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  
其宜也臣雖汗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  
不擇音謹冒昧畧上微拜議郎論功當封中常侍徐璜左悺  
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  
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歛請謝規誓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

史律 卷之五十一

雲廷尉論輪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訟之會  
赦歸家拜度還將軍至管數月鳳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  
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常強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  
將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克軍  
事者願乞冗官以爲異副朝廷以奐代爲度還將軍規爲使  
何奴中郎將及奐還大可規復代爲度還將軍規自以連  
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燮  
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  
言規擅遣軍營公違禁憲當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吾  
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

見樂逮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上言臣前薦故大司  
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輪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  
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遷弘農太守封  
壽城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熹平三年卒所著賦銘碑讚  
書檄箋記凡二十七篇

張奐

張奐字然明酒泉人舉賢良對策第一擢議郎永壽元年遷  
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翼健臺耆且渠伯德等  
七千餘人寇美稷東充復舉種應之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  
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

史律 卷之五十一

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衡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  
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更健臺等破之伯德惶  
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威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  
酋長又遺金銀八枚奐並受之而名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  
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  
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  
正身潔已威化大行遷使何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  
桓同反叛燒度還將軍門引屯赤脫烟火相望衆大恐與安  
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  
使斬屠各衆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與



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與以故吏免官  
禁錮與與皇甫規友善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  
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衛賦率屬敢  
敗常為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舉尤與遷度遼將軍數戰間  
幽并清靜九年徵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遂招結南匈奴  
桓數道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詎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  
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復拜與為護匈奴  
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  
史二千石能否匈奴與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  
與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東羌先

史緯

卷之五十

十

零寇關中有同種鈔三輔與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  
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論功當封與不事宦官故實不行唯  
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舊制  
邊人不得內移與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  
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誅誅宦官  
事泄中常侍曹節等作亂以與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與與  
少府周璆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見害與拜大司農以功  
封侯與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  
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言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宜改葬  
還其家屬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與尚書劉猛刀燈薦王暢

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疾其言下詔切責與等自囚廷  
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以黨罪禁錮歸田里與前  
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  
與歸收煌將害之與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遇州將  
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  
書州期切促屏營延企若蒙矜憐一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  
及冥冥非與生死所能報塞也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丘山  
之用此淳于髡所以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  
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焉無所復用而  
燕昭寶之儼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

史緯

卷之五十

七

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  
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企心東望無所  
復言頻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言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  
或死或徙與閉門不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董卓奏之  
使其兄遺錄百匹與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  
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龔邪  
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繼以  
續綿半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寵朝頌夕下指屍靈林帽  
巾而已皆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武成八為立嗣二子芝伯英昶字文舒並知名善草書

晉文清  
信也

段頰

段頰字紀明姑臧人會宗從曾孫也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鮮卑犯塞頰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頰頰爲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果追頰頰因縱兵悉斬獲之太山琅邪賊東郭寶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拜頰爲中郎將擊寶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頰爲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爲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何當煎勒姐等入種羌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明年春

史錄

卷之五十

主

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場殺屬國吏民并兵晨奔頰軍頰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引退頰追之且聞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雜種羌屯聚白石頰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半姐易吾諸種羌共寇并京頰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閼貪其功稽留頰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總鄉皆反叛郭閼歸罪于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校光遂陸梁覆沒營場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吏人守關訟頰者以千數朝廷知頰爲邪閼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

不言京師稱爲長者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

先寇武威張掖酒泉涼州幾亡六年復以頰爲護羌校尉明年羌封修良多滇那等酋豪率三千落詣頰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頰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頰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頰兵咸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轉戰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頰凡破西羌斬有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都卿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頰追擊於驚

史錄

卷之五十

主

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計數寇擾三輔度邊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頰頰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餘寇無幾今張奐驕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欲更招降臣以爲憂于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京累役三輔白雲中五原西至懷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難治伏疾留滯胥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

用費爲錢五十四億。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勞，難期永寧。帝許之。悉如所上。建寧元年，頽將兵萬餘人，濟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頽衆恐，頽乃令軍中張鑣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頽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拜頽破羌將軍，頽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聞虜在者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

史

卷之五十

五

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頽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共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戰，羌潰走，頽急進，與晏等共追之。于令鮮水上，虜復散走，頽遂與相連，緩且圍，且引及於靈武谷。頽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追之三日三夜，旣到湮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頽性輕果，宜以恩降之，可無後悔。」詔書下頽，頽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北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言虜強難破，宜用招降，又言羌亦一氣所生，不可盡誅，血流滿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難種，累攻沒縣邑，剽

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案奐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猶敵背先零作寇，克國徙居內郡，煎當亂邊，馬援還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變，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池蛇於室內也。故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滋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萬，今適莽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

史

卷之五十

五

頽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晏等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頽規一衆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道。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儉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頽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儉等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頽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溪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騾驘，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于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

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云

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不掃父友薛勤來謂之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遷樂安太守郡人周璆有高行前後郡守招之皆不至唯蕃能致之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庭廕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教詣蕃或而見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

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頗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購省手為製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廢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徵還頗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還京師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還司隸校尉頗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功名因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璆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為太尉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頗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璜上疏追訟頗功靈帝詔頗妻子還本郡初頗與皇甫威明公明並知

女和婦今  
人深謂生  
女多者發  
五女發送  
亦能致貧  
矣

蕃因朝會固理唐等請加原有升之爵任反覆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賈后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諸尚書皆起視事靈帝即位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賈氏良族爭之甚力帝不得已乃立賈后及后臨朝蕃與后父大將軍賈武同心輔政徵用名賢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與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交構誣事太后太后

寢宿聚藏孕育其中乎証時感衆莫此為甚遂致之罪大將軍梁冀遣書詰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左轉修武令遷尚書以忤左右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畏之微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欲誅雲蕃上書救之坐免歸田里復拜議郎遷光祿勳時封賞論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官女衆多豈不貪國乎且聚而不御必生怨之慮以致水旱之災帝頗納其言為出官女五百餘人延熹八年為太尉中常侍蘇康等排陷忠良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抵罪

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中官欲除之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謂其志可申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喧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璜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謀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賢武謀誅節甫等事泄節等矯詔殺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刀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賢氏不道邪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賢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多取板

史

卷之五十

大

王允字子師太原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拜豫州刺史允辟荀爽孔融為從事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行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靈帝責讓竟不能罪之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故一月再徵內恩雖壯幸為漢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屬辭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

史

卷之五十

允

既赦之又  
何疑不赦  
乃不疑耶

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為僕射。瑞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瑁登臺請霽。瑞前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勸之。既而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既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布負其功勞。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峻。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圖之。卓既滅。誠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之溫。謂仗正持重。不循權宜。是以群下不相親附。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京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京州人素懼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關東舉義兵者。皆苦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京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京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重公親厚。向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當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遂合謀為亂。攻長安。城陷。呂布走。拾允曰。公可以去乎。

史記卷之五十

九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寇。李傕等欲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敢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矣。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門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天子感備。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人趙戢并官營其喪。士孫瑞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舊專討卓之勞。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

史記卷之五十

富綱

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富朝。鄉人謂之。謂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讎。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為諸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董諾。南陽太學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買處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

賈紀無三  
卷八後等  
各案咸不  
及稱

史

卷之五十

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到門，宛有富貴張泛，以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旺勸成瑨收捕泛，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殺其宗族賓客二百餘人。中常侍侯覽使張泛妻上書訟冤，帝大怒，收瑨下獄死。瑨素剛直，有經術，天下惜之。岑旺逃竄獲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富貴，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宦官使成弟子半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遂收執膺等，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明年，尚書霍詡城門校尉實武共為請，帝意稍解，乃赦歸田里。禁錮終身，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實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到，祐魏明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昞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桓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衛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侯覽怨張儉尤甚，儉鄉人朱並承侯覽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

史

卷之五十

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靈帝詔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風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及杜密李膺朱寓已肅荀昱魏朗翟超劉備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鈞黨？對曰：鈞黨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惡，而欲誅之？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放等百餘人皆死獄中，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匪此之忿，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永昌太守曹嵩上書言甚切，帝大怒，詔檻車收嵩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強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不赦宥，為變滋大。帝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更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其名迹存者載乎篇。

李膺字元禮，潁川人。祖父修，安帝時為太尉，膺性簡亢，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破走之，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餘人。荀爽嘗就謁膺，因為之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問膺能復徵為度遼將軍，充虜塞風懼服，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聲振遠域。拜司隸校

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殺孕婦，閉府至懼。果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府知其狀，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于帝，帝臨軒詰問。府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旬，私懼以稍留為愆，不意反獲速疾之罪。」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廢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實府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愛國忠公之臣，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府等於黃門北寺獄。府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災肆赦。于是大赦天下，府免歸鄉里，居城陽山中。天下士大夫皆慕向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于府，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貽書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順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升降。」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以府為長樂少府。及陳實敗，府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府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兄弟並被禁錮。

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頤為府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殺。慨然曰：「本謂府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而免乎？」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府子璜位至東平相，曹操徵時，璜與其才將沒，謂子宜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同郡太僕杜密與府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少為書生，言行質直。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滿天下。馥歎曰：「學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瘠。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載糶，肩迫之于涅陽市中，遇馥不識，問其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為權宦所陷，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迫也。明日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父顯，龍舒侯相。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汗，望風解印。



同其汗也  
惡其汗也

史  
卷之五十一

史  
卷之五十一

史

殺去其所舉。莫不厭塞。泉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善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善。善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郡縣聞而讓善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善乃謝焉。太守宗資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滂外甥李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屬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役而不召。資怒。極書佐朱零。零曰。今日寧受笞死。范功曹不可違。力止。後年修滂鉤黨。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忠。共造部黨。評論朝廷。虛構無端。意欲何為。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援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乃慷慨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解桎梏。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四鄉人殷。問黃穆亦免歸。並衛侍于滂。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詡理之。及得免。到京師。見滂不謝。或有讓滂者。滂曰。昔叔向娶罪。祁奚放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逮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責問。傳舍伏牀而泣。滂聞

史  
卷之五十一

史  
卷之五十一

史

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何為至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而今老母流離。其母就與之決。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遂被殺。時年三十三。張儉字元節。山陽人。東都太守。翟超請為督郵。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罪惡。請誅之。覽遇絕。章奏不得通。由是結仇。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遂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儉名士。亡非其罪。縱在此。公其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牛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歷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儉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拜少府。皆不就。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

而起徐兄政歸曹氏乃開門懸車不豫時事歲餘卒年八十

四

賈彪字偉節潁川人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舉孝廉補新息長民貧多不養子彪服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按吏欲引南彪怒曰賊虐吾人此亦常事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食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賈武與書當解

史

卷之五十一

宋

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李膺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累自遺其咎吾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于是咸服其義正以黨禁錮李于家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顯字伯求南陽人與陳蕃李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為奔走之友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所全免甚眾顯兄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見荀彧曰

王佐之器也世稱其知人

史

卷之五十終

宋

史

史緯卷五十一

後漢書十五

列傳

郭泰 林宗傳別錄

後亦進之矣

郭泰字林宗介休人就成阜屈伯彥學三年博通墳籍乃游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璣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上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笠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

史緯

卷之五十一

如此泰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嚴論故官官擅政不能傷也汝南范滂稱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失將軍實武為閹人所害林宗慟哭之於野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明年卒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來會葬同志共刻石立碑碑文蔡邕所製也邕謂滂即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耳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泰過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璽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志恨貴躬而已茅容陳留人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客獨危坐泰行見之遂與共言

國諸富留旦日容殺鸚鵡泰謂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而以草蔬與客同飯泰起而拜曰卿賢哉宜勤於學孟敏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之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

泰與之勸令游學更乘少給事縣庭泰見之勸游學官貧為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警問由是學中以下生為貴陳留史叔實少有盛名泰曰塙高基薄難得必失後果敗濟陰黃允以儒才知名泰謂之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始曰今當長辭乞一介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

史緯

卷之五十一

是大集賓客婦中生獲袂數允隱惡十五事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又譏張孝仲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居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許劭

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漢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劭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穎川多長者之游唯不候陳寔後陳蕃喪妻還葬鄉人非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

泰字林宗介休人就成阜屈伯彥學三年博通墳籍乃游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璣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上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笠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

則難周仲舉性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裁量若此曹操殺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已目劭郡其人不肯對操乃為隙脇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兄相諸事宦官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而與從兄靖俱有荷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片言評焉或勸劭仕劭曰方今小人道長上宜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舉辭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葛士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

史記

卷之五十一

三

卒兄皮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汝南縣

賈武

賈武平陵人融玄孫也武少以經行者稱常教授於大澤中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立為皇后武封槐里侯拜城門校尉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武上疏諫曰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欺罔禍虐朝政日衰姦臣日眾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非朝則夕近者姦臣牛修造設黨議遂敢前司謀校尉李膺太僕杜密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

景風至封  
功臣

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誅誅任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囑囑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楊晴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驕奢外與州郡內幹心膂宜貶黜奸佞信任忠良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郡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其冬帝崩無嗣武自太后詔立順帝弟侯宏是為景帝拜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布衣盧植獻書祝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眾目而親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祥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次之下第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大建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宜徵王侯宗室賢才簡其良能隨用得之烈幹弱枝之道也武不能用以定策功更封武開喜侯子机渭陽侯兄子紹鄧侯靖西鄉侯武既輔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志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

史記

卷之五十一

四

此何時乃  
山宿歸府

亦星

之後必難開武溪然之審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尹  
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遂為屯騎校尉又徵前司隸李  
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等列於朝廷諸前越樹太守荀昱為  
從事中郎辟顯州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望其  
風皆莫不延頸企踵思奮智力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  
高堂之田一石頃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數十  
輩千薛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同日食斥罷宦官  
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黃門常侍任權等皆食暴宜悉誅廢  
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共其罪豈可盡廢  
那時中常侍管霸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武

史記

卷之五十一

五

復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  
天官與武書以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書得  
書將發乃奏免黃門令親處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使水  
奏長樂尚書鄭眾送北寺獄番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  
復考為武不從令水與尹勳雅考廢辭連及曹節王甫勳水  
即奏收節等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  
朱瑁瑁監發武奏馬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  
盡見族滅耶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  
夜召素所親長樂從官史共奔張亮等十七人噴血共盟誅  
武等曹節自市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遂閉諸禁門

史記

卷之五十一

六

名尚書官屬皆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  
北寺獄收尹勳山水水疑不受詔南格殺之遂善勳出鄭眾  
共劫太后奪璽書使鄭眾持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  
兵營射殺使者召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  
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  
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  
虎賁羽林廐騶都侯劔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  
等合明日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  
曰賣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  
外府素畏殿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  
盡武走諸軍迫之自殺眾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  
悉誅之徒武家屬日南還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因覽得志士  
大夫皆喪氣武府掾桂陽胡騰獨殞殲行喪坐禁錮武孫輔  
時年二歲節等捕之急胡騰逃輔於零陵界以為已子為聘  
娶焉初武母產武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定有  
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有  
頃乃去騰字子升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  
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  
幸即為京師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  
帝從之白是肅然莫敢妄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

何進

何進、南陽人。光和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侍中、河南尹、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為大將軍，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以鎮京師。弟苗為車騎將軍，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何皇后生太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為人主。然皇后有寵，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忌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悅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優道歸營，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

史

卷之五十一

七

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中軍校尉袁紹亦勸之。進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順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謀閉上閣，捕誅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就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今大行在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策，以共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

此段大策

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欲且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以為然。中官在省闕者，或數十年，封侯賞寵，膠固內外。進新任，素教憚之。雖外當重任，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召四方猛將董卓等，使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不聽。侍御史鄭太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

史

卷之五十一

衡之權，乘意獨斷，誅除有罪，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進不從。太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遂召前將軍董卓屯上林苑，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可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遂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

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黃門皆請進謝罪唯  
所惜置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謀頗泄中  
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  
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官殿情懷  
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  
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  
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  
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歛入  
省此意何爲賈氏事竟復起耶張讓等使人潛聽其語  
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

史籍

卷之五十一

九

以太后詔召進入讓等語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  
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于  
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  
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尙方監渠  
移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以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  
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官  
官問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研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  
日暮術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  
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尙書園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  
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尙書盧植執戈於閣道南

下仰數段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間得免苗紹引兵屯  
朱雀閣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苗不與進同心乃令  
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讐乎進素有仁  
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奉車都尉董旻攻殺  
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  
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然後得免死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  
排官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迫遂將帝與陳留  
王數十人步出殺門奔小平津尙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  
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  
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

史籍

卷之五十一

十

及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孔融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父仙太山都尉融幼有節然  
之性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取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  
我小兒法當取小者宗人共奇之年十歲從父詣京師河南  
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賓客勅自非當世名人及通家  
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  
之膺延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  
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  
家衆莫不嘆息太中大夫陳燁後至坐中以告燁燁曰夫人

小而聰。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誣。下州郡逮捕。儉與融兄冀有舊。亡抵冀。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不告。融見其有容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相國收冀。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含藏者融也。當坐之。冀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甘受其罪。更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冀焉。融由是顯名。辟司徒府。還虎賁中郎將。以忤董卓。轉議郎。黃巾賊反。北海為寇。衛卓。融三府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為賊所圍。乃遣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

史

卷之五十一

主

有劉備耶。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融自以智能優勝。溢才命世。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然所任用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教令益溢。辭氣溫雅。而論事考實。難可施行。但張璠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指一朝殺五部督郵。奸民汚吏亦不能治。幽州兵亂。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遂與別校夜復幽州。悉有其眾。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上馬躬禦之。冰水之上。寇令前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抵城。城潰。融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遂棄郡而去。後徙徐州。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于時曹

袁公孫共相首尾。融戰士不滿數百。殺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通。清傳之士。備在坐席而已。承祖勸融自託。融不聽。而殺之。義通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矢雨集。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壞。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微融為將。作大匠。還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謀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袁術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欲逼為軍師。日磾漢自恨逐驅血而死。及喪還。朝廷議欲加融。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節之使。銜命直指。而為姦臣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百名。附下罔上不

史

卷之五十一

主

宜加。禮朝廷從之時。論欲復肉刑。融建議曰。古者教厲善否。不別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新朝涉之。歷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類多趨惡。莫復歸正。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齊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開改惡之路。不苟華其政也。朝廷善之。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孺多見侵畧。而操子不私納袁熙妻甄氏。融與操書。謂武王伐



紂以姐已賜周公操不悟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楮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與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竟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觴無以堪上聖樂解解尼鴻門非策酒無以奮其怒所養東迎其王非厄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監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典袁盎非醉醢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備糟

免職也

文舉好人  
融多受虧

問之撫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趣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草小所攝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惟欣受之片趙宣子朝登韓厥夕受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可任當官之平哉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遐聞所以

初以幼  
免卒以

德元

史緯 卷之五十一

五

演而成之。而告共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  
未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都  
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詔曰。少府  
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  
之後。而兄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邪金刀。及與孫權權使。語  
訕朝廷。融爲九列。禿巾微行。又前與白衣。禍衛。跌蕩放言。云  
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  
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  
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急重誅。著奏  
下獄。與妻俱被誅。時年五十六。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

弱得全。寄它舍。初融被收。二子方奕碁。聞變不動。左右曰。父  
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或言於曹操。命  
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延頸就刑。  
顏色不變。莫不傷之。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善。每戒融剛直。  
及被害。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  
聞之大怒。收習將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辟歎曰。  
揚班倕也。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以習有樂布  
之節。加中散大夫。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聚  
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逆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  
齊之望。若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勸義舉。而忤雄心。故使移

聞之迹。事附於人存。代終之規。機啓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  
覆折而已。豈有貞同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慷慨焉。嘯嘯焉。與  
崑玉秋霜。北質可也。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規之兄子也。嵩少有文武志。好詩書。習弓馬。  
舉孝廉。茂才。靈帝徵爲議郎。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號拜  
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  
周游四方。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  
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  
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訖云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

史緯 卷之五十一

六

甲子。天下大吉。以白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作甲子字。大  
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  
以中常侍封爵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  
發。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下三公司  
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  
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露。晨夜馳勒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  
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  
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地果稱人公將軍。燒燒官府。  
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  
動。召群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

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波才引眾圍之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可破也其夕大風嵩遂約勒軍士皆求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

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已於倉亭生禽之斬首七千餘級詔嵩進兵討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不能尅乃鞠營休士賊意稍懈嵩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孥擊獲甚眾角先以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贖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今市為墟母不保子今妻失夫賴得皇甫今復安居嵩溫郵士卒甚得眾情每軍行頓

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嘗飯更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閻忠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駿還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莫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

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劔已揣其喉方發悔恨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將軍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頰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大軍響應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宦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屬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夫朽木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群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誰人側目如不早圖悔無及矣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兆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

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五年。梁州賊王國固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曰。兵法云。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王國固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今我迫國。是迫歸衆。迫窮寇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嵩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耳。今大人與卓。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

史籍

卷之五十一

九

此說不從  
嵩非無用  
矣

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增怒於嵩。及卓秉政。徵嵩為城門校尉。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漢室微弱。閭閻亂政。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卓今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命討逆。發令海內。徵兵群帥。冀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奉嵩下吏。將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走洛陽。投卓。卓方置酒歡會。詩堅並前。質讓貴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卒與共坐。使免嵩。因復拜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用嵩。既而抵手言曰。義貞。猶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及卓被誅。以嵩為車騎將軍。拜太尉。卒。嵩為人愛慎盡勤。而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稱而附之。堅壽拜侍中。辭不就。病卒。李膺曰。以余觀之。堅壽之交董卓。有至意焉。關忠說嵩。劇通說信。千古一轍也。

朱儁

朱儁字公偉。上虞人。少孤。母販繒為業。儁以孝養致名。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庫錢百萬。以為冠帽費。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捐母

楫帛爲規解對。母失產業深恚之。僞曰：小損當大益。初食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慶尙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守尹端以僞爲主簿。嘉平二年，端坐討賊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僞乃羸服閉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史，遂得輪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僞亦終無所言，交趾賊梁龍等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拜僞交趾刺史。既到州，率七郡兵攻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封都亭侯，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薦僞有才畧，拜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進封西鄉侯。南陽黃巾張曼成衆數萬，殺郡守，屯宛下。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僞與秦頡及荊州刺史徐璆合兵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僞，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僞討潁川已有一功，茲引師南指，方畧甚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震帝乃止。僞因急擊弘，斬之。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僞，僞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僞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欲聽之，僞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貴附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

史緯

卷之五十一

主

史緯

史緯

卷之五十一

主

唯黃巾造寇，納降不足以勸善。討之則足以懲惡。賊利則進，戰則乞降。縱敵長寇，非反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僞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過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微開，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孰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遂解圍，忠果出戰，僞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秦頡積忿，忠遂斬之。餘衆懼，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僞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遣使者拜僞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加位特進。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軍中號曰飛燕。燕得衆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遣使奏書乞降，遂拜燕平原太守，將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米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僞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僞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相忌。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僞輒止之，卓雖惡僞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己副。使者拜僞，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成山東之衆，不可。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僞曰：副相國，非臣所堪。遷都計，

非事所急。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卓  
入關。留偽守洛陽。偽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及董  
卓被誅。催汜作亂。陶謙以偽名臣。數有戰功。與諸豪傑共推  
偽為太師。因移檄。枚伯同討李催等。奉迎天子。李催用尚書  
賈詡策。徵偽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偽曰。以君名  
臣。義不後駕。況天子詔乎。且催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畧。  
又此戶口。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  
催。復為大僕。初平四年。為太尉。錄尚書事。令李催殺樊稠。  
而郭汜與催相攻。長安中亂。獻帝詔偽與太尉楊彪等十餘  
人。皆郭汜令與李催和。汜不肯。遂留賈偽等。偽素剛。發病卒。

嗚呼。嵩之不死于董卓之手者幸也。若朱偽者。不赴陶謙等  
個義之招。而赴催汜。卒死于郭汜之手。噫。何以異哉。  
論有九失。而一得者。亦取其得而已。世之訾其偽也。  
至論之富者。雖自世不易也。余亦去其偽。而取其富已耳。  
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恭王之後也。舉孝廉。遷幽州刺史。民夷感  
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大徐穢貊之衆。皆隨時朝貢。無擾邊者。  
百姓歌悅之。遷宗正。前中山相張純。前太山太守張舉。與烏  
桓峭王等共連盟。攻剽下。燔燒城郭。虜掠百姓。殺義烏桓校  
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舉  
稱天子。純安定王。移書州郡云。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  
奉迎。朝廷以虞威信素著。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  
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構衆  
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舊幽州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當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  
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  
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  
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百餘萬口。皆收視溫卹。為安立生業。  
流民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糲飯。食無兼肉。  
豪俊僭奢。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初。詔令奮武將軍公孫瓚討  
烏桓。受虞節度。費縱任部曲。頗擾百姓。而虞為政寬仁。愛利

民物由是與袁術不相平。初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渤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迫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袁宗室長者，欲立為主，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虞號虞州，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耶？」復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收所使人，還據田疇，從事鮮于銀、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之，遂執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

史緯

卷之五十一

袁

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虞與瓚仇怨益深，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報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虞遂自率諸屯兵眾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程綽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過，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戒軍士曰：『無殺餘人，殺瓚。」

袁術也

一人而已。州從事公孫紀瓚以同姓厚遇之，紀知虞謀，夜告瓚。虞兵不習戰，又愛人，盧舍勅不聽，焚燒攻圍不下。瓚簡募壯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大敗，與官屬奔居庸縣。瓚追攻之，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召段訓增封虞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與袁紹等欲稱尊號，召訓斬虞於薊市。傳首京師。故吏尾衣於路，劫虞首歸葬之。瓚上訓為兩州刺史。虞以仁厚得眾，恩被北州，百姓流傳，莫不痛惜焉。和後從袁紹報殺瓚云。

史緯卷五十一終

史緯

卷之五十一

袁

史緯卷五十二

後漢書十六

列傳

董卓

董卓臨洮人爲州兵馬掾徵守塞下膂力過人雙帶兩隄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中平初北地先零羌及金城人邊章韓遂將數萬騎入寇三輔詠詠宦官爲名詔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拜卓被虜將軍與溫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卓攻章遂於美陽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參軍孫堅說慎曰賊

史緯

卷之五十二

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棄車重而退溫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陽捕魚而潛從陽下過軍比賊追之次水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馬騰擁兵反與韓遂合圍陳倉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墮中義從及泰胡兵皆詣臣曰半豈不卑願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散腸狗彘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恩增異

卓地志已  
新官以  
牛原也

其史增異  
志也

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廢疾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曰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相狎日久戀臣奇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張讓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觀鳴鐘鼓至洛陽請收讓等以清羣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

史緯

卷之五十二

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迎帝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群公謂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帝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旗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尋而何進及弟前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因集議廢立卓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



留王如何公卿莫敢對尚書盧植曰昔太甲顛覆典刑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當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而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以何太后逼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遷於永樂宮遂以弑崩卓進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淫畧婦女剽掠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奔潰卓姦亂公主妻畧官人恣意誅殺管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卓初入京師雖行無道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任吏部尚書周瑒侍中伍瓊以

中悉燒宮廟官府民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長沙太守孫堅率諸郡兵討卓卓遣呂布攻之布敗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屯池池堅進洛陽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池池間卓使中郎將董越屯池池段熲屯華陰牛輔屯安邑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乃入長安百官奉迎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以弟奭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居顯位子孫在老幼男皆封侯女為邑君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管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日以鑊炙之未及得死偃轉柩案問會者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害殺之初溫屯美陽令卓與邊章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遵時孫堅為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乎堅聞古之名將仗劍臨衆未有不斬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獲荻斬莊賈魏絳戮楊

史記卷五十二

于今若殺之後悔何及。溫不能從，故及於難。趙騎校尉汝南  
 伍崇，忿卓因欲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卓語畢，  
 去卓起，送至門，手出刀刺之。卓自奮得免，呼左右執卓，  
 曰：汝欲反耶？卓曰：汝非吾君，我非汝臣，何反之有？汝惡罪  
 甚，吾為天下誅亂賊耳。遂殺之。司徒王允、僕射士孫瑞與  
 卓不睦。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  
 而，然應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陳兵夾道，  
 自殿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與  
 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勇  
 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立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  
 行。卓怪之，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  
 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  
 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不刺卓，趣兵斬之。馳詣赦書，以令  
 官陞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  
 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妹於郿塢，  
 盡滅其族。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  
 尸卓於市。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鼻中，光明  
 達曙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寶有  
 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縠綾，絛素奇玩，積如山。卓使婦

何以赤河 通無不

牛輔以兵屯陝，卓死，其左右新輔送首長安。卓校尉李傕郭  
 汜張濟將步騎數萬，眾無所依，欲各散去。乃先遣使詣長安，  
 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憂懼，不知  
 所為，賈詡說令率軍西行。王允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  
 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傕至長安，兵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  
 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八日。呂布軍內反，引傕衆入城，放兵  
 屠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  
 子保宜平城門樓上，於是太赦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  
 傕等不退，遂圍門樓。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乃下見  
 殺。傕等奔董卓於郿，葬曰：大風雨，震卓墓，流水入藏，源其  
 棺木。傕自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汜後將軍，稠右將軍，濟  
 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傕汜稠共秉國政，濟出屯弘農，以資調  
 為尚書。典選明年春，傕因會刺殺樊稠於坐。汜復理兵相  
 攻，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使兄子選將數千人圍官  
 以車三乘來迎。天子一乘，皇后一乘，買詔一乘，其餘皆步從。  
 太尉楊彪謂選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  
 順天心，奈何如是？選不聽。帝遂幸傕營，亂兵入殿，掠官人什  
 物。傕從御府金帛，乘輿服，放火燒官殿。官府人居悉盡。帝  
 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和淮汜，汜不從。遂賈留公卿彪曰：將  
 軍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耶？汜怒，欲手刃彪。彪曰：

吾豈求生耶。左右諫。汜乃止。遂引兵攻淮。矢及帝前。淮復移。帝幸北場。唯皇后宋貴人俱。淮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上以官人及侍臣困乏。使就淮索糗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淮不與米。與腐牛骨。臭不可食。帝怒。待中楊琦曰。淮是鄙之人。習於夸風。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郛和淮。汜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劫質公卿。而君有欲左右之耶。郛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淮怒。呵遣郛。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稱不及。郛得免。張濟自陝來解。和二人欲遷帝。權非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淮。求東歸。車駕即日發。還汜復還。就李淮。車駕至華陰。卑輦將軍段熲具御服及公卿資儲。請帝幸其營。後將軍楊定與熲有隙。遂熲欲反攻其營。十餘日不下。熲猶奉給御膳。京邑百官終無二意。李淮郭汜。每令天子東。欲劫帝還。楊定為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熲將軍楊奉。置集將軍董承不相平。反合淮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漢承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婦女輜重符策。其籍畧無所遺。天子露次曹陽。承奉乃隔淮等與連和。而帝遣關使至河東。召故白波帥李樂韓遂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淮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還。淮復來戰。奉等大敗。乃結營自守。時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

史記卷五十二

七

曹陽不來  
漢承不日  
曹陽不來  
漢承不日

等夜乃潛議。過河使李樂先渡。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不得下。董承等謀以馬羈相續繫帝。腰時中官僕伏德扶中宮。持十疋絹。乃取絹繞帝。行軍校尉尚弘多力。前負帝。乃得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拔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伏完等數十人。其官女皆為淮兵所掠。奪東瀾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於人家。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使人負米貢。備帝都安邑。御牛車。河內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群

史記卷五十二

八

此據可為  
矣

以解其故

崇擊之奉逼山奔左將軍劉備斬奉逼走并州道為人所殺  
胡才為怨家所害李樂病死張濟攻穰人殺之從子繡領  
其眾曹操南征繡舉眾降曹操納濟妻繡恨之乞從軍就  
道道山曹操屯中繡請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被甲操信  
皆聽之繡乃屬兵入屯掩曹操不備故敗二子沒操拒袁  
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封列侯五官將曹丕數因  
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耶繡心不自安乃自  
殺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詔段熲討李傕夷三族張楊為其  
將楊醜所殺

呂布

史籍

卷之五十二

九

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  
尉甚見親待董卓何進召原將兵詣洛陽會進敗董卓誘  
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行  
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奔捷避之顧  
謝卓卓亦解布由是怨卓卓使布守中閭布與侍婢私通心  
不自安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布詣允陳卓殘  
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使布為內應布曰  
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擲戟之時  
豈有父子情也布許之手刺殺卓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封溫  
侯及卓將李傕等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

即以此意  
市之意

耳餘因  
難是何

繫馬數走出武關布自以殺卓有德於袁氏欲詣袁術衛  
其反殺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  
萬餘騎數千布乘良馬曰赤兔與其健將數十騎陷鋒突陣  
遂破燕軍更請兵於紹而恣鈔掠紹忌之布覺其意求還洛  
陽紹假布領司隸校尉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送布陰  
使殺之布使人於帳中鼓箏而潛出帳去夜半兵起而布已  
亡從張楊於河內楊諸將受能汜購募欲圖布布懼謂楊曰  
布卿州里也殺布於卿弱不如貴布可大得爵寵楊於是外  
許汜能內實保護汜能患之以布為潁川太守時壽張張  
邈為陳留太守董卓之亂曹操與邈首舉義兵袁紹為盟主

史籍

卷之五十二

十

自矜選正議賁之紹使操殺邈操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  
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圖操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  
可依孟卓後邈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從張楊也  
邈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恐操終為紹擊已心不  
自安及操復征陶謙邈遣與操將陳宮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  
郡縣皆應之操引軍還擊布布移屯山陽操復收諸城破布  
於鉅野布東奔徐州刺史劉備請備於帳中坐床上令婦向  
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內不悅  
邈從布留弟超將家屬屯雍丘操聞超屠之邈詣袁術請救  
為其下所殺備東擊術術與布書送米二十萬斛布大悅遂

此等厚於  
玄德處不

為布用

亦明白  
頗有驚同  
說士之區

史緯

卷之五十二

十

襲取下邳。備請降於布。布亦志衛運餉不繼。乃迎備以為豫州刺史。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衛復求婚於布。布許之。衛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衛。布曰。衛若被備。則吾在衛圍中。不得不救也。便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歛兵。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今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戰於營門。布舉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否。各當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一發正中。小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各罷去。衛遣韓福以僭號議告布。布迎歸沛。沛相陳珪恐衛布成婚。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今與衛結婚。必受不義之名矣。時女已在堂。乃追還。械送韓福。梟首許市。詔拜布左將軍。布大喜。使珪子登奉車謝恩。登見操。言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所。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徐答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

不降白當  
豫收服

史緯

卷之五十二

十

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衛怒布殺韓福。與韓運楊奉連勢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衛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邳奉與衛卒合之師耳。謀非素定。不相維持。子登比之連。勢不俱。樓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邳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今者同力破衛。為國除害。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邳奉大喜。共擊衛於下邳。大破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尚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每有失得。動輒言誤。豈可數乎。布不能從。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欲使袁洪作書晉辱備。洪不可。布怒。以兵脅洪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洪笑而應之曰。洪聞唯德可以服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志。則辱在此。不在此。彼且與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乃止。建安三年。布復從袁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操乃自將征布。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官等自以負罪。漢沮其計。軍至彭城。陳官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燒著泗水中。及操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於明公。陳官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投之。若邪投石。豈得全也。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衛。衛曰。布不與我女。何為復來。

相聞耶。犯階曰：明上今不救布，布破明上亦破也。衛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衛乃嚴兵，爲布聲援。布恐衛爲女不至，故不遣兵。乃以綿繯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操兵格射不得，還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斷後。道布妻曰：官順教不中，將軍一出，必不同心共守。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妾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麗舒私藏妾身，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以步騎出屯於外，官將餘眾留守於內。若向將軍官引軍攻其背，若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令

史錄

卷之五十二

主

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操煎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各驅馬欲歸劉備，成騎逐得馬，諸將合禮賀成，成饋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猪，先將猪酒入詣布，曉言：衆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來相賀，白釀少酒，獵得猪，未敢飲食，故先以奉。布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欲謀殺布耶？成忿懼，棄所釀酒，還諸將，禮與宋應魏續，轉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遂生縛布，布曰：布待諸將厚，今臨急皆叛。操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然布問操，明公

何瘦？操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操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畏不早相得，故也。布曰：今日以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明公將步，今布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事，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使覓縛劉備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信，王簿王必趨進曰：布勁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克也。操曰：本欲相緩，王簿不聽如何？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官指布曰：是子不從官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曰：今日事當云何？官曰：爲

史錄

卷之五十二

西

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官曰：官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官曰：官聞以仁治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布及官順皆縊死。官死後，操厚待其家。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叔父太傅隗聞而責之曰：汝且破我家，紹乃辟大將軍，何進據還司隸校尉，靈帝崩，紹勸

何進徵董卓等勸太后誅諸宦官及卓將兵至騎都尉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棄之可禽也紹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皇帝冲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本有不善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紹勃然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就必為變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

史緯

卷之五十二

五

矣卓以為然乃投紹渤海太守封邴鄉侯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於渤海起兵以討卓為名諸將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董卓聞紹兵起乃誅紹叔父颯及宗族在京師者時袁保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冀州牧韓馥見人情歸紹忌其得眾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方聽紹舉兵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逢紀謂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審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過於倉卒可據其位紹然之即以此書與瓚瓚遂引兵至外託討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荀

謀等說韓馥曰公孫瓚乘勝南向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為之奈何謀曰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大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尚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馥素懼怯因然其計騎都尉沮授長史耿純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死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

史緯

卷之五十二

六

君何病焉馥從事趙浮程璜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拒紹馥不聽乃讓紹紹遂領冀州牧以馥為奮威將軍引沮授為別駕謂授曰賊臣作亂朝廷遷移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曰將軍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紹喜曰此吾心也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若見器任復自

紹興本不  
如按載不  
欲連天子  
之終四而  
之終四而  
之終四而  
之終四而

史綱 卷之五十二

七

懷情懼，雖往依張遼，後紹遣使詣遼，有所計議，因共耳。觀時在坐，謂見圖謀，遂自投紹，擊公孫瓚於樂河，大破之。明年，破黑山賊張燕於常山，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李傕等追車駕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者也。方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官軍，即挾天子，而令諸侯，儲士馬以討不庭，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既迎天子，動輒表關從之，則權輕，逆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

史綱

卷之五十二

六

軍何進，義心赫怒，授臣以督司，諸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懼，強禦避禍，求福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官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困，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球劍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荷惟專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刺謀，河外卓即臣渤海中，以軍號，臣之與卓，未有纖介之嫌，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進可享禍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與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捐虜肆虐，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呼號，臣所



魏都見臣  
何不早從  
沮授之策

史

卷之五十二

元

若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實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  
內傷心志士憤慨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  
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勳忠功以疑衆望斯豈遠  
圖將議恩邪說使之然也臣得爲通候位二千石殊恩厚德  
臣既叨之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誠傷偏裨  
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  
獄白起獻款於杜郵也太傅日碑耗亂王命而容納其策以  
爲謀主今臣骨肉兄弟還爲讐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  
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  
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容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

曹操奸雄  
遣使獻款  
有何不得

史

卷之五十二

辛

公孫瓚遂定幽土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霸心轉盛主  
簿耿包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亂宜順天意以從民心紹  
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  
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  
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有謀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  
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  
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今宜務農逸人遣使獻捷天子若  
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  
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郡今彼不得安我取其逸  
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以明  
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  
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  
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  
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  
公孫贊安坐受圍者也乃乘萬安之衝而與無名之師猶爲  
公體之圖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  
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此起之所以渝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  
牢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因請授監統內外威震  
三軍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

此策不從  
可惜

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自將征備，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大事去矣！夫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機會，惜哉！」曹操乃急擊備，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機，不宜便行，諫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

史記

卷之五十二

主

疲於奔命，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魁也。今釋廟勝之策，而失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一身不保，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若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壯公孫策，衆實寡敵，主弱將怯，軍之破敗在此，衆矣。揚雄有言：『六國出師，爲羸弱。』」今之謂也。曹操破劉延，擊顏良，斬之，紹乃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歎曰：「上益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病退。紹恨之，乃省其所部

并屬郭圖，紹使文醜挑戰，操又擊破之。斬文醜，紹軍中大震。操屯官渡，紹保陽武，沮授曰：「北兵數衆，而勁果不及南軍，殺少而賞儲不如北。南幸在急戰，北利在緩師，宜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令戰，操軍不利，還壁堅守。紹爲高橐，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發石車，擊紹機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呼應紹。操軍乏食，張郃說紹曰：「公既連勝，勿再與操戰，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車，沮授說紹可遣將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

史記

卷之五十二

主

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必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運車，瓊時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擊之，張郃曰：「操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操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既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圍更緊。郃曰：「郃喜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與高覽歸操。操既破糧車，紹軍驚擾大潰。紹及陣中

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餘衆偃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入萬人沮投爲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得相見授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食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得得天下不足慮也遂厚遇之授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伐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若勝而喜必能救我戰敗而還內忌將發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今甚愆之達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遂殺之初操聞豐不從戎吾曰紹必敗矣冀州城邑多畔紹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達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遂矯紹遺命奉尙爲嗣譚出軍黎陽尙少與其兵而使達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不與譚怒殺達紀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尙尙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大戰城下譚尙敗乃夜遁還鄴操引軍還許譚謂尙曰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大破也尙不許譚怒郭圖辛評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

後者皆審配之所搆也譚遂引兵攻尙戰於外門譚敗乃還南皮別駕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尙復自將攻譚譚大敗奔平原遣辛毗詣曹操請救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股流公卿頌四海悼心賢亂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千旌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異體背脊絕爲兩身昔三王五伯兄弟相殘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未有棄親卽異援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讐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齊未若太公之念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達難不達魯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愆旣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母子之嫌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怨未若重華之於象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前忿遠思大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尙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開伯實沈之讎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偃刀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

公遺恨之負，當唯敵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未相濟，然後能得其和，以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以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竟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則胡夷將有青溪之言，況我同盟，能復戮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出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興，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皆不從，曹操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鄆，尚將呂曠、呂翔、昨歸曹氏，譚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為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兵還。九年三月，尚使番延守鄆，復攻譚于平原，審配獻書於譚，請殺郭圖以息兵，譚不納。曹操因進攻鄆，馮禮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墻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山爭利。操一夜席之廣溪，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鄆急，將軍萬餘人還救，操逆擊破之，尚走藍口，操復進攻之，尚眾大潰，奔中山。操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我中配。

兒子榮為東門校尉，夜開門納操兵，配拒戰，被獲。操謂配曰：「卿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卿侄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見者莫不歎息。操之進鄆城，許攸呼曰：『阿瞞，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遂殺攸，而全尚母妻。子高幹、并州降，復以為刺史。曹操之圍鄆也，譚畧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從，照譚悉收其眾，十二月，曹操討譚，臨清河而屯。操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敗。新譚及郭圖等，照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

六氏兄弟  
不能相容

衛作如  
此

據其邪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熙以為功乃先置精  
勇於旅中然後請尚熙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食之坐於  
東地尚熙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  
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之

紹興母弟衛字公路為虎賁中郎將董卓欲廢立以衛為後  
將軍衛畏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谷  
劉表上衛為南陽太守衛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  
擊破董卓於陽人紹因堅討卓未及還遣其將周昕奪堅豫  
州衛怒擊昕走之紹議立劉虞為帝衛好放縱憚立長君託  
以公義不肯同舉隙遂成乃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衛結公孫

史記卷之五十二

毛

公孫瓚使劉備與衛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破之四年  
衛引軍入陳留屯封丘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衛退保雍丘  
將其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李傕入長安  
欲結衛為援授以左將軍封陽翟侯遣太傅馬日磾拜授衛  
奉日磾節衛留不遣衛在南陽戶口數十百萬奢淫肆欲徵  
歛無度百姓苦之又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衛字  
路皆塗也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火  
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  
冬天子播越於曹陽衛大會羣下曰今海內四沸劉氏微弱

史記卷之五十二

毛

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主簿閻  
象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  
明公雖英世克昌孰如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如殷紂之  
敝也衛慨然曰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衛遣擊揚州刺史  
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聞衛將僭號策與背曰董卓無道廢  
唐王室天子播越官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  
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假武修文與之更  
始然而河北吳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  
荆公孫瓚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  
戰戰兢兢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  
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咸陽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  
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遇  
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強臣與於湯  
武之時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  
時人多或圖緯之言妄率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  
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執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情苟有益於  
尊明無所取辭衛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衛僭號自稱仲  
家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鄉祀天地遣使以檄  
號告呂布并為子聘布女布執衛使送許衛大怒遣其將張  
鯨橋延攻布大敗而還衛又率兵擊殺陳主龍曹操乃自征

三國亦與  
七國無大  
相連但遠  
民非其人  
劉表曹操

史籍

卷之五十二

光

之術大懼走渡淮留張勳權於新陽以拒操操擊破斬  
勳退走衆皆離叛加天旱歲荒江淮間相食殆盡衛徵米十  
萬斛沛相舒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衛怒將斬之仲應曰知當  
必死故爲之耳寧以一人之命救萬民於死衛下牽之曰足  
下欲獨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衛天性驕肆及竊獨號  
淫侈滋甚膝委數百無不衆羅繞厭衆肉司隸馮方女國色  
也避亂揚州衛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如其寵  
焉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兄敬重馮  
氏以爲然後見衛輒垂泣衛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共救  
衛之懸之廟梁衛厚加贖飲焉士卒飢困莫之備郵資實空

劉表

劉表字景升魯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

果無能爲

史籍

卷之五十二

手

張儉等號爲八顧詔書捕獲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  
將軍何進謀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廙詔  
以表爲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熾袁術屯魯陽蘇代領長沙  
太守各阻兵爲亂表不能至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良  
蒯越等與表謀畫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  
不足也可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  
不從乎越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  
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蘇代武人不足慮越所  
善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  
德既行強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  
郡可傳檄而定術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人誘宗賊帥  
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張虎陳生擁兵據襄陽  
城表使越與鹿季往說之乃降江南悉平袁術與孫堅合從  
表封成武侯假節於是表開拓土宇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  
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騷擾寇賊相  
扇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關  
西亮澤學士歸者以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  
校講求儒術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  
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堅亦不援曹操欲以觀天下之變

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諱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從今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為將軍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乃遣詣諸將觀望虛實嵩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恩表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表大怒以為懷貳陳兵將斬之嵩不動徐曰將軍負嵩尚不負將軍因陳臨行之言表猶怒表妻蔡氏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考從行者知無他意乃不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待之而不能用曹操征柳城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十三年八月表病卒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瑁表為瑁娶後妻蔡氏之侄蔡氏遂愛瑁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航後妻每信受焉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睦於琦琦不自寧嘗與諸葛亮謀自衛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

史錄

卷之五十二

至

類似韓國  
策上語

因今去梯謂亮曰今日上天下不至地言出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感悟因規出計會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允等恐琦見表父子相威更以為嗣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過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既死遂以琦為嗣琦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合衆作難會曹操南征軍至新野琦走江南劉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琦歸降琦未決異曰上下有大體強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荆楚而禦中國危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瑁曰不若也異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你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奔夏口操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韓嵩為大鴻臚劉越為光祿勳劉先為尚書令先零陵人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操時賓客並會操問先劉牧郊天何也先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煩修表章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操曰群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操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殺寧海

史錄

卷之五十二

至

內使萬耶結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是。出尤智伯。復見於今也。操然。拜先武陵太守。先甥周不疑。字元直。幼有異才。聰明敏達。操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操愛子蒼舒。風有才智。問可與不疑為倚。及蒼舒卒。操心忌不疑。欲除之。子不以為不可。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時年十七。

史緯卷五十二終

史緯卷五十三

後漢書十七

列傳

循吏

初光武長於民間。達於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秣。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廉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鑾之官。廢望代獵之事。其以手述賜方國者。惟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史緯

卷之五十三

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列於禁坐。廣求民瘼。親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幸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積用之最章章者也。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承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也。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與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風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又王湛任峻。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雖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吏也。

當堂有本  
太丘陳寔  
潁川人





今綴集以為循吏篇云范氏此論文好而識亦高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中號為聖童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先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避亂江南者未還中士會稽頗稱多士延到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待以師友之禮省諸卒今耕公田以周窮急吳人龍丘其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歸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改醫藥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其

史籍

卷之五十三

二

尋病卒延自臨殯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尚禮聘嫁娶同時相配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徵外蠻夸慕義保塞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今漸以禮義化聲聞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

延官遷職  
然也

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拜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時將兵長史田緄郡之大姓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緄少子向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羌種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選武畧士千人令將雜種胡騎屯據要害有警急逆爭追討虜恒傷敗遂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修理溝渠皆蒙其利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誦學受業

史籍

卷之五十三

三

郡遂有儒雅之士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徵會稽雍轉潁川太守卒王景字仲通樂浪人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浚儀渠景用塲流法水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深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植而鄆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

此亦東家之河渠書

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交陳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與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明敏帝善之又以營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遂發卒數十萬造景與王先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柱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跡次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灌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汴河郡國置河堤員史如西京舊制景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繅錢遷徐州刺史先是杜篤上遷都賦欲令車駕西還長安者老問者皆動懷土之心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遷廡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景乃驅率吏民修起陂廡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卒於官

史籍 卷之五十三 四

孟嘗字伯周上虞人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姑年終夫妹懷嫌忌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訟之縣庭嘗知其枉狀言之太守太守不為理婦竟冤死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自是郡中連早二年禱請不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經之事因曰昔東

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殺稼以登舉茂才拜徐令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常通商販賈糴糧食先時守宰並多貪穢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窮則曾未冷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以病彼彼當還吏民舉車請之嘗不得進乃載船夜遁去其處窮澤身自耕餬郡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之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

史籍 卷之五十三 五

耽樂道德移風改政去珠復還且南海多珍產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洗滌草莽好爵莫及廡廡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竊感禽息公身進賢嘗竟不見用于安所謂空懷報國之心也劉寔字祖榮齊悼惠王之後也舉孝廉拜會稽太守寔簡除煩苛郡中化之徵為將作大匠有五十六老叟彪眉皓髮白若邪山谷間出入齋百錢以送寔寔勢之曰父老何自苦封曰山谷鄙生未常識郡他守時吏發求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去故自

扶升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復爲  
廣漢太守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  
曰臣任功曹王渙簡賢選能主簿鍾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  
書而已帝大悅拜司空遷司徒太尉以日食免嘗出京師欲  
息亭令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  
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二子岱辭

仇覽字季智考城人年四十補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  
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  
田桑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暮年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  
其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虛落整頓耕耘以

史綱

卷之五十三

六

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  
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  
元家與其子母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  
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爲孝哺所生時考城令  
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  
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  
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  
太學與長裾飛名舉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覽入太學時諸生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  
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

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  
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拱而去  
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與融齋刺就房謁之因留宿林宗嗟  
歎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少子玄最  
知名

董恢字漢宗琅邪人辟公府除不其令一境清靜牢獄無囚  
比縣流入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  
生獲二虎恢祝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  
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否者號  
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

史綱

卷之五十三

七

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歌頌之遷丹陽太守卒

酷吏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遷北海相大  
姓五官掾公孫丹新造居宅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  
子殺道上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卽收丹父子殺之丹  
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呼號宣以丹前附王莽  
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宣坐  
徵詣廷尉及當出刑官屬具饌相送之宣厲聲曰董宣生平  
未嘗食人之食况赴死乎升車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  
武馳使騎騎特原宣刑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宣具以狀對言

水丘岑受臣意罪不由岑願殺臣活岑有詔放宜左轉懷令  
數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賊起以宜爲江夏太守宜  
到界移檄賊首夏喜曰朝廷以太守能禽賊故辱斯任今勒  
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策喜等懼即時降散坐事免後徵  
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  
主出行以奴驂乘宜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  
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遂格殺之主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宜  
欲殺之宜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  
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  
黃門持之使宜叩頭謝主宜不從強使頓之宜兩手據地終  
不肯俯主曰文叔爲布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  
子戚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  
出賜錢三十萬宜悉以班諸吏由是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  
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卒於官詔遣使  
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封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  
傷之曰董宜廉潔死乃知之拜子並爲郎中  
樊曄字仲華新野人少與光武游舊建武初拜河東都尉引  
見雲臺初光武徵曄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  
帝德之賜曄御食及乘輿衣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  
如曄頓首辭謝愧慙城後隴石不安拜曄爲天水太守攻賊

猛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  
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  
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  
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五年  
卒官顯宗思其能詔賜錢百萬  
李章字弟公懷人也光武爲大司馬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  
伐光武卽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  
綱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延謁綱  
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譙欽手劍斬綱伏  
兵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項郡太  
守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因北海太守劇興據營陵城章發  
兵千人馳往擊之據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  
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因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  
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  
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與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  
士  
黃昌字聖異餘姚人本出孤微仕郡爲決曹後拜定令政尚  
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  
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皆稱神明  
遷蜀郡太守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

寄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疆界之人姓名居處，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為人妻。後犯事，詣昌自訟。昌見其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畧，遂至於此。昌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後拜大司農，卒。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於書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倫薄，德義不足以洽下化道，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法，從而繩之。倚疾邪之公名，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吏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敏巧附

史緯

卷之五十三

十

文理風行霜烈，威舉誼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石之殊乎？故嚴氏出黃霸之術，密人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鞠人，減罪而猶惡自禁，人不敢犯。何哉？夫威辟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乎？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勢窮則姦起，感被者人凶而恩存，為循為酷，擇術不可不慎也。

宦者

孫程，涿郡人。安帝時，中常侍江京、李固及帝乳母王聖、皇后兄大鴻臚閹顯更相阿黨，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與樂曰：

史緯

卷之五十三

十

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譏，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共斬江京、閹顯大事可成。眾等然之。中黃門王康先為太子府史，太子被廢，常懷歎憤。及北鄉侯薨，閹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殺單衣為書。十一月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李固、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斬京、安、達，以李固、陳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閹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閹曰：諾。於是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閹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關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顯以詩所將眾少，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召尚書使收景，尚書郭舉、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扞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鎖不中，鎖引劒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等為司隸校

以良賈之  
力也立得焉

尉虞胡詡罪愆表上殿阿叱左右帝怒免程官因悉遣十九  
侯就國徙封程宜城侯程到國怨恨悲愁封還印綬符策亡  
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道還國  
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卒贈車騎將軍時大長  
秋良賀性儉退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  
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莽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  
加士類昔衛鞅因呂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  
禁伊厚同辭

史緯

卷之五十三

主

帝立騰以定策功封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  
關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蜀  
郡太守因計吏賂適於騰益州刺史种葛於科谷關搜得其  
書上奏太守并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  
過遂寢葛奏騰不以介意常稱葛為能吏葛後為司徒人  
曰身今為公乃曹常侍力也騰養子葛嗣璽帝時輪西園  
錢一億萬拜太尉子操起兵葛不肯相隨與少子疾避亂琅  
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范氏曰自曹騰說梁冀立昏弱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元城人左悺平陰人唐衡潁

所為不實

史緯

卷之五十三

主

川人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  
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  
下冀自漆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惡多所  
忌惡帝過畏日久及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  
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曰單超左悺河南尹不疑收其  
兄弟送洛陽獄徐璜具瑗常忿疾外舍放橫於是帝呼超悺  
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  
風旨今欲誅之何如超等對曰姦臣當誅日久但恐陛下復  
中狐疑耳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遂與五人  
定議帝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封超等五人為列侯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趙忠等八人  
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  
車騎將軍明年卒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  
獨坐徐臥虎唐兩隨璜兄子宜為下邳令暴虐尤甚求故汝  
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  
射殺之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收宜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據吏  
以下固諫浮曰徐宜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  
即案宜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璜於帝帝大怒浮坐覺  
錯輪作五侯宗族賓客滋為貪虐民不堪命起為盜賊衡卒  
贈車騎將軍璜卒賜冢空地延熹八年司隸校尉韓演奏悺

罪惡，憤自殺。又奏瓊兄沛相恭，藏罪微，詣廷尉。瓊貶都鄉侯。

卒。  
曹節，新野人。桓帝時，為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矯詔以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熹平元年，曹太后崩，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位，無有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逮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猛坐左轉。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逮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使熲

史緯

卷之五十三

十四

以他事奏猛抵罪，節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節不行，遂自殺。甫養子沛相王吉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偏一郡乃止。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球遷為司隸校尉，時市休沐里舍頗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類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南沛相吉、球自臨考。五刑備極，萌害為司隸，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

幸念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寒賁，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南陽曰：「爾前事我父子如奴，今日如此，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蓬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頗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時順帝處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拔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入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行妄作，不宜使在司隸。」帝乃徙球為衛尉，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無清高之行，枉蒙鷹犬之任，雖前糾誅王甫，段熲未足宜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

史緯

卷之五十三

十五

賜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耶？」至於再三，乃受拜。球與司徒劉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誣奏球等，俱收送洛陽獄，誅死。節遂領尚書令，光和四年死。呂強成阜人為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固辭，因上疏曰：「中常侍曹節等，諛諂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陛下不悟，安授茅土，并及家人，重金兼紫，臣誠知封事已行之無益，所以冒死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耳。」陛下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審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致邑刑罪，室家遠徙，老

貢獻先  
中書省  
引然

幼流離，羣臣皆以邑爲戒，不敢復盡忠言。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功烈獨昭。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邑更授任，反頽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不能用。時帝作私藏，收天下珍寶，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賞。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陛下豈有公私而令中尙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緡，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

史籍 卷之五十三

六

宜施行。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不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謀，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名，怒曰：「吾死亂至矣。」丈夫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遂自殺。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扶風人孟佗，資產饒贍，與讓監奴朋結，傾竭饋問。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監奴，乃率諸若頭迎拜於

尚書省

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讓等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害。宮中益作州郡糜沸。郎中張鈞言：「官制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邑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諸事發覺，生誅。帝因怒諸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本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

史籍 卷之五十三

七

讓忠等說帝令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悉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諸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不之官者，皆迫遣之。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稍印，積其中。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忠侍是我母。宦官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尙但諫曰：「天子不宜登高臺，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使掖庭令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鎮，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又



潯島風俗  
以氣引水  
而上

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潯島  
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六年帝崩中  
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泄讓忠等殺進紹  
勅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殺之讓等數十人切質天子走  
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唯陛下自愛  
皆投河而死

史緯卷五十三終

史緯

大

史緯卷五十四

後漢書十八

列傳

儒林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  
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  
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典策雲  
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傳

史緯卷之五十四

士太常差太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豆  
于威備具於列服方領矩步委它平廟中中元元年初建三  
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而望雲物  
親創饋餼以養三老五更養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  
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轂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  
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  
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  
泮洋洋乎可謂盛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肅  
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諸生受古  
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而罷高第為郎

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也。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莧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罷黜之言。乃更修黌宇。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日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皆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人善士多

史籍 卷之五十四

生流廢後。遂至公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奏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還過洛陽。其經牒祕書。藏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三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宜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雜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腰褱。及王允所收而西者。七十餘乘。道路艱難。復棄其半。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其不泯盡焉。今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受施氏易於沛人戴

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時。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嶺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逃於江陵。教授。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降雨。止風。拜弘農太守。先是。崤騶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史籍 卷之五十四

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子軼字君文。傳父業。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教授數百人。爲人好酒。不拘少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又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陳請。有感動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卽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蘇惠字次仲汝南人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  
拜郎中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故憑對曰  
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敢就席帝召上殿  
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帝問  
以得失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對曰陛下嚴帝  
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將遵清亮忠孝學通  
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誣遂致禁錮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  
子然復黨乎憑出自紫庭射有詔憑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  
無寒謫之節而有狂書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免誠慚  
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還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  
史緯 卷之五十四 附

左氏春秋建武二年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紀令校圖  
讖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  
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  
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  
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  
相遇輒曰肝忘今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  
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  
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聵之徒與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  
察而遇斯患乎遷諫議大夫卒  
史緯 卷之五十四 五  
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勸子建仕答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褒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遂歸終  
於家傳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冒春秋因讀吳王  
夫差事倍數曰是所謂畫虎不成反爲狗也駟曰然昔武帝  
始爲天子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  
已忘其前之爲善倍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儼和之  
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倍駟默然不對郁怒告駟使誹謗先  
帝事下有司脩上書曰昔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  
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  
事豈不與桓公異哉有詔勿問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

魯至闕里以大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倍因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偃郎中郎偃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策之以爲不吉止偃曰子盍辭乎偃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山下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茂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

史籍

卷之五十四

六

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內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告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終於家  
包咸字子良曲阿人受業長安習魯詩論語王莽末歸鄉里爲赤眉所獲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白若賊異而遣之建武初太守黃儼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謹遂遣子師之舉孝廉入授皇太子論語爲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

屏下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臨視卒年七十一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趙曄字長君山陰人少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耻於廝役遂乘車馬去到健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吳越春秋蓋行而詩細知之者寡傳石周有命也

史籍

卷之五十四

七

鍾典字大文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典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遷左中郎將詔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典受章句封關內侯典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典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典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諡明經侯  
張玄字君夏河陽人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

補作

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造真解職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博士卒論曰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風尚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城矣若乃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以合一家之說所謂說說之學各習其師也雖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故咸知君臣父子之綱共識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批僻朝綱日替而權逼息其奸謀豪俊屈於正議者家誦先聖之說也人畏亂賊之

史緯 卷之五十四

八

名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八州之域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拘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兵就逮而無悔心暨乎制運之既極然後世德終其社跡其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儒學之效乎故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人主其將有意乎

文苑

杜篤字季雅御史大夫延年曾孫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數從美陽令請託不諧頗相恨令遂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卒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

列傳前見  
者不著官  
職延年獨  
云御史大  
夫者對下  
職光將軍  
幸武賢子  
也

補作  
敘不詳

不宜改營洛邑上奏曰臣聞守國之勢同歸異術或棄去阻扼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襲虛自蜀漢出即日車駕策由一卒或知而不從久都堯瑛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揚雄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議并封奏篤後仕郡文學掾以日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雜文及明世論凡二十三篇

史緯 卷之五十四

九

黃香字文強江夏人九歲失母思慕哀毀鄉人稱其孝家貧躬執苦勤盡心奉養博學經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詔香侍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教陳得失賞賚增加當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闕帝問香之選尚書令和帝時增秩二千石甚見親重香祇動物務憂公如家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目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在位多所薦達延光元

李雅淹博壯烈不遇命也非實也

年遷魏郡太守時被水年饑香分奉祿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實荒民獲全子瓊字世英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之公車徵瓊至給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縣以禮慰遣瓊不得已而至李固素慕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渡伊洛近在舊歲亭豈卽事有將順王命乎傳曰不夷不惠可石之間聖賢居身之所也誠遂欲枕山樓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語曰峴峴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卽者必寢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

史緯

卷之五十四

十

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邁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瓊至拜議郎還尙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目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廷議莫能抗奪還尙書令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資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不可朝廷從之冀以爲恨會地動乃策免瓊及梁冀誅太尉胡

廣等皆坐阿附免復拜瓊爲太尉封祁鄉侯瓊以疾固讓封邑瓊首居公位舉秦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七年疾篤上疏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處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排

史緯

卷之五十四

十一

別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益萬分無恨三泉卒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瓊字子琰少失父早慧瓊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問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瓊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深奇之卽以其言應詔瓊爲司徒司空盛允有疾瓊遣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允發書視畢戲瓊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瓊對曰蠻夸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遷五官中郎將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舊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

加出字何

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遷京師為之語曰欲得不能  
光祿茂才於是就藩同心顯用志士遂為惟富郎所中傷琬  
彼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初未太尉楊賜薦琬有撥亂之才徵  
拜議郎出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平之威聲  
大震政績為天下表董卓秉政徵為司徒遷太尉卓議遷都  
長安琬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  
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卓  
怒琬坐免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卓  
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收琬下獄死年五十二

崔琦字子璋涿郡人少遊學京師以博通稱舉孝廉為郎河  
東人

史籍

卷之五十四

七

南尹梁冀問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  
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以風冀見之謂琦曰君何激烈  
之過乎琦曰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  
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聰將使  
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除為臨濟長琦不之職自  
免歸冀令客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思輒僵而誦  
之客哀其志以實告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  
忍可承自逃吾亦於此矣琦脫走冀竟捕殺之國武子  
趙壹字元叔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眉恃才倨傲  
為鄉黨所損屢抵罪幾死友人救得免壹貽書謝曰昔原大

龍首末

夫曠桑下人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脉世著其

神設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捕脯出乎車  
鈴鉞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重車鈴之捕脯手爪之鉞石  
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  
允所謂遭仁遇神真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顯言竊為窮  
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最異原野單網加上機弄在下  
前見蒼隼後見羆羆者擊彈張右羿蒙發左飛丸激矢交集于  
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  
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鳥也雖頑猶識厚恩內以書心外  
川告天天乎祐賢願爾永年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史籍

卷之五十四

七

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  
拜伏庭中莫敢仰視逢獨長揖而已逢異之令左右讓之曰  
下郡計吏爾等三公何也對曰昔鄭舍其長揖漢王今揖三  
公又何怪哉逢遂欲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  
大悅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前  
為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  
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過向  
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逕前陟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  
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觴笑對下皆驚陟知其非常  
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固榮顯明且大從車騎奉陪

分坐平少  
不舉之過

未用過名

竟不升之  
於此分  
矣

視規者  
下如此  
可見當時  
日何所重

經遇惡心  
遇即也

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惟慢而壹獨禁車草屏露宿其  
傍延陟而坐於車下左右莫不嘆愕陟遂與言談至暮夕極  
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  
袁遂共稱薦之名勸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  
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去規聞壹名大驚  
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  
仁者慈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懷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  
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  
君明敞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事在悖或不足具責  
庶可原察追修前好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軒軒  
史緯 卷之五十四 南

馬融止見  
虛不原應  
如此謝之

高彪字義方無錫人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遺  
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  
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背周公垂  
接白屋天下歸德公今養病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悲追還  
之彪逝而不顧後那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  
奏賦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  
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賦詩彪獨作  
箴曰古之君子卽戎忘身明其果毅倘其桓桓天有太乙五  
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  
謀開容詢無日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導以威克  
史緯 卷之五十四 北



衡者輕也  
文舉止平  
知已何爲  
高之於操

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友。上疏薦之，曰：「竊見處士平原，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怠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使衡立朝，必有可觀。又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操，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傲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蹀躞而前，容態有異。更河之曰：「鼓史何不改裝乎？」衡曰：「諾。」於是解衣裸身而立，徐取岑牟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變。」

史籍

卷之五十四

法

作操笑曰：「本欲辱衡，反爲衡所辱。」孔融退而數之曰：「正人雅固，當爾邪？因述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白謝操喜，勸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跣中手持三尺棧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爾衡擊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騎送之。隨發，衆人爲之祖道，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爾衡勸處無禮，今因其後到，當以不起折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入而大驚，果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家，臥者爲屍。屍衆之間，能不悲乎？」劉表服其才名，甚貴禮。

何以時文

之表嘗與諸文士共草章奏，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問肖木周，因毀以抵地。表大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兼美。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表，表耻之，轉送江夏太守黃祖。亦善待衡，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出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既還恨，未得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會賓客，人有獻鵝鴈者，射酌酒而請曰：「願先生賦之，以娛賓客。」衡批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

史籍

卷之五十四

七

言不遜，祖惡而呵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大罵，祖恚甚，遂令殺之。射徒跪求赦不及，時年二十六，其文多亡失。

獨行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派爲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燕玄，字君黃，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敦樸，選讓有行義。

者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  
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遷  
太常丞平帝元始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玄為繡  
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憺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  
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  
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  
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齋置書至  
玄處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不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  
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  
泣血叩頭於太守前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

史緯

卷之五十四

太

軍資或不常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  
玄遂隱藏田野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詣  
自陳光武美之詔本郡祠以中牢還玄家錢瑛善說易以  
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時健為費胎亦不肯仕述漆身為厲陽  
狂以避之退藏山數十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

李業字巨游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  
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  
聞業賢徵之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融  
持毒酒以劫業業嘆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誠然乎哉遂飲  
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贈百

匹業子瑛逃辟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間益部紀載其高  
節附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  
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  
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嘉曰犬馬猶識主况  
於人乎王皓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誅皓家屬嘉聞而嘆曰  
後之哉遂對使者伏劍而死時健為任永及梓潼達信並好  
學博古公孫述屢徵皆託青盲以避世永妻淫於前匿情無  
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  
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濁者自殺尤武聞而徵之並會病  
卒

史緯

卷之五十四

九

彭修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與父俱出為盜所劫修因迫拔  
佩刀而前曰父孀子死卿等何不顧死邪羣盜笑曰此義重  
也不宜逼之遂去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黠行太守  
事以徵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黠怒  
使收意據史莫敢諫修拜於庭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  
殿檻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  
量遂原意而責獄吏後賊張子林等作亂郡諸修守吳令修  
與太守出討賊賊望見太守競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  
為流矢所中死賊素聞修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太  
守得全皆曰我輩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降也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勉期日後期方至劭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倘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式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劭寢疾同郡郭君章殷子微晨夜省視之劭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而死子微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而誰邪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劭玄纓纓履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墓永歸黃泉長與子別矣式恍然覺悟悲嘆泣

史籍

卷之五十四

字

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墓日馳往赴之式未到喪已發引既至塋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是必范巨卿也式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式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後復往太學受業長沙陳平子同在大學與式未及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

又死友

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式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遇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拜哭以為死友乃營藏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長沙上計掾史上書表式行狀三府

並辟不應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僞為新野縣街卒式行部到新野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嘆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津志於抱關貧者士之常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先備未竟不肯去後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史籍

卷之五十四

字

繼死沒唯孤兒續纔生數旬而貧財千萬諸奴婢共計議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取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瀟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吏悉收殺之特鍾離意為取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為太子舍人善辟公府以能理劇遷日南太守道經清陽遇李元象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門租以修祭祀泣曰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遇九江太守卒續至河間相

王忱字少林新鄉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整

史籍

卷之五十四

而問之書生謂他曰我嘗到洛陽今被病命在須臾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他未及問姓名而書生命絕他因窬一金以營殯葬其餘悉量棺下後數年縣署他大吏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又有大風飄一繡被隨他前言之於縣縣以歸他他後乘馬到維縣馬載他奔入宅舍主人見馬大喜問他所得馬之由他具說馬及繡被事主人恨然良久曰被隨旋風與馬俱入卿何陰德而致是乎他自念有塋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所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如是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

史籍

卷之五十四

章

陸績字智初會稽人績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太守尹興使績於都亭賦民餽粥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績因口說六百餘人興異之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績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績宏勲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績母自吳來京師獄事急無緣與績相聞但作食付門卒以饋之績雖見考辭色不變忽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故績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績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慈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謂合績母果來使者嘉之於是言績行狀帝乃赦興等績長子稠廣陵太守有治名中子遵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連徵不就褒子康別有傳

黃封字平仲濟北人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申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瘟病卒封養視殯殯以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歛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有至行者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陸見對策第一擢議郎遷西華令汝頰有蝗災

獨不入西華界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蝗亦頓除一境  
奇之還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  
之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徵拜太常卒

范冉字史雲外黃人少受素於樊英又就馬融通經冉好違  
時絕俗為激說之行常慕梁伯鸞聞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  
固河內王與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為考城令境接  
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與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步齋  
麥酒於道側設席以待之見與車徒駉驛遂不自聞與於路  
藏之卽下車與相揖封與曰行路倉卒非陳契濶之所可共  
前亭止宿以叙分隔冉曰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

史籍

卷之五十四

書

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議矣遂拂衣而去與  
必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以冉為萊蕪長遺母憂不到官後  
議欲以為侍御史因通身於梁沛之間徙行敝服賣卜於市  
道黨人禁錮冉雅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  
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有時絕粒問里歌之  
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中平二年卒年七十  
四臨命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滯後之俗不能匡  
世濟時氣絕便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畢便埋  
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  
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冉一

錄音

應在此  
應在此  
之外上者  
豈得無罪  
而欲圖能  
不死其  
快也

戴就字景成上虞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奏太守成公升  
賊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  
掠五事參至就慷慨辭色不變又燒銀笈使就挾於肘腋就  
語欲卒可熟燒笈肉焦毀墮地自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  
乃更臥就覆松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舩視  
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復以大鍼刺指爪中使把土  
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  
命考寔君何故以骨月拒扞邪就據地言太守剖符大臣清  
以奉國卿銜命宜申斷寃枉奈何毒誣忠貞強相掠理令臣  
謗其君子誣其父就死之日當白之於天如衆生坐當乎勿

史籍

卷之五十四

書

相製安深奇其壯節乃解械安慰之表其言辭事得解釋  
免歸鄉里太守劉龍舉就孝廉為光祿主事病卒

就應作主事目  
不能死之也

趙苞字威豪東武城人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耻其門族有  
宦官名勢絕不與通為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到官  
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殺  
苞母及妻子皆為所劫載以羣都苞率騎二萬與賊戰賊出  
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  
圓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  
遙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

以固陵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皆爲所害苞  
自上歸楚靈帝遣策弔慰封鄧侯苞薨訖謂鄉人曰食祿而  
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臥  
血而死苞母自可嘉但苞須委曲圖賊以全其母不宜卽時進戰耳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  
主得之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之烈聞使人謝  
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此人懼吾聞之是有耻惡之心  
既懷耻惡必能改善與之布以勸爲善也問年行路老父擔  
重有人代擔行數十里將至家置而去問其姓名不以告頃  
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恐後人得

史緯

卷之五十五

孝

之欲取而購募又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  
擔入也老父墮其袂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  
吾劍於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  
之而去烈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者也烈使國人表其闕而  
異之時人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塵而還  
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  
亂乃避地遼東夸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  
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  
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史緯卷五十四終

史緯卷五十五

後漢書十九

列傳

方術

郭憲字子橫汝南人少事東海王仲子王莽爲大司馬召仲  
子仲子欲往憲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今君賤道貴勢  
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  
當說事仲子從之曰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  
對莽奇之及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  
海之濱莽忿志討逐不知所所在光武卽位徵憲拜博士遷光

史緯

卷之五十五

十

祿勳從駕南郊憲忽而向東北令酒三溘詔問其故對曰齊  
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  
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  
斷車轡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嘆曰  
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議征之憲以爲天下疲  
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誓不復言帝令兩郎扶  
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號稱郭子橫竟不虛也遂以  
病辭卒於家子橫忠直雖有涇酒之異豈可以方術目之  
許楊字偉君汝南人王莽篡位楊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  
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程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

以此事  
人方術  
實不宜

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閭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  
用方進之言尋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  
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明府今決立廢棄富閭安氏誠願以死  
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  
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豪右大姓因緣陳役就  
欲辜較所在楊一無聽遂共詣楊受賂晨收楊下獄而械輒  
自解獄吏恐違白晨晨驚曰果泄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  
今其效乎即夜出楊追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  
時人異焉後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  
功績皆祭祀之既云靈威亦非方術

史緯 卷之五十五

二

樊英字季齊魯陽人少受業三輔明五經兼善風角隱於壺  
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  
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  
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激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  
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於是天下稱  
其藝術安帝徵爲博士建光元年復賜策書徵英不至永建  
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駕  
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  
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  
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

建光二年  
餘拜官僅  
數月英位  
貧賤故

范氏此論  
明以英爲  
高名士矣  
而以方術  
立傳何也

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  
讐不肯立其朝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  
乘之尊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辭雖萬鍾不受  
也申其志雖簞食不服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  
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  
乃爲英設壇席勅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  
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  
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會以爲必不降志  
及後應封又無奇謨深策議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

史緯 卷之五十五

三

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  
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嘗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  
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不答初英著易章句  
世名樊氏學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遺奴婢拜問英  
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亦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  
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  
流可知矣雖弛張遷舍時有未純於刺情修容依倚道義以  
就其聲價一也樊英楊厚初徵朝廷待若神明及至竟無它  
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  
於用是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

用亦所以爲用。夫煥乎文章。時竭或去。本乎禮樂。適未或  
疎。及其陶繇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其道遐遠。出  
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  
之功。至乃誦謀經術。賤斥儒修。以爲力詐。可以救論敵。文律  
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雖濟耻也。況有未濟  
者乎。

董扶。綿竹人。發辭抗論。益都少雙。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  
至而談止也。與鄉人任安齊名。諸葛亮問廣漢秦宓。扶及安  
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  
人之過。云云。任安

史緯 卷之五十五

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於涪水。因號涪翁。乞  
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弟子程高。尋水漬  
年翁。乃授之高。亦應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  
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試令  
臣漢手脫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  
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  
仁愛不矜。雖貧賤。廩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食。  
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卽差。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書。  
意也。賡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卽乖。神存於心。事  
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

情以承之。其爲難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  
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  
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  
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不愈也。帝稱善。

逸民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  
則天。不屆頤陽之高。武稱盡美。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長  
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  
鎖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託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  
畎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

史緯 卷之五十五

至而已。故蒙耻之賢。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  
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輕。確有類沽名者。然  
而蟬蛻鷺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  
也。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騁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漢室中  
徵王莽篡位。士之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者。  
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貴  
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達。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至而不  
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南  
宗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  
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錄



此所謂中和也

其絕塵不反者之此篇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  
將軍鄧禹西征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舉手西指曰此  
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  
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  
亳武王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  
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  
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固辭去

向長字子平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貧無資食好事者  
更饋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

史籍卷之五十五

六

知矣

薦之於莽固辭而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  
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  
娶嫁既畢初斷家事勿相關白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  
同好北海禽慶子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達明字子慶北海人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教其子宇萌  
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卿解冠掛東都城門歸  
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  
瓦釜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  
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老遯路東  
西語使者云卿是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也今尙不知

光武與不  
可及所以  
能及子慶

方面所在安能歸時乎即駕歸連徵不起初萌與同郡徐房  
平原李千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獲行君公僉牛  
自隱時人曰避世猶東王君公

周黨字伯况廣武人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後賊暴後橫殘滅  
郡縣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不得已乃著短布  
單衣穀皮綃頭詣闕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  
土范升舉黨曰臣獨不須許由巢父而帝周不待伯夷叔  
齊而王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  
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伏而不謁僣蹇驕悍黨文  
不義顯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

史籍卷之五十五

七

雲之下考試國圖之道書奏天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  
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  
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初黨與同郡譚賢俱升鴈門廣漢君  
長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廣武人王莽篡位繫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  
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  
不友以病歸其妻不知何氏女也亦美志行霸與同郡令狐  
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千率背  
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  
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客客去久臥不起妻

問其故，霸曰：向見千伯之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見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于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見女子乎？霸笑而趣之。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因霸。光曰：聞先生至，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詣言。光不荅，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典足甚。

史

卷之五十五

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差增於往，因其懼，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怒。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屬，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復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高獲字敬公，汝南人，尼首方面，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救。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就其間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為立。

史

卷之五十五

丹字大春，郡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紜，并大春，性矜高，未嘗修刺侯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好賓客，更遣使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以外戚貴盛，乃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而至，就故為設麥飯、蔥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登丹笑曰：吾聞禁駕人車，豈此邪？中皆失色，就不待已，令去。丹自是隱，不關人事，以壽終。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受業太學，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

去失悉以承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  
因為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共責讓主人而稱鴻  
長者悉還其禾鴻不受而去歸鄉里魏家慕其高節多欲女  
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臙面墨力舉石曰擇對不  
嫁年至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  
聘之文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  
七日而鴻不答妻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輕  
寒數大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寒陋之人可與俱  
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縠傳粉黛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  
子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

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  
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為然然無乃欲低頭  
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  
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  
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願覽帝京兮噫宮  
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  
鴻乃易姓運期名耀與妻子居山間有頃又去適吳依  
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質存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  
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儻能使其妻敬之如此  
非凡人也乃令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

曰書廷設季子葬於羸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  
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家傍咸曰要離烈士  
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好老子高抗不  
仕隱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烏嚶嚶兮友之期念  
高子兮懷懷思想念飯兮爰集茲

高鳳字文通梁人也家以農畝為業而鳳專精誦讀晝夜不  
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  
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之鳳乃覺遂為名儒教授西唐山中  
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問請  
曰仁義避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  
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  
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臺佟字孝威鄆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自業建初  
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執贊  
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  
神養和如明使君朝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隱不見  
韓康字伯休霸陵人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  
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  
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乃遁  
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

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  
使者發至亭亭長以微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  
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仰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  
與牛翁乃微君也使者欲奏殺章康曰此白老子與之亭  
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將慎字仲彥扶風人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  
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  
直見稱然皆推慎先之汝南吳蒼甚重慎遺以書曰仲彥足  
下勤處隱約雖行止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  
宜乘虛入宜藏身遠邇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方今明明

史律

卷之五十五

七

四海開關巢由無爲其山夷齊悔入首陽吾欲先生從其可  
者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  
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  
兔置爲事所居俗化號馬牧先生  
戴良字叔鸞汝南人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母及  
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  
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  
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良才既高而議論尚奇愛駭  
俗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迫之乃逃入江夏山  
中以壽終良五女踈裳布被竹筥木屐以遺之女能遵其訓

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郡人也父雄南郡太守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  
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  
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  
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  
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太守覺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順帝虛心禮致  
前後四徵真終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  
得見逃名而名隨避名而名追可謂百世之師矣乃共刊石  
額之額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終

史律

卷之五十五

七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  
姓莫不觀之有老父獨耕不報尙書郎張溫使人問之老父  
不荅溫乃下車自與之言老父曰我野人也請問天下亂而  
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  
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率今子之君勞人  
自縱逸遊無忌民無賴焉子又何故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  
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時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  
升去官歸至陳留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曰吾聞起殺鳴憤  
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燬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官豎日亂陷官

忠良將性命之不免矣。因相抱而泣。有老父趨而過之。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龐公。字元亮。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羣而得所。栖。鼯鼯穴於深淵之下。公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表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受官祿。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史籍 卷之五十五

列女

鮑宣妻者。勃海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美送資賄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司隸校尉子承中。與初為魯郡太守。承子昱從寮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載挽鹿車時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扶風人云  
大家以傳  
傳特封曰  
諸同呂賴  
不同

史籍 卷之五十五

姜詩妻者。廣漢龐參之女也。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日久姑怪之。鄰母以告姑。感而慙。遂呼還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鮓又不能獨食。夫姑常力作供鮓。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常以供母。膳赤眉經詩里。施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比落蒙其安全。賊遺以米肉。詩受而烹之。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應入孝行傳。附見其妻乃當。

班昭字惠班。一名姬。彪之女也。為扶風曹世叔妻。世叔早卒。昭有節行。高才博學。兄同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及鄧太后臨朝。以師傅之功。封昭子成。為關內侯。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永初中。太后兄弟大將軍鄧騭等。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對曰。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今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太后從之。於是薦等各還里第。昭作女誡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訓。典年十有四。執箕箒。

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辱之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問婦禮。懼失容它門。取辱宗族。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墼。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謙讓恭敬。常若畏懼。是謂下人。晚寢早作。不辭劇易。是謂執勤。正色端操。清靜自守。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三者苟備。而忠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

史緯

卷之五十五

夫

陽。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二者其用一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制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第三。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鄙諺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嫌隙。嫌隙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

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時然後言。不厭人。是謂婦言。服飾鮮潔。沐浴以時。是謂婦容。專心紡績。潔齊酒食。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然為之。不難。唯在存心耳。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謂

史緯

卷之五十五

二

求者。亦非佞媚苟親也。在專心正色而已。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亦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戚不與毀。一由叔妹。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維謙與順。足以及和矣。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塔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亦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

焉。

河南樂羊子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還。尋師一年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白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知其所止，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妻躬勤養姑，嘗有它舍雞入園中，姑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問其故，妻曰：白傷

史籍

卷之五十五

六

嘆者幾不  
能全姑也

居貧，使食有它肉。姑遂棄之。後盜欲犯之，乃先刳其姑曰：不從我，則殺汝姑。妻仰天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捕殺賊盜，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陳文矩妻者，漢中李氏女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撫愛益隆，衣食資供倍於所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穆姜親調藥膳，恩情篤至，興疾久而瘳。呼三弟謂之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於是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獨除家徭。四子後皆爲良士。

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教諸子薄塋焉。

曹娥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游海迎神，溺死，尸不得。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乃投爪於江，祝曰：父尸所在，瓜當沉。旬有七日，隨流至一處，而瓜沉。娥遂投江而死。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爲立碑焉。尚弟子邯鄲淳，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明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淳至，因試使爲之。淳操筆立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而勒淳之文於碑。所謂黃絹幼婦，外孫

壻口者也。

趙娥者，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第三

史籍

卷之五十五

七

人皆病故。壽大喜，會宗族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憂。娥聞壽言，感憤曰：李壽莫喜，焉知娥不手刃汝邪？陰市名刀，比隣徐氏婦憂娥見害，每止之。娥曰：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而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扼腕切齒。家人鄉里咸笑之。娥常帷車以候警，家十餘年不能得。光和二年二月，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迴馬欲走。娥奮刀斫之，馬驚，奔道邊溝中。娥復就地斫之，中樹欄折。所持刀娥欲取，壽佩刀殺壽。壽護刀，腹中大呼，跳梁而起。娥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搭其喉，反覆盤旋，壽創痛遂倒。娥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縣。

百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戮祿福長壽陽尹嘉義之縱使去  
嬖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典何敢貪生以  
枉官法後遇赦得免珠酒泉麗子夏生子清亦有氣節  
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喪妻娶爲繼室善屬文能草  
書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甚美董卓婢以輶輜乘馬奴婢  
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前辭甚酸恰卓使傅奴  
侍者拔刀聞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  
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起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  
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  
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  
史緯

卷之五十五

車庭中以共頭懸轆轤樸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  
盡爲患遂死車下後人圖畫其像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  
氏產一女而瑜卒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  
召采采懷刃自誓與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勑衛甚嚴  
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  
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建四燈盛  
裝飾請奕入相見言談有禮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  
采因勑左右辨浴既入室掩戶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宇  
未成而自縊左右初不爲意比視之氣已絕矣

典八龍之一何乃弱公續之雲欲追其女以失行耶

盛道妻者，號爲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君可速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未荅。媛姜便解桎梏，子翔時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笺告。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號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道泥和謂巴郡太守，紅墮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晝夜號泣。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而自乘小舡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之曰：

史籍  
卷之五十五  
三

邦後六日，當與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畫其像焉。

史錄卷五十五終



史緯卷五十六

後漢書二十

列傳

西羌

西羌本出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漢於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禹貢析支也。南接蜀漢，微外蠻，西北都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娉嫂。故國無餘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

史緯

卷之五十六

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鬪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羌無弋爰劍者，不知何戎之別也。秦厲公時，被拘執，以為奴隸。後公歸，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與則女遇於野，遂成夫婦，俱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女聽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虛落種人依之者，日衆。羌人謂奴為無弋。

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曾孫忍時，秦

獻公兵臨渭首，城侯驪戎，忍季父中，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

落南出，賜支河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

孫分別，各為種，或為羆牛種，越過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

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

多娶妻姑，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

衰，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率戎狄

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畧地，西逐諸

戎，北卻眾狄，築長城以界之。眾羌不復南渡，至漢景帝時，研

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臨

之始

史緯

二

漢書卷之五十六

漢氏道羌追縣及武帝征伐四裔，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半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抱罕。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節，統領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先零諸羌寇金城，遣趙充國將兵六萬人擊平之。元帝時，研十三世孫燒當與多姐等七種羌寇隴西，遣右將軍馬奉世、破降之。徙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是以

研為極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稱號  
自多祖光降之後數十年四存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  
欲堀威德乃令諷諭諸羌使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築  
五縣邊塞寧靜相安焉漢良者燒當之玄孫也王莽敗泉光  
還據西海更始帝崩之際光遂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  
不能討之乃就燒當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  
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郡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  
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  
悲無聊故致反叛夫發夸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郡置蠻  
令騎都尉兩州郡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郡置護羌校尉皆持  
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其疾苦又數遣使譯通蜀郡  
使塞外羌夸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微備今宜復如舊以  
明威防光武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及邯卒而職省十一  
年先零種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  
風三郡自燒當至漢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  
早浦皆強富數侵害之漢良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諸  
雜種掩擊先零卑滿大破之殺三千人奪居大榆地由是始  
強漢良死子滇吾立附落轉盛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教以  
方畧為渠帥中元二年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  
塞太守劉邯為羌所敗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相率

為寇追討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軍敗鴻及隴西  
長史田颺皆沒永和元年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  
擊滇吾於西郡大破之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  
三輔以討者賈林領護羌校尉林為諸羌所信滇岸遂請林  
降明年滇吾降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死子東吾立乃入居  
塞內隴屬白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  
夷縣吏畧妻卑滿種羌婦更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  
出塞種人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為寇拜號  
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二年迷吾與諸眾聚兵欲叛出  
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死者二千餘人  
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免武威  
太守傅育代為校尉迷吾遂與封養種豪布特等五萬餘人  
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种討破  
之迷吾等悉降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號  
吾先入寇隴西界郡督熾據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  
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  
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  
義城傳有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闕請羌胡羌胡不肯遂叛  
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有諸發隴西蠻被酒泉各五千人  
諸郡太守將之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

傳有壞事  
不足信

野事不  
足信

史籍

卷之五十六

五

杜周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進其西未及會  
章獨進迷吾聞之徒廬落去有還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  
亮谷去虜數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引兵三百人夜突有  
營中驚壞散走有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死者八百八  
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都封育子殺為明進侯以隴西  
太守張紆代為校尉屯臨羌迷吾既殺傳育狙伏邊利章和  
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  
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敗走因譚使欲降  
紆納之遂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自擊殺伏兵起誅  
殺酋豪八百餘人新迷吾等五人頭以祭冢復放兵擊在

迷唐實定  
不立故  
此和帝大  
失其官局  
之何無人

史籍

卷之五十六

六

盧悉迷唐與諸種共生屠殺犯等以血盟詎復寇金城塞五  
年向生免居延都尉賈友代為校尉友遣譯使擣離諸種誘  
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  
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邊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  
橋欲渡河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八年友病  
卒明年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窮塞  
內諸種尤共為寇盜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遣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將北軍五營及邊兵羌胡  
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冠肝監諸郡兵  
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  
窮迫率其精強大戰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  
引兵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尚代生免調者王信  
領向營屯枹罕耿種領代營屯白石譚說購賞諸種頗來內  
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關其餘種人  
不滿二千饑蹙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  
小榆谷迷唐以為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  
種人饑餓不肯遣出校尉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種人  
市畜促使出塞種人猶驚迷唐皆背叛將將涅中諸胡寇抄而  
去吳祉坐徵迷唐復還賜支河曲怨累姐種附漢擊殺其首  
豪由是與諸種為讐竊掠益殊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校尉

月，與金城太守侯霸將諸郡兵，屬國諸胡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周顒還營自守，侯霸率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逐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周顒生微，侯霸代爲校尉，時西海及大小榆谷無復羌寇，隴康相曹鳳言：「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瀆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哀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

史記卷之五十六

兵者不過數百，逃入樓窳，遠依發羌，臣以爲宜及此時，復建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伺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上置東西部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怨怒，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驚遠，也不還，行到酒泉，多散叛，諸

郡各發兵微遮，或覆其靡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同時奔潰，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將兵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於莫西，殺千餘人，其冬，騭使任尚率諸郡兵與滇零數萬人戰於平襄，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掠三輔，斷隴道，涼中諸縣聚石萬錢，百姓死，不可勝數，乃詔騭還

史記卷之五十六

師，留任尙屯漢陽，爲諸軍節度，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哲諸郡屯兵，救三輔，戰每不利，乃詔任尙還屯長安，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羌復攻殺漢中太守鄭勤，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五年，任尙任仁俱坐無功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警，南奔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羌衆轉盛，而二千石令長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吏督暴破積聚，時旱蝗饑荒，而驅賊劫畧，流離分散，隨道死，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尙爲侍

無志而不  
無志而不  
無志而不  
無志而不

御史擊衆於上黨破之乃罷孟澤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王信等與光通謀入上邦縣琦自稱將軍詔購募得琦首者封侯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破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杜季貢以從漢六年任尙免漢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尙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騎都尉馬賢與侯霸花擊零昌別部牢光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界得者元初元年侯霸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校尉參以恩信招誘諸羌二年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降參始還姑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寇益州

史籍

卷之五十六

九

遣征西將軍司馬鈞督右扶風仲光等合八千餘人屢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北擊零昌參至勇士東爲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季貢率衆偽逃鈞令光等收光禾稼光等適鈞節度散兵深入羌設伏要擊之鈞怒而不救光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坐徵自殺參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遣任尙爲中郎將將羽林親騎五營子弟屯三輔尙臨行愼令虞詡說尙曰夫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以萬騎之衆

史籍

卷之五十六

十

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度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侯封遵武陽侯任尙坐受減千萬以上檻車徵還市零昌復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賊儼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建光元年秋當煎種大衆忽見等以麻奴兄弟乃東吾之裔本燒常世禍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共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遼中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人緣山西寇武威賢

何故道此  
二人

追到鸛島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遼中延光元年  
賢追到遼中麻奴出塞渡河賢復追擊破之麻奴等孤弱無  
用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三年龍西郡始還  
狄追馬四年尚書僕射虞翻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  
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  
之域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  
美上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  
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武帝及光武築朔  
方開河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  
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葉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

史籍 卷之五十六 七

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國陵單外  
而公卿選儒客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  
聖德考行所長帝乃復三郡使謂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  
縣繕城郭置候驛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  
今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備儲穀粟令周數年復置隴  
西南郡都尉如舊制永和四年徵馬賢爲弘農太守以來機  
爲并州刺史劉秉爲凉州刺史大將軍掾商謂機等曰戎狄  
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暑伏  
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况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

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且東傳難種羌等遂叛與  
西塞及遼中雜種諸羌胡大寇三輔殺省長吏機乘坐徵拜  
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种副之將左右羽林五校士  
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且東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  
掠苑馬六年馬賢將數千騎擊之到射姑山軍敗賢及二子  
皆戰歿帝怒之封賢孫光爲舞陽亭侯於是東西羌遂大合  
犂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國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  
令任顯追擊戰死武威太守趙冲進擊犂唐羌斬首四百餘  
級光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罕種光寇北  
地冲擊之不利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凉郡震恐於是復徙

史籍 卷之五十六 七

安定居扶風北地居焉胡建車騎將軍張番將左右羽林五  
校士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爲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  
種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番軍屯三年趙冲與  
漢陽太守張貢掩擊燒河種於參縣北界斬首千五百級得  
牛羊鹽十八萬頭冬冲復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於是諸種  
前後三萬餘戶詣凉州刺史降建康元年冲復追叛羌到建  
威陰河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  
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殺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  
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陽亭侯以漢陽太守張貢代爲  
校尉貢與左焉胡舉並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蒲狐奴等五

史緯

卷之五十六

主

萬餘戶諸並降隴右復平自永和羌叛至於是歲十餘年間  
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窠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  
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士士卒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  
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  
畔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  
寧二年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防代為校尉甚有威惠  
西羌無事延熹二年防卒以中郎將段熲代為校尉時熲當  
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  
牟姐諸羌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閭代  
為校尉閭無威畧羌遂陸梁殺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  
甫規擊破之五年滇邪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隴  
西太守孫羌擊破之胡閭疾復以段熲為校尉永康二年東  
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常璚先  
寇武威被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帝建寧三年  
熲當羌卒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  
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官伯玉等反寇隴右前將軍董卓右  
將軍皇甫嵩共擊破之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  
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初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  
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微北不詳口數唯參狼  
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

史緯

卷之五十六

主

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勝兵十  
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抄盜盛衰無常順  
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發先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犂牛  
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論曰羌戎之患  
自三代尚矣漢時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  
大朝廷失綏御之和戎帥然諾之信故永初之間羣種蜂  
起遂解化結盟相嘯聚陸梁於三輔恣睢於北地東犯趙  
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郡塞湟中隴右燒陵間刺城市傷敗  
顯繼羽書日聞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  
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遂徙  
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  
張奐之徒馳騁東西奔救首尾轉輸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暴  
露師徒連年無所勝段熲受事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能  
情窮武盡銳以事之身當百死之陳經歷千折之道殆殫  
種卒定連寇著乃閉擊之所燒傷追走之所崩籍不可校計  
其能自脫於鋒鏑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  
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災是何言之迂乎疽食浸漬莫  
知所限若攻之不盡是養難於心腹也惜哉寇畧定矣而  
漢祚亦衰焉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  
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賦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

漢書  
言不治

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還之內地當煎作寇焉  
文淵徒之三輔貪其善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  
宜忘經世之遠畧豈識微者之爲乎此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哀平間自相分割爲五十五  
國土莽篡位驪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復役屬  
匈奴唯莎車王延不肯附屬元帝時延爲侍子長於京師慕  
樂中國參其典法常勸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  
年延死謫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  
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

史綱卷之五十六

主

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承制立康爲王西域大都  
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立與鄯善  
王安並遣使詣關貢獻於是西域始通十七年賢復遣使奉  
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  
漢欽誠篤至重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  
護印綬及車騎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言夸秋不可假以  
大權且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大將軍印  
綬其使不肯易遵更奪之賢由是始恨猶詐稱大都護移書  
諸國諸國悉服屬焉竇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  
攻剽茲諸國諸國恐懼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

亦可憐中  
國天子其  
大文也

史綱卷之五十六

主

八國俱遣子入侍獻珍寶及朝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  
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  
預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  
還大憂懼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  
留都護喜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  
賢知都護不遂遣都善王安書令總通漢道安不納而殺  
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都善安迎戰兵敗入山中賢殺畧千  
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都善焉耆諸國  
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都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  
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  
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  
匈奴舍匈奴衰弱賢遂誅滅諸國賢死之後更相攻伐小宛  
精絕戎廬且末爲鄯善所并渠勒皮山爲于寔所統都立單  
桓孤湖烏舍管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  
有諸國共寇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師北  
征匈奴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其諸  
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  
護戊巳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  
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  
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夸秋乃迎還戊巳校



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  
 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  
 憲大破匈奴因遣副都尉關寵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  
 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  
 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  
 候城相去五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  
 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  
 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  
 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  
 安帝永初元年攻圍都護任尙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

史籍

卷之五十六

七

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復收屬諸國共爲邊  
 危十餘歲致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上遣長史索  
 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都善王來  
 降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都善  
 過急求救於曹宗宗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復欲進取  
 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營兵三百  
 人轉廩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諸  
 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陳  
 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  
 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

王絕其根本因發都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  
 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  
 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然則宜棄交河城收都善等悉使  
 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尙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  
 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嘗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  
 武憤怒深惟蠱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膏斯  
 之後黔首限命府庫車竭籌至舟車費及六畜夫豈不懷慮  
 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  
 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微  
 不開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

史籍

卷之五十六

八

附日久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大漢之效也今  
 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攻都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之北虜  
 財賄益增膽氣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  
 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與不費之費發矣議者  
 但念西域絕遠愛郵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  
 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  
 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廢國滅土  
 經有明誠臣以爲致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  
 諸國康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爲西域長  
 史將苑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

延光西賊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吳復擊降焉者，於是絕  
茲疏勒于賓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  
絕。六年，帝以伊吾舊時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  
暴，復令開屯田，如永和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  
後，朝威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  
寢所害，其年，單于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曾莫懲  
革，自此沒以踴慢矣。

### 南匈奴

南匈奴，匈奴落戶，遂殺單于比者，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比  
季父單于與時，以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都領南邊，建武初，單

史紀 卷之五十六

九

于立，盧芳使人居五原，六年，令歸德侯劉緄使匈奴，匈奴亦  
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略道金幣，以通舊好，而  
單于驕，自比日，頗對使者辭語，恃慢，帝待之如初，而匈奴  
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無功，匈奴  
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  
居庸關，匈奴左部遂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募邊兵，郡數千  
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乃遣方  
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單于復耻言其計，貪遂不  
行，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  
年，復寇上谷，中山，殺累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初，單于弟

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立，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  
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  
兄弟言之，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當立，  
遂內懷猜懼，庭會稀，調單于疑之，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  
兵，二十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爲單于，復死  
弟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  
年旱蝗，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漢  
陽求和親，二十三年，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  
衡，令匈奴地，歸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  
五月，龍祠，因白單于，請誅比，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

史紀 卷之五十六

三

之馳以告比，比遂飲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  
侯至，欲殺之，骨都侯知其謀，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  
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共立比爲呼韓邪  
單于，以其大父常依漢得安，故襲其號，於是歟五原塞，願永  
爲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种議，許之，二十五年  
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  
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  
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遣使詣關，奉藩稱臣，獻國  
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熲  
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都塞八十里，單于

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稱臣骨都侯等皆泣下拜訖單于令譯謂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懸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都等反命詔臨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者上書獻駝文馬夏南部五骨都侯畔歸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關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綵綺綬安車駟馬寶劍弓箭黃金錦綉袍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樂儀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糲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吏將施刑五千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勅靜單于度盡輒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關漢遣謁者送

史記

卷之五十六

三

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絲綸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大官御食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各蠶王骨都侯綵絲合萬匹歲以爲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因車走馬及駱駝爲樂冬前畔五骨都侯復將其衆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迫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都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掾吏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施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

施能一可  
大漢有用  
之文人也

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千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野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北單于惶恐願還所畧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毋至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難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爭欲歸義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恐南單于將有他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

史記

卷之五十六

幸

關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宣帝初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故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爲輕侮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懷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焉廢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有適今立案章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

尚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請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夸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空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乘今齋雜糴五百匹。弓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糴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罕。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罕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譯以聞。帝從彪議。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絲綃。不遣使者。比。九年卒。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中郎將赴吊。祭以酒米。使者齋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佩刀緋帶。又賜綃絲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卒。弟祭慰賜以此爲常。莫立一年卒。弟汗立。汗立二

史籍

卷之五十六

通

年卒。單于比之子適立。永平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適立四年卒。單于莫之子蘇立。數月卒。單于適之弟長立。時北匈奴數寇邊。朝廷以爲憂。會遣使求和。親顯宗許之。八年。遣越騎將軍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怨欲畔。密通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閭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韋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畧甚衆。河西城門盡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出朔方高關。攻皋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滹陽。太守廉范擊却之。建初元年。皋林溫禺犢王復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八年。北匈奴三木樓管大人精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萬餘。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慰納之。北單于遣大且渠伊莫營王等。驅牛馬萬

史籍

卷之五十六

通

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遮畧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長立二十三年卒單于汗之子宜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孟雲上言北虜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詔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參倍程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南單于復令莫健日逐

史緯

卷之五十六

五

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宜立三年卒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零鮮卑遁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

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畧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遣故未有來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皆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勤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

史緯

卷之五十六

五

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种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察省太后以示耿秉秉言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存伐奪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率騎八千與車騎將軍竇憲度遼將軍鄧鴻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二年春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十

先武所不  
立而忘之

之可乎

史緯

卷之五十六

辛

騎出鵝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獲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衆黨最勝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勝兵五萬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去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

史緯

卷之五十六

夫

度遼將軍皇甫規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規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山自聞而崇與朱徽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太守定爲之備備和帝下詔卿議皆以爲難存度遼雖難調知然大兵聚會必不敢動今宜遣有方畧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觀其動靜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遣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悉將盧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之安國不聽而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之虜衆大恐安國身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誅乃格殺安國而師子立爲單于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畔皆立屯屠何子真健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畧吏人燒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渡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精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尙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圍之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乘水走滿夷谷南單于遣子

將萬騎及杜崇鄧鴻等追擊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廐烏桓大人勿柯等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廐爲率衆王鄧鴻坐逗遛下獄死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厲門太守龐參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

史籍

卷之五十六

羌

萬餘口分處北邊諸部逢侯部衆饑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者駱駝不絕師子立四年卒單于長之子檀立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關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漢人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將龐雄擊之四年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遣行度遼將軍梁慄與遼東太守耿種擊破之單于見

諸軍並進大恐怖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雄僅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畧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逢侯將百餘騎入還詣朔方塞降度遼將軍鄧遵募徙於額川郡檀立二十七年卒弟拔立建元元年鄧遵免以耿種代爲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襲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令屯列衙要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怨恨謀叛大人阿族等遂反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或救之

史籍

卷之五十六

三

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獲馬牛羊萬餘頭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單于憂恐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拔立四年卒弟休利立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

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更狐疑龜下獄死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竊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上表曰匈奴冠屨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告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時虜商又移書於續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

史籍

卷之五十六

七

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食小功以亂大謀續遵行之於是石賢王抑鞬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匈奴龍吾斯等立車組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遣中郎將張勳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組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組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縣城擊

烏桓斬首數百級張旄性勇銳善撫士卒軍中皆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之悉斬渠帥獲其畜生財物漢安三年堯樓儲在京師立爲單于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駟馬騎王具刀劍什物給絲布二千匹賜單于關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轎車駟馬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順帝幸胡苑官臨觀之冬中郎將馬援募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餘萬口皆詣定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堯樓儲立五年卒居車兒立永壽元年匈奴

史籍

卷之五十六

七

左真鞬臺者且渠伯德等復畔冠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與破擊之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請立左谷蠡王桓帝詔曰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遺還居車兒立二十五年卒子屠特若尸逐就立六年卒子呼徵立光和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修擅誅殺還事徵詣廷尉抵罪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收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右都陸落與休著各胡白



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之。羌渠立十年。見殺。子右賢王於扶羅立。國人殺羌渠者。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關白。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須卜骨都侯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立一年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遂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二十一年。單于呼厨泉來朝。曹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監其國焉。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

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加盟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警衆既深。五伺使隙。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寒地。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會實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掩其窟穴。蹙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斷幕。銘功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頭。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勝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中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實憲於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

烏丸鮮卑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漢氏以來。匈奴久爲邊害。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舊時。然烏丸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

志以備四夷之變云

討故得祖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畧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窺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於蹋頓。蹋頓號武邊人，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命以抗中國。曹操濟師北伐，一戰而定之。冬，秋，懾服威振朔方，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圖，畢軌有陞北之敗，青龍中，魏明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然後涼落離散，強者遠逝，弱者請服。由是邊鄙差安，漠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卽古所謂東胡也。今

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禁匈奴，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實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也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許，遂皆亡。呼還爲掠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悉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二郡民屢受其害。至其於郡縣抵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烏桓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之，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朝貢，獻奴婢牛馬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駉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王侯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功擊匈奴鮮卑，司徒掾班彪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盜，若久放縱而無統領，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於是復置校尉於上谷，寄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賫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

世皆保塞無事。哀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高渠谷。漢兵大敗，殺郡長史。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慄等擊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役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朱廐為都尉。順帝陽嘉四年，烏桓寇雲中，度遼將軍耿种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烏桓遂同畔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後戎朱廐率王侯帥歸去延等從鮮卑出塞擊鮮卑有功，皆拜為率眾王。賜東郡，桓帝延熹九年

史籍

卷之五十六

五

烏桓復與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難樓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五千餘落，皆自稱王。遼東蘇僕延一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有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為幽州牧，虞薄慕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郡，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

率樓班為單于，蹋頓為主。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關索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歸信，索因鮮卑眾殺烏桓校尉，那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之，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餘萬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故地，會曹操平河北，索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索為校尉。建安十二年，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索尚與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帥其侯王大人種眾從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云。

史籍

卷之五十六

五

所破遠寬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畧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効，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皆部，斬首二千餘級。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眾入朝，貢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貴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彤略偏何擊志貴，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

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  
竇憲遣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據其地  
匈奴餘種尙十餘萬落皆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十三年遼  
東鮮卑寇右北平入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  
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  
險阻賊執難量宜且結營令輕騎偵視之顯不聽遂進兵遇  
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手殺數人而死顯及主簿衛福  
功曹徐咸俱歿鄧太后策書褒歎各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  
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以王印綬令止烏  
桓校尉所居塞城下通胡市因塞南北兩部質館鮮卑邑落  
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  
元初二年遼東鮮卑圍無慮縣州郡令兵固保清野鮮卑無  
所得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  
居等與連休有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  
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代郡鮮卑萬餘騎穿塞入寇分攻城  
邑燒官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  
備之六年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  
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  
塞追擊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永寧元年遼西鮮  
卑大人烏倫其至轅率衆詣鄧遵降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

至轅爲率衆侯建光元年其至轅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  
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  
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种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  
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山與种等并力並進  
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  
元年復寇馬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其至轅自將  
萬餘騎入東領侯分爲數道攻南匈奴於莫柏真轅日逐王  
戰死殺千餘人三年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  
永建元年其至轅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中郎將張國  
遣從事將軍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三  
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  
种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  
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  
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耿种遣司馬將胡兵數千  
人出塞擊破之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  
牛馬生口烏桓衆人扶救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  
號率衆君陽嘉元年耿种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處及咄歸  
等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爲率衆王侯長鮮  
卑寇遼東屬國畢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其至轅死鮮卑抄  
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其父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

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欲殺之妻言嘗聞雷震仰天視而覺入其口因吞之遂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收養焉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畧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遠得所入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歌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永壽二年遂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

史籍

卷之五十六

聖

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寇遼東屬國九年遂分入緣邊九郡殺掠吏人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乃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受寇掠滋甚乃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抄熹平三年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爲護烏桓校尉六年秋夏育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部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

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山晏坐事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爲將甫固讓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曰昔成帝夏詩稱撻伐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關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統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好遠畧志圖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與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務戰勝窮武事

史籍

卷之五十六

聖

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勞昔時乎白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遁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類鮮卑種衆強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蚡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瘡疽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其天設山河

余禁長城，涉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楚同，出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蛇枝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肝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取。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守邊之術，李牧善其器，保塞之計，嚴尤中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安、出雲、中、句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輜重奔還死者十七人。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元和元年，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

史籍

卷之五十六

聖

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畧，歷世無間。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運數，以至於此乎。

史籍卷五十六終

史錄目錄

卷五十七三國志蜀書一帝紀

昭烈

後主

卷五十八三國志蜀書二列傳

諸葛亮

關羽

張飛

趙雲

龐統

法正

許靖

簡雍

伊籍

秦宓

卷五十九三國志蜀書三列傳

史錄 三國志目錄

劉巴

馬良

董允

劉封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張裔

楊洪

費詩

杜微

杜叟

孟光

譙周

邵正

黃權

李恢

王平



張翼

蔣琬

費禕

姜維

鄧芝

張翼

宗預

霍弋

羅憲

楊顓

程畿

姚弋

劉璋

卷六十三國志魏書一帝紀

武帝

文帝

卷六十一三國志魏書二帝紀

史錄 三國志目錄

明帝

齊王

高貴鄉公

陳留王

卷六十二三國志魏書三列傳

后武宣太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公孫度

張魯

曹仁

曹爽

夏侯玄

陳登

王儁

荀彧

荀攸

賈詡	張範 <small>承</small>
涼茂	國良
田疇	王修
卷六十三三國志魏書四列傳	
祁原	管寧 <small>張游 焦先 寒貧子</small>
崔琰	何夔
鮑助	司馬芝
鍾繇	華歆
王朗 <small>薛夏 董遇 賈洪</small>	
卷六十四三國志魏書五列傳	
史纂	三國志目錄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small>孫資</small>
劉曄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small>成公英</small>
賈逵 <small>李孚 楊冲</small>	任峻
蘇則	杜畿 <small>恕 樂祥 鄭河等</small>
卷六十五三國志魏書六列傳	
張遼	于禁
徐晃	韓浩

李典	文聘
許褚	龐德
閻溫	楊豐
鮑出	諸王 <small>太祖 陳思王 植</small>
鄧哀王冲	中山哀王衮
趙王幹	楚王彪
樂陵王茂 <small>曹芳</small>	
卷六十六三國志魏書七列傳	
王粲 <small>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卞固 吳質</small>	衛觔
史纂	三國志目錄
劉廙	傅叡
桓階	陳羣 <small>泰</small>
陳矯	衛臻
盧毓	和洽
常林	沐並
時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嚴幹
王弼	韓宣
崔林	高柔



孫禮	卷六十七三國志魏書八列傳	辛毗	楊阜趙昂	高堂隆	滿寵	田豫	牽招	邢淮	郝昭	徐邈	胡質	王基	王基	卷六十八三國志魏書九列傳	王凌單固	母丘儉	史緯	三國志目錄	五	諸葛誕	鄧艾州泰	鍾會	方華佗徐儉等	馬續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鮮卑	卷六十九三國志吳書一本紀	孫堅	孫策	吳主孫權	孫亮	孫休	孫皓	卷七十三國志吳書二列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史慈	士燮	宗孫靜皎	孫資	孫松	孫秀	孫韶	孫承	顧雍	諸葛瑾融	步騭	張紘	嚴峻	程秉	周	薛綜	魯肅	呂蒙	史緯	三國志目錄	六	卷七十一三國志吳書二列傳	黃權	蔣欽	周	陳武	甘寧	凌統	徐盛	丁奉	呂範	成綸	陸績	張溫	駱統	吾榮	朱據	孟仁	陸遜	陸抗	陸遜	陸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孫和	孫霸
孫奮	
卷七十三國志吳書四列傳	
賀齊	全琮
呂岱	鍾離牧
潘濬	李衡
陸凱	是儀
吳懿	劉惔
趙達	諸葛恪
孫峻	顧資
史錄	
漢陽典	邵時
賀邵	韋昭
華	張惇
七	

表松之注  
三國志實  
補其遺  
者其相  
連其亦  
堪其矣

史緯卷五十七

三國志蜀書一

帝紀

昭烈皇帝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昭烈少孤貧販履織席為業與公孫瓚同師故九江太守盧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好結交豪俠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昭烈從校尉鄭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烈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棄官去往依公孫瓚瓚以為平原相郡民劉平恥為之下使客刺之昭烈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曹操攻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昭烈救之謙表昭烈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玄德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遂領徐州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爾州州將殒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以為宗至永使百姓有所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



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建安元年曹操表昭烈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袁術來攻昭烈與術相持於盱眙關張飛守下邳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使人迎呂布布虜昭烈妻子昭烈轉軍海西楊奉韓暹來攻昭烈擊斬之使人求和於呂布布召昭烈還并勢擊袁術歸其妻子昭烈遣關羽守下邳自屯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至沛收散卒擊呂布布遣高順攻之為順所敗復虜昭烈妻子曹操自東討圍布於下邳生禽布昭烈復得妻子從曹操還許表昭烈為左將軍曹操從容謂昭烈曰今

史籍 卷五十七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方食直雷震失匕箸昭烈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操遣昭烈擊袁術會術病死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而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曹操為昭烈眾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操自攻昭烈昭烈謂操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不至言曹操自來昭烈大驚見操麾旌便棄眾而走操盡收其眾虜昭烈妻子并禽關羽以歸昭烈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步騎迎昭烈昭烈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追路奉迎身去鄆二百里與昭烈相見曹操與袁紹拒於官渡汝南

羽將備表子歸應城

劉辟叛曹操應紹紹遣昭烈將兵與辟畧許下關羽亡歸昭烈昭烈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追昭烈將兵復至汝南與龔都合眾殺操將蔡陽曹操既破紹自南擊昭烈昭烈遣使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多表心疑之昭烈往荊州數年常於表坐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故昭烈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銷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操使夏侯惇攻昭烈於博望昭烈設伏兵燒屯偽遁惇追之為伏兵所破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曹操自

史籍 卷五十七

柳城還表謂昭烈曰不用君言故失機會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表病篤託國於昭烈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昭烈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昭烈時屯樊不知曹操卒至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操在宛昭烈大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大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遺忠去諸葛亮勸昭烈攻琮取荊州昭烈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比到

琮以荆州降操取之可也

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不過十餘里，別遣關羽乘  
輕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  
衆，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  
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操以江陵有軍，質恐昭烈  
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  
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阪，昭烈棄妻子，  
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操大獲其人衆，輜重，昭  
烈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  
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昭烈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  
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昭烈并力，大破曹操於赤壁，焚其舟，

史緯

卷五十七

四

昭烈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北軍疾疫多歿，曹操引歸，  
昭烈表琦爲荊州刺史，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  
虜江、雷緒率部曲數萬降，琦病歿，羣下推昭烈爲荊州牧，治  
公安，權以妹妻昭烈，昭烈至吳，見權，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  
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孫權欲與  
昭烈共取蜀，遣使報昭烈曰：「米賊張魯王巴漢爲曹操耳目，  
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  
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  
也，或以爲宜，許王薄殷觀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  
吳所乘，大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卿未可

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可以收吳蜀之利，昭烈  
欲白關羽，答權曰：「益州富實，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  
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曹操，今暴師蜀漢，轉運萬里，欲使戰  
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  
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  
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飲馬於滄  
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  
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使周瑜率水軍往夏口，昭烈  
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  
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而自住涪陵，

史緯

卷五十七

五

權知昭烈意，乃召瑜還，十六年，曹操遣鍾繇向漢中討張魯，  
益州牧劉璋內懷憂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操兵無敵於天  
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地，誰能禦之？」劉璋州使君之宗室  
而曹操之漢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  
強，曹操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昭烈，前  
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昭烈爾諸葛亮開  
羽據荊州，得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白出迎，相見甚歡，  
張松令法正白昭烈及謀臣龐統，便可於會所襲璋，昭烈曰：「  
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昭烈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昭烈  
亦推璋持節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昭烈兵，使擊張魯，

此昭烈  
上粉紅原  
章之心

史籍

卷五十七

木

又令督白水軍，昭烈并軍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昭烈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操征孫權，權請救於昭烈。昭烈遣使告璋曰：「曹操征吳，孫氏危急，孤與孫氏相為唇齒，不可不救。張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糧，欲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見璋殺其謀，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松放蕩不治節操，然果達有才幹，劉璋遣詣曹操，不甚禮。主簿楊修凌器之，以操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開誦，修益奇之。璋勅關成諸將勿復開通，昭烈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黃以無禮斬之。昭烈引兵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璋張任拒戰，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奉來降。昭烈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奔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昭烈進軍圍雒，璋子衛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張任勒兵於雁橋戰敗，禽任。昭烈聞任忠勇，欲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山降。昭烈領益州牧，以諸葛亮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客，以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指，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

此昭烈  
上粉紅原  
章之心

史籍

卷五十七

七

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昭烈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時曹操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昭烈乃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張魯降，曹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昭烈大軍還江州，與淵、郃相拒。二十四年春，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於陽平關與淵、郃相拒。二十四年春，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淵將兵來爭，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曹操自長安舉衆南攻。昭烈策之曰：「曹操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操至，昭烈敕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曹操果引軍還。昭烈遂有漢中，羣下上昭烈為漢中王，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時關羽攻曹仁於樊，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曹操死，子丕稱帝國號。魏改年曰黃初。或傳漢帝見害，昭烈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等八百餘人上言：「曹丕篡竊，涇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大王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四月丙午，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昔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主娶以為

其不習水土，疾病，欲歸蜀，主面之，無幾物，故蜀主發卒之武，都擔土於郭中，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昭烈聞曹操死，遣操韓冉奉書弔，并致贈贈之禮，曹丕惡其因喪求好，全州刺史斬冉，絕使命，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給祭高帝以下，五月，立皇后氏，子禪為皇太子，承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飛為其左右所害，帝忿孫權襲關羽，秋七月，帥諸軍伐吳，孫權請和，帝不許，吳將李異屯巫，將軍吳班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正月，帝軍次秭歸，將軍吳班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帝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亭駐營，自猓山通武陵，

史緯

卷五十七

八

史不記即  
位日

父事丞相也，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葬惠陵，蜀人李意其得仙道，云漢文帝時人，帝欲伐吳，遣人逆意，其意到帝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掘地理之，便徑去，帝大不喜，及自出軍征吳，大敗還，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後主禪昭烈太子也，章武三年夏四月，昭烈皇帝崩於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反，益州郡大姓雍闢反，流太守張裔於吳，越雋夷王高定叛，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通好於吳，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平之，亮還成都，四年曹丕死，子叡嗣，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克之，冬，築漢樂二城，孫權稱帝，國號吳，八年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大雨道絕，真等皆還，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於陽谿，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都督李平，將梓潼郡，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秋八月，亮卒於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

史緯

卷五十七

九

國廷敗走斬之僨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  
車騎將軍督漢中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十  
三年中軍司楊儀廢徙漢嘉郡延熙元年春正月立子璿為  
太子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向漢中大將軍費禕督諸軍  
往救魏軍退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崩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馬  
蔣琬卒後主乃親國事十二年春魏詠大將軍曹爽等右將  
軍夏侯霸來降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十三年  
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十五年吳王孫權薨十六年春正  
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夏四月姜維率眾圖南  
安不克而還十七年夏六月維率眾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

史緯

卷五十七

臨洮三縣民居於縣竹繁縣十八年春維率諸軍出狄道與  
魏雍州刺史王經戰於洮西大破之十九年春進姜維大將  
軍督戎馬與征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秋八月  
維為魏將鄧艾破於上邽維退軍還成都二十年魏大將軍  
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眾出略谷至芒水景耀元年  
宦人黃皓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二年  
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五年姜維率眾出侯和為鄧艾所  
破還住沓中六年夏魏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  
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  
大將軍董厥等拒之改元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

帝甲僅十  
萬人  
天下  
此亮  
不復  
言也

蜀若有  
此亦  
復機  
也

使謂曰  
知澤  
無漢

蔣琬用光祿大夫譙周策奉書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  
窮方傾軋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  
忠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  
妻子而後自殺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  
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  
耐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疋餘物稱此艾至城  
北後主與觀曰縛諸軍壘門艾解縛焚觀延請相見承制拜  
後主為車騎將軍諸葛瞻守悉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  
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嚴未幾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  
治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軍眾鈔畧死喪狼籍數日乃安

史緯

卷五十七

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封為安樂縣公食邑萬戶封侯者  
五十餘人司馬昭與禪宴作故蜀樂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  
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  
不能輔之久全見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  
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聞之謂禪曰  
後若問宜泣對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  
因閉其目會昭復問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孫正語耶禪驚視  
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後主在位四十一年蜀漢先後二主  
共四十四年

史緯卷五十七終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從父玄與荊州牧劉表有舊亮室操  
亂亮隨玄往依之玄卒亮遂寓南陽躬耕龍畝好為梁父吟  
身長八尺自比管仲樂毅與穎川徐庶石廣元汝南孟公威  
游三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  
嘯嘗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  
至亮笑而不答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之曰諸葛孔明臥龍  
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訪世務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

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  
葛孔明麗士元也先主往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  
顛覆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  
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  
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  
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  
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

荊州可取  
益州可守  
兩利而  
自無取  
已失一  
故能自  
保而已

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  
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  
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險西和  
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  
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義  
不殫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  
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先主好結  
肱而有以羣牛尾進者因手自結之亮曰將軍當有遠志但結  
肱而已邪先主投肱而起曰我聊以忘憂耳亮曰將軍度劉  
鎮南與曹操先主曰不如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曰亦不  
如曰今皆不如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  
計乎先主曰我亦患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  
籍者寡不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鎮南凡有游戶皆使  
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劉表卒少子琮代立曹操來征琮遣  
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操獲庶  
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  
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曹操先  
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  
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聚漢



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以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兩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即遣周瑜、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曹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建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進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

史籍

卷五十八

年

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耳。先主於是卽帝位，以亮爲丞相，亮刑法嚴峻，法正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馬已來，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之以位，位極則賤，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初，操遣刺客見先主，問論伐魏形勢，計甚相合。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廁。先主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已越牆去矣。」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兼領益州牧。亮遣使聘吳，結和親，遂爲與國。時南中渠率雍闓、等驕黠，甚都護李嚴與問書六紙，解喻利害，問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上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二，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桀慢如此，三年諸郡遂反。」亮欲自征之。

史籍

卷五十八

年

人惶惑，不知所歸，其桀慢如此，三年諸郡遂反。亮欲自征之。

長史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應諸將才不及已。意欲親往。而連言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亮遂出師。所在戰捷。有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武如此。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追。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地。皆卽其衆。率而用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而無食。一不易也。加以僻夷新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衆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相安。故耳。于是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犍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南中既定。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

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禪。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訪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

零不知所言。遂行。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南谷。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敕軍中臥旗息鼓。大開四城門。亮素持重。懿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後。知之深。以爲恨。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督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始魏以先主既殂。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猜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棄動失

史緯

卷五十八

七

宜。大爲卻所破。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毆以謝衆。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破。功可隲足而待矣。於是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

關中虛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圖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北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

史緯

卷五十八

八

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舉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爲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楊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幽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嬰。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

必有以明  
中爵小不  
宜出証者  
六未解總  
明不待已  
行師之效

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  
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  
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  
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收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  
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  
自北。然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遠。關羽敗。種  
歸。夫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雖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也。冬亮復出散關。圍  
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  
之。斬雙。七年亮復攻武都。陰平。詔復亮丞相。是歲孫權稱尊  
主。

史緯

卷五十八

九

說議者以爲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脩睦之心。久  
矣。國家所以略其瑕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  
移兵東討。彼人才尚多。將相維移。未可一朝定也。顧兵相持  
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先帝優與吳盟。以思遠益。非匹  
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此似  
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  
魏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  
分襲其地。下當略民。廣境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陸於  
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謂利。亦  
已深矣。權脩睦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九年

史緯

卷五十八

十

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魏使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張郃郭淮  
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亮分兵  
攻祁山。自運懿於上邽。郭淮徵亮。亮破之。因大及其衆。懿  
退於上邽之東。懿歛兵。依險軍。不能交。亮引還。懿追亮至  
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求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  
制之也。今祁山知大軍在近。人情自固。亮無軍食。少亦行去  
矣。可止屯於此。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取。偏坐失民望也。  
懿不從。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諸將數請戰。曰。公畏蜀如  
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  
向亮。亮使魏延逆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還保營。亮屯  
祁山。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三十餘萬。參佐以賊軍強  
盛。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號。亮曰。行師以信爲本。得原失  
信。古人所惜。去者東裝。以待期。妻子鵠望。而計日。因催遣令  
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臨敵莫不拔刀爭死。以一當十。  
遂大敗之。殺張郃。亮以糧盡。退軍。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  
谷口。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越日交  
戰。懿服後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羽扇。指麾三軍。隨  
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  
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  
而百姓安堵。亮數挑戰。懿亦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以

此使亦非  
乃所知也

蜀亮不久  
云何

制之姜維謂亮曰幸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因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登千里而請戰耶亮使至懿問其寢食起居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夜兼勤二十以上皆親覽所服食不至數升懿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相持百餘日八月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李福省侍因諮國家大計福往問疾亮別去數日却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君所問者人談其宜也福請將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大亮不答一夕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大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年五十四楊儀等整軍而退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乃退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口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謬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初亮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懿曰忠武侯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所至營壘井甃藩籬障塞皆應運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好治官府大舍橋梁道路其治蜀田疇辟倉庫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辭人蓋

他人誠子  
多言小武  
侯蜀言理  
字字皆言  
當佩章者  
神

歸死子忠  
可謂得所

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也亮初亡所在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因時飾私祭之於道陌上景耀六年詔為亮立廟於沔陽黃承彥沔南名士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許諾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謔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亮死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倘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初亮未有子求兄瑾次子喬為嗣喬早卒子攀官朔武將軍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有子瞻故攀還復為瑾後瞻字思遠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尚公主拜騎都尉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事雖非瞻所建皆相傳曰諸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世有過其實景耀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入曉督諸軍至涪亭前鋒破退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賊敗死於陣時年三十七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移河東晉泰始二年太子中庶子文立上言故蜀諸葛亮將死

費禕等子孫流徙中興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顧吳人之望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孫京隨才署吏以為郡令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鄧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盡心所事京治郡自復有稱臣以為宜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禮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陳壽曰自先主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科教詳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也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

史

卷五十八

主

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云又曰亮之為相也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盡忠者雖讐必賞犯法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釋游辭巧飾者戮庶事精練循名責實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將畧非其所長歟吳大鴻臚張儼論亮與司馬懿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亦一國之賢佐也歷觀二相優劣可得而詳焉孔明起巴蜀之地陷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九分之一也而以交吳抗魏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以天下十倍之地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心務自保全使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能終其志意則中國勝負之執亦已決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孔明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未能進尺寸之地而使國內受其勞役司馬仲達量敵而進若孔明有以策之未見顯然之勲無以載之

史

卷五十八

古

則非明哲之謂也。答曰：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強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故有從許渡河之計。合吳襲取南郡，羽乃解軍。今仲達之才，滅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何以不可出？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笑憚於彼，而不出哉？夫兵以謀勝，土地廣狹，人馬多少，非所論也。余觀孔明治國之體，既已肅整，及其陳進取之圖，忠義形於言表，雖管樂何以加之乎？

關羽

史籍

卷五十八

五

關羽字雲長，解人也。先主為平原相，以羽與張飛為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羽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薨，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羽為操所執。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操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報操，操

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操所賜，拜書告辭而去。奔先主於表軍。左右欲追之，曹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操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操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初，先主在許，與曹操共獵，獵中衆散，羽勸先主殺操。先主下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羽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先主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操，操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為襄陽太守，還寇將軍。先主定益州，拜羽荊州牧，事羽開馬超來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

史籍

卷五十八

六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鰲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臂曰：「矢鏃有毒，入骨常破，臂刮骨去毒，然後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統羽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擊都陸渾羣盜，或遷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操懼，徙許都，以避其鋒。司馬

遂將濟以爲開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聽其後  
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  
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士仁供給軍  
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士仁懷懼於是權陰誘芳士  
仁芳士仁使人迎權曹操遣徐晃救曹仁見與羽相愛遂共  
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見宣令得開羽頭賞金千斤羽  
驚視曰大兄是何言也見曰此國之事耳羽不能克乃引軍  
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斬  
羽及子平於臨沮諺曰壯繆侯子與嗣

史籍

卷五十八

七

張飛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  
事之先主奔江南曹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坂先  
主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眼  
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不敢近遂得免先  
主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先主攻劉璋飛與諸葛亮亦流  
而上分定郡縣初璋已都太守嚴顏聞璋召先主拊心歎曰  
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飛至江州顏率兵拒戰飛  
破之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敢拒戰不降顏曰卿等無  
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

斬頭顏曰斬頭便斬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  
所遇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曹  
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進軍宕渠與飛相拒五  
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山道走狹前後不  
得相救遂破郃卻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去巴  
土遂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  
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  
之敵羽善待卒伍而屬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今在左右  
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從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關中

史籍

卷五十八

七

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奔孫權  
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  
諺曰桓侯子苞苞子遵爲尚書與鄧艾戰死

趙雲

趙雲字子龍真定人將義從諸公孫瓚時表紹稱冀州牧  
憂州人從紹善雲來附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  
迴心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  
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表公私將軍也時先主亦依  
瓚每接納雲雲演自結託以兄表辭瓚歸先主握手而別雲  
謝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鄒及先主爲曹操所



追於當陽長阪。素妻于南走。雲身抱後主。保護甘夫人。皆得免難。先主之敗。有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執縗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或勸雲納之。雲曰。範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勸兵截江。乃得後主還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田地桑田分賜諸將。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役調。庶得其歡心。先主從之。曹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陣。魏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延營。將張者被創。雲馳馬復還迎者。魏軍追至營下。張翼欲閉門拒守。雲人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軍疑有伏兵。引去。雲令擂鼓以動弩射魏軍。魏軍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明旦先主至雲營。視其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胆也。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今先

此策甚高  
不從以  
取敗天不  
許漢也

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未定。早圖關中。若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開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還鎮東將軍。封永昌亭侯。諸葛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及亮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而箕谷一軍初不相失。亮問故。芝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衆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請悉入府庫。須十月爲冬。衣亮大善之。七年卒。謚曰順平侯。子統嗣。次子廣。隨姜維沓中戰死。

史籍 卷五十八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稱拜。林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羅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少。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遂謂龐公。德公子山民。娶諸葛孔明姊。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操

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晝至夜，德操甚異之。嘆曰：君當爲南州士之冠冕。德公誠知人，統性好人，倫勳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主領荊州，統守未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麗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先主見與談大略，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

史籍

卷五十八

主

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統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氏，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兵馬完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誦，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並取順守，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

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於涪，統進策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其國，恩信未著，不可。」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遜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先主

史籍

卷五十八

主

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統還坐，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子宏嗣。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林婦同郡習禰妹，曹操之破荊州，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丕

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節義。

### 法正

法正，字孝直，郫人也。建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璋。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松於荊州見曹操，還勸璋絕曹操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舉正。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畧，會璋聞曹操欲征張魯，松遂說璋遣正迎先主，使之討魯。正既銜命而往，陰獻策於先主。先主泝江而西，與璋會涪，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備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莫若盡驅巴西梓潼之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庫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彼至請戰，勿許，不過百

### 史籍

卷五十八

主

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璋終不能用，可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十九年，進圍成都，璋降。初，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既猜服，先主薄靖不用。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不禮之，天下之人以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乃厚待靖，以正為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桓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正太縱橫，宜啓主公抑之。」亮曰：「主公之

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過，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翔翺，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故亮云：「然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還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既克之日，廣農積穀，觀變伺隙，上可以摧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天

### 史籍

卷五十八

主

以時與我，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與執作營，淵將兵來爭，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操西征，聞之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屢諫不聽，及大軍敗還，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先主與曹軍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先主

云李直避請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生乃曰李直  
去與汝俱去遂退上必不傾危也

許靖

許靖字文休汝南人除尚書郎董卓聚眾以漢陽周處為吏  
部尚書與靖共典選舉卓誅慈靖走依豫州刺史孔伉仙卒  
會稽太守王朗與靖有舊故往保焉孫策東渡江靖走交州  
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鉅鹿張翔街王命使交部棄執慕  
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操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  
合驚怯偷生自竄蠻貊成禍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  
貽書辭音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表術津塗四塞雖還北風

史籍

卷五十八

欲行廉山正禮師退衛兵前進會稽領覆景典失據三江五  
湖皆為虜庭彼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  
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關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  
海風波絕糧茹草餓殍存殍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  
孝惠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獄  
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嚴裝北上會若梧  
諸縣夷越遙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  
尋循海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羣從妻子一時畢  
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  
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願作永為亡虜憂瘁慘慘

王雲名注  
文淵閣

忘寢與食欲自獲濟通歸死關庭而荆州水陸無障交部  
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仗交趾  
太守士威彥渡相分託於益州兄弟靖亦自與書幸苦懇惻  
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  
誠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  
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張子雲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  
臨危城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  
至足下有聲命於子雲動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  
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倘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  
歸死國家解通逃之負張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

史籍

卷五十八

王

有利鈍人命無常阻漫不達則禾街罪責入於膏土矣昔管  
丘翼周杖鉞專征傳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  
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  
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淡祿厚者  
責重足下據憂淡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  
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  
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順  
順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典廢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  
惡審擇羣司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聚首於管絃  
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愛翔恨靖不自納盡搜所寄

書疏投之於水。後劉璋使使招靖。靖至。蜀璋以靖爲蜀郡太守。建安十七年。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敦爲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先主卽尊號。以靖爲司徒。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謗稱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先主至荊州雍與糜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問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誡性簡傲跌宕適諸葛亮已下獨攬

史籍  
卷五十八

一榻項枕臥語無所屈時天旱禁酒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原有釀具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伊籍山陽人爲從事中郎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遂折以辭籍適人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權甚異之遷昭文將軍

秦必字子勅，縣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嘗奏

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奚以耆艾而定策  
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論稱後生故知選

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年而遺  
齒齒非中正之論也夫救危撫亂修已安人必上當天心下  
合人意夫人既和何憂寇亂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  
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  
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銜玉以耀世宜一  
來與州尊相見宓荅書曰昔堯讓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  
楚勝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  
乏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當及時建蕭張之策僕得聞

史緯  
卷五十八

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章。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于林澤。於沮溺之等。倚聽玄猿之悲吟。聞鳴鶴之遠唳。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虛白之室。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瓊穎乎。宓荅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接輿行且歌。漁父詠滄浪。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九苞。豈以文采粉飾哉。天性自然也。以僕之愚。恥華于成之謂也。先主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

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寢第，宴談寢臥。  
 如故，黨問朴曰：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  
 餘州也。朴曰：自先漢以來，有爵位者，或不加餘州耳。至於著  
 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  
 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子  
 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寢以簿掣類曰：願明府勿  
 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  
 山，江山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沃野千里，淮濟四潰，江  
 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  
 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為民除害，生民以來，功莫先者，此其  
 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  
 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鄴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  
 何若於天下乎？纂遂巡無以答。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寢  
 陳天時，必無利，下獄，俄貸出之。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  
 遷寢迎為別駕，拜左中郎將，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饒焉。  
 衆人皆集，而寢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  
 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寢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學，何  
 必小人？溫復曰：君既知學，請問天有頭乎？寢曰：有之。溫曰：在  
 何方？寢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  
 天有耳乎？寢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無

史緯

卷五十八

元

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寢曰：有。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  
 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寢曰：有。溫曰：何姓？寢曰：姓劉。天子姓  
 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寢曰：雖生於東，而授於西，蒼  
 問如響。於是溫大敬服。寢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

史緯

卷五十八

辛

史緯卷五十九

三國志蜀書三

列傳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郡署主簿先主欲遣甥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推鸞鳳之範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署有三郡巴事不

史緯卷五十九

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請葛亮在臨蒸追謂巴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天人去就巴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先主漢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巴諫曰劉備英雄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夷三族及得巴甚喜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先主聞之怒曰子初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子初才

子初非武侯忠事也

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初先主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競取貨物軍用不足先主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買令吏爲官市先主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爲尚書躬履清儉退無私交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而先主銳意欲即其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與主簿雍茂諫先主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章武二年卒吳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稱臣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史緯卷五十九

馬良

馬良字季常襄陽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謔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肩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辟爲左將軍掾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街關命協穆二家幸爲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齊桓晉文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良弟諡字幼常爲越鄉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漢加異先主臨崩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猶不然以

諛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亮征南中，諛送之。亮問計，諛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國勢內虛，其叛必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復反。建興六年，亮出軍祁山，以諛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諛違亮節度，為郃所破。亮還漢中，諛下獄死。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祭撫其遺孤。」

史籍

卷五十九

三

董允

董允，字休昭，南郡人。父和，字幼宰，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諸葛亮並署司馬府事。和卒，亮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昔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告，苟能慕幼宰之忠勤，則亮可少過矣。」後主襲位，允為黃門侍郎。亮將北征，慮後主闇於春秋，以允秉心公亮，任以宮省之事。還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允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敬重。擇允為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教，

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執不聽。後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而郎中董恢詣允，因停駕，恢年少官微，遂遇求去。允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方展調，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其下士如此。類延熙七年，以待中守尚書令。九年卒。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陳祇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奸險，將殺之。皓厚賂艾左右，得免。董恢，字休緒，襄陽人，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

史籍

卷五十九

四

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禕不能答。恢曰：「儀延不協，起於私忿，無難御之心。方今掃除強賊，功以才成，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感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

劉封

劉封，本羅侯寇氏子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以為子。及先主入蜀，時封年二十餘，善騎射，氣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孟達將兵迎先主。先主平蜀後，命達攻陽陵，殺



太守蒯祺達進攻上庸。先主恐達難獨任，遣封統、達軍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先主以耽領上庸太守，耽弟儀、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關羽圍樊城，襄陽屢呼封達令發兵來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封又與達不和，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患封，遂發表辭先主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漢視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辭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欲潔去就之分也。」

史緯 卷五十九

見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馳，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自效，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忠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遂率所領降魏，魏文帝以為建武將軍，封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歲不問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說惡不行也。若乃權君嚴父，猶有忠。」

臣蹈功以惟禍，孝子抱仁以陷難，商鞅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愛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譏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況非親乎？故申生禦寇，衛伋楚建，稟受形之氣，富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疎執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以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中生從子與之言，必為太伯、禦寇，如其弟之謀，不失齊卿也。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牆，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知幾，僕按漢

史緯 卷五十九

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私怨嫌隙，人情不免，左右必有以間漢中王矣。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以違難背禍，今足下棄其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正論不從而疑之，非義也。以足下之才，東來繼嗣，以奉羅侯，不為違親也。北面事君，以立朝廷，不為背主也。超然遠引，以脫禍機，不致亡身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足下宜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

勉之封不從達言中耿申儀叛攻封封破走魏假耽懷集將軍儀魏興太守屯洵口封既至先主責封陵達致叛又不救關羽諸葛亮處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除之於是賜封死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聞之為流涕

### 廖立

廖立武陵人先主領益州牧推為長沙太守權遣呂蒙襲南三郡立脫身自歸先主不貴也先主為漢中王以立為侍中後主繼位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說在李嚴下常懷快快謂丞相樣李邵蔣琬曰軍常速出諸人好論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卒

### 史緯

### 卷五十九

七

以三郡與吳人既失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漢入於巴幾喪一州後方得漢中使關侯身死上庸覆敗羽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而今作長史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而任用此三人甚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卻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噴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有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况立在大位邪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

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後臨軍姜維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語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 李嚴

李嚴南陽人先主定成都以嚴為犍為太守典業將軍建安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合聚數萬人到資中縣嚴不更發兵但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首枝黨悉平拜尚書令先主病篤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封都鄉侯諸葛亮出軍漢中嚴留知後事移屯江州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荅書曰

### 史緯

### 卷五十九

八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詢以先國戒之以勿拘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荅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誠魏斷嚴帝還故君與諸子並升雖十令可受况於九邪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典嚴後事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督諸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退軍平聞軍退乃陽驚說軍糧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書疏違錯章灼平辭窮謝罪於是亮

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尚為小惠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與漢中平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于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棄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乃廢平為民徒梓潼郡亮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開非但人知之也表督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手昔楚卿屢結亦乃

史緯

卷五十九

九

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督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督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瑒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所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又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使吳為說李正方腹中有鱗甲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孝起陳震字平問亮卒發病死平嘗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劉瑒

劉瑒魯國人後主立為車騎將軍然不與國政隨丞相亮

議而已居食修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悉教誦管蠶光嚴賦建興十二年正月瑒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瑒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搤之以履搏面而後棄遺胡氏告之瑒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搤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瑒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棄市通失或  
有和惡故耳

魏延

魏延義陽人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拔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諸葛亮駐漢中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瑔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遷征西

史緯

卷五十九

十

大將軍封南鄭侯亮欲出祁山魏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延曰聞夏侯楙魏主將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資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逃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殺可足兵食也此東方合聚當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可達長安如此則一舉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故不用延計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又性矜高當時皆下之唯楊儀不肯假借延忿之有如水火建興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其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

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禪往攝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官相。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大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禪共作行留部分。令禪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禪和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武。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禪出門馳馬而去。延悔追之不及。儀遂使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長史蔣琬。琬允咸作儀。儀等慄山通道。晝夜兼行。延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

史事

宋五十九

主

儀等令王平禦延。平叱延軍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爾。上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遂夷三族。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殺儀。冀時論必當以代亮。不便背叛也。

楊儀

楊儀。襄陽人。丞相亮以為參軍。遷長史。加後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稍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惜儀之才。幹懸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亮卒。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當代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

遂為尚書令。儀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儀怨憤。形於聲色。費禪往省之。儀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禪表其言。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張裔

張裔。成都人。益州郡太守正昂。以裔為益州太守。裔至郡。率雍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盡外雖澤。而內實乾。不足殺。令縛送於吳。會先主崩。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大可從權。請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歸。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

史事

宋五十九

主

貴土風俗。乃爾乎。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復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封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以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閣。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追者不能及。既至。丞相亮以為參軍。亮嘗問吾為治何如。裔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貪忘其身也。亮出駐漢中。裔領留府民史。其明年北詣亮。諮事。從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負。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

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刺皆此類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於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流徙南海吾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譽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建興八年卒

楊洪

楊洪字季休健為人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募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轉益州治中從事先主征吳不克還任永安漢嘉太守黃元舉郡反洪即

史錄 卷五十九

啓太子遣將軍陳智討元衆以為元若不能附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性凶暴無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截其上平安面轉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智但於南安峽口遮之即使得矣智承洪言果生獲元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曰裔天資明察長於治劇然性不公平不如留何則明情偽差少裔隨從日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去健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爲功曹祗爲廣漢太守時洪尚在蜀郡是以西上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興六年卒祗字君肅少貧貧體其壯大能飲食好聲色嘗

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爲督軍從事諸葛亮開祗游戲放縱不動所職嘗奄往錄獄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晨往祗悉開讀荅對無所疑滯亮甚異之補成都令時郡令缺以祗兼之二縣戶口很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祗祗常眠睡值其寢寤輒得奸詐衆咸畏其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笮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汶山夷不安以祗爲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夷復反叛言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費詩

史錄 卷五十九

費詩字公舉南安人爲前部司馬先主爲漢中王欲以關羽爲前將軍黃忠爲後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便令之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還聞之心必不悅先主曰吾當解之乃遣詩就拜羽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升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夫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得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

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為主。篡位。竊據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懷子嬰。憤懷推讓。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愚臣誠為陛下不取也。由是忤指。左轉部丞。自從事。遷諫議大夫。卒。習鑿齒曰。大創業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已篡竊之主。須速建以保眾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主沒國喪。宗廟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哉。

史籍

卷五十九

主

曹丕既篡先主即位亦不為過然詩之言自正

杜微

杜微字國輔。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執節。德以泰宏。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因辭舉而致之。亮引見。微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與書曰。服閣德行。饒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各親。王元泰。李伯仁。章。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以隆季興之功。著勳名於竹帛。

也。微以老病自乞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為帝。猶土龍易何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山野。不夫與勞役。以向吳楚。今因其多務。且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之如此。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字德山。犍為人。以學行稱。遷諫議大夫。

杜瓊

杜瓊字伯瑜。成都人。曉天文。而不留意。譙周常問之。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晝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

史籍

卷五十九

主

泄漏。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問曰。昔周後君羣。以為當率高者親也。其義何也。瓊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取類而言耳。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曹自漢已來。名官蓋言曹。史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卒。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宦人黃皓弄權。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漢憂

復執又反

此杜瑀所  
謂不如不

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  
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所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  
立者乎蜀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  
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蜀郡張祿亦曉占候先主忿其漏言  
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荅曰芳蘭生門不得不  
鉏祿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崩皆如祿所刻又曉相術  
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

孟光

孟光字孝祿洛陽人後主踐祚拜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  
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教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

史紀 卷五十九

七

有也衰敝窮極然後不得已行之耳今何故施非常之恩以  
長奸宄之路乎禕謝之祿書即卻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  
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曰奉親虔恭有古世子之風接  
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慈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  
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  
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  
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曰省君意似不甚好吾言今天下未  
定智畧爲先但出於自然不可以力致也儲君讀書率當倣  
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以光言爲然年  
九十餘卒光論亦足想其地王之烈亦不過自取  
於先主廟耳爲劉禪太子智調亦無用處

譙周

譙周字允南西充人幼孤既長耽古爲學誦讀典籍欣然獨  
笑忘寢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  
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農從事周初見亮左  
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  
卒周在家開閤仰便奔走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家令時後主  
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世祖在洛陽嘗欲小出  
車駕已御銑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  
時還車及征魏郡魏郡起世祖還洛陽寇恂曰魏川以陛下  
下遠征故奸猾竊發未知陛下還恐不時下車駕自臨魏川

史紀 卷五十九

大

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  
急務欲自安不爲帝者之欲善也如此今陛下宗廟之祀或  
有不歸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竊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  
敢暇逸先帝堂構未成誠非宴樂之時願陛下省減聲樂停  
息遊觀不勝幸甚從中散大夫將軍旅數出百姓凋瘵周作  
仇國論以諷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山長驅而前  
蜀本爲敵未便至不修守備百姓潰散後主使羣臣會議或  
議欲奔吳或欲奔南中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  
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  
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之稱臣

說得通  
劉璋既不  
能守邦又  
不能死國  
派奔南中  
於亦必亡  
周生不切  
官爵死不  
受國祿幸  
賣人國以  
自售者也

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相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難周曰。艾若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勢不得不受。既受。不得不禮。後主猶欲入南。周上疏曰。陛下欲適南中。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億。猶敢反叛。自丞相亮南征。令出官賦。取以給兵。國人愁怨。不可依恃。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耗損諸夷。反叛必速。三也。陛下南行。蜀中之民。誰肯捐父母。棄妻子。千里相從。其亡叛可必。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

史記卷五十九

元

可獲爵土。若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曆數。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而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司馬昭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以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可馬也。月酉者。八月也。至八月。昭果死。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與疾詣洛。泰始二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自

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不聽。五年。周語陳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幾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願歛已畢。上還所賜周三子。熙賢。同。性忠篤。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皆不就。熙子秀。知天下將亂。深絕人事。李雄據蜀。安車徵秀。不應。桓溫平蜀。表薦秀。及蕭敬叛。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欽。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貢。秀

史記卷五十九

子

御正字。令先。偃師人。本名籍。少孤。母嫁。單。與。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為。秘書。令。史。遷。即。至。令。性。澹。於。榮。利。自。在。內。職。與。官。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徵。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委。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嘗。假。文。見。意。號。曰。釋。景。耀。六。年。後。主。降。於。鄧。艾。明。年。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提。掾。倉。卒。蜀。之。大。臣。無。從。者。唯。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拾。妻。子。單。身。隨。侍。



後主賴正相導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也

### 黃權

黃權，閬中人。劉璋召為主簿，時張松議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雄名，今欲以幽部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不如閉境自守，為計之得也。」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取益州，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管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

### 史籍

#### 卷五十九

### 主

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及先主敗績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乃率將所領降於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魏文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魏文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魏文詔令發喪，權曰：「臣與劉焉推誠相信，明臣本志，傳聞未實，請須後問。」後果無恙。及先主崩，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魏文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召權，未至之間，催促相屬。官屬侍從莫不脂碎而權舉止自若。及至，魏文笑曰：「吾欲見公，故相速耳。」

大將軍司馬懿演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荅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嘆足下不去口。」遷車騎將軍。魏明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榮，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權子崇留蜀為尚書郎，隨諸葛亮拒鄧艾。到涪縣，崇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進，崇流涕固請，會艾長驅而前，崇帥屬軍士赴戰死。

### 李恢

李恢，字德昂，建寧人。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別駕從事，章武

### 史籍

#### 卷五十九

### 主

元年，庾隆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以為可使。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庾隆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封漢興亭侯。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更領建寧太守。九年卒，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死於縣竹。

### 王平

王平，字子均，巴西人，為裨將軍，屬參軍馬謖先鋒，設舍水上，山舉指煩擾，平諫謖不聽。大敗於街亭，眾皆潰散，唯平所領千人鳴鼓自衛，魏將張郃疑為伏兵，不往，偏平徐合諸營遺

散整軍而亮卒魏延作亂平敗斬之進封安漢侯拜鎮北  
大將軍亮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  
川前鋒已在路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議退守漢樂  
二城平口不然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  
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自臨之比爾間救軍行至此  
計之上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既行浩及成都諸軍相繼而  
至魏軍退還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口授作  
書皆有怠理使人讀史漢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  
其指動遵嚴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旦有儒將之風  
焉

史籍 卷五十九 張嶷

張嶷南充人建興五年丞相亮北往漢中廣漢山賊張慕等  
竄盜軍資劫畧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恐其鳥散難以  
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率左右斬慕等五十餘  
級餘類悉擒後疾病困篤家素貧賤廣漢太守何祗名為親  
厚嶷宿與疎濶乃自臺詣祗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拜為牙  
門將十四年武都氐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  
到大將軍將琬漢以為念嶷策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  
變聞健弟殺賊夷狄不能同功恐有乖離是以稽遲耳數日  
同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從來降自丞相亮討高定之

後越嶲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無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  
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時欲復舊郡除嶷為越嶲太守嶷  
誘以恩信蠻夷皆服唯北微提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在討  
生縛其帥魏狼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  
三千餘戶皆委土供職嶷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已降  
復反嶷誅之遂妻旄牛王女嶷原之逢弟渠逃入西微渠剛  
猛諸蠻畏憚之渠追所親二人詐降嶷嶷重賞之使為反間  
二人隨殺渠斯都者帥李求承手殺龔祿嶷募捕承數其惡  
而誅之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在  
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微久自

史籍 卷五十九 張嶷

固食嶷欲復之遂身到定在率豪狠岑為龔祿所信任  
不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殺之持尸還種喻以狠岑  
罪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滅矣種類咸而縛謝過嶷殺牛饗  
宴申明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贖旄牛夷率狠路欲為冬逢  
報怨遣叔父離相度形執嶷遣親近賣牛酒勞賜又今逢妻  
宣意古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詣嶷嶷厚  
加賞待還還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道絕已  
百餘年更由安上道險遠嶷遣左右賣貨帶賜路重令逢妻  
喻意路率兄弟妻子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  
古亭驛奏封路為响毗王遣使朝貢大將軍費禕性汎愛待

信新附疑成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欽杖節威見害於刺客今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稷果為降人郭循所害吳太傅諸葛恪新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與恪書曰東主幼弱太傅無丞相之德而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夫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之忠亦有燕蓋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大主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也自非即君威族辱商誰復有盡言者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車馬實為不晚顧漢採察恪竟夷族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移履乞還徵拜蓋寇將軍車騎將軍耳侯霸謂吳曰雖與足下

卷五十九

主

將宛字公琰湘鄉人弱冠與外弟劉欸俱知名為廣都長先主赴至廣都見宛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諸葛亮請曰將宛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焉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欸為參軍統留府事亮數外出宛常足兵食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純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表後主曰臣若不奉後事宜以付宛亮卒以宛為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宛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歸服朝野漸安延熙元年詔宛總帥諸軍屯住漢中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宛與言論時不應答或以為慢宛曰而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耶則又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督農楊敏嘗毀宛曰作事憤憤不及前人或以白宛請推治之宛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請問其憤憤之狀宛曰苟不如人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生事衆怨宛懼其必死而敏竟死宛至漢中上疏曰臣職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聞弱加嬰疾疾規方無成夙夜憂慘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遠得亦止當分裂蠶食然吳期二三進不克果輒與費禕等議以涼

將宛

卷五十九

主

州胡塞之勢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臣當帥軍繼維維任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宛遂住涪九年卒諡曰恭劉敏官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議者謂但可守城不可拒戰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棲敵若聽敵人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遂退敏封雲亭侯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人遊學入蜀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

史籍 卷五十九

主

亮南征還羣僚出迎亮待命禕同載由是收觀奉使於吳孫權每自酌好酒以飲禕視其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禕慨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以手中所執寶刀贈之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轉司馬軍師魏延長史楊儀交惡每並坐爭論延或事刀擬儀儀涕泣橫案禕常入其坐間勸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旨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事亦不

臣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教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淨乃歎曰人之才力相懸若此非吾所能及也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因求共圖基干時羽檄交馳人馬振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不輟敏曰向聊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釋賊至敏遂退封成鄉侯禕當國功名累與琬比性謙素兒子皆布衣素食出入無車騎不異常人十一年出住漢中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所害諡曰敬侯

姜維

史籍 卷五十九

主

姜維字伯約冀人也父問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維少孤事母孝建興六年為天水參軍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秦郡維及功曹梁緒從行太守聞蜀軍且至而諸縣響應夜亡保上邽維等追至城門門已閉不納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乃俱詣諸葛亮維遂與母相失亮以維為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承前李常諸人不如也又曰伯約涼州上士既有膽義決解兵意當遣詣宮觀見主上維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亮卒維為右監

余亮與有詩云當歸

昔未得敗  
日不常歸  
建志猶之  
可小事誠  
豈不非其  
仕空聞焉  
抑安不成  
應版出有  
餘忠

軍隨大將軍蔣琬任漢中延熙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  
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城界敗魏大將軍郭淮  
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  
維節復出西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  
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與軍大舉費禕  
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  
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無為  
帝冀微倖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  
人出石營經董亭闕南安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  
出隴西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

史綱 卷五十九

光

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  
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淵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  
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  
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十九年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勅  
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邦濟失期不至魏將鄧艾  
破維於段谷隴西騷動維引貢求自貶以為後將軍行大將  
軍事二十年魏征西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關中分兵東  
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略谷魏將司馬望鄧艾  
傍渭拒守維數挑戰望艾不應維聞誕破乃還咸都復拜大  
將軍初先主賞兵諸國以禦外敵維以為錯守諸國不若使

欽兵聚殺退就漢樂二城而鎮守關口以捍之敵攻關不克  
野無散殺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諸軍並出與游軍  
并力捍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住漢壽監軍  
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為鄧  
艾所破維本驍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弄  
權於內大將軍聞宇與皓協比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以此危  
懼不意還成都維惡黃皓恠恨皓後主請殺之後主曰皓趨  
走小臣耳往道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  
葉連自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因求住查  
中種麥以避內逼六年維表後主開鎮會治兵關中欲規進

史綱 卷五十九

辛

取宜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  
然皓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  
入沓中然後遣古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等  
詣陽安關口以助漢樂二城維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住待  
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推還住陰平鍾會圍漢樂二城遣別將  
進攻關口漢城將舒出降樂城傅食出戰死城猶不下而關  
口已破會長驅而前翼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與  
翼合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君侯以文武之德懷遠  
世之譽功濟巴漢聲暢華陽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瞻昔同  
大化受命於天喻斯好維不吝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以

糧運縣遠將議遂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  
瞻於臨竹後主請降艾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云後主欲  
固守成都或云欲東入吳或云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  
漢都道欲赴成都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請會於涪軍  
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流涕曰今為  
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  
則同舉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  
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懼車微會陰有異圖維知之  
欲因其亂以圖克復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籌無遺策今  
復定蜀感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

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耶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  
維曰其他則若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  
維欲使會誅北來諸將已因殺會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  
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會欲殺諸將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殺會及維維  
死時見割膽如斗大卻正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  
右宅舍敵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憂後庭無聲樂之娛  
衣服取供與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  
盡察其意以為如是足矣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  
咸以姜維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錄其善異乎春秋之義矣

鄧芝字伯苗新野人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謂芝曰君年過七  
十位至大將軍封侯先主崩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丞  
相諸葛亮慮權聞先主崩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  
主上幼弱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但未得其  
人今始得之芝問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  
狐疑不時見芝芝表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  
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  
為親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  
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今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

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  
而立此理之可見者也大王今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  
人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  
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  
言是也遂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往權  
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曰夫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  
周旋於中原恐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若之誠款乃爾耶權  
與亮書曰丁亥接張陰化不盡和合云圖雖有鄧芝亮卒還  
車騎將軍封賜武亭侯十一年涪陵人殺都尉叛芝率軍征

討泉其泉帥芝征涪陵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拔箭以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郵卒伍衣食資仰於官不治私產死之日家無餘財

### 張翼

張翼字伯恭犍為人建興九年為庾亮都督者率劉胄作亂翼舉兵討之未破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馳騎即罪翼曰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遂破殄胄丞相亮善之延熹

### 史籍

卷五十九

五

元年為征西大將軍都亭侯十八年衛將軍姜維議復出軍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毀此成功維竟圖經於狄道城不能克六年翼維在劔閣共詣鍾會降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

### 宗預

宗預字德璽南陽人丞相亮以為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制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

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甚愛之見敬亞於鄧芝延熹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耶預復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遣預大珠一斛預臨別謂權曰蜀吳僻小東西相傾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輔車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臣年老多病恐不得復奉聖顏也還鎮軍大將軍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

### 史籍

卷五十九

五

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襄陽人為關羽主簿羽敗化思歸蜀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過於秭歸先主大悅以為宜都太守遷右車騎將軍封中鄉侯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 霍弋

霍弋枝江人父峻率眾歸先主為中郎將後主時弋為建寧太守成都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降弋曰

今道路阻塞主上安危未知若主上見遇以禮降未晚也  
一危時吾當以死報之後得後主音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  
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唯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  
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拜南中都  
督委以本任對列侯

羅憲

羅憲晉陽人爲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後主拜  
憲爲副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  
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後主降信至憲率所統  
臨於都亭三日與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

中錄 卷五十九

章

日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徵其利背盟違約且漢  
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督將士莫不  
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蜀東固守兵不  
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  
急安東將軍陳壽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  
陸抗帥衆三圍之被攻凡六月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  
或說憲奔晉憲曰太守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  
不爲也吾畢命於此矣陳壽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  
之抗等引退晉王拜憲陵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楊顯

楊顯字子昭襄陽人爲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顯  
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督之治  
家之法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  
載馬陵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主人雍容高枕飲食而已  
乃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  
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勢有所不能也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祁吉不問橫道死人而問牛  
喘問牛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建於位分之體  
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後爲東曹屬典選舉顯死亮垂泣三日

中錄 卷五十九

章

程畿

程畿字季然閬中人劉璋時爲漢昌長巴西太守屬義以郡  
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譏於璋者璋疑之義懼將謀自守  
遣畿子郁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構  
要在盡誠若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  
在郡不從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  
大義然也義乃自白於璋事得已先主辟爲從事祭酒隨先  
主征吳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追兵已至解船輕去  
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嘗避敵况從天子而見危苟免哉迫  
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拒戰敵衆大至共擊之遂死



姚仙

姚仙字子緒，閬中人。丞相亮辟為掾。仙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盜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泰軍，歷尚書僕射卒。

劉焉序焉今列於蜀志之前焉之末云

劉焉字君郎，魯恭王之後。靈帝時為太常，焉親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清選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而陰求為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

卷五十九

七

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欲煩擾而并州，殺刺史張益，眾州殺刺史耿鄩，焉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扶亦求為蜀郡都尉，時涼州賊馬相等於縣，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得數千人，殺縣竹令，前破益州殺儉。到蜀郡，健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領兵在健為東界，糾合吏民攻相破之，乃遷更卒迎焉。焉徙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除圖異計。張魯母扶鬼道，常往來焉家，焉以魯為督義司馬，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士民皆怨健。

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言焉僭擬乘輿器服焉四子

範左中郎將，誡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時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謀泄，範及誡皆見殺。議即河南龐參與焉，參家乃將焉諸孫入蜀，焉既痛其子又被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傷，蓋延及民家於是徙治成都，疽發背卒。州大吏趙建等貪璋溫仁，立為刺史，詔書因以璋領益州牧，以建為征東中郎將，屯兵胸臆，備刺表。初，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焉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為

卷五十九

七

民患璋不能禁，趙建素得人心，因民怨乃陰結州中大姓還擊璋。蜀郡廣漢徙為皆應，建東州人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建於江州，斬建。張魯以璋闇弱，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以脫義為巴西太守，領兵攻魯，不克。曹操征荆州，璋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璋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操不相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先主，會曹操遣兵向漢中討張魯，璋內懷恐懼，松說璋迎先主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先主，璋主簿黃權諫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皆不納。先主自江陵馳至涪城，璋率步騎數萬來會，張松勸先主於會襲璋，先主不忍出屯葭萌，松兄廣漢

太守肅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勅諸關戍勿復通。先主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膏血塗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於公安，歸其財寶。孫權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住秭歸，病卒。

史記卷五十九終

史記卷六十

三國志魏書一

帝紀

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參之役也，曾祖節，素以仁厚稱。隣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白還其家，主人大慙，送所認豕謝節。節笑而受之。祖騰，桓帝時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尚木姓。爰侯氏，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佞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之。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

卷六十

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問我何如。子將不答，問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豪傑。太祖大笑。靈帝末，為典軍校尉，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太祖聞而笑曰：「闕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至，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出關過中平，為亭長所執，詣縣。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

功曹人

渤海紹也  
陳留遷也  
也  
玄將軍也

史籍

卷六十

二

生。因白令釋之。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欲以誅卓。冬十二月起兵。於己吾。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有衆五千人。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仙。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京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初韓馥問從事曰。今當助袁氏耶。助董卓耶。治中從事劉子惠曰。興兵爲國。何謂袁董。然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視他州有發勳者。然後和之。冀於他州不爲弱也。覆然之。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遂焚宮室。卓留屯洛陽。是時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家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却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太祖到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太祖還酸棗。諸將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陳留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以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

史籍

卷六十

三

高。壁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紹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刺史陳瑁。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到。岱與橋瑁相惡。岱遂殺瑁。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曰。吾等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榮。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而我自西。向二年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等十餘萬。衆畧東郡。太祖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大破之。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張濟等殺允。又布布敗。東出武關。惟等推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轉入東平。到岱欲擊之。鮑信曰。今賊衆百萬。百姓震恐。士卒無鬪志。我觀賊衆。軍聲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不若畜士衆之力。據險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我選精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賊果爲所殺。信乃迎太祖領兗州。收而自擊。黃巾於壽春東信力戰死。僅而破之。衆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焉。太祖追黃巾至濟北。受降卒三萬餘。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初

太祖父嵩去官還燕。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徐州牧。陶謙所害，太祖志在復讐。興平元年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太祖征陶謙，拔五城，遂畧地至東海。所過多殘戮，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阿三縣，太祖乃引軍還布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圍濮陽，獲陽大姓田氏爲反間。太祖得入城，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乘黃馬者。時東門燒，太祖哭火而出，與布相守百餘日，各引去。冬十月，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

史籍

卷六十

四

春，冀定陶布夜走，東奔劉備。張邈請袁術誅教，爲其衆所殺。兗州平，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建安元年秋七月，天子東還，太祖將兵至洛陽，衛京都。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董昭勸太祖都許昌，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太史令王立言於天子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委任曹氏而已。」太祖聞之，使人語立曰：「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司空，自遭荒亂，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畧，飽則棄餘，無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麻，民人和食。州里蕭條，太祖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

濟委亦賢也

即轉信背水陣之意

食素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用袁術韓浩之議，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滅袁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降。程昱曰：「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太祖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續領其衆。二年春正月，太祖討張續，續降。旣而復反，太祖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太祖謂諸將曰：「吾降張續，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遂還許。秋九月，袁術侵陳，太祖征之。術聞太祖自來，棄軍走。太祖追擊

史籍

卷六十

五

術將橋蕤等破斬之。術走渡淮，太祖還許。三年春三月，太祖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時袁紹降卒云田豐勸紹襲許，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太祖乃解繡圍，引還。繡兵來追，太祖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日行數里，若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太祖軍前後受敵，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以爲遁，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太祖至許，荀彧問策，賊必破何也？太祖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九月，太祖東征呂布，屠彭城，進至下邳，布出戰，大破之。布還固守，攻之不下，用荀攸郭嘉計，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

宋憲等舉城降生禽呂布陳宮皆殺之初太祖爲兗州以東平準謀爲別駕張邈之叛也劫謀母弟妻子謀遂歸之及布破謀生得衆爲謀懼太祖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四年袁紹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皆恐太祖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率也太祖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太祖遣劉備要之會術病死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太祖將自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太祖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開羽屯下邳進攻之羽降太祖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曰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太祖北救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太祖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應之太祖引軍兼行趣白馬良大驚來逆戰使關羽張遼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

史記

卷六十

本

史記

卷六十

七

馬之圍遣輜重循河而西紹渡河來追軍至延津南太祖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太祖曰勿復白乃令騎解散放馬是時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何必還營太祖目使而笑紹騎將文醜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太祖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趨輜重太祖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太祖還軍官渡紹屯陽武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復進臨官渡孫策聞太祖與紹相持乃馬之圍遣輜重循河而西紹渡河來追軍至延津南太祖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太祖曰勿復白乃令騎解散放馬是時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何必還營太祖目使而笑紹騎將文醜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太祖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趨輜重太祖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太祖還軍官渡紹屯陽武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復進臨官渡孫策聞太祖與紹相持乃

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殺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以爲然既至圍屯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將軍淳于瓊割鼻未死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且鑒於鏡此公不忘人乃殺之紹聞太祖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餘衆悉降收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殲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七年春太祖軍譙今日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畧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懷傷懷其衆義兵以來將士絕無後者求

史

卷六十

人

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立廟以祀之禮尚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遣使以太牢祭橋玄自爲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模靈幽體弱邈哉緬矣吾以幼年逮升空室特以鄙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懷舊惟顧念之悵恰進軍官渡紹軍破後吐血死以小子尚爲後軍黎陽太祖征之譚尚夜遁八年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使辛

毗乞降請收諸將請舍袁尚征劉表太祖曰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虜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太祖乃軍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尚聞太祖北乃釋平原還鄴呂曠呂詳叛尚率其衆降譚圍解陰以將軍印授假曠曠受印送之太祖曰我知譚小計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畧民聚衆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洪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審配守鄴太祖至鄴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攻鄴諸將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太祖曰尚從大

史

卷六十

九

道來當避之若從西來者此成禽耳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鄴鄴太祖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矣尚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夜遣兵犯圍太祖逆擊破之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潰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斬之鄴定太祖祀紹墓哭之慰勞紹妻賜繒絮糜食之初紹與太祖共起兵紹問太祖曰若事不輯吾南據河北據燕代兼戎狄之衆南面以爭天下庶可濟乎太祖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令河北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并之法百姓喜悅天子以太祖領冀州收太祖之圍鄴也

元已成婚  
今休還也

譚畧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太祖遣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走保南皮。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袁熙大將焦觸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縣降，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犢平。秋八月，太祖征之，烏丸奔走。出塞，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太祖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太祖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十一年，春正月，太祖征幹，圍壺關拔之，幹走荊州。上洛都尉王奭斬之。十二年，太祖還鄴，大封功臣，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曰：「袁尚亡虜耳，今

史

卷六十

十

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唯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太祖行。夏五月，至無終，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乃壅山堰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尚與劉備等將數萬騎遮軍，太祖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太祖登高坐，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斬蹋頓及名王已下降者二十餘萬口。尚黑奔遼東，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破烏丸，以說太祖還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太祖曰：「吾方使康斬送尚、黑首，來不煩兵矣。」九月，太祖引兵自柳城還，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煮

史

卷六十

十

千匹以爲糧，鑿地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僞太祖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徵，雖得之，天所佐也，不可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康果斬尚、熙等，傳其首，諸將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太祖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及上郡烏丸行單于來賀。十三年，春正月，太祖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太祖爲丞相。秋七月，太祖南征劉表，八月，喪卒，其子琰代也。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太祖到新野，琰遂降，備走夏口。太祖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

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者，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為霸？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十二月，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名立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職去職，平心選舉，遠近諸常侍，以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

史記

卷六

主

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燕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與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強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遷到揚州，夏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還即

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復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言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許，言有不遜之志，妄相付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史記

卷六

主

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從韓，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以及于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獨對諸君說此也，當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願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城，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勸勸。」

植意云云



三侯不及  
至彭王世  
計于彭王已

想敘心腹者見周公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  
欲孤便得委相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  
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  
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  
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  
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  
捨書而欺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  
小而會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湯平  
天下不辱王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  
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

史籍一  
卷六十

南

上還陽夏和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  
少減孤之責也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  
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食  
邑各五千戶天子命太祖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  
丞相副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使夏侯淵等出河東  
與繇會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遂等叛遣  
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太祖敕諸將曰關西兵精悍堅壁勿  
與戰秋七月太祖西征議者言關西兵強習長矛非新選前  
鋒不可以當太祖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長矛將使不得  
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大開而軍太祖急持之而潛遣

作見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掠河西爲督太祖自潼關北渡未  
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太  
祖乃得渡初太祖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遇  
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遂於河中顧不  
快耶超計不得施太祖聞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既渡循  
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太祖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  
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  
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妻子伯說太祖曰今天寒起沙爲城以  
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太祖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  
作城比明城立超等數挑戰軍不出求割河以西地并送任

史籍一  
卷六十

主

子請和太祖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太祖相見太祖與  
遂父同歲孝廉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師舊故  
拊手歡笑賊將見太祖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太  
祖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  
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太祖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太  
祖復與遂書多所慰翼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太祖乃與  
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縱虎騎夾擊大破之遂超  
走京州關中平諸將問太祖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  
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太祖曰賊守  
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河西未可渡也吾故盛

史籍

卷六十

主

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前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壁。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太祖輒喜。破賊之後。諸將問其故。太祖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十七年冬十月。太祖征孫權。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還。夏五月。天子使御史大夫鄭弘策命太祖爲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太祖成之曰。羌初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使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敬羌。胡妄有所請求。因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敬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太祖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十九年秋七月。太祖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典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相濟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

後皆完已  
先卒與此  
不同

史籍

卷六十

主

烈。可以德懷。愚以爲宜。且按甲養兵。息軍養士。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節義。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以道制勝。太祖不從。軍遂無功。冬十月。太祖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言太祖之罪。辭甚醜惡。發聞。太祖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太祖至孟津。天子命太祖置虎頭。宮殿設鍾虡。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爲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今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其懼之。其還明達理法者。使持典刑。於是高柔爲理曹掾。屬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太祖中女爲皇后。三月。太祖西征張魯。至陽平。魯據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守備解散。太祖密遣解州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魯潰奔巴中。太祖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太祖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二十一年春正月。太祖還鄴。夏五月。天子進太祖爵爲王。初尚書右丞

無作疑家  
此乃詐也

史籍

卷六十一

太

曰防舉太祖為北部都尉至是太祖召防到郡與飲飲謂  
曰今日可復作尉否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太  
祖大笑防字建公馬懿之父也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二  
十二年春正月太祖軍居巢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太祖引  
軍還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祿親漢祚將移遂與少府耿  
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千邈邈弟穆等結謀殺丞相長  
史王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強盛而太祖在  
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本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  
攻必祿遣人為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為誰以素與祿  
言夜走投祿祿家謂為邈等遙問曰王長史已死乎必乃更  
他路奔會天明必猶在本等舉散必斬之竟以刺死太祖聞  
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  
以為救火者無罪多附左太祖以為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  
者實賊也皆殺之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  
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家人掌  
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  
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  
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二十四年春太祖自長安出斜  
谷遂至陽平備因險自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大軍未反相  
國西曹掾魏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羣謀害太祖未及期

史籍

卷六十一

主

曹惛告之太子誅惛坐死數十人冬十月孫權襲新開羽傳  
其首上書稱臣稱說天命太祖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  
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陳說天命憂侯倖以為宜  
先滅野野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違彛禹之軌太祖然之  
曰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太祖  
薨於洛陽年六十六先是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夏  
秋冬日有不諱隨時以敘諡曰武王葬高陵太祖自統御海  
內夷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變  
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  
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敵對陣意思安閑  
如不欲戰至於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知人善察  
難欺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  
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收守者不可  
勝數是以勦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拾書登  
高賦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食猛獸  
嘗於南皮射雉一日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為  
之法則皆盡其意漢世崔瑗瑗子寔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  
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山子道王九真善園基太祖  
皆與埒能又好養生法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左慈華佗  
始創食禁不舉至少習曉野葛至一尺亦多飲鴆酒為人仇

不情

易無威重好音樂歌舞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綺身自佩小綬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按中有勝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已者隨以法誅之及舊惡相怨皆所無餘其欲刑殺輒對之垂涕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沽酒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讓願相侵太祖殺讓族其家忠卻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族之桓邵得自首拜謝於庭中太祖曰拜可解死耶遂殺之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傷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奏以相持太祖馬忽騰入麥中救主簿譙罪主簿言春秋

史錄

卷六十

主

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夏六月治兵於東都遂南征度支中郎將霍性上疏諫王怒殺之秋七月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助有衛室之間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中政事摺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眾降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軍大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設伎樂百戲冬十一月行至曲陽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黃初元年十一月以河

史錄

卷六十

主

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於太廟致昨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十二月初晉洛陽宮遂幸洛陽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二年春正月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具有秀異無拘戶口立九品官人之法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哀周之末無受命之運教化乎涖淵之上懷懷焉遲遲焉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得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

說得是但  
惡就龍言  
耳本必有  
也省實政

應富漢洛  
史不見了

史籍

卷六十

圭

其聖以成謙吝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  
大亂百事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  
里不聞誦誦之聲四時不親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德報功  
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美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  
令魯郡修起舊廟置更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  
居學者夏六月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  
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  
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  
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命太常卿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  
王加九錫帝欲以楊彪為太尉彪固辭詔拜光祿大夫朝見  
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門施行馬置更卒以優崇之十一月  
鎮西將軍曹真討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  
獲生口十萬河西平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曰昔魏  
默灌洛陽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  
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檄到帝大悅十二月築  
陵雲臺三年春正月詔曰今之考計古之貢士也卜室之邑  
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為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  
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  
糾故不以實者二月鄒善鮑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使者  
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巳校尉閏月孫權破劉備於夷

明帝即位  
封后父  
又為列侯  
丁孫求必  
守也

史籍

卷六十

圭

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  
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也原阻險阻而為軍  
者此兵之大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十日破備書到秋八  
月蜀大將黃權率眾降九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  
今已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之  
封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初漢氏承秦諸陵  
皆有園寢及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詔曰先帝  
躬履節儉遺詔省約予以述父為孝古不祿祭皆設於廟高  
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制  
冬十月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櫛存  
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不易故葬於  
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  
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  
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家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  
亡之不熱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  
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聲炭無藏  
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週  
飯舍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夷瑋  
飲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  
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

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釋之言。鑒華元明帝之戒。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銀骨骸。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采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霸西。前已表其處矣。蓋葬葬倉梧。二妃不從。延陵葬于遷在。虞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淵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

史緯

卷六十

書

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語。藏之宗廟。副在尚書。是月。孫權復叛。帝自許昌南征。諸軍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行幸宛。是歲。穿靈芝池。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讐者。皆族之。策南巡臺於宛。三月。行自宛。還洛陽宮。六月。甲戌。任城王彭亮於京都。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秋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穎。浮淮。幸壽春。揚州界。遂至廣陵。改易諸將守。冬十月。行還許昌宮。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也。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

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是歲。穿天淵池。六年。春二月。詔以尚書令陳羣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車駕親征。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爲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戊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行還洛陽宮。時制度未備。宗廟主祔皆在鄴都。太常卿韓暨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素盛。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帝

史緯

卷六十

書

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嗣王。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在位七年。壽四十。葬首陽陵。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勅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主。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大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蕭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管嘉漢文帝之爲君。寬仁

玄默務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貢重華舞以干戚尉陀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乃弘愷悌之化使變時累息之民得潤步商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資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以孫權不服班太宗論於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集尚書囊爲帳帷以爲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殺矣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論與帝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獻主鳩后盡覆王室是時四海旣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衙人討州吁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充豫之師戰於梁陽河內之中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于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鄆邑望煙而奔賊郭規臨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皆從建安初上南征荆

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之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服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歲額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夕芒司節和風扇物弓操下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怪鹿九雉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視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口時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食使弓不虛發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射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讓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宵聞展善有手臂晚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羊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笑以取交中也因爲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額坐中驚視

續漢書  
文自北朝  
司馬遷

史籍

卷六十

天

余起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得將軍相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視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指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視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自若逢敏於俠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器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王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許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官庭手不釋卷每飭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云孫

史籍卷六十

史籍卷六十一  
三國志魏書二

帝紀

明皇帝諱叡文帝太子也皇初三年爲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帝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卽放弓矢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爲皇太子丁巳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改葬朝陽陵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太和元年太史令計芝奏日應蝕請與太尉於靈星祈禱帝曰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自修也朕卽位以來不能光明先帝聖德故日月薄蝕上天有以寤之也宜敕政自修以報於神明今欲遣上公與太史令禱之於義未聞也羣公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底不逮者各封上之冬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八二級縣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



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懿討之。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印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帝益欽達。遂與達書。致情款。達既至。達見開雅才辯過人。眾莫不屬目。帝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劉備刺客邪。達與同載。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任以西南之任。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階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心自不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與太宰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懿遣

史記

卷六十一

二

帝高祖之廟。乃乃廟。父祖之廟。乃乃廟。三穆之內。乃乃廟。何得此。乃乃廟。且高祖之廟。乃乃廟。自居烈祖。乃乃廟。生而烈祖。乃乃廟。不為烈祖。乃乃廟。為已烈祖。乃乃廟。無禮如此。

宣繼昭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拔立。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潘安。使比長信。僭差無度。人神弗祐。罪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依仰。導諫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十一月。洛京廟成。使太常韓暨迎高帝太帝武帝文帝神主於鄴。奉安於廟。以親盡。還高祖之

史記

卷六十一

三

司馬懿拒之亮退走初亮出議者以為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芟上却左右生奏以奪賊食帝皆不從遣兵增軍又敕使護麥懿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為軍糧鮮卑附義王軻比能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護軍將濟言夫帝王大禮巡狩為先昭祖揚福封禪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歸於前謹遵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道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武文至於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網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孽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強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

史籍

卷六十一

四

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疆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十一月陳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青龍元年春正月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元改摩陂為龍陂夏五月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閏月保塞鮮卑大人加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軌軌已

居蜀賦於閭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說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上十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關關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戎者也公卿尚書省之而已勿有所議帝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會臨幸不復行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

史籍

卷六十一

五

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疆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十一月陳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青龍元年春正月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元改摩陂為龍陂夏五月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閏月保塞鮮卑大人加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軌軌已

出軍者慎勿越塞過旬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霸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與尚霸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討之，虜乃走漠北。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降，畢軌還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二年春二月，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三月，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謚為孝獻皇帝，葬以漢禮。陵曰禪陵，葬之日，帝制錫衰弁經哭之慟，適孫康嗣為山陽公，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懿率諸軍拒之，詔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

史籍

卷六十一

本

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五月，孫權入於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曰：「昔漢光武遣兵懸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之，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領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權遁走。羣臣以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矣，以大將軍制之，吾何憂遂進幸壽春。」大驍兵饗六軍，八月行還許昌宮，司馬懿與亮相

魏后任城王郭后卒也

持亮數挑戰，懿堅壁不應，會亮卒，軍還。三年春正月，丁巳，皇太后崩。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又於芳林園中為陂池，構欄越歌，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選女子知書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中奏事，處當盡可，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帝盛與宮室，聚與無度，格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

史籍

卷六十一

莫

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賈賈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惡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則必憂，在彼在此，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宮庭非貝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案，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耳，自衰亂以來，四

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剝膚號痛之聲於今未已。強寇在疆國危魏室陛下不競競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國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勞寇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也。願陛下帥然下詔萬機之事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與觀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今羣公皆結舌而臣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善略曰

史籍

卷六十一

九

也。權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讓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書通上願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秋七月崇華殿災八月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是歲張披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闊五丈八寸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坎玉璜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獬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皆蒼色有白字其文曰大討曹魏晉代興之符也帝惡其

文章亦通

計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四年六月帝曰有虞氏叢象而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使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罪乎有司其議獄殺死務從寬簡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有乞恩者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景初元年春正月山在縣言黃龍見帝詔三公曰昔在危懼繼天而王始據木德為羣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者統

史籍

卷六十一

十

者既膺受命曆數之期握皇靈遷與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昭顯所受之運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延羣后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於後也至於正朔之事當明示變改以彰異代易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阼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總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歷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俱含生氣以徵成者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

即改地正  
亦不過  
之為愈而  
已何益于  
治  
是原用二  
正矣不亦  
頗哉

史籍 卷六十一 十一

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  
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  
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太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  
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不能紹上  
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使王教之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  
未補亦惡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  
為正考之羣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  
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尚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大赤  
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至於  
郊祀迎氣酌祀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曉  
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為節此曆數之序乃  
上與先聖合符同美重規疊矩者也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  
基崇有魏維新之命於戲王公羣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職帥  
意無怠以承天休司徒露布咸使聞知稱朕意焉案服色尚  
黃據土行也犧牲旂旗一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周禮巾車  
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  
之旗即戎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即戎也秋  
七月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荆州刺史胡質擊  
退之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麗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  
儉率諸軍屯遼東南界置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

史籍 卷六十一 十一

之連雨連水大漲詔儉引軍還淵遂自立為燕王冬十月營  
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  
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  
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  
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  
帝舜配號閭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配  
伊氏祀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  
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  
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  
是歲徙長安諸鐘簠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銅  
人泣又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  
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  
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阪使公卿臣僚皆負土  
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  
議掾並尋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  
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貞雖白刃沸湯  
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  
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君  
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  
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與也其功三倍於殿舍三公九

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爲陛下盡言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帝曰董尋不畏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懿帥衆討遼東散騎常侍何

史緯

卷六十一

主

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懷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阻缺不預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者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廻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皆爲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

有萬一不虞之災軍士有儲則無患矣時以毋丘儉爲懿副五月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踏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不得使民耕牧樵採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無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貲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惇淮上書贊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洛城破在旦夕帝曰兵勢惡難詔淮救贊奕諸別營非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救未到奕軍爲惇所破贊中流矢死司馬懿聞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於京都海東諸郡平初帝議遣懿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

史緯

卷六十一

主

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懿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懿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掄淵可計日待也卒如所策十二月帝寢疾以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爲朋等所不善懼有後害因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帝氣微宇下殿與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問唯曹爽在放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問獲何不可之有乃突然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

亡國根本

人之先牛  
豐飲水可

志先帝詔救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病而曹芳等便  
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  
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勢微  
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  
士計內操防社稷危殆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大怒曰誰可  
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懿使相參帝從之放  
資出曹華入涕泣固諫帝使華救停舉出戶放資越而入復  
說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因篤不能放即上  
牀執帝手與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  
許省中於此宇等獻明相與泣而歸第初春農人妻自言  
史籍 卷六十一 主

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賜和納福飲人以水及  
以洗滌或多念者於是立館後宮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  
驗於是殺焉太尉懿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先是燕王以為  
關中事重謀便道還懿從河內百還事以施行懿得前詔斯  
須復得後手等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時太子芳年八歲  
秦王詢九歲在於御側帝執懿手曰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  
忍死待君其共與奏輔此更指齊王謂懿曰此是也君神視  
之勿誤又教齊王令前抱宜王頃懿頓首流涕曰陛下不見  
先帝屬臣以陛下乎三年春正月丁亥朔帝崩在位十四年  
壽三十六葬高平陵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

獻收朝不  
滿三年何

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發禮大臣料備  
功能務絕譖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  
之大略性強識雖左右小臣性行名跡及其父兄子弟一經  
耳目終不遺忘容受直言史氏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千百封  
寬省究竟意無厭倦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  
庶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孫盛曰  
夫器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  
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宗祖未終而豫自尊顯背華  
樂以厚歛致貳則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  
齊王芳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官省事祕莫知其由來  
史籍 卷六十一 主

者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二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  
為皇太子帝崩太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  
尉司馬懿輔政十二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  
日棄離萬國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明皇帝棄天下臣表  
之情於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朔四方會羣臣不  
合於禮太尉屬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還修舊則元首建寅  
於制為便大將軍屬劉放議宜過正一日乃朝會詔曰先帝  
以正日棄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如割裂不可以此  
日朝羣臣受慶賀月二日會又非故事當還夏正以建寅之  
月為歲首正始二年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圍樊城諸葛瑾

寇相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太傅司馬懿曰相中民夷十萬  
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  
之六月懿督諸軍南征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  
然不敢出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申號令示必攻之勢  
然等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  
四月立皇后甄氏五年秋八月奏王詢薨七年詔曰屈到市  
視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  
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惡遺為良民若  
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袁淮言於曹爽曰吳楚之民腕  
力寡能北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古以來常為中

史籍

卷六十一

七

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中  
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佃江北數出  
盜竊敢遠其水陸太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  
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強  
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用  
其所短中國之長技施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  
憂使我國富兵強政修民一以臨其國為不難矣今襄陽孤  
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  
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  
后以來其所亡幾何非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徒之

北  
漢  
書

之  
漢  
書

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吹之驚乎後渡河者遂不  
徙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太傅司馬懿奏免  
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義武衛將軍調散騎常侍彥官以  
侯就第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  
尚書丁謐鄧粲何晏司徒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大司農  
桓範皆與爽通謀夷三族三年四月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  
王彪太傅司馬懿征凌凌自殺彪賜死秋七月皇后甄氏崩  
太傅司馬懿薨以衛將軍司馬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有司奏請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大太傅司馬  
懿功高爵尊最在上四年春正月以司馬師為大將軍二月

史籍

卷六十一

太

立皇后張氏初孫權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壞不復修是歲  
諸葛恪率軍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守之引軍  
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  
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  
後還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師從之五年夏五月吳  
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時姜維亦出國秋  
道司馬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  
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  
或以強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  
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家疲勢將



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格按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救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秋七月格退還時張特守新城有衆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格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彼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已來已九十餘日矣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還爲相語之明日當降且持印

史緯

卷六十一

九

綬以爲信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夜徹諸屋材櫨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圖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六年春二月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圖新城城中造劉整出關傳消息爲賊所得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曰此何言也我必死爲魏國鬼不求苟活欲殺我者便速殺之又遣鄭像出城傳消息恪得像使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關外壯士努力賊以刀槩其口遂殺之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宜有差異詔賜爵關中侯各使子襲爵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爰侯玄爲大將軍

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廢皇后張氏秋九月姜維寇隴南安東將軍司馬賈詡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謀因賂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言詔於前昭人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鳴也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師因是謀廢帝甲戌師承皇太后令詔公卿大臣會議羣臣失色師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師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與羣臣共爲奏永寧宮曰守尚

史緯

卷六十一

十

書令太尉長社侯臣等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冲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纂繼洪業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女色廢捐講學辱棄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爲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下作遼東妖婦嬉爽過度道路掩目帝於觀上以爲譏笑於臨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阿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

帝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之不避首目景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爲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爲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既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爲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悲曰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常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安省清商丞麗熙諫曰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殺張美人及馮婕帝悲望曰太后橫殺我

史緯

卷六十一

三

所寵愛此無復子母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數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隆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昌邑王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於齊使司徒臣柔以太牢告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是日廢芳遷居別宮在位六

年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管齊王宮於河內晉受禪封爲邵陵公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初師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於外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耶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甚歡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別垂泣載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乎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師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

史緯

卷六十一

三

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爲高貴卿公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復與羣臣奏曰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卿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明皇帝後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奉法駕迎公於元城是時太常迎據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及迎髦事定又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卿公小時識之欲以璽綬手授之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子與國至親高貴卿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爲明皇帝嗣高貴卿公髦文帝孫也少好學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

公至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於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值者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殿東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公神明爽備。德音宣朗。罷朝。師私問所親曰。上何如主也。鍾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師曰。如卿言。社稷之福也。詔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正元元年。冬十月。遣侍中持節分適四。觀風俗。勞民士。察寬枉。失職者。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劾履上殿。黃龍見於鄴井中。二年。春正月。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大將軍司馬師征之。破欽於樂嘉。欽奔吳。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司馬師薨於許昌。二月。以衛將軍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吳大將孫峻。眾號十萬。至壽春。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於京都。三月朔。太史奏日食而不蝕。大將軍司馬昭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曰。合朔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交而不變。無術以知。是以膏肓邪社。日蝕則接祭。是亦

史籍

卷六十一

重

何為今古  
日蝕皆陰  
也。無不食  
者。此說

前代史官。不能審慎也。自漢故事。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中營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術而已。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八月。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遣安西將軍鄧艾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姜維退還甘肅。元。年。秋七月。安西將軍鄧艾大破姜維於上邽。八月。命大將軍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二年。春。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大將軍司馬昭討之。挾帝與太后俱行。三年。春二月。陷壽春城。斬諸葛誕。初。建安二十三年。死。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功曹應余與太守東里哀。進京得山音遺騎。追逐。飛矢射哀。余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若身死。君全。限沒無恨。因仰天號哭。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哀。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六月。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操。欲殺太守東里哀。功曹應余殺身濟君。其胥余孫倫吏。八月。詔曰。夫養老典教三代。所以樹風化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傳史。然後六合乘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

史籍

卷六十一

重

五更以時  
死可歎  
君子進退  
如流  
見當藏之

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解為三老小同為五更  
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帝乞言于祥祥對曰昔者明王  
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言行  
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於人乎後小同詣司馬昭昭有密疏  
本屏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曰否昭猶疑而鵠之四年  
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  
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乃作潛龍  
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五年夏四月詔進大將軍司馬  
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  
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  
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  
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  
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  
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  
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  
昭昭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屯騎校尉司馬  
仙人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仙乘奔走中護軍賈充逆  
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  
矣當云何充曰當殺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

史記 卷六十一

五

即前刺帝刃出於背遂殂時五月己丑也昭聞大驚自投於  
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字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  
下者臣之罪也太傅乎大將軍昭請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  
葬於洛陽西北澠淵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  
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髦在位七年年二  
十尚書王經不附昭昭收經及家屬使使持節行中護軍司  
馬炎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大將軍昭上言高貴卿公率  
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救將士  
不得有所傷害騎將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  
至賈命輒收濟行軍法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  
濟囚戾忤逆干國亂紀輒執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  
其罪成濟兄弟不即伏罪和而升屋隱言忤慢自下射之方  
殆初石苞竊鐵於長安司馬懿見而奇之擢為尚書郎歷鎮  
東將軍入朝當還辭高貴卿公留中盡日昭遣人要令過苞  
曰帝非常人也數日而難作  
陳留王奐初名璜武帝孫燕王宇子也高貴卿公卒公卿議  
迎之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十  
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  
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若  
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察

史記 卷六十一

五

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以先萬國聖朝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問遣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上遵王典俯順聖敬二者不愆禮實宜之三年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四年夏五月詔曰蜀技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惟

史

卷六十一

主

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師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夾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征西將軍鍾會由略谷伐蜀鄧艾鍾會所至輒克十一月蜀主劉禪請艾降巴蜀皆平五年以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咸熙元年春正月檻車徵鄧艾行幸長安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誅鄧艾亦見殺三月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封劉禪爲安樂公吳寇逼永安遣荆豫諸軍赴救賊遁八月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主靜亂濟世文武殊塗勲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創不

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修文教示之禮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傾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緩寧中夏日不暇給遣使遺寇偕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指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閑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州揚越靡然向風今交趾僞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與

史

卷六十一

主

勳大衆給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資昔在壽春並見廢獲紹本魏南陵督才質開壯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遺紹南還以或爲副宜揚國命告喻吳人若其覺悟不勞征討蓋廟勝長算自古之道也紹封都亭侯或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悉聽自隨不必使還開廣大信以明國恩是歲龍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二年夏四月吳遣使紀陸請和秋八月晉王昭亮太子炎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一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謂云今當太平十

二月詔華公卿士具儀設壇於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册  
禪位於晉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大於金墉  
城而終館於鄴在位七年時年二十晉封帝為陳留王太安  
元年崩諡曰元皇帝魏氏五帝共四十一年評曰古者天下  
為公唯賢是與後代帝位世及為禮若通嗣不繼則宜取傍  
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  
繫私愛燕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終於曹爽誅夷齊王  
許位高貴公才慈風成奸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  
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  
讓而禪遂封大國作賓於晉焉此誅夷師廢帝昭  
試君炎篡位極矣

史籍

卷六十一

五

史籍卷六十二

三國志魏書三

列傳

后妃

武宣卞皇后琅邪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納為妾  
隨太祖至洛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  
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  
今日還家明日若何面目復相見也至使禍至共死何苦  
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後為繼室  
太祖始娶丁夫人又得劉夫人生子修劉早卒丁養修修亡  
於懷丁常言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  
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公至夫  
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  
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耶不應太祖曰真  
訣矣遂與絕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修視后母子不足后  
為繼室不念舊惡常四時使人饋送又私迎之延以上坐而  
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  
爾耶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及太祖病困歎曰我前  
後行事於心未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若問我母  
所在我將何辭以答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太祖

史籍

卷六十二

十

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為太子后當領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五年大改用為嗣我得以得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太祖問之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是最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文帝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太后每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綈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見及此也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貴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過之薄吾自有常德故也吾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莫望恩貸也帝

史緯

卷六十一

二

為太后弟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果飯無魚肉其儉如此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曰案典籍后父無分土命爵之制秦漢行之非先王之令與也帝乃止太和四年崩合葬高陵乘自以功封開陽侯卒子蘭嗣少有才學明帝時蘭見外有異而帝留意於宮室數切諫後蘭苦消渴時信至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變色蘭終不服卒子暉嗣文昭甄皇后無極人明帝母也后少時每寢寐家中夢見

音學所得

有人持玉衣覆其上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之斥曰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數用諸兄筆視兄謂后汝當作女博士耶后言古者賢女未有不以前世成敗為已誠不學何由知之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有儲數頗以買之以餓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有儲數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蘭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為非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舉家稱善建安中袁紹為子紹納之照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太祖下鄴文帝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流涕立紹妻劉氏後文帝問之劉氏答是照女順聖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遂見納有寵生明帝文帝

史緯

卷六十二

三

踐阼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郭后李陰二貴人並愛幸后失意有怨言帝大怒黃初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於鄴明帝即位追謚曰文昭皇后別立廢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美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改葬朝陽陵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淑淑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烈侯以夫人郭氏從弟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惠平原侯襲公主爵向修後子大禮孫矣文德郭皇后廣宗人父永南郡太守后少時永奇之曰此乃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公時入文帝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

真偽不可辨

史籍

卷六十二

四

定為嗣后有謀焉及踐阼為貴嬪黃初三年文帝欲立為后  
 中郎樓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  
 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嬪嬙並以賢明流芳  
 上世樂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  
 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度奉宗廟  
 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  
 人嬖殺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於葵丘亦曰無以  
 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  
 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也文帝不從遂立為  
 皇后后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  
 人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帝彌覆之有  
 譴議輒為帝言其本水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  
 以六宮無怨曹洪家富而性吝高文帝少時殺求不稱常恨  
 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華臣並救莫能得下太后謂后  
 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汝矣后於是涕泣屢請乃  
 得免官削爵土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而聞之收曰諸親  
 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當與他方人婚也后姊  
 子孟武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  
 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常救戒外家曰  
 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吝可不慎乎五年帝東

父殺母子  
 不可得也  
 同他人以  
 殺其母則

因母之  
 也母之所  
 賢了亦  
 之可也

此諸下氏  
 亦在其中

史籍

卷六十二

五

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  
 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  
 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可乎六年帝  
 東征吳至廣陵后留燕宮宿衛欲澣水取魚后曰水當通漕  
 運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  
 孟武母卒欲厚葬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  
 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初薨后之  
 諡由后之寵及殯令彼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后使養明帝  
 帝既立心常懷忿數泣問薨后死狀后曰先帝自殺之何以  
 貴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嘗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明帝  
 怒遂逼殺之敕殯者使如薨后故事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明帝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同輿  
 及即帝位立為皇后初明帝為王納河內虞氏為妃帝即位  
 虞氏不得立下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  
 以義舉者也夫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庭相出而成苟不能  
 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矣虞氏遂紉  
 還都宮以后父嘉為奉車都尉嘉本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  
 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容止舉動甚卑駭語輒自謂侯身時人  
 以為笑帝之幸郭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  
 才人以上曲宴極樂郭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不



虞氏之言  
總天

得使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盛葬恩陵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明帝甚見愛幸帝疾困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值三主幼弱幸輔執政與奉大事皆先咨后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作亂威侵其命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崩

### 公孫度

公孫度襄平人度父延為玄菟郡吏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親愛之遣就師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

史緯

卷六十二

太

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舊殺之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史柳毅陽宜曰漢祚將絕當與卿圖王耳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大喜故河內太守李敏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於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設壇於襄平

史緯

卷六十二

七

城南郭祀天地藉田治兵乘輅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裁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求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恭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奔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國家知淵兩端恐遼東屯民為淵所誤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自擅江表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

年以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白鰲沈滯津岸賀還有無既無疑拒齋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陷君於惡春秋所誅也遼東玄菟奉事國朝舒青拖紫以千百數曾無匡正納善之言乃阿順邪謀脅從奸惑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自別乎且又此事顯然易見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休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服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忽背叛之名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案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乎至

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念遼東反覆搗底皆欲乘梓浮海期於  
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千戈費役如  
彼又悼邊陲遺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等且先奉詔示  
意若股肱忠臣能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禍莫大焉倘  
為逆惡所染汗不敢倡言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  
更始權遣使張彌許晏等將數十人齎金玉珍寶立淵為燕  
王欲因市馬時聞淵受權燕王之號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  
散騎常侍劉劭以為昔淵父康斬袁尚兄弟送其首是淵先  
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  
不征重勞民也宜觀其貨使有以自新淵亦恐權遠不可恃

史籍

卷六十二

且食貨物誘致悉數送淵安等自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  
封樂浪公持節領眾如故中領軍疑侯獻表曰公孫淵敢違  
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  
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  
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  
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懼懼之  
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嚴弘武帝時始奉  
使命開通道路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  
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  
身奉使命公孫康還淵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

何不便  
往而便

性果烈乃心於國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辯而不俗  
加仕本郡習其國風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  
使弘行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  
之辭足以見信雖鄉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陀無以遠過  
也欲遣遠路不宜釋其驍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之察愚言  
也明帝遣傅容薛斐往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皆擇  
勇力皆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斐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  
騎圍之乃入受拜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景初元年遣幽  
州刺史母丘儉齎書徵淵淵發兵逆於遼陽儉不利而還  
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遣使者假鮮卑單于璽誘呼鮮卑

史籍

卷六十二

九

侵擾北方二年春太尉司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淵聞  
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委其使手  
遣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  
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  
退矣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傷都驅畧而歸亦足  
以報雪曩事矣權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  
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凌厲弟事  
也淵遣將軍卑衍楊祚步騎數萬屯遼陽圍重二十餘里懿  
軍至令衍逆戰懿遣將軍胡遵擊破之懿令軍穿圍引軍東  
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還救襄平懿進軍首山衍等

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遭水暴至，運船自進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泉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大冠幘絳衣上屋，吹笛，小兒蒸死甕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口喙，照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淵兄晃

史緯

卷六十二

十

爲恭任子在洛陽，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上欲活之，有司謂不可，遂殺之。

張魯

張魯，豐人，祖陵，漢順帝時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將兵擊漢中，魯遂據之，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各鬼卒，已號祭酒，各領部衆，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鬼道輒病之，病者令自

首過，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以魯領漢寧太守，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功曹閭圖曰：漢川之民，戶過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大方寶璽，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將還，西曹掾郭誡曰：魯已降，衛雖不爾，偏將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破衛，斬之，遣人對魯，聞陽平已降，將稽顙，閭圖曰：今以迫往，其功必輕。

史緯

卷六十二

十

不如奔南山入巴，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寶貨倉庫國家之有也，遂封藏而去，太祖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勞之，魯盡將家屬以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閭中侯，封魯五子及閭圖皆爲列侯。

曹仁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涇陽諸縣，冬下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羸兵臨之，其背叛故宜，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

遂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縣而還。河北既定，從圍  
薊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  
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  
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  
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封都亭侯。從  
平劉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吳將周瑜將數萬衆來  
攻，前鋒萬人始至，仁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  
戰，金衆少，爲所圍，左右在城上望見金垂沒，皆失色。仁  
解甲上馬，將其麾下數十騎出城，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乃  
解圍，餘衆未盡出，仁還突之，拔出金兵，賊衆乃退。長史陳

敗而懼，以懼敵，必可克也。太祖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斬  
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騎頭，以功封高陵亭侯。建  
安十五年卒，謚曰威侯。虎豹騎皆天下驍銳，純以還爲督撫，  
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遂  
不選。

曹爽

曹爽，大司馬真之子也。爲武衛將軍，明帝寢疾，引爽入臥內，  
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  
共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卽位，加爽侍中，丁謚畫策，  
使爽白天子，轉謚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

先來山已得制其機也。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  
爲散騎常侍，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南陽何晏、鄧  
騭、李勝、沛國丁謚、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  
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爲腹心。屬等欲令爽  
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謚止之，不能禁。正始五  
年，爽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驛各入關中，及氏羌轉  
輸不能供，牛馬騾驘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數百里，賊因  
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  
敗。屬與偉爭於爽前，偉曰：「賊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司馬懿  
謂夏侯玄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與

火解

卷六十二

十四

伎樂詐作詔書發爵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僂仔教習  
爲伎擅取大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  
會其中縱酒作樂義淡以爲憂者書陳驕淫盈溢之禍辭旨  
甚切爽見之不悅義數諫不納涕泣而起懿審爲之備九年  
冬李勝出爲荊州刺史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  
從先是爽兄弟數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命出  
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懿部勒兵馬從關  
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氏出至廳事謂帳下守  
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弓注  
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懿

史籍

卷六十一

主

遂得過出屯洛水浮橋奏與罪惡令罷吏兵以侯就第與得  
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軍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  
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  
送帳幔大官食具詣行在所大司農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  
召矯詔開平昌門按取劍韓客將門候南奔與範說與使車  
駕幸許昌招外兵與猶豫未決範復謂懿曰當今日卿兄弟  
求資糧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令卿與天子  
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義不能從侍中許允尚書陳泰  
說與使早自歸罪與於是遣允泰詣懿歸罪請死乃通懿奏  
事遂免與兄弟以侯還第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尉

棄領命乃與晏陵當等圖謀神器。範黨同罪人皆大逆不道。於是收與義訓晏慶誼範常等皆伏誅。夷三族。丁謚父斐爲典軍檢校從太祖征吳。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奪官後太祖問斐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謂左右曰我之有斐譬如人豕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桓範沛國人明帝時爲征虜將軍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岐所奏坐免。後轉冀州牧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氏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昭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爲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及宣王舉兵範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以示蕃。蕃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求兄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故吏耶何敢爾。乃開之。範出城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見其勸以天子詔許昌徵四方兵以自輔。與疑範復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耶。今日卿等門戶倒矣。義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

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不從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遑欲令我兄弟向已也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曰今茲坐卿兄弟族衆帝還宮令範從到洛水浮橋。範呼範曰桓大夫何爲爾耶有詔範還復位會司蕃請鴻臚自首其說範前臨出所言懿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時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晏何進孫也太祖納晏母尹氏并收養晏其時泰宜祿兒何朗亦隨母在公家。僉見罷如公子朗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文帝憎之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晏母生沛王及女金鄉公主晏尚之公主賢謂其姑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以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如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懿使人錄之晏母藏沛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以白懿懿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師亦預焉。晏嘗曰唯漢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懿使晏典治喪等欲晏窮治黨與與以獲有疏丁鄧等七姓懿曰未也凡有八族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懿曰是也乃收

真今女也

晏嬰從弟文叔妻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復以刀截兩耳及與被誅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微使人諷之令女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心謂令女竊入竊望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視者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問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今衰亡何忍棄之當隨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嘉之聽使養于爲曹氏後

史籍

卷六十二

九

夏侯玄

夏侯玄字太初征南大將軍尚之子也正始初曹爽輔政玄以外兄弟爲征西將軍都督涼州諸軍事爽誅徙太常玄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光祿卿張緝同郡傾巧人也緝以東莞太守召爲光祿大夫不得意豐白以身處機密于緝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謂緝曰玄海內重人年時方壯而承見廢又曹爽外戚於大將軍有嫌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皆不得意汝以審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婦省病屏人語緝曰賴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

此事已過  
曹所爲

男  
事亦知

將軍乘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遠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顧家同慮者也賴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口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事大不捷卽禍及宗族豐又語黃門監蘇璉承寧署令樂敦允從僕射劉放等皆曰唯君侯計豐陰令弟亮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井力而起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謂璉等曰今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審白此意璉等曰陛下儻不從奈何豐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聽信便當劫將去耳璉等許諾緝遣子逸與豐同謀起事賴以謀告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司馬師問豐謀問之舍人王業業請以命召豐豐若無備勢迫必來若不來棄一人足以制之豐若知謀泄率黨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則難圖也師卽遣秉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秉而至司馬師責之豐知禍及正色曰卿父子懷奸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殺之豐字安國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曰聞有李安國時豐爲黃門侍郎明帝曰豐名乃被吳越耶轉給事中以其過其實不大用嘉平四年中書令缺大將軍師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豐豐雖知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遂不辭豐

史籍

卷六十二

九

在中書帝每與召與語師恐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師恨之豐歷事二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廩而已紹雖尚公主豐常約勒不得有所侵取得賜錢帛輒以施親族及死後家無餘積夜送豐屍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廷官所治也師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故太后呼帝入乃止弟翼妻散騎常侍荀爽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臣左右可共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吾從坐身死二兒必免子城後為督河南尹既收玄緝等送廷尉玄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曰吾當何辭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欲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毓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玄不與交玄在園會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毓奏豐等謀逆脅至尊擅誅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議咸以為毓所正皆如律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九豐玄等皆夷三族豐子始以尚主賜死獄中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時年四十六初夏侯霸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辛許允謂玄曰吾等無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兄弟不吾容也玄之執

臣亦難得  
必豐謂帝  
乃

也司馬昭流涕請之師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趙假卒師昭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後至眾賓咸越席而迎師由是惡之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許允高陽人與豐玄親善明帝時允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坐職事皆收送獄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侃乃為受重允復更後為中領軍有何人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聞呈大將軍師及關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李豐等已收訖師問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忿忿乎是時朝臣驚遽者多不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督河北諸軍事已受節傳出止待命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此所謂著績畫行也允甚悅與事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眾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何用是為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頗當與帝別涕泣歎歎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有司奏允前擅以官厨饌餼乞諸俳及其官屬遂收送廷尉考竟滅死徙邊道卒初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



年限終日

且侯女許  
允妻王  
母應人寸  
女以三四  
志無利女  
傳故附見  
各傳

史

卷六十二

主

既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人帝怒詰之  
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取視之乃  
遣山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  
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  
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初成然已被辱問送印  
者果墜於廁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人意  
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  
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促裾留之允曰婦有四德卿有  
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婦  
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惡色  
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允死門生走入告其婦  
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  
諸兒事後移居墓所師遣鍾會看之若才德及父當收兒以  
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幸勿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  
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具以狀對卒  
免禍奇為晉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清河王經子彥緯與允  
俱稱冀州名士為江夏太守太將軍曹爽附絹二千匹令交  
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其母同歸狀經以對母以經典兵  
馬而檢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真不復罪母因謂經曰汝田家  
子仕至二千石今可以止矣物太過不祥經不能從後為尚

其亦不能

書生高貴鄉公事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謂經曰人誰不死  
在得其死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晉武帝太始元年賜經孫  
郎中評曰夏侯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總  
緣榮位如斯付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  
乎

陳登字元龍下邳人為廣陵太守威信宣布海賊薛州等萬  
有餘戶束手歸命太祖到卜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  
弟在下邳城中呂布質執之欲求和登進圍日急布刺姦賊  
弘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伏波將軍甚得

史

卷六十二

主

江淮歡心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臺下以  
賊眾十倍於郡兵可引軍避之與以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  
處必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新  
任南平百越吾既不能退除凶惡何寇盜之逃耶閉門自守  
示弱不與賊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登宿整兵器昧爽開南  
門引騎指賊營分兵鈔其後賊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  
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逃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  
數賊復大興兵向郡登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密去賊十  
里治軍營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從橫成行今夜俱  
起火火然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見驚潰登勒兵追奔斬

首萬級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援郡而隨之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心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備因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 王儁

史集 卷六十二  
王儁字子文汝南人少爲范滂客琤所善太祖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太祖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太祖會之會者三萬人太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必先誅此二子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者百餘家帝之都許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囑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以壽終太祖平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於江陵

### 荀彧

荀彧字文若緄之子也或年少時南陽何顥異之曰王佐才也董卓之亂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韓馥遣騎迎或或乃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爲李傕所殺畧或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成事時太祖在東郡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興平元年太祖領兖州牧親征陶謙使或守甄城任以留事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潛迎呂布使人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速供軍食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豫州刺史郭貢帥兵數萬突至城下求見或或將往夏侯惇等曰何知貢不與布同謀君一州鎮不宜輕往或曰貢與邈等分非數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懷嫌疑彼必怒而成謀貢見或無懼意遂引去或使程昱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渡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用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

設語未知  
我心

史籍

卷六十二

三

不可以不先定。宜急分討陳官。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大收  
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今舍布而東。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  
留兵。則後不自固。布乘虛寇暴。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  
軍當安所歸乎。且問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公前討徐州。威  
詞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堅壁清野。以拒將  
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  
矣。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  
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  
初太祖征陶謙。破彭城。傳陽謙退保。太祖攻之不能克。乃  
還。過拔取慮。離度夏丘。皆屠之。自三輔遭董卓之亂。百姓流  
移。東出多依彭城間。至是藏焉。凡殺男女數十萬人。泗水爲  
之不流。五縣無復行迹。故或云然。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  
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兖州遂平。建安元年。漢獻帝自河東  
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衆以爲不可。或勸太祖曰。昔晉文  
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縗素。而天下歸心。  
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後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然猶  
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  
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軼。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  
舊之念。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  
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

史籍

卷六十二

三

爲累明矣。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太祖  
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爲侍中。  
守尚書令。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  
天下畏其強。太祖東憂呂布。南拒張繡。繡敗。太祖軍於宛。紹  
益驕。與太祖書。言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或入  
見太祖。以紹書示。或曰。古之成事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  
劉項之典。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紹外寬  
內忌。人面而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紹。紹還  
軍少。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紹。紹御軍  
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  
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紹。紹悉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  
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行已謹儉。推心待人。與有  
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敦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紹。  
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雖強。其何能爲。太  
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  
者。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則是我以兗豫抗天  
下六分之五也。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  
超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  
連和。雖不能久。比公安定山東。亦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  
事操乃表。請都督關中諸軍。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擒呂布。

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遂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殆難克也。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遂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盡，與或書議欲還，許以致之。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阜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紹能聚人而不能用，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蓋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屈，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詐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頗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欲回紹新破，以其間討劉表。或曰：今紹破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亮豫達解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於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八年，太祖表封或爲萬歲亭侯。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或以詔或，或謂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

誠守遺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於譙，因輒留或。衆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太祖饋或食，或之乃空器。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謚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爲魏公，或常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金時而用。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戢，大道流行，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願制度於當時，揚名稱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

與父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肯何不道之？或陽  
 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  
 曰：誠未語公耶？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憂，故  
 不言耳。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關而已。太祖  
 以此恨或，而外舍客之至，並昭建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  
 於太祖，及齋鹽書犒軍，飲其禮畢，或留諸間。太祖知或意，揖  
 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子繁，字奉倩，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問，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繁  
 兄僕難之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  
 胡爲不可得而問哉？繁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  
 刪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以盡言，此非達乎  
 言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當時不  
 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或立德高整，執低以訓物，而  
 倏不洽外形，愼審自居而已。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  
 京邑，與傅殿談，殿善名理，而繁尚玄遠，宗致雖同，時有格而  
 不相得。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駢驛。夏侯玄亦與繁善，繁  
 常謂殿玄曰：予等在世，幸問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繁以  
 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官以色爲主，驛騎將軍曹洪女有美  
 色，繁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  
 時，傅殿往，繁不哭，而神傷，殿曰：婦人才色金茂，爲難子

史籍

卷六十二

手

謝奕之妻

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繁曰：佳人難再  
 得，願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嘗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  
 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繁節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  
 時俊傑，至葬夕，赴者數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  
 路人。范曄曰：自遷帝西京，山東勝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  
 乃越河黃，開關以從曹氏，崇明王畧，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  
 義，以就違正之謀乎？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  
 以下道無求備，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  
 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方時運之速，迥非雄才無以濟其  
 功，高就顯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金也。蓋取其歸  
 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殺身非或所  
 荀攸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學，廣陵太守，崇卒，故吏張權求守  
 墨幕，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  
 奸，衛推問，果殺人，以命者爲黃門侍郎。董卓徙長安，攸與議  
 郎何顒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  
 然後據段兩輔王室，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  
 覺，收攸，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諸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太祖迎天下都許，荀彧薦攸，攸爲尚書，建安三年，從征張繡，  
 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

史籍

卷六十二

手

也其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繇意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故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雖在後而還襲呂布不可攸以爲表繇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藝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可破也太祖曰善遂至下邳布戰敗退而固守攻之不克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不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城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太祖援白馬還遣

史記

卷六十二

三

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卒與太祖遇諸將請輜重還營攸曰此正所以禽敵也太祖曰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陳鳳乃縱兵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太祖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日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可破也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被走之燒其輜重七年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欲征劉表而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強宜先平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表紹據四州之地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

遺怨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取之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復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陸樹亭侯攸漢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謀帷幄時人乃子弟莫如其所言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也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病世子問疾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白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從征孫權道卒太祖言之則流涕

史記

卷六十二

三

賈詡

賈詡字文和姑臧人少時漢陽閭忠異之曰良平之才也察孝廉爲郎以疾去官西還至河道遇叛氏同行十數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理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熲卓入洛陽詡爲討虜校尉卓將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死衆恐懼李傕郭汜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間長安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此一害長能東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若不許走來後也惟乃西攻長安入之惟等欲封詡詡曰

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謝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謝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乃拜謝尚書典選舉惟恐關長安中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謝有力焉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謝同郡遂去惟託熲謝素知名爲熲軍曰熲內恐見奪而外奉謝禮備謝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謝陰結繡繡遣人迎謝謝將行或謂謝曰熲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謝曰熲性多疑有忌謝意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謝則家與身俱全矣謝遂往繡執禮甚恭熲果善視其家謝說繡與劉表連和太祖北征繡一朝引軍退繡追之謝謂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

史籍

卷六十二

書

宜歸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今天下宜從一也紹竊然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繡遂率衆歸太祖太祖執謝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謂爲全吾將軍封都亭侯袁紹聞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以問謝謝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別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以謝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謝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旣大若乘江楚之饒以養吏士撫定百姓使安土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太祖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請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謝以爲可修許之復問謝計策謝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卒被遂超謝本謀也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舊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謝自問之術謝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義朝夕孜孜不違于道而已文帝從之太祖嘗屏左右問謝謝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謝曰屬有所思故不仰對耳太祖曰何思謝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祖大笑太子遂定謝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遠長懼見猜疑閤門自守無私交男女嫁

祖廣武君  
史籍

史籍

卷六十二

書

娶不結高門。文帝卽位，以謂爲太尉。帝問謝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难矣。」吳蜀雖遠，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曉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若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謂年七十七卒。

### 張範

張範，字公儀，修武人。祖欽，爲漢司徒。父延，爲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恬靜樂道，淡於榮利，徵命皆不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爲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倉卒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遣承與相見，術問曰：「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疆，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而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下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時太祖將征

### 史緣

#### 卷六十二

袁

### 史緣

#### 卷六十二

毛

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病卒。

### 涼茂

涼茂，字伯方，山陽人，爲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茂終不爲屈，度謂諸將曰：「問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又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爲人臣者，固若是耶？」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恐百姓之苦，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皆震動，良



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爲魏郡太守遷太子太傅卒

### 國淵

國淵字子尼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征關中以淵爲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而銀等既破破賊文書傳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悅遷魏郡太守郡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雒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造就

### 史籍

卷六十二

史籍

師功曹差三人淵引見語以所學未博可求能讀二京博物之書者從受之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親信以恭儉自守卒官

### 田疇

田疇字子泰無終人好讀書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兩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備宗室遺老欲奉使展勅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推疇虞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解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

歸自還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願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

祖而遣之時因說虞曰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應疇乃上西關出塞徃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疇都尉疇固辭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祭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謂疇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行事如此則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乃縱還之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

### 史籍

卷六十二

史籍

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中山營溪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長而賢者以爲之主皆曰善食其推疇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又制嫁娶之禮興講授之業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翁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遣譯使致貢遺袁紹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疇皆不納紹死其子尚又辟之疇終不行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致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來

而君若恐不及何也。時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拜爲修令，隨軍大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沔下，渾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時。時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淺不載，舟楫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商賈所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懈弛。若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由空虛之地，掩其不備，蹈頓之首，可不戰而勝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進。」令時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出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其追奔，迤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時亭侯邑五百戶。時自以始爲君，難率衆，遁逃，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同謀不受。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遂東斬送袁尚首，時以營爲尚所辟，乃往平祭。太祖亦不問。從征，別州還，太祖追念時功，乃復封以前爵。時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命引見之。至於數日，終不受。有劾時宜免官，加刑乃下。大臣博議，以時同於子文，辭辭申胥，逃實宜勿舍，以復其節。太祖猶欲侯之。時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時宿，如太祖

所戒，時揣知其旨，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時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時曰：「是何言之過也。時負義逃竄之人耳，當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將軍雅知時者，猶復如此，必不得已，請教死，自刎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告太祖。太祖明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

王脩

王脩，字叔治，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以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北海孔融舉脩孝廉，以亂不行。郡中反，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赴，賊何夔融謂左右曰：「能日雖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哀譚在青州，脩爲治中從事，譚敗，劉琦起兵，深陰諸城皆應譚，數息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反必來，結果其妻子來赴譚，譚以統爲樂安太守，譚欲攻尚，脩諫曰：「兄弟相攻，擊敗之道也。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手足，日我必勝，可乎？」夫乘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說人交關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顧塞耳勿聽，轉倭人時，兄弟以禦外侮，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太祖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命脩督軍糧，譚之破諸

城皆服唯管統以業安不從命太祖既獲管統命脩斬其首脩以統內國之忠臣解其縛與謝太祖太祖悅而赦之遷為常服才反與其徒屬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曰舊制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

史記卷六十三

三國志魏書四

列傳

鄧原

鄧原字根矩北海人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客遼東同郡劉政有勇略遼東太守公孫度忌之收捕其家政得脫往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耶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除矣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有志略也今政已免

史記卷六十三

卷之六十三

一

智將用矣向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教授之聲不絕後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非禮也原之所以見容於明公者以能守禮也若聽明公之命而放棄典禮焉以原為哉太祖乃止徙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原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戚夫學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故涕零也師哀之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當相教不求資也於

鄧原別傳  
其志苦  
不難太失  
之論



是遂就書一冬之間通孝經論語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  
安丘孫松謂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曰然松曰鄭君博  
聞識遠釣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君乃舍之踟躕千里是以  
節爲東家丘也原曰先生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  
不同故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  
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  
借以僕爲西家愚夫耶松謝之因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未  
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違其意持書而別原以爲求師  
敗學志高者進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乃藏書於家而行原  
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同口單步負笈至陳留  
史籍 卷之六十三

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拔  
擢之今幸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靡  
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  
薄何常之有原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  
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  
彼已之子不遘其婦蓋譏之也語云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  
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大笑曰吾乃戲耳原曰  
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安有欲殺入而可以爲戲者哉  
融無以答是時漢朝凌遲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  
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  
史籍 卷之六十三

畢、言之、太息、原在遼東十餘年、及通還、南行已數日、而度  
前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邵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鴉  
鵲之類所能羅矣、又曰、吾自遣之、勿復求也、時鄭玄以博學  
洽聞、注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以高遠清白、願志滄泊、英  
偉之士尚焉、故青州有邵、鄭之學、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  
祭酒、太祖北伐、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  
鄉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邵  
祭酒耳、言訖而原至、門下通謁、太祖驚喜、擊履而起、出迎原  
心、及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曰、此君名重、乃傾  
士大夫心、苟或曰、此一世異人、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  
孤之宿心也、常以疾病、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南  
張範欲效之、太祖曰、邵原名高德、大清朝規、選世、聞張子頗欲  
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賓  
客如雲、而原自非公事、不妄造、太祖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  
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轉五官長  
史、令曰、子弱、不才、貪欲、相屈、以匡、勵之、太子燕會、衆賓客百  
數十人、太子史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  
救君耶、父耶、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獨無所言、太子  
諮之於原、原勃然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原卒後、永寧太

僕東郡汲冢、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聞曰、張子臺、視之若  
鄙、僕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  
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當何從而來、世  
有好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張範欲效原而見凱張  
學不在  
從述也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年十六喪父、贈賻悉不受、稱財以送終、  
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邵原、俱游學于異國、並敬  
焉、陳仲弓、天下大亂、遂與邵原、王烈等至遼東、公孫度虛館  
以候之、寧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

時彼難者、多居於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還意、衆多來就之、而  
居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  
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太祖爲司空、辟寧、度絕命不宣、  
邵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  
見成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子康代居郡、厚  
禮之、欲官寧、以自輔、而終不敢言、寧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  
女雜錯、每爭汲、聞寧患之、乃買器分置井傍、汲水以待之、  
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隣人有牛  
暴寧田、寧爲牽牛、著涼處、自飲食之、過於牛主、牛主得牛、自  
慙、若犯嚴刑、是以禮讓移於海表、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

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徵寧時康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受徵恭送之南郊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資遣皆受而不辭既西渡盡封還之寧在途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僻號稱王明帝使司馬懿征滅之死者萬計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所乘舩無恙時晦夜船人惶惑望見火光輒趣之得舩舩無居人同舟咸異以爲神佑乃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遷位讓寧遂下詔以寧爲光祿勳勅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

博學揚明  
歷聘也

也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夫常箕踞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也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伏見太中大夫管寧翰古今於勝懷包道德之機要羈旅遼東三十餘年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行遇屯厄遭罹疾病文皇帝卽拜太中大夫明皇帝嘉美其德尋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無息窮巷并日而食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朕厥始終殆天所祥當贊大魏輔亮雍熙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

曰：得省會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意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時鉅鹿張瑋，字子明，袁紹前後辟命，皆不應，移居上黨。并州  
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之，復不  
至。青龍四年，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象靈  
龜，疑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  
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常蒙，實有魏之禎  
命東序之世寶，昭班天下，任令子綽密以問瑋。瑋曰：『夫神以  
知來，不迫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氏久亡，魏已得  
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  
始元年，戴爲之鳥巢，瑋門陰瑋告門人曰：『夫戴爲陽鳥，而巢  
史籍』

卷之六十三

八

門陰，此凶兆也。乃援琴歌咏，作詩二篇。旬日卒，年一百五歲。  
穎川胡昭，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太祖爲丞相，頻加禮辟，  
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  
各有志，山處興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  
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司馬懿爲布衣時，與  
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昭聞，步涉險阻，邀生於峭池之  
間，止生，生不肯，昭哭泣，生感其義，乃止。昭因斫東樹共盟，而  
別。昭雖陰有德於懿，口終不言，信行著於鄉隣。建安十六年，  
馬超叛，百姓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略。昭解之所  
居，部落三百里中，無相侵暴者。三十二年，陸渾長張同被書

謂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憚遠役，民孫狼等因與兵爲亂，殺主  
簿，同率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  
給兵，還爲賊寇。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不得犯。胡居士  
部落一川咸賴。昭見人無不愛，雖僕隸必加禮，外全乎俗，內  
秉純絜，心非其好。雖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嘉  
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又有焦先字  
孝然，河東人，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  
相隨，東客揚州。建安中，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獨竄於河  
洛間。太陽長謂爲亡士，欲遣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  
注其籍，給廩日五升。」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

史籍

卷之六十三

九

其招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  
跣，每見婦人則隱避，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浮塲其中，營  
木爲牀，作草蓐其上。至天寒時，篝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  
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避匿，  
嘗持一杖，南渡水，輒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先見漢  
室衰，乃絕口不言。魏嘉平中，太守賈穆過其廬，先見穆再拜，  
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  
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我不中爲卿作君，  
常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年大發卒。伐吳，有竊  
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應，而歌曰：「祝鮀祝鮀，非魚非肉，更相

任人隱者  
仙人無所  
不可

追逐本殺群羊更殺殺獵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乃推其意  
疑群羊謂吳殺獵謂魏於是人貪謂之隱者也司馬師使儀  
郎董經密往觀之乃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經曰阿先  
淵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受武陽恩  
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復挑與語遂不應經  
以爲大賢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  
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年百歲餘乃卒故梁州刺史耿叡以先  
爲仙人也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考之  
於表可畧而言矣夫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  
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絕者親

史緯卷之六十三

十

戚也今焦先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說曠然與造物游  
合至道之先出羣形之表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  
廣不能以回其顧登羣言之所能殫窮常心之所測度彼  
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  
不以恐其神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親愛不以累其心舍足  
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行近巢許壽越願期雖上歲  
不能尚也自義皇已來一人而已矣又有寒貧子本姓石字  
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關中亂南入漢中漢中破隨  
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冬夏常衣縵布連結衣體如無  
所勝日如無所見居窮巷小屋富貴人與之衣食不受行乞

以自給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不答因號之曰寒貧子或素  
與相知者往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疑車騎將軍郭  
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言淮因與脯脯及衣不取其  
衣取其脯一胸脯一升而止

崔瑗

崔瑗字季圭清河人大將軍袁紹以爲騎都尉紹治兵黎陽  
瑗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  
遂敗於官渡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瑗爲別駕從事謂瑗  
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瑗曰今天下分崩  
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守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

史緯卷之六十三

十一

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  
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收容謝之太祖征并州留  
瑗傳文帝於鄴世子出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瑗曰夏后殷  
鑒詩解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言近事之得失不可不深  
察也袁族富強公子寬放縱游滋侈義聲不聞所以擁徒百  
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  
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深惟儲副以身  
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臨險志雄鬼之小嫌忘  
社稷之爲重斯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摺以塞衆  
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謝焉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



立太子。臨蒞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審訪於外。瑛板  
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  
統。瑛以死守之。植瑛兄之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還  
中尉。瑛有威望。眉目疏朗。鬚長四尺。太祖敬憚焉。嘗薦鉅鹿  
楊訓。太祖即辟之。及太祖爲魏王。訓稱贊功德。時人或笑訓。  
希世浮僞。謂瑛爲失舉。瑛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  
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瑛本意。議論者如譏呵。而不尋情  
理也。有白瑛此書者。太祖以爲瑛腹誹。心滂收付獄。髡刑輸。  
徙。白瑛者復云。瑛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太祖遂欲殺之。  
乃使大吏往經營瑛。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瑛不悟。後數日。吏

史籍

卷之六十三

主

白瑛平安。公忿曰。惟瑛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告瑛。瑛謝  
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瑛與司馬則善。期弟  
懿方壯。瑛謂則曰。子之弟。剛斷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瑛從  
弟林。少無名望。瑛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致遠。孫都  
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瑛名之曰。孫剛。簡能斷。盧淸。謹明理。皆  
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明帝時。林常與司空陳羣。論冀  
州人上。稱瑛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邈  
近耳。卽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何夔

何夔。陳郡人。爲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縣人管承。徒

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  
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  
彼恐夷滅。必并力戰鬪。攻之既未易拔。勝之必傷吏民。不如  
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  
成敗。承等皆請服。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  
絹。夔以郡初立。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  
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以明勸  
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  
法禁。恐或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非觀民設教之意也。先王  
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

史籍

卷之六十三

主

宜依遠。咸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制宜。上不背  
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  
則無不治矣。太祖從其言。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  
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夔聞以賢制爵。則民  
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  
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肯之。  
分別矣。又可修保舉不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  
與選曹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  
羣下。以率萬民。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  
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翼。謂夔宜少下之。

藝。儀所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奸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儀果以因僞敗。文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變爲少傅。及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養。無往意。乃以書謝之。變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文帝踐祚。封成陽亭侯。卒。

### 鮑勛

鮑勛。泰山人。太祖始起兵於己吾。勛父信。以兵應太祖。太祖表信行破虜將軍。時袁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謂太祖曰。夫各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啟。太祖甚親之。紹奪韓馥冀州。信謂太祖

史籍

卷之六十三

五

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響應者。義也。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生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喜之。太祖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擊之。於壽張與信出行戰地。後軍未至。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鬪。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太祖追錄信功。表封信長子邵。新都亭侯。辟勛丞相掾。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子數爲之請。勛具列上太子志望。其文帝受禪。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將出游獵。

史籍

卷之六十三

五

勛諫曰。陛下以孝治天下。如何在諫聞之中。修馳騁之事乎。帝手毀其表。出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僚嚴憚。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事。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太守操恩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驥欲推之。勛以壘壘未成。解止不舉。太軍還洛陽。驥有罪。勛奏紕道。而驥密表勛私解色。事收付廷尉。廷尉議正刑五歲。三官駭。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太尉鍾繇。司徒華歆等。奏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廷尉高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乃遣柔還寺。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

### 司馬芝

司馬芝。溫人也。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芝差節客王同等爲

芝區龍平  
復能就正  
可謂不吐  
不茹矣

監守山

兵節藏匿不逞芝馳檄濟南具陳節罪請以節代同行太守  
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青州謂芝以郡主簿為兵云遷  
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  
刑罪之失在於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  
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其省所疑黃初中為河南尹  
錄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不犯也吏能犯教而  
不能使君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失也犯教而聞吏之禍  
也君失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  
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  
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

卷之六十三

三

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  
公主侍者共事無潤神繁獄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  
通輒勅洛陽獄考竟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制  
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既定黃門吳  
建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教護上聞聖聰若不  
得已以垂宿留事不早斷由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勅縣  
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  
書以權行事何謝之有後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  
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  
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官以積穀為急方今

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  
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庫充實百姓殷足自黃  
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  
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  
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  
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  
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種麥獲刈築場十月乃  
畢治麻運輪除道理梁墻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  
也不宜復以商賈雜亂明帝從之卒於官于岐嗣為陳留相  
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屬縣縣請豫

卷之六十三

三

治牢具岐曰今囚既多雖有巧詐理難符合且已倦楚毒其  
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得其情一朝決  
竟遂起為廷尉是時大將軍與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  
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迂旨考案廷尉獄將致重刑岐  
數觸曰夫桎梏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  
乃欲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離心解體乎颺慙而赴岐  
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卒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人獻帝都許拜尚書僕射時關中諸將馬  
騰韓遂等各擁眾兵相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乃表繇持節督

關中諸軍匈奴寇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盛。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畏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輕渡汾。濟水未半。擊破之。初。援遣使與馬騰韓遂連和。騰等許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舉胡虜以陵中國。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

史

卷之六十三

太

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討罪。將軍將為誰首矣。騰懼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與繇會。擊援。大破之。斬援降。單于魏國初建。遷相國。太子問繇有玉於欲得之。而難公言。客使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繇報曰。在昔和氏殷勤忠篤。今幸紆意。是懷悅懌。憚文帝踐阼。遷太尉。明帝即位。封定陵侯。遷太傅。繇有廢疾。司徒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官割者。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詔曰。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

此謂其輕於死而可刑者耳

公卿當善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觀受命。繼蹤虞夏。漢文章法。不合古道。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謂斬趾可以禁惡。而大辟不可復生。令羣臣共議。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鯀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今若蔽獄之時。訊問三木。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雖別其足。猶任生育。其彫劓左趾。官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若誠行之。斯民永濟。詔公卿羣

史

卷之六十三

九

僚平議。司徒王朗議。繇欲減大辟之條。益以刑刑之數。此即起假為堅。化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風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所欲重之髡刑。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啻之德。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多與朗同。帝以吳蜀未平。遂寢。太和四年。繇卒。諡曰成。子毓嗣。為散騎侍郎。蜀相諸葛亮聞祁山。明帝欲西征。毓言策貴廟勝。功尚帷幄。故

不下殿堂而決勝千里之外。陛下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之  
援。遷都督州諸軍事。袁宏曰：夫民心本全，而不能常金  
。利用之物，縣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進取貪  
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則苟且微倖之所生也。希  
求無厭，則奸偽忿怒之所出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  
故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  
覩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然則德  
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  
內，圜者守圜。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云：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

史籍

卷之六十三

三

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  
人者刑，而傷害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  
刑也。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明其善惡，所以潛移其情  
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刑也。故  
下之過微，而上之刑輕，其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能移也。  
雖殘其一支刑，其一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漢初懲酷  
刑之弊，務寬厚之德，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  
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錢以愧其心。吳王不朝，錫几杖以訓  
其失。是以吏民業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豈非德  
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

五歲，既釋，銷鎖復得齒於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為奸盜，故  
刑徒多而天下亂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  
不悔，郡縣且猶恥之，犯法庶乎寡矣。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  
勸絕之刑，此有國所宜改者也。并田封建，肉刑法非不善，後  
世不能行，亦存其端而已。

華歆字子魚，高唐人。歆與郡原管寧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

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  
等六七十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  
之。歆曰：今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  
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

史籍

卷之六十三

三

夫中道，隙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  
出之。而後別去。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  
掾。東至徐州，詔拜歆豫章太守。孫策畧地江東，先遣虞翻說  
歆。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策既下揚  
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  
復自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  
將自來，何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策前，便向歆  
拜。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待以上賓之禮。歆能劇飲，至石  
餘，不亂。眾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孫策死，太祖表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始交好，曹

王曰：將歆  
敗而降，  
歆并不戰  
矣。

良和盤此  
出矣

有愧儒雅

史律 卷之六十三

稽石之儲太和五年卒

王朗

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也權乃遣款賓客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款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賓客曰本無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軍軍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諸君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款至參司空軍事轉尚書令文帝嗣王位拜相國及受禪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款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久之文帝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草后莫不喜形於色而相國及公獨不怡者何也羣思長跪曰臣與相國會事漢朝心雖喜悅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慮且懼帝大悅款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無

三

史律 卷之六十三

殘白詭窮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歌頌滕百島告飲明珠南金遠珍時至情見乎辭效著于功三江五湖為沼於觀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郭郭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以成重休累慶雖查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育者辭不能宣文帝踐阼為司空朗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份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十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醴醑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庭則駢駟駢馬六萬餘匹外牧則尾養

三

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大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復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前果懲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旨又失替質而損文避秦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盛明之時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所宜希恭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敗於京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培地而祭其餘則

皆壇而將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祿所以祈休祥，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養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前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游墾子弟，或農野灌鈍之人，既不簡練，又希更戰，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時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選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或不修器械，一隅馳羽散，則三面並荒，授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書外，雖未得便武而設甲，故馬而戰兵，宜四年之大豐，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殄，贈其衣食，易穉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坐驕威烈而衆未動，資外之糧，必積頸效，用不戰而定，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奸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存，投命報養之上，然後徐以前歌後舞之衆，臨彼倒戟折矢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也。建安初，孫權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諸當與師典，不曰天子之軍，重於華佗，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孫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典以成其效，然後選持重之將，承

定威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助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帝納其計，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帝欲舉軍東征，則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家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觀其意，且吳、蜀之禍萌於子入，魏、蜀之叛亦不願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與人未暢望，有當謂國家愼於登之通留，是以爲之典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小，猶未足爲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虧損威望，爲累不細。臣以爲宜勅諸將明奉禁令，外耀威烈，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執不可動，計不可測，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乃詔三公曰：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下，迷而知反，失道不遠，今將休息，接備高山，沉權深淵，割除積弊，投之盡外，明帝卽位，進封蘭陵侯，朗議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或易世而改，其後有中元、後元、元收、滿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連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之事曰：建元、元光、元年，則繁而難志，宜若古稱元而已。帝不從，詔曰：先帝卽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尚書奏宜爲太和元年，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

如何一  
意  
上與  
文王  
廟  
二十  
五  
廟  
之  
也

史

卷之六十三

宋

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畧近  
事外者簡內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  
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閻便足列朝貢修城  
池使足成國險其餘一切罷之以勤耕農育戎備爲事民充  
兵實而寇戎不賓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是時屢失皇子而後  
宮就館者少明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千子之  
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  
此二王者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  
自武之時矣而子廢未舉於椒蘭之與房壽王未繁於掖庭  
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風周禮六  
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  
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損而就時於吉館者甚鮮明則  
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在於務廣也老臣懷懷願國家  
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  
常若被解秦淵未府弱體難以防護若常令少小之羈抱不  
至於其厚則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漢魏之禮公主  
居第尚公上者來第成婚期以爲不可其後乃革太和二年  
辛子肅嗣肅宇子雍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太司馬曹真征  
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權蘇後秦士不

不  
宜  
可  
窮  
日  
或  
可  
上  
夜  
大  
祀  
祭  
例  
而  
退  
安  
徒  
編  
舞  
四  
矣  
之  
樂  
急  
矣  
於  
外

史

卷之六十三

毛

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  
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  
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  
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  
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山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  
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水  
雨愆期休而息之後已有聲乘而用之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矣於是遂罷又上疏曰除無事之官損不給之祿使官必有  
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  
宜也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起  
反走之周昌武帝遂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  
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  
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以光宣聖緒又上議曰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天地之性貴質者謂其器之不文  
耳不謂庶物當減之也禮天子宮縣舞八佾今祀國丘方澤  
宜以天子制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奏可肅又曰說者以爲  
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  
義周禮賓客皆作簡樂左傳王子類享五大夫樂及魯舞六  
代之樂也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可以燕  
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又周官執事掌教舞樂祭祀則仲



如欲首任  
上紀竹不  
勿違奏耳

其屬而舞之，軼東夷之樂也。又襲義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可祭則次而哥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太祖高祖宜兼用先代之舞，奏可。遷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有稽限者，帝親詰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十戈未戢，誠宜息民，以安靜超邇之時也。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見在作者，三四萬人，九龍以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疫或作，臣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聊，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勢，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曩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會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前車駕嘗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自今已後，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後有事，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

史緯

卷之六十三

天

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聊，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勢，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曩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會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前車駕嘗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自今已後，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後有事，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

相傳定  
有於此  
之後與  
言不同

爲舍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是死也，無使汙於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罪，乘輿與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夫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乎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可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也。帝嘗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乎？雲何得不死？」帝曰：「雲爲言，雖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欲盡心補國，且帝王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容受直言，可以廣德，字於天下。臣以爲殺之未必是也。」帝又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與已太絕，覽之，大怒，削而投之。後遭本陵事，遂下遷獄，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遷史記此兩紀有錄無書，今武帝紀後人所作也。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騭等，肅與太尉。」

史緯

卷之六十三

天

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乎？雲何得不死？帝曰：「雲爲言，雖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欲盡心補國，且帝王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容受直言，可以廣德，字於天下。臣以爲殺之未必是也。」帝又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與已太絕，覽之，大怒，削而投之。後遭本陵事，遂下遷獄，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遷史記此兩紀有錄無書，今武帝紀後人所作也。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騭等，肅與太尉。」

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徒復稱說邪來問之戒何晏等曰當其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徙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治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遷河南尹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師問其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正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師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州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

史

卷之六十三

三

何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朋之執矣甘露元年卒肅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宮時大司農董遇亦著經傳傳於世遇字季直弘農人太祖西征過弘農王家疑欲謁顧問左右莫對遇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弘農王卽作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遇遇善左氏傳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百篇言讀書百篇其義自見從學者云苦遇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何謂三餘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

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也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觀畧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魏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常區區貴乎數公者處荒亂之際而守志彌敦也洪新豐人馬超反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隸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夏天水人天水舊有姜閭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其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

史

卷之六十三

三

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使囚引夏關移穎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在冀州聞之撫掌曰夏無罪漢陽兄弟直欲殺之耳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黃初中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薛君而不名夏居甚貧帝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啟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謂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宜幹也宜其談其見遇如此太和中常以公事移蘭臺蘭臺白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推之夏報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後數歲病亡勅其子無還天水祿京兆人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

曰天下兵戈猶未息如之何參從問左氏傳禮曰欲知幽微  
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  
直相所書耳不足精意也參因從問詩禮說齊韓魯毛四家  
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魚參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鹽之樂  
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  
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四方故也是  
則下科耳不觀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  
賢者畧余之所識檢其能事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為  
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評曰劉寔  
以為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倭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

史緯

卷之六十三

聖

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段二反

史緯卷六十四

三國志魏書五

列傳

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阿人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負老幼  
東奔渠丘山度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  
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得城郭而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  
欲虜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  
共堅守度可破也房等以為然而吏民不肯從昱曰愚民不  
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大呼曰賊至矣便  
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攻城不  
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得全初平  
中兗州刺史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  
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  
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可  
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不能決別勸王或稱昱有謀  
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昱曰夫棄紹近援而求瓚瓚助此假  
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且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敗  
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為紹所  
破岱表昱為騎都尉昱辭以疾岱為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

史緯

卷之六十四

一

自得不小

辟昱昱將行其鄉人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及征徐州使昱與荀彧守鄆城張邈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宜往說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新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方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官等以就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眾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畧不世出乃天所授君若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逆惡而母子俱亡乎時汎疑已在縣允乃刺殺之勒兵自守

史籍 卷之六十四

南渡時昱守鄆城有兵七百太祖欲以兵二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必攻攻則必克徒自損耳紹聞昱兵少果不攻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袁氏平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曰孫權新立未為海內所憚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執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昱歸過兗州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太祖征馬

史籍 卷之六十四

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河間田銀蘇伯等反遣別將賈信討之賊千餘人請降議者以為宜如舊法不許昱曰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那城之中欲盡誅之非前日之意宜先啟開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耶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嗷呼之間者耳今此賊命懸吾手故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善以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謂昱曰若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卒年八十孫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

孫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憤於街路郢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執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致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祭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認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記天威以爲聲執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恥與相爭含忍而不言

史緯

卷之六十四

四

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輩公於目下肆其奸惡罪惡之著行路皆知非周禮設官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何益若復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輩今既賢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烹弘羊天乃雨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

大臣之心况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逃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還汝南太守卒

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將軍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難矣遂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

史緯

卷之六十四

五

廣兵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而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爲也今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不先取袁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遂禽布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後傑猶觀其未也今備以窮歸我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是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

與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皆懼。嘉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豪傑將帥，能得人死力者也。然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獨行。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太祖欲攻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太祖以問嘉，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安危之機，不可失也。」太祖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從破袁紹死。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圖其間，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

史籍

卷之六十四

本

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遂還定鄴，封嘉清陽亭侯。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將恐劉表使劉備襲許，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我耳，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恐青冀非我之有也。表生譙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

單于庭，虜卒聞之，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畧，太祖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及卒，太祖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子奕嗣。

董昭

董昭，字公仁，定陶人。袁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右姓皆欲扇瓚，紹使昭領鉅鹿。時右姓孫仇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張吉辭，當攻鉅鹿城。孫仇等爲應，檄刊，卽收仇等行軍法，惡止

史籍

卷之六十四

七

其身。妻子勿生，昭案檄告令，皆卽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後紹愛護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張楊留之，表爲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璽，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并表薦焉。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於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並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將軍拔

昭長於作  
檄書微

豫一平四  
表揚其深  
分何在

萬乘於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雙。方今羣凶紛熒。四海未寧。神氣至重。事在維輔。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今將軍為內主。吾為外援。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矣。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下。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賴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翼輔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唯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

史錄

卷之六十四

八

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間。其兵精得無為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委質於公。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部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以便轉運。可無懸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事已定矣。太祖曰。善。即遣使請奉。徙大駕至許。三年。昭遷河南尹。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有大志。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不為人下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為徐州牧。袁尚依烏丸。勸賴。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鑒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

昭不許臣  
昭尤輔義

轉司空。軍祭酒。昭建議宜建封五等。太祖曰。建封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此至德之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本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壯節。顯露天威。在顯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是過耳。昭不敢不陳。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曰。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辭。欲遣兵西上。掩取江陵。公安羽

史錄

卷之六十四

九

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城之圍。不救自解。伏乞不漏。令羽有備。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必還自護。則當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為難。不小。太祖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聞裏聞之。志氣自倍。羽果引退。樊圍以解。文帝踐阼。徙昭為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急詔止之。昭進曰。竊見陛下有憂色。非以休濟江意乎。夫濟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諸將既富且貴。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位。何肯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諸將不進。休意自

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會暴風吹賊船到北岸。休等頗有斬獲。賊遂散。詔勅諸軍促渡。軍不將進。賊救船遂至。休竟不渡。征南大將軍夏侯尚攻江陵未拔。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以爲賊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甚不敢輕。人兵有進退。不得如意。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欲深入。還道宜利。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當思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乎。帝從昭言。軍退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事何其審也。明帝卽位。進爵樂

史籍

卷之六十四

十

平侯太和四年拜司徒卒年八十一

劉曄

劉曄字子揚。漢阜陵王延後也。曄母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臨終戒渙曄曰。爾父侍人素讒害我。汝長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祭墓。還拜謝其父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曄家淮南。揚士多輕狹。役桀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畧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曄。使唱導此謀。曄心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使者。爲論事

執要。與俱歸。駐止數日。寶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今家值。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審令健兒因行。觴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取佩刀。斫殺寶。斬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衆悅服。皆叩頭開門內。曄推曄爲主。曄見及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乃以部曲與應江太守劉劭。時動盪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厚幣以書說劭曰。上繇宗民。數欺下國。忿之久矣。擊之路不便。願大因伐之。上繇甚盛。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勸信之。曄

史籍

卷之六十四

十

曰。上繇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旬日不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將軍進屈於敵。而退無所歸矣。勸不從。興兵伐上繇。策果襲其後。勸窮蹙。遂奔太祖。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皆講論國邑先賢及禦賊戰爭之術。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再見如此。而曄終無一言。四人笑之。後入見。太祖不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曄便止其言。趣謂宜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衆坐說也。坐罷。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一



夜數十至。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聚數萬人。守險所。造偏將皆不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不。咸云。山峻谿深。守易攻難。雖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相依爲強。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畧定。後伏者誅。夫畏死趨賞。愚智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言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隣國。况以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宜之日。軍門啟而虜自潰矣。果如驍所度。太祖辟驍爲司空。曹掾。及征張魯。轉驍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倘能爲有無。吾軍食少。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驍督後。驍策

守。驍以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故。必爲國患。文帝竟不納。後達果叛。黃初元年。吳遣使稱藩。朝臣皆賀。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怨。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乘其釁而征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依山阻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與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敗。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執也。帝不聽。遂受吳降。拜權爲吳王。驍又曰。不可。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不可仰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民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必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而內爲無禮。以怒陛下。待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如此。今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

人民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不從。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權外禮愈卑。而內不順。果如曄言。五年。文帝與師伐吳。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帝問羣臣。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必舉國以應。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索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未有進退也。車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詔曰。我魏室之承天序。迹基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帝。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先靈所從來也。而精神

史緯

卷之六十四

古

幽遠號稱。因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諭。曄議曰。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疎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義。為萬世法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諡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以義掩恩。所以慎於禮制也。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寢。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為遼東絕遠難制。公孫氏世權日久。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

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畧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曰。魏室卽昨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少徒於宜。未失也。明帝將伐蜀。朝臣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曰。可伐。出與朝臣言。曰。不可伐。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後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昔生焉。知兵事。暨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何也。召曄問之。曄終不言。後獨見曄。進曰。伐國大謀。臣常恐昧夢漏泄。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

史緯

卷之六十四

主

敵國已聞之矣。帝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獨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若每問皆同。曄之情必無逆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曄。出為大鴻臚。以憂卒。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曄少子。問曹爽。以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之時。意陵霄雲。謂傳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於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上。而仲尼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

復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之窮矣，夷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大將軍師用之，毋丘儉叛以問，問者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出為平原太守，追殺之。雖父子不善用知之過，故曰其愚不可及也。

### 蔣濟

蔣濟字子通，平阿人。仕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遣將軍張喜僅將千騎以解圍。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部迎喜。三部使齎書與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遽徹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

史籍

卷之六十四

末

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得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取荊州，威鎮天下，民無他志。百姓懷土，重遷徙，必不安。太祖不從。遂徙之江淮間十餘萬眾，皆走歸吳。拜濟為揚州別駕。有告濟謀反者，太祖曰：蔣濟寧有此事，必奸民妄引之耳。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死地，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車駕幸廣陵，濟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後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留屯田，濟以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還到精湖水稍盡，盡

史籍

卷之六十四

七

留船付濟，濟擊地作四五道，號船令聚。豫作土豚，過斷湖水，引後船一時開過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吾自分牛燒船於山陽，卿於後致之，乃與吾前後俱至，醢又每得所陳，實同吾意。自今討賊討盡，可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兵向皖，濟以為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力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中外皆云中書實握事要，日在日前，倘因疲倦之聞，有所推移，衆臣因時而向之，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賊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塞，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荷覺。此宜陛下所當早聞，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道，不治狐狸。

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  
職貢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備  
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等竟無功而還景初中  
外勤征役內務官室年穀飢餓怨曠者多濟上疏曰陛下  
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  
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  
怨曠積年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  
至疲弊弊勉之民倘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為國用凡使民必  
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興大事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  
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

史籍

卷之六十四

太

越滅勁吳今二敵攻之不滅縱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患  
也以陛下神武之畧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又  
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簡賢淑足  
以充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君吾  
弗聞斯言也齊王卽位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  
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姬其苗曰陳非曹之先  
若文以駿之又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  
川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難之曰夫蚪龍神於祠祠  
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麒麟曰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  
麟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獮之不若耶是時曹與專政

丁謐鄧處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上  
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  
晏嬰對以布惠督君問興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  
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  
國家法制網維明備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無益於治適  
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隨太傅司馬懿誅曹爽進封都鄉侯濟上疏曰夫封爵慶賞  
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  
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固  
辭不許初濟隨懿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懿旨唯免官

史籍

卷之六十四

尤

而已與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劉放孫資

劉放漢陽順王後也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秘書郎黃  
初初改秘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明帝卽位尤見寵任  
諸葛亮出南鄭議者以為當大發兵就討之帝以問資資曰  
昔武皇帝征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  
軍救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  
險吾山淵軍之辭也武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  
虜質於江湖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  
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

資才優於  
放然皆小  
人耳

又轉運鎮守，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發與。天下搔動，費力廣大。夫守戰之勢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足以震懾強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乃止。吳人彭綺、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以問資。資曰：「都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常審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敗亡。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淳、海詣還。」

史籍

卷之六十四

三

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唯資決行策。果大破之。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破之。還至馬邑。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孫資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爲比能素所歸信。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田豫如害之。資終無恨意。豫慙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曰：「吾無憾焉，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爲長子宏取其女。景初二年，封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屯騎校尉曹肇等共輔政。放資久典機任。

獻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放資也。放資懼，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因力言宜速召太尉司馬懿，以綱維皇室。帝納之。即以黃紙授放資詔。放資既出，帝復詔止懿勿使來，尋更謂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乃更作手詔授放資，令給使碎邪召懿。懿在汲，先被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碎邪又至，懿疑有變，具問碎邪。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資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資曰：「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爲大將軍，司馬。」

史籍

卷之六十四

三

出纂見肇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出，宜速還。會葬。放資宜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旦至門不得入，遂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太尉懿入，登牀受詔。然後帝崩。齊王即位。放資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嘉平二年，放卒。三年，資卒。於資召懿欲與宇等爭權耳。誰知至也。

劉靖

劉靖，沛國人。父弘，揚州刺史。有善政。靖爲廬江太守，有父風。遷大司農。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太學者，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舉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

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世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  
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補  
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  
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此致治  
之本也遷鎮北將軍卒

### 司馬朗

司馬朗字伯達溫人也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悅人親  
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  
身體壯大疑則問年問之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匿年以  
求名非吾志也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以近

### 史籍

卷之六十四

至

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是  
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而之莽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  
寇未至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百姓之心而開奸宄之原  
也邵不從徙山之民果亂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朗父防為  
治書御史當西徙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有告朗欲逃亡者  
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兄同歲吾嘗憐之今日何相  
負朗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功業日隆而禍難日  
起州郡鼎沸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鼠雖設重禁加刑  
戮猶不能絕此則所以生首丘之念也願明公少加三思卓  
曰吾亦念之朗恐見留乃遣卓用事者求歸鄉里既到謂父

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讐義兵必起郡與京都接壤洛東  
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起兵者若未得進其執必停於此此  
乃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東到黎陽鄉舊趙  
威孫為監督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以觀時變未為晚也父  
老莫有從者唯同縣趙咨將家屬與朗俱往焉後數月關東  
州郡兵起眾數十萬皆集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畧民  
人死者且半太祖除朗堂陽長治務寬惠而民不犯縣開發  
當作船民有徙都內者恐其不辦乃相率還助之其得人如  
此後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  
國無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復可令州郡置兵又以為

### 史籍

卷之六十四

至

宜復井田往者以民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  
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  
然州郡領兵朗本議也遷兗州刺史卒趙咨官至太常

### 梁習

梁習陳郡人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  
民亡叛更相扇動作為寇害習到官誘喻招納禮召豪右稍  
為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置以為義從大軍出  
征因分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  
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楷  
頽部曲供職同於編戶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

王恩以恩  
謂代其故  
又曰其故  
之實如然  
也非其故

史籍

卷之六十四

三

於世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鮮卑大人有延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恐到州下爲剽略乃許會空城中交市習將州兵及治中以下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耶遂斬之餘胡被膽不敢動是後無寇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王思直曰白事失指太祖怒召主者將加罪思近出習代往對被放思馳還白陳已罪應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職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並擢爲

張既

張既高陵人世家富爲郡門下小吏自惟家集無以自達乃常蓄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

史籍

卷之六十四

三

焉太祖以既爲議郎太祖將征荊州而馬騰等分據關中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乃移諸縣促儲備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乃發太祖表騰爲衛尉既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太祖徙氏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謀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令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賞氏羌貪利必慕之太祖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文帝曰非既莫能安涼州詔以便宜從事追將軍賈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鵠陰口既揚聲軍從鵠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入武威威曜乃至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曰士卒疲傷虜衆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窮兵還則寇鈔是不戰而自敗也遂前軍顯美胡騎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遇夜既伏精兵三千人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英陽退胡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連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西平麴光等殺郡守請將欲擊之既曰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

人易自

非更使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恃羌胡為援今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阻其執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諸羌為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安堵如故黃初四年卒子緝東莞太守女為皇后拜光祿大夫嘗與大將軍司馬師論諸葛恪緝言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師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緝後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成公英金城人韓遂在湟中其婿閭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危厄聊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轉少當從羌中西南

史籍

卷之六十四

五

詣蜀耳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惇之眾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閭行留後英合羌胡數萬將攻行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封列侯從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皆應弦而倒公抵掌因曰卿事曹文約可謂盡節而况孤乎英下馬跪曰英不敢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甚嘉之遣英佐張既平隴右病卒

賈逵

賈逵字梁道襄陵人為終邑長郭拔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終父老與拔要不得害逵終既下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者乎援怒將斬之終吏民聞將殺逵大呼曰負要殺我賢君軍俱死耳左右多為請乃囚於堂關閉著土窖中蓋以車輪使吏人固守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豈無健兒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聞其言乃夜往引出遣去不語其名姓郭拔破後逵乃知前出已者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逵後舉茂才除灋池令高軒之反張瑛將舉兵應之逵不知

史籍

卷之六十四

五

其謀往見瑛問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瑛畫計如與同謀者瑛信之時灋池寄治蠡城城重不固逵從瑛求兵修城逵既還盡誅諸為亂者遂修城拒瑛瑛敗太祖以為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敕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不即著械逵謂獄吏促械我尊者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將遣人來答我逵著械適訖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逵前在弘農與



與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發憤遂生瘰，後所病稍大，自啟願令醫割之。太祖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瘰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瘰愈大。」太祖崩於洛陽，達典喪事。青州軍拉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討之。達曰：「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時鄆陵侯彭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鄆，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卽位，以達爲豫州刺史。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江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

史緯

卷之六十四

宋

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言：「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三方無救，東關可取。」乃移屯淝口。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達督前將軍滿寵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懿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得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

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達軍遂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休怨達進遲，使主者勅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達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史，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達卒，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神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忠名之不立，不忠年之不長。』達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子充嗣，魏畧列傳以達及李孚、楊沛三人爲一卷。孚，鉅鹿人，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爲主簿。後尚與兄譚爭鬪，尚出軍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欲令配

史緯

卷之六十四

宋

知外勅止，與孚議所遣。孚言：「今使小人往，不足以知內外，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從。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孚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敕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至亭傳，及到梁洪，使從者研問事。仗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募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達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

入配等見乎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乎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得乃謂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舉出之以省殺配從之乃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持火乎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觀火不復視圍乎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及明太祖聞乎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所言也乎兄尚尚甚喜會尚破走中山袁譚又進擊尚尚走乎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爲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乎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乎權宜欲得見太

史

卷之六十四

三

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乎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乎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乎言今城中強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乎曰卿便還宣之乎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乎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待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乎爲良足用授解長遷司隸校尉楊沛萬年人爲護羌都尉馬超反太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先渡更不與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耶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耶遂使人捫其頭欲捶之逸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

曰汝不死爲幸矣以沛領京兆尹身退之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妻子凍餓及病亡親友故吏民共殯葬之

任峻

任峻字伯達中牟人漢末擾亂中牟令楊原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而未有先發者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倡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

史

卷之六十四

三

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是時歲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東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東祇而成於峻封都亭侯建安九年卒

蘇則

蘇則字文師武功人興平中三輔亂則避難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曰天下會安當不久耳必還爲此郡守折庸奴輩也及爲安定太守師亮等欲逃走則使人以禮

報之徒爲金城太守。西平麴演叛。則勅兵討之。演降。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拒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武威三種胡並寇鈔。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畧羌胡以從進等。將軍郝昭屯守金城。受詔不得西渡。則會郡中大吏與昭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協從。未必同心。因雲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從之。乃發兵救。威降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曰。助軍實欲爲變。則與相見。因斬之以徇軍。其黨皆散走。遂圍張掖破之。斬進。華懼乞降。河西平。徵拜侍中。與並昭同寮。昭常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後帝出游。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則以爲爲己欲下馬。謝侍中傳異目之。乃悟。後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槿桎拔。失鹿。帝

杜畿字伯侯。杜陵人。避亂客荊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也。既見畿。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領西平太守。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河東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太守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迫之急。爲善者無主。必聽於固。固等執大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多謀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厥之足矣。遂詭道從。即津渡。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曰。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於門下斬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二君河東之望

也。吾仰成而已。然既爲太守，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承事，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幾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幾患之，謂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固以爲然。召募數十日，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幾復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操更，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陰爲幾用，惡人散還其家。會高幹入潁，澤固等欲應之，調兵未至，幾知諸縣附已，因將數十騎出赴張辟，拒守。募兵得四千餘人，吏民多舉城助幾。固等與幹共攻，幾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高幹敗，固等伏誅。黨

幸許昌，幾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初幾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幾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幾乃言之。其日卒，年六十二。詔曰：『昔其勤其官而水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可追贈太僕子恕嗣。』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忽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領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聚人聚人之術，莫急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無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捐紳之儒，橫加榮慕，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不務農畝，競尋干戈，不可謂務本。帑藏空虛，賦役頻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雖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知往昔一州之民。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以所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使十州中擁兵至二十郡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遼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夷狄者，唯死諸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牧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龍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

然此言獨  
知大體不  
然未見考  
課之不為  
私也

史律 卷之六十四

美

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今朝廷既乏人兼才不宜獨多。以此知國家為人擇官。非為官擇人也。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損其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二賊游魂。千里芻蕘。武士勁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身也。心腹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究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實願四州牧守。獨修根本之業。以運支體之重。然孤論難持。眾怨易積。此古今之常事也。時大議考課之制。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伯樂之選驥足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治人。而無治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今議考功者。陳周漢之制。行京房之法。可謂明盡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師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故。然後察舉。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遷補郡守。成就積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大臣。亦當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六卿大臣。納言補闕。天

病切

史律 卷之六十四

孝

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人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肱。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夫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但聲名之譽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職之不修。而患心之不盡。此誠人主使之然也。今大臣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自明主之所察也。若尸祿拱嘿。當官苟免。亦明主之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退放之辜。而托孤寄命。公忠之節。正義不修。阿私成俗。雖使仲尼課之。猶不能盡其才。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議者。師商韓而上法術。兼儒家以為迂闊。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所宜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葛生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師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朝廷職任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

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古人之明驗矣。今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威儲藏之不充。征役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史之私。殺舉朝稱明。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私。樂孟思所為。不。其。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茲先使朝廷肅然者也。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偶父乎。今之。

史緯

卷之六十四

宋

者。蓋居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思所。關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反使如廉躬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蓋。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今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近又詔曰。憂公忘私者。必不能。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願。

史緯

卷之六十四

宋

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為奉公。生事為盡節。通人達士。豈不能為此耶。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人主將何樂焉。若昭等者。胡可不絕其萌。乎。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仗節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嘉平元年。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勸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初陳留阮武謂恕曰。觀子才性。可。

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願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何開駁可潛思成一家言，恕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卒於徙所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幾之遺蹟，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詳黃初中為博士，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已，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率臂引頰，至忘寢食，以是擅名於遐近，自太祖迄於咸熙，沛郡太守河南鄭渾、燉煌太守淮南倉慈、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與幾咸為良守，渾為沛郡躬率吏民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遇開稻田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慈為燉煌民吏翕然稱其德。

史緯 卷之六十四 聖

惠數年卒，官吏民如喪親戚，西域諸胡共合聚於戊巳校尉營哀，或有以刀畫面者，為立祠畫像共祀之，斐為京兆司馬，總在長安立軍市，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鏐鏐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私推築斐，斐不謝，良久乃曰：「斐觀明公受分陝之任，欲一齊眾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斐若謝是不得明公意也，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邵初為虎賁中郎將，族子愚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令狐氏，邵獨曰：「愚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愚更歷仕進，有名稱，見邵從容言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

愚子竟云何耶？邵熟視不答，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常坐之不耶？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愚為兗州刺史，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為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又孔子之後，官大鴻臚，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又曾祖時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畫孔子像於老子廟想以孔子問禮於老聃也。

史緯卷六十四終

史緯 卷之六十四 聖

史緯卷六十五

三國志魏書六

列傳

張遼

張遼字文遠馬邑人呂布署爲魯相太祖破呂布遼將其衆來降拜中郎將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稀輒屬口視遼其射矢更稀此必稀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僅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恩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

史緯

卷之六十五

家并見妻子稀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稀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虜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得首謀者斬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以遼督張郃等討蘭成偶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潛山潛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

徑截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以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

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功曰登天山履峻嶮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下教與護軍薛悌署兩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士平旦遼被甲

史緯

卷之六十五

持戟先登陷陣典繼之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已名衝壘而入至權麾下權大驚權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而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衆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獲之太祖大壯遼并復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徙屯居巢卒諡曰剛侯文帝追念遼典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



古未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遣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 于禁

于禁，泰山人，為平虜校尉，張繡叛，太祖與戰不利，時軍亂，禁將所部還，道見十餘人被剝裸走，禁問其故，為青州兵所劫，青州兵黃巾降卒也，禁令其眾曰：「青州兵，乃還為賊乎？將擊之。」青州兵遂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乘勝追襲，不先為備，何以待敵？」鑿重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以功封益壽亭侯。遷左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太祖使

### 史籍

卷之六十五

### 三

曹仁討關羽於樊，遣禁助仁，伏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死。太祖聞之，歎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惠耶？」孫權禽羽，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刑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之曰：「樊城之役，水災暴至，非戰之咎也，拜安遠將軍，令詣鄴謁高陵，帝先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愜怒于禁降服之狀，禁見之，慙恚發病卒。」庚五

###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人，拜偏將軍，太祖圍鄴，易陽令韓範拒守，

太祖遣晃攻之，晃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請降，晃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傾耳而聽，今滅易陽，後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許之降，以示諸城，莫不望風矣。太祖從之，韓遂馬超反，關右太祖至，淹關恐不得渡，以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以截其襄，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壻，備未成，賊梁興夜將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關羽圍曹仁於樊，又圍呂常於襄陽，太祖遣晃救之，羽屯偃城，晃到，詭道示欲截其後，羽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敵圍三丈所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

### 史籍

卷之六十五

### 四

聲當攻，關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將敗，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陷圍入破之，太祖令曰：「羽圍墮鹿角十重，將軍全勝，遂陷敵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樊襄陽之困，過於荊，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矣。晃振旅還，太祖迎晃，置酒大會，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位，以晃為右將軍，封遼郡侯，晃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思不遺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

交授太和元年卒諡曰壯侯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征陶謙紹使靈督二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守許南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寇緩暫見齊整意常快快卿善以道馭之不然有變靈至陽平中郎將程昱等果反即斬昱以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防奸謀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將軍不必引咎也靈名亞於見封高唐亭侯

韓浩

史籍

卷之六十五

五

韓浩河內人東郡太守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惇守濮陽拒呂布有降卒共執持惇責以實貨軍中震恐浩乃勒兵屯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都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因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耶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此國法也促召兵擊持質者賊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以後有持質者皆并擊勿煩質由是助質者遂絕爲中護軍封列侯從討張魯魯降議者謂浩智畧足以緩遠可留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

俱還其親任如此

李典

李典字曼成鉅野人爲裨將軍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以船運軍糧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急擊之昱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伐崇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遂追之典留守惇果遇賊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耶典謝曰典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當質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二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典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出戰與典有隙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吾其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卒年三十六

文聘

文聘南陽人爲劉表大將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到聘

乃詣太祖。太祖曰：「來何遲邪？」聘曰：「聘受劉荊州厚恩，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孤弱，死無愧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歎，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愴然曰：「仲業，真忠臣也，厚禮待之，以爲江夏太守，封延壽亭侯，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卒，諡曰壯侯。

### 許楮

許楮，字仲康，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葛陂賊萬餘人攻楮壁，衆少不敵，兵竭矢盡。楮乃令壁中男女聚石置四隅，楮

史

卷之六十五

七

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賊爭牛，楮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楮率衆來歸。太祖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令宿衛。從討袁紹於官渡，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楮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楮休下，日他等懷刀入，楮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也，入帳見楮，驚愕色變。楮覺之，仰拳殺他等。軍中以楮力如虎而凝，號曰虎凝。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濟河，先渡兵，獨與楮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矢下如雨，楮乃扶太祖

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楮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楮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楮幾危。太祖與遂超單馬會語，唯楮從，超負其力，欲前突太祖。素聞楮勇，疑從騎是楮，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頓指楮，楮頓首，曰：「超不敢動，乃各罷。」楮謹慎奉法，曹仁自荊州來謁，太祖未出，與楮相見於殿外，仁呼楮入，便坐語。楮還，退人殿，仁意恨之，或以貨楮，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之？」楮曰：「彼雖親重，外藩也。楮備內臣，何爲入室私語乎？」太祖愈親待之。遷中堅將軍，文帝踐阼，封萬歲亭侯，卒，諡曰壯侯。

史

卷之六十五

八

### 龐參

龐參，桓道人，從馬騰擊羌氏，數有功，騰徵爲衛尉。參留屬，超太祖破超，惡隨超奔漢中。太祖定漢中，惡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與曹仁討關羽於樊，諸將以惡兄在漢中，頗疑之。惡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不殺羽，羽當殺我。」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屯中水五六丈，惡與將士避水上，陃羽乘船攻之，四面射。陃上惡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等欲降，惡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昃，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惡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

也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  
特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矢弓矢獨抱船覆水  
中為羽所得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何不早降  
惡罵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  
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諡  
曰壯侯

### 閭溫

閭溫天水人馬超奔上邽郡人任養舉眾迎之超遂圍冀城  
州遣溫告急於夏侯淵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遣人追溫  
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使反謂城中言陳方

### 史籍

#### 卷之六十五

九

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矣勉之城中泣稱萬  
歲超怒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  
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敬皇太守  
馬艾卒官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子就詣太祖請  
太守就至酒泉為張華所拘就與恭疏曰大人率屬敬皇忠  
義顯然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出兵攻  
酒泉別遣鐵騎二百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迎太守尹  
奉華前後受敵遂奔金城就竟平安詔賜恭爵關內侯就後  
為金城太守就子敦晉武帝時為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  
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敦收將從事帝召敦還責以何不審

啟而便收從事敦曰蜀地絕遠劉備皆豫之收其從事臣猶  
以為輕帝善之

### 楊豐

楊豐初名阿若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復仇報怨為事故時人  
為之語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建安中太守  
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募得千餘人以攻  
揖揖城守主簿龐清棄妻子夜踰城告急於敬皇太守初未  
肯發兵清欲伏劍太守感其義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已陷  
揖死清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昂攻郡時豐在  
外乃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亦反殺太守昂既陷酒

### 史籍

#### 卷之六十五

十

泉二郡合勢惠豐不與已同乃重募購豐令張掖以麻繫其  
頭生致之豐遂逃走單騎入南羌中合眾得千餘騎從樂浪  
南山中出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郡人  
望見東方塵起以為大兵到遂散散昂獨出走捕得昂豐謂  
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遂殺之時黃華  
在東還據郡豐復走敬皇至黃初中河西平定黃華降豐乃  
還郡詔拜驃馬都尉

### 鮑出

鮑出新豐人與平中三輔亂兄弟五人以飢餓留其母守舍  
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

人  
必昂族

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  
畧其母以繩貫其手掌擧去初等不敢追逐出從後到知母  
為賊所畧欲追賊兄弟皆云賊眾不可追出怒曰有母而使  
賊置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椎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  
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  
越圍所之又殺十餘人時出母被賊驅前去後賊既不勝乃  
走與前輩合出追擊之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復奮  
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賣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  
還其母比舍姬遂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  
何為不止出指求哀姬曰此我嫂也賊復解與之出得母還

史律

卷之六十五

七

遂相扶持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北歸而其母不能  
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乘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為安乃以  
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孝薦之郡郡辟之  
出曰田民不甞冠帶固辭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年七  
十餘行喪如禮至今年八九十才如五六十六者

太祖諸王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  
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  
當面試何謂倩人時鄴銅爵堂新成太祖將諸子登臺使各  
為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

學漢樂李  
王非

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太祖征孫權使  
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  
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而丁儀  
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植任性  
而行而不矯情自飾官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以不為嗣植  
常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  
諸侯科禁而植龍目章太祖曰始者謂植諸兒中最可定大  
事自植私出開司馬門令吾自視此兒矣太祖既慮終始  
之變於是以罪誅楊修植益不自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  
為關羽所困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

史律

卷之六十五

七

植將行太子飲而醉之太祖召植植不能受命太祖怒而罷  
之文帝即位誅丁儀丁廙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  
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違命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  
太后故貶爵安鄉侯三年立為鄴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  
徙封雍丘其年朝京都植將到關自念有過當謝乃留其從  
官苦關東單將兩三人後行人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關  
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  
頭負鐵鎖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  
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涕泣太后不樂詔乃聽復王服  
是時行過諸國去後任城王彰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

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濶之恩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作詩七章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明帝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莫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勳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議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安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繫於鈎餌者恐鈞射

史緯

卷之六十五

主

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死日趙甲至齊雍門伏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勝死日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勝死日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有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有今趙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今趙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聞不可以死趙甲邪遂刎頸而死趙人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秋將使趙社稷不血食遂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聞不可以死趙甲邪遂刎頸而死趙人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秋將使趙社稷不血食遂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侵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輪

史緯

卷之六十五

西

卷之六十五

史籍

卷之六十五

五

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驕驕禽息焉視終於白首此徒罔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從小鄒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執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名著於鼎鍾聲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

史籍

卷之六十五

六

是以啟其醜而獻其忠三年徙封東阿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數譴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詩人咏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戚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

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  
伏自惟庸難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  
竊自料度不復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  
綬射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簪綬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  
也遠慕虎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念伐木友生  
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  
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  
而甘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  
之誠不能動天崩城潰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

史緯

卷之六十五

七

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  
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  
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  
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  
故柏舟有天之怨谷風有棄子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  
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  
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宜緝熙  
章明之德者是爲懷懷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  
敢復陳聞冀陛下倘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  
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開

國仁及草木則行莠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  
章刺今兄弟情禮簡息妃妾之家膏沐疏畧朕縱不  
能教而睦之王援古喻今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  
哉夫明貴賤崇親親體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  
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讒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  
如王所請植上疏陳番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  
官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  
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有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  
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著  
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  
也

史緯

卷之六十五

八

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  
尹之爲朕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  
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漠神通登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  
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  
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龍輿近步遵常守故安足  
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職無人庶政不整者  
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  
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  
重位益重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  
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詞假武



行交之美而數年已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  
皆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殄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  
泗麗應譟譟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  
益脫矣昔漢文皇帝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  
外有齊楚淮南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  
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  
同昔驪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卿御之形  
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  
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  
理武將行師方難克殄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鸞駕

史律

卷之六十五

九

暴露於惡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  
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  
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  
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  
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  
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摠舒  
羅積死不惜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  
已建戊軒驚馬陛下將復勞玉躬提挂神恩臣誠竦息不遑  
寧處願得駕馬執鞭首當塵露振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  
慕上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力輪轂雖無大益真有小補

士息  
子也

司馬氏之  
禍子建先

見之矣

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  
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  
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難臣自當之二南之輔  
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  
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  
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公之樹國  
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  
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務  
主威能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  
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  
史律

卷之六十五

十

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  
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其其祭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  
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  
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  
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  
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  
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  
士植以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  
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

以戮囚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憂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視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誅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曰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知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額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櫬子弟懷糧蹈鋒刃以御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隄風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劫唯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以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林席非糜不食服不能視氣息我屬者凡三

十七人疲瘁風靡流盲韓賁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聊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松組獵草驅護鳥鵲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曠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金復見送施若畫時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官家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相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廬原之宅也臣也臣也願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綬追柏成子仲之業管顏則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肩胛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潏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薦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遂還之冬詔諸王朝明年正月六年二月以陳四縣封捕為陳王邑二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論時政幸其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變迫索屬皆買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

嚴於禁商  
幸勿試用  
亦不必矣  
知言之可

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遺令薄葬。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皆削除之。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魚祭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過植等。在於疇昔。何緣有窺望乎。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悲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史籍

卷之六十五

三

鄧哀王冲。太祖第七子也。字舒。聰穎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時孫權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數。訪之羣下。咸莫得其理。冲曰。置象於船上。刻其水痕。所至載物而稱之。則較可知矣。太祖大悅。太祖馬鞍在廐。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乞命於冲。冲曰。待三日後以聞。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怪問之。冲曰。世俗言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齧。是以憂也。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柱乎。遂無所問。冲每見當刑者。輒援其冤枉之情。而後理之。及吏以過誤觸罪者。常爲太祖陳說。多獲寬宥。明察仁愛。與性俱生。

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之幸也。爲聘甄氏。女與合葬。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舍舒在我。亦無天下。太和五年。加號曰鄧哀王。中山恭王。哀。太祖第十一子也。初封平鄉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置。亮曰。夫生漢宮之中。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遊宴。衮獨單思經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累。非益我者也。三年。爲北海王。六年。改封中山。青龍三

史籍

卷之六十五

三

趙王幹。一名良。太祖第十五子也。母曰陳氏。良生而母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年五歲。太祖疾困。遺命太子曰。此兒三歲。父母五歲失父。以累汝。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常呼文帝爲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愍其如是。每爲涕淚。黃初三年。封河間王。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爲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之曰。易稱開國成家。小人勿用。自太祖受命創業。漢視治亂之源。遠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

中山非哀  
其嗣王也  
敬平王名

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與犯妖惡同罪夫豈  
薄骨肉哉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先帝  
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每誦詩感棠棣之作  
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  
聘之禮而楚中山金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提咸伏其辜近東  
平王復使屬官賁壽張更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今有司以曹  
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  
王幼小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  
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誰能無過已詔有司有王之失  
叔父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爾朕意焉累增  
史籍

卷之六十五

五

邑并前五千戶

楚王彪太祖第十七子也初封弋陽王太和六年改封楚嘉  
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遣侍  
御史就國案驗收治尚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  
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曰  
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避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  
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  
惟王國之至親作藩於外不能戴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  
邪邪乃與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邪謀國危社稷  
有忤忒之心無忠孝之意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

自陷罪辜既得其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  
族帥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  
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  
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後封彪世子嘉為真定王

樂陵王茂太祖第二十五子也黃初三年封乘氏公茂性傲  
很少無恥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三年封聊城王  
詔曰昔象之為弟傲而大舜猶侯之於有鼻近漢之淮南阜  
陵皆自陷法禁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于而錫王有虞建  
之於上古漢氏行之於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乘氏  
公茂少不聞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  
史籍

卷之六十五

宋

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  
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  
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正  
始三年王兄東平靈王徽薨茂稱噬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  
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  
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魏興封建侯王皆使寄地而無  
其實老兵百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京  
師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遊獵不過三十里又設防  
輔臨國之官以伺察之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  
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宗室曹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

史緯

卷之六十五

七

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黜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與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益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功盛則有與其共治衰則有與其守其法安則有與其享其福危則有與其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木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鵲鳴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閭牆之忿不忌禦侮之事

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見驅場猶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門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用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泰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泰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泰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納虢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桓文

史緯

卷之六十五

七

之後授以陵遲吳楚燕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趙宗姬衰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亡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喪於韓暨於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小弱西迫強秦南畏大楚憂懼滅亡匪遠相恤至於報王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聘誦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愆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第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錫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昆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柁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分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

改制易法龍任兄弟而乃師法申商諮謀奄豎自幽蔑官身  
邊望處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仰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  
得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  
論分封則國建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  
民有室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  
區之陳項所得藉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  
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是  
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  
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  
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東牟

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并叛高帝毀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木重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

爲七，地分爲六，淮南三制，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竊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國嗣也。其言淩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爲田常之謀，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頒發恩德，豈不哀哉！由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懼輕勢弱，不能自主耳。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

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曾不臨秦之失策不因周之舊制乃顛習弊壞之法而徵倖無彊之期至於桓靈宦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太祖武皇帝取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京師定都鄴邑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鑒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寄王於空虛不治其邦之民宗室自同於疎遠不開上國之政權均匹夫

勢齊凡庶內無淺根之固外無磐石之勢非所以奠安宗社  
爲百世之謀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千里  
之上兼軍民之任武親故北國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會  
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  
也今之用賢或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  
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僅置百人之上使夫高賢之士畢志  
於枳棘之內勇畧之人屈首於卒伍之間非所以勸進才能  
優異宗盟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根蔭  
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  
言雖小可以譬大且疇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  
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  
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  
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  
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叛離危急將  
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遷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  
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同  
中常侍兄叔與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弱國其威信  
曹氏乘不能川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  
不思藩屏之重遂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武權伴  
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阡同匹夫雖懲七國矯

任遠也且魏之代漢非由積德風澤既微宇宙未一而彫  
枝幹委靡異族勢同蠹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  
等之制萬世不易六代興亡曹同論之詳矣

史緯卷六十六

三國志魏書七

列傳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祖暢漢司空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獻帝西還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頗著貴重朝廷車騎填巷賓客盈坐間粲在門倒屣出迎粲年切形貌短小入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除黃門侍郎以京師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不甚重也粲爲族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卒粲說表子琮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倉卒之際雖弱未分人各有心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耶琮不能對粲復曰如表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山世推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臬夷蕩定者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衆計捷甲倒戈應天奉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琮納其言琮既降太祖辟粲爲丞相掾賜爵

史記

卷六十六

史記

卷六十六

二

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袁紹起河北伏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儒而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及平江漢引其賢儔置之列位海內同心望風願治此三王之舉也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曰卿能誦誦乎曰能因使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奕者不信以碁蓋局使更以覆他局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如此善屬文舉筆便成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道病卒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粲與徐幹偉長陳琳孔璋阮瑀元瑜應瑒德璉劉楨公幹並見友善幹清直體道六行修備除上艾長以疾不行琳爲何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師欲以有太后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役於他大兵合聚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納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檄袁氏



敗瑀歸太祖太祖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  
惡止其身何得上及父祖耶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  
少受學於蔡邕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屈太祖雅聞  
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  
送至太祖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  
鼓琴遂撫弦而歌音曲殊妙太祖大悅以琳瑀爲司空軍謀  
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皆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  
呈太祖太祖苦頭風臥讀琳所作翕然起曰此愈我病太祖  
常使瑀作書與韓遂書成呈之太祖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  
能增損瑀植各被辟爲丞相掾屬世子嘗賜植席落帶其後

史

卷六十六

三

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嘲植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  
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植荅曰植聞荆  
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琅之金登窮  
究之首觀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汚  
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初皆未能自接於  
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  
凡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  
於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植辭旨巧妙如是特  
爲諸公子所親愛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  
中堂八戚伏而植獨平視太祖以植不敬滅死輪作刑竟

署吏瑀以十七年卒幹琳植二十二年卒文帝典論曰今之  
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  
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  
以騁騁騁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  
然非衆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援漏卮圓  
扇橋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  
記今之儔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審孔融體氣高妙  
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難以嘲戲及其所善  
陽班之時也穎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善倉雅蠶篆許  
氏字指初平時客荊州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

史

卷六十六

四

造淳詣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未與談時天暑植呼常從取  
水自澡訖傳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銀跪九擊劍俳優小說  
觀千言謂淳曰邯鄲生何如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  
評說泥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  
名臣烈士之優劣頌古今文章賦詠及當官政事所宜又論  
川武行兵倚仗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侔  
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款植之材謂之天人焉黃初初以淳  
爲博士給事中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得名於汝潁長於  
書記爲丞相主簿陳留路粹字文蔚建安初以高才爲軍謀  
祭酒太祖使粹爲奏致孔融罪人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

轉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魚案曰尋省  
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傳  
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肯不若哉余竊怪  
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常仲將仲將曰仲宣傷於肥瘠休  
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龕疏文蔚性頗忿驚  
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藥也其不高韻蓋有由矣然若  
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損幹其為允澤亦壯觀也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  
七人之例儀字正禮父冲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  
定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太祖

史籍

卷六十六

五

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  
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  
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  
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楨  
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與議論嘉其才曰丁掾好士即使其  
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眇是吾兒誤我儀亦恨不得向公  
主而與楨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楨而儀等又  
共贊之及太子立欲儀自裁而儀不能決對中領軍夏侯尚  
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收付獄殺之楨字敬殷儀之  
弟也博學洽聞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嘗從客謂太祖曰臨

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睿智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  
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所以種福於  
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動太祖太祖曰楨吾愛之安  
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楨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  
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庶聞知臣莫若君  
知子莫若父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  
何益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而況我公加之  
顯明哲今發特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  
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太祖深納之文帝即位誅  
儀與并其男口緯字公高少喜文學位至越騎校尉瑒弟瑒

史籍

卷六十六

太

瑒字貞威以文章顯瑒官至侍中貞參相國軍事又有吳質  
字季重濟陰人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臨薨侯所禮愛質  
弟善處其兄弟之間五官將為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坐坐席  
楨坐譴質出為朝歌長遷元城令太子與質書曰歲月易得  
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  
支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  
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耶昔日游處行則同與止則接席  
何常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  
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其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  
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換其遺文都為一集

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土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才抱質恬淡寡欲有其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者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連常斐然有連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其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麗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情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若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履險於子路懸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

肥與言性

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獻歡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始質爲單家少游遊貴戚間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山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文帝立徵質與車駕會洛陽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黃初五年質朝京師詔上將軍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鍊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耻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驛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卿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爲瘦真愈怒拔劍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敢持勢

盛惠

盛惠字孝章爲吳郡太守孫策平吳會以惠有高名深忌之遂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

文士英難  
用各有時  
文舉才力  
當益德仲  
訓之助宜  
其附也

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漂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承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是仲尼不當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

史記 卷六十六

矣

賢珠玉無腰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為權所殺。子匡奔魏。權既殺憲。而憲故所舉孝康。婦覽戴員。亦殺權弟丹陽守翊。匡為魏征東司馬。

衛說

衛說。字伯儒。安邑人。太祖征袁紹。而劉表援之。關中諸將又

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親以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遷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親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項遺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間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豐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制。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供給。食民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曰。自太祖太祖從之。遺謂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

史記

卷六十六

九

關中服從。乃召親還。還尚書。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肅取實任。太祖問繇。繇以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志願已足。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若以兵入關。中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生疑。一相驚動。地險乘強。殆難為慮。太祖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進。關右大叛。太祖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乃悔不從繇議。文帝踐阼。為尚書明帝印位。封關鄉侯。親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訟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

命而選川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觀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強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敵於豺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

史緯

卷六十六

十

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不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世。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加增廣。工役不輟。帝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謂當得雲表之露。以聚玉屑。故立仙掌。以承

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無益於事。糜費工夫。誠聖慮所宜裁制也。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好古文。烏篆隸草。無所不善。卒。諡曰敬侯。子瑾嗣。

劉虞

劉虞。南陽人。年十歲。戲於講堂上。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適理。與兄望之。有名於世。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歸。虞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同光於內。則宜模範。蠶遷化於外。坐而待斃。殆不可也。望之不從。每

史緯

卷六十六

十

見害。虞奔揚州。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黃門侍郎。太祖欲親征蜀。虞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君子不以人廢言。故獨斷者。必博采於衆。謀夫。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何也。蓋能自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吳蜀之民。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衆。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能自計者。與欲自潰者。勢異耳。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

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而守之。選天下之卒。隨方面而鎮焉。廣務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歲年。國富民安。吳蜀可不勞而定也。虞弟偉與魏諷善。虞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而世之交者。不思擇人。務合黨衆。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撓世沽名。卿勿復與通。偉不從。及諷反。偉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特原虞不問。徙署丞相舍曹屬。虞上疏謝曰。臣罪應覆族。殿下起煙於寒灰。生華於枯木。物不吝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以革陳。虞表論治道曰。亂弊之後。人才匱乏。股肱大職。邊

得侯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多少。及盜賊發興。民戶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雖無部司之監。奸惡妄毀。可得而盡。太祖甚善之。文帝卽位。爲侍中卒。

傳報

傳報字蘭石。北地人。弱冠知名。時何晏鄧颺夏侯玄求交於報。報不納。荀彧謂報曰。泰初諸公。一時之傑。虛心交子。而子不納。怨咎至矣。報曰。泰初志過其量。能令虛聲。而無實才。平叔官達而情近。好辯而無誠。玄茂有爲而無終。多言而妬前。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司空陳群辟爲掾。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報難劭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典遠。苟非其才。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平王畧虧顛。曠職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混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曉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畧以閑亡禮之存者。唯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肇基皇祚。埽除因逆。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難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

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補名考實。科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細目是急。制作不立。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其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於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卿之民。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常任薄伐。則德行未必。敎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終上度。敷貸。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遷黃門侍郎。耶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報謂爽弟義曰。何平叔外靜

史錄 卷六十六

五

內結好利而不務本。吾恐必惑于兄弟。仁人將違而朝政廢矣。晏遂免。殿官復拜祭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懿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河南天下都會。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劉訢總其目而太密。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殷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日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河南俗黨五官僚功曹典選職。皆拔其本國人。無用異邦者。嚴各舉其長而用之。官曹分職。而考校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備而不可犯。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吏民久而安之。遷尚書。報以奏始置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

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教弘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其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時議欲親伐吳。三征厭策。各不同。詔以訪殷。殷對曰。昔夫差陵齊。勝者威行中國。不免姑蘇之禍。齊閔兼士拓境。闢地千里。不救莒城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驗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罪戾忠良。誅及嗣胤。志盈欲滿。凶暴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大舉之策。今孫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獨其虐政。民免酷烈。倫安新患。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全。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武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個驅場。觀變而動。三者皆

史錄 卷六十六

五

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遣軍大個。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一也。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二也。乘衆討襲。無勞遠費。三也。凡此三者。軍之急務也。昔樊哈順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而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廣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投長策以禦之。寇虜崩潰。斯必然之數也。不從。詔征南大將軍王親等征吳。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恪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殷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格不過運

偏幸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回  
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正元二年母丘儉文欽作  
亂或謂可遣太尉孚往惟假固勸大將軍師行師未從假重  
請曰淮楚兵勁儉等負力遠關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職有  
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時師新創目瘡創甚聞假言賑  
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假守尚書僕射俱行儉歎破及  
師薨假與司馬昭徑還洛陽昭遂輔政進封陽鄉侯卒

### 桓階

桓階字伯緒臨湘人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  
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

史記卷六十六

七

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  
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車諸侯以尊  
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紹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  
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  
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奉王命以討有罪孰敢  
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附之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  
沙及傍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  
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自匿久之劉表辟  
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不受因辭疾  
告退太祖定荊州辟爲丞相掾主簿遷尚書曹仁爲關羽所

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階曰今仁等居  
死之地必有死之心內懷堅守外有強援大王案六軍以示  
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  
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卒

### 陳羣

陳羣字長文紀之子也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  
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  
駕時聞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強今東  
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  
不聽遂東袁術來戰布果襲下邳術大破備軍備恨不聽羣

史記

卷六十六

七

言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達  
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達穢德必敗太祖不聽後模  
達皆生奸究誅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後矯爲名臣吳人  
叛乾死其難世以群爲知人魏國既建遷御史中丞太祖議  
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  
鴻臚以爲死刑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  
父之論乎群對曰臣父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  
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  
民易著則刑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  
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辜



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刑其足則永無淫放穿鑿之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群言而顧衆議故且寢。文帝卽位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明帝卽位封賴陰侯爲司空錄尚書事。青龍中營治宮庭百姓失農時群上疏曰。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與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

史

卷六十六

太

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若漢高祖是也。群曰。昔漢祖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必欲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同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達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劉虞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群言之

太祖太祖曰。與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虞深德群。群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卒。謚曰靖侯。群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議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故司空陳群諫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群於是乎長者矣。子泰字玄伯嘉平初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趙山築二城使將句安李歆守之。聚羌胡賈任寇逼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趙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

史

卷六十六

尤

糧。羌患維勞役必不肯附。可圍而取之。維欲趨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也。淮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來救出自牛頭山。泰曰。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質等堅壘勿與戰。泰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維懼走。安等遂降。淮卒秦代爲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雍州刺史王經與姜維戰於洮水大敗。還保狄道城。維遂圍之。泰晨夜進兵。鄧艾等以王經新敗不如守險觀變。然後進救。泰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棧陽積穀之實收降卒招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

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  
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遂進軍以山道深險賊必  
設伏乃龍從南道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秋道東南高山上多  
舉烽火鳴鼓角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踴躍維始謂救兵當  
須眾集乃發而卒聞已至乃緣山突出秦與交戰維退還時  
一方有事難以虛聲援動天下秦之故希簡曰大將軍司  
馬昭諸荀頌曰玄伯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  
希簡上率必能破賊故也大將不當爾耶微為尚書右僕射  
高貴鄉公之殺太傅司馬乎與秦號哭盡哀司馬昭入秦見  
之悲慟昭亦泣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秦曰獨有新賈充少

史書

年

可以謝天下耳昭曰卿更思其次秦曰豈可使秦復發後言  
遂驅血卒贈司空子恂嗣陳氏太丘長寔寔子鴻臚紀紀子  
司空群群子泰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賊時  
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陳矯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請許謂矯曰  
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矯矯還曰聞遠  
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閭門難豫有德有行吾  
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潤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  
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學雄

姿桀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  
項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漢敬友矯都為孫權所圖  
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  
蒙救授使為外藩則吳人挫謀徐方永安未從之國望風景  
附崇德威成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  
奔走告急冀無中宵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太祖乃遣赴救  
吳軍既退登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還魏  
郡太守時繁囚千數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  
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禁之患可謂謬矣悉自寬罪狀一時  
論決人為尚書太祖薨于洛陽羣臣拘常制以為太子即位

史書

年

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  
遠近之望且愛子在側一旦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  
頃刻皆辦明且以皇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文帝曰陳季弼  
臨大節勇畧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文帝受禪還矯尚書令  
明帝即位封東鄉侯車駕嘗幸至尚書門矯跪請曰陛下欲  
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  
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還司徒景初元年卒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於本族魏  
郡太守徐宣庭議其關太祖惜矯才不問或言可易諸城守  
用譙沛人宜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教節何必譙沛而沮宿

衛者心乃止

衛臻

衛臻字公振，陳留人。父茲，字子許，弱冠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茲買物，隨價酬直。文生嘗訶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二人相去，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積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明帝卽位，臻爲右僕射，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廩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還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律，將使天下

史

卷六十六

三

馳騁而起矣。時帝隆意於殿舍，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倭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耳。諸葛亮出斜谷，孫權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遠東。」臻曰：「儉所陳乃縹緲，非王者之事也。吳蜀頻歲稱兵，冠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

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備，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軍果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曹爽輔政，固乞遜位，卒，贈太尉。

盧毓

盧毓字季家，植之子也。爲冀州主簿，時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氏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駭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禮未廟見之婦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氏生有繼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若同牛合羣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曰：「與其

史

卷六十六

三

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荀以白氏已受禮聘，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明帝立，以毓爲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上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臣恐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正元三年，遷司空，諡曰成侯。

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以冀州四戰之地。獨南依荊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驕近。讒慝易生。久必貽危。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瑗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不可一槩。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弊其衣冠。匿其輿馬。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矯枉過正。而不

史

卷六十六

語

近人情。恐激流。行則隱。偽滋矣。魏國既建。爲侍中。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太祖不聽。洽固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耳。洽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罪亦宜之。二者不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明帝卽位。封西陵鄉侯。轉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帝聞之。加賜穀帛。卒。謚曰簡侯。

常林

常林字伯槐。河內人。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林性好學。帶經耕鋤。其妻

倪餗之相敬如賓。爲幽州刺史。文帝爲五官將。林爲功曹。太

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討之。林曰。昔忝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服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大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文帝踐阼。遷少府。林性既清。曰。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性潤達。數數開林。擢吏。聲不以爲然。後林夜擣吏。不勝痛。叫呼徹曙。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喟林曰。聞卿爲廷尉。爾耶。林曰。不也。崔曰。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明帝卽位。封高陽鄉侯。徙

史

卷六十六

重

太常。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懿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白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取譖。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卒。謚曰貞侯。

沐並

沐並字德信。河間人。吳使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伴何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若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播異域如此。爲濟陰太守。還拜議郎。年六十餘。作終制。誠其子。嘉平中。病困。

通勝不能  
見此可  
案不許見  
如何

救像掘塹，俟氣絕，令二人舉屍，卽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去米肉之，莫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避之。

時苗

時苗，字德胃，鉅鹿人，爲壽春令。時蔣濟爲治中，苗初至，往謁濟，濟責苗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悲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苗乘薄暮，車黃犢牛至縣後，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僚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蔣濟仕至太尉，濟不以苗毀已爲嫌，苗亦不以濟尊貴屈意。

史籍

卷六十六

宋

楊俊

楊俊，字季才，荊嘉人。司馬懿年十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使牧羊，而象書因被蓋楚，俊嘉其才，贖象者家，爲聘妻，置屋，魏國建，俊爲中尉，臨苗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群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苗才分所長，然稱苗舊美，文帝常恨之，及卽位，出爲南陽太守，黃初二年，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宛耶？」乃收宛令，及南陽太守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王象爲常侍，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與尚書僕射司馬懿，當帝前叩頭。

不是  
是人來攻  
以五十人  
守城何足  
濟事幾絕

史籍

卷六十六

宋

流血竟而，諸帝滅死，帝不吝，欲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頓頭，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字無俊耶？無我耶？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象克痛之，象自恨不能濟俊，發病死，魏文福後如此觀殺鮑助與俊其無人君之度矣

杜襲

杜襲，字子緒，根之子也，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歎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鳳翔，待時而動，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委身哉？」見能不已，非吾能也。欽曰：「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以爲西郡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飲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襲乃遣老弱各就田業，留丁強備守，吏民秋到表以步騎萬人來攻，襲悉召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出者聽之，身執矢石，吏民感恩，用命，臨陣斬敵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二人，其餘十八人皆被創，賊入城，襲帥傷疾決圍得出，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者如歸，南陽功曹柏孝長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幸被發，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則立而埽，三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糲，親詣襲，曰：「功可習也。」魏國既建，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議多聞，拜侍中，襲嘗獨見，至於夜半，聚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曰：

天下事豈有盡邪卿豈待可矣時將軍許攸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欲伐之群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也太祖曰許攸慢吾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也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耶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撫攸攸即歸服明帝即位封平陽鄉侯卒諡

史

卷六十六

宋

曰定侯

趙儼

趙儼字伯然陽翟人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太祖以儼爲朗陵長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唯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不可不誨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若綿絹不調送恐謂我觀望有所須待儼曰誠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可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

陽安郡當送綿絹百姓困窮降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有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撫慰所歛綿絹皆俾還之或報曰輒白曹公綿絹悉以還民郡內遂安還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屯賴陰樂進屯陽翟張遠屯長社諸將任氣多不協使儼并泰三軍每事勸喻遂相親睦以儼爲關中護軍時被書差新兵千二百往助漢中守使平難將軍殷署忤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愁苦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慰勞之署軍前行四十里舉叛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與叛者同部曲各被甲持兵不自安儼喻以

史

卷六十六

宋

成敗慰屬懇切皆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料簡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卽相率還降儼寄白宜遣將南大營諸營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儼謂諸將曰今舊兵既少東兵未到諸營其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早決之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良善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因使所留千人分布之日中盡遣上道東兵尋至乃并徙千人令相及其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開羽圍曹仁於樊

儼以平寇將軍與徐晃俱前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適所以弊內鋒耳當今不若前軍備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之到不過十日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諸將然之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執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汚水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其後恐羽還救而我承其敵故順辭求效今羽已孤進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救仁

裴潛

裴潛字文行聞喜人爲代郡太守九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兵以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

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遷前後所畧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郡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震服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問潛郡事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益爭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至乃遣鄆陵侯彰爲驃騎將軍征之明帝卽位封清陽亭侯遷尚書令卒諡曰貞侯潛性清恪每之

嚴幹

嚴幹字公仲馮翊人司隸辟不至郡舉孝廉黃初中爲五官中郎將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公羊爲賣餅家數與幹辯折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常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遷永安太僕卒

王弼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裴微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微微奇之問弼曰夫無者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言也老子是有者也無其所不足者故恒言之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孔子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正始中以弼爲臺郎時曹爽專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傳不治不得在門下弼與鍾會善會議論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過之弼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發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精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史籍 卷六十六

注

注周易老子年二十四辛

韓宣

韓宣字景然渤海人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書出鄴宮於東掖門內與諸舊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泥潦宣欲避之聞潦不得去乃於道邊以扇自障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常從問宣何官宣曰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府吏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曰於禮臣子一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

何家用人  
當養廉恥  
也可如此

乃釋去爲太子言之以爲辯黃初中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詔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輒過問爲誰左右曰尚書郎韓宣也帝追念臨舊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耶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以當受杖衆脫袴纏襪而得及解縛襪腰不下乃趨而出帝目而送之笑曰此有贈詔之士也出爲東郡太守明帝時爲大鴻臚卒南陽韓暨以宿德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都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易相如

崔林

崔林字德備清河人除郎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文書賤賤

崔林

史籍 卷六十六

注

爲幽州刺史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焉遷至來賓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問使連屬林言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疎局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請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故事使有恒常轉司隸校尉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廢選此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登在乎佐吏之職不審哉方今軍旅或優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早陶仕庚伊尹臣服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易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在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拜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卒諡曰孝侯。

高柔

高柔，字文惠，陳留人。太祖以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邵公爲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况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遂皆自勵。高幹既降，復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奸。令史柔處法，平允。風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

史

卷之六十六

高

哀之，徐解柔縛之而去。自是辟爲丞相舍曹屬。太祖欲遣鍾繇討張魯，柔言：今遣大兵，騁遂馬超，謂爲已來。將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錄入關遂起等果反，轉丞相理曹掾，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愚猶不恩，更重其刑。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宜貸其妻子，一使賊中不信。二可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望，而復重之，恐自今在軍之家，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文帝踐阼，遷廷尉。明帝時，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臨

游獵有禁

史

卷之六十六

章

京名，送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吾送龜廷尉，便當悉錄，何復請告者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帝乃下京名還訊，各當其罪。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昭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竊聞晃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那奚明羊舌肸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則若罔聞，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聽使齎金屑飲晃，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群鹿犯禁，殘食生苗，所傷不貸。柔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多得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五百頭，狐萬頭，使虎一頭，平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三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將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徙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

賜賜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多得不如早取之爲便也護軍營士賈禮近山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息爲官奴婢妻盈詣廷尉稱冤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曰夫少卑特養一老姬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無視不離非輕役不顧家室者也柔曰汝夫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有與人交錢財乎曰嘗出錢與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于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稱無有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舉實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殺禮便宜早服子文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遣吏宰

史傳

卷之六十六

史

孫禮

孫禮字德達容城人明帝時爲尚書帝方修宮室有傷農務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經至作所稱罷罷民帝嘉其意不責也明帝臨崩以曹爽爲大將軍恩得良佐於牀下拜禮大將軍長史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之以爲揚州刺史還美州收太傅司

解所著也

史傳

卷之六十六

史

馬懿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誰能決之虛芮待西伯而丁宜今分明禮曰訟者據據基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以加權楚又墟墓或遷徙如今所聞雖卑園猶難之若片言折獄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懿曰是也禮到按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猶能尊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鄒以馬丹侯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虛假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

可忍。夷誅後，還司空，封大利亭侯。嘉平二年卒。

史傳

卷之六十六

史

史傳卷六十七

三國志魏書八

列傳

辛毗

辛毗，字佐治，陽翟人。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荊州，次於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太祖謂毗曰：「譚能信尚必克不？」毗曰：「明公無問信與不也，直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他人能與其間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

史傳

卷之六十七

史

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讎鬪，國分為二。連年征伐，戰士生虜，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固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土崩瓦解，此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應其後，以名公之威，擊疲弊之寇，無吳迅風之振，秋葉天以哀尚與明公。明公舍之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憂。方今二袁朝不謀夕，而不取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修厥德，未可動也。夫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而天下震矣。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於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裴毗為譚郎，文帝踐祚，遷侍中，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道祚，

神受。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從之。帝徙冀州，土家十萬戶，冀河南時旱蝗，民饑，群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臣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則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奮衣而入，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從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從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群

時也。帝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卽位，封賴鄉侯。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于故諫，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焉有欲爲公而毀其節者？耶？允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忠亮不如卒毗毗宜代。帝以訪於資，放資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雖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遠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惟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畧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諸葛亮圖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爲流失所中死。帝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弱主意，乃曰：陳公是何言，欺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帝也。及委國於仲而文惠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帝也。及委天下而陛下

軍師使節  
止兵由戰  
停可蓋項

與今國內所少豈張師乎青龍二年請為亮率衆出渭南大將軍司馬懿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恐不能禁乃以亮為軍師使持節止之亮沒還為衛尉卒諡曰肅侯裴松之曰裴人必於其倫乎亮欲弘廣至意當舉若張遼之嗜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為此哉亦是

楊阜

楊阜，冀人也。以州從事為收草端使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斬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慮，用人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韋康為刺史，辟阜參軍事，為

史記 卷之六十七

超戰敗，渭南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餘伯反於河關，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兼得羌胡心，大軍一還，恐隨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不從。超果率衆擊隴上郡，縣皆應之。唯冀城固守。超攻城，阜率士大夫及宗族應兵者千餘人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州吏刺傷超，超循水潛出來，救為超所殺。刺史有降超之意，阜泣涕諫曰：阜等幸父兄子弟以義相屬，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刺史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殺刺史，拘阜弟岳於冀。阜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兄妾敎屯隄城。阜

皇甫嵩  
今敘子  
敘阜弟

往見敎母及敎，涕泣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觀息於天下？馬超背母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黃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超府所以害敎君也。超強而無義，多讒易圖耳。敎母慨然謂敎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孤。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敎從阜計，與鄉人姜隱、趙昂、武都人李俊、王靈、韓遂、侯孟、王異、諸岳并結安定、果臝、南安、趙雲等約。管既明九月，與敎起兵於南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衛寬等解岳閉冀城門，殺超妻。子超妻歷城得敎母，敎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樂賊，天地豈久容汝？超怒殺之。阜與賊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隄右平定，未

史記 卷之六十七

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曰：阜若存，存存難之功，若亡無死節之功，於法當誅，不宜苟荷爵祿。太祖不許。為武都太守。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拜城門校尉。阜見明帝若朝，被綬綬半張，與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然。然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超少府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今吳蜀未平，而天變屢降，陛下宜深慎。有以蒼天譴問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希圖山陰，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

以禮葬  
死矣

史記

卷之六十七

本

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畢，退又不得，非主軍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帝即召諸軍還，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以為致治在於任賢，富國在於務農，舍重賢才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官館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史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以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聞，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崩，之甚迫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欄，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笑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王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戒。高高在上，實鑒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兢兢大業，猶恐失之，而乃自暇自逸，唯宮室是修，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

史記

卷之六十七

七

其戶，闢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豈屋之禍至於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社，十萬之軍東西奔赴，農夫廢桑，民有饑色，陛下不以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若使國亡，臣安得以獨存？故不敢不言。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言不切至，不足以愚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將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天子感其忠，手筆詔答，阜數諫，爭不聽。乃固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趙昂為羌道令，妻吳，姓王氏，留西城，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吳兩男，吳女美，年十六，與吳在城中，吳恐為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美而歎曰：「身死，禍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况我親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黔食瘡形，變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唯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而絕。時適有解毒藥，探口灌之，良久乃蘇。遂安中，昂轉參軍事，使居吳舍，馬望攻吳，吳射者布蟻，在昂守備，悉脫佩環以賞戰士，及起攻急，城中餓困，刺史韋康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吳，吳曰：「當勉所君致死，不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長子月於南郡。

趙妻楊氏問異節行請與議異徵信昂於起以濟其謀乃  
推奉之楊氏以爲忠於已遂與異重相結昂所以得尹弼者  
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起告異曰吾謀如是當奈  
月何異厲聲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  
況一千哉昂遂閉門逐起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與復與  
昂保祁山爲起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月

###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高堂生後也泰山太守薛悺命爲督  
郵督軍與悺爭論名悺而呵之隆按劍曰昔定公見傷仲尼  
歷階趙王彈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氣

史

卷之六十九

九

帝驚起止之黃初中爲平原王傅王卽尊位是爲明帝時  
關內侯還侍中崇奉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時事有所疑之  
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聖禮修德  
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座  
天火爲災今上天降鑒譴告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大意昔  
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開災恐懼備身  
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前代之明鑒  
也按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今宮室之所以无  
虞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謂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  
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統也

史

卷之六十九

九

同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  
隆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  
越巫之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役有江  
充巫蠱之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  
類應行精祓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親災責躬退而修德  
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  
雨外足以請禮儀清墻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楚甯  
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聽遂復崇華殿時  
郡國有九龍見改曰九龍殿陵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  
同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起陵霄閣而鵲巢之  
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  
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夏桀商  
受讓請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親災疎懼  
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除普天  
之所患與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轉禍爲福  
而已哉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於大辰陸上疏曰凡  
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將營宮室則宗廟爲  
先殿庫爲次居室爲後今郊丘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  
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  
之費甚齊民不堪命四海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

明長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心也夫宋祿平宮虞夏之所以垂皇風也瑞臺瓊室夏商之所以犯人誅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華章灼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皇天仁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以相覺寤陛下宜體慈父懇切之訓崇孝子祇敬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又請改正朔易服色帝從其議改元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尚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山之石英采殺賊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造陵雲臺陵霄閣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陸上疏切諫曰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而已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輕省租稅不治玩好動容者賢事違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同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復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獲罪為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矣昔秦始皇不

史書

卷之六十七

十

傳本止三  
云六龍也

崔後宮耳

史書

卷之六十七

十一

築道德之基而作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聖賢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以為天下倒縣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崩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詎受休者既絕應賜不應輸者又皆出半今此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鮮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夫祿賜殺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專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是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其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於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職在無諱宜見節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



不誠對何  
旨之奏  
臣可謂忠  
矣

亦滅族是以史遷議之以爲世誠帝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  
秦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竊  
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冒子顯  
陛下少垂省覽改往事之謬興來事之善臣觀黃初之際天  
光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  
臣於蕭牆之內可遂諸王使君國典兵星布恭時鎮撫皇畿  
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氏之亂實賴朱虛斯  
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誅德政則延期過  
歷下有怨數將移祚遷鼎由此觀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  
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

史籍 卷之六十七

主

今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佯伯夷直過史  
魚執心堅白寒餐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卬吉以  
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強飯專精  
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歛以時服子琛嗣

滿寵

滿寵字伯寧山陽人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  
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收之詰責所犯卽日  
考竟遂棄官歸太祖以爲許令曹洪有賓客在界犯法寵收  
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寵乃速殺之太祖喜曰宥  
罪不當爾耶故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太祖惡之欲坐以國廢

立收彪付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  
加考掠寵不報考試如法數日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試無  
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  
惜之太祖卽日赦出彪初或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  
免乃更善寵開羽圍襄陽寵助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  
于禁等軍以水長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城多崩壞或謂仁  
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寵曰山水疾速不久當退今自  
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  
若遷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  
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羽遂退文帝卽位拜伏波將軍大軍

史籍 卷之六十七

主

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敕諸將曰今夕  
風甚猛賊必來燒屯宜爲之備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  
掩擊破之封南鄉侯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  
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青湖  
傍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瘡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渡爲之備寵  
表未報休遂渡入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  
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救賊退休軍乃得還休卒寵以前  
將軍代督揚州諸軍事四年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充  
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言今賊大舉而還非本  
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從

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  
布遣人詣揚州求降，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  
請兵馬迎之，寵以為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  
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  
衛，多則事必遠聞，當密圖速發，臨時節度，其宜。」凌索兵不得，  
乃單遣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凌  
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召寵還朝。寵至，進見，飲酒至  
一石，不亂。帝慰勞遣還。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  
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執，官兵救之，常破賊大輩。  
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救之甚難。其西三十里地險，

史籍

卷之六十七

古

可依宜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為  
便。詔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  
下。船寵謂諸將曰：「權聞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  
自來既無功，必當上岸耀兵以示衆，乃潛遣步騎六千伏隱  
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多赴  
水死者。明年，權白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  
數千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  
弟子孫泰，賊遂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  
月，寵以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  
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

詔美之。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  
餘財。詔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正始三年卒，謚曰景  
侯。

田豫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自託於備，備甚  
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  
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以豫為東州令，瓚將王門叛歸袁紹，  
將萬餘人來攻城，豫登城謂門曰：「卿舍公孫而去，意有所不  
得已也。今還作賊，乃卿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  
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敗，太守鮮于輔以豫為

史籍

卷之六十七

主

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  
也。宜速歸命，輔從之。」太祖以豫為丞相軍謀掾，郡陵侯彰征  
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衆擾亂，莫知所為。豫  
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  
豫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郡人侯  
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  
人，表奏皆當死。豫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  
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  
靜，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強盛，侵擾邊塞，使豫持節護烏丸，  
鮮卑校尉自高柳以東，遼東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

利等共要誓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狹爲一，非中國之利。乃搆離之，使爲警敵。互相攻伐，素利出馬千匹與官爲此。能所攻，求救於豫。豫將銳卒，淡入赴之。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取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園之十重，豫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趨南門。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進。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素利等數來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遺物顯露，乃密懷金三十斤，跪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胡去之後，悉付外，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納戎好，今卿舉袖受伏金，仍送公用，朕甚嘉焉。」可賜絹五百匹。後胡復來，豫以絹與之。烏丸王骨進，禁黠不恭。豫因出塞，按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迎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今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威震沙漠。轉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往討之。會吳賊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詔豫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當赴成山。輒循海按行地勢，及諸山島微險，地列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觀，賊還果遇風，船皆漂蕩者岸，無所逃竄。

虜其衆，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賊破乃服。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得珠金甚多，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拜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懿以豫克壯書喻，未聽。豫荅曰：「年過七十而居位，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爲年八十二卒。

牽招

牽招，字子經，觀津人。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之。紹奇其意，不罪也。紹卒，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尚破走中山。

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阻疆胡，難幹迎向，并力觀變。幹不聽。陰欲害招，招間行而去。道隔追尚不及，遂東詣太祖。太祖辟爲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招到，峭王嚴騎五千欲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白天子，授我眞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後天子命曹公代之，當白天子，更授眞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拜假忠？忠曰：「時向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阻疆胡，難幹迎向，并力觀變。幹不聽。陰欲害招，招間行而去。道隔追尚不及，遂東詣太祖。太祖辟爲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招到，峭王嚴騎五千欲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白天子，授我眞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後天子命曹公代之，當白天子，更授眞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拜假忠？」

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  
執疆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阿忠曰：曹公允恭，明哲  
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遼東恃險遠，背違王命，欲  
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祭  
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爲忠，請命。招乃還坐，爲峭  
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教。辭遼東，  
使罷所屬騎。太祖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於馬市。招悲泣，設  
祭頭下。太祖義之，文帝踐阼，遷鴈門太守。郡在邊，寇鈔不  
斷，招教民戰陣，表德焉。九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  
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又間離虜黨，使相猜疑，鮮

史緯

卷之六十七

九

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  
詣郡附塞，敕令還。軻比能殺其弟宜羅侯等，大結怨讐，招復  
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大破之。降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  
萬家，繕治陜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莫不歸心，  
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  
興，郡治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  
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立，賜爵  
關內侯。軻比能圍校尉田豫於馬邑，移招求救。招整勒兵馬  
赴救，並馳檄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討。比能撤到  
豫軍，踴躍虜聞，恐怖潰走。諸葛亮出祁山，比能至北地石城，

與相首尾。帝命招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  
曰：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  
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新興、鴈門二衙門出屯陜  
北，外以鎮撫，內足資糧，乘衆征討，計必全克。會病卒。

郭淮

郭淮，字伯濟，陽曲人。太祖征漢中，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  
劉備。以淮爲淵司馬，淵與備戰，死，軍中擾亂。淮收散卒，推蕩  
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  
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  
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然後擊，可破也。既陣，

史緯

卷之六十七

九

備疑不渡，淮遂堅守。太祖假節，節復以淮爲司馬。黃初元年，  
奉使賀帝踐阼，道疾，稽留。及郡，還會，帝責之曰：昔禹會諸  
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還何  
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  
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擢雍州刺史。  
太和五年，蜀出南城，時隴右無穀，議欲轉運關中。淮撫循  
有素，使羌胡家出穀，平其輪調，軍食以足。青龍二年，諸葛亮  
出斜谷，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謂懿  
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  
也。懿然之。淮遂屯北原，壘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

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園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  
欲使官兵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  
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進軍追至殽中維退遂討羌  
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涼州休屠胡梁元  
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來附淮請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障  
因置西川都尉拜前將軍姜維出石營從殽川西迎涼州名  
胡治無敵而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歛破羌保資淮  
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西接殽胡而化據險今分軍兩持兵  
就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援化非計也

史記 卷之六十七

必狠西比維之來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  
胡父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遣夏侯霸追維於香中  
淮自率諸軍攻化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  
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淮妻王凌之妹凌妹  
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  
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乃  
命左右追妻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懿曰五子哀母不惜  
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親追還若於  
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親展在近書至懿宥之正元二年卒  
諡曰貞侯

郝昭

郝昭太原人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使昭鄉人新詳  
於城外過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  
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  
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  
昭言兵衆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  
當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  
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  
逆射其雲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  
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壑散直

史記 卷之六十七

舉城昭於內築重塙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於城內  
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昭  
昭善守屬將列侯帝引見慰勞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祇其  
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爲攻  
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欲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  
耳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建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徐邈

徐邈字景山蔚人也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  
飲至於沈醉校事趙建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  
甚怒渡連將軍鮮于輔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

為賢人，選性修慎，偶醉言耳，得免刑，後領臨西太守，文帝踐阼，歷穎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車駕幸許昌，問選曰：「願復中聖人不？」選對曰：「臣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笑。明帝以選為涼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選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易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進善黜惡，風化大行，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選勛也。封都亭侯，加建威將軍，選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人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遷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拜司空，選歎曰：「三

史籍

卷之六十七

七

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年七十八卒，用公禮葬，謚曰穆侯。盧欽曰：「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胡質

胡質，字文德，壽春人，爲州治中，將軍張遠與護軍武周有隙，遠見刺史溫恢請質，質辭以疾，遠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事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

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爲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遠感其言，復與周平，黃初中，爲東莞太守，郡卒盧顯，人所殺，質曰：「此士無營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此。」居年少，書吏李若兒問而色動，窮詰情狀，若遂首服，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吳大將朱然聞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以爲不可，質曰：「樊城兵少，當進軍爲之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都督青徐諸軍事，置東征臺，且備且守，嚴設守備，海邊無事，嘉平二年卒，家貧無餘財，唯有關衣書篋而已，追封陽陵亭侯，謚曰貞子，威嗣，質之爲荊州也。

史籍

卷之六十七

七

咸自京都省之，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以絹一疋，咸號曰：「大人清白，不啻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咸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櫬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恨下都督，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前路要咸爲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稍進飲食，行數百里，咸疑之，密訪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贖所賜絹答謝而還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撻質一百餘名。

王昶

王昶，字文舒，晉陽人，爲兗州刺史，昶雖在外任，心在朝廷，以

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兄子默、字處靜、字處其、子渾、字玄冲、漢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吾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為名、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驕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務求益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

史釋 卷之六十七

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由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挾持好惡、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已染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縣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敬慎為稱、事於閭門、同學於師友、吾與世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類川郭伯益、尚通達、敏而有知、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親之愛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尚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

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事繼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污、仕不謀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幾舉一隅耳、伯益名奕、郭嘉之子、昭先名楸、夙智早成、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交旌以至行、稱黃巾賊到博昌、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耶、遂相率而去、楸為人淳粹、豈弟、比居者、擅耕假地數十畝、人以語楸、楸曰、我自借之耳、耕者聞之、悉謝還地、邑中爭訟、皆詣楸質之、然後意厭、其子

史釋 卷之六十七

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文帝時、為黃門侍郎、自在禁省、歸書不封、遷河東太守、正始中、起遷征南將軍、都督荊豫諸軍事、起以為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就、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懿既誅曹爽、使撰百官章、課事、以為虞唐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清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三年、起奏孫權流放良臣、適

處分爭可承露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柱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續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至平地與合戰乃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續果追與戰竟之續遁走斬其將鍾離茂獲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昶封京陵侯遷司空王基四年卒謚曰穆侯

王基

史籍 卷之六十七

王基字伯與東萊人青州刺史王凌表基為別駕召為祿曹郎凌復請還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劾州曰凡家臣之異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權中書侍郎出為安豐太守吳常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以訪基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金宗出廬江朱能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惟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彘卒起難進發潰遺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權竟不出微拜尚書出為荆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

史籍 卷之六十七

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分兵取雄父郎閣收米二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百口於是移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時朝議歎伐吳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聚糧水戰之備則雖橫兵江內無必渡之執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執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眾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叛而江



為儉等舉軍足以漢人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車高壘。以示畏懦。使為儉等所迫脅者。從迷日久。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威奸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誰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宜速進軍。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乃進據潁水。基復曰。兵間拙速。未觀巧遲。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淺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化耳。今以積實查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師欲須諸軍集。

史籍

卷之六十七

策

乃進。基曰。將任軍。君今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兖州刺史鄧艾屯嘉樂。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進兵偏項。儉東遂敗。封安樂鄉侯。諸葛誕反。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歛軍。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救誕於安城。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兵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使得放縱。非善計也。遂守便宜。上疏曰。切聞對敵。當不動如山。今諸軍據淺溝高壘。眾心已定。若更遷移。人心搖動。於勢大損。許之大將軍司馬昭進屯丘。

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東南二十六軍。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擊破之。壽春既拔。昭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務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漢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遵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足過也。願欲遣諸將輕兵。漢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雲滅吳。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漢入。糧餉不繼。軍覆土。邛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淺。今賊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停賊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日之盛者。

史籍

卷之六十七

策

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進東武侯。轉征南將軍。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送質任。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詔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軍南屯宜城。承書風舉。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說由等。可疑之狀。不宜便舉重兵。漢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林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弓弩既弱。水潦方降。廢農畝之時。微難必之利。此事之至危者也。嘉平以來。屢有。

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軍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  
未宜動衆以求外利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甚重昭報書  
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情理誠感忠愛輒  
敬依來指乃勅諸軍已上道者且停住所在須後節度由等  
竟不降是歲卒贈司空諡曰景侯

史緯卷六十七

史緯

卷之六十七

七

史緯卷六十八

三國志魏書九

列傳

王凌

王凌允兄子也正始初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時凌  
外甥令狐愚爲兗州刺史舅甥並典兵太傅司馬懿誅曹爽  
凌爲太尉凌惡密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  
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  
問時凌于廣爲尚書凌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詣彪廣曰兄奉  
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丁單何鄉雖有宿望皆  
專競於世故就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而百姓莫之哀  
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用賢能廣州聲  
援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我莫不  
早攻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  
凌不從其十一月愚病死二年懿悉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  
當有暴貴者三年春吳賊盛除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詣軍表  
求討賊詔不聽凌陰謀滋其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  
刺史黃華華弘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  
赦凌罪將廣隨軍使爲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題之凌自知  
勢窮乃乘船早出迎懿遣孫資王象謝罪送印綬節鉞單到五

遇死凌  
亦已矣

頭凌面縛水次懿承諾遣主簿解縛反服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舟自趣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遂自殺懿至壽春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市三日親土埋之兖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家客私財積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媿之凌少子明山善書多技藝走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昂舉弓射之即死追人乃止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執之初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懿有疾夢凌達為厲其惡之遂薨初令狐愚與山陽單伯龍書拜其子固為別駕固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母夏后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素善故命汝不止汝亦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治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辭祿喪在京師露其事懿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懿懿問曰卿知其事耶固對不知懿曰且置是問卿令狐愚反乎固曰無遂

收固及家屬繫廷尉考實固堅云無有懿錄楊康與固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辭定事上須報廷尉聽得與其母妻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母知其慙也字之曰恭夏汝本不欲應州郡我強故耳汝為人吏自當爾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視不語以至於死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語參錯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復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毋丘儉

毋丘儉聞喜人明帝即位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治宮室儉上疏曰臣以為天下所急除者吳蜀所急務者衣食誠使吳蜀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官室猶無益也遷左將軍監豫州諸軍事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將軍都督豫州儉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邑人也曉果粗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徵賞多見抑欽恚恨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感戴投心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以為已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師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為壇於城西歃血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東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

器者便飲  
忍而不反  
身故飲不  
悔

告王侯必  
不爾

史籍

卷之六十八

四

外為游兵師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  
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  
其歸路師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城南頓以待之  
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欲進不得戰關退恐壽春見襲不  
得歸計無所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家心沮喪降者相屬師  
遣兗州刺史鄧艾督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師尊自  
沐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至乃引還殿中  
尹大目少事曹氏師將俱行大目知師一日已矣出啟云  
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大目背為文欽所信乞得  
追諡之令還歸公師聽遣之大目單身馳往追及欽遂與歸

請葛誕

誕當時何  
不應儉欽

史籍

卷之六十八

五

諸葛誕張邪人為尚書郎與僕射杜畿試船河道風覆沒  
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於岸絕而後蘇轉吏部  
郎人有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  
自是羣僚不敢私有所屬王凌之陰謀也司馬懿東討王凌  
以誕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將軍諸葛恪與東關遣誕督  
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反遣  
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大將軍司馬師東征使誕  
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壽春中十餘萬  
口悉誅悉破城門出流徙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  
力復以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等帥眾  
襲壽春會誕軍至乃走誕追擊之斬贊傳首誕既與玄屬至  
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  
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數千人為死士有犯死罪者虧制  
以活之甘露元年吳賊欲向徐揚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復  
請十萬眾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欲保淮南朝廷  
知誕有自疑心二年徵為司空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  
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而健步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非  
所為乃請詣牙門置酒飲宴呼從兵皆賜酒令醉眾入曰  
前作千人健步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用欲暫出遊  
戲須臾便還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揚州刺史樂綝聞之閉

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特出游戲、何爲閉門、前至東門、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走、誕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繇、欽淮南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及揚州新附者、勝兵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吳人大喜、遣將全惲、全端、唐春等、率三萬衆、與文欽俱來應、時鎮南將軍王基督諸軍圍壽春未合、春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將其衆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昭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討之、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

史籍 卷之六十八

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戰、每摧其鋒、孫繇以異不進、殺之、城中食少、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葵謂誕曰、朱異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繇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舉十餘萬之衆、內附、欽與全端等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繇不欲、王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執力已困、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葵固爭之、誕怒、欲殺班、葵、二人知誕必敗、乃踰城降、昭使反間說全惲

等、惲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爲、文欽曰、蔣班焦葵謂我不能出、全端全惲又率衆降、敵必無備、可以出戰、誕及唐春等皆以爲然、遂悉衆出、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忿爭、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誕遂殺欽、欽子鸯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爲用、鸯虎單走踰城出降、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戮、然鸯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鸯虎、以爲將軍、使將兵數百騎馳

史籍 卷之六十八

還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城中喜且擾、又日饑困、誕咨智力既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遣兵、同時襲、謀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不降、命斬之、每斬一人、輒募降者、竟不變、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鈴曰、大丈夫受命、以兵救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自日陳而死、唐春及諸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械軍實山積、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淺澤高堂、而誕自出、竟不煩攻而克、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泛常淹城、昭之守圍也、

誣笑之曰。是因不攻而自敗也。及圍成亢旱踰月。城既陷。其日大雨。圍壘皆毀。唐右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其推。各為主。文帝遣軍討破之。各亡入吳。官至左將軍。封侯。延欽屠戮。亦生禽。三叛既獲。天下快焉。其淮南將吏士民。為誣所脅。界者皆赦之。聽耆虎收歛。歛衣。給車牛。致藥。傷。延子觀。吳平還晉。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年十二。至穎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艾為世範。行為世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何者。故改焉。以口吃。不習作幹。位為稻田守。最草吏。每見高山。

史錄

卷之六十八

人

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後為典農。綱紀太尉司馬。然青之辟。為樣。還尚書郎。時欲廣田。高教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溉。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進。運兵過牛。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陂。竭井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田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諸書。

史錄

卷之六十八

人

之正始二年。開廣濟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還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少。法當未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動。維必自東襲取。洸城矣。洸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洸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還城陽太守。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匈奴強盛。中國之重患也。漢末。單于不能制服其衆。遂誘致去。卑使來入侍。由是寇夷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浹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維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得立。宜加其位號。使居屬門。離敵弱。冠此御邊長計也。又。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塞。塞充之路。還克州刺史。止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則農者。勝之本也。上無設爵之勳。則下無奮積之功。今使考績之責。在於積果。農民。則浮華之原。塞矣。從司馬師破文欽。封方城侯。還安西將軍。艾破姜維於段谷。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係。晉中景元四年。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昭。指授節度。使艾與。

維相緩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直攻維營。連全城太守楊欣詣甘松。維聞鍾會軍已入漢中。引還。欣追躡於殽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從橋頭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維行三十餘里。聞緒軍還。却尋從橋頭過。緒趣截維不及。維還東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就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類於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遵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忠纂戰不利。還。艾怒曰。存亡在此一舉。叱出將斬之。忠纂曉還更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請降。艾至成都。禪半羣臣而縛。與觀諸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槐。受而禮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按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之。侃侃焉。故事。丞相行驛騎將軍。以師纂領益州刺史。脫西太守李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相遭。某故得有今日。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與某相值。故窮耳。賊

者笑之。詔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艾表司馬昭曰。兵有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柔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緩之。而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舡。豫為順流之計。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冰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而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瑾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衛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事合權宜。今蜀舉家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孰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也。鍾會師纂等。白艾所作。悖逆變舞。已結。詔檻車徵艾。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遂作亂。及會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成都。理還田積計。艾遇於綿竹。斬之。艾與子忠俱死。餘子在洛陽。悉誅。徙艾妻于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不利東北。孔子曰：塞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晉武帝時，義陽樊建為給事中，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曰：問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舍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在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鴻唐之所謂雖有顏俊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吾意。議郎段灼亦上疏理艾，詔以艾孫朗為丹水令。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艾殺刺史，京州道斷，吏民保城塢，多得安全。西戎牙門樊震之官，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遂震言會為鄧艾帳下將，帝因問艾。

史補

卷之六十八

主

在蜀時事，震流涕具申艾之忠，由是還朗為定陵令。艾州里時重，南陽州泰亦嘗用兵，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懿鎮宛，潛遣詣懿，由此為懿所知。及征孟達，泰為導軍，懿辟泰，泰頻居考妣祖喪，懿留缺待之，月餘，擢為新城太守，懿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謂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推處黃守兵馬，郡乞兄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彌猴騎土牛，又何遲也？眾大笑。泰官至征虜將軍，都督江南諸軍事，封侯。

鍾會

鍾會，字士季，解小人也。正始中，為中書侍郎，大將軍司馬懿

令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命更定。松思竭，經時不能改，憂形顏色。會問之，松以告，會取視為定數字，松悅服。以呈，師曰：不當爾耶？誰所定也？松曰：鍾會正欲收之，不敢發其能。師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大將軍所能，松曰：傳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旦入見。至乙夜乃出，出後，師歎曰：此王佐才也。毋丘儉作亂，師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昭為大軍後繼，師薨於許昌，昭總統諸軍，會謀謀帷幄，時中詔勅尚書傳報，以東南新定，權留昭也。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嚴平諸軍還，會與嚴謀，使嚴表上，輒與衛將軍昭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昭為大將軍。

史補

卷之六十八

主

輔政，會還黃門侍郎，封東武侯，諸葛誕反，昭至壽春，會從行。吳大將全琮孫權親重臣也，琮子惲等將兵救誕，惲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渡江，降會，謀為輝儀作書，使所親信齎入城，告惲等，說吳中怒惲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其家，故逃來歸，命惲等恐懼，遂將所領開門出降。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軍還，以中郎督大將軍府記室事，為腹心之任，還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時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意也。昭以姜維每擾邊疆，以蜀國小民疲，欲大舉圖之，惟會亦以為蜀可取。景元三年，以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昭敕賈充豫刺蜀。



州並作船外為將伐吳者四年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  
三萬人艾趣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絕維歸路會統十萬衆  
分從斜谷駱谷入會命牙門將許儀治道會行而橋穿馬足  
陷於是斬儀儀許緒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莫不震  
悚蜀軍退還漢樂二城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  
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悅前將軍  
李輔各統萬人悅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  
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  
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  
趣白水與張翼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鄧艾追姜維到陰平

史書 卷之六十八

五

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僞道詣縣竹經成都還諸  
葛緒共行緒以受節度選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遣軍白水與  
會合會遣將軍田章從劍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破蜀  
兵艾使章先登遂驅而前會與諸軍向劍閣會欲專軍統諸  
白緒畏懦不進糧車微還軍悉屬會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艾  
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緒維等聞聲已破率其衆東入於巴  
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追維艾進軍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  
勸維等令降於會維至郡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  
便詣會降會禁檢士衆不得鈔畧虛已誘納以接蜀之軍司  
與維情好款甚初夏侯惇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政

心願不

當復有征伐之志不謂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  
季者其人雖少終為西蜀之憂也詔以會為司徒增邑萬戶  
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會害故人書  
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辭指停傲又毀報書手作  
以疑之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昭懼艾或不從命勅會進  
軍成都監軍衛雅在會前行以昭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者  
釋仗遂收艾會所憚惟艾艾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  
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遂謀反欲使姜維將蜀兵為前  
驅出斜谷會自將兵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  
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士會於洛陽反

史書

卷之六十八

五

下一旦可定也未發會得詔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  
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  
安相見在近會驚謂所親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辦之今  
師大軍來有疑我心更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  
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盡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  
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成都明日悉召  
諸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為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稱遺詔使  
會起兵廢司馬昭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  
親信代領諸軍所召羣官悉閉諸曹屋中城門官門皆閉嚴  
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厲之昭會請以日隨愛

任之建慰烈敵會使聽納一親兵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丘建審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格數千欲悉呼外兵格殺內坑中一夜傳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會猶未決十八日中淵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仗白外有洶洶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趨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硯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賊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遂殺會及兄子邑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會所養兄子峻迪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昭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魏佐命立勲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關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邑之罪而絕魏之類吾心慙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或曰毓會密敕司馬昭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昭嘉其忠笑答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故有峻等云初昭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郡梯曰今遣鍾會率十萬衆伐蜀會難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昭笑曰我寧當不知此耶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怯則智勇並屬

未可知也

觀此昭之小智也及耶

智勇場而強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處當何所成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蜀之遺民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滅耳及會白鄧艾不軌昭將西梯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敢會取艾不足自行昭曰卿忘前時所言耶而更云可不須行乎我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如今遣卿行軍可復疑卿耶賈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已死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貴妻孫氏有智巧攝嫡專家忌害其賢數譏毀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更懷嫉妒乃置藥食中夫人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妻之成侯曰得男棄佳事聞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以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賢之及生會恩寵愈隆會年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謂會曰學優則倦倦則怠怠則吾懼汝意意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涉歷衆書特

好易老子每讀易繫辭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獨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辱所由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時大將軍曹爽專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算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也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太傅舉兵眾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即衛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且大將軍輕出其執必不久戰果如其言會歷機密十餘年夫人謂曰昔范氏少于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為詐詐末乘歸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漢遠吾常愛其為人汝居心能正吾知免矣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亦其次也雖按鄙賤必以忠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則所失多矣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卒議者以為公後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規

史傳 卷之六十八

文

會氏其後於今國得謂之夫人

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妻名於是稱成侯命婦云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錄錄為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為言文帝詔錄復之錄悲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方伎

華佗字元化

字元化，譙人也。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令先服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覺。因剖破腹背，斷截瀉洗腸胃，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得神。皆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矣。佗本士人，恥以醫見業。

史傳 卷之六十八

文

漢書

又去家思歸，乃就太祖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太祖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太祖大怒，使人廉之，知其虛詐，乃收付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宥之。」太祖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不敢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風氣復起，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吾不殺此子，亦終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初，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語普曰：「人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鸞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

漢本官  
安妻亦可

受房中術  
矣

藏集之於  
觀也

史緯

卷之六十八

辛

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臟腑。以當引導。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文帝典論曰。潁川鄧儉。能辟穀。餌茯苓。甘陵甘始。亦嘗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軍。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願命後甘始來。眾人無不賜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悶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聞賢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迷辟。乃至於是。尤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寢。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焚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唯一人哉。陳思王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托奸究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豈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與。棄六驥而美飛龍哉。白家王太子及余。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實不加於無功。

海島難得而遊。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卻儉。總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左慈善修房內之術。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其歸之。始辭繁瑣。實頗有怪言。若謂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

史緯

卷之六十八

辛

馬鈞扶風人。傳玄序曰。馬鈞。天下之名巧也。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傳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思其喪功費。日乃竹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也。鈞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言及指南車。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宋之思耳。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模不模。裁均曰虛。爭空言。不如見之實效也。於是二子以白明帝。詔鈞作之。而指南車成。鈞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為圃。而患無水。乃作翻車。令童兒轉水灌之。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汲。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詔鈞作之。鈞以大木彫排。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又為木人。女樂舞象。擊鼓吹簫。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關雞。變巧百端。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

矣。米盡，舍也。作之可令加五倍。又以發石車，敵人於樓邊，濕牛皮中之則墮，且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候斃數十，飛數百步，鈞之巧，雖古公輸墨翟，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墨翟皆見用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鈞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其可惜也。

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文帝為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及諸人年壽。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有厄，若得遇可。」

史集

卷之六十八

七

至七十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富有厄，死此一年。」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豫藩國，至五十七歲，厄於兵，宜善防之。」初荀攸與鍾繇書，攸先亡于幼，鍾繇記其家而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嘲之曰：『惟當嫁卿何妻耳。』何意戲言遂驗乎？」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逝矣。」遂崩。夏侯威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至下旬轉差，垂平復，二十八日仄，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當鳴年，復五十建平之戒，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賦疾動，夜半遂卒。時歲次十

一為侍中，直省內，欲見白狗，問之眾人，悉無見者。於是飲養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過之，曰：「此馬今日死。」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謫文帝，帝大怒，即殺之。

周宜，樂安人，善占夢。文帝時，為中郎屬人，或問宜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宜曰：「當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宜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宜曰：「欲墮軍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言。後又問宜：「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宜曰：「君家當失火，當善護之。」俄而火起，謂宜曰：「前後皆不夢聊試。」

史集

卷之六十八

七

卿耳何以皆驗耶？」宜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宜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為車所轢，故中夢當遭車折脚也。車轢之後，必載以為薪，故後夢憂失火也。」宜之論應凡此類也。世以此建平之相云。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愛之而不敬。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夜不肯寐，自言家雜野鶴，猶尚知時，况於人乎？及成人，明周易，角占相之道，體性寬大，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教。康介謙遜，士之浮飾不足為務，吾安能斷江漢之流焉？歎曰：

之清乎且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漢父同舟也父為琅琊郡丘長輅時十五來官舍讀書太守舉子春開輅名欲見輅父遣輅造之子春大會賓客欲以觀其議論輅謂子春日府君名士如有雄貴之姿輅年少膽氣未堅欲相論難懼失猜嫌請先飲三升清酒何如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飲之輅問子春欲與輅為對者府君四坐之士耶子春日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遂唱大論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辨難鋒起而輅人人對答言皆有餘子春語眾人口此年少盛材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則

史

卷之六十八

書

漕民郭恩善周易能仰觀輅就恩讀易學仰觀三十日中題夜不卧謂恩曰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至於推運會論災與否當出吾天分來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恩每聽輅語輅慷慨曰聞君至論忘我為疾恩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覺疾試為作一卦輅作卦會日夕因留宿語恩曰卦中有君墓墓中有女鬼君伯叔母也昔饑荒之世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噴噴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恩涕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有禮也恩弟楚來三十餘歲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再得曰欠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輅往安平太守王基令作

卦輅曰富有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而死牀上有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而去又烏來室中與燕共鬪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此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老書佐耳烏與燕鬪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凶自無所憂也或問書佐為蛇鈴下為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輅曰夫萬物之化本無常形或大為小或小為大是以夏縣天子之父如意帝王之子而鯀為黃熊如意為蒼狗處尊貴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况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書佐鈴下以微軀化為蛇烏亦何異乎清河王

史

卷之六十八

書

去官還家謂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恍如燕爵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還官之徵也頃之經為江夏太守輅至郭恩家有飛鳩來止梁頭鳴甚悲輅曰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歡迎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女子手流血恩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象鳥之音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歌曲出入無窮恩沉思數日卒無所得乃止安德令渤海劉

仁有辨才聞輅能曉鳥鳴每難之輅曰夫天有象而不言故  
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  
異者必有隱見之候通靈者必有官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  
六鵠退飛伯姬將焚鳥鳴其災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  
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商之將興  
玄燕遺卵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祥何賤之有輅  
史有鳴鵠來闕上有聲甚急輅曰鵠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  
引西家人離妻候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就  
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殺之長仁乃  
服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  
史緯 卷之六十八

此中天之山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  
不思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  
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顯君侯上退  
文王卦爻之旨下思尼父衆衆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  
驅也時鄧展在夢坐言君當易而語初不及易何也輅曰夫  
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矣輅出而  
言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  
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客若稿木  
謂之鬼幽鬼躁者為風所吹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  
可蔽也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使輅筮其生日如書  
史緯 卷之六十八

言之難也。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光不如燭。三五盈月，消輝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陰陽之數也。陰陽之數，通於萬類，而况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不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幽，亦能顯。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夫見陰陽之理，莫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變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濕，淵沼之魚，樂其濡濕，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候

史籍

卷之六十八

先

倣先選也  
輅說風水  
在郭璞之

淺弱，所通者近，何能騰景雲而馳谷風？輅曰：君不見陰陽變乎？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盛吸之間，烟泉以集，荷精氣相感，則縣象應乎二儀，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也。輅西行，遇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倪不之信，輅曰：夫造化之神，不疾而速，十六日壬子直耕，旱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至日向暮，了無雲起，衆並嗤笑，輅曰：樹上有少女微風，樹間有陰鳥和鳴，待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謂輅誤中耳，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天與我，我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抱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也。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主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

史籍

卷之六十八

先



以解術之  
精而不能  
得其天  
分四不可  
驗也

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  
相當死者過百人界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  
卒年四十八辰欲從輅學卜及仰觀輅言夫卜非至精不能  
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  
也於是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之士見公明道  
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辰每觀公明書傳惟有易林  
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也昔京房目見  
魏佐之黨耳聽青蠅之聲而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公明處  
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  
幾相運世人多以公明儕之京房辰不敢許也閻續補遺

史集卷之六十八

幸

人有失妻者輅為卜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率與  
共圖豚逸走其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妻婦從突中出輅  
嘗候遠鄉主人患數失火輅卜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  
角巾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西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  
急求去不聽遂雨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  
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歛有一小物如獸來過幸  
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乃狐自此主人  
不復有災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或問其故輅云理無差  
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爾不能悉中亦  
錯也

鮮甲

建安中武帝定幽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柯比能等因烏桓  
校尉閼柔貢獻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  
萬餘騎迎之到柔乾氏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  
克濟更遣人呼柯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共盟誓比能便  
於會上殺扶羅韓其子泄歸泥及部眾悉屬比能比能善過  
之文帝踐阼田豫為烏丸校尉并護鮮卑步度根遣使獻馬  
詔拜為王後數與比能相攻擊步度根稍寡弱將其眾萬餘  
落保太原鴈門郡使人招泄歸泥曰汝父為比能所殺不念  
執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  
汝是骨肉至親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

史集卷之六十八

幸

弗及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關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不為寇害  
而柯比能眾遂盛明帝即位務欲殺和戎狄以息征伐焉  
康南郡而已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結和步度根將帶  
泥及部眾悉歸比能遂冠鈔并州殺署吏民詔遣驍騎將軍  
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眾降拜歸義王居并州步度  
根為比能所殺柯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  
財物眾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各  
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眾擬則中國  
出入弋獵建立旌旄以鼓節為進退建安中因閼柔上貢獻  
武帝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

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武帝以郡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封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及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五年。比能擊東部鮮卑大人素利。田豫帥輕騎擒之。比能使小帥瑁奴拒豫。豫破走之。由是懷貳。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我與素利爲讐。急攻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步度根素鈔。蓋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忝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豈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耶。將軍當保明於

史緯

卷之六十八

圭

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不爲邊患。建安中。因閼柔上貢獻。通市。武帝皆表以爲王。厥後死。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史緯卷六十八終

孫堅字文臺，富春人，年十七，與父至錢塘，會海賊掠取賈人財物，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也。」遂操刀上岸，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即委財散走，堅追斬得一级，以還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漢遣中郎將朱儁討之，儁表堅為司馬，堅將深入，於西華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踏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數日，創少愈。

史緯

卷六十九

復出戰，大破之，還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堅參軍事，屯長安，溫承詔召卓，卓良久乃至，溫讓卓，卓應對不遜，卓出，堅曰：「卓不遵罪而賜張，名不時至，請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關蜀之間，今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受任無功，一罪也；應名稽留，二罪也；輕上無禮，三罪也；古之名將，使鉞臨衆，未有不斬，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獲其斬，斬賈魏，魏發揚于今，明公寬假董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利，於是在矣。」溫不能從，章遂聞大兵至，皆乞降，軍還，拜堅議郎，遷長沙太守，封易侯，侯，帝崩，卓擅朝政，諸州



史緯

卷六十九

郡興義兵，欲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輕堅，堅過殺之，北至南陽，衆數萬人，移檄太守張咨，請軍糧，咨以問綱，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堅至，咨以牛酒詣堅，酒酣，堅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案軍法，便奉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袁紹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治兵於魯陽，遣長史公仇稱還州，督促軍糧，堅親祖道，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到城下，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入城，謂左右曰：「向所以不即起者，恐兵士相蹈藉耳。」卓兵見堅上衆甚整，乃引還，堅移屯梁東，為卓軍所圍，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帛幘，乃脫幘，令親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堅從間道得免，茂因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衆其都督華雄，或問堅於術，術不還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而言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報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將軍乃受謂洞之言，還相嫌疑乎？」術大愧，乃調發軍糧，卓既憚堅，遣將軍李傕來求和，親令堅列城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不答，進軍大谷，拒鏖。

九十里卓徒都西入關焚燒洛邑堅前至雒修諸陵平寨卓所發掘初黃門張讓等劫天子出奔寧璽者以璽投井中及堅軍城南甕官井上有五色氣舉軍驚怪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有一角缺堅引軍還魯陽時關東州郡自相兼并袁紹遣周賜爲刺史來襲豫州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爲勦力乎賜屢戰失利引去初平三年術使堅征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時年三十七堅四子策權胡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墓曰高陵

史書

卷六十九

三

策字伯符堅爲朱偶司馬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士周瑜與策同年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策從之堅卒策請張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據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黃祖所害策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報讐雪恥東據吳會爲朝廷外藩君以爲何如紘曰君結先侯之軌有號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響敵可報據長江奮威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倖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乃載母就舅丹陽太守吳景因緣召

術及弟而亡不在子

募得數百人遂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使君垂察其誠術甚異之以堅部曲還策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治壽春術據壽春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在丹陽繇逐之景退舍歷陽繇遣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術術以景爲督軍中郎將將兵擊英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平定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徐琨之母策之姑也時在軍中謂策曰恐州家

史書

卷六十九

四

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耶宜伐蘆葦以爲泚佐船渡軍策即行之衆悉濟既渡攻牛渚轉擊湖孰江乘所向皆破策美姿顏好笑語性潤達善於用人策年少時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策軍令整肅雞犬某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劉繇棄軍遁逃策入曲阿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咸震江東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以吳景爲丹陽太守從兄黃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黃弟輔爲廬陵太守朱治爲吳郡太守張昭張紘爲謀主達奉正都尉劉由奉章詣許拜獻方物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

而絕之。曹操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瑁同討術。瑁圖襲策，遣都尉葛演等密渡江，持印三枚，與丹陽宣城吳郡諸大帥，祖郎、焦已、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遣呂範攻瑁於海西，大破之。瑁走冀州，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婿黃綺棄壽春，奔術柩柩，扶其妻子及部曲，就劉勲於皖城。勲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岱告羅於豫章太守華歆。歆亦少殺，遣吏將岱就海昏上緣使詣宗帥，共出三萬斛米與岱。岱生歷月，獲得數千斛，借密報勲，使來襲取之。勲潛軍到海昏，宗帥皆空壁逃匿，勲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勲詣海昏，遣從兄賁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勲。自與周瑜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獲術妻，并百工鼓吹。部曲三萬餘人，以李術為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術所得人東詣吳，責於彭澤破勲，勲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聞策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勲。策就攻大破之，勲北歸。曹操射遁走，策收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是日攻黃祖，劉表遣從子虎，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操聞之曰：「劉、孫、袁、紹，乃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章取黃女，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使會稽丞陸貽送之，俗善左傳，策欲與論。」

自取死

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云不知，則某言信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每問當言，不知如與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常答不知。策怒以為輕，已囚之。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管外填滿，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吳郡人。太守盛憲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而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之行貢囚其母及還，衆為之危悚。岱通書自白，貢與相見，登時出其母。岱友人張允沈警，豫具船，岱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須臾，貢遣人追之，與岱錯道遂免。又有道士琅邪于吉，往來吳會，立精舍，作符水治病，策嘗於郡樓上集會，吉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起度門下，諸將賓客下樓迎拜。策令收之，諸將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助軍作福，醫藥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異，幻惑衆心，使諸將不復顧君臣之禮，盡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陳乞，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調廢漢家法律，嘗著袴帛，頭戴華冠，香噴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未悟耳。」諸將固請，時天旱，策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諸將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使而雲氣上蒸，肩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漢潤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

慰策怒遂殺之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云尸解去復祭祀求  
福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欲襲許迎漢帝密  
治兵部署諸將未發先是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  
間欲為貢報仇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不能及卒遇貢  
客三人射策中頰策創其謂張昭等曰中原方亂以吳越之  
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曰  
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  
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卒年二十六權稱尊號  
是歲曰長沙桓王太子紹為吳侯評曰孫氏割據江東策之  
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倫矣孫盛曰夫正名  
定本使貴賤殊懸然後杜觀望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  
於謀乃永固可謂治之於未亂者也  
吳主權字仲謀策薨權哭未息長史張昭曰此寧哭時耶乃  
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是時雖有會稽吳郡豫章廬陵然  
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賓旅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  
之分獨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委心服事焉曹操  
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權待張昭以師傳之禮周瑜  
程普呂範等為將軍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為  
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建安七年權母吳氏卒  
九年權弟丹陽大守胡為左右所害權大會百官於內庭有

三妙是以  
殺身小存

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  
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吳郡人時稱其筆之妙舌之妙  
刀之妙故忌者謂之十三年春權征黃祖屠其城祖挺身走  
追斬之是歲荊州牧劉表死曹操征荊州表子琮舉衆以降  
劉琦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操斬得表衆形勢甚盛與權  
書曰近者舉解伐罪施庵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  
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失色多勸權  
迎之惟周瑜魯肅議拒操意與權同權命瑜與程普為左右  
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操軍操燒其餘船  
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追至南郡操遂北還留曹仁  
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瑜仁相守歲餘殺傷甚衆仁委城走  
權以瑜為南郡太守劉琦表權行車騎將軍領荊州牧備領  
荊州牧屯公安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十  
六年權徙治秣陵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作濡須塢十八年  
正月曹操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操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  
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  
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諸將皆以為挑戰者  
操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裝權行五  
六里題題作鼓吹操見舟船甚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  
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兄豚犬耳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

操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權因迴船復以二面受箭  
箭均船平乃還權為殿與曹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  
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也乃班  
師操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  
皖城十九年五月權攻皖城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衆軍董  
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今諸葛瑾從  
求荊州諸郡備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  
權曰此假而不反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覽  
延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五郡使  
魯肅率萬人屯巴丘以禦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衆到三  
郡皆服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蒙既得三郡因  
與魯肅并軍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操入漢中備懼失  
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  
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操已  
還權近自陸口遂攻合肥不下徵軍還兵皆就路權在津北  
為魏將張遼所襲遼問吳降人向操報將軍是誰曰是孫會  
帶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迫自傷舉軍歎恨權乘賊  
馬走津橋橋南已徹士餘無敵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張  
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免拜利都亭侯二十

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四月權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傅  
士仁蒙到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陸遜  
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以備蜀關羽還  
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衆人於城上因  
遁走兵皆解散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  
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雲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曹操表  
權為驃騎將軍領荊州牧封南昌侯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  
薨太子丕代為魏王冬丕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  
備稱帝於蜀權聞曹丕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  
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借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欲先  
卑而後倍之為卑則可假寵後倍則必取討致討然後可以  
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都鄂改名  
武昌遣使稱藩於魏送子禁等還魏封權為吳王大帝軍領  
荊州牧事加九錫權羣臣以為不應受魏封權曰昔沛公亦  
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乎遂受之劉璋帥軍  
來伐至秭歸誘武陵蠻夷及五縣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  
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雲使魏魏帝問曰吳王  
何等主也若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若曰約魯  
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  
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

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帝曰：吳王頗知學乎？答曰：吳王浮江萬艘，雄據百城，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勇，博覽書史，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答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答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答曰：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權拜客驛都尉，答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魏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魏帝問珩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然。曰：何以？曰：信恃舊盟，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珩還

史籍

卷六十九

主

極知無情  
者不得盡  
其辭然  
則故本  
之亦可  
矣得趣

王太子黃武元年春正月，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陸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隔陣所斬及投降者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權外託事魏，而心不誠。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楷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七月，魏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圖南郡。權遣呂範督五軍以舟師拒休，諸葛瑾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發夷多未平集，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不赦，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魏寵，遣子不終，內喻實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終始之

史籍

卷六十九

主



此欣然踊躍心開日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焉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懷懷重垂舍履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為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間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救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誓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惡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率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開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

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注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嬪昔君念之以為可上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欺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編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今盡宜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以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違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首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終身不用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軍還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

體發此言  
即其意  
帝之意

謂華臣曰近得劉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  
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因  
使大中大夫鄭泉聘劉備於白帝始復通也泉字文淵陳郡  
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居每日頗得美酒千五百斛  
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德即住而啖肴饌酒有  
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權嘗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  
禮敬寧良謹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  
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譙權乃怖之使提之付有司促治  
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  
乎對曰實恃恩寵知無死憂至當出關感惟威靈不能不顧  
史緯 卷六十九 主

備喪也照字子柔潁川人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於魏文帝  
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當為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趙修  
好必有變故照曰西使報問且以觀勢非有謀也又曰聞吳  
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照曰吳王體  
量聰明善於任使帶甲百萬殺帛如山所謂金城湯池強富  
之國也帝不悅送至庫陵欲困苦之後召還照懼見迫乃引  
刀自刺從者救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照節與蘇武何異  
竟卒於魏九月魏文帝出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  
石頭至於江乘車以木枳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敵  
人自江西望其悍之魏文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權令  
史緯 卷六十九 主

魏吳德之  
非正職者  
既有犯故  
吳書亦如  
之而志兵  
不書而今  
仍其舊

權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遂良以疏遞及諸葛璠意所  
不安令損益之七年陸遜督諸將大破魏將曹休於石亭黃  
龍元年公卿有司勸權正尊號夏四月丙申即皇帝位遷都  
建業以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嘉禾元年冬  
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稱藩并獻貂馬權大  
悅二年春三月遣舒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  
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為燕王大臣皆諫以為  
淵不可信而寵待太厚權不聽淵果斬彌等送其首於魏沒  
其兵資權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  
所欺令人氣湧如山不自被其辱以擲於海無顏復臨天下

史書

卷六十九

七

就令顛沛不以為恨欲自征淵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  
初張彌許晏等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  
分其人眾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纘等及吏  
兵六十人置玄菟郡在遼東北二百里太守王賁領戶二百  
兼重可三四百人且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  
且謂纘等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  
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耻  
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纘等然之  
約八月十九日夜發其口中時為部中張松所告賁會士眾  
閉城門且等踰城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下及背旅德常扶接

其

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能復前臥草中相與悲泣  
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莫有所違空  
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  
相委於是推且驪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菓果食之且驪別數  
日得達句驪因宜詔於句驪王官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官  
使人隨且迎羣德遣皂衣二十五人送且等還奉表稱臣貢  
貂皮千枚賜羣皮十具且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皆拜授  
尉遣使者謝宏拜官為單于賜衣服珍寶宏到安平口遣校  
尉陳奉前見官而官受魏幽州刺史詔旨令以吳使自效奉  
聞之倒還官遣主簿竿谷出平安與宏相見宏縛三十餘人

史書

卷六十九

大

賁之官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谷等奉詔書賜物歸與官  
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四匹而還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戢民  
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詣  
葛瑾屯江夏沔口孫紹張承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  
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  
遣兵助司馬懿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權還遜等亦罷四年秋  
七月魏使以馬承易珠璣翡翠瑋瑋曰此皆秋所不用而  
可得焉何苦不聽其交易六年春正月詔長吏遇喪當須交  
代而後奔喪違犯者殺赤烏元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權信  
任校事呂壹查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

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使中書郎袁  
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詔曰：「天下無粹白之狐，  
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  
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理人矣。」四年  
五月，太子登卒。五年春正月，立子為太子。權命前將軍朱  
桓督五萬人屯中洲，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持陛下鬚。」  
無所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持鬚曰：「臣今日真可謂持虎鬚  
也。」權大笑。赤烏六年，司馬懿率軍入舒，七年步騭朱然上疏  
云：「自蜀還者，咸云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  
將扼守漢中，問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持角之。」反委漢

史籍

卷六十九

左

中還成都，宜為之備。權按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  
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  
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  
問魏還而止，寧可復以此疑蜀耶？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  
不修。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為南  
君保之，蜀竟無他謀。今自今督將亡叛，勿罪其妻子。十年春  
三月，詔曰：「建業官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綱，  
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官材瓦更繕治之，  
有司奏武昌官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更伐致權。」  
日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致妨損。

國亡時於  
神權將死  
之兆也

史籍改元  
而不記年

農桑徒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十三年八月，廢太子和，賜魯王  
霸死。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灌  
北道，以矩置孤山頭為烽火，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  
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合募舉火於西陵，鼓三  
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  
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有一婢名紡績，投書告權，改年  
立后。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遣中書郎中李崇  
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授迎表，表遂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  
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問。秋七月，  
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立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

史籍

卷六十九

辛

水旱小事，往往有驗。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  
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權祭南郊，還寢疾。  
二年春二月，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  
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葬蔣陵。  
亮稚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謂  
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權意欲自結，數稱述全向女勸  
為亮納之。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  
太元元年，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  
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  
四月，權薨，太子即位，改元是歲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

太傅胤爲衛將軍領尚書事魏使將軍諸葛誕步騎七萬圍東興王昶攻南郡母丘儉向武昌恪以大兵赴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等王昶等皆退軍還二年三月恪率軍伐魏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以峻爲丞相五鳳元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二年魏前將軍文欽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太平元年九月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繇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繇殺大司馬滕胤驃騎將軍呂據以繇爲大將軍封永康侯二年夏四月亮臨正殿始親政事繇所奏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三千餘人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亮數出中書視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但令我書可耶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上疏稱臣遣子覲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繇自率衆次於錢里使朱異爲前部督將介士五萬解圍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繇怒殺異還建鄴十一月全禕全儀以其母奔魏全端等自壽春城降司馬昭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昭克壽春誕戰死將吏以下皆降秋亮以繇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繇九月戊午繇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

蒼龍門外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休權第六子也封琅邪王亮廢孫繇迎立之是歲魏甘露三年也永安元年冬十月詔以大將軍繇爲丞相荊州牧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偏將軍幹爲雜號將軍長水校尉張布爲輔義將軍群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奉承洪業莅事日淺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繇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不敢有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繇有逆謀休陰與左將軍張布圖之十二月戊辰張布廢劉放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繇即日伏誅以張布爲中軍督詔置學官立五經博士二年春二月詔曰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農業皆浮船長江買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贏務令優均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法禁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稱朕意焉三年春三月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官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黜爲候官侯道自盡或云休鳩殺之四年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五年秋八月立子璿爲太子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爲作字敬其名也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言多一字今人競作

實可舉手  
錄矣

休亦無用  
矣

好名好字，又今相配，所行不副，此特字伯明者也。孤常嗔之。今爲四男作名字，大者名章，音降，次子名寔，音脫，次子名桓，音莽，次子名寔，音褒。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蓋鈔有文會合作之，夫書有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名但一字，庶易相避。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與左將軍布有舊恩，布與宮省與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性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含書，休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昭冲素切直，布懼入侍，發其陰失，因飾說以拒遏之。休曰：「孤之涉學，冀書略編，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關主。

史錄 卷六十九

章

奸臣賊子古今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昭等入但欲與論講耳，不爲從昭等始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奸究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曰：「書籍講論，患人不好，政務學業不相妨也。」不圖君行此於孤布叩頭。休曰：「卿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相感，所以有今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短，懼昭冲言之，故尤患忌休。解此旨，心雖不悅，更恐其疑懼，意如布意，不使昭等入，是成。

略或作略

休謂子也  
休亦無用

使察戰到交趾，調孔府大籍，先是交趾太守孫許科手工千餘人造建業，及察戰至，郡中恐復見取，郡吏呂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遂殺許降魏。六年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如南郡，丁封如沔中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七年秋七月，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章拜之。休把興臂，指軍以託之。癸未，休薨，年三十。諡曰景皇帝。裴松之曰：「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夫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况之字，制不與之音，遂訓詁於前修，蓋譏議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身沒之。」

史錄 卷六十九

音

後諸子不昌師服之言，於是乎微矣。略和之子也。孫休封爲烏程侯，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趾猶叛，國內震懼，欲立長君。左將軍馬超、昔爲烏程令，與略相善，稱略才識明，斷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朱氏，以略爲嗣。朱氏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荀吳國無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略。時年二十三，是歲魏咸熙元年也。元興元年九月，貶太后爲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封休太子章爲豫章王。略既得志，祖暴驕盈，好酒色，多忌諱，大小失望，與布竊悔之，或以語略。十一月，詠興布，略以布女爲美人，有寵。

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捧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曰布復有文否答曰布大女適馮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作金華燧步提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左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於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其奢麗皆謂皓已死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語言舉兵欲誅都都叔父信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語言

史書 卷六十九

乃息魏相國司馬昭遣吳降將徐紹孫凌書陳事勢利害以中喻皓書曰聖人在上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勸民之命以爭強於天下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髮季殊方隅地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每用悼心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于時猛將謀夫咸以奉天時之宜藉吞敵之勢宜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師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消巴漢之果然後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洽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哀悼蜀民懼其

皓殺曹使  
信不以為  
言何也

殃害戰於縣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新戮伏尸蔽地流血丹野一之於前猶所不忍况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付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去危即順屈已寧邦仁者之所處也履險偷安殺身絕後中人所不為也今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回慮草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甘露元年三月皓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隨紹孫報書行至濡須有白紵稱美中國者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陟丹陽人孫峻使詣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

史書 卷六十九

使正辭自理峻怒陟閉門不出孫休時陟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璆曲阿人吳使既至魏主使偵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曰來時皇帝臨軒聖體無恙晉王贊之百寮畢會使偵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何奴卑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恪莫不感義何奴遂來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問吳之邊成幾何曰自西陵至於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既遠恐難堅固對曰疆界雖遠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松之曰不若云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秋七月皓

逼殺景后朱氏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殺軍及黨九月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亮鎮建業晉王昭薨十二月晉受禪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儉五省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王儉吳人晉車騎將軍賈充等欲儉儉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等並結納帶之好道病死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自三國鼎立以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魏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徵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二年夏六月起昭明宮在太初之東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白入山督攝伐木破壤墓坐大開闢圓起土山樓觀窮極技巧工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初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降人言壽春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建衡三年皓被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後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杖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乃還遣監軍虞汜恭梧太守陶璜由荆

史

卷六十九

主

皓為權之孫亦如亡

史

卷六十九

主

州破交趾禽殺晉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原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開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關泉悉降關及同謀數十人皆夷三族二年皓愛妾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繩之以法妾以恩皓皓大怒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至是開通長老相傳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仕縉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天紀元年合浦軍士郭馬殺廣州督虞授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先是有讖曰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於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及開馬反大懼八月鎮南將軍滕循率萬人從東道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買菜生工人吳平家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應草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應郎皆銀印青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他向涂中安東大將軍王渾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來伐陶濬聞北軍大出駐武昌皓每宴羣臣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馬史宴罷奏其闕失迂視之咎失言之愆



大者加刑，小者問罪，後官數千，而采擇無已。潞水入官，官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饒，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庶患苦，積惡已極，不復堪命。四年春，潞彬所至，皆土崩瓦解，靡有禦者。三月，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誅，殺岑昏，皓惶憤從之，復遣人追止，衆已屠之，腹潞從武昌還，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戰船，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投潞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軍師將軍張悌戰死。王濬順流將至，司馬卞王渾皆臨近境，賈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分遣使奉書於潞，卞渾壬申，王濬先到，受皓降，解縛焚梟，延請相見，潞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官五千餘人，卞以賈致印綬於已，遣使送賈，賈舉家西還，以太康元年五月集於京邑，四月詔曰：「孫賈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賈垂至，意猶惑之，其賜號爲歸命侯，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緡，五百匹，絲五百斤，賈太子理，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吳以草創之國，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同類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問曰：「爾誰家小兒？」今

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煒煒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曰：「爾畏我乎？我非人，乃樊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鍊身而躍，卽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匹練以登天，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王濬泊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關，皓意張，大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願，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恒有窺上國之志，皓降之歲，實在庚子，吳平後，晉侍中庾峻問賈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則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若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謂此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既爲一國之主，秉生殺之柄，罪人犯法，加之以懲，亦有何失？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曰：「吳主惡人視之，皆鑿其目，有諸乎？」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大夫視士視五步，視上於面則微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聽，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視人君相逆，是禮所謂傲慢，傲慢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何足多罪？」

峻善之五年，皓死於洛陽，年四十二。評曰：孫亮童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典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移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肆刑殘暴，忠諫者誅，諛諂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誅，復加歸命之尊，豈非過厚之澤也哉。

史籍

卷六十九

三

史籍卷七十

三國志吳書二

列傳

太史慈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爲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便截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問處語之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

史籍

卷七十

一

敗之，是弱福等耳。吾不傷受罪，豈若默然出去，無事俱就刑？辭史言州章既爲君所敗，恐復通郡章，奈何？慈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實無章也。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遂還通郡章。州更遣吏通章，有司先得郡章，不復見。州受其短，由是爲州所疾，乃避地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問遺其母。後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孔北海雖恤殷勤，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至都昌，時圍尚未密，慈入見融，因求兵出衝賊圍，不聽。及圍日偏，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慈請行，融許之。慈摩食須明，便帶鍵，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

外圍下，左右人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墜內，植所持的各射之，射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出，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賊不敢追，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待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歛容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事畢還白其

史

卷七十

十

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與相見，會孫策至，繇使慈偵視，時獨與一騎出，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慈便前圍，策舉得慈頂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各來赴，於是解散，繇奔豫章，慈自稱丹陽太守，屯涇縣，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執，策解縛握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因問進取之術，慈曰：「州軍新破，若倘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安策，恐不合尊意。」策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我。」明日，大請諸將，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

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軍事，策平定江東，袁術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合眾攻策，策率將士討郎，生獲之，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斬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可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慈俱在前導，拜慈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理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獲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其後不違臣節，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

史

卷七十

王

故，不得不離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其論辯，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州人昔又從事，可往視其兒子，宜孤意於其部曲，并觀察子魚牧禦方規何似？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曰：「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錢送昌門，肥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才略，方規自守而已。」丹陽僮芝自祖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子魚不但不能詣二郡，近自海昏上緣五六千

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輪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慈猿臂善射，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綠樓上行，習以手持樓，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焚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年四十一卒。

### 士燮

士燮，蒼梧人。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舉茂才，除丞令，遷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弟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勳領九真太守，次弟武領海南太守，燮謙虛下士，往依避難者以百數。陳國袁徽與尚令荀彧書曰：

史

卷之七

四

交趾士府君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賈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園輒玩習書傳，聞京師之學，是非分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備威儀，鳴鐘磬，簫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能踰也。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侯官董奉字君異以一丸藥與水含之，捧其頭，提稍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能語，遂復常。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為其將。

區景所殺，荊州牧劉表遣賴恭代津，蒼梧太守史璜死，表遣吳巨代之。漢而張津死，以燮為緩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燮遣吏奉貢詣京都，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舉兵逐恭，恭走還，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獻入貢，權以為武昌太守。諸子住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誘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備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瑋瑋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一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趾太守，良與時偕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燮舉吏桓鄰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答殺鄰，鄰兄治子發合宗兵擊徽，徽閉城自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馳入合浦，與良俱前，查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移書交趾告喻禍福，遣匡見徽，說令服罪，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

史

卷之七

五

迎岱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施帳幔請徽兄弟賓客滿坐岱  
起擁飾請部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皆伏誅壹霸匡  
厥皆免為庶人評曰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于不悞自  
貽凶咎蓋庸才玩愒貴而恃險使之然也

宗室

孫靜堅弟也策破劉繇進攻會稽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  
數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潰去此數  
十里道之要徑也宜出不意往據之吾自帥眾為前隊破之  
必矣策曰善乃令其鬻畜數百口至暮四維然大譟朗分軍  
夜投查潰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帥兵前戰策破斬之

史錄

卷之七十

太

遂定會稽表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總墳墓宗族不  
樂出仕因留鎮守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子皎為  
征虜將軍督夏口兵候獲魏邊界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  
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  
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書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權  
以有讓皎曰吾與北方為敵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  
諸將於千里之外欲揚威於北境非徒使還私志而已近聞  
卿與甘寧飲因酒侵陵寧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粗豪其較  
畧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  
為每與吾違豈可久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外則遠方瞻望

說得極曲

所屬內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以喜怒加人耶人誰無  
過責其能改宜思前愆深自咎責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  
皎上疏陳謝遂與琮結厚後將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為左  
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為能宜用之以蒙為能宜用  
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  
久將且俱是督遂不相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乃以  
蒙為大督命皎為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

孫賁父范堅兄也堅舉義兵賁從征伐堅卒黃師泉扶柩還  
孫策定豫章上責領太守時丹陽僉乏白晷廬陵太守策留  
賁弟輔領兵往南昌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僉芝咽喉而  
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仗兵而進使公瑾為  
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之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  
進據廬陵賁封都亭侯卒子隣嗣為統帳督潘濬掌荊州事  
重安長舒變有罪濬以舊憾欲寘之於法鄰謂濬曰舒伯庸  
兄弟爭死海內表之以為美譚仲庸又有奉國舊意令君殺  
其子若天下一統中州士人問仲庸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  
之於事何如潘意解變用得濟仲庸名邵初伯庸親友為人  
所殺仲庸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鄰還威遠將軍卒  
子虞無難督鬱督軍與張惲俱死

史錄

卷之七十

七

孫松權弟朗子也善與人交為射聲校尉鎮巴丘數吞陸遜

以得失常有過遜而貴松松意色不平遂待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意進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如此豈有望耶黃龍三年卒諸葛亮與足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割捨見其所與弟器物感之流涕其悼松如此

孫秀權弟匡之孫其父泰曹氏之甥也秀為前將軍夏口督提兵在外暗意不能平建衡二年暗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會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驚夜將妻子親其數百人奔晉營以為驃騎將軍封會稽公及孫皓降群臣單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

史緯 卷之七十

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從此丘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

孫韶伯父河本姓俞氏孫策愛之賜姓孫氏為將軍屯京城權殺故吳郡太守盛憲就廉婦覽戴員亡匿山中權弟胡為丹陽太守以覽為大都督員為郡丞與親近邊洪等數為胡所困常欲叛逆時諸縣令長見胡胡欲宴諸長吏妻徐氏曉卜試卜之謂胡曰卦不能佳可須異日胡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胡出入常持刀時已醉空手送客為洪所殺遂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覽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二人議曰伯海與

將軍疏遠而責我乃爾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勰令往歷陽以丹陽應之覽遂入居府中悉取胡嬖妾欲復取徐氏徐氏乃給之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之徐氏潛使所親信語胡胡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畧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耳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胡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氏意語之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大小怪其如此覽密視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與諸婢

史緯 卷之七十

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內即吉惟府君命覽盛意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氏大呼二君可起高嬰共出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以覽員首祭胡墓舉軍還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河既被害紹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械以禦敵權既定丹陽夜至京城下營命詐攻以試之兵皆棄城傳令備警謹聲動地顧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甚憐之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遷鎮北將軍都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徵兵

策大通印  
此有伯上

遠徙地不居者數百里自權都武昌部不進見者十餘年權  
還建業詔入朝見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親將  
帥姓名盡具議之權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  
領南州牧赤烏四年卒

張昭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  
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策之事一以委昭北方士大夫膏疏  
卓歸美昭昭欲宣之則恐非宜囑而不宣則恐有私乃卒上  
之策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  
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第

史錄 卷之七十

十

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  
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曰大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  
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何得寢伏  
哀戚守匹夫之情哉乃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  
有所歸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  
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苦諫乃作射虎車爲方日不置  
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權每手  
擊以爲樂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  
下車昭謂貞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羣虜無方寸之刃乎  
貞遽下車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木索羣臣曰

諸氣頗似  
不以新婦  
爲小郎

史錄 卷之七十

十

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而出權遣人呼昭  
還謂曰爲共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爲精丘酒池長夜  
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有慙色遂罷酒權當置  
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丞相貴重非所以優之也後  
孫邵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丞相事煩而  
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  
既得尊榮會百官歸功昭舉多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  
曰如張公之言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拜輔吳將軍  
及治詔注昭劾會辭氣壯厲義形於色以直言逆旨不得  
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  
彼不折口廢安復誇大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  
席謝權曉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  
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愚臣飾以報厚恩使民沒之後有  
可報達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  
蒙引見得奉帷幄然愚臣事君志在忠益若愛心易慮以僉  
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謝焉公孫淵稱藩權遣張淵許晏  
拜淵爲燕王昭曰淵背魏懷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敗  
國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相與反覆  
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怒而案刀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

知此言  
必有其意

官則拜君孤之微君亦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  
計昭然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忠者誠以太后廢  
崩呼老臣於牀下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於  
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急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  
以土塞其門昭復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致慰謝昭  
昭固不起權因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後以恐之  
昭不動權使人滅火往問良久昭請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  
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  
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發舉邪裨之年八十一卒諡曰文侯  
與畧曰余與聞劉荆州皆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稱正平

史記卷之七十

主

正平皇之言如是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  
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藉藉典刑不可  
謂之無筆迹也加問吳中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  
幹恨其不與嵩岳等資而乃播種於會稽也長子承已自封  
侯少子休襲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諸葛康  
陵相友善為喬威將軍封都鄉侯魏諸人物動於長進拔彭  
城蔡欽南陽謝景於童幼後並為國士諸葛恪年少時衆人  
奇其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年六十七卒諡曰定侯  
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  
勸焉遂為婚生女權為子和納之休拜揚威將軍為中書令

孫弘所請賜死昭弟于奮年二十能造大攻車步騭薦之昭  
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曰昔汪錡衡魯于奇治  
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有功封樂鄉  
亭侯

顧雍

顧雍字元歎吳郡人蔡邕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專一清  
靜敏而易教邕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  
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為伯喈之所歎賞也權為吳王歷大理  
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權常親  
拜其母雍為人飲酒寡言語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

以名與人  
字亦異

史記卷之七十

主

中又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為丞相平尚書事權常令中書  
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即與相反覆究論為設酒食如  
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還以告權權曰顧公歎悅  
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敬信如  
此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欲有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  
成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為其身謀非為國也苟不足以  
曜威損敵陛下所不宜聽也軍國得失行事不可不自非面見  
口未嘗言之呂壹為中書典校毀短大臣雍等皆見舉白後  
壹奸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  
辭狀臨出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尚書郎



懷敘而皆辱。雍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權嫁從女，女顧氏甥。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責之曰：君上以舍垢爲德，臣下以恭敬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耶？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乃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損吾家者必爾也。因向壁卧，譚立迴。一時乃見遣。雍爲相十九年，七十六卒。初疾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在見濟拜也。謚曰肅侯。長子仰字孝則，錢

史

卷之七十

七

唐丁謩，山陰人。役伍陽羨張乘，生於庶民。烏程吾榮，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除豫章太守，發在都亭。時送者百數，適乘疾病，不能來別。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不獲來別，暫還與決。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皆此類也。謩至典軍中郎，乘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榮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在郡五年卒。子譚，赤烏中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指屈心計，盡發疑謬。下吏畏之，代祖父雍平尚書事。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則骨肉之惡生，親親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

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踈臣，薄祿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坐，帝有怒色，及益辨上下之儀，陳人氣之戒，帝既悅，憚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亦恨譚，共構之。譚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也。卒於交趾。雍弟徽字子歎，爲輔義都尉，或傳曹操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到北與曹操相見，操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

史

卷之七十

七

皆染化爲善。義山作兵，操笑曰：孤與孫將軍締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近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誼固休戚，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操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微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拜巴東太守。卒，雍族人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爲偏將軍。夜入晨出，妻希見其面，嘗疾爲妻就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相對趣令妻還。悌每得父書，整衣服，灑掃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有疾耗，則臨書垂涕。父卒，悌水漿不入口五日，服未闋卒。

諸葛瑾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人爲權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往蜀  
通好與其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每與權談說諫喻未嘗  
切悻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  
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  
將也權有嫌於治而難詰讓忿忿不解瑾乃乞以意私自問  
遂於權前爲書足論情理因以已心忖度之權視之笑曰孤  
意解矣權怪校尉殷模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惟瑾默然  
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同本州傾覆素墳  
墓擄老幼來歸聖化在流練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  
屬報答萬一至今模孤恩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何敢有言

史記 卷之七十

夫

權憤然曰特爲君赦之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伐  
吳吳王求和備不許瑾與備戲曰奄闔族鼓來至白帝或恐  
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恐漢禍大不宜答和此用  
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陛下以關羽  
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  
審此數易如反掌瑾在南郡人有譏瑾者陸遜明其無他權  
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  
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之子瑜答孤言弟亮委質定分  
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  
有此乎前得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

至曹司馬  
馬融時其  
子瑜  
知子瑜若

神交非外言所聞也知卿意至報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  
意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權別召瑾曰近得伯言  
表以爲曹丕已死子獻選用忠良寬刑薄賦以悅民心其忠  
更漢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惟殺伐過差至於御將  
自古少有丕之於操萬不及也今獻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  
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  
故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耳軍是興隆之漸耶聞任陳  
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豈能御雄才虎將  
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張耳陳餘非不敦  
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然也又長文之徒所以能守

史記 卷之七十

七

善者畏其威嚴故竭力盡意不敢爲非耳連丕繼業年已長  
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獻幼弱隨人東西此  
曹必當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奸諂並起轉成嫌戚其爲敗也  
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  
而不離刺轉相踣蹠者也強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遺  
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悉此一事小短也  
權謂尊號拜大將軍瑾子恪名盛當世惟漢器之瑾常憂戚  
謂非保家之子赤烏四年卒恪已自封侯次子融襲爵攝兵  
駐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暇卒或不  
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

敵對或有博奕或有枰蒲投壺弓彈部分類別於是甘果  
經進清酒徐行周遊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身無采飾  
而融錦綺文綺獨爲奢綺格誅遣無難督施寬取融先是公  
安有靈囀鳴重諸曰白龍鳴龜背平融果剖金印龜服之而  
死

### 步騭

步騭字子山淮陰人避難江東與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  
其勤耕耘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旌與旌求食其  
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旌欲  
委去旌止之曰本所以來奉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麗

史籍

卷之七十

太

結怨耳良久征羌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旌旌於  
牖外旌耻之旌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般勝重香以  
小盤飯與旌旌唯來茹而已旌不能食旌致飽乃辭出旌怒  
曰何能忍此旌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  
何所耻旌後官至尙書孫權爲討虜將軍召旌爲主記建安  
十五年拜交州刺史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旌  
誘請相兄因斬狗之還右將軍封臨湘侯權稱尊號拜驃騎  
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科舉旌上疏曰伏  
聞諸典校摘挾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趙欲陷人以成威  
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踴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

史籍

卷之七十

太

獄官惟野是任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  
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貽成輕忽人  
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明德愼罰書  
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詒顧雍武昌則宜詒陸遜平心  
舉意務在得情不宜舍哲士任匪人也權遂誅呂壹騰表曰  
降人王潛等說魏相部伍圖東向多作布囊欲盛沙塞江大  
向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呂範諸葛恪每讀  
騰奏輒失笑云此江與開關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赤  
烏九年爲丞相十一年卒子協嗣協弟闓爲西陵督鳳凰二  
年召爲統帳督闓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  
譏禍於是據城降晉孫皓使陸抗西討斬闓賴川周昭稱步  
騰及嚴陵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  
其由非一也然總其常患四者而已好論議一也爭名勢二  
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  
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  
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此五君  
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  
也昔丁謨出於孤家吾衆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  
之列是以士無幽滯稱知人焉使君丞相衛尉昔以布衣相

友善論者敘其優劣先衛尉次丞相而後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不同先後之名亦異而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昔魯橫江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驕祿不足以自奉萬步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慕二君又不稱薦各守其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有斯風矣至於僭威亦三君之次也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訕之求循理而動辭氣審審叔嗣雖親貴心憂其敗文至雖疎賤談稱其美女配太子受禮若弔

史緯

卷之七十

三

慷慨之趣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之士也若乃經國家治軍旅當馳騁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不求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可稱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字恭遠與韋昭薛瑩華嚴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嚴表救之孫休不聽遂死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忠審方直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間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如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騰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向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

張紘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議校尉呂布襲徐州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舉茂才移書發遣茲策欲以紘自輔答記曰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以副四海之望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官留爲侍御史曹操聞策死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操從其言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

史緯

卷之七十

三

操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都尉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裨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黃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之明年將復出軍紘諫曰夫兵時動則威今既數出無功宜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紘建計宜都秣陵權令還吳迎家道病臨困留牋曰夫人情畏難而趨易惡異而好同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扶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妨宜乎眩於小

忠溺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覺悟，求賢如饑渴，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校，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以成大業。卒年六十，權省書流涕，紆見柙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紆見陳琳武庫賦，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東西阻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紆好文學，善楷篆書，孔融遺紆書曰：「前勞手筆名篆，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覩其人也。」

嚴峻

史籍

卷之七十

三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權以為從事中郎，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峻固辭，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權乃聽焉。遷衛尉，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學家，甚權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畧為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急驛收錄，峻馳語穎，使還謝。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為尚書令，卒。

程秉

程秉，字德樞，汝南人。拜太子太傅，權為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從容謂登曰：「婚姻人倫之始，主教之基，故

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詩美關雎，以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咏，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謝之，卒官。

關澤

關澤，字德潤，山陰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究覽羣籍，兼通曆數。肅永中，為中書令，兼太子太傅，澤斟酌諸家，刊定禮儀，以授二宮。川之呂壹奸罪發，開有司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權從之。諸官司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以為宜依禮律，赤烏六年卒。

史籍

卷之七十

三

薛綜

薛綜，字敬文，沛郡人。避地交州，士燮死，權以綜為交趾太守。與刺史呂岱率師討伐，事平，遷綜守謁者僕射。呂岱亦從交州召還，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郡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蠻之山川，遠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從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羣往來，覩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趾任延為九真太守，乃

教其耕卒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專之經義由此而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始至之時珠崖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吐廉九真都隴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以此為俗長吏悉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保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愚乎有觀面目耳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屬廢田戶租賦裁取供辦遠致珍奇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旬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毀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叛珠崖之廢起於長吏

史錄 卷之七十

觀其好髮兒以為髮及臣所見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趙殺主簿因見驅逐九真太守僭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迫強之萌杖殺歆歆弟前帥泉政府毒矢射萌遂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朱符多以鄉人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取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待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際兵弱敵強歲歲與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遂至殺沒後得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相降服逐出賴恭更求步廣

餘有口性之意

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以大狙治網紀適定傳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氏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緩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通逃之數若岱不復南選用刺史宜得方畧智計能檢攝八郡制治高涼者假其威龍借之形勢責以成效庶幾有補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以臨殊域恐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遷南書侯封赤烏五年為太子少傅六年卒子瑁孫休時為五官

史錄 卷之七十

中郎將遣至蜀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苟免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有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瑁弟瑩為祕府中書郎孫皓時坐事徙廣州右國史華敷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異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今大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命韋昭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周昭梁廣既先喪亡韋昭蹈罪而瑩復以過徙

其非才  
以相以

香遂委潘迄今未拔臣愚淺才劣適可爲學等記注而已若  
使撰著必襲乎峻之跡懼墜大帝之云功損當世之盛美  
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客之中稱爲冠心者見吏雖多經  
學記述之才如登者少是以懷懷爲國惜之使卒垂成之功  
編之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時召登還爲  
左國史時既降登至洛陽爲散騎常侍武帝從容問曰孫皓  
之所以亡者何也登對曰歸命侯皓之君吳也既近小人刑  
罰妄加將相大臣無所親信人人憂恐不能自保危亡之弊  
實由於此太康三年卒

周瑜

史籍

卷之七十

主

周瑜字公瑾舒人也從祖景子忠皆漢太尉景爲牧守每  
歲舉孝廉延入後堂與家人宴會數四贈送既備又選用其  
子弟常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司徒韓續初爲太守在公無  
私所舉一辭而已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一家也論者兩  
議焉孫堅與兵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善瑜推  
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向爲丹陽太  
守瑜往省之會策東度瑜將丹陽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拔  
之乃渡江擊秣陵破卒融薛禮下湖孰江乘八曲阿劉繇奔  
走策衆已敗焉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趙卿可還鎮  
丹陽瑜還貢術造從弟胤代向爲太守術欲以瑜爲將瑜觀

瑜此計  
於孔明傳

史籍

卷之七十

主

術終無成乃求爲居巢長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  
衆投瑜建威中郎將從攻皖拔之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  
爲周郎策得橋公兩女皆國色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復破尋  
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策薨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爲  
中護軍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備瑜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  
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賈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  
曹操國初封於荆山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  
據荆襄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結山爲銅奔海爲鹽汎舟  
舉輕則發之平陸內富饒士卒勁勇有何偏迫而欲送賈賈  
一八不肖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  
見制於人也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  
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  
下事之未晚也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我視  
之如子汝可兄事之遂不送賈十三年曹操入荊州劉琮舉  
衆降曹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  
羣下問計咸曰曹操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可  
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劉表水軍衆衝關越操悉有  
之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衆寡不敵不如迎之瑜曰操託  
名漢和其質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劉操

是之勢成矣

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業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獨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因拔刀所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罷會。至夜。瑜請見。曰。諸人獨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嚇。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人數雖多。不足畏也。願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甚合孤心。子布文表。各顧妻子。扶持私恩。深失所望。獨卿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二人贊孤也。五萬人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時到備為曹操所破。欲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往夏口。遣諸葛亮請權權遣瑜及嘯。普與備并力。逆曹操。遇於赤壁。時曹操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敗退。引大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

史緯 卷之七十

宋

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人數雖多。不足畏也。願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甚合孤心。子布文表。各顧妻子。扶持私恩。深失所望。獨卿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二人贊孤也。五萬人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時到備為曹操所破。欲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往夏口。遣諸葛亮請權權遣瑜及嘯。普與備并力。逆曹操。遇於赤壁。時曹操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敗退。引大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

晉咸康

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操。欺以欲降。又備走舳舳大船。後遂引俱前。曹操軍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猛。延燒岸上。營落烟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保南郡。備與瑜等共追曹操。操留曹仁守江陵。竟自北歸。瑜進南郡。與仁相對。劉備從夏水入。截仁後。仁遂退走。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偏漢昌。劉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史緯 卷之七十

宋

愚謂大計。宜從備置。吳盛為樂官室。多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三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拔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學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時劉璋為益州牧。張魯寇侵之。瑜請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劫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軍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應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卒於巴丘。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權為將軍時。請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執臣節。瑜性



恢郭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之語人曰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遣九江蔣幹往說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笑瑜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鄴陸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謂瑜雅量高致非言辭可間劉備之自京還也權與張昭韓

魯肅

魯肅字子敬東城人家富於財時天下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給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遂指一困與之

瑜益知其奇也袁術就署東城長肅知術無成乃攜老弱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東渡因與同行時孫策已死權尚在吳瑜薦肅才宜佐時權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問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曰昔高祖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陳而有之然後建名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俄而劉表死肅進說曰夫關趙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沃野千里士民殷富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加劉備梟雄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若備與彼協心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琰已降曹操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勸備與權併力備遂到夏口遣諸葛亮使權會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諸將皆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至宇下權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設將

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輿中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奉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黃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問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手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歎笑。劉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曹操聞權以土地與備。方作書。筆落於地。周瑜病困。與權牋曰。方今曹操

史籍 卷之七十

重

正北陽陽未靜。劉備寄窮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劉士明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韓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或見採。瑜死不朽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先是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各備。備不可後。備西圖璋。權曰。猶虜敢挾詐。乃爾。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又不聽。權遣呂蒙率衆取之。備還公安。遣關羽爭三郡。肅住益陽。邀羽相見。各駐兵馬。請單刀相會。諸將恐有變。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營到備。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還於長

阪。豫州之衆。不常一技。計窮慮極。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懷私飾情。怨德隨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土。肅聞食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主。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以獲濟乎。羽無以答。備乃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卒。權為舉哀。諸葛亮亦為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呂蒙

史籍

卷之七十

重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少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兵討山越。蒙年十五。竊隨當擊賊。當頗見大驚。呵叱之。不能止。歸以告蒙母。母悲甚。蒙曰。貧賤難久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遣之。校尉袁雄薦之。孫策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遷橫野中郎將。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請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川。且蒙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之。瑜使甘寧據夷陵。曹仁攻之。蒙往救。請瑜分遣三百人。以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蒙軍到夷陵。大破之。敵夜遁去。遇柴塞道。騎皆舍馬。步走。獲馬三百匹。乃渡江。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權謂蒙曰。卿今當全掌事。宜學問。以自固益。

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益。如卿意性，開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尤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耶？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與蒙言議，常欲受屈，乃曰：吾謂卿但有武畧耳，今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君何見之晚也？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飲酒，酣蒙問肅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君當重任，將何計畧？以備

史緯

卷之七十

三

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可也。蒙曰：君今代公瑾，既難爲繼，蒙聞關羽長而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爲對，當有單複以待之，不可徒爾也。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撫其背曰：子明，吾不知大弟才畧所及，遂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從權拒曹操於濡須，勸權夾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服及水，其得入船乎？遂作之。曹操竟不能下。曹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

史緯

卷之七十

三

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爲吾大害，宜早除之。於是權親征皖，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曰：攻具土山，非一日可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攻引，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必可拔也。權從之。蒙將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袍鼓，士卒皆騰踊，食時破之。旣而張遼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卽拜廬江太守。時劉備令關羽鎮守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住陸口，使魯肅屯益陽，拒

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卒，蒙代肅西屯陸口，初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備，謂曹公尚存，宜相協助，與之同仇。蒙陳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將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所在應敵。蒙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煩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宜及時圖之。」蒙既代肅，與關羽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及羽討樊，留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其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疾，乞以治病為名，并分士衆還建業。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篤，權露檄召蒙還。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伏其精兵鱗艘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公安。將軍傅士仁拒守，蒙令虞翻說之。仁山降，翻謂蒙曰：「此諸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初郡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懼，蒙以仁示之，遂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簋以覆官鎧，官

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每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庠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士卒私相察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軍士無闕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爵陵侯。會蒙疾發，權在公安，迎置內殿，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竟卒於內殿。年四十二。甘寧粗暴，嘗違權令，蒙陳請天下未定，關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赦寧，卒得其用。後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遺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孤與宴語，便及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昔請諸將，各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極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常以北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壽，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聞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

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然其  
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道路不拾遺其法亦  
美也

史緯

卷之七十

吳